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新西游记 (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作者简介

海诚，男，一九五六年十月生。山东人：祖籍薛城，生于滕邑。现就职于山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室。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九八一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小楼昨夜》、《天街女儿梦》、《三美神》及中短篇小说，散文若干，约一百五十万字。作品多次获奖，部分作品在海外发表、出版。

内容说明

《新西游记》沿用《西游记》的主角人物，却避免了《西游记》中唐僧，沙僧等形象的虚假单薄，重构了取经西僧全新的命运与际遇：唐僧被塑造为有七情六欲，但最终振作，独赴西天的新形象；孙悟空、沙僧、猪八戒性格更复杂，形象更鲜活，兄弟三个结局迥异；或重返故园；或靠出卖师父平步青云……

同《西游记》相比，《新西游记》故事更曲折生动：惊险浪漫的异域旅程，苦行僧的情色考验，同盟者的[窝里斗]、天上人间的炎凉世态、权贵们的荒淫奢侈、富于东方传统文化色彩的诗词禅偈、乐舞博弈……营造出气象万千、绚丽多彩的艺术空间，读来引人入胜，确是一部雅俗共赏之作。

新西游记（下）

第三十九回 妙善菩萨赠甘露 志诚大圣生本草

车迟国河干木枯，洛迎山竹曳洞幽。猴儿机灵，变蜂儿致歉；观音慈悲，赠行者甘露……好大圣志诚达天生水草；众百姓大开城门迎圣僧……

那行者闻城头上叫他灭蝗害、活草木，作难道：“老孙一路不知降了多少妖怪，却未捉过蚂蚱，休想那行子一捕就蹦，再捂便飞，遮空蔽野亿万只，便是使分身法一年半载也捉不完！至于叫枯木再春，却还要求人……”那城上众人见行者吞吞吐吐，答应得不爽快，便恼了，“便知你‘鸭子落井里——只剩一张硬嘴’！”一阵飞石打下，行者退回来，将适间事备叙，八戒道：“有办法，若灭虫儿，求昴日星官便是！”原来当年天河边也闹过蝗虫儿，却是仙物，一尺多一只，飞起来像鸟。诸神无奈，未了还是请昴宿灭的，那呆子竟记得。

唐僧道：“善哉！行者，何不去求昴日星官？”沙僧道：“人言，‘若要枯木逢春，须求南海观音’，大师兄忘了？”三藏道：“善哉！行者，何不往求南海观音？”行者嘟囔道：“求人、求人。老孙一生恼的便是求人，尤其求那老姐儿！”唐僧曲躬合掌道：“贤徒，你愿求人，为师先求求你！好歹去南海一趟，借菩萨法宝来，重播春色，让大众信服，好度过此厄！”行者忙止住师父：“师父，你这不是陷徒儿于不义么！岂敢受你的礼！”唐僧道：“不受，那便去吧！”行者无奈，道：“也只好强捏着鼻儿去了！”又道：“八戒，你便去天庭请昴日星官来此灭蝗；俺去南海求观音奶奶！”唐僧道：“适才还是‘老姐’，转眼怎成了‘奶奶’？”行者苦脸皱眉：“没听人说，求人办事使得装孙子！”那八戒道：“哥呀，你道俺是谁？那星官惧俺？俺不去！”行者道：“你这傻鸟，去天宫不比在此间于熬好！说不定还能遇上旧相好哩！”说得八戒心痒，“还是哥哥向俺，俺去，俺去！却要与俺写个字函，俺老猪嘴拙怕说不周全，误了大事！”行者道：“有理，有理！”便拔毫毛变了笔墨，叫八戒缩了袖子，在手臂上写道：

昴日星官；速速临凡！无数美味，专候尔啖！猪弟代邀，见字如面。拂我尊颜，攒你赤冠！——齐天大圣书示

八戒呵呵大笑，“写得好，写得好！”唐僧、沙僧皆道：“求人家帮忙，岂能这般口吻？改了吧，改了吧！”行者不服道：“如何改，说来听听！”三藏道：“‘速速临凡’，应更为‘祈盼临凡’，‘拂我尊颜’句不妥，哪有妄自尊大的？更不能以攒人乌纱相胁！”沙僧斟酌道：“依弟之见，如通常改为以下为好：‘昴日星官，祈盼临凡，使大神通，解民倒悬！猪弟代邀，见字如面，恭敬再拜，敬颂淇安！’”

行者笑道：“如此软弱，哪儿像齐天大圣所写。不改，不改！”八戒也不依：“半截手臂都污了，抹了重写又要黑一条胳膊！依老猪看，这般甚好：天上这班人，个个欺软怕硬，就该像大师兄这样熊乎的，他们才听话！”行者不愿改，八戒不叫改，三藏无奈，只好道：“去吧，去吧！昴宿苦恼，你只据实说是孙悟空执意如此，我与悟净苦劝无效，叫他休怪我们！”八戒道：“看见齐天大圣四个字，玉帝也不敢颠簸，休言小小星官！”沙僧撇嘴：“狐子跟着老虎跑，神气什么！”八戒反稽，“俺自神气，干你屁事！像你这般，师父说什么，你就顺什么；怕师父，怕天神，怕菩萨，怕这怕那，说穿了不就是怕成不了正果！依老猪，去他娘，成就成，不成拉倒！回家耕田地、当

妖精一样快活！”唐僧发怒：“八戒、你怎敢这般混说！悟空，与我掌嘴！”行者寻思：“这呆子，倒有些真言沿哩！不像有的主儿，口一套，心一套！”喝道：“八戒，只顾唠唠叨叨，惹师父生气，还不动身，捱到何时？”八戒一迭声：“就走，就走！师父保重，俺去也！”驾狂风往天庭而去。那行者也纵筋斗云去南海。

行者腾云，霎时来到南海中普陀洛伽山。那岸边洪波涌起，山中松涛吟鸣，与那车迟国城外赤日裂土自是两种风景。行者敛了祥光，正行间，忽听竹林中一声吆喝：“何方毛神，擅闯仙岛，吃我一枪！”行者急转身，见一红衣童子，生得唇红齿白，十分俊俏。却怒眉竖眼，使枪扎来。行者急闪开，笑道：“我的乖！这不是红孩儿么，不认得孙叔父了？”

红孩儿怒道：“认得你，牛皮大王！害得我龙女没娶成，却拜甚干兄弟！这倒好，两个见了面规矩得像木头人儿！倘暗递个眼色便是‘逾规’；偷捏捏手儿等同‘乱伦’！”行者叫屈道：“这是菩萨所为，不干老孙事！”又赔笑道：“不过，你因此得了圣体，寿庚齐天，也是因祸得福！”红孩儿叹口气道：“虽如此，不得龙女亲近，终觉无趣儿！”行者道：“不急，不急，你与龙女，有缘无份，也是天意，何必苦苦眷恋！——那天上人间，佳丽如云，日后叔父为你择个不光‘笑得好’，还会‘过日子’的，如何？”那红孩儿半信不信，敷衍道：“那就先刚刚媒人！”又道：“你不是西天，来此问做甚？”行者备言前事。红孩儿道：“师父午憩未醒，你来的正不是时候！”行考心急如焚，央求道：“好小哥哩，去瞧瞧吧，没准儿醒了，告之她老孙来也！”红孩儿抹不开面子，道：“便去瞧瞧，你在此等候，不得乱走！”行者满口应着，红孩儿自去了。

那行者信不过红孩儿，变作一只小蜜蜂儿叮在红孩儿背上。红孩儿不觉，转过紫竹林，曲曲折折，进了洞府，蹑手蹑脚入了卧房，见那女菩萨半睡半醒，侧卧在绢纱帐里，星眸睇眈，发堆乌云。说什么闭月羞花，端的是仙姿圣容！红孩儿暗暗惊叹，一时看得发呆，竟忘了是来做甚的。忽听观音道：“是哪一个？”红孩儿吓了一跳，却也乖巧，答：“师父，是弟子前来侍奉！”见观音欲起身下床，忙上前打起帐子。便见观音步步生莲，款款行至梳妆台前；唤几声“龙女”，却无人应。红孩儿道：“适间我远远瞧见龙女姐姐下山往金沙滩去了。”观音自语道：“这妮子，一眼看不见便出去‘疯’！”问：“是一个人么？”红孩儿答：“只姐姐自己。师父管这么严——”忽又想到什么，忙钳了口。观音坐下来，对镜端详，忽发觉红孩儿站在那儿直搓手，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便笑道：“愣着做甚，给为师梳洗！”

红孩儿受宠若惊，忙从妆匣内找出犀牛角梳子，与观音梳理长发。忽“呀”一声，择出一根头发。观音惊道：“怎么；有白发了？”以为自己连日来救苦救难，劳心所致。谁知红孩儿却挠挠头道：“该打，该打！竟是看差了，原是一根金发！”观音责道：“你这小马虎儿！”红孩儿自镜中觑见观音玉容含嗔，愈呈妙丽，不禁住了梳子盯看。观音觉察，把脸一沉，“这小鬼头，还贼目鼠眼的！——罢了，你下去吧！”红孩儿一惊，夫手掉了梳子，忙弯腰去拣。菩萨转慧目，便觑见叮在红孩儿背上的“小蜜蜂”，心说，这山上鸟儿虫儿也是知规矩的，何处来了只野蜜蜂儿！便要近前看详细。行者一惊：“不好、不好！菩萨内府，岂是自己轻易进的！今日犯了忌也！”嗡一声飞去。那观音何其细致，登时一愣，问红孩儿适间见谁了？红孩儿答是孙行者来借净瓶甘露，眼下还在紫竹林外候着哩！

观音“哼”一声，心中已明。自红孩儿手中接过梳子，临镜匆匆梳理了。披斗篷时，随口问红孩儿一早晨在做什么？红孩儿不敢扯谎，答陪着韦驮将军在龙湾游水。观音笑了笑，慢声道：“自今儿起你便每日抄十遍《阿弥陀经》吧，也免得整日游手好闲的，荒散了精进之心。”红孩儿险些叫出声：“十遍！”忙捂上嘴，诺诺而退。观音穿戴毕，方见龙女粉汗淋漓，趋步进来。怕师父怪罪，便甜言蜜语道：“原来妈妈起来了，睡得可好？”观音心中有事，轻轻点了龙女额头一下，就算罚过了；唤她同去潮音洞，又吩咐惠岸传唤行者。

行者进洞，礼拜毕，说因缘。观音道：“我那净瓶乃佛门至‘主’，岂能轻易借人！”行者道：“不借瓶儿，只借两口水儿便可，好歹过了此关！”观音道：“南海里亿万斛水儿，任你取用！”行者道：“菩萨逗笑不是？那水齁咸，不但救不活花草树木，反将地碱了，从此寸草不生！”菩萨咄一声：“我哪有工夫与你逗笑——净瓶昨日叫鸚鵡撞翻，将甘露全洒了。贫僧有心助你，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去别处寻方吧！”

行者知观音为何生气，心生一计，拔毫毛变作一只小蜜蜂，与适间那只无异，嗡嗡在堂上飞。叫行者合掌捂住，捉着它的翅膀儿，责道：“你这小东西，嗡嗡乱叫，四处乱跑。今叫老孙拿住了，问你知不知悔？”诸天见行者对小虫儿言语，皆指指戳戳笑他。观音顺势道：“悟空，你听它说什么？”行者笑道：“告菩萨，老孙听见它说，再不乱飞乱叫了！”观音下座将蜜蜂拈过去。行者乘机道：“若它口儿紧，菩萨可放它一条生路？”观音脸色微现霞色，念一声“阿弥陀佛”，道：“吾慈悲为怀，‘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倘它乱说乱道——’”便一指将蜜蜂弹落。那虫儿掉到地下，已是死了。行者一惊，赔笑道：“休道是它，便是老孙，也怕菩萨！”

菩萨又呈慈祥笑容，升座道：“悟空，念你也是为一城百姓而来，贫僧便助你一助！——那净瓶甘露昨日委实洒了，不过夜间我又得了几滴，你可含了，去地方活水草树木，不过要叫他一国君臣民众谢我救苦救难之恩！休僭领了贫僧的功劳！”唤龙女来，令她取净瓶。须臾取来，菩萨亲用杨柳枝蘸了甘露，滴在行者口中：行者将其存在嘴里，临行时却又怪菩萨适才那一指头弹得忒狠，便要出气，道：“菩萨又拿糖又要功，俺偏不提你，只叫众人谢俺！”嗖地腾云走了！菩萨对弟子道：“你们看，就这等村野之辈，得了便宜撒赖，过了河拆桥。还想日后得道成佛，真是痴人说梦！”心里便有了主意，出门安排不提。

那孙大圣得了甘露，回到车迟国，未降云步，便见九天碧空飘来两朵祥云，正是八戒引着昂口垦官来到。叙礼毕，行吉带星官来到城已上空，喊道：“那一城军民听着，俺已请来天神为你们灭蝗除害！”城楼上闪出三个国师，为首大国师骂道：“泼和尚，你使妖术引来蝗害，已将城南禾苗吃了大半，却又假惺惺请甚天神，那天神可是你随意能请来的？”行者怒道：“妖道，你三个祸害百姓，反而往俺棚尚头上泼脏水，端的无耻！”想跳下去打他们，又见城墙上民众聚集，人头攒动，恐伤了无辜，故此踌躇。星官道：“我已看出那三个妖道中有个是蝗虫精儿，便要下去降它，无奈人多、投鼠忌器也！”行者道：“谁说不是哩！——不如俺先救了这一国林木水草，叫他百姓退了，便可下手降妖了！”星官道：“这般最好！”那行者便高叫：“那一国民众

听好，俺已去南海取来甘露，定叫此间枯木逢春，涸河再流！”那城上百姓便叫：“若如此，我等便大开城门，迎你和尚入城！”

行者便降到东门外尖桩、鹿砦前，手抚着干枯的树枝，叫道：“树啊，你也曾枝繁叶茂舞熏风，今日为何削尖带刺，阻俺行程！”又望着干涸河道道：“昔时泛舟今行车，苦了一城百姓没水喝！”又踩着龟裂土地道：“原来平整整，眼下沟壑缝，不晓得你疼也不疼？”

那八戒嚷道：“哥呀，别铺排了，快些降甘露吧！”行者笑道：“呆子，这是赞引，唤诸神的！”沙僧一厢道：“大师兄学斯文了，往常都是念咒儿‘拘’，今日却唱曲儿唤！”果然便引来了土地、河伯、树神、花仙子、草仙子。那行者吩咐众神各司其职，助待辅弼。遂起在半空，清心静虑，志诚祈祷：“一念三千，一心慈悲，让清流满渠，花木重生，百姓觉悟，大开方便门，迎我东土僧！”祷毕，将口中甘露尽数喷出。所谓志诚达天，便驱妖术，便生灵验，那干涸河流忽地涌出清泉，河畔花草藏获，那鹿砦、尖桩，各寻本末，抽枝生叶，愈加茂密，又开出五色花朵。那城中花木水草亦是如此，满城飘香！

三个国师睹状，知不可挽回，溜下城头。那城上军民齐声欢呼，纷纷弃了刀枪棍棒，抢下台阶开城门，簇拥行者一行进城，便要拉人家中供养。

昂日星官一直在空中盯着，瞧见三国师要溜，现了原身，是一只九尺高的大公鸡，“格”地一叫，扑下去便啄！三国师顿时瘫在地下动弹不了，显了原形，竟是一只四尺来长的大蚂蚱，成了精！星官将它三下两下啄死，便有百姓报：“那城南的蝗虫不见了！”大国师、二国师见三国师毙命，吓得腾空遁逃。行者瞅见，扯了八戒道：“呆子，你去灭了二国师，看是甚妖变的，再之吃斋不迟！”八戒抖擞精神，驾狂风追上二国师，将耙劈头筑去，那二国师躲不迭，登时一命呜呼！原是一只野象精！那孙大圣见大国师钻入国师府，也追过去；那妖道围国师府绕了三匝，栅尽眷恋之意，方腾空而去。行者见他手段，赞道：“好妖道，却不是材野凡流！”也纵筋斗云紧追过去。

那怪眼看被大圣撵上，一头朝下栽去。行者笑道：“这厮气量忒窄，斗不过老孙便要自寻短见哩！也不知是投井投河，好歹要见个尸首，好向一国君臣百姓交待！”便也降下云头，只见一座道观，依山而筑，鳞次栉比，巍峨庄严，却不见那妖怪踪影。行者抬头，见山门上匾额为“大罗宫”，那门却闭着，行者越墙而入，见大殿正中供着元始天尊金身塑相，点头道：“久闻元始天尊在下界有行宫，便是此间了。果然气势不凡！”便恍悟那妖道与这天尊老儿定有瓜葛，怒火上冲，指着塑相骂道：“老官儿，侠把作恶多端的妖怪交出来，不然老孙毁了你像，拆了你庙！”便听背后有人叱责：“泼猴，清静道场，岂容你撒野！”

行者转身，见正是元始天尊，拱手笑道：“天尊，俺不撒野，你老人家岂肯露面！——俺来此追那在车迟国作孽三载的妖魔，天尊交出便罢；不然，老孙便在此间住下，好歹等你交出妖怪来！”那天尊道：“此处只有神仙，没有妖怪。你便是住十年也没用！”行者道：“果真没有？”道：“没有！”行者决然道：“老天尊便将这观中弟子召集大殿前，老孙看一眼，有便有，没有扭头便走，绝无二话！”天尊捥须思忖片时，点头道：“便依你之言！寻不着要找之人，再与你理论！”便唤话叫一观道士、仙童齐聚殿前。

那大圣偏在行，讨了花名手本，点齐了人头。细细打量，都是道家装饰，寻不着大国师面孔。便知那厮变化了模样，故此难辨认。来来回回走了两趟，

那天尊冷笑道：“猴儿，我道没有，不是诓你吧？”行者施礼赔罪，天尊宽宏大量道：“罢了，天下谁不知你是个冒失鬼，会与你一般见识！走吧，走吧！莫再来捣乱！”

行者便转身走。那一宫弟子也哄地散了。行者忽扭头叫道：“大国师！”便听一个童子随口应了声。行者呵呵大笑，上前揪住。那童子面色如土，只道：“大圣饶命！”天尊见露了馅，护不得短，便道：“大圣，这原是后园看花木果树的杂役，嫌日子清苦，告假回家养病，所行勾当，实与老夫无关！”转对童子喝道：“畜生，惹了祸往这跑了！贫道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便夺过行者的金箍棒儿，狠狠朝那童子腿上打去，只一下，便皮开肉绽，露出白骨来。那童子便抱着腿满地打滚，呻唤不已。

行者本欲拘他到车迟国的，见童子伤得不轻，只好道：“天尊自管教吧，老孙告辞了！”要了棒自返车迟国，路上才悟出那天尊施的是“苦肉计”，依他法力，霎时便可医好那小畜生的腿伤！有心回去，又思仙界既然“宫官相护”，便争一时高低又能怎地！长叹一声，行了一程，来到城邑上方，才要降下祥云，见一队御林军挨家挨户搜查，便捉住了师父唐三藏、师弟猪八戒、沙悟净，塞到风辇龙车里。行者吃惊，这妖道火的灭，逃的逃，怎的还与我和尚过不去！便跳下去拦住车儿。车中三藏叫道：“悟空你回来了，追妖事如何？”行者道：“你先道这是去何处？”八戒探出头笑道：“去何处，皇上请咱吃酒哩！”原是那皇上已知三个国师是妖，怕东土和尚寻他算旧账，便排了华筵，着御林军将三藏几个从百姓家里抢出来赴酌。

行者不见昂日星官，一问，三藏道：“星官老爷道私自下界，不敢久留，完了事便回天庭了！”又问行者追妖之事，行者叙了一番，三藏道：“你半途上未再回去追究，这便对了！俗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回你让他过去，日后若逢上用着天尊的事，他好意思不帮你！”行者苦笑道：“还是师父看得远！”

便进了宫城，径至椒香殿，那国王迎到阶前，行者跳上前道：“你这昏君，往日听信妖言杀了俺多少佛门弟子，今日却如何说！”吓得那国王战战兢兢，只叫：“圣僧饶命！”唐僧忙止住行者，劝解道：“今日陛下请我等赴宴，便是要更弦易辙，休提旧事！”国王额角涔涔冒汗道：“唐长老说的是！”又请入席。行者几个方席间坐了、行者又道：“佛道本来一家，你昏愤不明，纵容妖怪残害僧人，罪莫大焉！幸今日百姓见俺僧人善行，无不欢呼；你若再灭法毁佛，定件逆民心，不得善终！”国王忙道：“全因受妖精蒙骗，方行愚昧之事！朕立马传旨，崇佛敬僧！”唐僧道：“这般便好！大法在，妖祟远矣！”国王连连称是。行者思起伊婆婆，又劝国王抚恤向时被害僧侣亲眷家人。国王即囑有司速速办理。

众僧在宫中吃了一日酒，次日又被伊婆婆请去供养。此后日日有人家相请，或斋供，或念经，盘桓多日才得离城。四僧出城时，全城人诵着佛号，直送到十里长亭，才依依分手。欲知后事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战通天大众做门神 闯水府仙女叱败将

行者、八戒化童子，通天河上败水怪。为慑妖魔。欲画二僧形容；大众叨光，皆做一回门神……侍妾风流，金甲锦帐调情；夜闯水府，龙女怒斥败将……

唐僧儿众离了车迟国，马不停蹄，又行了数月，忽见梢头飘金，鸿雁南飞，方知又逢秋季。这日正行间，被一大河拦住去路。举目眺望，河宽不见边，投行测试，水深不知底。唐僧瞅着滔滔河水，层层波澜，愁眉不展道：“贫僧觑着这水，便想起‘若海无边’四字，正不知要经几多磨难方能过去。”行者道：“西行路山高水险，原属平常，只要不是山穷水尽，便休愁它！”沙僧道：“师父莫忧，待徒儿去寻渡口。”八戒道：“老猪去找船！”唐僧转悲为喜，“且喜两个勤快！”行者道：“一个流沙河出身，一个掌过天河水帅，见了河川，不免技痒耳！”

行者守着三藏，沙僧溯流而上，八戒顺河而下。沙僧走了五六十里路，不见舟楫，折回来，天已向晚，不见八戒回来。唐僧心焦道：“这呆子不知跑哪去了，莫不是失足跌到河里，顺水漂走了？”行者道：“不会，不会，那厮虽呆，水性还是不低，待老孙去看个明白。”唐僧见天暗，有些心虚，道：“还不如咱们一道顺流寻下去，也免得你来回折腾。”行者道：“师父说的是！”

这三僧便沿河往下游行。四野灰暗，西方一钩弯月朦朦胧胧，勉强可辨得出脚下道路。看不清波浪，但闻水声洪大。唐僧心惊肉跳。忙连连念：“南无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行者笑道：“你呼她！老孙尝闻，有人问观音，大众逢灾难，呼你名号；你逢灾难，却要呼谁？观音笑曰：‘也呼南海观音。’问：‘何故？’观音笑答：‘求人不如求己！’师父呼她，还不如呼老孙哩，好歹是自家人！”三藏道：“你寻来船，便呼你！”悟主道：“师父，若一念灵通，虽无舟无船，顷刻可渡迷津，见大日如来！”正说间，见八戒呼呼跑来，气喘吁吁：“师父、师兄，大事不好！老猪寻了数十里，一河岸‘无舟无船’倒罢了，却寻着妖怪啦！”

唐僧惊得一下子跌下马来，说行者嘴邪。行者听见“妖怪”两字，却来了精神，直问妖怪在何处，山精还是水魔？八戒道：“老猪适才转过一个河湾，忽见河滩上灯笼火把，照得一河通明，原是一庄人在送一对童男童女上一木筏。老猪心思无船有筏儿也行，上前才要开日借，却见那童男童女筏上哭，爹娘亲眷岸上啼。老猪纳闷，一打探，方知底细。原来这河唤‘通天河’，庄子叫‘傍河庄’。多年来日子过得平静，谁知儿月前来个妖怪，占了这河，先把船府皆收了去。又夜半显灵，要全庄人每月初供奉一对童男童女享用，若有违逆，便纵水毁了日庄房舍，还要把全庄老少爷们吃光！一村庄准不畏惧，只好依时将两个孩儿送上木筏，推到水中，任那妖怪享用。这已是第三个月了！”

行者笑道：“老孙买卖来也！”飞步朝前跑。唐僧笑骂道：“这猴子，听见有妖怪，像要见诸佛菩萨似的，欢得不是他了！”沙僧道：“也难怪，一身的本事不施展可惜了！”八戒才要追行者，止步道：“俺怎的听着这话有点儿酸溜溜的？”沙僧道：“猴子给你什么好处了，拍他的马屁！”八戒道：“若说好处，半点也无。老猪只替他抱亏：放着山大王不做，来当苦行僧，前头冒死拼杀；咱们却在后头戳人家的脊梁骨，不当人子，不当人子！”

呆子本来口拙，这回却言之有理，说得沙僧脸上赤红黄白，好不难看，幸好大黑看不清！唐僧劝道：“好了，好了，都休再言！——沙僧也不过是随口说了句实话，犯不上较真儿——且去看看那童男童女下落如何！”一行也循河而去。

且说行者大步流星过了河湾，拨开祭妖人群，见那木筏上扎着黄花红叶，掌着一对灯笼，布置得喜船似的，已载着一对小儿女漂出十几丈远。原来那两个孩儿初只觉好耍，后来见漂远了，方吓得大声啼哭，那岸上亲眷也哭唤起来。行者二话不说，扑通跳下水，赶上去拽着木筏往岸上拖！岸上人急道：“哪来的和尚，快住手！休帮倒忙！”行者咄道：“垂髫小儿，去喂水妖，与心何忍！”岸上人乱纷纷道：“奈何！不奉祭他老人家，我等皆为他口中食也！”

行者自把木筏拉到河边，一手一个将小孩子抱上岸，递给他们的父母。二孩童原是一时龙凤双胞胎，爹叫水生。庄主道：“水生，你两口儿不能只顾自家！”水生才要说话，行者道：“俺是东土大唐赴西天取经和尚唐三藏——”众人道：“原是唐长老！”行者接道：“也等老孙把话说完：俺自姓孙，是唐三藏的徒弟；惯喜捉妖拿怪。你们携着孩童，放心回家吧！”水生夫妻及一庄人又惊又喜——原都是亲戚里道的，能不高兴；却又不敢全信，惧道：“便请孙长老拿了妖，我等再回家睡觉不迟！”行者道：“只怕你们吵吵闹闹泄了真情，被那妖怪听见，便露了馅也！”众人道：“我等只装啼哭如何？”行者道：“好，等老孙一离岸，便哭可也！”

正说间，八戒赶到，吆吆喝喝道：“猴哥，那怪冒头没有，老猪来助你也！”行者大喜，执手道：“来得正好！”就推上筏子，自己也蹦上去，一脚蹬离了岸，那一河滩人便装佯呼唤啼哭。八戒问：“猴哥，岸上人哭喊谁？”行者道：“管他哩！坐稳，老孙划水也！”便使金箍棒划水。八戒道：“哥呀，咱不捉妖，上这破筏子漂悠个甚！便里学古人泛舟，也该换条大船，挑个月明之夜，备上精美肴核、黄黍新酝，再招上两个唱曲儿的大姐陪着。眼下月黑风高，波涛汹涌，晃得老猪心慌，有何好耍的！”行者道：“美酒佳肴、丽姝乐伎皆有，不知你可想受用？”八戒口中生唾津，“师兄又哄人了！”行者道：“这通天河水怪现居何处？水中洞府也！依往日经见，哪个妖怪洞府没有美酒佳人！”八戒心痒道：“妖怪又不晓得咱们到了此地，如何具柬帖儿相邀？”行者笑道：“不用投帖。他亲自来请不是更好！你且变化了。”

八戒道：“吃请就吃请，变化什么！”才说，便有风起，掀起大浪，吓得八戒坐下两手扒住筏了：“风大浪高，吓死人也！若掉下去，先灌了一肚子凉水，什么也吃不下了！”行者道：“你身粗体胖，筏儿如何不晃！略变小巧些，自然稳当！”八戒道：“变什么？”行者道：“就变童女吧！”八戒哑口夫笑：“俺变童女，还不像大肚孕妇？变童男吧！”行者道：“也好！”八戒遂念咒变作童男，却粗壮得像只小牛犊；道：“哥呀，帮帮俺！”行行笑道：“这般更好，肉多，有嚼头，妖怪更喜欢！”八戒道：“哥哥说什么？没头没脑的！”

行者抬头看三藏、沙僧到了河边，叫一声：“悟净，俺与八戒去会妖怪，你看好师父！”又叫岸上乡民侍奉。乡民敢不应承！那水生两口儿感恩敛德，抢先将三藏、沙僧迎回家中供养。那行者也变了童女，将自家金箍棒与八戒铁耙皆藏在花朵树叶中。时木筏已到河中，顺流而下，这时又来了阵狂风将筏上岸边灯人皆吹灭，八戒四下睃瞄，两眼发黑，叫道：“哥呀，这不降是

赴宴，倒有点像是下鬼门关！”

行者道：“呆子住口，妖怪来也！”八戒看不清，乱嚷：“在哪，在哪？”便听泼喇一声、从水中钻出个金甲水怪，一手稳住木筏，呵呵笑道：“两个小儿，筏子上好耍不？”行者绰着童女细嗓音道：“回大王，风大浪总，不甚好耍！”水怪听了，不无心惊：“这女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悟空指八戒道：“大王，他才是‘牛犊’哩！”八戒便抖起来，上下牙巴骨打战。水怪道：“小‘牛犊’抖甚？”行者道：“他是伤风受症，打摆子哩！”水怪道：“小孩子家不识医理，伤风只能打喷嚏，还有打摆子的！”八戒嘟嘟囔囔道：“请客就请客，闲扯什么！一会儿菜都凉了！”那水怪问：“两位小儿，咱们是在这儿吃呢，还是到寒舍吃？”八戒嚷道：“自然是去你府上吃，此处瞎灯灭火的，还不吃到鼻眼里去了！”行者心思：“下水还要念咒掐诀，还不知那厢他有多少帮手。”遂道：“大王，还是在筏子上吃吧，省得跑冤枉路！”八戒声不依，扯金甲怪便下水，行者怕妖怪沉水溜了，亦揪住他袍袖不放。

两个拉拉扯扯，倒把那水怪吓了一跳，一时懵懂，“是我要吃他俩，还是他俩欲吃我？”恍然明白，笑道：“别拉别扯，我便这里吃一个，回府吃一个，如何？”行青笑道：“甚好！请问大王，你是从头吃起，还是横着吃？”大王见童女笑，心里发毛，老天神，也吃过几对童男女了，没见过这么胆大的。心虚道：“你转过脸，我从背上吃！”行者笑道：“俺往常见妖怪吃人，都是先咔嚓一声把头咬下来，哪有从背上吃的道理！”水怪听了魂飞魄散，战兢兢道：“小姐姐，你莫非成了精不成？”撇下行者，转身道：“我还是吃这小‘牛犊’吧，他人老实！”不曾想“牛犊”咆哮道：“你这厮言而无信！说好去府上吃的，却磨磨蹭蹭不肯动身，成心要饿死俺老猪！”水怪吓一跳，“这世道反常，没有老实人了！”八戒道：“休闲扯，还不快带老猪去你家赴宴！”水怪气恼道：“小孩子家未开蒙读书，许多道理不懂：你俩是庄上献祭的供品，让大王我享用的，你们赴什么宴！”

行者喝道：“你这厮才不通道理！俗话说‘孩儿是爹娘的心头肉’，人家做父母的擦屎刮尿，耗费多少心血拉扯大的孩子，凭什么要祭你口！”越说越气，抽出棒，劈头打去。那怪嚷：“不叫吃便罢，怎么还使棒了打人？”行者一抹脸现了原形，那怪惊道：“孙悟空，是你这祸事头！”行者道：“你认得便好，省得自报家门了。吃俺一棒！”那怪慌得闪过，八戒背后喝道：“叫你个抠淀沟儿啞指头的孬货，吃老猪一耙！”那妖来不及躲，肩上丘地挨了一耙。幸好有伞甲护身，只筑下几片碗口大小的色鳞。那怪又恼又怕，咕咚沉下水去。

八戒见妖怪水遁，也下河去追。却不过片时，便浮上岸，见行者兀自踏波在河面寻觅。叫道：“哥呀，找什么，早溜了！”行者上岸，见八戒捂着半边脸，又红又肿，便问怎的？八戒嘟囔道：“叫那厮用甚物件抽了一下！至今还火辣辣的！”行者道：“你刨他一耙，他抽你一己，也扯平了！”八戒卖弄道：“那一耙何其神速！那怪防不胜防！虽未伤筋动骨，也够他怕几天的！没准他一闭眼便梦见老猪使耙筑他！”行者叫道：“八戒你惹祸了也！”八戒愣道：“惹甚祸？”行者道：“你若真把他吓痴吓呆吓傻了，他爹他娘、老婆孩子一大窝围着你哭的哭，喊的喊，叫你赔人，你如何招呼！”八戒笑道：“去他娘，‘三十六策，走为上策’！”悟空道：“这怪却认得俺，倒叫人纳闷！”八戒道：“妖精妖精，无事不通！”行者摇头思忖。

忽见村庄涌出凡团灯火，转眼近了，是沙僧与几个乡民。原来唐僧放心不下，差沙僧来看结果，庄主便叫人陪沙僧来了。八戒抢着说了一番。众人闻妖怪被打跑了，无不喜悦，簇拥行者、八戒回村了。叫水生夫妻拉进家。顿时全庄俱晓得了，都来奉承两个。那庄主、乡老俱在座，便排上村醒野味，为两个庆功。行者道：“吃杯水酒暖暖身子倒是真的，若言庆功还早了些！”八戒饿极，顾不得言语，只风卷残云般吃喝。

酒饭毕，八戒呵欠连天，嚷着要睡，唐僧责道：“好没规矩，且听主人说话！”水生与庄主喊喳一阵，庄主道：“圣僧一路辛苦，理应早些歇息，我等敢问明日诸长老何去何从？”唐僧躬身道：“明晨自寻舟过河，不复打扰！”庄主忧虑道：“只恐妖怪再来索取童男童女。”沙僧怪道：“庄主此言谬也！我师父救命在身，岂敢耽误！依你之意，是让我等在此候着那妖怪，一日不来，候一日；一年不来，候一年？没有此说！”

庄主便赔罪，水生两口儿忙拜求：“小人岂敢耽搁圣僧行程，只盼赐个两全之策！”行者道：“救人到底，医人医活！未灭那怪，早晚是灾，走也走得不放心。”大众闻言，皆赞道：“好个孙长老，武艺又高，心又善道！”沙僧心生醋意，道：“大师兄说的极是！要不便留在此间降妖，我们与师父先行？”行音道：“这是何话，老孙甚时说过抛离师父！”八戒饭后发懒，有未言，忽道：“都休争了，老猪有一主意！”沙僧冷笑：“好，好，猪长老有锦囊妙计了！”八戒不理他，只道：“适才俺与大师兄撞着那妖怪，那怪认出大师兄，便生怯意；又被老猪筑了一耙，掉下几片鳞来，落水而逃——想必惧怕俺俩。俺意让庄上丹青妙手，将大师兄与老猪的神武影相描画了，各户大门二门厨门牛棚鸡窝……凡门上均贴一幅。那怪不来便罢，来了一看我们看家守门，必吓得一身冷汗，裆里便溺，狼狈逃窜！如此可保一庄人畜平安也！”

八戒言才罢，庄主、水生家及众人齐喝彩夸赞：“好主意，好主意！猪长老相貌虽寻常，却粗中有细也！”八戒得意道：“承过奖，老猪也不甚机敏，只能算外拙内秀而已！”行者笑道：“呆子拖老孙当起门神来了！”唐僧亦笑道：“只以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却也瞎猫死鼠撞上一回！”沙僧道：“二师兄这主意委实妙，一世受用不尽，又可百世留名！”八戒虽呆，也觉得这话不中听，道：“俺气大师兄惊涛骇浪去会妖魔，何曾想过留名？冒死打跑了妖怪，留名又何妨！”

沙僧赔笑道：“我是真心赞你呢，师兄发什么火！——我只是觉得师父对咱们恩重如山，咱们有点出息，还不是师父调教得好！若要留影存相，不该漏下师父。诸位乡党以为如何？”这叫人家说什么？只有道：“极是，极是，该添上唐长老！”唐僧听悟净言，亦觉舒心，口上却道：“贫僧又不曾亲去降妖，画我无益也！”问行者：“你说呢？”行者寻思：“这如何答？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道：“只凭师父尊意！”唐僧遂道：“我意画不画我无关紧要，但沙僧一路上保我肖功，试想若无他护卫贫僧，你俩能安心去打妖灭怪么？”行者、八戒无言。沙僧暗喜，道：“师父切勿过谦，大师兄、二师兄留下的是武功，你传下的是仁德！千万应了，别拂了大众一片殷诚之意！”

众人听沙僧说得头头是道，也想把事情做圆满了，皆道：“唐长老万勿再推辞！”唐僧叹口气道：“众意难违，贫僧恭敬不如从命了！——如此便议定了，描画我一行四僧，也显得行列方整！”行者有意道：“依老孙之见，

白马一路驮负师父，亦劳苦功高，不宜遗漏！”师父沉吟：“白马……”沙僧不屑道：“白马算什么，畜生家！”才说完，便听院子里白马刨蹄甩尾，咳咳叫起来，想是生气了。八戒道：“师父，千万别惹恼了那厮！”它若要操你，不是颠得你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便是冷不防摔你个大筋斗，跌得鼻青脸肿，可是好玩的！”唐僧忙道：“添上它，添上它！你们不提，我也正要提的！”那白马才妥生了。议毕，天已交丑时，大众各自安歇不提。

且道金甲水怪逃回水府，恼得兀自躲到花厅里发呆。却被胭脂、黄花两鱼精发觉。这姊妹俩原是通天河神的侍妾。金甲大王来后，河伯唯恐巴结不上，先把自家住的正房腾出来让他住，携妻小迁居西庭；又设宴接风，席间让两女子作陪——见金甲怪喜悦，即慨然相赠。这姐妹俩颇有颜色，又善解人意，此时见金甲怪烦恼，忙上前给他更衣，敷伤，又奉酒侍候。哄得他气顺，方道出适间吃祭不成反挨打之事。两女子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郎君勿恼，且宽衣上床，消消气儿，明日再作良图！”金甲怪本无兴致，但胭脂、黄花倒在他怀里掐挠摩挲、撒娇弄痴，引得他淫兴大发，一臂弯一个，搂着进销金帐了。

金甲怪道：“谁先谁后？”胭脂道：“上次是她，该轮我了！”黄花道：“虽我领先，你却半道上把他勾去了！”胭脂道：“只怪你无能，缠不住郎君！今儿你也半道上勾他也！”黄花撇嘴道：“耍浪谁不会！”金甲怪道：“爱姬别争了，猜枚好了，谁赢谁先！”便下床会几桌上抓了一把莲子，放到席上。

两个正猜枚，忽有人砰砰打水府大门，守门虾校尉开门一瞅，是个女呻，却不认得，便问是何人，来此河干？女仙喝道：“我乃南海龙女，速去通报你家主人！”虾校尉忙跑来敲金甲怪寝房门儿：“大王，龙女求见！”胭脂、黄花听见个“女”字，齐喷怪道：“好你个没良心的，嫌我们侍候得不好，又勾来野花来了！”金甲怪喝道：“休得胡言，这是俺师姐，找俺有正经事要商议！”急穿衣出米，把龙女迎进客厅。

龙女见他衣衫不整，脸颊蹭着脂膏，身沾香粉气味，劈头道：

“败不之将，还有兴致寻欢作乐！”金甲怪被骂得面红耳赤，垂头羞赧道：“师父部知道了？”龙女道：“不知晓黑天半夜叫我来这儿！”扭头见胭脂、黄往在屏风后探头探脑，喝道：“两个小贱人还敢偷窥！来人，把她俩赶出水府！”两女子见龙女发怒，忙过来跪下求饶。金甲怪也道：“这姊妹俩见俺愁闷，也是一片好意，且饶过这同吧！”斥退两妾，又令鲑鱼管事备酒与龙女接风洗尘，并唤河们作陪。河伯善言，席间一再替金甲怪圆成，龙女气才渐渐消了。

金甲怪道：“那孙悟空凶恨，又有猪八戒相助，若硬打实难取胜。”龙女道：“此次却带来一件宝物，可以降服刁猴！”自袖中取出一只巴掌大晶莹剔透小玉匣儿。众人初不解，龙女吹口气，那玉匣便变得九尺九寸长，二尺四寸宽，三尺六寸高，内有机关。金甲怪称奇，龙女道：“师父有令，且记好了……”密告金甲怪，金甲怪谨记了。龙女又道：“明日须依我行事，但要河伯助些风浪，师弟快捷拿人，大事可成！”两个领命。又吃了一回酒，看看天晓，龙女便浮上水面，念咒施法，将无忧花环变作一只大龙舟，泊在河湾里，专候取经人入彀。

那唐僧师徒清晨起来，水生夫妻奉了早斋。食罢，庄主已请来一位丹青高手给四僧一马画像。画毕，自去复摹多份，分发各户张贴。忽有乡民来报，

说河湾里泊着一只龙舟！三藏大喜，“此乃天助我也！”遂招呼徒弟收拾行囊，庄人相送来河畔，果见一只龙船，长约十丈，宽三丈许，船首雕龙，舱房华丽。庄主道：“自水怪发淫威毁船，一河更无情。今日却现巨舟，定是圣僧善行感动天地，故有神灵相助！”三藏喜得合不拢嘴，只道：“承褒奖，过誉，过誉！”沙僧道：“跟着师父，自然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乡民搭上踏板，八戒挑着行李喜滋滋上船，见船舱里榻几齐备，丢了担子，跳上床挺了个“大”字，嘴里叫：“真恣！”沙僧也牵了马上船，又将三藏搀上去，舱里安座。行者心中虽疑惑，但见此船瑞气祥光，更无一点妖氛黑气，便也登舟，撤了踏板。辞别众人。行者令八戒、沙僧扯起帆来，自去掌舵。正值顺风，船便离了岸，鱼儿般向对岸行去。那八戒叫沙僧在船头观望，又回舱睡觉去了。

行不过一个时辰，那风骤然人起来，波浪滔天。船颠得厉害，将八戒从床上晃下来，一骨碌爬起，见师父正控腰弯背呕吐。舱外沙僧招呼：“二师兄，快来搭把手落帆！”八戒连滚带爬出了舱，风刮得人立不住，巨浪直扑人，衣衫都打湿了。那猴子却跳在桅杆上，叫道：“这风来得快，只怕有妖怪！”八戒抹一把脸上水珠道：“妖怪在哪？”三藏挣出舱来，“徒儿，船底漏了，咕嘟嘟进水，只怕要沉！”话才落，龙舟嗯地沉下去，人马落水。

八戒浮上来，噗地吐一口水，“这老和尚，只道：‘要沉’，‘要沉’，不懂得船上忌讳！果然沉了，看你还说不！”行者抢了行囊起在空中，见唐僧在近处水面打扑楞，叫道：“快救师父！”沙僧、八戒奋臂游过去，三藏却像是被谁扯了腿似的，淬个水花吐着水泡直往下沉。八戒叫一声：“不好也，师父叫溺死鬼扯去了！”那沙僧便扎猛子下去追，师父转眼下见，无奈何，只好浮上来。白马业已跳出水面，与三僧踏波回岸。

几个将湿衣脱了，摊河滩上晾晒。行者道：“适间俺便觉得那船来得蹊跷，果然便出了事！”沙僧道：“大师兄既看出毛病，为何不提醒师父？”行者道：“那船并无妖氛，却为水怪所用，真真令人不解！”吩咐：“八戒、沙僧，你俩即刻下水，务必探出水怪洞穴。师父下落，禀告老孙，再作打算！”两个不敢怠慢，忙穿上半干衣衫，分波披浪，下河去了。

不过半个时辰，八戒、沙僧冒出来，上岸道：“大师兄，水怪洞府寻见了！”行者大喜，“可普见着师父？”两个直摇头，道：“那水怪原住在河伯府上，人来人往，又有把门的、巡查的，个个持刀执剑，不当心逮住了，不打就罚，岂是好耍的！故此不敢深入！”行者道：“你们手上拿的是烧火棍？不敢进去，也该打破他一扇门，喊几嗓子，叫他知咱和尚难惹，不敢对师父下毒手。岂能主手而回！”八戒踊跃道：“大师兄说的是！待老猪再走一遭，好歹杀进去，砸毁他几件家什，也重振老猪威风！”扑通跳水之了。沙僧道：“只怕二师兄有勇无谋，叫老妖赚了。我去帮他可也？”行者道：“也好，却要齐心协力才是！”沙僧满口应着，也下水去了。半道上撵上八戒。八戒不乐道：“你来做什么？”沙僧道：“大师兄怕你莽撞，误了大事，叫我来照应着点！”八戒气鼓鼓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老猪回去也！”叫沙僧一把拉住，“大师兄也无恶意，只怕耽搁了救师父，才叫我来扶持。尔若生气走了，知情人不说什么，不知情的岂不说你临阵逃脱！”八戒道：“这伙到一堆，有功算你的，还是算俺的？”沙僧道：“我道为何生气，原是怕小弟来抢功！二哥你放心，待会到了水府，你头里打，我殿后，有功便是你的，如何？”策八戒方脸色转霁，“好，好，便是这话！”忽闻前头传

来鼓乐笙歌，原已近水府。八戒道：“我的乖，现正庆功哩！”又嗅到酒青香气，不由地咽门唾沫，沙僧看得正清。

却说金甲怪、河伯正在花厅摆酒与此女庆功。金甲怪道：“帅姐果然神机妙算，略施个计便生擒了唐和尚，只怕孙行者正气得跳脚哩！”龙女笑道：“一个好汉三个帮，若无河伯助风、师弟扯腿儿，恐又被他们抢去了！”河伯趁龙女高兴，迫：“小碓久居野川，未有门径交通上仙，今日能为仙姑效力，三生有幸！只请仙姑方便时，给菩萨美言几句，侍机提携提携，便感激不尽了！”龙女虽讨厌此类营私事体，但此刻还要用他，只好虚与应承。起身如厕，却又看见关在上匣里的唐僧。回来吃酒便心不在焉，暗思：“久闻唐僧生得俊逸儒雅，今日得见，果然不凡！倘能与之……”忽听金甲怪醉醺醺道：“师姐，俺听说唐三藏乃是佛祖弟子转生，十世修行之人，吃他一块肉可延寿万纪……”龙女止色道：“这万万使不得！仍须好好待他，我还要用他赚孙悟空哩！”正说间，忽听大门外有人喧哗，接着虾校尉飞奔来报：“大王，祸事了！一个肥头大耳和尚，挥着铁耙，口口声声叫交出他师父，不然便杀进洞府！”龙女执剑欲迎战，金甲怪道：“是猪八戒这厮，不劳师姐，俺正要报那一耙之仇！”龙女道：“那厮没有心计，可设法赚他！”金甲怪应了。

八戒见金甲怪出门来，吆喝道：“你这泼魔，竟敢设计害俺师父。快交出来免你一死！”金甲怪道：“俺早已领教猪长老神威，焉敢得罪！你师父不慎落水，是俺冒死搭救了他，现正在俺府中好端端的吃酒哩！你若不信，进洞一看便知！”八戒见他神态恭敬，得意道：“你这厮还算晓事，就凭老猪这张耙，量你也不敢加害他！”抽抽鼻头道：“好香的酒，也不知师父吃醉没有，要不要人侍候？”金甲怪看出八戒心思，道：“唐长老不曾醉，俺这水府里有千年灵芝酿的醇酒，又养人又不上头，吃一壶也不醉。另配了几碟下酒小菜，都是河中自产的，新鲜、清爽、可口。唐长老赞不绝口，直道可惜徒弟们不在身边，还特地提到猪长老——”八戒信以为真，“师父如何说俺？”那怪道：“师父夸你忠厚老实，任劳任怨，一路上立了不少功劳……你自个儿进来问他吧！”

八戒心里乐开了花，往门里瞅瞅，又见门庭里出出进进的丫鬟使女，笑道：“仙府还不少女眷？”金甲怪馋他道：“不瞒诸长老，寒舍颇有几个有颜色的女孩子！猪长老如不嫌弃，就请进来、让她们伺候你吃几怀酒，驱驱身上的寒气！”八戒望见姹紫嫣红的裙钗，心里痒酥酥的，戒备之心全无，忸怩道：“只怕师父晓得了生气。”金甲怪道：“不妨，府中房室甚多，可引你去个安静之处、吃罢酒再与你师父会面可也！”果回头叫一个女子：“苗苗儿，过来服侍客人！”便见一个妖冶女子——原是个鳊鱼精——婷婷聘聘而来，见八戒丑陋，以袂掩口笑。金甲怪斥道：“笑！这是圣僧猪长老，俺请来的贵客，还不快引入后花厅吃酒！”苗苗一时懵懂，“大王，后花厅无酒也！”金甲怪使个眼色道：“叫厨子排上便是！”八戒盯着苗苗粉面道：“有姐姐陪着，无酒也醉了！”那鱼精已悟，也假意奉承，傍着八戒。八戒半个身子都酥麻了，一手拖拖着钉耙，一臂拥拥着苗苗，随金甲怪往里走。那沙僧在门外大石头后觑得清楚，心猛一跳，“怎这般进去了？二师兄休也！”欲知八戒吉凶，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捧珠龙女遭忌算 离匣孙猴赢胜着

贪女色八戒吊梁头，救师父大圣陷玉匣。静室珠明，龙女求鱼水之欢；
惮惧戒律，三藏实有心无胆……乘内讧大圣逃脱缱绻，获凭证原来神魔一家……

且说猪八戒随两水怪往里走，行不多远，被金甲怪使个绊子，八戒噗地跌个嘴啃泥，嘟噜着：“金甲大王，你这甬道也该修一修，幸亏老猪摔打惯了……”就要爬起来，叫虾兵蟹将按头抱腰掐脚脖，捆作一团。八戒恼道：“你这厮，大牛吹完后悔了不是？——罢，罢，老猪不吃你家豆腐也不饮你家仙酒了，赶快给俺松了绑，小绳捆得手脚俱麻了！”

金甲怪呵呵大笑，“你个憨熊，给你个棒槌就当针了！你抬头看看，你师父可在吃酒？”八戒一瞅，见唐僧捆在大厅廊柱上。见了他叫了声：“徒弟，你怎么送上门来了！”禁不住泪如雨下。八戒恼羞得恨不能寻条地缝钻进去！又暗怨沙僧不提醒他。

那沙和尚一直躲在水府门外水草丛中观望，见八戒要上当，急得才要叫，却转念道：“他自找的，这怪谁！合该他出丑，我老沙露脸！”遂不作声，溜到门首，朝里窥探，见小妖正缚八戒，忍不住掩门笑。约过了一炷香时光，才掣降妖杖，一声呐喊跳进大门，劈头将虾校尉打死。吓得水府里精怪尖叫乱跑。沙僧却又不肯进去，只喊一嗓子，“沙老爷来也，叫那金甲怪物出来！”又退出，只在门外等候。

那金甲怪赚了八戒，正朝龙女炫耀，龙女道：“赚个呆子，值得卖弄？能赚孙悟空方是本事！”说话间，胭脂、黄花张皇闯进来：“大王，祸事了！又来一个凶和尚，劈头订杀虾校尉，指名找你哩！”金甲怪惊道：“可是孙悟空？”道：“不是，不是，他自姓沙。”金甲怪松口气：“不姓孙便好。”复神气。两妾道：“郎君呀，快放了那两个和尚吧，休叫他搅了咱的太平日子！”金甲怪喝道：“娘们家瞎插插什么，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还不退下！”两女子诺诺出了厅堂，互道：“自从这个臭师姐来后，当家的对咱俩就变了脸，得设法对付她才是！”两个嘀嘀咕咕不提。

这厢金甲怪披挂了才要上阵，龙女道：“打走便可，休要恋战追他！”金甲怪道：“除却孙悟空，老金俺谁也不怕！”龙女道：“只依我言！”金甲怪无奈，只得应诺。须臾，回禀道：“那沙和尚叫俺打跑了！”龙女抚掌道：“好，咱们只等孙猴儿上钩也！”

沙僧与金甲怪交锋，不过五七个回合，手臂被那怪铜锤震得直发麻，知不是对手，便虚晃一杖，转身便走，欲将水怪引出水面，叫大师兄打杀，自己也有份功劳。焉知那厮经明人指点了，竟不追赶。沙僧无奈，只好浮出水波，对行者道八戒如何愚钝，为酒色所惑，自投罗网，想阻止已来不及；又道妖怪精明，自己诱敌不成。行者道：“既如此，你引俺下去见机行事！如师父命大福大造化大，还活着，必救他出来，若已叫妖魔所伤，正好散伙！”沙僧垂泪道：“师兄休再提散伙二字，散伙你回花果山可称王称尊，作威作福；小弟去何处？我可不愿再回流沙河当妖精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何年月才有出头之日！”行者见他伤感，虽平时嫌他谄媚师父，亦觉不忍，安慰道：“师弟勿忧，俺也便是这么随口一说。师父哪一回不是有惊无险？好歹折腾俺老孙罢了！”沙僧反悲为喜道：“师兄说的是，师父毕竟是转世灵胎，虽经劫难，必成正果！”行者道：“闲言少叙，快引俺去救‘灵胎’！”

两个便下水，行了约有半个时辰，沙僧道：“到也！”行者看门额原是河伯府邸，道：“不知是水怪强占，还是水神拱让？”便念咒拘河伯，念了几遍，河伯不至，恨道：“这厮卖身求荣也！”便叫沙僧回去看守白马行李，使隐身法混进水府。又摇身变作一个丫鬟，袅娜转过二门。见八戒吊在廊庑梁柱间，悄声叫：“呆子，主雅客来勤，师弟已来多时，想必受用不浅！”呆子闻声知是行者，又羞又恼：“沙僧那厮、看俺上当，也不阻挡！”行者道：“自个儿没出息，怨别人做甚！——晓得师父在哪厢？”八戒道：“一直拴在老猪脚下，适间才押走，又见小妖吆吆喝喝抬一玉匣子也往那厢去了。”行者道：“往哪厢去了，却说清楚！”八戒道：“你先救了俺，再告诉你。”行者道：“师父辈位高，又是先来的，按理该先救他。你且再吊一会，也好记住贪嘴好色的好处！”八戒道：“你却寻不着师父！”

行者笑道：“且看俺寻着寻不着？”便朝廊下那看守的蟹将施礼：“敢问哥哥，那唐朝和尚解到何处去了？”那老蟹喜得两眼眯成线，“妹子，他才被押往后庭！——你是新来的？有空去我处耍耍！”恼得八戒道：“这厮怎的给俺一样，见色便迷，不辨好歹了！”见行者抽身走了、嚷道：“好你个弼马温，全无手足之情！去吧，去吧，叫你‘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金甲怪等正在近处花厅吃酒，听见嚷嚷，道：“猪八戒嚷什么牛瘟马瘟，有去无回？”龙女已罢了酒，脸缀红霞品茗，笑道：“他说的是弼马温。”金甲怪惊道：“孙猴子果然来了！”骇得捂上口。龙女悄言：“休要惊动他，稳当坐着，一霎便有好戏看！”

行者游游荡荡转到后庭，正四下搜寻，忽听廊角小轩里有人哼唧：“惧的是‘苦海无边’，还是在劫难逃，身陷水府。承蒙水怪儿垂怜不杀，置我于玉匣，尚能看些景观，无奈地方忒狭窄，贫僧只好蜷腰曲腿儿呻唤——悟空快来，救吾上岸！往日虽不曾善待贤徒，也容为师日后偿还！”行者听出是师父言语，心思：“这老和尚还算有良知！”那三藏叫了几声，又哼唱道：“水呵水，害吾非浅。有朝一日，吾得大法力，定垒灶燃薪，将你这通天河熬干！”

行者循声过去，见小轩门半敞，屋当门置一透明玉匣子，一头有小门洞，门上一把铜锁；师父捆着手脚，丢在匣里，眯着眼兀自哼唱。忍不住笑道：“虎落平阳；龙困浅滩，一时乖奏，其志不短！”三藏闻言知是行者，睁眼道：“悟空，是你么？快来救我则个！”行者见四下无人，遂复了本相，进门去，“师父，不是俺是谁！”便蹲在玉匣这首，把金箍棒变成鱼匙，去捅那锁，口中念道：“纳摩纳摩开百锁！”锁儿格登开了。行者将小门拉开，道：“师父，你挪出来也！”师父挪了有半尺，便挪不动了，原来匣内有一金钩，将捆人绳索联挂上了。唐僧道：“贤徒，进来给我解绳。”行者道：“俺若进匣，只怕有机将俺陷进去，反弄巧成拙！”唐僧道：“你变化小些，别碰门框门扇，料想无妨！”

行者沉吟，唐僧急着出去，便有些恼：“你若惧怕，回去叫你师弟来解我！”行者道：“师父什么话！俺老孙何时有过怕惧！这匣儿怎么也比不上老君炉，待俺进去救你！”便灵巧伸展四肢爬入玉匣，给三藏松绑。又让师父先往外出。那匣内本来小巴，挤了两个人，唐僧便动得艰难。行者在后头拥着，三藏方气喘吁吁出了玉匣，却道：“哪有什么机关！”才说完，只听咔一声，那匣门自动关上了，把孙行者困在匣内。行者慌了，晃门晃下动，忙把金箍棒变作一个撬棍，撬那门扇。才有些活络，忽听轩外呵呵大笑，闪

出金甲怪，率一群水怪精灵，先将三藏重新拿了，捆在门外柱上，又将玉匣上了锁，使个黄帖儿封上。行者再撬那门，纹丝不动，长叹一声：“老孙这回休也！”那金甲怪朝孙行者挤眉弄眼，“齐天大圣，一路辛苦，就请在这宝贝里多住些日子！”一切妥当，领众精灵走了。

那唐僧看得清行者，行者也能觑见师父。唐僧道：“徒儿呀，全怪为师出匣心切，反拖累了你！”行者道：“那封条上写的甚？俺在里头看不出。”三藏直叫：“怪哉，眼熟！写的竟是‘俺叭呢……’”行者道：“不消说了，是‘俺把你哄了’？”唐僧道：“正是，正是！却不知这回是谁哄了贤徒！”行者道：“还不明白，这匣便是为囚俺而设的！师父也无须疚悔，老孙权当在这儿歇几日！”闭目作鼾。唐僧道：“悟空，你生气了不是？”行者仍闭着眼，“生什么气。当年俺被如来困在石匣里五百年，栴风沐雨，要多辛苦有多辛苦！今日在这玉匣里，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四下观看，珊瑚明珠，游鱼戏虾，景色如画，便是再呆五百年也不烦！”唐僧知他赌气，泣道：“高徒呀，你再呆五百年不烦，为师还取不取经？”行者见师父落泪，忙道：“师父勿悲伤，真呆五百年，还不憋杀老孙！待夜深人静再作主张！”唐僧才止了泪。

约摸子时，行者将金箍棒取出，算计如何弄坏门扇出去。忽听细碎履声，环珮叮当，忙藏过棒儿，佯作熟睡。便见一女子，着红罗裳，捧夜明珠为炬，款行而至。那唐僧困倦中，闻异香扑鼻，睁眼看却是一妙龄女子，明眸皓齿，身姿绰约，来到面前，将明珠袖了，便与他松绑。唐僧又惊又喜，“女菩萨为何搭救贫僧？”那女子嫣然一笑，只解绳索，并不作答。三藏脱了纍纍，指玉匣道：“还有小徒孙行者尚需相救！”那女子嗔一声，“那猴儿泼赖，劫数未尽，还要再困几时！”扯唐僧便走。行者匣内闪火眼金睛，认出来是龙女，恍然省悟；知其风流，将师父带去必是办那桩事儿，才要提醒师父留神，两个却转过墙角不见了。行者焦急，却也无奈。

那女子引唐僧穿庭过堂，七转八拐，进一静室：窗明几净，绣屏绀帐。那女子转身将明珠置于几上，一室明亮，因笑道：“唐和尚还认得我么？”三藏细觑，恍然道：“莫不是南海菩萨胁侍龙女仙姑？一向敬仰，今日得谒，三生有幸！”慌得稽首。龙女挽住他，笑盈盈道：“我也是久闻圣僧大名！萍水相逢，便是有缘，何须多礼！”扯唐僧坐于床上。唐僧不敢抬头青她，垂首道：“向时在号山，多亏仙姑相拯。只是贫僧出洞后，已不见芳踪！”龙女脸儿漾红道：“休提号山之事，其实我没帮上忙儿……”

两个说了一阵，龙女情不自禁靠过去，与唐僧并肩坐着，酥胸耸耸地撞人，弄得三藏气短心跳。龙女越看三藏越爱，挑逗道：“圣僧，夜深矣，还不宽衣睡眠？”三藏战战兢兢道：“此乃仙姑寝处，小僧岂敢造次！”龙女嗤嗤笑道：“有甚不敢的，我是老虎能吃你！”三藏说不出是惊还是喜，汗涔涔而下：“小僧不敢冒犯仙姑……”那龙女嗔道：“我便叫你冒犯！你不冒犯我才生气哩！”窸窸窣窣解了罗裙，只着轻绡亵衣，偎就唐僧。唐僧骨软筋麻，动弹不得，只可怜巴巴道：“小僧不敢……”龙女皱眉道：“小僧不敢’，我烦听这话！——我乃得道女仙，又非妖精，怕个甚？”唐僧见龙女含嗔时，柳眉蹙颦，秀目怀怨，愈加妩媚，不禁沉醉。

龙女情急，便一头倒在唐僧怀里。唐僧心若溶冶，忍不住搂住龙女，只觉她肤如温玉，幽香撩人。龙女扭动，示意他爱抚。唐僧才要动手，思起佛门戒律，忙松了龙女。龙女猜出他心事，耳畔切切道：“万法空寂，何必执

著成条？况与我欢爱，不坠三道，不损道行……”正言语着，猛听有人敲门。龙女恼怒，却也无奈，气鼓鼓寻裙裳穿。唐僧如梦方醒，满脸惭愧，也慌得起身整衣。

龙女开了门，却见金甲怪一脸怒气立在门外，胭脂、黄花跟在背后，止不住得意冷笑。龙女恨道：“唐僧是我设计拿的，如何处置，我自做主，贼似地窥探我做甚！”金甲怪喝道：“爱姬报俺你与唐和尚有染，俺还不信。今人赃俱在，有何话说！先时俺欲食唐僧一块肉，你道万万不可，如今你却要整个儿‘吃’他，却怎么说！”差得龙女脸红的像煮熟的螃蟹，跺脚道：“你这蠢鱼烂怪，看我不杀了你！”执剑要砍金甲怪。金甲怪使铜锤架住，嘲笑道：“师姐恼了不是！你杀了俺，师父面前如何交待？”龙女无言可答，一顿足：“此处我不管，凭你这厮收拾！”摔门出去，却念个咒将后庭玉匣门上的封条收了，心里道：“臭鱼精，叫猴子出来，一棒打死你才好！”浮出水波，踏云而去。

那金甲怪见龙女摔门走了，也憋着一口气，“你以为师父宠你，我便伯你！毯！”遂不管龙女，只叫把唐僧再捆牢，“与俺再塞进玉匣子，叫他再骚狐！”众精怪押唐僧去后院，入小轩，却见玉匣门开，里头空空如也！忙回来报：“大王，不好了，孙猴走也！”金甲怪道：“不能，上面有菩萨亲书的荷帖子镇着哩！”回答：“却不见甚帖子！”金甲怪惊道：“俺晓得了，准是那骚货恼怒，收了符帖，猴儿方破了机关！”愈恼龙女，又想孙行者出了匣子，定在这四周藏着；怕他暗中下手，急令众精怪，“四下巡查，看有无生面孔？谨防孙悟空作祟！”

那行者一直在捣鼓玉匣上门户，怎么也弄不开，正焦急间，忽听哐啷一声，门开锁断，忙逃出来，四下寻师父，忽见师父又被拿住，却不见龙女。又听见金甲怪骂街，方晓得两个闹了别扭，自己才得逃脱！正琢磨对策，又听众精灵四处嚷嚷拿“生面孔”，怕撞上了，便潜出水府，分水波上来、寻着沙僧。沙僧道：“大师兄，师父呢？”行者道：“休提师父，老孙将他替出玉匣，半夜里却叫龙女领走了……”说了一回。沙僧道：“我才要说，却才有一个女子出水来，月亮下看她模样像是龙女，气忿忿地腾云走了。”行者道：“你看着像龙女，老孙看着也是。倘真是她，那主谋匣是观音菩萨！”沙僧闻言，忙道：“也许是我看走了眼、或许是妖魔冒形，也未可知，师兄还要再甄别甄别才好。不然，岂不枉给菩萨面上抹黑！”

行者道：“是真是假，老孙去去便知！”跳上云头，远远看见龙女背影，化一阵清风追过去，却叫：“龙女！”龙女忍不住应一声，回头却不见半个人影，骂一声：“活见鬼了！”行者有心逗她，遂变作金甲怪，道：“谁是鬼！俺是金甲大王！”龙女转身道：“你个臭鱼精，跟着我做甚！”行者道：“你这般回去，如何给观音交待？”龙女道：“要死了，‘观音’也是你随意叫的？该称‘师父’。”行者道：“你会叫，却私纵孙悟空，难免她罚你哩！”龙女强口夺辞道：“凭什么罚我，我只说你夜里欲偷吃唐僧肉，便偷揭了符帖——”行者笑道：“可那帖儿并不在俺手里。”龙女才想起适间只顾生气，将符帖收在身上了，便取出来啪地按到行者手里，趁行者发愣，冷笑道：“这回却在你手上了！”自以为得意，化一道祥光走了。

那行者得了帖儿，嘻嘻哈哈笑几声，回转河畔，朝沙僧道：“这回确凿了，正是南海龙女，现有符帖为证！”沙僧看了符帖，道：“仅有此物，尚不好断言与菩萨有关。或便是龙女自作主张所为。”行者道：“这也难不住

老孙：俺再变作龙女，套出那金甲怪底细，让他写了供词，叫那老姐儿再无法抵赖！”却不慌张，在岸上捱够一个时辰，方念个咒，变作龙女，潜入河中。沙僧见行者下水去了，暗忖：这回菩萨没差对人，眼瞅着猴儿要得胜也！想着便恼。忽灵机一动：不如去报菩萨，来个“亡羊补牢”！一来讨好了菩萨；二又损了猴头的功劳！拿定了主意，便双手刨沙，挖个沙坑将行囊掩藏了。跨上天马腾空去南海。

且说行者才进水府，便见河伯迎上：“仙姑来了，金甲大王正等你拿主意呢！”悟空不认得他，喝道：“你何人，多嘴多舌！”河伯赔笑道：“仙姑忘了，我是通天河神，昨日还在一道吃酒了不是？”行者道：“你这厮骨头忒贱，见谁得势巴结谁，吃俺一棒！”忽悟说漏了，改口为：“吃俺一剑！”河伯扑通跪下，“仙姑饶命，小神不敢了！”行者狠狠踹了河伯一脚，才进二门。金甲怪正六神无主在大厅里踱步，见“龙女”来了，喜上眉梢，迎上道：“师姐，你果然回来了！适间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师姐海涵！”“龙女”道：“那孙悟空跑了没有？”金甲怪愁道：“跑了，跑了，俺正作难哩！——还盼师姐助俺一臂之力，好歹再擒住那厮！”“龙女”道：“你这厮，‘肩膀头上扛块泥——用着老爷捏老爷，用着奶奶捏奶奶’！”使嗔戳了一下金甲怪脑门，劲却大了些，捅出一个大疙瘩。金甲怪疼痛难忍，还要赔笑脸：“师姐‘宰相肚里能撑船’，岂会与俺一般见识——”又试探道：“帅姐是半道回来的，还是到了南海？”行者故意道：“你说呢？”金甲怪道：“委实不知。”

“龙女”道：“正行间，半道上却撞见师父了，正生你的气来，说你这厮无用庸才，把她嘱咐的话全忘了！要来此间治你的罪哩，叫俺好歹劝回去！”金甲怪急道：“谁说俺把师父的话全忘了！这一款一条皆是按她老人家旨意办的，生什么气！”“龙女”道：“你真没忘？”金甲怪道：“儿子才忘了！不信俺说给你听听当初，师父令俺：‘权居河伯府，化身金甲神，毁了船与舟，专候取经人’！”悟空道：“那师父也叫你吃童男童女来？”金甲怪道：“虽不曾，但既当妖怪，不吃荤怎么唬人！”行者道：“接着说，接着说！”金甲怪又道：“师姐后来又传师命，‘先拿唐三藏，再赚孙悟空，困他玉匣中，凉浆也不叫那猴儿吃一盅！’”

行者听了，乐得直抚掌，“好，好！师弟果然未忘！俺这就回复师父。只是口说无凭，你写下来俺带给师父，端的一字不差，师父准夸你好记性儿！”金甲怪道：“那就有劳师姐了！”令鲑鱼管事取笔墨纸砚来。管事为难道：“大王，若是寻刀枪剑戟、金银绶帛，样样不缺，惟独没有文房四宝。”忽见河伯一瘸一拐进厅堂禀告：“小神家中有，可遣人去取！”金甲怪诧异道：“你方才还好端端的，怎么瘸了？”河伯守着“龙女”不敢言真情，只道：“是小神不当心跌了一交。”一厢猪八戒听见了，叫道：“跌得好，叫你为虎作怅！畅快，畅快！”河伯瞪眼道：“夯猪，再‘畅快’一句，就割你耳朵下酒！”“龙女”笑道：“吃耳朵也没你的份儿！”河伯便哑了声。

此时已取来文房四宝。金甲怪执笔便写，字写得歪歪扭扭，“龙女”皱眉道：“你这厮上过学堂没有？”金甲怪惭愧道：“只读过人之初，识得‘神、口、手、刀、牛’几个字。”“龙女”鄙夷道：“你这字像蜘蛛乱爬，恐污了师父眼，撕了重写！”金甲怪央道：“便是撕十回一时也难以长进，请师姐多包涵！”接着又写，却问：“毁怎么写？候怎么写？唐怎么写？赚怎么写？匣、浆、猴、盅怎么写？”“龙女”恼道：“你这厮纯是大白丁儿，

怎做上的神仙！”河伯恭敬道：“请大王口述，小神愿代笔！”金甲怪喜道：“正是‘车到山前自有路’，甚好！大神仙哪有自个儿涂鸦的，都有下吏捉刀！”“龙女”撇嘴道：“好大的神仙，也只配听个指使，卖个憨力气！”金申怪脸也不红，只嘻嘻傻笑。

一霎河伯写毕，金甲怪拿着劲使个花押。“龙女”收了，正要动身，金甲怪道：“师姐留步！”唤管事取通天河产大珍珠百枚，紫黄蓝红玉器各两件，使个礼盒装着，奉与“龙女”道：“这都是河伯所赠，今儿借花献佛，请师姐笑纳！”“龙女”道：“这么多珍宝，俺岂敢独吞！”金甲怪道：“与师父分享可也！”“龙女”笑道：“俺不甚喜珠宝，便一发转与师父吧。师父高兴，你等高迁之日不远！”两个受宠若惊，忙给“龙女”叩头。行者也不谦让，一一领了，欲离水府，一眼望见八戒兀自在那儿哼唧，道：“好生看住唐僧、八戒，管些茶饭，休饿坏了！待俺回来再作处置。”

金甲怪挤眉弄眼道：“有师姐吩咐，小弟敢不尽心！”立马叫：“小的们，速去后庭给唐长老松绑，伺候香汤沐浴，排酒压惊！”八戒闻声急道：“大王，还有老猪哩！”金甲怪道：“你这蠢货，不晓得自己是凑数的！师姐心里念的是唐长老，又不能说破，只好挂上你，显得没偏心。”八戒急道：“猴哥，他们不管俺！”“龙女”四顾道：“孙悟空来了？快寻寻！”慌得金甲怪、河伯急领人到处查看。“龙女”窃笑，携礼盒抽身离了水府。

行者在水府门外复了原形，念咒分开河水，上岸来见天色已明，却寻不见沙僧，亦不见白马行囊，只以为他耐不住饥渴去庄上化斋去了，扛上礼盒，径腾云方普陀山。未儿，望见汪洋大海。正欲过海，却见沙僧慌慌张张骑着天马迎面而来。行者诧异道：“师弟不在河畔守候，来此做甚？俺还以为你去傍河庄募化去哩！”沙僧未料到会遇上行者，一脸惊惶，答不上话来。行者越发生疑，“悟净，你究竟来此做甚？……”沙僧吞吞吐吐：“我……我来……”忽听身后说道：“沙悟净，你不是来寻白马的么？”原来是观音菩萨驾到。只见她未施粉黛，鬓有点乱，裙有点皱，项上璎珞也忘了戴；赤着一双白生生的脚，手提只鲜竹味儿浓烈的小竹篮儿，倒显得别有风韵。

沙僧忙道：“对，对，这马儿乘我打盹功夫跑了，我寻马至此，多亏菩萨相助，招呼诸天把马给捉住了！”行者似信非信，问观音：“菩萨何往？”观音道：“我那莲池里金鱼前几日趁大潮跑了，还偷去一根含苞荷花修炼成兵器。我今晨才发觉。掐指一算，原在通天河作祟，困你师徒。因之未及晨妆便匆匆起身去收拾那厮！”说着，朝沙僧递个眼色。沙僧会意，道：“大师兄，我先行一步，去看行李！”飞马走了。沙僧去后，观音道：“猴头，发什么呆！还不随贫僧去通天河伏妖救师！”

行者冷笑道：“如此便多谢菩萨了！——只是俺听人说，那金鱼不是发潮水跑的，确系受人指使潜入通天河为怪作恶！”观音脸儿微赤，“孙猴你再胡说，当心我念‘紧箍咒’！”行者忙称“小神不敢！”却从怀里掏呀掏的，掏出封玉匣的符帖、金甲怪的供词，共礼盒儿一并呈上，道：“符帖是你亲手书写，纸上录的是金甲怪的口实；礼品是金甲怪、河伯孝敬你的，请笑纳！”

菩萨看了文字，脸儿绯红，将符篆简帖撕成碎片，把珠呀玉呀都攒了，骂道：“岂有此理！”行者道：“吃童男童女，又定计陷师父困老孙，是没道理！”菩萨一时无话，默了片时，忽道：“适才所观文字不是金甲神所写，却像是河伯的字迹！你想那厮虽不过是一条金鱼，未得人身，好歹也是我佛

门灵物，岂敢妄为！其中必有缘故！待我查实再说！”

驾云径至通天河上，只把鱼篮往水中一抛，金甲怪、河伯俱在篮中。望空礼拜。观音问道：“金甲小儿，吃童男童女、陷害唐僧师徒，是你自个儿想干的，还是受人撺掇所为？”金甲怪一时懵懂，竟答不上来。观音气得柳眉倒竖，“你这些日子与谁为伍？”金甲怪道：“胭脂、黄花呀，河伯赠给弟子的两个小妾！”观音气得差点没憋过气去，恨道：“那河伯还叫你干的什么？”金甲怪总算透索了，一推六二五道：“弟子所为，皆系河伯教唆，什么吃童男童女、捉唐僧师徒……”河伯急道：“金甲大王，小神见你如老鼠见猫，事事奉承尚恐不足，何曾敢指使你！”又朝观音喊“冤枉！”金甲怪恼了，操起铜锤，“就是你这厮蛊惑俺所为！”一锤把河伯打得脑浆迸出！菩萨不忍，念咒：“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仙掌一指、叫那冤魂投南赡部洲好人家托生去了。

行者一厢道：“偷牛逮住拔撅的了！”观音只装听不见。行者无奈、道：“就依金甲之言，作恶皆是河伯唆使，但童男童女却是金甲独食；俺师父师弟亦被他捆绑折腾，罪不容赦也！”执棒：“老孙替你灭了这畜类吧！”观音忙把鱼篮提起护住，“不劳大圣动手，贫僧自有家法。你快去救你师父、师弟吧！”

沙僧卖弄道：“菩萨，水中功夫，弟子还有些；况且大师兄一直辛苦，便让弟子代劳吧！”观音夸道：“好个体恤人、知孝悌的沙和尚！去吧，去吧！贫僧心中有数也！”沙僧喜滋滋下水而去。约半个时辰，背着唐僧凫水上岸。八戒亦披波出水，一路打着饱嗝。两个见菩萨在半空，不问好歹，跪倒便拜，一迭声道：“多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命之恩！”观音微微而笑，道：“这孽障私自离岛，虽给你们增了些厄难，不过也磨砺了你等心志，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行者揶揄道：“菩萨用心何其良苦！还望日后多赐些磨难才好！”

观音欲发作不行，只道：“我让它负你们过河，先折折过愆，回去再打再罚！”唐僧感激涕零，拜道：“菩萨普渡之恩，永世不忘。至于罚惩金甲神之事，还请菩萨三思：说到底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牙齿咬了舌头而已！不算什么大过！”沙僧亦道：“既将功补过，何须再鞭笞棒打！”八戒因被金甲怪捆着吊着两日，所以怀嗔不语，行者亦只冷笑。菩萨教诲道：“行者、八戒，你两个何时能长进！——只为一时委屈，便怀恨生怨。殊不闻昔时佛祖被歌乐正节节割肉支解，却忍辱负重不生嗔怪之心，遂入涅槃！偈云：‘四大无我，五蕴皆空，忍辱持戒，心自清净！悟到法我皆无时，便是灵山佛与圣’！”行者、八戒见菩萨正色说教，口上只好诺诺应着。

那菩萨便把金鱼抛在河里，念声咒语，便长得硕大无比，俨然一个小岛。唐僧大喜，再三叩谢。众僧、白马上鱼背。金鱼摇头摆尾，分水破浪朝对岸游去，不消三个时辰，过了浩浩淼淼通天河。上得岸来，那鱼打个水花不见了，空中亦不见观音祥云，想已回南海了。唐僧、沙僧依旧望空遥拜。八戒也跟着磕头，恐三藏看不见，提醒道：“师父，老猪也拜了，日后多提携着点！”唐僧抬头见行者直挺挺旗杆似的立在那里，问他为何不拜，行者气鼓鼓道：“谢她什么！全是她遣金甲怪干的好事！中间见斗不过老孙，又令龙女前来助阵！……”

唐僧听见“龙女”二字，脸热心虚，责道：“悟空休得胡说！明明是金甲神私离仙山，怎敢往菩萨身上栽赃！不是菩萨，如何过得这通天河！不谢

便罢，却不该信口开河！”沙僧亦道：“菩萨岂是那种人！”八戒扯行者后襟，“哥哥留神些，那菩萨有顺风耳；你这一张口，她便知道了！”行者恼道：“知道便知道，老孙走得正站得直，怕她个甚！大不了回花果山种桃栽柳，不当和尚了！”唐僧正是用人之际，岂肯让行者走，忙道：“且不管那妖魔来自何方，受谁指派，这一回若无悟空搭救，贫僧焉能生还！且受为师一拜！”行者受不得人捧，道：“师父折杀小徒了！”不叫师父施礼。八戒亦拱手道：“多亏大师兄寻根摸底，方降了此妖——只是让老猪多吊了一日，心里有些怪你！”沙僧臊他道：“谁叫你色迷迷地跟那鳗鱼精走哩！还有脸怪大师兄！”八戒皮脸道：“人家相中老猪了，你沙和尚想跟人家还不要你来！”师兄弟闹了一回，行者见众人皆领他的情，也不再说回家之事。几僧重登路程。

是日晚师徒投宿一座荒庙里，夜阑更深之际，三藏听着廊檐的铙铃声，久久不能成眠。思起昨宵河伯府中龙女的温存……又忆起姑射山仙子、百花羞公主……不禁缠绵悱恻。叹息：吾既入佛门，就该斩断情缘，为何偏又遇上些痴情女子？有缘相逢，无缘相守，悲哉！忽又想起身负的佛旨敕命，愧恧自己尘念未泯。是这般如何能诣灵山、成仙圣？思潮翻卷，心乱如麻，诵念了几遍“心经”方沉沉睡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空虚城众僧饮迷泉 金兕宫悟空失珍铁

空虚城中，几僧误饮迷泉昏睡；金兕宫里，众妖要给唐僧放血……悟空挥铁棒急于求胜；魔头舞琢鞭以柔克刚……

唐僧四众离了通天河，行程蹭蹬，投西方路。这日过山，见一卧佛，与崖连体，长约千尺，睡容可掬；耳廓畔几簇野菊开放，摇曳金风。唐僧叹道：“好个佛爷，端的‘任尔沧桑易，鼯鼯又千年！’”行者笑道：“也是个不得志的佛圣，赋闲在家，不睡做甚！”唐僧道：“自别大唐，转瞬三载，风餐露宿，人困马乏。为师真想寻个清静去处，睡他三天三夜！”八戒下作道：“光棍汉子家单枪匹马睡一宿足也！若有个小娘子作陪，可在床上耍乐，三天三夜又嫌少些！”沙僧道：“二师兄满口腥荤，不怕老佛怪罪！”八戒过去踢那石佛一脚，道：“他睡熟了，踹都踹不醒！”唐僧使锡杖照头便打。八戒抱头鼠窜，叫道：“师父打俺做甚？”三藏道：“我怎不打行者、悟净？”

八戒不服气，悄对行者道：“俺只不过逗个乐子，师父却当起真来。他在通天河破戒，却不说！”行者道：“师父破戒？”八戒道：“儿子哄你！那夜，俺正在梁上打盹，忽听金甲怪的小妾嚷：‘大仙女搂着小和尚上床了！’金甲怪便去捉奸，水府乱作一团，龙女羞不过，走了……”行者道：“呆子休胡言，那事俺略知一二，师父不是那种人、所以事未谐也！”八戒摇头道：“师父虽系十世佛子转世，也是十月怀胎所生。佳人投怀送抱，神仙也会动心。何况师父正当年！”行者思起姑射山之事，一时无语。后道：“虽如此，老孙讨嫌背后嚼人！”八戒遂不再言语。

过了卧佛山，前景眼见得凄凉：飞叶孤鸿，寒水残荷，远近不见人家。行者虽左右腾挪，前后寻觅，四方比斋，也难免茶饭不用。唐僧也只有忍受。饥渴之至，采些浆果茅根填充肚皮。行者是捱过五百年艰顿日子的，数日不食，也等闲度之；沙僧食量小，也好歹对付；惟八戒平日饕餮惯了，实难忍受。一日行路，不随大众，却沿坡下水溪溜达，竟耙上一条大鱼，揣在怀里。午时歇憩时，见行者化缘走了，便躲至下风头沟中，架火烤鱼。谁知风又调了向，那三藏便嗅到味儿，问沙僧：“悟净，何处来的香气？”沙僧抽抽鼻头，“果然，鱼香味儿！”便循气味捉到八戒。八戒恼道：“俺只以为你们熟读了《金刚经》，‘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故此放心烧鱼，谁知无用！”沙僧道：“师兄勿恼我，只过来与师父说话！”

八戒无奈，紧紧攥着烤鱼来见唐僧。唐僧被那浓烈鱼香冲得一阵阵暗吞唾津，却正色道：“悟能，知罪否？”八戒咬下鱼头，囫圇咽下，道：“徒儿有何罪，望师父指明。”唐僧道：“那鱼儿也是一条生命，本来在溪水中自由自在游动嬉戏，纵自然之乐，享造化之妙。你却将它捕杀，此一罪也！”八戒又啃鱼背，“二罪是甚、盼师父一并指示！”唐僧道：“佛门弟子，不食腥荤。你莫非忘了为师给你所定八条戒律？……”沙僧道：“师父快些说，二哥已在啃鱼尾了！”八戒争辩：“谁啃鱼尾？好道也给师父围着！”唐僧怒道：“你这厮泼赖！还不如把鱼一口吞了，权当我没看见！偏细嚼慢咽，引我们难受！——悟净，取我锡杖来！”

八戒忙告求道：“师父息怒！俺听说前辈高僧虽戒腥荤，并不拒食鱼虾。有桩轶事，说是某庙一个和尚烹了鱼才要食，却来个外庙和尚求见。这和尚怕客人吃他的鱼，忙将鱼藏于铜磬。谁知客人早已瞅见，口生涎水，满心想吃，顿生一计，便进殿与和尚寒暄。忽道：‘有副对子，不知法兄能否对上？’

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和尚道：‘甚易，我对：积善人家庆有余！’客僧笑道：‘罄有鱼，何不分而食之！’和尚才知上当，只好把鱼取出，与客僧共享！”唐僧笑骂道：“你这呆子，只以为你粗疏，却也有些道道。可惜未用到诵经拜忏、参禅悟道上！”八戒把鱼尾丢在口中，道：“弟子谨领师教，且去一厢反省去！”栽进一旁草窝就睡，鼾声如雷，嘴角冒泡。唐僧惊道：“八戒适间所食是鱼儿还是螃蟹，怎的直吐泡泡儿？”

不多时行者回来，使钵盂托着几串葡萄儿，道：“前方不远有座城池，城头有字，唤‘空虚国’。城中草木葳蕤，寂无一人，果然空虚。树上结着果子，俺摘了些，权充一时之饥！”唐僧沉吟道：“原是座空城……不知有无妖邪？”行者道：“未及细察。从街市过，倒不曾见小妖喽罗玩耍，亦未睹人尸骸骨横陈。那城中黄花秋果，喷泉流溪，静若寺院，令人留连！”八戒已醒来，揪了几个葡萄丢在嘴里，叫道：“好吃，还有马乳味儿！”原是马乳葡萄。又要揪。行者打他手，“先叫师父尝尝！”

师徒打过尖，行不过三四十里，进了那城。只见街道整齐，店铺林立，只是皆关扉闭户。八戒忍不住去一家酒铺敲门：“天还早着哩，便收家什打烊。懒惰，懒惰！”惹了一手蛛网回来。行者道：“呆子莫造次，此乃空城也！”

众僧沿石板路往城中央走。那落叶秋花点缀路径，流水斜阳平添闻寂。唐僧悚惧道：“莫非一城人俱昏睡了不是？”也有开着门户的，行者便蹑行探视，回禀道：“那室内陈设一应俱全，只无人踪！”三藏叹道：“虽道世事云烟，人生无常，也有老幼衔袭、子承父业。缘何人去楼空，一城寂寞？”八戒道：“莫非一城上下相约去外埠吃喜酒，皆吃醉了，因之有家难归？”唐僧道：“胡说！岂有一城人都去一处吃酒的！”沙僧道：“或许一城百姓都尊佛向善，皆白日羽化登仙了？”唐僧道：“如此最好，却也忒容易了些。似我辈年复一年，辛苦多日，尚未得正果。在家的居士却捷足先登，于情理不通也——佛祖岂能如此偏心！”见行者不语，道：“行者，你如何想？”行者道：“吃酒、升仙，皆是臆说。家室皆空，恐因妖魔！”唐僧吃了一惊，“贤徒是言，这一城人皆叫妖怪害了？”

行者道：“难说！难说！多加小心便是！”几众言语间来到城中心，见一座假山奇石嶙峋，数株菩提如伞遮荫；野花丛中，石兽偃卧。一道喷泉自兽口泻出，环着假山，潺潺流去。泉畔一石碣，上有丹字，曰“逍遥泉”。又有两行诗：

饮此一觚水，逍遥若神仙。唐僧叫一声：“好个幽静去处！”下马观赏。见泉水清澄，忍不住掬了几日喝。沙僧也随师父喝了几口。八戒嚷道：“师父给俺留些！”撂下挑子，探嘴咕嘟嘟饮个肚儿圆，赞道：“真个甘美如酒！猴哥、你也尝尝！”行者正望着北边的宫城出神，道：“不知金銮殿空了没有？”八戒打着饱嗝道：“皇上少了咯——倒不可惜！只忧心那三宫六院咯——八十四妃，不知在也不在！”唐僧笑道：“人皆言‘七十二妃’，不曾闻‘八十四妃’！”八戒道：“师父真是书呆子！哪个皇帝不多出典章成千上万个！老猪还是少说哩！”

言未讫，忽打个大呵欠，满眼流泪，直道：“晕乎了，晕乎了！让老猪小睡片时！”不管地下干湿凹凸，倒下便起鼾声。唐僧道：“瞧这呆子，饭饱困，水饱也困——”却也打个呵欠，手一松弃了锡杖，倒地枕着八戒便入梦乡。行者吃惊，扯住沙僧道：“悟净，你不要紧吧？”沙僧恼道：“师父

都睡了，却留我！”亦跌倒呼呼大睡。

行者慌忙去推师父，师父不醒；晃八戒、沙僧，两个更无动静。行者惊诧，“莫不是那泉水中有蒙汗药不成？”有心尝尝，又怕自己也放倒了。行者焦躁，念“唵”字咒语，要拘当坊土地来问个明白。焉知念了三遍，拘不来那毛神！气得大圣使铁棒把那石兽打得粉碎。没了束缚，泉水越发汹涌，水涌哗哗，似在嘲笑行者。行者怒道：“叫你笑，叫你笑！”挥棒击水、先澎了自个儿一脸一身。无奈道：“真是抽棒断水水更流！”遂收了棒，坐在树下生闷气。

过了一个时辰，约摸西初，忽见一个老头儿慌慌张张赶来，叩头道：“小神拜见大圣！”行者闪火眼金睛，喝道：“你这厮可恶！老孙几次唤你，却姗姗来迟，先打几棍叫老孙出气！”土地惶悚再拜，告饶道：“大圣息怒，适才大圣拘唤小神时，我正在金兕宫当值，按说卯时才能回家，是小神谎称贱内染疾，才脱身来见大圣！”行者道：“俺只闻有金銮殿，却不曾听说过什么金兕宫，是何去处？”土地苦笑道：“大圣果然精明！那便是往日金銮殿，只因叫金兕大王占了，才易名矣！”行者道：“你官职虽微，也是在册的冥神，怎与什么金兕大王承值？——那厮是何路神仙？”土地愁眉苦脸道：“那厮说不是神仙，却也着道袍、顶峨冠，知晓天机，神通广大；说是神仙，却又嗜血吃人！这满城人俱被他吃尽了！弄得我也断了香火供奉，只得逢单日去他处干些活儿，挣点衣食，养家糊口！”

行者道：“那金兕怪是何神通，一下子将全城人吃净？”土地道：“他将城中泉水施了迷魂药，人饮了此水，便昏睡不醒，任其宰割。那怪先用此法吃了王宫里君臣内侍，占了朝廷——笨傻丑黑的宫女也吃了，只留下百余名美艳嫔妃侍候他——又用此法麻痹大众百姓，有颜色的女子便用解药复苏，供金兕大王玩乐，其余的或蒸或煮或腌晾，与众妖共享。不过年余，一城人便被收拾罄净！此后每日晡时便派小妖巡视城区，将误饮此水昏睡不醒的行商、过客运进宫城，宰杀整治了下酒！”行者道：“你去那屠场是操刀割肉、还是拿盆接血？”土地道：“小神年老体弱，也干不了重活，不过动动口舌而已——劝劝那些被大王相中却又不愿委身、寻死觅活的年轻女子：‘好死不如赖活着’，‘在人房檐下，怎敢不低头’！”

行者怒道：“你这厮一把胡子了，还干些逼良为娼的勾当，待老孙一棒灭了你！”掣棒要打。吓得上地瘫在地下，直央求：“大圣你不知那怪暴戾凶残，哪个女子不从，便咔嚓一下拧断脖子，丢一厢唤小妖去啃去嚼！我也是可怜那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不得已而为之！”行者听他如此说，方道：“且先饶过你，过来看看俺师父师弟是否喝了那水？”土地忙谢恩，去唐僧儿众面前细细看过，道：“瞧症状果是饮了迷泉之水，大圣快将他们藏过。不然一会儿小妖巡察发觉了，运入金兕宫，命皆休也！”行者道：“这药力何时能散？”土地道：“我听那怪说过，要七七四十九日才醒，仍头晕目眩。再过九九八十一天，才能如旧。”行者道：“你与俺盗些解药来，一发饶你无罪！”土地为难道：“小神平时只在殿外侍候，哪进得了内廷！更不晓得解药藏在何处。倘一时弄不来解药，岂不误了大事！乞大圣体谅小神无能！”行者轻蔑道：“原是个小爪子，连条狗腿儿都算不上。且滚吧，随时听俺传唤！”土地得了性命，连声应诺，夹尾巴归家不提。

行者打发走土地，眼见金乌西坠，便遥遥听见正北皇宫大门吱吱嘎嘎开了，马蹄嘚嘚，沿街传来。行者忙拨开树枝窥视：见一队“御林军”旌旗猎

猎，兵戈闪亮，耀武扬威而来。乍看倒也威风，细觑原是一群小妖，个个牛头马面，形容卑琐，却着金甲锦袍，骑高头大马，活像个百戏班子。行者冷笑道：“不知那金兕怪面南称孤时又是何等嘴脸！”忽又抓耳挠腮，白马道：“大圣为何着急？”行者道：“俺欲将计就计，装中毒进金兕宫见机行事，却又愁无人看管你与行李，夜里叫毛贼掳去了。”白马道：“大圣勿虑，俺来看顾行囊！”大圣不信：“你如何看顾？”好白马，摇身变成一个和尚，虽白胖，倒也劲绷绷的，将包袱挎在身上，道：“俺在包袱在！”大圣叫道：“好！好！待俺变件兵器与你护身！”白马道：“不用，不用，俺这拳脚硬！休说毛贼，十个八个毛怪也喂不了身！”三拳两脚将身边一棵碗口粗树木打断。大圣赞：“果然好蹄子！”叫白马石后躲过，自己也倒在泉边装睡。

却道那“御林军”为首的妖怪一唤精明，一唤强干。两个却也不凡，老远便嗅着前方喷泉处有生人味儿，一声唢呐，率众妖赶到，见水畔睡倒了四个和尚，大喜。令小妖把和尚们抬上马，顺便捎上唐僧的锡杖、八戒的钉耙、沙僧的宝杖，浩浩荡荡折回皇宫。一壁厢使小妖先去报与妖王。半道上精明对强干道：“这四个和尚，大耳朵最合我意，这两个稍差些，也还有肉。惟这个空手的瘦子，浑身也榨不出四两油来，我怕大王看不上眼，不如去御水河里算了！”行者一听，心中着急，忍不住道：“俺虽瘦些，却都是腱子肉，肉中上品也，烹炸煎炒皆可；‘大耳朵’虽膘厚，肉柴味差，只好腌了吃！”强干道：“此话有理！还是将瘦和尚带回去让大王裁定。实在不济，剥了皮做盏‘皮儿灯’也是好的！”两个忽诧异，“适间是谁说话？”行者闭着眼道：“是老孙说梦话哩！”精明、强干听了，皆松一口气，“原是梦话，还以为那厮装睡哩！”

一时进了午门。金兕大王已得报说捕获了四个和尚，收了三件嵌金镶玉的值钱家什，心中大喜，穿上龙袍，乘宝辇至金兕宫升座，令小的们抬上猎物验看。先看八戒，甚喜；再看唐僧，微喜；又看沙僧，尚喜；末尾看到行者，发怒道：“这个空手的瘦子，浑身也榨不出四两油来——还不如丢御水河里算了！”

精明、强干忙叩头禀告：“大王息怒。这小和尚虽瘦，却一身都是腱子肉，烹炸煎炒皆可；那‘大耳朵’膘厚肉柴，只能做腌肉！”金兕怪听了，转怒为喜，吩咐犒赏精明、强干及众小妖。赏赐毕，令小妖取解药来，先将唐僧、八戒、沙僧灌醒了。待与行者喂药时，行者岂肯喝？头一拱将药碰洒，小妖无奈，复去倒了半盏，又被他一扬胳膊打落在地，杯盏也碎了。小妖告大王道：“这瘦和尚睡觉不老实，屡屡碰翻解药，如何是好？”妖王道：“或许是一身腱子肉折腾的，多上两个人搭把手儿灌药吧！”便上去几个小妖按行者。行者又手舞足蹈翻个身，将小妖掳倒三个，身下压了两个，好容易才挣脱出去。妖王心惊道：“这厮梦里还打拳，先捆上他手脚，再作理论！”

行者知师父等皆已清醒，心中暗喜。他有心逗耍妖王，亦想看师父师弟动静，因此顺着不动，任小妖捆他。妖王道：“暂且不管这瘦猴。来人，先给这三个胖和尚放血！”

唐僧见一伙小妖，口衔尖刀、抱着大盆杀气腾腾涌上大殿，忙跪在金兕怪面前：“大王，贫僧自离大唐，一路行来，也有上万里路程，也颇入过几回仙府，见过几多豪杰，或是先问明乡贯来历，或是早就慕名，相见恨晚；没有一个像大王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哑不声儿就放血！”金兕大王笑道：“你这和尚想是念经念呆了！我吃的是肉，你舍的是身，管他大糖二糖来

的，姓甚名谁！闲话少说，与我动手！”唐僧急嚷道：“贫僧又不曾冲撞大王，只喝了这城中几口泉水朦胧睡去，却被弄到此处！大王要杀要剐，为何不趁我和尚睡梦中下手，却要用药灌醒，让我等活活受罪！”

不等妖王答话，一小妖取下衔着的刀子，斥道：“你这和尚装疯弄傻！真不知喝了迷泉人睡死了，割了口血淌不畅快？——那肉儿、下水儿闷了血还好吃，还能炮制出上好的御膳宫筵来！”唐僧无语。八戒忍不住叫道：“妖怪吃人便吃人，咋嚓咋嚓，啃得顺嘴角流血沫儿，谁人不晓！竟说什么炮制御膳宫筵。若传出去，岂不笑掉天下人的大牙！”

那妖恼道：“‘大耳朵’无礼！我可是跟前朝老御厨学的手艺！老御厨精通调和，他道：‘水居者腥，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又道：‘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之材，九沸九变’云云。我随他学了不足三月，便学成了，把那老东西也剁成肉馅余九子了！”

沙僧是见过瑶池盛宴的，忍不住道：“三个月能学会余丸子已属不易，足见阁下聪慧！”那小妖怒道：“这黑脸和尚看样子老实，怪会诮贬人来！你道我只会做丸子，却要说给你听听——大王坐了金兕宫，膳食均按前朝皇帝惯例，小人忝为御厨，敢不尽心！一日三餐，都有名堂：巨不说人肉馅的玉尖面，眼珠煮的‘水晶汤’，下水调配的‘八仙盆’，单道名肴‘灵通炙’，便是只取人鼻梁两侧的二两肉烤制。恐你等闻所未闻！”

妖厨一套美食经唬得众僧服服帖帖，不敢再辩。八戒嘟囔道：“那猴儿撒赖不肯吃解药，莫非是专等看妖王喝师父的‘水晶汤’、吃老猪的‘八仙盆’！”妖王喝道：“休得罗嗦，快快动手！”小妖一哄而上，围上众僧，扯腿捺头，就要割喉管放血，忽听行者打个大呵欠，席地坐起，也不知念的什么咒，绳索皆脱，高声吟道：“南柯一梦，来到皇宫！坐龙床的换了主儿，竟是头上长角的大妖精！”

只此言，喜得唐僧几众连声叫：“阿弥陀佛，你可醒了也！”八戒仗着大圣之势，抖擞精神，将众妖连踢带搯，皆打跑了。妖王大惊，问行者：“你这瘦猴，端的何人？装睡弄痴，胡言乱语，冲撞寡人。朕要将你治罪也！”行者冷笑道：“俺上谒过玉帝，下睹过人君，却不曾见你这妖怪皇帝！岂不闻‘寡’、‘寡’，拉下马；‘朕’、‘朕’，末日近！”妖王心惊道：“这厮人小口大，不知我金兕手段！小的们，取我琢鞭来！”原来他只顾上朝，未执兵器。小妖飞奔而去，那妖又问行者究竟何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唐僧提醒道：“大王真是‘贵人多忘事’！适才贫僧已禀告：我等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取经僧人……”

妖王恍然悟道：“莫非你就是唐三藏？”唐僧道：“正是贫僧！”妖王变色道：“不消说了，那瘦猴是孙悟空！”唐僧道：“大王猜得正准！”又道：“那大耳朵是猪八戒、黑脸是沙僧！”金兕怪懊悔得捶胸顿足，“瞧精明、强干这兄弟俩，干的什么事！早知你是唐三藏，只取你来足也！何苦贪多嚼不烂，把几个长老都弄来！”忙吩咐：“小的们，端茶，送客！送孙长老、猪长老、沙长老出宫！不必另备车马，便用寡人的玉辇！”

八戒、沙僧巴不得出这龙潭虎穴，只听一声“送客”，便慌慌着要下殿。行者喝道：“呆子哪里去！”冲妖王道：“你这泼魔，既请了老爷来，就该好生款待，怎的想撵就撵？没这道理！”此时小妖已取来兵器，趋步上殿交与妖王，行者见也寻常，不过是一截绦带，头上拴个钢环儿，便未放在眼里。那金兕怪得了兵器，腰粗气壮，呵呵大笑道：“泼猴，适才叫走不走，此刻

想走也走不成也！”

行者朝八戒使个眼色。八戒领会，去抢钉耙。小妖要挡，被他放倒几个，缚耙在手。又将降妖宝杖摸起丢给沙僧。沙僧接杖在手，护住师父。行者亦从耳中取出金箍棒，晃一晃，变得碗口来粗。那妖王全然不惧，叫众妖殿下列阵，又道：“孙大圣，我久闻你是条汉子，从不打破人家家什。咱们殿外斗胜如何？——打烂了龙椅不当紧，打断了盘龙柱，金兕宫塌了，一时难修葺也！”

行者笑道：“承蒙夸奖，老孙便与你殿外交手！”纵身跳到玉阶下，妖王也飞身下殿。八戒要争头功，挥耙便筑，不几个回合，竟被金兕怪手中琢鞭缠住耙儿，一下子扯倒。众妖拥上，将八戒拿了。行者暗惊：“还须小心这厮才是！”执棒去取那怪。两个一场恶战，足有四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负。金兕怪几番缠住金箍棒，幸得那棒大小长短，皆如人意，都滑脱了。行者战了多时，不能取胜，不免焦躁，忽见妖王败退，不知是计，穷追不舍。不料那怪杀个回马枪，将琢鞭打来。行者闪不迭，被那绳上钢环击在手腕上，疼痛难忍，撒手松了铁棒。妖王趁机将金箍棒缠住扯了过去！行者丢了铁棒，心自空虚，急跳在空中，叫道：“沙师弟，快保师父走也！”沙僧便护唐僧往外走，哪里走得出去！妖王一声令下，群妖重重叠叠围来。沙僧挥杖打杀几个，终是寡不敌众，也急忙纵身起在空中。唐僧又被妖怪所擒。金兕怪见拿了唐三藏，也不追赶行者、沙僧，令“御厨”摆酒云光殿庆功。

行者、沙僧腾云逃出皇宫，见无追兵，旋在城中泉林中降下云头。白马闪出来，问行者降妖事若何，行者摆手道：“休问，休问，老孙还是头一遭丢了家什！”白马不解。沙僧备叙了。白马道：“大圣休要烦恼，那妖王得了胜，必然骄横，疏于防备。大圣伺机取回便是！”沙僧道：“马儿不可一日无草，猴哥不可一日无捧！依大师兄手段，找回自家兵器还不是探囊取物！”行者道：“虽如此，也要消停会儿，待那厮吃醉、众妖睡塌实了才好动手！”就歇了片时。沙僧去一厢便溺，回来道：“师兄不饿？老沙肚子空空荡荡，一丝力气也没有了！不如把土地爷儿拘来，叫他奉些斋饭，咱们垫垫底儿，也好有劲对付妖魔。”行者想想也是，才要念咒语，土地儿却冒了出来，皮笑肉不笑道：“大圣有何吩咐？”行者道：“你这厮怎知俺要寻你？”土地道：“我已候半天了。”行者道：“快点备些斋饭来，让俺兄弟充饥；再顺便捎捆马料来喂喂白马！”土地却不动，冷笑道：“大圣要进食，自儿去寻，老夫却无闲暇侍候！”

大圣又惊又恼，“你这厮可恶，胆敢这般与老孙说话！掀起尻骨来，让俺打几棒出出气儿！”忽地想起棒已丢了，便钳了口。土地奸笑道：“大圣要棒打老朽，是老朽的福气，这壁厢等候了！”果真弓腰撅腩。气得行者脸色紫红，一脚将土地儿踹倒，喝道：“你这妖魔奴才，竟敢戏弄老孙！不灭你誓不为人！”夺过沙僧的降妖杖要打杀土地，叫沙僧死死拉住了。沙僧见行者遭人奚落，心中暗乐：“你齐天大圣也有今日！”嘴上却斥责：“土地无礼，还不回避！”土地见行者盛怒，识趣地溜了。行者埋怨沙僧：“那奴才欺人太甚，俺正要灭了他出口恶气。为何阻拦？”沙僧劝道：“‘强龙不压地头蛇’，如今师父生死未卜，何苦为个毛神儿费精神！且让他讨个巧儿吧！太得罪了，只怕将他逼急，便与妖王串通一气，合力对付我们，岂不是更糟！”

行者无奈，叹口气道：“今日方知有棒的幸福、无棒的痛苦！待老孙取

棒去！”纵云便走。沙僧道：“大师兄，你不等妖怪安睡了？”行者云上道：“再等老孙就气炸肺矣！”沙僧窃笑不已。欲知行者此番能否取回棒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化宫女妙收铁棒 盗神沙顺擒青牛

二妖抬铁棒去东海易宝，行者变宫娥将神针赚回。龙宫“粉黛”，逗妖王骨酥筋麻；功亏一篑，敏行者天宫寻踪……妖王、爱妃缠绵时，大圣变鼠盗神沙……

且说孙行者纵祥光霎时来到金兕宫上，见云光殿灯火通明，妖王饮宴未散。近前窥视，见一班紫衣宫女按御膳规矩，右手持黄龙绣锦覆盖的食盒，左手携红罗绣手帕儿鱼贯入殿献膳；又有小妖奏《后庭玉树》之乐，佳人伴《羽衣留仙》之舞。那金兕怪得意扬扬，拥着美人，与几个心腹小妖受用享乐。行者寻到殿后。见师父、八戒捆着手足丢莲池里泡着，一群小妖持刀看守；有几个小妖试着耍八戒的钉耙，累得歪歪斜斜，耍不动。却不见自家金箍棒藏在何处。正要变化了去探小妖口风，突见精明、强干抬着铁棒，驾着妖云自内库升到半空，往东而去。

行者大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遂变作一只蝙蝠儿，振翅跟上去，只听强干道：“大王搂着秀娘娘吃酒耍乐，却叫我们出苦差，倒霉，倒霉！”精明道：“说得也是。不过依我想，那老敖得了定海神针，也不能空手打发你我，总有些好处得吧！”强干撇嘴：“回谢礼品再多，也是给大王的，我们敢匿一点儿！”精明道：“到了东海，咱们就嚷一路辛苦，腿也跑酸了，肩也压肿了！那敖广还能如此不识相？自然会份外打点咱哥俩。”

强干闻言喜悦：“哥呀，你真是精明！”行者听了，知他们要将铁棒送还东海龙王，只是不明缘故，暗忖：“莫非敖广与金兕怪沆瀣一气，有意要赚老孙棒儿？却毋须吃这么多人……”想不明白，心生一计，念动真言，那如意金箍棒便渐渐长大起来，压得俩妖怪呼哧呼哧直喘，便道：“这棒怎的越抬越重，歇歇，歇歇！”住了妖云，大圣遂变作一个青衣宫女，挎个竹篮，背后娇声叫道：“二位哥哥！”

两妖回头：“姐姐是叫我们？却是面生。”“宫女”笑道：“俺一直在内廷侍候秀娘娘，临时听命于大王，你如何见得！”精明道：“说的是！姐姐叫我们做甚？”行者假惺惺道：“大王怕你们路上饥渴，差俺给你们送些酒浆果子。”取下篮子，有一壶酒，几个沙果、胡桃、两串葡萄。皆是行者变化的。精明忽生疑道：“姐姐却会腾云？”行者笑盈盈道：“哪里会，是大王叫俺立在这锦毯上，便飞了起来！”两妖看行者脚下，果然有块方方正正的绣花毯子，遂不再说什么。那强干便去接篮子。行者不等他接住，便松了手，篮子打着滚坠下半空，酒与果品都洒了。“宫女”道：“该打，该打，怎么就失手了！”强干道：“不怨姐姐，是我没接好！”嬉皮笑脸道：“其实有姐姐陪着、还吃什么酒！”便去摸“宫女”屁股，叫“宫女”劈脸打个大耳刮子，方老实了。精明叫道：“好，好！此去龙宫，正好有老龙赠送大王的美人。强干这厮是个痞子，见了女人便胡来。我又拉不下脸来管束他。姐姐正好帮我照看！”

“宫女”道：“什么，什么？大王拿根破铁棒去‘换亲’，龙王还不赔死了！”强干揉着脸颊道：“姐姐有所不知、这棒儿乃是东海的定海神针，叫孙猴讹去了。老龙早有心赎回，许下珍宝美女为谢礼，被大王得知。今儿幸获此棒、酒席未散、便急着差我们给敖广送去！”行者道：“大王与东海老龙熟识？”两妖道：“这个便不晓得。大王只修书一封，吩咐我俩送棒，

叫讨回十个美女、五箱珍宝。”行者道：“原来有书，俺看看行不？”精明道：“黑灯瞎火看什么书信！”行者道：“也是好奇儿！”强干道：“莫非姐姐怕龙宫美人一到，便要失宠了不是？休怕，休怕，大王不要，哥哥讨你！”行者道：“这个哥哥心眼好，俺替你抬一会儿铁棒？”强干正压得肩疼，忙道：“承谢了，还是姐姐疼我！”精明起疑道：“姐姐细皮嫩肉的，能抬这死沉死沉的硬铁棒儿，不怕蹭破了皮儿？”言未已，棒叫“宫女”整个儿抽去了，两手空空，惊道：“姐姐好大力气，却也看错了！”

行者得了金箍棒，喜不自胜，抹脸复了原形，道：“不看错怎的！什么哥哥姐姐的，且吃你孙爷爷一棒！”先挥棒将精明打翻，坠落尘埃。强干惊叫一声，欲逃，叫行者一把揪住，“交出书信来，饶你不死！”强干哆哆嗦道：“在精明身上！”行者怕留下后患，又一棒将强干打杀。按落云头，去寻精明尸首。却前后左右找不着。行者寻思：“这般回宫，又怕被那妖套去棒儿，莫如去一趟东海，摸清妖王底细，再作良策。”

好大圣，扯起筋斗云，顷刻便到了东瀛大海。掐着避水诀，径闯水晶宫。巡海夜叉慌张回宫禀告：“大王，不好了！当年闹龙宫的孙悟空来也！”慌得敖广并龙子、龙孙急整衣冠出门迎接大圣气昂昂登堂入室，大厅落座，将铁棒捣地捣得山响，喝：“敖广，你知罪么？”老龙脸色蜡黄，冒汗道：“老拙何罪，乞大圣明示！”大圣道：“你可认得金兕大王？”龙王连连摇头。大圣道：“既不认得，他为何用绳儿缠了老孙铁棒，连夜派小妖往东海送还给你？还说你曾许下美女珍宝，要赎这定海神针，可有此事？”

敖广一时懵懂。那太子却想了起来，道：“父王忘了，此乃五百年前之事，一日太上老君骑牛路经东海，父王尽地主之谊……”老龙恍悟道：“正是，正是！那时节因大圣取走神针，龙宫每逢大潮之日便晃动不宁。恰好老君来此作客，席间曾提过请他帮忙，向大圣讨回神针；并许以谢礼。不知是老君惧怕大圣神通，还是未将礼物看在眼里，反正他未答应。遂将此事放置下来。”

行者笑道：“如此倒是老孙的不是了！不知这些年龙宫还常摇晃否？”敖广道：“说来不怕大圣笑话，后来还是太子出主意，给那执掌东海的分水将军申公豹逢年节送些花红表礼，岁岁不漏。自此那潮水再大，这水晶宫一方却是静若幽潭！”大圣道：“如此说来，需年年贿赂那厮，花销也是不小！”敖广忽有些神伤，道：“大圣还记得公主如意否？”猴王勾起前情，道：“记得，记得，为她老孙才去捞那定海针。即今还好吧？”龙王叹道：“好，好——她也是为父分忧，那年嫁给分水将军了。自此倒不用赘礼给那厮了……”行者一时惋惜，忽又道：“莫不是公主过得不如意，你还是想弄回神针，好叫公主回家？”龙王道：“舍女是个守妇德的，过得如意也罢，不如意也罢，也不能擅回娘家。除非申公豹休她。”大圣道：“老龙，近年你果真未向何人提过礼物换铁针之事？”龙王发誓赌咒。大圣疑惑道：“既如此，那厮从何得知此事？”老龙道：“实难琢磨！”大圣思忖片刻道：“俺且信过你，不过你要助俺一助，将宫中貌美女子叫上几个来。”敖广见行者脸色转雾，心方初安，揣摩道：“莫非大圣有意择偶，安家立业？”行者摆手，“妖魔未灭，何以家为！俺要设计赚那金兕怪！”

敖广忙请龙婆传唤宫中佳丽，只见裙裳婆娑，花团锦簇，有上百个，皆聚在堂前。龙王问大圣够不够。行者道：“十个足也！”便留下十个绝色的，个个美似褒姒，妍若妲己。龙王道：“这些佳人，美则美矣，手无缚鸡之力，

不知能帮大圣甚忙？”悟空道：“谁要佳人上阵：见了妖怪先吓晕了，老孙还要顾看她们！只用用她们形容儿！”遂拔出十根毫毛，吹口仙气，依着那美人模样，一一变了。龙王、龙婆见了，竟丝毫不差，拍手称奇。龙婆有心买好儿，道：“大圣所变美人，只怕形似神非，哄不过妖怪，不如让孩子们教教她们！”行者见说的有理，点头应允。那十个佳人便各找自己的替身儿，教授取悦邀宠之术。行者看着，只觉媚气逼人，阻拦道：“一招一式，足也！也不过能哄那厮一时骨酥筋麻，便好下手，又不是真要做他姬妾！”众佳丽才罢了教，各自款款归香室。

大圣又叫龙王取五箱珍宝，拔毫毛依样变了，又变了十个虾兵蟹将，抬着礼箱，自己幻作强干模样，离东海，纵祥云，浩浩荡荡往西方而去。至那城中皇宫，天方朧明。那金兕怪吃了半宿酒，搂着宠妃荒唐了几回，才就寝，此刻呼噜连天，口垂涎水，睡得正香。侍寝的小妖也在门外打盹儿。见强干来了，撑开眼皮道：“大王才睡着，过两个时辰再来回事不晚！”行者着急，从“宝箱”里摸出一大锭金子，塞给小妖，小妖欢喜，揣了金锭，进寝殿叫道：“大王，强干回来也！”妖王眼皮撕都撕不开，“亲娘老子来了我也不见，困杀寡人也！”翻身又睡。小妖贴耳边道：“他从龙宫带来无数金银财宝……”妖王怒道：“快闭了鸟嘴，朕不稀罕！”小妖道：“还有十个绝妙的女孩子……”妖王一骨碌爬起：“混帐东西，为何不早说！”跳下床，吩咐宫女速速伺候他梳洗穿衣，一壁厢传：“叫强干德政殿见驾！”

金兕怪心如火燎，匆忙整束了，飞辇去德政殿。才落座，便着跟班的小妖“宣强爱卿及众佳人进殿！”假强干带着一帮假娇娥进来，那妖王先顾不得理“强爱卿”，两眼如帚，打扫佳人。见女孩儿皆丽色撩人，不禁欣喜若狂；听假强干叫了几声“大王”，方敷衍道：“你回来了，皆办妥了？精明为何不来见朕？”行者佯道：“休提那厮，气杀俺也！”妖王一愣，不得不分神询问缘故。

行者捏造道：“俺与他进龙宫献棒，呈上大王书简。龙王十分喜悦，遂回赠陛下美女珍宝。不料那厮见如此美色财物，便生贪心，暗中唆诱道：‘美人金玉，人皆向往之，咱兄弟何不平分秋色，却叫那无道妖王受用！’……”金兕怪闻言大怒：“那厮何在，朕要将他碎尸万段，方泄心头之火！”行者不慌不忙道：“他见俺不为财色所动，便谎称抬铁棒闪了腰，须养息调理几日，赖在龙宫不走。，龙王碍着大王面子，且有还棒之情，因此容纳了他。俺揣摩他是恋着龙宫富贵、美女如云、借故羁留也！”妖王怒道：“俟寡人得闲，定去东海收拾那厮！”又对行者笑道：“强爱卿忠心耿耿，可嘉可奖！”沉吟片刻：“朕封你为大司马如何？”

行者着急道：“大王，罢了！小臣养过马，可不是好差事：脏累自不必说，还难讨好众人！大王想封赏就换个样吧，休叫俺管马！”妖王笑得前仰后合：“谁叫爱卿去管马！叫你掌管一国军权、军赋呢！”行者才醒悟，笑道：“俺原是晓得的，只是旧日养马养怕了，从此听不得‘马’字，故此惶惊！”便装模装样“谢恩”。妖王忙道：“平身。”吩咐“赐坐”。

小妖搬来绣墩，行音便大模大样坐下，道：“这班女子系小臣亲自遴选的，春兰秋菊，各有风韵。大王何不一一赏看！”妖王笑得嘴都合不拢，“爱卿怎么一下子就说到朕心坎里去了！”行者便击掌。那众佳丽即解了披风，露出霞糯霓裳，如轻烟出岫，依次袅娜行至妖王座前施礼颂福。尔后左右侍立。

妖王左顾右盼，心酥爪痒，恨不得立马搂在怀里。行者看在眼里，趁机道：“大王一宵辛苦，今晨又早起；这众姐妹赶了半宿路，也未合眼。陛下何不带她们去寝殿休憩？”妖王叫道：“好爱卿哩，你赶情钻我肚里看了，我想什么你都知晓！”行者心中骂道：“泼魔，俺要真钻你肚里，先揪下你的黑心肝！”妖王即起身道：“就依爱卿之言！”传令：“备辇！”行者有心此处赚他，嘻嘻笑道：“大王凤辇恐难载十个美人，再差人去内廷唤车，又耽误这千金一刻好光阴。幸此间离寝殿不远，何不令她姐妹编个轿儿，抬大王到彼处，一路上还会生些意想不到的情致哩！”妖王恨不得抱住行者叫声：“爹！”笑问：“众爱妃，你们可会编轿儿？”众“美人”开樱口异口同声道：“大王，臣妾会！”便有三个女子半蹲下，将雪白的手臂交叉，纤手儿相勾连，织成一个座儿。余下的四匝护侍。行者笑道：“大王，上轿吧？”妖王觉得有趣，虚坐了一坐，四下里紧挨着女孩子软绵绵香喷喷的酥胸，美得不行，唱道：“香车玉辇我不要，就坐美人儿的小花轿！”

行者见妖王上钩，暗喜，才要叫“起轿”，想抬起来掬他个半死，好擒拿。突然一个小妖气喘吁吁跑进来，叫道：“大王，精明回来了！浑身血淋淋的——”妖王一听，跳下“轿”儿，道：“快宣他进来，我正要与他算账！”行者功亏一篑，心中恼怒，为防不测，将金箍棒悄悄从耳中取出，藏在手中。

俄而，小妖搀着精明进殿。原来行者那一棒打偏了些，精明虽伤得不轻，却保了性命，挣扎了半夜，连滚带爬，竟回到宫中。一眼瞅见假强干立在殿上，连叫：“怪哉，怪哉！”向妖王道：“夜间赴东海路上，那孙猴变作宫女追上我们，花言巧语骗了铁棒，先将我打伤，又打杀了强干兄弟。我躲在一厢，尸首都见了，怎么又来了一个，定是假的！”金兕怪听了，慌忙闪离行者，喝问道：“你究竟是何人？”行音反口道：“陛下！这厮有心觊觎龙王谢礼，遭俺斥责，心怀怨恨。故此诬告为臣，望大王明察！”

妖王听行者说的有理，转逼精明招认“欺君之罪”。精明有口难辩，吭哧半天，急中生智，道：“大王，强干有个姘头，你叫他说出姓名，若说对了，便信他；若说不上下，虚假无疑矣！”妖王称“善”，便叫行者回答。行者笑道：“这有何难！……”悄问一小妖，“俺昨夜在龙宫贪杯，至今晕晕乎乎，记性不佳，你告诉俺她叫个甚？”小妖才要说，忽听妖王喝道：“叫强爱卿自己说！”遂不敢多嘴。行者无奈，只得胡乱道：“不是姚黄，便是魏紫，或鸳鸯蝴蝶之类！”

众妖闻言，都忍不住笑了。妖王急叫：“来人，快取我琢鞭来！”行者见事不妙，一抹脸现了本相，念咒语叫那十个“美人”变成小猴。喝一声：“孩儿们还不动手，待到何时！”众猴呼地上前围了妖王，要将他掀翻。那金兕怪果有神通，推开众猴便走。群猴不舍，穷追猛撵！行者举起棒来，朝精明喝：“你这厮得了性命，何不寻个清静处养伤，偏来此坏老孙的大事，这回岂能饶你！”精明欲逃，无奈有伤移动不便。众妖四散，也无人帮他。被行者劈顶一棒，把头打进肚子里了！行者恨道：“叫你再多嘴多舌！”腾空去追妖王，眼看撵上，那金兕怪却撞上取兵器的小妖，一把抢过琢鞭来，转身立住阵脚，对付行者及众猴。行者叫：“孩子们当心！”却被那怪一甩手，将众猴皆缠倒了。小妖上去就捆。行者忙一抖身收了毫毛，小妖扑个空，俱道：“怪事！”妖王呵呵大笑：“泼猴，弄些雕虫小计只可瞒庸常之辈，敢给本王一决雌雄么？”行者怵他那软中有硬的琢鞭儿，怕再丢了棒，虚支应几个回合，跳出场外道：“老孙尚未食早斋哩，去去就来！”化金光走了。

那妖王也不追赶，回金兜宫吩咐有司料理精明后事，为旌彰他舍命救驾之功，谥封其为“靖国神武慧通大将军”。传令“宫眷内侍一律着素服，废止宴乐七日”云云。

却道行者又回逍遥泉畔，聚金光现本相，惊动了沙僧、白马。沙僧问行者可得了铁棒。行者道：“铁棒已完璧归赵，欲赚那怪，未成。怕再失了棒，支应了片时便收兵而来。”沙僧一厢自语道：“那妖究竟是何出身，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师兄也要惧他三分？”行者听了满心不快、也只有忍气吞声。遂细思量，忆起敖广言语，暗道：“对呀，俺何不去太清仙境寻那老官儿打探一下，或许便是他家里人哩！”起身欲行，沙僧问：“哥哥哪里去？”行者思起通天河沙僧私去南海报信之事，遂淡淡道：“再去宫中看看师父。八戒情形！”纵筋斗云走了。

行者径投三十三天太清仙宫，看门童子见是孙大圣，吓得就要关门。行者道：“休怕、俺只寻你师父问句话！”童子道：“师父不在家，叫玉帝请走了！”行者不信，“玉帝请他做甚？”童子道：“请他给诸神讲《道德经》哩！”行者听着不像假话，遂回身至南天门外，正遇上增长天王当值。天王拦住去路，拱手道：“大圣何往？”行者笑道：“适闻天庭请老君讲经，特来聆听！”天王松口气道：“原是听经！却来早了！今日人不齐，明日才开讲哩！”行者道：“那老官几何在？”天王道：“在通明殿与四御议事哩！”行者道：“正好，正好，俺在殿外等他，好当面求教！”便进门去。天王不放心，才道：“大圣你——”行者已吱扭钻进天门，道：“天王放心，俺去去就回！”

原来近日紫微大帝深感仙界朝纲松弛，徇情枉法的、赌钱酗酒的、受贿的、讨小的、纵亲眷下界为妖的、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比比皆是。遂与玉帝商议，延请太上老君与诸神开讲《道德经》，以期“重整道德，再振天纲”，不料众神拖拉惯了，不是被人拉去吃酒了，便是躲在外室泡娇娥了，大都不在府衙，看来今日聚不齐了，只好改期。那玉皇、紫微、勾陈、后土便陪老君在通明殿吃酒叙话。酒罢，老君微醺，告辞回宫。廊下侍立的童子忙迎上去，搀着老头儿。才行不远，叫行者堵住，唱个喏，道：“老官儿无恙！”

老君见是孙猴儿，怒冲冲不理。行者笑道：“老官儿莫恼，俺只问你一事：东海敖广是否许下美女珍宝求你赚老孙的金箍棒儿？”老君见行者恭敬，且有事牵扯自己，方稍敛了怒色，道：“是有此事，但老夫岂能见利忘义，故一口回绝了！”行者问：“此事府上还有谁知晓？”老君道：“是在海龙王处言语此事，我家中怎会有人晓得！”行者道：“老孙不信！下界空虚国有一妖魔，困住我师父唐三藏及师弟猪八戒，又曾将老孙铁棒缴了，差人送给东海龙王，要讨谢礼，被老孙半道上截获了。俺即去东海处，那老龙道，只与你说过这桩事。那下界的既不是你，必是你身边之人。因之想去府上查查，看是否有人私自下界！”老君怒道：“岂有此理！那太清宫岂是你任意出入之处！”行者亦发怒，掣出金箍棒：“老官儿不赏脸，俺自入宫勘查，看谁敢拦俺！”老君因玉帝相邀讲经，未携法宝，酒都惊作汗出来了，便着童子“速去告玉帝，便说孙悟空私闯天庭，欲加害老夫！”童子应一声跑了。行者冷笑道：“去找玉帝更好！老孙有理走遍天下，任谁不怕！”

须臾，那童子却引紫微大帝而来。童子道：“师父，玉帝吃醉，乘辇回宫了。幸紫微大帝闻孙悟空欲行非礼，特来相助！”老君心里不甚喜紫微垦君，此时却也无奈，只好道：“便有芳陛下了！”大帝道：“孙大圣，你不

去保唐僧取经，来此间做甚？”行者便道出缘由。那老君也争自家道理。依旧各不相让。大帝笑道：“老君勿恼，大圣休怒。常言道‘冤家宜解下宜结’，依吾之言，大圣收起棒儿，对老君赔个不是；老君也高高手，放大圣去查看。若人员齐整，人圣还有何话说！”行者即致歉：“老官儿，得罪了！”老君只好道：“便依大帝之言！叫这猴于去查，若查不出——”行者按道：“你就把老孙塞丹炉里再炼几日如何？”

老君哭笑不得，便叫紫微星君做证家，齐至太清宫。令掌簿的仙吏取来花名手本，召宫内众弟子、僮役聚到大堂上，按名唱答，竟无一个空缺。最末唤到管牛的童子，那厮应声时，揉着眼，呵欠连连，引得大众发笑不止，大圣却笑不出来。连道：“聒噪，聒噪！凭老君发落！”那老君沉着脸，却只拂拂手。行者满脸羞愧，快快退出太清宫，垂头丧气往外走，忽听紫微大帝背后叫：

“大圣何往？”行者止步，苦笑道：“查不出，奈何？下界再做主张。”大帝过来，低声嘱咐：“大圣云程劳顿，天门外不妨一歇再行。”言毕，飘然而去。行者似有所悟，便于三十三天门坊外隐藏了。片时，忽见老君慌慌张张出了天门，踏云往下界去了。大圣不敢太近，遂化作一朵流云，若即若离跟着老君。不久来至西土空虚国，老君降到皇宫里，行者也变作一只蠓虫儿，跟老君进宫。

却道妖王安排了精明葬事，便要杀唐僧、八戒作“牺牲”祭祀亡灵——不过摆摆样子，未了还是要祭他口。才要吩咐下去，忽见一个道长，自天空飘然而至，近了一觑，原是主人公太上老君！吓得骨软筋麻，跪倒在地，连连叩头。老君骂道：“孽畜，私自下界倒也罢了，与孙猴为敌，也颇合老夫心思，却为何利欲熏心，拿他铁棒送龙王讨谢礼，反弄巧成拙，被他发觉！那厮闹到天宫。要查底细，幸被我瞒过了。但只怕瞒了初一，难瞒十五！早晚被他知晓。若抖搂出去，人不说你做恶，只说我缺德！恰又逢紫微那厮撺掇玉帝在仙界‘重整道德’，明日还要老夫讲经，你这般行事，叫老夫如何开口训导别人！”金兕怪只道：“小的该死，主公饶命！”

老君叹口气，龙椅上坐了。见金兕怪着赭黄袍，戴冲天冠，内侍小妖也穿官服踏皂靴，不禁呵呵大笑：“你这孽畜，真真作死！竟做起皇帝来了！可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金兕怪不敢答。内侍小妖上前道：“享老爷，大王后妃嫔姬皆按前期旧制，还稍稍超了百十个。只有三百嫔妃奉御！”老君妒道：“死牛精，比你主公还受用哩！”喝令：“与我传令下去，将众嫔妃宫女悉数放回家！”金兕怪不舍，忙叫：“主公，好歹留下几个！”老君怒道：“你这丑八怪，未得人身，却僭为人王，占用如此多美色！若此事被猴儿知晓，老夫又添罪愆矣！”

金兕怪惧怕老君，只好传令，放宫女出宫。老君又见万寿殿素幡招展，小妖扮作道士，咿咿呀呀念经，问妖王那是在做甚。妖王据实说了，老君直骂“混帐！”道：“还不快停了，传出去不怕被人当笑柄！”又问唐僧、八戒现在何处？金兕怪道：“这就放，这就放！”老君哼一声道：“谁叫你放！且先押着，作钓饵也！”秘对妖怪说些什么，行者却听不清，又把一个锦囊塞给金兕怪，方出殿腾云走了。

老君走后，妖王把锦囊打开，掏呀掏，掏出一把炉灰，忙丢下，拍打着手：“我道什么‘神沙’，却是灰土！也罢，便使它迷那猴儿眼睛，活捉了，割下他舌头，省得他日后胡说八道，往师父脸上抹灰儿！”行者听了，暗暗

吃惊。又听金兕怪传令：“来人，把那出宫的美人再抢回来，没出宫的也不准再出！”小妖道：“只怕师爷爷——”妖王道：“毳！那糟老头子眼红我哩，休理他！”众妖得令，出门追堵宫女去了。

妖王便回寝殿，把锦囊随手丢在龙榻前的几桌上，打个大呵欠，便传秀娘娘侍寝。秀娘娘哭哭啼啼来了。妖王道：“心肝儿，谁惹你了？”秀娘娘怨道：“你道放我们回家，为何出尔反尔，又派人阻拦？”妖王叹口气道：“适才主公来了。”秀娘娘道：“你原来也有主人？”妖王悲戚道：“只怕好日子到头矣！”放声大哭。秀娘娘道：“陛下哭甚？”妖王道：“休问，休问！我要你陪我！”便抹干泪，抱住秀娘娘上床，疯似地折腾。秀娘娘不时告求道：“冤家，你轻些，轻些！”那行者趁机闪在屏风后，变作一只小老鼠，溜到几桌上，将锦囊叼过来。又拔毫毛变个假的，隔屏风抛过去，仍丢在几桌上，那妖王一心贪欢，竟未觉察！行者欢喜，闪出殿外，便砰砰打门。内侍小妖启扉一看，竟是孙行者，吓得“娘哎”一声，又把门关了，惊叫：“大王，祸事了！孙悟空闯进内宫也！”

妖王抱着秀娘娘正难舍难分，推道：“告那猴儿，说寡人按旧例午时休憩，叫他未时再来搦战吧！”小妖去了又回，道：“孙悟空不依，已打破门矣！”妖王恼羞成怒，下龙榻，披挂结束了，绰琢鞭、揣锦囊出殿迎战。见大门果然被打破了，那猴子得意扬扬立在门首等他出战哩。忍不住怒火中烧，喝道：“泼猴，你说去吃早斋，却私闯天庭，辱我主公。今日非灭了你这泼赖，以绝后患！”

行者骂道：“臭贱牛精，吃人无数，积孽如海！今日老孙要送你下阿鼻地狱！”挥棒便打。那怪便舞琢鞭迎战，战罢十个回合，不分胜负。行者笑道：“乖儿，还不把令师赠你的法宝派上用场！”金兕怪惊道：“这厮如何知晓！”果然取下锦囊，松了口儿，喝一声：“着！”打过来！谁知那锦囊在空中轻轻飘飘，如同一片树叶，无烟无尘，慢慢坠地。金兕怪直叫“怪哉！”行者笑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老孙也有个袋儿，还复你吧！”妖王心惊：“刁猴，莫非被你掉包了！”行者道：“算你还未憨实忒儿！”将锦囊打过来，妖王头上登时灰尘弥漫。那妖两眼发黑，一头栽在地上。丢了兵器，只顾揉眼。谁知这不是寻常灰尘，乃八卦炉中炼丹的灰屑，出神入化，无孔不入，把妖王七窍都堵塞了，只在地上乱蹬乱挠，怎么也爬不起来。行者得胜，把那琢鞭拾了，拉开钢环，扣进妖怪鼻孔里，绰绳牵着，一手持棒，呛呛喝喝去寻唐僧、八戒。吓得大小妖怪四顾逃命，喜得宫娥彩女人人开颜。在望月殿后水池里捞出师父、八戒，解放了。行者道：“这怪原是老君的青牛下凡，祸害斯国！”唐僧叹道：“罪过！”八戒摸起钉耙要打杀妖怪。唐僧忙阻拦。行者亦道：“且还要用他一用！你若有力，何不去灭小妖！”

八戒便逞威风，吆吆喝喝去打那帮小妖。俗话说“狗急跳墙”，小妖逃窜时凶相毕露，乱杀乱砍。八戒碰上吓昏的宫女，便丢了耙，姐姐妹妹乱叫，把人家或抱到床上，或挟至树下，摩挲人家胸口，等女孩儿透过气来，再去追杀小妖。

八戒去后，行者把金兕怪丢水池里又提上来，冲掉一头一脸灰尘。妖王大口喘气，直谢“大圣不杀之恩”。行者道：“谁道不杀你！你这牛头不过暂寄颈上耳！”问：“解药在何处，快取出撒在泉水中，免得再贻害他人！”妖王初不肯说，看行者执棒要打，方不情愿道：“在寝殿宝匣里。”行者便押他去取解药。

行者得了解药，会同师父，才要出宫，此时八戒已打遍皇宫无对手，解救了三百年娇娥，领着两个女子，跑来卖弄道：“师父，师兄，这两个痴心女子见俺骁勇无比，又会体贴人儿，寻死觅活要嫁给俺。老猪却不知挑哪个好，求师父、师兄给俺做主保媒儿！”唐僧道：“八戒，留点力气吧，休再折腾！”行者道：“你闭上眼摸一个便可！”那呆子果然闭了眼，乱摸索，却不想就在水池边上，叫行者一拨便跌到水里，呛了几口水，恨得大叫：“死弼马温，醋坛子！自己尖嘴猴腮没人要，非拖着老猪也打光棍才遮过脸去！”行者只笑得肚子疼，也不还口。那金兕怪讨好道：“猪长老要办喜事，好办！好办！——洞房是现成的，喜酒也是现成的。小的这几年夜夜洞房化烛，一应礼仪皆熟，愿为长老效劳！”行者道：“八戒听清了么，这厮要做大总，与你操办喜事哩！”

八戒乐颠颠爬上水池子。那妖贴近八戒，附耳道：“小的还有些金枪不倒的助情药、也一并奉送长老，不要一个子儿！”八戒忽悟道：“这厮要拉老猪下水哩！老猪好色不淫，稀罕你这妖魔送甚助情药！”朝金兕怪屁股上踢了一脚。“叫你作践老猪！”唐僧道八戒：“谅你也不敢妄为！”八戒做个鬼脸道：“也不过逗乐子，师父还是光棍，徒弟安能成家！”行者道：“休卖嘴了，快去干正事——先去打开宫门，放宫女回家；接着去逍遥泉投解药，休叫它再害人！”八戒接过药葫芦，扛着耙走了。忽回头道：“要是半夜不见老猪回来，也莫寻俺，准是叫哪位姐姐招女婿了！”悟空道：“又贫嘴！——见了沙僧叫他带白马、行李进宫！”八戒应着去了。

一霎八戒、沙僧牵着白马进宫而来。八戒回禀道：“解药已放泉中；姑娘们也自欢天喜地归家。不是卖嘴，委实有几个姐姐家中无男子支撑门户，有意‘引郎入室’。只可惜俺老猪身不由己，只好一一婉言谢绝了。”语言竟滴下泪来。唐僧大受感动，抚八戒头道：“好徒儿，师父适间却错怪你了！”又叹道：“谁叫咱们做这挣命的和尚来！只好硬下心肠，充铁汉子。”八戒抱着师父竟呜呜哭起来。三藏道：“休哭，休哭！叫妖怪笑话！”八戒方止了泪。

三藏又道：“且喜师徒重逢，妖怪也降了，悟净去寻米做些斋饭，咱们好吃了赶路。”行者道：“要弄斋饭，却难！这御厨里或有米粱，但家伙捞儿都沾了腥荤，如何拾掇？”正作难间，忽见土地爷冒出来，手捧一大盆黄米饭，上头还浇着花菜、蘑菇、豆腐丁儿，献在三藏面前。唐僧大喜，便着沙僧取钵盛饭，行者却叫：

“且慢！”把妖怪拴在石栏杆上，掣棒道：“你这厮说挨老孙的棒是你的福气，且来受用！”那土地吓得浑身发抖，磕头如捣蒜。三藏不解，沙僧道出缘故。三藏看土地可怜，道：“悟空，他也是一时糊涂，且饶过吧！”行者道：“这等见风使舵的小人也配掌管一方王土！不打杀了，恐为后患！”土地朝大圣连连叩头，称：“愿引咎辞官，告老还乡，只求留条残命！”唐僧道：“公公如此说了，还不收棒！”行者拗不过师父，只得放过土地。那毛神再三拜谢，溜走不提。

三藏、八戒、沙僧三个吃饭，行者赌气不吃。道：“你们吃吧，老孙不饿，把这妖怪解送到天庭就回！”解了绳索，牵着金兕怪要走。唐僧停了箸，道：“行者，他果是老君的坐骑？”行者道：“师父不信，俺叫它现原形你看！”吹口仙气，朝那妖怪踹了脚：“畜生，还不现形！”那妖打个滚，果是头青牛。唐僧道：“原是个牲畜，不谙事理，与老君无大干系。你上天

界，打盆说盆，打碗说碗，切不可节外生枝，滋牛事端！”行者道：“师父放心！俺把牛送还主人便回！”唐僧再三叮嘱，才放行者走。要知行者此番送妖牛上天是何情形，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道德君忍痛遵道德 铁扇仙虚情借铁扇

大明殿外，大圣拴青牛，角系帛诗。众目睽睽，老君忍痛灭坐骑，赢来赞誉……芭蕉洞，罗刹倩笑话亲情；接风宴，大圣欢喜接“宝扇”……

且说孙行者牵着青牛纵起祥光，起在空中，有心打杀那畜生，又思此处灭了它，谁知它是老君之牛，无数罪孽亦无人知晓，还是留它一命，上界去羞那老头子！须臾已到南天门，增长天王见了笑道：“大圣先前管马，今日又做牛倌——这不是老君的坐骑么！”行者道：“正是这畜生，私自下界，吃了无数生灵，积下无边罪愈，才被擒获！”天王道：“却有此事！无怪老君今日在大明殿开讲《道德经》。大圣赶上盛会，不妨去听听！”行者冷笑道：“老孙正是来聆听道德天尊教诲的！”牵牛径去大明殿，远远望见殿门额匾上的四个金字：正大光明。走近宝殿，将牛拴在石栏上，入殿门，见老君坛上端坐；两厢坐着元始、灵宝天尊，共四御、五斗、二十八宿，及三十六天、七十二洞众神仙。老君正讲到：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又阐释道：“把天下万物看得比自己性命还要重要的人，则可以把治理天下的重荷交付于他。诸位若能清心寡欲，修身养性，体恤生灵，施泽黎元，何愁天纲不振，三界不晏！……”行者回转身，思忖片时，拔毫毛变了素绢、笔墨，在上面题了首诗：

老君开释《道德经》，天花乱坠大明宫，教诲诸仙“以身为天下”，却忘自家牛儿吃人如麻坐朝廷！写毕，念了两遍，虽不甚押韵，却也畅快！将素绢系在牛角上，一面旗似地招展着，抽身下界去了。路上想着待会儿众仙出殿，看见青牛角上的素绢会如何议说，那老君又如何尴尬，忍不住抚掌大笑。

却道老君在殿中一时还不晓得门外之事，正襟危坐，继讲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又诠释：“道体‘无为’，顺其天然，构建万物。因之又无所个为；王侯循之，无为而治，天下四方必归化之。归化之中，若育私欲产生，乃用无名之朴约束；杜绝欲念，清静无妄，天宇自然安宁！”众仙皆颌首称善，天女欣喜散花，顿时殿堂上下异葩飘坠，香菲扑鼻。

老君正飘飘然陶醉。忽听殿外青牛“眸眸”哀叫两声，心已明晓，恼怒万分，但脸上仍强作微笑，道：“物欲横流，无孔不入！老夫身侧亦不能幸免：我那青牛，利欲熏心，私自下界，孽业已满，殿外待罪也。待老夫去处置！”

便下坛往外走。众仙碍着老君面子，皆各守其座，只道：“老君，凉那畜生初犯，只惩不罚吧！”老君支吾着，出殿门见青牛拴在玉阶下栏杆上，两眼含泪，无限哀痛，意欲请主人饶它。老君一眼瞧见牛角上绢诗，怒发冲冠，急步下阶，一把扯下。欲匿之，又怕殿中请仙，个个神通广大，早已开“天眼”觑个一清二楚。不禁长叹一声，骂道：“你这孽畜，真真作死！老夫虽怜悯你，怎奈玉帝欲‘重整道德、再振天纲’，旨意难违！”从手臂上取下金刚琢，朝青牛头上一下，打得那牲畜哀叫一声，倒在栏下。

众仙闻声出殿，元始天尊劝道：“贤弟，手下留情！”老君道：“吾虽有心，天理难容！”又一下将青牛打杀。众仙唏嘘。玉帝也起驾出殿，称赞老君：“果然光明正大，无私无欲！”又道：“然神牛因小过而遭诛，未免可惜！”老君慨然道：“如老夫徇情枉法，只怕天界诸仙效仿；吾‘己不正何以正人’！故‘挥泪斩马谡’也！”众仙无不动容，讴颂老君。老君复登殿堂，现身说法，续讲经卷，果然是字字珠玑，句句金玉，感天地，泣鬼神，不在话下。

且说三藏师徒脱了青牛之厄，再往西行。令当暮秋，天气反倒热起来。行者道：“怪哉！看日头不甚耀眼，却风也炽，地也烫，路上全是尘土！”唐僧干得嘴唇起皮，道：“徒儿们，何处寻些水喝？”行者取钵盂，一个唿哨走了。八戒看前头有片松林，一溜烟跑过去，撂下担子，坐树下喘气。沙僧陪三藏行至林中，扶师父下马。忽见路上远远驶来一辆马车，驾车的后生年轻端庄，身旁坐个着罗裙簪野花的女子。车上装着两只大木桶，桶上饰着几朵水灵灵的粉荷。八戒抽着鼻头道：“师父，师父，闻着水香味没有？”沙僧道：“水也有香！师兄是闻着脂粉香了吧！”唐僧笑道：“悟净此言差矣，德且有馨，何况水乎！”沙僧亦笑曰：“我打趣二哥呢！师父稍候，我去讨水！”便跑过去拦马车。

车即停下，后主施礼道：“长老有何吩咐？”沙僧还礼道：“我师父口渴，盼能施些清水解暑。滴水之恩，容后涌泉相报！”车上女子扭头朝松林间观望，笑问：“是那个披袈裟、白面皮的长老要喝水么？”沙僧道：“正是！”女子吩咐后生：“还不快取水给长老送去！”后生忙打开塞儿，倒了满满一瓢清水，沙僧赔笑道：“请施主先喝一口，师父才敢饮！”后生、女子皆愕然。沙僧遂将前时误饮迷泉一事告之，两个方明白。后生先饮了几口，沙僧才送水给师父。三藏喝毕，沙僧也自取了一瓢饮下。八戒树后咋呼道：“有水也不言语一声，渴杀老猪也！”

那后生便招呼八戒来车前饮水。八戒见女子俊俏，喝着水还贼眼炯炯乱觑。那女子也朝八戒丢眼波，引得呆子手软，瓢一倾，水泼了一前襟。沙僧劈手夺过瓢儿：“二哥，自重些！”八戒嘻嘻笑道：“俺伯这么美的女子又是妖精变的来赚师父，故此多瞅几眼。也算是为唐长老着想，替大师兄分忧！”后生笑道：“自家人，但看不妨！”那女子笑盈盈道：“怎不见‘大师兄’孙长老？”八戒一旁惊呼：“怎知俺哥姓孙，莫非真是妖精儿！”沙僧闻言慌得去摸宝杖护住师父。见八戒还凑在女子身边黏乎，嚷：“呆哥哥，还不离她远些！当心撮你走了，杀了腌肉！”

八戒笑道：“不像，不像！哪有这样的妖精，心眼又好，笑得又甜！老猪还渴，再饮一瓢！”便又拔塞儿放水，然后咕嘟咕嘟往喉咙里灌。后生与女子见八戒憨态，忍不住哂笑。沙僧急道：“师父，八戒被那女子迷惑，拔不动脚了！”唐僧着急：“这如何是好！死猴子，去何处游荡，还不回来！”正嗔怨间，行者一声唿哨降下云头，手持半钵浑水道：“师父，此处山穷水尽，只取来这半钵不干不净的水儿。本想捡柴禾烧开再让你喝，不想已有人送水来了！”唐僧忙指林外道：“快去瞅瞅那一男一女是妖是人，八戒已被蛊惑了也！”行者瞅一眼笑道：“哪有这样的妖怪，‘心眼又好，笑得又甜’！”放下钵盂，走过去。那男女忙向大圣施礼，又请他饮水。

行者闪火眼金睛，看出两个头顶祥光，只是一时不明出身。

喝道：“你这对毛神，有心孝敬我等，明着来便是。为何装猫变狗，吓

俺师父？是何角色，速速报来！”那后生、女子复拜道：“大圣息怒，我们是前方火焰山土地公婆。知圣僧要来，恐路途炎热，故变化了前来送水！”行者道：“火焰山，离此多远？”土地道：“百余里。”行者道：“也难得你公母俩一片心意，请起来叙话。”两个起身，土地又道：“大圣可记得我？”行者端详道：“好似面善，急切间想不起来了。”土地道：“大圣往上想想，五百年前，太清宫……”大圣悟道：“原来你是看丹炉的道士，如何下界于这营生？”土地叹口气：“大圣蹬翻丹炉而去，却有几块烧红的砖头、几团未熄的火炭儿落到此地，化作火焰山。老君也是没脸遮臊，怪我夜间打盹、误了烧火；丹炉不旺，才使大圣死里逃生。遂把我贬下界来，做了这山土地。当时师父有话，何日此山火熄，何时能回天庭。今幸闻大圣护法西行，要路经此山，盼大圣好歹将那山火扑灭绝了，我也算赎完罪业了，好重返宫宇也！”行者笑道：“俺道你们为何这般孝敬，原来有求于俺！罢，罢，也是老孙牵累了你，自当尽力。只是不晓得这山火如何扑得？”土地道：“路径早已清楚，只请大圣出马便可！——请诸位圣僧上车，边走边说如何？”行者道：“只不知师父歇够了没有？”三藏起身道：“够了，够了！这般最好！——既议了事，又不得误路程！”行者遂技师父上车前头坐了，行囊也搁车上。八戒、沙僧压车尾，白马放开了，随车跟着跑。

土地便赶车走，车轮吱扭声中，道详情：“那火焰山方圆八百里，一年四季烈焰冲天，人不能近。山下风燥土干，寸草不生……”唐僧道：“阿弥陀佛，不知老百姓何以为生？”土地道：“天地万物，相生相克。人道：‘欲要吃和穿，去求铁扇仙’。原来火焰山正南下里之遙有座玉屏山，山上有个罗刹女，又称铁扇公主，她有把铁芭蕉扇能灭此火。当地人每三年逢开春耕耘之际，备下花红表礼，治上鼓乐，吹吹打打将礼品送到铁扇仙处，借得扇子来扇灭山火。天便沛然作雨，百姓便可耕作，种粮植棉。至秋后收获在家，作三年的衣食。那山复有火起。”行者道：“不知上回借扇子有几年了？”土地道：“却是去年。”唐僧忧愁道：“到后年开春才到期哩！这经取不成了！”土地婆儿挨三藏坐着，悄言道：“圣僧勿虑，有孙大圣在，铁扇公主敢不听命！”行者道：“老孙去也容易，只是没钱治礼物。”后头八戒嚷道：“要甚礼物！带上土地娘子，保准借来扇子！”土地忙道：“猪长老说差了！铁扇仙是个女的！”八戒调嘴道：“那就带上老猪！”唐僧道：“悟空，与我掌嘴！”

土地娘子笑得花枝乱颤，将亮晶晶的眼睛瞅着三藏，道：“妾见过铁扇公主几面，生得俊美风流；若是唐长老这般标致的人物去了，必定芳心荡漾，要一赠十！”唐僧先叫她盯得身热心跳，又闻此言，一张白面皮羞得红到耳根。土地公责娘子道：“妇道人家，胡说什么！幸唐长老脾气好，心地宽，不与你计较。不然怪罪下来，你可吃得消！”八戒乘机混入道：“唐长老‘脾气好、心地宽’，惯受女菩萨抬举；就是抬举过头了，也仅是动口不动手，俺这弟妹吃得消，吃得消！”把土地娘子也说臊了，低声骂：“死猪长老，叫你嘴上长疮！”

众皆大笑。唐僧亦无法板起面孔训人，也忍俊不禁；偷觑一眼那女子，见她头盘凌云髻，手佩翡翠镯，桃花腮，杏核眼，虽是小家碧玉，也自有动人处。心思这土地爷贬到下方，本来背时，却娶这么个好娘子，也算因祸得福。又思那铁扇公主，不知如何“俊美风流”？……唐僧胡思乱想，不觉乱了禅心，伸手将木桶上荷花拿下，凑鼻尖闻嗅。却叫八戒看见了，嚷道：“都

道师父老实，今儿却当众采花！”唐僧一愣，喝道：“八戒休得胡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乃佛门宝物。故此文殊踏，观音拈，岂是闲草野花！”沙僧亦帮腔道：“师父撷此花，正证其禅心清净，一似荷色；品行高洁，宛如莲馨。岂可诋谤！”八戒见师父动怒，伸手抽自己嘴巴两下：“叫你胡说！该打，该打！”行者却是明眼人，看得清楚，心中道：“莲花虽是佛宝，空眼看与色眼看，焉能一般？”却不好说破，只装聋作哑。

日暮时分，马车来到一个村庄，唤作五十里铺。土地驻了马，道：“到了，到了！”众僧跳下车，只觉脚下地皮蒸人。瞧见庄前土地庙儿，山门歪斜，朱墙剥落。入门来，睹殿上炉冷香残。行者笑道：“土地，你也算是两袖清风！”土地道：“我又没扇子，人家求我做甚！——幸贱内勤谨持家，人缘又好；常帮东家找迷路的孩子，西家寻走夫的猪羊；见不孝敬父母的、婆媳妯娌不和的、便去教诲劝解，谁敢不听！那得了恩惠的便思报答。因之常有人来送些果品豆菽，腌肉咸菜什么的，撑不着也饿不死，聊以度日！”土地娘子只笑不语。于是众僧皆称赞土地娶了个贤惠妻子。土地得意，道：“贱内对我言听计从，比王母娘娘伺候玉皇大帝还要周到！”行者笑道：“俺却听人说玉帝惧内。不知老弟如何？”土地吹嘘：“我怕她？叫她上东不敢上西，叫打狗不敢撵鸡！”娘子笑着推他：“行了，行了！自卖自夸，也不怕唐长老几位笑话！”遂招呼几众去后庭歇息。

才转过大殿，见一个童子迎上道：“爷爷奶奶，你们回来了！适间庄东头的季妈妈拎来一束干菜、一包豆腐皮儿；庄西氢的童太公派人送来两斗黄米、一簸箕芝麻，还有两盒子燕尾酥！”土地娘子笑道：“几位真有口福！”八戒嚷道：“有酒没有？”土地道：“还有半坛糯米酒，不知够否？”八戒道：“足矣！老猪酒量大，两盅便脸红，再吃便要生事了！”还要胡说一气，见师父拿眼瞪他，才哑了口。那童子又道：“爷爷奶奶，这几位爷爷中有姓孙的爷爷么？”行者道：“俺便姓孙，有什么事？”童子从怀里摸出一个柬帖道：“是爷爷奶奶走后翠云山铁扇公主奶奶差人送来的！”行者便接过来。八戒忍不住啧啧称赞：“这童儿嘴甜，爷爷、奶奶乱叫！”唐僧道：“童儿识尊长，懂规矩，足见土地公婆调教有方！似你这般，不分好歹，胡言乱语，贫僧的脸皮都叫你丢尽了！”八戒诺诺。忽见行行看那柬帖看得眉开眼笑，一把抢过道：“什么好话，也叫兄弟瞧瞧！”遂结结巴巴念道：“愚嫂罗刹恭敬拜启……齐天大圣孙悟空叔叔……”

唐僧疑惑：“悟空，你如何与铁扇仙有亲？”八戒抢着道：“师父，你不晓得，当年大师兄在花果山称王称圣时，曾与牛魔王结为兄弟。后老牛娶了罗刹女为妻。猴哥不就成了她的小叔子？”三藏道：“原来如此！”八戒便又念道：“妾自夫君牛鬼王处……”沙僧嚷道：“别丢人现眼了，是牛魔王，还是让师父看吧！”八戒道：“俺岂不知他是牛魔王！却讨嫌他做事促狭，见朋友遭难便吓溜了，几百年也未照面，难称魔王，不过是个鬼罢了！”行者道：“呆子是替老孙报屈哩，却也骂得痛快！”三藏道：“虽如此，君子不念旧恶！”行者道：“老孙岂是那小肚鸡肠之人！不过前些时咱们请菩萨拿的红孩儿，正是老牛与罗刹女的儿郎，却怕他们记仇哩！”三藏着急道：“那信上怎么说？”行者道：“没提，没提，只说请老孙吃酒。”三藏不信，讨过柬帖，见上头写道：

愚嫂罗刹恭敬拜启齐天大圣孙悟空叔叔台鉴：

妾自夫君牛魔王处聆闻大名久矣！一向景慕。然天各一方，难识尊颜，

深以为憾！近悉叔叔脱离天厄，护法西行。揣度今夕至火焰山下。妾欲于明日午时具酌，与叔叔洗尘。

至期，恭请驾临荒山。乞毋相拒！专文奉邀。

翠云山芭蕉洞罗刹顿首唐僧看毕，喜形于色道：“我等正要罗刹女相助过火焰山，她便具柬来请你吃酒，席间正好提借扇之事，亲戚里道的，想她不好拒绝！我僧人吉人大相，此事成也！”行者道：“师父莫高兴得太早。师父哪回过山，不遇些磨折？倘这般顺当，倒反常了。明日借来扇子再乐不迟！”八戒笑道：“师父你这是一厢情愿哩！那罗刹女何处提要借扇子给用？依老猪之见，会亲是个幌子，其实有好戏看！”行者道：“八戒你说什么？”八戒嬉皮笑脸道：“俺说猴哥你走桃花运了——你不是不知，那老牛前几年便寻个外室玉面孤女，撇下罗刹女一个孤守空房。自然芳心寂寞，明日‘英雄会美人’，定然会文戏武唱，演全套的《游仙窟》！”行者咄一声：“老孙岂是那拈花惹草之人，讨打咯！”掣出铁棒来，吓得八戒躲到唐僧身后，直告饶。

兄弟闹了一回，土地公婆奉上斋，众僧食罢，天色已晚，扫床铺被，便要就寝。行者去东厕出恭，路过土地两口儿往处，听见两个在拌嘴。忍不住凑到窗下，只听土地娘子发怒道：“死鬼，竟朝外人道我对你‘言听计从’！给我跪下！”便听扑通一声，想土地公已跪下了：“好娘子饶了我吧，不过图一时口舌畅快！其实……”娘子道：“给我洗脚！”土地公喜颠颠道：“今日出远门，出了不少汗，我给娘子把身子也洗了吧？”娘子嗤嗤笑道：“成全你这贱骨头！”忽“啪”地打一下，嗔道：“贱爪，往哪里摸！……”行者掩着口跑到一旁笑个不停。

翌日清晨，行者先腾云去看火焰山，只见绵延数百里一座大山：山石俱红，烈焰冲天，熔化的岩石如溪乱淌，冒着紫烟。天上无飞鸟，地下绝水草。行者感叹：“不曾想俺老孙一生锄暴安良，竟无意间积此恶果。此间却又阻了自己道路！真是因果相应！”

又思道释毕竟不同：道家炮药炼丹，须凭三昧真火；佛门参禅悟性，讲究清凉似水。想了片时，回庙复命。怕师父唠叨，只道：“一山有火有烟。怕迷眼，不曾近觑。”延至午初，便辞别众人，纵祥光往翠云山赴宴。

须臾，来到山下，按落云头，抬眼看果是一座好山：岗上有四时不谢花木，坡间纵冬夏常流清泉。一道登山石阶，蜿蜒曲折，消失在松林竹篁中。行者拾级而上，行至半山腰，瞅见一个清清秀秀的丫鬟儿在泉边汲水，打个问讯道：“女施主，请问芭蕉洞怎么走？”那丫鬟打量一番，也不怕他，道：“来客尊姓大名？”行者道：“姓孙，名悟空。”丫鬟笑道：“原是孙大圣光临！这几日洞中只道‘齐天大圣’、‘齐天大圣’，看来却不甚高大！”行者笑道：“人小鬼大哩，莫小觑老孙！”丫鬟道：“你是来赴会的！——携什么礼物而来？交我先呈给洞主，也是惯例！”悟空沉吟道：“老孙不拘礼节惯了，因之忘了贺礼。却如何是好！”丫鬟道：“不拘什么，心到神知！”行者正踟蹰，一眼瞥见路旁一簇簇野花，灵机一动，将吾色采撷了一些，束成一把，道：“借花献佛，切莫见笑！”谁知那女孩分外喜悦，接花道：“大圣果与他人不同！其实洞主金银成箱，珠玉满筐，送那些黄白之物倒不稀罕！”怕花蔫了，便把它放水桶里泡着，担水儿先走了，临行时抛下一句话，“你只沿我水迹儿走便可。我先行去通报一声！”

行者见那女孩儿腰肢如柳，颤颤地挑着水，只怕她折了腰，谁知却是走

惯山道的，忽闪忽闪便如水面漂花远去了。行者赞一声，“好女子！”便沿那水溜子撵她。

那铁扇公主正在洞府外观望，见丫鬟梅花挑水来了，一桶里却泡了一大把野花，悟道：“莫非孙悟空来了？”梅花诧异：“奶奶如何知晓？”铁扇仙笑道：“不是花果山水帘洞出身的，怎知以野葩为礼！”叫：“去我房里取那只白瓷花瓶泡上，摆到大厅里！”梅花去了。遂见孙行者上了坡，一拐一拐走来。便迎上去施礼：

“叔叔无恙！”行者忙回礼道：“嫂嫂一向安好？”看罗刹女紧衫长裙，腰佩宝剑；颜面略施粉黛，鬟髻斜插玉钗——姣美风流之中，又具飘逸豪爽；惟眉峰微蹙，隐含忧悒，似有脉脉心事欲诉。行者心思：“‘中医那厮，抛下如此美貌妻子，丢寻新欢，不知那贱货手段多大，浪劲多足，才能钩住老牛！’”于是对罗刹女，满腹同情。

铁扇仙将孙大圣让进洞府，大厅里落座，行者一眼看见条几上的邢窑花瓶、白加玉，润如脂，泡着自己献的五色野花。直道：“惭愧，惭愧！小弟一向懒疏，未备礼物，还请嫂子海涵！”罗刹女笑道：“大圣哪里话！你去龙宫讨夜明珠来我倒不喜！”又道：“世人只知金银财宝好，却不知它害人哩！”行者凑话道：“害那贪财的，却害不了嫂子！”罗刹女叹道：“叔叔哪里知道我的苦衷！”行者道：“却也听说了。”罗刹女道：“真是好事不出门，恶名传千里！”行者道：“嫂子想开些，这世道离了谁都能过！”罗刹女抛个眼波道：“你倒会劝人！”吩咐丫鬟排酒。即把盏道：“叔叔旅途辛苦，先吃三杯解解乏儿！”

便俱吃了三杯。行者吭哧道：“小弟向日有一事，对不住你家，还望嫂了饶恕！”铁扇仙明知故问：“何事？”行者便言号山遭遇红孩儿、结果被南海观音收降之事。罗刹女听了，心如刀绞，脸上仍撑着笑，道：“也是小儿少调尖教，自作自受，怨不得叔叔！况随了南海菩萨，可得无量正果，有何不好！叔叔休要负疚！”行者闻言，道：“嫂子真是‘宰相肚里能行船’，且受小弟一拜！”罗刹女止道：“叔叔何故施礼！我家也有对不住叔叔之事——当年叔叔遭天灾羁留莲花五行山下，我凡番劝那没良心的去看顾叔叔，他都不肯。我一个女流家，有心想去，却又不方便。不知叔叔今日是否还怨恨我们？”行者忙道：“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嫂子还提它做甚！便是那时心里骂几句老牛，今日也早忘得一干二净了！无事，无事！”罗刹女笑道：“无事便好，我也放心了！”又劝酒。

又吃了几杯，那罗刹女脸如桃花，已半醉了。行者毕竟吃过仙酒，这村醅野酝，只觉味淡，吃得再多也觉不着。却怕罗刹女醉了，办不成事，遂道：“嫂子，小弟有一事要求你帮忙。”罗刹女自饮一杯：“有事便说，自家人客气什么！”行者道：“俺与师父路阻火焰山，听说嫂子有把铁芭蕉扇惯能灭火，盼能借用一回，过了此山，即刻奉还！”铁扇仙嘻嘻笑道：“借扇子容易，再吃三杯！”行者无奈，又饮了三杯。罗刹女饬着眼道：“叔叔借什么扇子，过什么火焰山！留在此间给奴家做个家长不好？”行者闻言忙道：“嫂嫂醉了，老孙告辞！改日再来！”便欲抽身离席。罗刹女扑哧一声笑了：“死大圣，当嫂的逗你玩呢！你借扇子，我自当奉送，只是扇子却不在我这里。”行者忙问：“现在何处？”罗刹女道：“旧岁乡民来此借扇不久，那没良心的便来索要。我揣摩是那妖狐子唆使的，有心不给，他便撒野弄刁——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寻思少了这扇子也不过少得些进项；人都

跑了，还要那么多财物做甚！遂叫他拿去了！”行者顿足道：“嫂子你也忒懦弱了，叫人蹬着鼻子上额儿盖！你发句话，老孙替你去讨回扇子，出这口恶气！”

罗刹女嫣然一笑：“孙叔叔果然是个豪杰，难怪江湖上传你英名！便冲这，嫂子把扇子给你——并非适才扯谎，其实是我听说叔叔要来，便着人备了厚礼去积雷山摩云洞，言明借扇子一用。那老牛还算良知未泯，将扇儿交人捎来！”行者欣喜道：“嫂嫂真会卖关子，急杀老孙也！”罗刹女道：“我那铁扇原不轻易借人。虽久闻叔叔大名，一向不曾结交。今日眼见得你是个急公好义的汉子，不助你助谁！也是想赎一赎当年未曾照顾叔叔之过愆！”遂唤丫鬟取扇子来，交与行者。行者倒地便拜，千恩万谢，辞别罗刹女纵云走了。

铁扇公主按捺不住喜悦，也腾云尾随行者而去。这女子云步也颇快，前后脚到了去处，隐在云间，见行者敛祥光进了火焰山土地庙儿，片时，便引唐僧儿众出门朝火焰山进发。铁扇仙瞟见唐僧仪表堂堂，气宇轩昂，顿生爱意，恨不得即刻摄了他走！但又思家仇未报、私恨未了，只好忍耐一时。

且说孙行者领师父、师弟往西行了二三十里路，便觉风像带了火似的，马烙疼了蹄子，止步不走。八戒、沙僧也直跳脚：“哥呀，活像走热鏊子！”行者道：“好了，好了，且一住，待老孙灭了火再行！”便蹦蹦跳跳去山下，近了山火，站块石头上，挥扇子使劲扇了一下，火势往里滚了一滚，自以为管用，呼呼又是两扇，岂知那火借着风势高出万丈，腾地回烧过来！行者大惊，来不及念咒避火，转身便逃，屁股上又叫火舌舔了，热乎燎拉疼痛！行者便捂着尻子跑。却生风，火龙便顺风滚来。行者一刻不敢停。迟一迟便要火吞了！沙僧远远看行吉狼狈逃窜，道：“咦，大师兄跑什么？”八戒道：“莫不是叫疯狗咬了？”唐僧道：“什么狗咬！”称赞：“这猴儿果然不凡，他还会扇火哩！”原来正直看，像是行者后腓在冒火。须臾行者跑近了，气极败坏道：“一群呆子，还不快跑，火烧来也！”沙僧才急急忙忙拉转马头，唐僧打马，几众撒鸭子拼命跑！火还追着行者不丢！欲知行者如何逃生，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诉委屈牛工挨扇 闻谗语狐女思嫁

行者系绳来讨扇，牛王控诉“母老虎”……“坏”八戒有心夸师父，俏玉女偏偏动痴情，几撵撵不走赖皮牛，一扇扇得他无影踪……

却道那火焰跟着脚撵行者，八戒回头一看，嚷：“哥呀，你逗火玩儿，还不腾云！”行者悟道：“对呀，怎忘了腾云！”纵身起到空中。火势才住了，只把周匝山石土块烧得僻啪乱炸！

三藏几个逃回土地庙，土地两口儿迎上道：“怎回得这般快捷，火灭了？”沙僧道：“灭了？比先时还大了二十里！”土地嘟噜：“先时我便看着扇子不像……”娘子听见，骂道：“你这缺德鬼，看着不像，为何不提醒孙长老！还放唐长老去看灭火！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担得起！”土地辩解道：“我以为依大圣神威，铁扇仙岂敢骗他！只以为自己看走了眼，哪敢乱说！”唐僧道：“其实怪不得土地，只怪那猴儿借来个假货！若不是逃得快，我等都成了烤红薯了！”八戒不认：“也忒贱了不是！起码老猪能烤得黄来的，充个烤乳猪什么的，卖个好价钱！”忽听行者背后道：“休挖苦老孙了，俺寻那牛魔王算账去！”原来他已自云空下来。

沙僧冷笑道：“大师兄差矣！明明是罗刹女借你的扇子，如何怪罪老牛！”行者道：“罗刹女，可怜兮兮弃妇，情义殷殷大嫂，不会害人！准是牛魔王不愿将真的拿出，使个假的，哄了他妻，亦哄了老孙！”众人闻他说的有理，也不再言语。行者遂向土地打听了去积雷山路途，翻筋斗云走了。铁扇公主藏在云影里，先见孙悟空狼狈相，心头略觉舒畅。后又见他腾云向北，料是寻牛魔王问罪去了，想自己一石二鸟计成，不禁喜上眉梢，真想放开嗓子唱几句山歌，又怕孙猴子耳尖听见了，便嗤嗤窃笑看，拨转头回翠云山了。

行者驾云往北，下消半个时辰已至积雷山，选山腰平整处收了云步，看看离摩云洞不远，几个狐狸变化的小丫鬟在那厢踢花键、抓子儿玩耍，行者寻思：“先礼后兵，马到成功！”遂上前拱手道：“姐姐儿，和尚这厢有礼了！”丫鬟正要兴头上，爱答不理的：“一个丑和尚！——来有何事？”行者道：“俺找尊兄牛魔王叙话。”丫鬟道：“尊兄不在，只‘尊嫂’在家。”行者赔笑道：“请问牛兄去何处了，几日才回？”丫鬟道：“这和尚罗嗦！”俱不理行者。行者恼怒，想掣棒打杀这几个小妖，又忍下了，拔毫毛变了几个绣花丝巾儿，道：“请姐姐笑纳！”丫鬟们弃了玩艺，按了手巾，个个眉开眼笑：“这和尚丑自丑，却晓事！”告行者：牛魔王自昨宵去山后熊爷府上赌钱至今未归，欲请行者进家吃茶等候。行者心想：赌博不比吃酒，吃酒还有个席终人散；赌博不行——那输的想捞本，赢的思翻番，难说什么散局。不如去寻那厮！便向丫鬟打探熊府位置。原来不甚远，翻过山桃花峪便是。

行者纵云雾时来到桃花峪，见满山遍野都是桃树。可惜时令不对，光叶无果了；那叶被霜染红，远远看去，像一团团火焰、倒也好看。偏偏勾想起过不去的火焰山，便无心观景，寻着熊府，原是一个石砌府邪，大门前停着车马，立着狼精豺怪看守门户。行者思忖：不知牛魔王与谁赌博，输赢如何，携没携铁扇，带没带兵器，不如先潜入探个虚实！便念动真言，摇身变成一个小黄蜂，嗡儿嗡儿飞进熊府。循人声去后庭，见游廊曲折，通着一个高阁，正建在悬崖上。阁中坐几个妖魔。

行者近前，见牛魔王脸色阴得要下雨，眼儿红得欲滴血，与呵欠连天的

熊精、虎妖、狮魔，围着一个莲花圆桌掷骰子打“叶子”玩耍，当中一幅图儿、字迹密密麻麻看不甚清。四众依次抛骰子赛色走棋。行者看牛魔王身边的箱子，银子盖不上底儿；熊精的箱了却带了尖儿。那虎妖、狮魔的箱子也是满的。一局终了，忽听牛魔王骂道：“该死的齐天大圣！”行者诧异，“这厮骂俺怎的？”往下飞落到熊精宝冠上，才看清桌上那图不是什么《揽胜图》、《升官图》，而是一幅《选仙图》。图上分佛、道两路，佛一路自小沙弥起，顺次为比丘、住持、金刚、罗汉、菩萨、诸佛。道一路自道士始，依次竟是齐天大圣、土地、山神、天丁、天王……直至玉皇大帝！牛魔王骂那句，原来庄家抛红四点为“德”，连升三级，已高迁至“玉帝”之位；他却掷个“么”点，为“脏”，自“山神”降了两级，落到未流“齐天大圣”上了！

行者怒火中烧：这几个魔头，竟敢如此列图，岂不是有意作践俺老孙！又思自家与熊、虎、狮精怪素无往来，亦不曾得罪过他们，惟与牛魔王有些恩怨，此图必是这厮所制！行者气实难忍，遂念真言，弄一阵旋风，呼地将桌上《选仙图》掀起；众怪一惊，牛魔王下手去抢；风却比他更快，将图嗖地刮出门外，飘飘悠悠坠到悬崖之下不见了。熊、虎、狮是赢家，赌了一夜疲惫不堪。早就想散局，皆因老牛要捞本儿死活不依，只得陪着、见状皆起身道：“天助我也——明日再耍！”牛魔王不依，“我家还有一幅《选图》，容俺速去取来！”熊精道：“只怕回了家，新嫂嫂缠住腿儿，想来也来不了啦！”众大笑。老牛原也惧内，只好道：“那就明日再赌！”熊精要尽主人之谊，留赌友吃酒，虎、狮欣然入座，那牛魔王输光了钱，推说头痛，出门走了。

行者一阵风赶上去，截住牛魔王、拱手道：“牛兄、还认得老孙么？”牛魔王见是悟空，心里一阵羞，一阵恼，半晌说不出后来。好歹憋出一句：“无怪老牛今儿手气臭，原来是你这猴头‘妨’的！”行者冷笑，“牛哥，当年花果山一别，转瞬五百余年也！一向可好？”牛魔王道：“五百年前，是俺对不住你；五百年后，却是你对不住俺。也算扯平了，来寻俺做甚！”行者道：“又是红孩儿之事，俺已给嫂嫂赔了不是。况令郎现为观音菩萨胁侍，不生不死，与天齐寿……”牛魔王道：“罢，休说了。俺不再究你过，但也无甚交情而言也！就此分手，各走各道！”便要腾云，被行者拦住：“还有一事，盼牛兄玉成，日后不再敢打扰！”牛魔王问何事，行者道：“借真扇子一用。”牛魔王道：“扇子倒是真的，只是不借。”行者忿道：“你将个假扇子让嫂嫂转与老孙，老孙拿去灭火。烧了俺屁股上毫毛，至今还疼。如借真扇子便罢，执意不借，老孙便去府上养伤，干好万好，有一个不好，就闹你个鸡犬不宁！”牛魔王道：“你这厮胡说！俺何曾将假扇子交给山妻？”点头道：“俺晓得了，准是她恨你坑了俺家儿郎，故设计出气也！”行者不信，道：“嫂子岂是那种阴险狠毒之人！倒是你老牛狼心狗肺，贪图富贵，抛了发妻，另觅新欢！”牛魔王道：“罢，罢，爱信不信！老牛今日心里烦，不想与你歪缠，让开路，放俺回家！”

行者闻言，掣出棒，“牛兄，且借扇子一用，用后定完璧归赵！不然，莫想回家！”牛魔王恼道：“泼猴，欺俺没带兵器怎的！”从口中吐出一个扇儿，也不知念了什么秘诀，那扇子顿时长至一丈二尺大小。行者笑道：“牛兄果然慷慨！”便要去接扇子，牛魔王却骂道：“死猢狲，晓得这扇子如何用么？”对着崖边一块卧牛巨石，呼地扇过去。便听轰轰隆隆，如飓风卷过，那巨石仿佛一片落叶被刮走，转眼不见！行者大惊：“好大风！无怪

能灭八百里火焰！”牛魔王又冷笑：“你若能受此一扇，自当将宝扇奉送！”行者见事不妙，偏他不慌，煞有介事一指山上道：“牛兄，新嫂子来寻你了！”牛王不知是计，扭脸一看，行者忙纵筋斗云走了。

牛魔王见行者吓得狼狈逃窜，呵呵大笑，驾乌云自回摩云洞。进洞府，见玉面公主独卧锦榻，蛾眉蹙起，粉面含嗔，忙趋前赔笑道：“娘子，谁又惹你不高兴了？”玉面公主腾地坐起，“你这没心没肝的东西！没黑没白在外，没完没了赌钱！输了成千上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说，还害得奴家独守空房！早知今日，当初何苦嫁你这等浪荡鬼，自个儿过倒也省心！”牛魔王有何话说！当初老牛在积雷山偶过，恰遇玉面女在泉溪里沐浴，如出水芙蓉，光艳照人，便把老牛头魂勾住了！再加之玉面女有千顷良田、万贯家产，如此富贵美色，老牛焉能抗拒！便决意离家，入赘摩云洞。不想那玉面公主原是个独生女，一直娇生惯养，动辄就朝牛魔王使性子、发脾气，事事非依她不可！老牛贪恋她美色财产，只有权且忍着。此时挨了骂，仍要赔笑脸，心里骂道：“这死硬撒泼的母夜叉！”口上甜津道：“心肝儿宝贝，老牛再不敢了！”

原来女子闹事，不过弄弄样子，让男人哄她。牛魔王是过来人，精于此道，一霎便把新夫人说转了心，哄弄了脸。那玉面公主扑哧一声笑了：“死鬼！便饶你这一回！”牛魔王趁机搂住她摩挲。玉面女原是风流惯的，即刻扭身吐舌，呻唤求欢。牛魔王喜不自胜，慌三忙四宽衣解带，谁知越慌越出乱，将腰间绦带扯成了死结，急得汗都出来了，只好寻把小刀去割带子。玉面女趴床上看牛魔王丑态，忽思起一句说赌徒的言语：“连裤子都输光了，捂着鸡巴回家。”忍不住问了句：“郎君，赌了一夜半日，赢了还是输了？”

牛魔王急不可待，压到玉面女软绵绵身子上：“提它做甚！明日俺自去捞回来便是！”玉面女知他又是输了，不禁恼忿。心想这般下去，纵有金山银山，也得亏空。暗中有了主意，却依旧娇笑嗔语，与老牛合欢。情酣处，公主舔着老公嘴唇道：“郎君，我想噙你舌尖儿，那小扇子却屡屡碍事。不如把它吐出来，交我与你保存吧？”牛魔王道：“甚好！今日归家路上便遇上个借扇子的。俺这人不惯说谎，就道：‘有扇子，却不借’。把块大石头扇得无影无踪，把那厮吓走了。虽如此，得罪人也！不如放你手上，再有人借，也好有个推头！”遂把扇子吐出来交给玉面女。那女子接扇道：“小小扇子，却能扇八百里火焰，怪哉！”牛魔王卖弄道：“只要念个口诀便可！”便教新夫人。

公主笑道：“什么‘嘘呵呼咽吹嘻’，这不是气功上的吐气法么？先父在世时，常练长息吐纳之法健身。大凡人行气，鼻纳而口吐；微而行之，名曰‘长息’。纳气为一，吐气为六：吹以去风；呼以去热；嘻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咽以解积。行气祛病，大抵如此。”牛魔王笑道：“夫人果然见多识广！只是此刻少说多做才妙！”复缠住如夫人欲“开战”。公主却一把推开牛魔王道：“烦着呢！休碰我！”牛魔王正在兴头上，不由地恼怒：“夫人怎像个三岁小孩似的，说翻脸就翻脸？”玉面女道：“你这厮可恶，也不知哄我多少回了！今后若再敢出去胡混，小心我一扇子扇你做来国去！”牛魔王才知上当，却也无奈，只得发誓赌咒说若再赌博便烂手爪子。公主似信不信的，却撵他外间睡去。牛魔王心里恶狠狠骂“臭狐狸精”，盘算如何再赚回扇子。

却道孙行者遁回土地庙儿，大众见了忙围上前。八戒道：“果是老牛使

假扇子哄你？”行者道：“那厮不认账。真扇子就在他身上，却不借。见老孙逼他，急了，挥扇子将一块卧牛石扇得如风中落叶。俺老孙怕被他扇一下，落到花果山，被孩儿们留下，误了列位路程，便纵云回来与你们商议，看有何良策破敌？”唐僧闻言，眉头紧锁；沙僧、土地皆道：“难，难！”惟八戒笑道：“这有何难！不就是怕被他扇跑么？在猴哥腰上拴根麻绳，俺与师弟扯着，再去挑战。打得过最好，实在打不过亦不怕他扇！”行者笑道：“呆子还有个呆主意，倒可试试！只是千万要攥紧些，死活别松手！”沙僧道：“老沙愿往，只是师父……”唐僧道：“悟净但去无妨，有土地陪我可也！”

行者便在庙里寻了根结实绳子，长约十丈，系在腰间。八戒抓着中段，沙僧捏着绳尾，三人腾云来到积雷山摩云洞前，小丫鬟们看见行者，欢天喜地迎上道：“送花手巾的来了！这回顶好送个小镜子、小扇子什么的！”八戒挤眉弄眼，“都道猴哥老实，原来还有小礼品送相好的哩！”行者喝着：“呆子休胡吡！”朝丫鬟：“老孙还弄不来扇子哩，倒向老孙讨！速去叫你家主公出来！”众丫鬟见他凶狠，吓得粉面失色，道：“不送便罢，凶个甚！”逃回洞府，把门关了，报与牛魔王夫妇。牛魔王失了扇子，正恼怒，闻报跳起来道：“来得正好，老牛正有气无处撒哩！”便披挂了，持根浑铁棍出门迎战。

牛魔王出得门来，见空场上立着孙悟空，腰上系着麻绳儿，八戒、沙僧在后头攥着，不禁哈哈大笑，“猴头，你这是摆的什么阵势？”行音喝道：“泼牛魔听着，这叫一字长蛇阵儿，专破你的铁扇儿！”牛魔王闻听个“扇”字，便恼道：“扇子在贱内手里，你们寻她要吧！”转身欲回府，要把热火炭儿踢给玉面公主。行者以为他耍滑头，背后骂道：“堂堂男子汉大丈夫，碰上事不敢撑硬，往婆娘身上推，好没出息！”牛魔王被骂得火起，挥棍便取行者。行者掣棒迎上。两个大战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后头八戒手痒，丢了绳上前助战；沙僧怕八戒争功，也不甘落后，舞宝杖给行者助威。行者道：“多谢师弟帮忙，只恐那厮使扇子！”沙僧道：“猴哥勿虑，我已将绳子拴在大松树上了！”行者急道：“不好，不好！若把老孙扇到半空，叫树扯着，上不去下不来的，岂不更难受！”

牛魔王闻言，仗棒当地挡住兄弟三个兵器，呼呼喘着粗气，道：“扇子，扇子，再言扇子老牛跳崖去！扇子确不在俺身上，适间在床上叫夫人缴了去矣！”行者暗忖：“双拳难抵六掌，若有扇了，也早使了。看来此言不谬！”忍不住埋怨：“贤兄好糊涂！俗话说‘女人当家，墙倒屋塌’！如此宝贝，为何轻易交给长发之人！”牛魔王亦捶胸顿足：“谁说不是哩！那贱货虚情假意奉承老牛，与老牛胡调情，一时疏忽，被她哄了去！——你们外人倒也无妨，十年八年难得见她一回，受罪的是俺老牛：黑白日夜，不能擅出赌博吃酒；但凡有个不高兴，一扇子便能把俺扇得找不着！——原来讨嫌你嫂子唠叨迂磨、赌气换这新的，果然麻利灵巧，伸手就扇人还不麻利？俺老牛真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兄弟，你说俺这日子怎么过！”听得行者三个连连点头，叹息不已。

牛魔王两眼湿润，唾沫乱飞，正说得动情，洞府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闪出玉面公主妙人儿，着浅青色绣花袄儿，绯红罗裙，更显得耸乳蜂腰，妖娆精神。身后跟着两个小丫鬟儿。八戒耍嘴：“小心，‘老虎’出洞了！”行者见她手里捏着个小扇子，忙往后退，叫：“兄弟，快解绳子！”沙僧便跑去松绳儿。八戒盯着那女子却拔不动腿，啧啧道：“牛兄，还道新嫂子这不

好、那不好。老猪若有此福气，棒子打都不挪窝！”牛魔王喝道：“骚野彘，休得胡言！”掣棍欲打八戒。却听玉面公主道：“住手！朝人家凶什么？你适才之言，我都听清了。你既然还恋着那个黄脸婆，何苦在这‘虎穴’受罪？赶紧进去拾掇个包袱，从何处来，回何处去吧！”牛魔王赔笑脸道：“夫人哪里话！刚才是被这帮无赖气昏了头，故此胡说一气，还盼夫人宽宥！”

这厢八戒恼道：“骚牛精，骂谁无赖！嫂子，休饶了那负心鬼！你有倾城倾国的貌，何若嫁这丑蛮黑粗老牛！俺家师父，俗名陈玄奘，御赐法名唐三藏，相貌出众，品格高洁，人见人爱！有人道，他是十世转中的佛子，吃他一块肉可长生不老；与他配夫妻能成太乙天仙。嫂子若有意，老猪情愿做个穿针引线之人……”那玉面公主听得津津有味，牛魔王心里酸溜溜的像倒了醋坛。一厢却恼了行者，伸手给八戒个大耳刮子：“呆子你憋透气了！岂不是引人烧身！师父甚时托你保媒了？——若惹得那妖女心痒，将师父摄了去，未了还得老孙忙乎着救他！”

八戒捂着脸嘟囔道：“谁道真的！不过挑唆那公母不睦，咱们好浑水摸鱼！”行者挠头笑道：“是这般！还打错了兄弟哩！”八戒道：“其实师父真娶个师母，有什么不好——混桌喜酒吃不说，也有伺候他茶饭的了，也有打净面洗脚水的了。一年半载生个小弟弟，还能逗乐子耍！”沙僧埋怨：“二哥还说！——名义上为师父，其实还不是想趁机散伙！”八戒不服他，反口相稽：“就想散伙！像老牛这样占着山场，围着珠宝，一妻一妾，丫鬟使女伺候着，风花雪月，逍遥自在有甚不好！”沙僧道：“你这话不过偷嘀咕，敢说给师父听！”两个言来语去的。

却道玉面公主竟真被八戒说动了心，心想早知世上有唐三藏这样的妙人儿，何必匆匆忙忙寻牛魔王这种脚色！便打量牛精，越看越不顺眼，生事道：“好你个没良心的，什么事都瞒我瞒得铁结实——唐长老差人来借扇子，你不道明，只言‘有个借扇的’，你怕甚？怕我这‘老虎’吃了你？罢，守着这么多人你声泪俱下，悔不当初，本公主便成全你，赶紧拾掇拾掇回你的翠云山吧！”牛魔王以为玉面女还是往日似的，人前拉硬弓，人后一把泥，便嬉皮笑脸道：“夫人、千错万错都是俺的！老牛再不敢也！莫非让俺跪下求你不成？”不想玉面女鄙夷道：“没得恶心！守着你这些兄弟，也不嫌丢人现眼！”牛魔王道：“情急，实在顾不得了！真跪了？”公主道：“恶瘥人！——一直拿你当豪杰，却看错了也！”牛精方知如夫人今日确与往日不同，是真嫌弃他老牛了，遂迁怒于八戒，“把你个野彘养的，叫你多嘴多舌，搬弄是非，唆挑俺夫妻不和！”劈头便打。八戒见他凶狠，撒腿就跑，牛怪赶上，便要行凶，被行者使棒隔住。两个僻里啪啦，又是几十个回合。玉面公主一厢看着心急，叫道：“打什么打！叮叮当当烦人！再打，本小姐使扇子扇了！”

言才讫，牛精、猴圣忙住了棒，皆道：“休扇，休扇！手下留情！”公主笑嘻嘻道：“郎君，过来与你说句话儿。”牛精不知是计，只以为公主不念前嫌，要与他重归于好，乐得屁颠屁颠跑过来。不想那妇人却念了咒，将小扇子变成一丈二尺大小，朝他呼地扇来。牛精惊叫一声：“夫人，你——”宛如流云飞雾，不知被刮到何处去了。行者忙叫：“兄弟们走也！轮到扇咱们了！”腾空走了。沙僧也紧跟着驾云上天。只八戒笨拙，还没转过身，便叫公主扯住后襟了，道：“猪长老休怕！奴家岂是那种良莠不分之人！——唐长老差你们来借扇子不是？好说，好说！”

八戒转惊为喜，唱个大喏，道：“美人，老天在上，可不许打脏语，蒙俺老实人儿！你真愿借扇子与俺？”玉面公主娇滴滴笑道：“扇子就在我手上，借你用用又用不毁！”八戒高兴道：“如此，老猪立头功也！恨不得喊你一声‘娘’！”公主含羞，心说：“别叫娘，叫‘师母’吧！”道：“我有几句话要问你，据实答，便给扇子！”八戒喜滋滋道：“佳人请问！”公主道：“你家师父，现在何处？”答：“便在火焰山土地庙里。”行者喝道：“呆子，怎么把老底都磕给人家了！”八戒道：“只要给扇子，留底子做甚！”公主又道：“我听你说唐长老人品出众，渴慕之至，不知唐长老嫌不嫌我已嫁过人了？”沙僧云头上嚷：“还用问！二婚头终不如黄花闺女！”八戒啐道：“问你来！——师父慈悲为怀，决不敢嫌弃公主！依老猪之见，师父不诸风月，合该寻个像公主这样貌美风流的，好教教他！”玉面公主臊红了脸：“只怕是一厢情愿哩！”八戒道：“哪能，哪能！小姐只要把扇子给俺兄弟灭了山火，师父定然感激不尽。感激之余，无甚回报，迎娶公主，好事谐也！”玉面女情意切切道：“我若灭了山火，你们自去取经，我却不准他再当和尚西行，就老老实实在我山场洞府里安身、享逍遥之乐！”八戒连声道：“没得说，就依公主之言！”沙僧见八戒说得离谱，朝悟空道：“哥呀，八戒信口开河，还不管管他！只顾笑怎的！”行者道：“难得八戒一片孝心，要与师父择偶，不忍心坏他事！”沙僧道：“莫非大师兄也盼着师父成家，好散伙回花果山？”行者道：“散与不散，你我说了算？”沙僧担心道，“只怕这女子风骚，万一师父动了心……”心想一了百了，不如打杀这妖女子，就偷偷收了云步，将杖藏在背后往玉面女身旁溜。叫她看见了，道：“长老快站下，不然这一扇子下去便叫你去流沙河洗澡！”吓得沙僧忙住下，诺诺而退。行者悄道：“悟净，休惹她。俺正等呆子倚老实讹人，哄那妖女扇子呢！”沙僧才不再乱动。

那玉面公主与八戒谈得投机，说一应一，说十应十，起初满心喜悦，反过来一想又不免有些疑心，道：“猪长老，你说得天花乱坠，奴家心里却有点犯嘀咕了。说到底，是尊师的大事，还是该问问他才是！”行者降下云头，插言道：“公主言之有理，就让俺们兄弟回去将公主美意转禀师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师父十有八九会应下这桩亲事。俺再差人送信给公主，请公主亲自去土地庙请一趟师父，在庙里摆一桌酒，一来志喜，二来师徒作别。又好又省！公主意下如何？”

玉面女沉吟片刻，笑道：“这位瘦长老说话行事有板有眼……”行者道：“俺自姓孙，法号——”怕吓着玉面女，改口道：“大马棒。”公主笑道：“多烦孙长老！——孙大马棒，这不像和尚名字，却像山大王！”八戒道：“没错，他当过山大王！——俺自姓猪。”公主道：“有烦猪长老！”沙僧道：“我姓沙。”公主道：“哪个字？是杀人的杀，还是哪个？”沙僧知公主恼他，自觉尴尬，不再言晤。行者道：“事不宜迟，兄弟们走也！”八戒又施礼：“师母，老猪去也！”乐得玉面公主眉开眼笑。行者、沙僧起在空中，待八戒赶上来，皆道：“没羞，八字还没一撇，‘师母’先叫上了！”八戒笑道：“早做人情也！——师父不疼俺，只疼沙师弟，还不许叫师母疼俺！”

三个欢欢喜喜回到土地庙。唐僧见了，只以为借来扇子了，迎出门，一迭声问：“急杀贫僧也，扇子在何处？”行者嘻嘻笑道：“扇子有，娘子也有！只要师父答应！”唐僧道：“急得火煎火燎的，逗什么乐！”沙僧道：

“不是逗乐，二哥给你保了个媒！”唐长老又羞又恼：“悟能，为师只以为你老实——下回见到观音菩萨，就求她把悟空的紧箍儿褪下来给你戴上！”八戒装作害怕：“师父，徒儿只做这一回‘红娘’，日后再不敢了！”行者道：“八戒也是一番好意！——还不详细道来！”八戒就前后说了一遍。唐僧悚惧道：“那妇人虽富贵貌美，却也忒狠毒，怎么就一扇子把老公扇跑了？我若应了她，日后她再遇上个可心的，一扇子把贫僧也扇得无影无踪！不行，不行！”八戒感叹：“师父，你是没亲眼目睹那女子，果然是闭月羞花那种货色！换上老猪，能搂她过一夜，死也心甘！”唐僧道：“我却不那么心切！”沙僧道：“师父荷王命、领佛旨，只怕不行！”行者道：“也未叫师父于真事，不过应下来，好赚那狐狸精扇子。不然如何过火焰山！”唐僧无奈，只有应允。眼看天色将晚，公推八戒明晨赴积雷山摩云洞报信，大众用斋，尔后各自安歇不提。

这晚亥时，翠云山一片静寂。铁扇公主在月下习了一阵双剑，忽忆起先时夫君牛魔王与她切磋武艺旧事，顿时无情无绪。收了剑，回玉堂，令梅花往博山炉里添一把香，便抚起琴来。其声幽怨，如泣似诉，飞出洞府，在空山回旋。梅花道：“奶奶，天不早了，安歇吧！”铁扇仙叹口气，止了琴，道：“去查看一下门户。”梅花看了，才要伺候铁扇公主睡下，忽听砰砰有人打门。梅花跑出去问：“是谁叩门？”门外道：“听不出声来？还能是谁！”梅花惊喜道：“是老爷回来了！”便要去开门，忽听室内道：“梅花，回来！”梅花诺诺而回。门外道：“夫人，好歹开门，有话说！”罗刹女恨道：“谁是你夫人？令夫人在积雷山摩云洞，还不快寻去！”门外凄惨道：“夫人不垂怜，老牛只有死的份了！”罗刹女虽恨丈夫喜新忘旧，毕竟夫妻一场，想了想，亲去开了大门。见昔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牛魔王蜷在门楼下，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袍儿破，遍体鳞伤似败兵，一脸尘灰像小鬼。吃惊道：“冤家，如何这副尊容！”

牛魔王蒙夫人垂询，咧开大嘴孩童般地号啕起来。罗刹女见状，也不再问，唤丫鬟们搀老公进洞府。剥去破衣烂衫，洗浴了，取平时熬制的治跌打损伤的药粉与他敷了创伤。又令厨子蒸黄米饭，将新鲜香菇、野雉、山兔做几个菜，送到椒房里。牛精饥渴坏了，也不顾斯文，风卷残云，吃得罄净。梅花收拾了桌子，又泡上一壶香茶。铁扇公主支走梅花，方笑道：“饿了几日了？都道那狐狸精有百万家产，不曾想如此悭吝！”牛魔王满脸羞惭，不敢抬头看山妻。欲知罗刹女还要说些什么言语，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秋林寂猴圣赚铁扇 丹叶坠王女缈香魂

罗刹、牛王破镜重圆，合计摄三藏。玉面女来讨郎君，却撞上假唐僧。玉女有心求欢，行者坐怀不乱……二佳人因爱生妒恨，刀光剑影战山林……

那罗刹女道：“大王这回来，又奉何旨意？可再无宝贝相送了！”牛精愧疚道：“夫人休再提什么宝贝，如今宝贝属那小贱人了！”罗刹女惊讶，便问缘故。牛魔王道了实情，又庆幸道：“幸亏俺老牛还有些功力，好歹降下云头，扯住山崖上的树枝，方从恶风中脱险。不然小命倾也！——真是毒蛇牙齿蝎子尾，不及妇人心肠狠！”

铁扇公主闻言，又恼又喜：喜的是老公绝了归路，与她破镜重圆；恼的是传家至宝被那玉面狐女窃夺去了。因此沉吟不语。这厢牛精养了精神，添了力气，牛皮哄哄道：“夫人莫虑！明日老牛自去积雷山要回宝贝！”罗刹女道：“那骚货亦知扇子是宝，好容易弄到手，岂肯轻易还咱们！若硬夺，却又惧她使扇子扇咱一家伙！”老牛闻听，愁眉不展，怨恨道：“都怪孙悟空生事、诸八戒多嘴！”罗刹女勾起旧怨，道：“怪人家！不是他俩此刻你还搂着那骚狐子寻欢作乐哩！明儿我自赘礼去谢他兄弟两个！”牛精忙赔笑：“夫人莫多心！我意是说孙猴那厮，坑了咱们的孩儿，又想覬觐咱家的扇儿，实在可恶！”罗刹女见夫君改口，亦不再深究。思起前事，忍不住笑道：“人俱道猴儿精明，那日却叫我捉弄了一回：我差人请他赴宴，他果然来了；我假意殷勤，送他扇子，他以为是真货，乐颠颠拿去灭火，焉知那山火愈扇愈大，火龙追着他屁股撵！孙猴大概从未这般狼狈过。笑死我也！”

牛魔王赔笑道：“夫人高明！还有一事，夫人不知——那猴儿被火燎了腓，却去寻老牛的不是。叫俺使扇子将一巨石扇飞，吓得猴子屁滚尿流逃了！”罗刹女闻言又乐了一阵，两个渐觉融洽。罗刹女又令梅花上几盘时新果品，奉一壶新酹的山葡萄酒。夫妻把盏吃酒，又尝果子，一厢说着悄悄话儿。牛精受宠若惊，偷窥夫人，见她虽不似玉面女妖烧，却也端庄俊秀，别有风韵；多饮了几杯酒，颊染霞晕，平添妩媚；那柳眉还微微颦蹙，愈叫人怜爱。牛魔王看得心动，忍不住挨往妻子，钩住细腰，手便按在她酥胸上轻轻摩挲。罗刹女也是好久未沾男人了，不由地心怦怦乱跳，任丈夫爱抚。牛魔王得寸进尺，撩起柔滑的绸袍探进手去，里头竟裸着。便顺着温润腻滑的玉腿往上摸。罗刹女觴着眼，全身绵软，吐气如兰，忽地呻唤一声，原来牛魔王触到她的湿润美妙处。

夫妻俩久别胜新婚，一夜欢娱，只恨宵短。次日清晨，罗刹女起来、满面春风，吩咐丫鬟备餐食。梅花笑道：“奶奶好久没这么高兴了！”罗刹女红了脸：“死丫头，再胡说，将你送给大王当小！”把梅花羞跑了。进早膳时，罗刹女道：“大王，你道那骚狐子是贪恋唐僧才对你下毒手的，咱们何不将计就计——径去土地庙拿了唐三藏，与那骚货换宝贝，如何？”牛精连称“妙计”，奉承道：“夫人果然智多谋广，老牛自叹弗如！”罗刹女道：“与你那二夫人如何？”牛精道：“她也鬼精。可逢上你，便是‘小巫见大巫’了！”

夫妻两个结束了，执兵器，驾狂风，径至火焰山土地庙儿上方。往下探头一瞅，不觉吃了一惊——那孙悟空爬在庙门上悬彩红；沙和尚号令一帮鼓乐手吹吹打打；土地公公坐镇积香厨督庖厨杀鸡宰鹅操办酒席；土地娘子招呼出出进进送喜礼的乡民。罗刹女道：“幸好来得早，再迟迟新娘子进了门，

吃喜酒的落了座，咱公母俩再去抢新郎官，人家不骂咱祸事头，该断子绝孙！——趁早下手！”牛魔王道：“只怕孙猴那厮！原来与他倒也旗鼓相当。昨宵把劲都给夫人了，身子显得散。”铁扇仙见他说得下流，就扯他的嘴：“叫你馆皮笑脸！”牛精告饶才罢。罗刹女道：“强掳不行，或可智取！我看庙里，孙悟空、沙和尚都在忙乎，独不见猪八戒，准是迎亲去了。不如你变成猪八戒，我变成那玉面女，进庙去，便可靠近唐三藏，伺机摄了他走。大功成矣！”

牛精闻言称善，又道：“夫人变新娘子倒也罢了，只不许弄假成真！”罗刹女嗔道：“死牛精，臭男人！只许自己三房四妾！我便假戏真作，气气你！”牛魔王赔笑：“多日不见，夫人还是这般喜欢逗乐子！”罗刹女道：“谁给你逗乐子！”牛精未在意。瞅孙悟空挂完彩红，进厢房去了。真的两个变化了，降下云头，径入土地庙。沙僧先瞅见了，慌得闯进厢民：“师父，二师兄领新娘子来也！”

唐僧闻说，战战兢兢，对行者道：“贤徒，如何是好？”行者道：“不是交待几遍了：先与她拜堂，引入洞房，让外人吃酒，你便与她讨扇子。老孙就藏在帐子后助你！”三藏点头道：“你藏好吧。让悟净扶我去拜堂！”行者也是一时疏忽，竟未出门辨个真假，就隐在帐帏之后。沙僧引着师父出门，罗刹女略挑挑盖头，近切地觑了三藏一眼，不由地“哦”一声，心中道：“无怪玉面女要使扇儿扇老公！”牛魔王假惺惺禀告：“师父，徒儿把玉面公主请来了！”唐僧一直低着头，闻声抬头一看，见新娘子虽顶着盖头，但身姿绰约，体态迷人，暗自道：“无怪八戒赞不绝口！只可惜是个狐女！”土地公婆便招呼“新郎”、“新娘”拜天地。礼仪毕，土地公令排酒，大众吃起喜酒来。土地娘子便引新娘了偕郎官入洞房，引入门儿笑道：“好生玩，可不许吵嘴！”闭上门，退了出去。把个假八戒真牛精关在门外！

却说洞房里铁扇公主依计也该动手了，但她贪恋三藏美色，一时不忍惊吓他，反而挑逗道：“郎君，还不挑去奴家盖头？”三藏无奈，哆味着手去揭盖头，又忽地缩手道：“贫僧不敢！”罗刹女又好气又好笑：“男爷们家，怕个甚！”唐僧道：“不敢看公主尊颜。”罗刹女慎道：“莫不是嫌奴家丑？”唐僧道：“丑便好了！”罗刹女道：“郎君话里有话，何不明言？”唐僧跺脚道：“贫僧在为师父，实则被一帮徒儿摆弄——娶亲为名，要诳公主……”行者帐后听得清楚，恐师父道出实情，猛地跳出来道：“师父，你说甚哩！”把罗刹女吓了一跳，一把扯下盖头。见是孙悟空，知事情不妙，正愁如何脱身。幸门外牛魔王沉不住气，现了原形，喝着：“夫人还不动手！”闯进门去，正看见行者在床前，挥棍便打。行者叫一声：“师父，上当也！”掣棒迎上。那罗刹女见老公杀进洞房，也现了原身，看唐僧吓得要钻床底，一把揪起抱在怀里，耳边道：“圣僧莫怕，且随奴家去个清静处叙话儿！”抢出门腾云走了。行者被牛魔王挡住，眼睁睁看师父叫罗刹女摄走，忙叫：“沙悟净，快去救师父！”

岂知外头酒桌上吆吆喝喝猜拳行令一片喧哗，大圣叫喊竟无人听见！幸牛魔王不放心夫人一个带唐僧走，虚晃一棒，闪出门，化一道金光走了。行者追出来，腾云跳上半空，四周更无踪影。降下来，见沙僧满脸通红，正与土地爷碰杯。沙僧瞧见悟空，酸溜溜道：“大师兄，大功告成，扇子到手喽！”行者一把夺过酒盅，“还喝，师父叫铁扇公主掳走了！”沙僧醉笑道：“师兄说差了，是玉面公主！”行者道出实情，众人面面相觑。沙僧冷笑道：

“大师兄，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行者听着刺耳，怒道：“说风凉话给老孙听！谁叫你不帮俺！俺一个如何对付他俩！”土地公母劝道：“大圣息怒。且休争辩，还是先救唐长老要紧！”

正说间，忽见八戒得意扬扬闯进庙门来，高声叫：“师父，新娘子来也！”身后是一顶小轿，四个丫鬟抬着。八戒招呼落轿，往里跑，叫行者劈胸揪住：“你这呆货，这早晚才回来，误了大事也！”八戒分辩道：“其实不怪老猪：那玉面公主磨磨蹭蹭，先梳了一个堕马髻，不甚满意；又改成凌云髻，亦觉不美；最终变成乐游髻才罢。接着施面妆：初酒晕妆，老猪看着甚好，偏小狐子道偏红；又改桃花妆，又道偏粉；勉强弄成飞霞妆……随后又更衣……”行者截止道：“行了，行了！新娘子打扮得再俏也没用了，新郎官叫人抢去了！”

玉面公主轿里听得清楚，不请便下了轿，启丹唇问：“是哪个抢了我郎君？”沙僧已醒了酒，道：“哪个？正是你前老公的发妻！她变作公主模样，你前老公变作猪八戒——二哥，一时被她哄骗，趁我等吃酒之机，公母俩合伙将师父抢走了！”玉面女闻言，恨得蹙蛾眉咬银牙：“那黄脸婆一定是恼我先夺了她夫，又夺了她宝，因此设计坏我好事。我寻她算账去！”驾云径奔翠云山。行者笑道：“有好戏看哩！”心生一计，吩咐八戒、沙僧看家，化一股清风去追玉面女。须臾超过，却先去翠云山铁扇仙洞府外藏了，伺机行事。

却说罗刹女摄了唐僧回翠云山芭蕉洞，那三藏一路惊吓，昏迷过去。罗刹女越看越爱，不忍放下，遂支走丫鬟，拥着他倚坐在锦榻上。牛魔王赶回来，见状醋道：“夫人，那和尚怪沉的，还紧搂着做甚！”罗刹女脸儿一红，道：“我也是才进屋，怕猛一放惊醒了他。”轻手轻脚把唐僧卧在榻第上，又目不转睛盯着和尚看。

牛精气得乱转圈子，罗刹女佯作不知。牛魔王忍不住道：“夫人，俺知你喜欢唐和尚。等无事时再看行不？那玉面女眼看要到，该想个对策了吧？”罗刹女方慢条斯理转身笑道：“我只不过多看了两眼你就受不了啦，似你这般喜新厌旧又该何罪？”牛魔王叫：“又来了！俺知悔了还不行！”罗刹女才道：“不过故意气你的。谁真喜欢他！”又道：“那妖狐子也快来了，叫小的们关门，先不理睬，挫挫她的锐气——叫她求咱，再作理会！”牛精依计，吩咐丫鬟关门闭户。

片时，玉面公主来到洞前。见大天白日，却大门紧闭，忍不住骂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公母俩合伙藏个和尚，真是少廉寡耻！”砰砰打门，洞里不理。玉面女拍门拍得手都红了，连个二尺高的小孩不见，遂恨道：“里头人都死绝了！”去一厢拣石头，欲砸门。忽听矮树丛中有人叫：“公主救我——”玉面女一惊，石头滑落，循声望去，见一个白胖俊美的和尚跌坐树丛，身披袈裟，斜挎红绸，衣物上沾着草屑、蒺藜，手脚刮破几处，淌出血来。惊喜道：“圣僧如何认得奴家？莫非你就是唐——”

那和尚忍痛答道：“贫僧正是东土大唐御差去西天取经者唐三藏。适才在火焰山土地庙正候公主驾临，却被铁扇仙施计摄来。”玉面女疑道：“府深墙高，如何逃出？”和尚道：“幸牛魔王看出罗刹女对贫僧不怀好意，两口儿打了起来。贫僧趁机越墙而逃，却又心慌，跌下来，伤了手脚，故在此间隐藏，想候人救助。可巧公主来了，如及时雨一般！”公主见“唐僧”生得丰姿俊容，嘴又甜津，一见倾心，笑道：“和尚卖嘴，一面不识，怎认得

我是哪个？”“唐僧”亦笑道：“这便叫心有灵犀！”公主道：“休哄我，说实的！”“唐僧”道：“我看来者身着吉服，一手还抓着红盖头，艳若仙子，飘然而来，不是公主是谁！”玉面女娇笑道：“哥哥还真有眼力！”使粉面搨和尚。

“唐僧”又道：“公主，此处不宜久留，恐被那公母发觉，快带贫僧去别处躲避！”玉面女道：“哥哥说的是！”便搀起“唐僧”择山中僻静处行了十几里，“唐僧”见四周幽深静寂，野花盛开，衰草如毡，落叶铺金，道：“公主，我累了，此处甚好，歇歇吧！”玉面女便止步，道：“哥哥，草地颇软，且坐坐。我去寻些草药与你疗伤。”真个采些止血化瘀的草药给他敷上。又问“唐僧”好些了么？“唐僧”假惺惺道：“有劳姐姐了！创处果真不疼了，只胸口还有些闷，是适才爬墙叫墙头硌的！”公主道：“不妨，哥哥只需深吸一口气，然后按‘嘘呵呼咽吹嘻’出气，纳吐半个时辰，保好！”“唐僧”笑道：“姐姐还会治病？”玉面女却格格笑起来。“唐僧”疑惑：“姐姐笑甚？”答：“忽思起一事，故忍俊不禁。”问：“何事？”公主道：“哥哥晓得，那铁扇女的宝贝现在奴家手里……”遂吐在掌心。“唐僧”看不过杏叶大小，道：“听说此地乡民每三年要送厚礼与那女子才借出铁扇，灭得八百里火焰，便是它么？也忒小巧了，莫不是假的？”玉面女道：“你握着它，按那六字吐气，看如何？”“唐僧”似信非信的，念一遍“嘘呵呼咽吹嘻”，那小扇子呼地长成一丈二尺大小，祥光瑞气，端的非凡！“唐僧”叫道：“妙哉！”欲扇一下，玉面女吓得芳心噓噓，一把抢过来：“冤家，你这一扇子下去，奴家不是公主，成飞天了！”“唐僧”道：“果然有趣！只不晓得如何变小？”玉面女道：“只把那诀儿倒背一遍即可！”便演给“唐僧”看。“唐僧”道：“这般容易，也让贫僧试试！”

玉面女却把小扇子含到嘴里，道：“哥哥如依奴家心愿，便把扇子交哥哥掌管——休道扇子，一洞家私皆属哥哥也！”便贴住“唐僧”哼哼唧唧抚弄他，又捉“唐僧”手放自己胸上。“唐僧”抽手道：“贫僧不惯这个！——且回去吧，那帮吵喜的还等着吃喜酒呢！”玉面女情急道：“休管那帮野佬儿吃不吃酒，奴家只要吃哥哥儿！”迫不及待把裙儿撩起来遮住脸儿，便躺在野花丛中、金黄叶上。原来部时裤子有腿无裆，“唐僧”便见绸裤上一段白生生的秀臀、青幽幽的小腹，动情地扭着。“唐僧”心里骂道：“骚狐子，没羞！”将她裙子扯下来，盖住腿儿。却去看她脸，公主情急，抱住“唐僧”便给他个嘴儿，提醒道：“哥哥，花开也！”“唐僧”道：“贫僧一生不爱花，只喜窗下绿芭蕉！”玉面女气恼：“芭蕉，芭蕉，哪有芭蕉！”假唐僧道：“没芭蕉，芭蕉扇亦可！”玉面女悟道：“原不理我，还想着这破扇子哩！”不由地嗔恚，“原来你不是真心喜欢奴家，只为这扇子！”“唐僧”道：“谁为这扇子！只怕没扇子过不了火焰山，打发不走众徒弟。他们一生事，贫僧也难与公主配夫妻。故此踌躇。”玉面女转嗔为喜，折身坐起：“原来这般，便先与你扇子，如何？”

便吐出扇子交与“唐僧”，复躺倒，淫声浪气道：“哥哥，这回宽心了，还不来乘风占鸾！”大圣一抹脸现了本相：“骚货，看看俺是谁！”玉面公主一看竟是毛脸和尚孙行者，又羞又恼，口里骂道：“千刀杀的孙大马棒！”跳起来，拔出宝剑要与行者拼命。行者掣出棒来：“实言相道，俺不是什么孙大马棒，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识相的闪开路，老孙好去救师父！”玉面女一惊，道：“孙大圣，都传你是个言而有信的君子，

昨日说好止令师入赘我家，我惜扇子与你们灭火，今日为何变卦！”行者道：“好没羞，给你个棒槌便当针了！俺师父原不轻易当家长，就是择偶也该寻个门当户对好人家的闺女，要你个骚狐子干甚！”

玉面女被骂得满脸通红、杏眼含泪，央求道：“孙大圣，我虽是个狐女，却也一样知书达礼；琴棋书画，无一不擅，怎么就配不上唐长老！——就求大圣开恩，让我随你去芭蕉洞见唐长老一面，他若说不要我，奴家二话不说便回荒山！”大圣道：“他说过，你忒狠毒：为觅新欢便把老公扇跑了。因此不敢要你！却是我等撺掇他假应承，为了赚你扇子！”玉面女争辩道：“唐长老这般说，可冤枉奴家了！那老牛当初甜言蜜语，骗我与他成亲，没几日就变了脸，在家里横草不竖，懒得害皮疼！后又迷上赌博，三天两头在外鬼混；那一日又当着众人面揭挑我，实在气不过，只略扇了他一下，吓吓他而已。我若用力，要飘十万八千里，焉能生还！”大圣道：“虽如此，俺师父却要西天取经，岂能成家！”玉面女痴情道：“若唐长老不愿入赘，奴家情愿陪他赴西天取经！”行者道：“说什么！这一行哪能拖上个妇女，路上撒个尿都不方便，终是累赘。休再想此事，回你洞府吧！——你生得又美，又有家产，再招个不赌钱走正道的女婿不难！”说完拽开步便走。玉面女哭哭啼啼要追，见行者转身又挥铁棒又舞扇子吓她，无奈，只得悲悲切切腾云去了。行不远，到底不甘心，又悄悄蜚回来，去芭蕉洞后门。暂且不表。

那大圣得了扇子，撵走了玉面女，得意扬扬，纵一阵风来到芭蕉洞前，使棒砰砰打门。铁扇公主两口儿，先时听见玉面女叩闪声，互道：“果然来也！休理！先勒勒她的性儿！”谁知过一霎，再无动静，罗刹女道：“这杨花水性的货色，别是又见了中意的，忘了唐三藏了？”牛魔王道：“不能，不能！她岂不知与唐僧配合，能成太乙天仙！”罗刹女惊喜道：“此话当真？”牛精慌道：“只是谣传，不确，不确！”罗刹女“哼”一声，不理老公。过了约半个时辰，猛听门被人敲得山响。牛魔王骂道：“这贱人，使那么大劲，疯了！”罗刹女摇头道：“只怕不是‘贱人’，是熟人哩！”便叫梅花去门缝上瞅瞅是谁。一霎梅花转回，“回禀爷爷奶奶，来的是孙悟空孙大圣，一手抡棒，一手持扇子，气势汹汹，好吓人！”牛魔王惊道：“定是他夺了玉面女扇子，又来讨师父。如何对付？”

罗刹女皱眉道：“棒子加扇子，神仙也难治！莫非只有交出唐僧一条路了？”在厅房里来回走，急中生智，想出一计，便着梅花带几个丫鬟去剥唐僧的袈裟行头，叫老牛穿上，变成三藏模样。耳语一番，叫他坐了，自己却去开门，将行者迎进厅堂，施礼道：“孙叔叔，奴家为夺回传家宝物，不得已将唐长老摄回荒山。今叔叔得了宝扇，奴家愿将令师父奉还。只请叔叔灭了山火后，开恩将扇子掷还奴家，便感激不尽了！”

行者笑道：“嫂嫂还算个明白人！既如此，老孙便带师父走了。扇子却不会再还你。便送给山下土人，甚时要耕耘播种了就甚时灭火，省得劳民伤财来求你！”罗刹女假作不依，只是求行者用后还扇。行者不理，扶“师父”便走。出得门来，“师父”道：“徒儿呀，你上回弄了把假扇子，这回可要仔细！”行者卖弄道：“这扇子可大可小，变化自如，祥瑞纷呈，岂是假的！”遂变小了给师父看。“师父”欢喜道：“如此宝物，不知为师能否摸它一摸？”行者慷慨道：“又不是琉璃冰凌的，一碰便烂了。但摸无妨！”递过去，牛魔王慌得去接。行者却松手早了点，小扇儿便掉在地下。行者弯腰拣起，吹吹泥土，复递与牛精。

牛魔王得了扇子，呵呵大笑，复了本相：“猴儿，你看俺是谁？”不料猴王亦笑道：“这不是老牛乔装的！适才便觉得这师父有点怪。果然是个假货！”牛魔王得意道：“明知是假的，还给俺扇子！”行者道：“你再看看手中扇子是真是假？”牛精低头觑，哪是什么宝扇，却是一片黄树叶儿。原来刚才行者见师父套他扇子，顿时起疑，看出破绽，便将计就计，引牛魔王现了原形。

牛精怕行者扇他，忙脱了袈裟、摘了毗卢帽，还给行者，转身要走。行者喝道：“你这厮，枉绰个豪杰名号，行事全不讲兄弟情份。今日犯在老孙手里，有何话说！且吃俺一扇！”吓得牛魔王扑通一声跪下：“贤弟，休怪老牛！其实赠假扇、摄令师，都是贱内的主意，与老牛无关！你师父现在寒舍，快随老牛去领人！”行者道：“且拿了罗刹女，便知真伪！”随牛魔王回转，踢开大门，闯进洞府，吓得一洞丫鬟使女尖叫乱跑。进后庭厢房，却不见了唐僧。四处寻也不见踪影。行者初以为牛精哄他，见老牛也急出一头汗，又不像。正恼怒，那牛魔王抓住了背个小白包袱要逃的梅花问她唐僧下落。梅花道：“问我，看不见后门敞着！奶奶带着和尚走了也！”

行者、牛精如梦方醒。追出后门，满眼青山红叶，溪流疏林，何处去寻！牛魔王大悔，跺足道：“都怪俺，惹火烧身。没准贱内这会儿已成太乙天仙了！”行者道：“牛兄莫慌，等俺腾空四匝睃瞄一下！”便跳在空中，四下观望，见东坡一处草木晃动，失声惊叫道：“坏了！”便纵风过去。却见罗刹女与玉面女正双锋对单剑，乒乒乓乓打呢！唐僧端坐一旁，口里念着：“阿弥陀佛，两位女菩萨别打了。和为贵，和为贵！”行者收了风，“师父嘟噜什么，叫她们打去！咱们回家也！”扛起唐僧，叫：“师父闭眼，老孙使法术了！”唐僧道：“也拉开架再走！”行者道：“自有劝架人！闭引”三藏不敢不听，遂阖上限。那行者使个“缩地法”，只听风声呼呼，两个霎时回到土地庙。

唐僧才睁眼，行者把他交与八戒、沙僧道：“好生看守。我去找罗刹女算账去！原来借假扇、抢师父都是她的主意！”唐僧叫道：“悟空，我看那罗刹女也不像行凶作恶之人，她算计你我一是因红孩儿之前怨，二是为赚回传家之宝，皆情有可原。佛门以慈悲为怀，休锱铢计较，就饶过她吧！”行者见师父这般说，只好道：

“那老孙便看你的面子，不与她计较。不过这扇子好歹不还她了。”土地道：“你把这山火连扇三十六下，火便绝了根，要扇子也无用了！”行者道：“土地你真是傻鸟！往年求了扇子来，为何不扇它三十六扇，灭了火种，岂不早回天庭了！”土地道：“大圣，小神不是没试过，终不济也！古语云‘解铃还需系铃人’，火是大圣放的，别人焉能灭！”唐僧道：“妙哉！灭了此火，悟空再不会走火入魔了！”众皆喜乐。土地娘子已重整了酒宴，来请四僧入席，意谓饯行。那唐三藏随走着，却道：“悟空，不知那牛魔王劝开架没有？一厢是发妻，一厢是爱妾，悟空你说那老牛会向着哪一个？”行者笑道：“师父，俺看你才是‘走火入魔’！出家人六根清净，一尘不染，管那闲事做甚！”唐僧道：“说得也是，也是！”却不进屋，只在廊下转。行者道：“难得师父有惜玉怜香之心。俺去看看。帮着劝劝架儿？”三藏喜道：“甚好，甚好！——你却只许劝解，不许逞凶！”

行者应了，纵筋斗云须臾来到翠云山。寻着适才两女子斗杀处，忽听一男人呜呜咽咽哭。降下云头，见王面公主卧在衰草落叶上，一把剑插在胸上，

血与红裙混着，看不分明；秀目闭着，酣睡一般，颜色依然姣好。牛魔王正抚尸痛哭。罗刹女一身血污，倚棵松树坐着，目光空旷，恍若梦中。哭声中断时，便响起秋虫的唧唧鸣叫。便有山风吹下黄红的落叶，满天飞舞，雨雪似的。行者心中老大不忍，抽身走了。

回庙后道出实情，唐僧默然不语；八戒眼圈发红。沙僧笑道：“二哥做甚！抡八竿子也轮不到你哭丧吊孝！”八戒凶道：“这么个妙人儿，说死就死了！老子愿意哭丧吊孝，干你屁事！”土地公母劝道：“莫吵莫吵！依我们之见，先吃了斋，随后大圣也该去灭山火了。省得误了唐长老取经大事！”行者道：“这公母俩说得是！吃斋，吃斋！吃完好收拾行李上路！”三藏道：“贫僧却不饿。”八戒道：“老猪也不饿！”行者叹道：“好呆子！”却又道：“好歹还要吃些，过了山还要赶路哩！”土地两口儿也再三劝，三藏、八戒方勉强进了些许斋饭。

斋毕，土地公母陪四僧去火焰山下。行者挥动宝扇，连扇三十六下，顿时大雨滂沱。行者便把扇子变成一把巨伞，与大众遮雨。那雨不住点儿下了六七个时辰，至次日天明才止。再看火焰山，竟然山青如黛，瀑布遥挂，土地公谢了大圣，却讨了扇子，道：“也算在下界为官多年，做个表记！”与土地娘子辞别众僧，回天庭复命去了。这四众遂不顾泥泞，寻路过了火焰山，再蹈西行之路。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遇强人悟空施恩威 告盗贼唐僧陷狴犴

盛世城外，贫民剪径。孙悟空恩威并重，放众人一条生路……有恃无恐，纨绔子弟白日打劫；官官相护，告状之人身陷囹圄……

话说唐僧师徒四众，过了火焰山，西行月余，已是孟冬时节。行路僧身上单薄，每日顶风踏霜，好不辛苦。沿途人烟稀少，乞化也难。众僧更是饱一顿饥一顿的。这日路上，八戒饿极了，去河边掰了一块冰，咯嘣咯嘣咬。还让师父尝尝。沙僧道：“快扔了，听着便牙巴骨打战、从心里冒冷气！”唐僧直念佛。八戒啃完冰，使前襟擦手：“又饥又冷，还要取经。这受的什么罪！”三藏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八戒道：“不等做人上人，便饿杀了！”唐僧才要发火，行者道：“二弟食量大，饿得比别人急，情有可原——前头有座城池，有卖烧饼果子的。不如叫八戒去募比。先吃饱了，再给师父捎一钵盂斋饭来。如何？”八戒欢喜道：“哥呀，还是你疼俺！——城在哪里？指条直路，老猪化缘去！”行者往前一指：“那不是！”八戒手搭凉棚，隐约望见一座城，门楼上竖几面旗，寒风中抖颤着。八戒道：“也是个穷家贫国，那旗破破烂烂的，像小儿尿布。”三藏道：“见了施王，可不准乱说。不然烧饼果子吃不上，大耳刮子吃上了！”八戒道：“老猪又不是头一回‘讨饭’，放心，放心！”倒提着耙，颠儿颠儿跑了。

沙僧背后道：“瞧二哥，‘讨饭’‘讨饭’说得多难听！”三藏道：“这厮粗鄙，不知何时才能长进！我佛门弟子，‘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自古如此。其实僧侣向俗流化缘，是教人积福，成人之美的勾当！”行者道：“按师父之言，若以精舍细胎布施斋僧，来世便享帝相富贵？”唐僧道：“悟空果然有悟性！”行者笑道：“经云，若善男子善女子发菩提心，持经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过满无量阿僧抵世界七宝布施。师父之言，却与经义相违也！”唐僧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遂作偈道：“说是说，做是做，菩萨也喜殷勤客！善信诵经不奉斋，菩萨难把莲台坐！”行者道：“怎的？”答：“怎的！饿的！”行者笑道：“今日忽觉师父可亲亦可近也！”唐僧道：“切勿因此将菩萨作凡人！菩萨，大觉悟者，相而无相，自度度他。岂我辈可揣摩！”行者摇头：“师父一弄玄，又像‘师父’了！”

正说着话，忽见八戒气喘吁吁跑来，耙儿丢了，衣襟被扯个大口子，冲行者嚷：“哥呀，你害人不浅！哪有什么卖烧饼果子的，倒有一伙强人，当的一声响锣，自路边沟里跳出来，自报是‘太平国无事城’好汉，截住老猪，要剥盘缠。老猪说没钱，便要剥直辮、坎肩！老猪想天寒地冻的，没衣裳不冻死了？故情愿把铁耙留给他们抵当了吃酒。还有人不依，扯住老猪大襟，好歹挣脱了才逃回。委实是哥害的——赔俺褊衫、耙儿！”行者笑道：“陪你坐坐也不得闲！——你那耙子是吃素的？”八戒道：“本想刨他狗日的，却听那伙人唱出一首歌谣，说得句句在理。故此逞不了强，情愿贴他耙儿！”行者又笑：“俺晓得了，是伙女强人！”八戒道：“老猪喜色却不好色——哪是什么女强人，全是一帮带把儿的！若是女强人，执意要剥老猪衣裳，倒也不忍拒绝！”唐僧问：“到底什么歌谣，叫你心服？”呆子尚未答，便听前头有人唱道：

此桥非我架，此路非我开，
但从此问过，照收买路钱！

行者初闻歌谣，勃然大怒：“叵耐强人，如此不讲道理！”跳上前便要

行凶，瞅见那伙强人着破袄旧褐，夹着枪棒，抱肩缩头横在路上；为首的山大王衣着好些，是件绸夹衫，披条毛毡挡风御寒，却也冻得嘴唇乌青，鼻涕出洞，红萝卜般手抓杆大刀。行者见众强盗那副尊容，扑哧笑了，心说：“一伙可怜虫儿！都打杀了，也不显老孙手段。还惹得老和尚唠唠叨叨，念甚‘紧箍咒’的。轰走作罢！”

行者沉吟间，忽听沙僧高叫：“那剪径的毛贼听着，我们不是等闲之辈！第一位是东土大唐太宗皇帝御差取经僧唐三藏法师。唐长老乃是当今高僧，海内播名！第二位是齐天大圣，五百年前曾大闹天宫；我为卷帘大将，当年曾为玉皇大帝镇门侍舆！”八戒提醒道：“还有老猪哩，天蓬元帅！”沙僧不屑道：“耙都拱手送人了，还卖弄什么！”噎得八戒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那伙强人听了，乱纷纷笑道：“这帮穷和尚，衣衫破旧，抖抖索索，还拿大话吓人！老爷不管什么‘高升’‘低升’，亦不想知道五百年前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只留下行囊、马匹，放你们过去！”八戒道：“师父，还不快把金钵、袈裟、锡杖……一应物品交给人家！若惹恼了，可有好看！”唐僧愁道：“这俱是唐皇所赠佛宝，岂能轻易送人！”八戒道：“老猪那耙不宝贵？‘出家人不爱财’，该送就送！沙僧道：“二哥不该逼师父做不想做之事！”八戒道：“不破财能免灾！——除非打杀那几十条性命！”沙僧哑口无言。唐僧无奈，看行者：“悟空，你说如何是好？”行者慢腾腾道：“八戒言之有理，又不能破戒杀生。看来不破费是过不了关！”唐僧道：“贤徒莫不是还记着当年贬你之事？这回任你折腾，只要不伤他们性命便可！”

行者笑道：“好，有这话老孙便可试试！”上前拱手道：“列位辛苦了！贫僧一行适造贵方，理应将买路钱奉上。只因俺行路僧囊中羞涩，无以为敬。只有一个法术，能点石成金，愿献给大王。盼请笑纳！”山大王闻言而喜，众喽罗也笑逐颜开，欢呼雀跃，一迭声叫行者“点金”。行者道：“小的们，去寻石头，大小不拘，越大越好。这辈子用不完，还可传给子孙！”

众喽罗果然撇了刀枪，都去捡石头。有贪心的，便三三两两合伙，抬大的。别人见了，也豁然开窍，丢了小的来搬大石头。行者见状，暗地念个咒语，那贪心鬼手上的石头皆重了百倍，哪儿抬得动！砰砰落地，不知砸了多少人的脚趾头！只见满地人打滚，“娘呀”、“爹哟”喊疼。山大王见小喽罗伤了大半，又惊又恼，将刀架在行者脖子上：“你这妖僧，说什么点石成金，却点石成精，伤了我许多弟兄。该当何罪！”行者不慌不忙，推开刀，“谁叫他们贪心，贪心必遭报应！俺劝大王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大祸临头也！”

山大王怒道：“娘不教爹不教师父不教，要你野和尚教！”挥刀便砍行者，只听当一声，刀便卷了刃。行者却笑盈盈的，只挠挠头儿。八戒笑道：“你这刀没钢火！”山大王惊恐：“好个硬头和尚！小的们，走也！”才要逃，叫行者念动真言，使个定身法，皆定在那里，动弹不得。幸口还能开，只叫：“圣僧饶命！”行者道：“孙爷爷！”众人叫：“孙爷爷饶命！”行者笑道：“你们放心，俺奉师命，不取你们脑瓜，每人只割两个耳朵，作个表记。免得你们好了疮疤忘了疼，重操旧业！”众人求饶：“爷爷，休割，休割！割了耳朵，那头便不是头，成了没把的葫芦了！难看不死！”再三告求。行者道：“说的也是。罢，只割为首的吧！”山大王急道：“孙爷爷听小人一言，再割不迟！”八戒揪着自家耳廓子，笑道：“这厮小家子气，又

不是多好的耳朵！”

便听山大王道：“孙爷爷，我等聚众剪径，原出于无奈——我上有八旬老母，下有妻子儿女……”行者道：“截路的都会这么说！”山大王垂泪道：“小人原本是个乡塾先生，因脸儿黑，人称黑秀才。虽迫于苛捐杂税、繁谣重役，仍依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先贤遗训。每日沿街乞讨，不敢铤而走险。不想三年前王宫来个妖怪，滥施淫威。那国王惧他，言听计从，替他筑庙，岁岁还要为他征例钱。百姓日子好似雪上加霜。走投无路之际，见皇室贵族子弟光天化日之下聚众抢劫，官府不管不问。寻思能叫州官放火，便许百姓点灯。遂也招呼了一伙子穷兄弟，拆了床褥子，一扯二做了两面旗，去铁匠铺赊了刀枪、响器店赊了锣鼓，热热闹闹干起来。虽无大富大贵，还可养家糊口。只是近来生意清淡，几个月未发利市了，三根肠子闲了两根半。今儿一大早众弟兄便勒紧裤带，冒着寒风在此恭候，盼着能截个有油水的客商。不料冒犯了圣僧爷爷。还请高抬贵手，饶小人一回，再不干这拦道敲竹杠的勾当！”

唐僧闻言道：“悟空，那厮言语悲切，谅不是假话。且饶过他们吧！”行者问：“你道国人为妖精修庙、上例钱，是个甚模样的货色？”黑秀才道：“不曾见过，只知那妖怪宫字筑在南山上，唤作金圣宫。百姓每人岁末要交五两银子供他花销，由官府代收，叫香火税。我等正为此发愁哩！”行者又道：“你言国中权贵子弟做贼为盗，官府不问，可是真的？”众强人纷纷道：“委是真的，老爷进了城便知晓了！”行者道：“既如此，你们不过是个‘从犯’。‘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要算账该寻他们——都起来吧！”众人道：“老爷，我等想起却起不来！”行者笑道：“俺倒忘了，还‘定’着呢！”吹口仙气，收了定身法。众强人脱了身，各捡兵器欲回家。

行者道：“你等回家，将刀枪送还铁匠，叫他改制斧钁锄镰，切勿再做强人。俺自进城嘱那国君削减税赋，管束臣子，惩恶安良，好叫你们百姓有条活路！”众人听了，齐刷刷跪下，含泪称谢“孙爷爷大恩大德”，随即一哄散去。

强人去后，沙僧不无醋意，道：“大师兄露脸了！”唐僧怨道：“你这猴儿，也忒口敞！你是何人，敢叫一国之主听你吩咐？若有做不到之处，岂不叫人背后骂我东土僧人吹牛皮、打脏语？”行者道：“适才只觉那国王无道、百姓可怜，未曾多虑。”八戒道：“猴哥只尽力而为便是。忙不过来，兄弟助你！弄砸了便罢。弄得好，也跟你风光风光；吃几日谢酒！”行者道：“好，好！只要兄弟一条心，土石也可变黄金！”八戒笑道：“休变了，小心也砸了脚趾头！”唐僧闻他兄弟言语，遂不再说甚。

众僧午初时辰进了东门，见街道上冷冷清清，临街店铺十有八九关着。唐僧唱叹：“借大城邑，不知何故如此萧条？”几僧猜测着，正寻馆驿、忽闻街上人道：“狼来也，狼来也！”纷纷躲进家关门闭户。四僧纳闷：“青天白日，市井中怎会有狼？”猛听一阵马蹄响，扭头见是一群纨绔子弟，打着马，在街衢上横冲直撞抢东西。一女子闪避不迭，被抢去首饰，却敢怒而不敢言。众少年呵呵大笑，旋风般席卷而来。瞧见唐僧四众，打着唢呐勒住奔马，围着他们团团转起来。他们见行者面似雷公、八戒长嘴大耳、沙僧暴眼黑须，便有几分惧怕。却不怕唐僧。三转两转，将唐僧与他们隔开了，围着他走马灯似地转。转得三藏头晕眼花。只好席地而坐，闭目合十，默念《心经》。才念了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

切苦厄……”那伙少年已飞快将他锡杖、僧帽抢去，一声口哨，打马飞驰而去。行者火冒三尺，正要去追，叫唐僧死死扯住：“悟空，此处不是荒山野岭，那伙人也不是平头百姓，你追上他们又能如何？他自抢了，必不还你；你脾气又躁，三说两说动了手，伤了他哪一个，我等皆走不脱。不如写个状子去官府告他们。我是原告，你们都是证人，必赢无疑！”行者摇头道：“官官相护，恐告不了这群‘狼’！”唐僧道：“我却不信！”还有王法没有！”吩咐：“先寻馆驿安身，再去衙门告状！”

几众一路打听，寻着馆驿。进门见驿丞正当庭使口大锅煮粥，是青菜胡麻渣加少许稻米。见来了宾客，将炊事交付娘子。迎上去验了文牒，请人厢房。众僧略一歇脚，驿丞娘子送来半瓦盆青菜麻渣粥，“客官请用。不够就兑点清水麝和麝和！”八戒道：“好姐姐儿，这菜粥一点油水没有，怎么下咽广妇人嗔道：“客官将就着点吧！我们都吃了三年了！……”

还要诉苦，忽听老公叫她，扭身走了，去自家房中。那驿丞呼噜呼噜喝着稀粥道：“我忽地想起来，你不是还藏着个金镏子么？眼看腊月初八，要给金铃大王上例钱了。”妇人噘嘴道：“就那一件值钱物品了，不交！”驿丞急道：“那金铃圣神通大着呢，一查只你没交，生气吃了你，看留金镏子给谁戴！”妇人气恼道：“吃了我也不交！还指望它换几个钱过年、度春荒哩！——这交了也是死，不交也是死。可怎么过呀！”呜呜哭起来。

这厢唐僧师徒听得清楚。行者道：“也难怪盗贼丛生。老百姓也委实难以活命了！”唐僧直念佛祈祷。沙僧道：“师父，先扫自家门前雪，再管他人瓦上霜——告状要紧！”唐僧才住了祷告，便着沙僧去讨笔墨纸砚。须臾讨来，八戒研墨，沙僧铺纸，唐僧写申状。状曰：

太平国无事城府尹老爷钧鉴：

唐僧三藏一行四众，奉唐王敕命赴天竺国拜佛求经。今日午时，途经宝方，于东门内遭抢。抢劫者年少、衣锦、骑马，失物为御赐僧帽、锡杖。少年来时，人皆呼“狼”，惟恐避之不迭；公子去时，春风得意，如蹈无人之境。乞大人动雷霆之威，发捕快健勇，捕获盗贼，明典正刑。如此，吾得丢失之物，公得万民称颂。何乐而不为！僧额庆之余，无以为报，自当登门诵经，为公祈福。虽系野人献曝，其心堪诚！

告状者东土僧人唐三藏谨呈

写毕，沙僧道：“师父好文墨！那府尹见了此状，敢不尽力！”行者道：“那伙强盗均系王公裙带、显贵瓜葛，恐府尹不敢去惹。莫如去皇宫寻皇帝老儿讨失物！”唐僧道：“凡事要讲个秩序，岂可僭越行事！”起身道：“谁陪我去递状子？”众徒弟皆道“愿往”。三藏道：“悟空不信府尹，不去也罢；八戒忒丑，恐吓着人家——悟净陪我去吧！”沙僧见师父器重，欢欣鼓舞，便去备马，护唐僧去了。

行者、八戒乐得轻松半日，便去门外捡几颗石子，回屋歪在床上猜枚玩，谁输扭谁的耳朵。不多时，八戒的两只大耳朵皆被行者扭得通红。八戒弃了石子，死活不玩了，两个便又说闲话磕牙儿消遣。不觉已到申未西初时分，行者忽道：“师父怎么还没回来，事不谐也！”正说间，沙僧慌慌张张跑来：“师兄，大事不好！师父叫官府扣下了也！”两个慌得跳下床：“怎么回事，慢慢说！”沙僧喘了几口气，饮了半盏茶，方道：“我陪师父先去京府衙门递状子，府尹初还客气，看状子大惊，二话不说，攒下状子，便道‘退堂，退堂！’师父不依，揪住府尹要问道理。府尹恼怒，喝令衙役‘打二百棒，便是道理！’我忙求情，府尹才作罢，把我们使水火棍轰了出去。我意回来

与师兄们商议对策。师父不听，非要我陪他去大理寺上诉。费了一番周折，见着寺卿，那狗官笑眯眯的，脾气怪好，只是不问案子，反对我们再三盘诘。师父急躁，言来语去，不免口角。狗官勃然大怒，说师父诬告！一敲惊堂木，叫‘给我拿了，打入死牢！’我见事不妙，拉师父就跑。师父两腿哆嗦，哪儿跑得动！叫皂隶拿了。我发威推开众衙役，奔出大堂，跳上白马飞奔来报信儿。大师兄，先别寻什么行李，快去救人吧！”

行者听了，当下无语。沙僧再三催，才道：“师父不信俺老孙，不知‘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方有此厄。八戒去请驿丞来，有事要请教于他！”八戒便去请驿丞。须臾，驿丞至。行者将师父告状事详告，问明日皇帝是否早朝？驿丞道：“你们莫不是要请圣上降旨赦免唐长老？休做梦了！那皇上因龙体欠安，有年余未上朝了。明日也难说！——你们也忒莽撞，不知那伙强人中便有大理寺卿的么儿！令师落在他手里定是凶多吉少！依在下之见，不如备些人事送给寺卿，他得了好处，自然大事化小，将令师释放。若等皇帝垂恩，却遥遥无期！”行者道：“不知要赍多少礼方合寺卿心意？”驿丞道：“这帮权贵，个个巨富，少了看不上眼，一条人命少说也得上万两银子！”八戒、沙僧惊道：“娘哟，上万两银子！”行者道：“休说一万两银子，十万百万两银子老孙也自有法凑齐。只是不想惯宠这帮贪官！”驿丞冷笑：“休逞强，不然令师性命朝夕倾也！”拱拱手，自开门走了。

沙僧掩上门，道：“师兄，还是上天人去借钱吧。什么值钱？师父命值钱！”八戒道：“借甚钱！恼了老猪，闯进大理寺，砸开监牢狱，救出师父便是！”沙僧道：“那帮人与二哥相比，自然不是对手。只怕如此做，不知要伤多少性命！也败了咱取经僧的名分，西行路上留恶名也！”行者叹道：“说得也是。只可怜这国百姓，倘犯在他们手里，何处去凑这上万两银子！倾家荡产也不够！”叹息一回，又思忖。忽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老孙有主张也！”

时天色已晚，师兄弟又吃了几碗菜粥。约摸戌时，行者嘱咐八戒、沙僧看好行李、白马，纵祥光径至大理寺。寻着监牢，见狱灯昏暗，师父蜷曲在一堆干草上闭目感叹：“只言国有国法，谁知官官相护！那犯法的逍遥自在，无辜的身陷囹圄。悲哉，悲哉！”行者闻言，忍不住偷笑，变成一个萤火虫儿，嚶地飞进栅栏，叮在唐长老头上道：“师父，别来无恙？听说状子递上去了？”

唐僧闻声知是行者，惭愧道：“此署官吏昏庸，难辨是非曲直。好猴儿，快救为师出去，再重写一申状递到刑部大司寇手里！好拨云见日，还我清白！”行者道：“一缸酱菜皆臭了，哪儿挑干净茄子！”唐僧道：“说正事呢，扯什么黄瓜茄子！”行者笑道：“顶着乌纱帽，身披大红袍儿，不是茄子是什么！——师父且忍一忍，明儿老孙寻皇上要人要物。俺去也！”唐僧急道：“贤徒你慢些，我还没吃饭呢！”行者已远方了。狱卒过来喝道：“吃饭！等着吃倒头饭吧！”唐僧只好忍气吞声捱着。

行者飞出牢狱，瞧见前头宫宇巍峨，灯光闪烁，便又过去。寻着后宫寝殿，叮在窗棂上往里一瞅，却暗叫一声：“怪哉！”原来室内陈设极为简陋，说什么绣衾狐裘，却是粗被旧褐；瞧不见金镶玉嵌，只是竹章木桌；帷帘经年尘土多，屏风积岁漆斑驳。那皇帝，一脸病色，骨瘦如柴，披件棉袍，正凑在铜火盆前烤火，嘴里吭吭呛呛咳嗽。那热灰中嘭一声响，原是枚栗子爆了。皇上便噙着手指拈出来，剥了吃，好不香甜！皇后满面皱纹，坐在灯下，

飞针走线，给老公补龙袍。行者大惑，只以为无道昏君，准是奢侈淫佚之辈，不曾想他竟如此清苦！正思间，一个小黄门送药汤来，拜禀：“请陛下用药！”皇上一阵咳嗽说不出话来。皇后起身接过药：“你去吧。”小黄门退下。皇帝止住咳道：“我这病，神仙也医不了。天天吃这苦水子有甚用！”皇后道：“药中有枸杞、川贝、地黄，能安神、润肺、补肾。还是喝了吧！”老公也还听话，也就接过药来，屏住气喝了。喝完直皱眉头。皇后道：“莫非药太苦？”皇上摇头：“药酸不拉卿、甜不梭梭，倒不甚苦——朕只是心里苦！自三年前金铃大王显圣，这病根便种下了。先是筑庙，又是交例钱，弄得国库亏空，民不聊生。寡人苟居后宫，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眼看又到岁末，该给金铃大王征例钱了，少不了又要收刮民财，朕实在于心不忍！”

正言语，小黄门报中常侍门公公求见。皇上皱眉道：“夜猫子叫，祸事到！”却也无奈，叫宣进。一霎，门公公摇摆着胖滚滚的身子进来，参拜毕，道：“皇上，金铃圣差人询问征收例钱之事。大王道他欲重修金圣殿，故要比往年多加二十万两银子。还要一百名殊色的宫女侍奉王妃。微臣不敢做主，特来禀告主公定夺！”皇上道：“还要加征二十万两银子，岂不是竹竿里榨油；三年来已要去五百余名美女，宫里剩下的都是些茧巴蚕于干巴腩，哪儿去寻一百名殊色的？”门公公笑道：“加二十万两银子按说不多，每人不过多交一两五钱银子。至于俊俏女孩子，臣也有法：宫中没有，就下令各州县限期交纳。贡献之后，主公还可留下几个赏玩呢！”皇上正色道：“朕一向洁身自好，从不借公事渔利！朕也不许你趁机中饱私囊！”门公公皮笑肉不笑道：“小臣哪儿敢！——还望主公速速降旨，下臣好去操办！”

皇帝沉吟片时道：“此非小事。朕也多日未上朝了，明日朝会，寡人说与众卿议过再定！——且退下吧！”门公公退出后，皇帝长叹。皇后恨道：“那金铃王年年加码，贪得无厌，哪像什么神仙佛圣，简直是妖魔鬼怪！”皇帝慌得捂上她嘴：“老婆儿，你不要命了！不记得金铃王显圣那年，朝中几个忠良进谏，叫寡人抗命。结果那厮得知，把他们都吃了！”皇后道：“既然如此，明日早朝，谁还敢说个不字？”皇上道：“走走过场也好。史官记载时便不能说是朕一个力金铃王征敛财物，百官都有干系！”又道：“其实破财免灾，虽年年交钱献妃，倒可保得一国安宁，无灾无害！”皇后道：“你我幽栖后宫，深居简出，谁知外头什么样子？还不是听门公公一人说了算！”皇上道：“寡人不贪不欲，为百官楷模，自然官清吏廉，四海升平！”行者听了，心说：“这皇帝虽清正廉洁，却糊涂之至也！幸得他明日早朝，再与他理会不迟！”自隐身回馆驿，将见闻说与师兄弟们不提。

次日一大早，行者令沙僧看家，带八戒径去皇宫。正逢百官上朝，只见仪卫开道，旗旄遮天，肥马华车，好不威风！跟班的侍从也个个锦衣亮靴，精神抖擞。行者笑道：“穿得比皇上还好哩！”呆子艳羡，啧啧道：“做个大官，前呼后应，端的威风！”两个至午门外，听着宫内山呼海蹈声传来。行者道：“咱们去投告求见那老糊涂虫儿！”便告午门官，说有东土神僧要与皇上治病。午门官听了，不敢怠慢，忙进宫禀告。那官员才走，行者道：“兄弟，使点神通入宫，休叫他小觑咱们！”便腾云越过午门，向金銮殿落去。那时百官才拜毕，各分班站了。皇上才要言敛财选美之事，闻午门官报，大喜，“朕久病不愈。今日朝会，便有神僧登门送医。快快宣进！”言才讫，却见两个和尚踏云而来，降至丹墀下，不禁吃了一惊。午门官却认得，道：“陛下勿惊！便是这两位圣僧要与主公医病。却不知他们会驾云。”

皇上方定了心，赐坐，垂询姓名乡贯行状。八戒卖弄道：“这是俺哥孙悟空，五百年前被玉帝封为齐天大圣……”行者道：“休多言！只言当前事可也！”八戒又言一路上降妖伏怪、护法取经之事。皇上道：“神僧果有神通，不知能否看出寡人所患何病？”

行者闪火眼金睛，打量皇帝，忽道：“陛下身病心病皆有！身病不过是人邪侵肺，胃不纳谷，多梦盗汗之类；心病却与金铃王有关！”皇帝大惊，“你这行路僧人，知道什么金铃王银轮王的！”八戒大笑，“皇帝老几何必遮遮掩掩！俺哥还知金铃王是个贪财小人、好色之徒！今年加征二十万银子、一百名美女哩！”皇上急道：“我的爷，休再说了！”那门公公也大惊失色。皇帝却屈尊至行者座前，悄言问：“敢问神僧，我这身病如何医，心疾如何治？”行者道：“治本先治本，医病先医心。心蔽则百病丛生；心明则神清体健。但此处人众心多，难以下药！”低语道：“请陛下即刻散朝，带几个人去馆驿见俺。却不许乘辇骑马，只可微服步行——休忘了赏一百两银子作酬礼！”行者说毕，携了八戒手，复驾云出了皇宫。八戒道：“哥，你怎么说走就走，一没告状，二没拿妖。早饭也没讨一刚”行者道：“俺向他讨了一百两银子的谢礼，还不够你去酒楼打着滚吃的！”八戒大喜。

两兄弟归馆驿，却不见沙僧，向驿丞打听，方知他也去皇宫了。过了约半个时辰，沙僧才回，道：“我想去殿上说说昨日告状碰壁之事，不曾想已散朝了。不知师兄与皇上说了些什么，何时能放师父出狱？”行者道：“殿上人多嘴杂，未曾细说。不过那老皇帝要来此间，有话可尽管与他说！”才说完，忽听门外驿丞道：“不知圣上驾临，小臣有失远迎，万望恕罪！”便听皇上道：“罢了，罢了。东土来的神僧住在何处？”行者便叫八戒开门，遂见两个着便服的内侍气喘吁吁架着皇帝，身后还跟着三四个随从；像与人撕打过似的，脸上有血痕，衣衫被扯破。那皇帝也脸色蜡黄。行者叫道：“陛下果然来了，只是忘了赏礼也！”皇帝一屁股坐下，兀自喘，答不出。随行的道：“神僧不知，陛下中途遭险也！”毕竟不知皇帝路上遭遇何险，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假金圣偃红倚翠 真神僧获书易草

花天酒地，贼和尚纵情逸乐；死里逃生，孙大圣尘殿探秘……咆哨响马惊家人坠，孙行者搜信，易毒草……

那行者问皇帝出了甚事，皇帝道：“甚事，遭抢也！”行者道：“手头紧那酬银便免了，光天化日之下编派甚抢劫案！”皇帝急道：“寡人虽不富裕，好歹有点私房钱，一百两银子还凑得齐。却要怪圣僧不让寡人乘辇着袈，只好拎着银子微服出行，半道上突冒出一伙歹人，骑快马，衣纨裤，围上便抢银子。手下道：‘圣上在此，休得无礼！’那帮泼皮竟大笑：‘什么“剩上、剩下”，一个子也下给你剩！’朕道：‘便是平民百姓财物，也不该抢。还有王法么！’那帮人道：‘可笑，可笑！王法大，王法大，不如俺爹一句话！’夺了银子，呼啸而去！”

行者笑道：“不瞒陛下，昨日俺师徒进城，先被那伙人抢去看皇御赐的锡杖、僧帽。俺师父投状府衙，府尹不理；又至大理寺告诉，寺卿却道师父‘诬告’，打入大牢，生死未卜。”皇帝惊道：“有这等事！”行者道：“适才陛下遭抢时，可认得强人是谁？”皇帝道：“朕不认得。”转身问随从：“你们可认得？”众人吞吞吐吐。皇帝怒道：“莫不是串通一气，有意欺君？”随从恐惧，一个道：“小人认出两个，一个看似老太师的长孙，一个像是大理寺卿的小儿！”

一人接道：“还有一个像是兵部尚书的侄子！”皇帝听了，脸一阵青一阵白，只叫：“可恶，可恶！朕回去一定嘱有司严加惩办！”行者道：“既然如此、俺师父——”皇帝道：“立马便放！”“被抢僧宝？”“一定壁还！”

行者几个自欢喜。皇帝道：“圣僧，寡人之病——”行者道：“圣上之病，勿需针石！昨宵俺曾变化了入你寝宫，所闻所见，知陛下是个清廉之君。然你既为一国之君，自当为民造福。眼下国中妖魔作祟，人臣在法，盗贼蜂起，民不聊生。陛下虽独善其身，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一席话说得皇帝面热心跳，浑身冒汗，搭讪笑道：“圣僧说话忒直，好歹也给寡人留点面子。”行者笑道：“忠亨逆耳利于行！想你朝中大臣，只甜言蜜语，粉饰太平。令你目昏耳聩，实祸国殃民也！”

皇帝道：“依圣僧之见，朕该如何做？”行者道：“老孙问你：那个金铃大王是个什么东西？值得你们奉为神圣，年年拜献，岁岁贡赋？”皇帝道：“三年前他驾祥光彩云来到皇宫之上，天坠花雨，果然有神明仙圣模样。他有三个金铃，晃一个便下大雨；晃二个便刮飓风；晃三个便起雾瘴。他道如寡人不依他言，便连下七七四十九天大雨，再刮四十九天大风、起四十九天毒瘴。朕思如此一来，一国君臣黎民命皆休也！无奈，只好对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行者道：“那厮近日可曾来过？”皇帝道：“自从朕给他在南山修了金圣宫，却有二年没露面了。只是遣人找中常侍门公公，要钱要人！”行者道：“陛下自回宫，却不要提敛钱选美之事，待老孙去南山探个明白，回来再做主张！”皇帝道：“圣僧自去，只求别提是寡人差遣！”八戒道：“老官儿休怕！你不晓得俺大师兄神通，什么金铃大王，禁不住俺师兄一金箍棒！”行者笑道：“呆子，休乱卖弄！”腾云走了。

这厢皇帝要回宫，却下敢再便服出门，遂差人回去叫凤辇仪仗禁卫来。等候的空儿，八戒将大圣故事——说与皇帝及随从听，听得众人一惊一咋。皇上道：“孙长老如此神通，猪长老、沙长老也一定不凡！”八戒牛气道：

“俺与大师兄相比也不过差个三十六变。什么上天入地，吞日吐月，捉妖拿怪，法力却也相仿！”大众听了，齐赞八戒。沙僧有些不自在，道：“猪长老什么妖怪都能降，只是见不得女妖精。见了她们，骨便酥了，手便软了，耙儿便掉了。”众大笑。八戒反稽道：“沙长老好，师父最喜他——师父放个屁，都说是香的！”说得沙僧恼怒，抄起宝杖要打八戒。八戒道：“来真的，好呵！”摸起钉耙，两个叮叮当当打到院子里。觉得施展不开，又腾起云头在半空开战！八戒力猛耙狠，杀了十几个回合，沙僧渐觉不支，便架住八戒兵器道：“二哥息怒！是小弟言语差池，冒犯了。还请宽宥！”八戒也是个直肠子，见沙僧这般。也就收了兵器，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老猪也是个要面子、吃软不吃硬的角色。你既赔了礼，此事便作罢。好歹还是兄弟！”遂收了耙按落云头。皇帝笑道：“二位空中争斗，寡人真开了眼！才不过片时，为何不战了？”沙僧喝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目今妖怪未灭，我兄弟斗甚！”说得皇帝哑口无忽见太监进门，原来辇驾来了。沙僧道：“陛下回宫，休忘了传令释放师父、擒拿强人，追缴夫物！”皇帝连声应诺。八戒道：“俺们在此间只吃菜糊糊，甚为清苦，你也摆个酒宴叫老猪打打牙祭！”皇帝推道：“却难为寡人！朕每日也是青菜粗米，三月不知肉味矣！”八戒不依。随从见皇帝为难，出主意道：“陛下休虑、可传旨门公公代为款待。他家山珍海味俱全！”皇帝不信。从人道：“谁敢欺君！”皇帝感叹：“真真想不到！”嘱随行太监：“便着门公公代朕备晚宴款待圣僧！”八戒道：“老猪午斋便不吃了，专候陛下下来邀俺兄弟赴宴！”皇帝不敢不应，起驾回宫。

皇帝返回宫中，临宣政殿，急遣太监分别去召大理寺卿、门公公。中常侍府邪离宫廷甚近，不知为何，等了约半个时辰，不见门公公来。寺卿倒昏头昏脑来到。原来他正与同僚吃酒，已是半醉；闻圣上召，撂酒盅酡红着脸儿来了。皇帝劈头盖脸把寺卿骂一顿，说他尸位素餐，纵容子弟胡作非为，犯上作乱；该捕的不捕，不该拿的乱拿。怒极，竟唤来锦衣校尉，令：“推出午门斩了！”吓得寺卿浑身抖颤，连连告饶。正危急间，幸门公公一步赶到。

门公公居处近为何姗姗来迟？原来早朝时皇帝见了行者、八戒后，匆匆散朝，未言征敛选美之事。门公公心存疑窦，回府即着心腹随从去馆驿打探消息。随从在馆驿门外埋伏下不久，便见皇上微服进了馆驿；又见行者腾云往南而去。随从回禀后，问公公觉事情不妙，便书简帖派人火速送往南山金圣宫。钦差去时，他正候南山回音；便着人招呼钦差在前厅吃茶，却在后庭坐等。片时投书人赶回，看了复简，才陪钦差进宫。一进宣政殿，见皇上要杀大理寺卿，忙代为求情。

皇上道：“这厮读职，几乎害了寡人性命，留他做甚！”门公公道：“强人惊驾，罪当诛杀。盼陛下允寺卿戴罪立功，捕获盗贼。但歹人未必是权贵子弟。我闻那东土妖僧善变化蛊人，难说不是他们幻了相来蒙骗陛下。还是等拿了真强人，审清了再定生杀子夺！”

那皇帝耳朵根软，被门公公一番花言巧语，也就转了心眼，不杀寺卿。但亦惧怕行者几个神威，令寺卿即刻回衙释放唐僧，捉拿强人，勘明案情，速速报来。寺卿千恩万谢，出殿去了。皇帝又道：“公公，那猪长老要寡人今晚请他吃酒。朕一时无奈，答应下来。却是让爱卿备宴。请勿见怪。”门公公闻言，暗喜：“天助我也！”拜道：“微臣能力圣上分忧，乃是天大的

荣幸！岂敢推委！臣这就回去嘱咐厨下办斋、一厢投柬相邀。陛下不嫌弃，届时也请驾临寒舍，以示礼贤下士之意。皇帝道：“孤身体欠佳，就不去了。一切烦爱卿操持。那孙长老去南山金圣富打探消息去了，回来也一并下柬帖请了。免他抱怨寡人小气！”门公公道：“圣上放心，老奴保管将东土圣僧一个不剩请到，叫他们吃饱、吃好，醉得一塌糊涂，出不了门儿！”叩辞皇帝，回府操办不提。

却道行者纵祥光离了馆驿，片时便至南山。山不甚高，却也松竹清幽，泉吟鹤鸣。俯看山间，只见金圣宫楼宇重叠，鳞次栉比，果然一派庄严景象。行者降下云头，变作一只白颊蓝羽山雀，一翅飞到大雄宝殿廊下。见正中三世佛与观音并排坐着享受烟火，微微诧异：“这金铃王也是个半瓶醋！若供三世佛，都是观音把后门儿，龙女、善财两旁侍立。他却如此排列！”那欢门前香案上香烟袅袅，莲座四匝酥油灯闪烁，老和尚敲着木鱼，小和尚咿咿呀呀念经。行者再瞧不出异常，振翅往后飞，过讲法堂、毗卢殿、方丈室，又见偌大一个后庭，门户森严。行者数了数，竟有九重！那楼堂殿阁，比前头梵宫又要精美：只见金铺玉户，雕梁画栋，极富丽堂皇，却清静无人。

行者正察看，忽闻一缕音乐声自深院传出。行者飞过去，路上见殿堂门额题着“金屋”、“银舍”……心说：“非金即银，俗不俗气！让老孙看看是些什么玩艺！”飞过去，顺窗户眼往里一瞅，不禁惊讶，原是一屋金子，金光灿灿，直堆到梁间。再看，又是盈盈一室银子，耀人目眩。行者骂道：“好个贪财的妖，多欲的魔！”又往里行，见一华字门匾上写着“偎红斋”，对面一殿是“倚翠堂”。

那乐声便是从偎红斋传出的。行者忖道：“偎红、倚翠，花花公子勾当也。甚神明仙圣！”掠翅自窗上风眼飞进殿堂。里面盆火通红，暖意融融。一厢乐工调丝弦；当庭宫娥蹈曼舞。席上一个胖大和尚正左右搂着两个美姬吃酒。那和尚脖子上挂着三个金铃。想便是金铃大王。行者细觑那妖，五官长相，一举一动，分明是胎生奶大之人，端的奇怪！想拿了他，又惧他铃儿，正踌躇间，脚踏下梁间尘土，掉下来迷了那和尚眼目，抬头看见“山雀”，气得泼口大骂，伸手将一个铃儿略晃了晃，行者便觉一股强风袭来，忙嗖的一声，又顺风眼飞跑了。

那风儿将梁间尘土裹成一团浓雾，拂开门帘，吹出房室。起风时却也扬起宫娥裙裾，露出亵衣玉肌，众女子慌得并腿拢裙。和尚淫兴大发，便弓腰过去，垂涎道：“心肝儿，你护怎的？”偏撩人家裙子，又掐又挠，惹得女孩子一片嗔叫。行者外头听得清楚，怒道：“好个贪财好色的妖僧，逼得皇上穿破衣、百姓去截道儿！却在此荒淫无耻！”正要掣棒打进去，忽听一阵脚步响，原来一个小和尚捧着书简慌慌张张跑来，入室叫道：“门公公差人投书来也！”那和尚初不以为然，道：“看老阍人说个甚！”拆信一看，大惊，“原来姓孙的来窥探我家！”悟道：“适才那山雀儿莫不是他变的？——小心为妙！”便拂退舞乐姬妾，出堂来，召唤精壮弟子，持弹弓强弩，寻着山雀便打。

行者惊诧，“不知那姓门的是何人，与妖怪勾结，泄了老孙底细！”忙变作一个瓢虫，欲称“花大姐”的，伏在朱柱上。那伙人也没看清。忙乱了一阵，打杀了十几只山雀。金铃怪略放了心，便去前庭，行者一飞叮在那怪僧帽上。那怪进了方丈室，对投书人道：“回去告诉公公，就说我知晓了。叫他也提防那几个东土僧人。有甚动静，再来报信！”那人应着，出门上马

走了。那怪便打坐养神。行者寻思，“这厮沉溺酒色，临急了抱佛脚，俺却不叫你养神！”便去门外，现了法身，掣出棒来，喝道：“金铃魔头，适间你满世界打弹弓放弯箭要杀老孙！如此爷爷在此，拿出你手段来赌一赌吧！”

那和尚闻言，先是一惊，推门一看，见是一个雷公脸瘦和尚，冷笑道：“那书简上说你神通广大，我道有三头六臂哩！原是个痨病鬼儿！一姓孙的，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为何上门滋事？”行者道：“泼魔，你与宦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祸国殃民，该当何罪！”和尚笑道：“那国王自愿奉承老爷，干你屁事！你这瘦猴，‘一把攥着两头不冒’，却僭称什么‘大圣’。赶紧走你的路！不然惹恼了本王，你小命倾也！”众弟子哈哈大笑。行者怒道：“叵耐这厮，竟敢小觑老孙！”见身旁有一凉亭，将铁棒晃一晃，长得旗杆似的，一下子打断四根柱子，那亭子忽然倒塌。

妖僧与众弟子大惊失色。见行者挥棒上前，慌忙将三个铃儿对着行者没命地摇晃！只见狂风骤雨劈头盖脑袭来，大圣全然不惧，顶风冒雨直取那怪；忽又见一股瘴烟扑面吹来，便裹住他头脸，憋不住吸了几口，一刹间便觉头晕眼花，情知不好，正要纵筋斗云逃脱，无奈神昏志迷，念不了咒语，头栽倒在地，昏迷过去。众弟子一拥而上，将行者捆了。那怪大喜，令：“推到金圣殿前斩了，就地埋在菩提树下。多事猴儿就此了账也！”

众弟子得令，将行者抬至第九进院子，绑在大殿前菩提树上。刀剑齐下，乒乒乓乓，那行者脖子红也不红，众僧兵器皆卷了刃。没杀了行者，只把他震醒了。弟子们无奈，只好回禀妖僧，那怪心惊：“这厮果然有些功力！”令将行者缚牢，又着心腹弟子点起铜炉去煎断肠草，好毒杀行者。

众僧给行者又加了两道绳，捆结实了，抽身锁上院门走了。行者抬头看那金圣殿，见匾上金字无光，廊柱蛛网缠绕，门封窗闭，寂无人声。忽悟道：“此乃金铃怪正经去处，为何遭此冷落！”便想进去看看。遂使个缩身法儿，抽出身子，又将适才僧人撒下的一把烂刀变作自己模样仍在那儿缚着，方上了台阶。凑门缝一瞅，却一片昏暗，看不清楚。行者又使个遁法，自门隙进了大殿。定下神来，才慢慢看清锦帷彩帘尘封虫噬，鎏金铜炉香残灰冷。宝座上却分明坐着个狮首人身妖精：鬚发披散，眼如铜铃，屈若钢针，口似血盆，十分吓人；穿一身黄金锁子甲，左手持一株于巴巴莲花，右手捏一截丝绦带儿。

行者初一惊，以为那怪看见自己了，忙藏在帷幕后，那厮却仿佛睡着一般，毫无动静；再觑，那怪仍坐原处一动不动。忍不住凑前，哧地笑起来，原是个死的！行者便嘻嘻哈哈揪那怪的胡子，拍他的脸，捶他的心窝，忽从嘴里喷出一股臭气，像是肝花肠子腐烂的气味。行者顿悟：“看来这才是真妖怪！不知何时叫那和尚暗算了，将铃儿夺去，仍唇称金铃大王名份作威作福！可悲那一国君臣还蒙在鼓里！”

行者感叹一回，揪下一缕黄澄澄的鬚发，揣在怀里。才出了殿，见几个和尚开庭门进来，其中一个捧着个瓷碗，急闪在廊柱后。见他们逮住自己替身，便灌药。一个笑道：“仙酒来也！不知能否降服这厮？”另一个道：“金铃大王法力如何，也叫儿株断肠草送了命！何况这瘦猴子！”又一个道：“就是，就是！这厮头硬。肠子安是铁的！药到命除，没二话！”行者暗自庆幸，心想若是趁自己迷糊时，灌了这药，难说能活着出去！便像拣了便宜，也不惊动众僧，化一阵清风走了。

行者回到馆驿，见师父已放回来。八戒、沙僧迎上道：“猴哥，你可回

来了——探妖事如何？”行者道：“已知底细！”问师父：“可吃苦了？”三藏道：“先时吃些苦，走时又请我吃斋饭。只失物尚未归还。”行者道：“不拿强人，如何追赃？”起身道：“待俺再去找皇帝老儿催催！”唐僧道：“听他两个说皇帝是个好人。切勿鲁莽，惊了圣驾！”

行者应着走了。腾云来到宫庭，降下云头，直闯后宫。皇上与皇后才进午膳，饭是黄粱饭。几样素菜，无非是藩菜、蕨菜、萱草花、雪里蕻之类。毋须侍女，更无乐舞。见行者至，两口儿慌得让座，道：“孙圣僧，回来了。一堆吃些？”行者笑道：“不吃，不吃！谢了！”又道：“陛下好生清苦，却不知那金铃大王金银满屋，昼夜笙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皇上讷讷道：“人家是神圣，也是前世修来的。朕不眼馋！”行者叹道：“陛下焉知眼下那‘金铃王’不是什么神圣，其实连妖怪都不是！”皇上不信，道：“孙圣僧你逗寡人呢！那金铃大王朕三年前见过——”行者道：“以后陛下又见过几回？”皇帝、皇后皆摇头。行者摸出金髻发递给皇帝看：“实话告之，那真金铃怪已被人害死，这是俺扯下的真妖怪的头发。现今却没有什金铃大王，只一个花和尚住持假冒死大王名义要金银美女。”

皇帝两口儿哪里肯信，道：“不能，不能。倘如此，那门公公早已得知，敢不报来！”行者道：“正是你朝中有人与那花和尚勾结，欺君害民！”皇帝大惊：“是谁？”行者道：“俺在金圣宫探察时，朝中一个老太监送书简给那假妖王，俺听小和尚道：‘门公公差人投书来了！’请问陛下，这宫中几个宦官姓门？”皇帝道：“只有一个，乃是中常侍门公公！”行者道：“看来便是那厮一直在蒙骗陛下！”皇帝连连摆手，“你说门公公，打死寡人也不信！他对朕一直忠心耿耿！休乱猜疑，免得我君臣不和！”行者又好气又好笑，“陛下——”皇帝道：“孙长老休再说了。那门公公代寡人备晚斋供养几位圣僧，便在公公府上。见他时，还请孙长老慎言！”

行者想：“这皇帝如此昏庸，难怪能哄他这么久！也罢，待俺得了那阉人与假妖勾结照证，再来羞这老糊涂虫儿！”才要去中常侍府探寻破绽，又道：“老孙还有一事要陛下恩准！”皇帝道：“圣僧请讲！”行者道：“俺家丢失物品至今没下落，究竟何时能还？”皇帝道：“我已吩咐大理寺卿捉拿盗贼。请圣僧稍候几日！”行者冷笑，“只怕寺卿下不了手！不如请陛下降一道旨，叫他把什么太师的长孙、寺卿的么子、尚书的侄子……先拿了去，打五十大板，叫他皮开肉绽。那公子哥儿捱不过皮肉之苦，自然招供。如此一来可擒获全部贼人，问他们抢劫、惊驾之罪，二亦可追回我家僧宝。”

皇后道：“孙圣僧说的是！那帮恶少被他们爹娘宠惯得无法无天，非老头子你下旨不可了！这般还可讨回咱家的一百两银子——那还是我的私房钱哩！”皇帝本已信门公公之言，听老婆这般说，又转过来了，道：“那帮纨绔子弟实在可恶！竟然不把寡人看在眼里，该拿该打！——孙长老，朕有意委你为钦差大臣，坐镇大理寺，拿犯追赃如何？”行者沉吟道：“俺却不得闲儿，不如让猪师弟代劳！”皇帝道：“是那位耙儿抡得好，却有些好色的长老？”行者笑道：“陛下如何知晓尸皇帝道出八戒与沙僧口角斗胜之事。行者道：“这帮强人，却无一个裙钗在内，猪长老自然下得手！”

皇帝便书了一道手谕，差黄门官送到馆驿。那八戒本欲罢午斋的，捱不过饥虫钻心，正喝菜糊糊，闻旨，丢了碗，抹抹嘴，扛上耙儿，喜气洋洋辞别师父，在两位公公陪同下，登车赴大理寺做钦差大臣去了。

那行者此时也辞别皇帝，纵祥光来到门公公府邸，砰砰打门。一家丁开

了门，却不认得行者，见行者面目凶狠，吓得要跑，叫行者揪住：“门公公在何处，快引老孙见他！”

家人惧他，只好引行者走，三转两拐，进一丽室：外间有锦榻绣枕，壁上嵌金，地下铺玉；又有梨花木隔山。内间传来吭吭哧哧声音。家人道：“老爷在里间出恭，请稍候！”行者见陈设如此富丽，哪儿信这是东厕！便一脚踹开二门，果见门公公正蹲在金铸便盆上解手。公公见行者气势汹汹，忙提上裤子，赔笑脸道：“不知孙神僧驾临，失敬，失敬！”便去外间，问行者来此有何见教？行者道：“听说公公要斋供贫僧，特来瞧瞧。怕的是公公也与陛下一样清贫，岂不难为公公了！”门公公笑道：“吾虽一身廉洁，两袖清风，不过圣上既吩咐下了，一餐饭还是备得起！”行者冷笑：“好个清廉官宦！连茅厕也同宫殿似的！”门公公毕竟老道，只打哈哈笑，笑过，忽道：“孙神僧去南山金圣宫，可曾看见什么？”行者警觉道：“俺去南山，公公如何知晓？”门公道：“是圣上告之下官的。”行者道：“老孙见那宫宇前庭香火旺盛，还算清净，后庭却不甚干净！”门公公暗惊，道：“敢问神僧，是如何不干净？”行者笑道：“此乃天机，不可轻泄！——老孙告辞了，脯时再来打扰！”拱拱手，昂然出门去。却起在空中，隐了身，看门府有何动静。

行者走后，门公公连声骂：“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子非灭了你不可！”便去书房，将适间写了一半的书信写完，封上，交给心腹家人，嘱他再赴南山投书。家人去了。行者便纵风跟上。马行得飞快，不消半个时辰，已至金圣梵宫。行者趁家人下马之际，仍变成一个“花大姐”叮在他肩上，径入方丈室，便有人传报进去，一霎，那和尚蹙着眉匆匆进来，展书筒便看。行者也轻悄飞起，落在和尚僧帽上，将书筒觑个正清，原来上面写道：

东土四贼僧，节外生事端。

欲设鸿门宴，断肠草为剑！和尚阅后大喜：“那姓孙的弄神通走了，我正发愁！有此机会除他，真是天助我也！”便拿出鱼匙，令身边人去“延寿堂”取断肠草四株，须臾取来，写了回书，皆交来人。

那家人不敢停留，出山门上马便走。行了约五七里，忽听一声嗯哨，原是行者唤马用的——他做过粥马温，管过天马，至今马还听他的——那马闻唤便前蹄腾空，收敛后腿，转首看行者，却把马上的家人猛掀下来，跌个仰八叉，头撞在硬地上，登时晕了。行者嘻嘻哈哈，上前在他身上搜出书筒与断肠草，见书上写着：“附上断肠草，叫他东土贼僧心肝烂！公公事成后，与尔金圣梵宫共把盏！”行者大笑，“这厮白日做美梦哩！”将书信与毒草都收好，却去向阳山坡上寻了四株茅草嫩根，吹口仙气，变得与断肠草无异，又塞到家人怀里，纵云走了。

一会儿，家人苏醒，挣扎爬起来，见马在一旁啃枯草，气得狠抽了它几鞭子，摸摸断肠草还在，只不见回书，前后寻了一回，也没寻着，无奈，只好上马赶回府中，将“断肠草”呈上。却不敢说实话，只道：“金铃圣未写回书。只道他晓得了，有事及时通风！”公公一时信了他，不放心别人，亲将“断肠草”熬了，屡入美酒中。

却道行者得了假妖回复门公公信筒，又调换了断肠草，想着今宵有好戏看了，喜不自胜。起在半空，想回馆驿报喜，忽又挂牵八戒：不知那呆子做钦差做得如何？便拨云径去大理寺，降下云头，踏入大堂，却鸦雀无声。转入理事内堂，见呆子蹲在雕花椅子上，正与寺卿二少卿并太师的大孙子、寺

卿的小儿子、兵部尚书的侄子、中常侍的外甥、司马的妹夫、司空的连襟、御史的内弟、府尹的表兄……围着偌大一张公事案子，飞献走著吃酒。相互拍肩摩膀，“哥”、“弟”乱叫。你一盞我一盞，好不酣畅！席前又肖几个妙龄女子吹拉弹唱，轻歌曼舞。行者大怒：“死呆子，真是狗肉上不了桌子！俺保你为钦差，正事不干，却与钦犯称兄道弟、推杯换盞起来了！”八戒一骨碌滚下交椅：“哥哥来得正好！”

先喝一杯！”那帮人也乖巧，便有人让座、斟酒、添箸。行者怒不可遏，掣出棒来，“叫你吃酒！”一挑将酒桌掀翻，上前便揪八戒。要知他如何收拾八戒，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中常侍事败寻短见 观世音夤夜收金玃

猪八戒醉酒泄真情，暖香阁顿时刀斧明。孙大圣机智救师父，门公公计败撞石栏……行者、沙僧夜入梵宫擒妖僧，观音菩萨月夜驾临救黄玃……

且说八戒见行者执棒要打，酒惊醒了大半，急叫道：“哥哥，好歹留情！”行者道：“死夯货，差你来干甚的！抢劫惊驾的钦犯为何不审不禁，师父的九环锡杖、七宝僧帽何在？”八戒道：“人这不是拿来了！也招了供了；那锡杖、僧帽也有下落了！”行者松口气：“无怪你吃酒——东西在哪，给俺看看毁坏了没有。”八戒跺脚道：“这不，寺卿家的老么把它们藏在自家西阁楼上，待价而沽。只以为机密。谁知昨天夜里竟被贼偷去了！”行者冷笑：“莫不是早已出手，卖了大价钱，却说什么叫贼人偷去了！休糊弄老孙！——没东西便叫他几个偿命！”挥棒要打，吓得大理寺卿、一应官员、众纨绔子弟皆跪下来告饶。寺卿发誓赌咒昨宵确有贼人进府，不仅少了毗卢帽、锡杖，还有夫人的一箱黄金珠宝首饰，价值好几百万两银子！

行者见老头子涕泪交加，方信了他。喝令将众强人下狱，俟审后定罪。扯上八戒回馆驿。八戒虽不乐，也只有拖着耙儿，头重脚轻回来。一进厢房，八戒不胜酒力，倒头便睡。行者据实告诉师父。三藏忧烦道：“真是祸不单行！夜间遭盗，谁知是哪路的英雄？”行者劝慰道：“师父勿虑，待老孙收拾了妖怪，上天入地也给你寻着失物！”

忽门公公派人来送柬帖。八戒正睡着，听见“赴宴”两字，登时醒了，嚷着：“等等老猪！”爬起来便走。一头撞在门框上，撞转了身，见唐僧几个皆坐在那里，同送柬帖的家人说话，方松口气道：“俺还以为你们走了，单撇下老猪哩！”那家人道：“主人吩咐，请诸位圣僧提早光临，以免倚间盼望之苦！”唐僧道：“我昨日在牢狱里招了一身虱子，浑身刺刺挠挠的，想留在家洗浴，你们去吧！”行者接道：“都去，都去。少了一个，岂不拂了门公公的殷情厚意！”家人讨好道：“圣僧要洗澡，主人家有上好的浴池！金碧辉煌不说，还有俊俏侍女搓背、捏肩、修脚、剪指甲儿！”唐僧正色道：“贫僧非礼勿视，非礼勿闻，不染六尘，远避逸乐。说什么俊俏女子！”八戒垂涎道：“小家子气！师父不洗，老猪却‘死猪不怕开水烫’、愿意洗他娘！”沙僧道：“去人家吃斋，本已打扰。还要沐浴，不是添烦！二哥好不省事！”八戒道：“俺只图恣，管他烦不烦！”唐僧叹道：“何处寻佛性？人人本具成。只因差一念，现出万般形！”八戒嘟噜：“老猪不过随口说一句逗逗乐子，师父就挖苦徒儿！——小家子气！”行者道：“闲话少扯，赶紧收拾一下，赴宴去也！”

送走门府家人，沙僧去弄了盆水，请师父净面。唐僧又脱了直裰，抖了虱子，自包袱里取出锦谏袈裟穿上。道：“幸亏它未叫强人抢去，不然今日如何赴酌！”沙僧赞道：“师父气宇轩昂，神采奕奕，门府敢不待为上宾！”行者笑道：“那是，那是！否则就不专门差人飞马去南山取断肠草了！”三人齐问：“什么草？”行者道：“老孙没说清？——断肠草！”众大惊。行者道：“师父、师弟勿虑，老孙已把它掉了包！席间看俺眼色行事，定要那厮露原形也！”

几众欣然赴宴。门公公迎上，化毕，即请入雪香阁偎炉吃酒。那席前弄弦歌舞的、来来往往奉肴酹酒的，皆是“俊俏女子”。八戒头转得像货郎鼓，眼欢得如纺车。沙僧道：“二哥，吃酒，吃酒！”呆子道：“蠢货！‘属猪

的一个心眼——只知道吃！’这么多姐姐为咱忙乎，也该先认认脸不是？”三藏道：“公公，我这徒儿鲁莽，请多包涵！”门公公道：“哪里，哪里！在这里尽可开怀，无须拘束！”又劝唐僧饮酒。唐僧推辞不饮。八戒此时脖子也酸了，眼也累了，正大吃大嚼，却见一个死气白赖劝酒，一个红眼白脸不喝，笑道：“师父但饮无妨！反正大师兄已将断肠——”

却叫行者桌下喘了一脚，正踹在小腿迎面骨上，疼得咝咝吐气，方悟了。门公公惊道：“猪长老方才说什么肠？”行者笑道：“他说想吃熏大肠。”门公公道：“抱歉，抱歉！只以为圣憎忌荤，故此不曾准备！”八戒嬉皮笑脸道：“只师父忌，俺等皆不忌口！荤素皆可！”沙僧道：“谁说？我不忌？”行者道：“公公，休理俺这师弟，他喜欢胡言乱语逗乐子！”门公公道：“我倒喜欢猪长老，来了便盯着姑娘们看，又嚷着要吃熏大肠，何等的爽快！人生在世，不就图个快活么！”八戒吃了几献酒，说起疯话来：“承公公夸奖！老猪也说句心里话：公公虽居高位，却因那活儿残了，不能倚香偎玉，着实可惜！”门公公温怒道：“猪长老你醉了！”八戒摇摇晃晃起身：“你才醉了！”去寻茅厕。

门公公忙叫两个婢女搀扶引路。八戒去后不久，公公也欠身道：“唐长老，老夫也去方便方便。”三藏道：“施主自便！”门公公去东厕，见八戒才撒完尿，自内室出来，便招呼他锦榻上一歇。八戒不知是计，乐得受用一回，便歪在榻上，嘻嘻笑道：“端的舒适！”门公公道：“猪神僧愿意，还有更舒适的活儿干哩！”示意两个婢女一厢一个傍上八戒，面贴手掐，撒娇作痴，整得八戒筋软骨麻。门公公趁机道：“猪长老，适才听你说要吃熏大肠，老夫即刻吩咐庖厨制作如何？”八戒被两女子弄得神不守舍，卖弄道：

“公公谬也！其实老猪说的不是熏肠子，而是断肠草！”公公吓得心突突跳，“猪长老，什么断肠草？”八戒不屑道：“你这公公，装什么傻！不是你与南山金圣宫假妖王合计，要用它毒杀俺师徒？路上却被俺大师兄设法将回简捞去，又将断肠草掉了包也！”忽醒悟，“咦，俺怎的什么都说了！”使手掌扇扇风，“委是醉了！权当没说，权当没说！”门公公方悟唐和尚的三个徒弟皆吃了那“断肠草”酒，至今仍未被鸩杀的缘故。直叫：“苦也！”浑身直冒冷汗。陡生一计，吩咐两婢女：“好生伺候猪长老。不然当心小命！”两女子敢不应从！缠住八戒，卖弄风情。那八戒也来者不拒，乐得快活。

那门公公趁机溜出门来，急令管事唤来众家丁，叫他们带上刀斧，埋伏于雪香阁外，俟东土和尚吃得半醉时，摔杯为号，先砍孙行者，再杀沙和尚，最后收拾唐三藏。管事道：“还有姓猪的哩！”公公鄙夷道：“不消收拾，已倒了！”

却道行者见八戒与门公公先后出去良久未归，心知有事，便吩咐沙僧看护好师父，去寻八戒。出得门来，隐见楼阁四匝人影憧憧、刀斧闪光，吃了一惊。佯作不察，径去东厕。他原认得路，飞步赶到，见八戒已赤了上身，正要解人家女孩子的裙带；看见行者来了，恼得揪耳朵。行者道：“你揪得不疼，老孙帮你揪！”扯住八戒耳朵往外拖。八戒告求：“好哥哩，你忍心叫兄弟受风寒？得了症候你路上背俺走？”行者才松了手，放八戒穿上直裰，整束衣衫。那八戒不好下台，便朝婢女吼：“贱货，拉老猪下水！”两婢女不敢言语，溜走了。行者道：“你这呆子只知贪欢，却不知那老阍人阁外埋伏了刀斧手要杀咱们哩！”八戒惊得嘴张开合不上。行者自语：“他也知俺神通，才设计用断肠草害俺，为何改弦易辙？岂不知一旦打起来不是老孙对

手！”八戒笑道：“那厮听俺说大师兄已洞察他的诡计，无奈才出此下策！”

行者扇了他一个大耳刮子：“你还卖嘴！出了岔子，看如何收拾你！”便拉八戒回雪香阁。才出门，忽听半空沙僧乱叫：“大师兄，二师兄，快来救师父！”忙起在空中，与沙僧会合，道：“悟净，出甚事了，师父呢？”沙僧朝下一指，“师兄看吧！”行者、八戒一瞧，见雪香阁下灯笼火把，照得亮若白昼。一帮人持刀弄斧，押着唐僧。原来门公公回阁后见行者不在，提早摔了杯子，刀斧手一拥而进，拿了唐僧。沙僧摸起宝杖才要救人，门公公却将刀架在唐僧脖子上，喝令沙僧束手就擒，不然便杀唐僧。沙僧无奈，弃了兵器，却使个神通，腾空出了楼阁，呼叫救星。

行者急降下云头，掣出棒来，要救三藏，又投鼠忌器，怕伤了师父；正踌躇，人群一趔，闪出门公公，冷笑道：“孙长老，老夫与你作交换如何？——你把金铃大王回书交我。我把师父还你！”行者大怒：“老贼，竟敢要挟老孙！吃老孙一棒！”挥棒要打，三藏着急道：“悟空，刀都在为师脖子上上了，你还逞什么能！”行者无奈，只得把手探进怀里，摸呀摸，摸出书简，团了团，抛给门公公。那老宦官捡起看了，才吩咐给唐僧松绑，一把揉过来。沙僧扶了师父。行者遂念个咒语，一抖身子，门公公手中书信登时不见了，急唤人灯笼火把四处寻找，怎么找也找不着。皆道：“出鬼了，出鬼了！”行者呵呵大笑：“老阉人，莫费灯耗油地找了！那是老孙使毫毛变的假货，已收回了！真的却仍在老孙手里，抽空儿便交给皇上！”拿简帖与他看。

门公公情知斗不过孙大圣，扑通一声跪下，老泪纵横，央求道：“孙僧可怜老朽则个！我肉幼家贫。父亲是个石匠，为皇家修长乐宫，累得吐血而死，母亲改嫁。我沿街乞讨，为阔家少年不齿。万般无奈，求人阉割，十二岁入宫，自小黄门做起，一步步熬到今日。若圣上看到此书，老朽小命休也！盼孙神僧发大慈悲，救沦落人。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

行者嘿嘿冷笑。三藏道：“也怪可怜的，就饶他吧！”行者道：“老阉人，你且从实招来，老孙再酌情处置！”门公公道：“是金铃宫注持去年春上设计用断肠草毒杀金铃大王，夺了宝贝，自此悟冒神明征钱财女色。老夫看出破绽后，本想禀告圣上，那厮派人胁迫，欲置老夫于死地。老夫惧他金铃，只有屈从。所供俱实，不敢欺诳！”行者道：“俺问你，你帮他哄骗国君，收刮民财，那厮如何谢你？”门公公道：“老夫违心帮那贼僧敛钱，虽过手千万两金银，其实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八戒喝道：“放屁，你家连茅厕部镶金铺玉，说什么‘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行者道：“说得好！你这厮虽出身清寒，一旦登了高位，却变本加厉，残害百姓。今日犯在俺手里，也是你恶贯满盈！八戒，速将妖僧书简交与国王，叫他明晓真相，差人来拿这厮！”

八戒得令，揣上书信，就要腾云而去，门公公大叫一声：“苍天！”头撞石栏，脑浆迸出而死。三藏不忍，念声：“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行者道：“这等恶人，悯他做甚！”叫沙僧护师父回馆驿，唤上八戒去南山寻那住持算账。唐僧道：“悟空，切勿滥杀无辜！悟净，你伴你大师兄去吧。八戒陪我回馆驿！”行者暗付：“师父信不过俺，故遣悟净跟着。”却也无奈，只得同沙僧腾云去南山。

路上沙僧问：“师兄有何妙计擒那贼僧？”行者道：“俺欲变成门公公模样，佯作报功。那厮势必设酒庆贺。席间要他主物一睹，乘机夺宝擒贼，一鼓而下也！”沙僧拍手叫好，道：“小弟自虔心朝佛而来，虽承师父厚爱、

师兄提携，却一直未立个大功劳，深感愧怍！此番盼师兄成全小弟，让我来扮那宦官。”就在云间向行者施礼。行者初有些不悦，但见悟净恭敬，遂释然道：“自家兄弟毋须客气，你就变门公公，俺变家人，去哄那厮！”

言语间，已来至南山金圣宫外。只见残月初升，照着深宫重宇。幽暗中传来巡院的拆梆声。沙僧不禁抖了一抖。行者道：“兄弟，勿怕！”拔毫毛变了两匹马，自己又变作家人；沙僧亦变作门公公，却不知宝杖放哪儿好。行者道：“先藏起来，事毕再来寻便是。”沙僧睃眄一下，将宝杖丢在山门旁一棵松树枝杈上。“家人”便去打门。一霎有小沙弥开了门，认出门公公，接过马匹，将二人引入方丈室。片时，住持急步进来，拱手道：“公公深夜至此，莫非大功告成？”“门公公”道：“正是，正是！”住持呵呵大笑，“我已吩咐厨房办酒宴，公公请！”与沙僧、行者并入后庭。沙僧月光下见画廊雕砌，朱户纱牖，皆华丽精美，不由地目瞪口呆，忍不住道：“好个梵宫，不似禅院，却似瑶台！”住持笑道：“公公又不是初次来，又夸什么！”沙僧忙打哈哈掩饰。

穿了几进庭院，进了倚翠堂，见暖炉吐火，美酒飘香，娇娥弄乐。住持与行者、沙僧分宾主坐了，擎酒道：“公公设妙计将那惹是生非的东土僧人灭了，劳苦功高，贫僧先敬公公一杯！”“问公公”推道：“我自幼不胜酒力……”住持诧异道：“公公忘了上回在此吃酒，连饮数巨献不醉！”行者见事不妙，暗中捣沙僧一把，笑道：“主人为对付东土僧人，这两日殚思极虑，耗费心血。适才在府中为引那众僧入彀又吃了许多酒，故言‘不胜酒力’！”住持道：“原来如此！就请公公略呷，小弟却先干为敬！”自己吃了，却唤：“扇陀，过来给公公松松筋骨！”便有一妖冶女子，应声过来偎靠在沙僧身畔，在他背上捏抓推拿。沙僧哪经过这个，气喘如牛，大汗淋漓，连声念佛。住持怪道：“公公往日来时，常有女子侍奉，今日为何如此惧恐，又连声念佛？公公何时皈依的？”沙僧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行者忙道：“公公为与东土和尚周旋，不得不习经念佛，适间便是念顺了口了！至于身上出汗，想还是这几日呕心沥血、以致身体虚弱之故！”

沙僧忙点头道：“那东土僧人，个个精明，人人刁滑，稍有不慎，被他们看出丁点儿破绽，就全盘皆输！”住持道：“没有公公，焉有贫僧！此回征收例钱，情愿与公公二一添作五，平分秋色！公公较往年多拿些，贫僧心里才安！”“门公公”道：“好说，好说！”见行者朝他使眼色，遂道：“眼下世人皆以为金铃大王还活着，殊不知贤弟便是金铃大王！着实有趣！”两个皆大笑。沙僧趁机又道：“老夫久闻那金铃神通，却不曾亲自把玩过。不知贤弟肯否让老夫一玩，权当开开眼儿！”

那和尚也是酒迷心窍，竟不生疑，道：“这有何难！待咱们酒酣，却去外头亭阁里，让公公冲着山谷空野，施展便是！”“门公公”道：“好，好！”行者又捅他一把，方起身道：“老夫酒饱饭足也！”住持只得将项问三个金铃解下来交给沙僧。沙僧一阵喜悦，只以为大功告成，不料门帘一掀，撞进两个巡山的沙弥，其中一个扛着沙僧降妖杖：“师父，小的巡行到山门前，一阵风过，忽从树上掉下一件兵器，不敢自专，特来禀告！”住持接过宝杖，便打量行者、沙僧。沙僧知己败露，惊慌中手竟一松，将一串铃儿皆掉到锦毡上。住持顿然醒悟，丢下宝杖，便抢金铃。行者正气沙僧，见状一个鲤鱼打挺过去，一把将铃儿抢在手里，脸一抹现了原形，掣出棒来！吓得往待魂飞魄散，瘫在地下。沙僧也复了本相，抢过主权要打杀住持，抢个头功。叫

行者使铁棒架住了，道：“杀他容易。却不如牵他下山，明日当众叫他招认一应罪行，再论杀罚，以警世人。岂不更妙！”沙僧闻言，只有道：“师兄高见！”

兄弟两个押着住持出了倚翠堂，见众僧人正盗金银、携珠宝四散而逃。行者挥棒，砰地将堂前一石狮子打得粉碎，喝：“快站下，将财宝送回原处，不然叫你们粉身碎骨！”众僧大惊，乖乖将财物送归仓廩。行者过去，喝令他们也进库房，使一把大锁锁了。牵了住持，才至前庭。忽见天空祥云渺渺，沙僧抬眼一看，纳头便拜。

行者道：“兄弟，好好的磕什么头！”沙僧道：“哥，你瞅瞅谁来了？”行者撒腿道：“哪有人？”头上笑骂道：“好你个猴头，平日里眼贼尖，今日却会装蒜！”行者道：“原是观音菩萨驾临，恕弟子眼拙！”才施礼。观音降彩云下至几众面前，道：“你眼拙，鬼才信！”行者笑道：“菩萨放着安稳觉不睡，黑天半夜来这荒山野岭做甚？”观音道：“悟空你手上缠的什么？”行者道：“没什么好的，三个破铃铛！”观音道：“给我看看行不？”行者笑道：“缠在手上，解不开了！”观音骂道：“死猴子，再不呈来，我念‘紧箍咒’了！”行者忙道：“莫念，莫念，给你便是！”自解了递给菩萨。

观音睹铃生情道：“我那坐骑金毛犼，私自下山，算算三年有余，已逾归期。今夜心血来潮，掐指一算，知去岁竟被贼人药杀，那贼人今宵又被你与悟净擒获。故来此间了账也！”行者叫道：“那妖王原是你的坐骑！自它下界，弄得一国君不君，民不民，老孙正愁找不到人顶账哩！你却送上门来了，岂不知自寻难看！”观音道：“这国国王不敬佛斋僧，故有此厄。我那坐骑下凡，不过要那国王筑庙崇法，有何罪愆？——不意竟被贪婪小人鸩杀了，可惜，可惜！”沙僧闻言，喝问住持：“金铃大王圣体现在何处？”悟空道：“不消问他，俺却晓得！”

大众押着那住持和尚，径至金圣殿。观音手一指，锁落门开，灯烛通明。几众进殿，见那妖端坐交椅，满身尘土。观音忍不住叹息一声，念动真言，将杨柳抽过去，只见金毛犼双眼开启，活将起来，先朝师父俯首致礼。瞧见主持，巨目圆瞪，大吼一声。扑上去将其撕成碎片，大口吞了。行者冷笑：“菩萨向以慈悲为怀，为何坐视那畜生吃人？”观音道：“这是他罪有应得！”行者冷笑：“这孽畜谁来惩罚？”观音道：“功可补过也！”跨上金毛犼便走。行者叫：“功可补过，甚功？”观音抛下话来：“这么大的佛寺丛林大道场，公推个有德行的住持，养上一拨心诚志虔的僧人，劝人向善积福，岂不是千年的功业、万世的福行！”扬长而去。

行者摇头感叹一回，纵云便走。沙僧慌得跟上。道：“师兄，该将南山之事告知国王。”行者道：“你去吧，俺有些疲乏，想回去歇歇。”沙僧便去皇宫，行者自回馆驿。时晨光熹微，三藏一夜未眠，等候行者、沙僧。行者将诸事具告之。三藏道：“这般最好！”行者道：“好，好！老孙要睡觉也！”片刻，沙僧也回，道国王已知详情，龙颜大悦，先派人封了门府，复下令差遣车马夫南山金圣宫运金银珠宝。又传命司膳监，大排筵席，请“东土圣僧”午时赴宴。行者闭着眼嘟囔：“这老儿，也牛皮了！”又呼呼睡去。八戒醒来，打着呵欠道：“真恁！睡个好觉，午时又有酒吃！”沙僧也乐。三藏却叹口气：“你都恁，只贫僧不恁！那丢失的锡杖、毗卢帽还无下落哩！”沙僧便朝师父使眼色。三藏明白，便去床头捏行者鼻子，揪他耳朵，“好徒

弟，你下说等灭了妖，诸事完毕，上天入地给我找失物来！”行者被弄醒了，无奈道：“再睡片时如何！”三藏道：“一霎也不行！”便胳膊行者，行者也怕痒，躲闪道：“还用老孙去寻，待会便有人给师父送来！”三藏道：“好徒弟，休蒙为师。哪有天上掉烧饼这种好事！”言未了，忽所有人叩门。行者笑道：“老孙甚时打过诳语，还不快去开门！”

那沙僧便去开门，进来一个人，却面生。行者折身下床，忽道：“这不是城东见过的山大王‘黑秀才’么！”果然是黑秀才，拎一小包袱。三藏惊喜，抢上道：“这包袱里是什么？”黑秀才笑道：“一点小意思，请笑纳！”取开一看，原是些沙果、胡桃、山楂之类。唐僧失望。八戒捏几个山渣丢口中，道：“老猪先开开胃，午时好多下些货！”问：“老黑脸，你怎么找到俺们的？”黑秀才道：“闻大理寺发衙役拿权贵子弟，思起孙长老之言，果然是劝动了皇上！待来致谢！”八戒卖弄道：“不瞒你说，昨日便是老猪为钦差，坐镇大理寺，差人拿了那帮混小子。只可惜抢俺师父的九环锡杖、七宝僧帽前一夜叫江湖大盗偷去，无法追回！”黑秀才闻言，却笑问行者，那国王还征不征例钱？

行者将夜闯南山事又说了一回，道：“妖氛已除，还征什么例钱！——那国王午时请俺僧人赴宴，俺正好再劝劝他任贤远佞、勤政恤民！”黑秀才闻言，感激涕零道：“小人有两件礼物要送给令师，聊表谢意！”吆喝一声，门外便有两个人应声进来，将锡杖、僧帽献上。正是三藏被抢之物！唐僧大喜，“秀才从何处得来？”黑秀才笑道：“前两日小的们来城里权贵家做‘夜活儿’，顺手捎走的。小人见到，认出是圣僧之物。今日特来璧还！”行者才要怪他言而无信，又思倒也多寸了他这伙人！何况偷的是贪官污吏家，便没吱声。唐僧接过失物，连声称谢。黑秀才道：“唐长老休得客气！其实该我们谢众位圣僧才是！”说了一回，才辞别走了。

转眼近午时，忽国王着宝马华辇来接三藏师徒赴宴。唐僧道：“就捎上关文，顺便验了，好行路也！”沙僧即带上装文牒的包袱。四僧登辇，一路上筛幢遮天，前簇后拥，好不热闹！快至皇城，见自南山运财物的车马一辆接一辆，鱼贯入宫。忽有一车颠掉了车轮，大车歪入沟中，打碎了坛子，弄得一条街酒香扑鼻。八戒急抽鼻头，“好香，好香！”行者皱眉。

华辇入后宫，便有黄门官迎上。三藏道：“贫僧有通关文牒，盼圣上先予查验。”那太监即去禀报。又飞跑来道：“圣上叫昭明殿见驾！”几僧便随太监去昭明殿。国王亲迎下九重玉阶，恭请三藏入殿。唐僧便叫沙僧呈上关文，皇上阅过，用过国玺，使了花押。三藏交沙僧收好。行者道：“老孙有一言，要进与陛下！”

皇上道：“朕正要好好向孙长老请教。只是天色不早，怕诸位圣僧饥渴，不如同去赴酌，席间从容议谈，若何？”三藏道：“客随主便，客随主便！”便招呼三徒跟从圣驾一道去长乐宫。

大众进宫殿，见华筵已具，满目山珍海味、琼浆玉液；又有佳人献艺，蝉娟侍酒。行者细觑，竟认出其中多半在金圣宫偶红斋、倚翠堂中见过，感慨不已。此时国王执酒致谢辞，行者听出有“借花献佛”一语，起身厉声道：“陛下昨日居寒餐素，向火烤栗；今日却钟鸣鼎食，侍女如云！不知明日若何？”

国王瞠目结舌，不知所对，甚为难堪。唐僧忙喝止行者，笑道：“我这徒儿，心直口快，却无恶意。还请陛下海涵！”那国王惭愧道：“高足言之

有理！愿闻高见！”行者道：“陛下不应将南山财物据为己有，应将大部发还百姓；并减赋免徭，以生息养民；二要严明法典，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时诏告天下，举才荐贤，委以重用！不然难免他日再生妖氛，重陷困境！”国王诺诺称善，亲酺酒敬行者。行者见他从善如流，也欣然饮之。

国王殷勤，苦留三藏师徒，说要供养三月才放行。饮宴了七日，唐僧与行者商议好溜走。这日凌晨，行者揪着耳朵将八戒扯起来，几众悄悄离了馆驿。却不敢走西门，取道南门出城。行了一程，天已大亮。将至南门，忽见一群纨绔子弟骑着快马，旋风似的从前头路口掠过去。八戒却认出其中有当朝太师的长孙、大理寺卿的小儿、兵部尚书的侄儿……惊叫道：“我的天，这都是钦犯，如何放了出来！”行者只冷笑。一会儿，东边街上传来惊叫：“强人抢珠宝店了！”行者闻听，怒道：“岂有此理！”忍不住要去打抱不平，唐僧喝道：“悟空，走你的路，休惹是非！”见行者不服，劝道：“贤徒呀，你能长住斯国，为它拿贼么！”行者听了，连连点头，“师父毕竟是师父！”遂不闻不理，哑不声随师父走。众僧出了南门，寻着向西的道路折了去。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陈玄奘草堂赋诗 七姐妹温泉妙歌

飞红流莺，七女子风姿绰约；草堂传盏，陈玄奘心醉赋诗……温泉清冽，娇娥展如花玉体；歌声婉转，少女诉思春情愫……

话说唐僧师徒四众离了无事城，择路投西，不觉冬去春来。这一日风和日丽，路又平坦，马行得快捷。唐僧身上热烘烘的，道：“徒儿们出汗没有？天真是热了！”行者道：“‘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把衣单，如今‘九九’都过去了，焉能不热！”八戒敞开怀扇着风：“真是行路方知居家好！在家早换了夹衣了，如今还捂着棉直裰！”沙僧道：“不吃苦上苦，难为人上人！”行者道：“这有何难！前头遇上户人家，找个老婆婆帮忙，把咱们的破棉袍拆洗了，除去棉絮，将皮儿缝巴缝巴不就成了夹衫！”八戒嚷：“找什么老婆婆，眼又花，手又拙！依老猪之见，要找便找大姑娘小媳妇，干活麻利快，不耽搁行路，还有无限的意思在里头！”沙僧冷笑，“什么意思，小弟不明白？”八戒卖弄道：“缝衣要红唇儿嘬丝、玉手儿纳缝、银牙儿截线，什么香留不下！”唐僧骂道：“混帐东西，求人帮忙，竟生邪念——前头碰上人家，先讨针线把你那张臭嘴缝上！”行者只在一旁乐。

正行间，前方山坳之间，现出小桥流水，茅舍秀林，隐约传来女子言语、嬉笑声。行者拍手道：“好了，有人给缝衣衫了！”八戒闻言乐颠颠就跑。叫三藏喝住了，却令行者前去求人家缝纫。行者笑道：“若是去化斋，老孙便不推辞。求人做针线活儿，却不容易——你想想这回人衣衫连洗带浆加缝需多大功夫！又是与女流之辈打交道，俺这副尊容怕吓着人家。却得一个面善的、言语斯文的、婆婆妈妈能扯家常的去方合适！”大众皆道：“莫说了，莫说了，非师父不能荷此重任！”

三藏无奈，只得下马，嘱众徒弟就地小憩，休探头探脑、免得人家疑我东土潜入非良善之人！尔后独身前往。八戒歪在草坡上，嘟哝道：“去吧，去吧，好歹遇上妖怪，叫你有去无回！”行者道：“那厢青山绿水，却兀妖云黑瘴，只怕你白咒了。”八戒起身，拍打着身上的草屑道：“若是一拨良家女子缠上师父，更是难办！你空有一身功夫，却活像‘豆腐掉到灰窝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奈何！”去山坡下树丛里撒尿。看见一块石碑，叫：“师兄快来看！”行者过去，见碑上有字，大字为“七情山”，已漫漶不清；小字却是新镂的，曰：

往前三四里，有草堂凉亭，绿草如茵；再二里，为盘丝洞，有清泉一泓，四季常温。昔时属天界七仙女私樊，今日归我等七姐妹辖管。我姐妹殷勤，愿沐浴者，具钱二百，白昼来，可使汝脱胎换骨；我姐妹善歌，愿聆听者，赏银一两，月夜来，庶令君乐而忘返！

行者笑道：“老孙去过不少名山大川，见过众多碑文石碣，或题诗、赋同；或稽古、纪事……却不见这般写的，着实有趣！”八戒道：“只忘了写‘代缝夹衫，某某钱一件’！”沙僧在旁遛马，见兄弟俩说得热闹，也来凑趣。看了碑文，忍不注惊叫道：“大师兄，我看这七姐妹不是良家女子，她们能将七仙女撵走，霸了泉水，岂无神通！表面上明码标价，哄人去洗浴听唱，其实居心叵测。瞧这‘脱胎换骨’——把人夹生儿吃了，能不脱胎换骨！还有‘乐而忘返’，想返也返不回了！师父这回去，只怕是‘有去无回’了！”行者道：“兄弟休要望风捕影、草木皆兵。依老孙之见，顶不济是那七姐妹仗势倚强，扣住师父做个质当，让我们拿钱赎他罢了！”

八戒闻言，便打自己嘴巴：“叫你适才胡说，果真说‘由’了！”摸钉耙欲走。行者道：“呆子哪里去？”八戒道：“师父遭了殃，咱也充一回孝子，去替换师父！”沙僧道：“替换，替换，也瞧瞧你那副嘴脸！只怕又搭上一个，仍留下师父索钱！那七姐妹一起动手，把你剥了衣衫，抛温泉里浸泡干净，腌了冬天吃肉！”八戒笑道：“老猪情愿让她姐妹摆弄！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行者道：“呆子休胡吡，悟净休危言！待老孙去探清楚，再做主张！”言讫，遂变作一只小蜜蜂儿，嗡地飞走了。

却道唐三藏行了一程，过了小桥，先进茅舍，想去寻女孩子的家长。只见一溜九间正屋，门皆虚掩着。叫了几声，无人应。近前一觑，见正中两间客厅，窗明几净，满壁诗画；余为闺房，霞帐高悬，琵琶斜挂。想是女孩子匆匆出游，那梳妆台上，脂粉匣儿忘了关，露铅华绦膏；雕花椅上，轻薄中衣随意搭，散宿夜幽香。唐僧见状，只得退出庭院。却又闻年轻女子说笑声。只是有花木隔着，看不分明。三藏暗忖：“我若这般回去，一事无成，却叫众徒弟耻笑。不如前去，看她们有无闲暇，愿不愿意帮衬我行路僧。或许便碰上个好心女子，将这苦差事揽了去哩！”

主意已定，便傍花绕树蜚过去，两眼不禁一亮，原来有三个俊俏女孩子在打秋千。那秋千甚为别致：檀木架子碧丝带，又缠缀青藤、紫葛、蔷薇、芍药、百合……煞是好看！两个女子又舞了一回，才下来。那个腰肢袅娜的女孩子接着登上蹬板。她两个便往后扯丝带想送送她，女孩不依，娇笑道：“姐姐丢丢手，我自己来！”便曲体弓腿用力蹬。秋千随荡随高，彩带交飞，绣衣飘扬。真个矫如翠鸟，翩如蛱蝶！那女子在秋千上瞥见三藏，冲他嫣然一笑。三藏猝不及防、登时脸红心热，只把身子藏了藏，却没法不看。秋千越打越高，几乎与周匝树梢飞平了，风撩罗裙，露出迷人亵衣。女子飘飘欲仙，那腰间系的香囊也掉下来了。底下两女子嚷：“么妹小心！”女孩也怕了，娇声叫：“哥哥救我！”遂不敢再蹬，只随秋千任意飘荡，依然裙袂飘逸，美若仙子。有诗为证：

春浓女儿不喜闲。相邀青野打秋千。

高架巍巍五彩缀，垂绦飘飘百花缠。

姐姐双悠若仙娥；么妹独荡似飞天；

碧树高杨香囊坠，芳心惊喜一刹间。一霎两女子扯住秋千索儿。那女孩跳下来，香汗淋漓，娇喘吁吁，倚架而憩，不胜倦慵。两女子嗔怪道：“好啊，大妹！适才飞高了不叫‘姐姐’救你，却叫什么‘哥哥’！你哥哥在何处？快从实招来！”就胳膊那细腰女孩。女孩格格笑道：“我不撒谎，在架子上果真看见一个哥哥，躲在花木后，两眼放光，窥视我们哩！”两女子不信，就拉她寻找，一找便找到了！

那三藏臊得满脸通红，施礼道：“贫僧唐三藏，乃是东土大唐御差的取经僧人，绝非偷香窃玉的市井泼赖。适间至此，是想问姐姐们有无空暇为我僧人做些针线活儿。见姐姐们玩兴正浓，不忍心打断，故此稍作停顿。不料冒犯了玉颜，万请恕罪！”女孩子们闻言，个个笑逐颜开、“休一口一个‘姐姐’，叫‘妹妹’吧！”又道：“求我们做针线活儿，好说，好说！且随我们去寻姐姐们！”唐僧道：“不知‘妹妹’们有几个姐姐？”答：“不多，不多，只四个。”

唐僧寻思：“情愿与姐姐打交道，好歹老成些。四个姐姐正好，一人做一件，也快当！”被三个女子簇拥着行了片时，忽见四个身材窈窕的女子，

叽叽喳喳，纤手持拓木弹弓，蹑手蹑脚打鸟雀儿玩。鸟儿灵巧，哧楞飞移他枝，哪儿好射！黄泥弹丸飞去，尽些“马后炮”儿！众女孩恼了，便相约齐发，只见流营四散飞去，残红如雨坠堕，三藏暗笑道：“只以为姐姐有大人模样，却还要弹弓儿！”便见那三个女子叫“姐姐”备言事体，姐姐们嗔怪：“无怪今日手气不好，都是这和尚冲的！”便搭上弹丸，睁秀目瞄准唐僧开打。慌得唐僧护头捂脸，心想这下头不是头，成了仙人球了，不知要起几个疙瘩！只听弹丸嗖嗖嗖，却都打飞了！

姐姐们笑得腰俱软了，互道：“连个大活人都打不中，还打鸟哩。怨谁！”于是收了弹弓，欢欢喜喜过来，先给唐僧施礼道福，又围上叙话儿。三藏道：“姐姐们眼下有空玩耍，莫如为我行路僧缝几件夹衫。也是行善积德，福荫来世哩！”姐姐们道：“帮你便帮你，说甚来世！哥哥自东土来，一路风尘，心然辛苦。不如在此间多住几日，洗洗温泉，听听歌子。我姐妹便抽空帮你们做了衣衫，如何？”唐僧道：“原来姐姐们还开澡堂子兼乐坊？”女孩子笑道：“正是！”唐僧道：“不知一日要花费多少钱？”众女子道：“要是外人有一两几钱银子便够了。哥哥是贵客，却不用掏一个子儿！”唐僧道：“贫僧还有几个徒弟哩！”女子道：“也给哥哥一样标致么？”三藏道：“惭愧，惭愧！却异样的丑陋！”女子道：“不妨，只要是哥哥的人，一视同仁，分文不取！”唐僧欢喜道：“姐姐们如此重义轻利，且受贫僧一拜！”深施了一礼。姐姐们道：“哥哥快请徒弟们来吧！”唐僧沉吟。见一小蜜蜂在面前嗡嗡飞，叮在他毗卢帽上，挥手赶跑了，道：“几个徒弟，不仅相貌拿不出门儿，言语也粗俗村野，恐来此惊扰了姐妹们。不如叫他们在外边歇息，我去取他们棉衣来。”众女子夸道：“好个善解人意的圣僧哥哥！”便放唐僧返回取衣。

却道行者在师父头上听得清楚，嗡一声先飞回来，现了相道：“八戒耙草，沙僧斫树，搭个窝棚，好夜里睡觉！”八戒道：“前头明明有人家，没有客房，便是睡柴房马厩也行，何必搭窝棚！这时节天虽白日暖，夜里还是露水重，冷！”正说着三藏回来了，道：“前面住户是七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家，我等怎好借宿！八戒耙草，沙僧斫树，搭个窝棚，好夜里睡觉！”三个徒弟皆笑。唐僧道：“你们笑个甚？”沙僧道：“师父说的是！古人云：‘男女有别’。我等虽心情性净，也要避瓜田李下之嫌！”将宝杖变作一把利斧，便去砍树。八戒也去搂草。唐僧道：“徒儿们，将棉直掇脱下来，我给女菩萨们送去。”几个便脱棉衣。八戒把絮袍抛给师父，情意殷殷道：“师父，走了常递书来！”三藏道：“说什么哩，还不走到就回！”八戒笑道：“七个姐姐儿，一个留着过一月，也够大半年了。还不该飞鸿传书！”行者道：“呆子莫胡缠！师父，还要老孙陪你去不？”三藏道：“我正有此意！一人为私，二人为公。免得有人背后戳我脊梁骨。只是你需变得好看一些！”行者道：“也好，省得吓着人家！”遂摇身变成一个十二三的小沙弥，眉庸目秀的，道：“师父，你看如何？”三藏称善。行吉便抱了棉衣，随师父去那七姐妹家。

那七个女子早已回家，见唐僧带个童子过了小桥，便迎上去，接过锦衣，请入草堂，客厅里安座。仍叫唐僧哥哥、却拍着行者脑瓜叫他“小弟弟”，抓些花生、松子、果子叫他吃，哄得他乖。好围着唐僧说笑。三藏见行者瞅他，忙道：“还芳姐姐们早点动手，这活儿不甚好做。”大姐笑道：“哥哥放心！我看这棉衣也忒旧了，就是拆洗缝纫也穿不多长久。我这儿有现成的

家纺棉布，抽空与你们裁剪个新夹衫做常服，岂不更好！”唐僧坚辞道：“岂敢叫姐姐破费！”行者道：“师父，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姐姐们也是一片心意，怎好拂逆！”姐姐们都道：“哥哥念经念呆了，还不如小弟弟晓事！”唐僧只有应了。

说笑了一阵，大姐令众姐妹置酒，正是素果酒筵。三藏装模装样道：“说好来到就回的！悟空，咱们走吧？”众女子道：“我姊妹好心好意斋僧，你却要走，岂不是给我们难看！”便按三藏坐下。三藏道：“悟空，不是为师要留在这儿，实在是盛情难却！”行者笑道：“师父委实念经念呆了！谁管你！”三藏悄道：“只怕呆子笑我哩。”行者道：“他笑你什么？”三藏道：“对呀！本来无事，他笑什么！”遂欣然入席。

宾主序齿坐下。酒过三巡，唐僧只以唇沾沾酒杯。二姐道：“唐僧哥哥耍赖了！”大姐道：“咱们缀诗联句，应不上者罚一巨觥！”众姐妹皆响应。行者笑道：“各位姐姐，小弟却不善对诗。”大姐道：“小弟自不在此列。放心吃果子吧！”先吃个令盅儿，起句道：

飞红叠翠明媚天，自联道：

淡妆浓抹百花面。垂柳闲拂愁无绪、二姐对：

兰心一片思有缘。笋柱秋千方荡毕，三姐应：

玉弓金丸摧红颜。几回纤手惹飞絮。四姐云：

又沁香汗乱粉腮。忽睹良侍云外来，五妹曰：

喜聚佳侣蓬嬴间。群芳煦暖殷勤意，六妹言：

郎君冷淡不把盏。空将韶光付逆旅，七妹说：

应话春色易阑珊。邂逅便当长相守，那三藏闻听众女子诗句，早已知晓那“芳心寂寞待抚慰”之意，又见她们个个风流俊美，难免惜玉怜香起来。正嗟吁，忽听姐妹们齐道：“哥哥快对，不然罚酒也！”方才省悟，急切间却又无良句。行者见师父着急，附耳道：“有现成的一句：‘离别转瞬万重山’，正切上联也！”三藏道：“却唐突了些，还有更好的没有？”行者道：“师父莫非想在此间做个‘姐夫’？”唐僧无奈，又被众女子逼得急，只好依此收尾，却临时改了一字，为：

惜别转瞬万重山。谁知那帮女子一听便恼了，纷纷道：“好个唐长老，才来便巴不得走，就这么烦我姐妹？真真无情无义之人！——罚酒三巨觥！”就把三大献酒满满当当摆在唐僧面前。三藏求饶道：“好姐姐哩，我要吃了这三觥，就醉成泥了！”女孩子们不理。唐僧转怪行者：“都是你出的馊句了，惹恼了女菩萨！你替我吧！”女子惊诧道：“小弟弟原会作诗？”行者笑吟吟道：“作不好，作不好，这不还要替师父吃罚酒！”便捧了两献酒吃了。众女子道：“人不大，却是个酒葫芦儿！”按住行者不叫他再替。唐僧迫不得已，咽药似地吃一巨觥酒，脸登时红了。女孩子们抚掌叫好，乐个不停。

随意小酌片刻，大姐又道：“咱们再行上个酒令，每人赋词一阕。这回却要珍珠倒卷帘儿，从唐僧哥哥开始。作不好，当场罚酒！”唐僧借着酒力，胆也壮了些，道：“贫僧便打个头，权当抛砖引玉！”略一思索，口占一首《少年游》：

西行经年路漫漫，几多劫与难。斜阳无语，春风又度，对镜不少年。

流霞秋波洋无睹，冷落亦愧然。鸟去树空，禅心一叶，早日拜灵山。七姐妹听了，皆道：“吃酒便吃酒，说甚‘禅心一片，早日拜灵山’！扫了姐

妹们的兴！罚酒，罚酒！”唐僧辩道：“酒官姐姐，贫僧没错格式，也合仄押韵，为何又嚷‘罚酒’？千万替贫僧作主！”大姐道：“唐僧哥哥所言不虚，姐妹们说得亦有道理。不如这样吧——这回不作数，请哥哥再重制一首新同。记注，休要再提甚取经、拜佛之事！”

唐僧只好沉下心来，冥思苦想。最小的七妹，挨他最近，取了个桂圆，剥了壳儿，将肉仁送到唐僧唇边。唐僧不忍拒绝，张口吞了，慢慢咀嚼，觉得甘甜异常。几个姐姐也没正形，纷纷拨拉腮帮儿羞七妹。七妹脸儿绯红，跳起来使小拳头捶姐姐们。众姐妹闹个不停。唐僧见七妹裙上绣着蝴蝶、牡丹，随着身子摇曳，那蝴蝶也像活了似的上下飞舞。顿时开窍，即赋一首《点绛唇》：

都道有缘，千万里路逢蝉娟。破衲旧衫，且任群芳怜。么妹无忌，惹笑语飞言，将相忆：罗裙摇曳，彩蝶戏牡丹。

才吟咏了，只听女孩子们一片嗔怨声：“好个唐和尚，我姐妹待你不薄，为何只想着那七丫头，太偏心限儿！没得说，罚盾三巨献，却不许人代饮！”一拥而上，捉手的捉手、按肩的按肩，有捏鼻子的、有灌酒的。唐僧还叫：“悟空救我！”行者笑道：“这却是自找的！老孙救不了你！”那三藏架不住众女子围攻，便被灌了三大杯！唐僧何尝吃过这么多酒，醺醺起身，不免将庄严外表先抛一厢，执酒奉敬七姐妹，众女子受宠若惊，俱举杯一饮而尽。唐僧大笑，吟诗曰：

迢递千里无故知，青陌忽识桃花面。

虽非宫范椒闺女，也自清爽与天然。

质而不借螺黛饰，心醉何须玉壶传！

暂作萍聚笑无拘，倏忽恨别流云散。

又恸哭道：“我唐三藏，俗名陈玄奘，垂髫之年便丧了母亲……真是‘不堪回首半生事，依稀血泪共烽烟’！”遂将前半生故事备叙给众女子。直听得七姐妹秀目盈泪，芳心酸痛，也有叫“三藏哥哥”的、也有唤“玄奘哥哥”的，皆道：“你已苦了三十余年，为何还要再奔波劳苦下去！草堂虽不是雕栏玉砌，但还宽敞，足可定身；奴家虽系蒲柳陋质，却都贤淑，愿终生齐眉举案，侍奉哥哥！”言语恳切，颇为动人。

唐僧不语。行者附耳道：“师父，眼下世风不古，‘母老虎’遍地都是，贤惠女子如凤毛麟角。难得碰上这般诚心的。却要细细思量，免得日后后悔！”说得三藏连连点头。行者道：“你若有心，只碍着老孙在此，我即回避也！”起身欲走。叫三藏一把扯住，道：“徒弟，我适才说甚了？”行者道：“师父眼泪滂沱，痛陈家史，芳心为之缠绵悱恻也！”唐僧不信：“为师能干哪事？装可怜样哭哭巴巴的，引人家女孩子上钩？”行者道：“不是师父，是陈玄奘！”三藏“噢”了一声，悟道：“还是贫僧！——唉，生就和尚的命，说甚！悟空，天色已晚，咱们也该回去了！”便告辞。七姐妹苦留不住，只得道：“明日送个尺寸来，好裁新衣！”行者胡乱应着，见师父踉踉跄跄头里走，跑上前扶他。唐僧甩开他手道：“扶我做甚，为师又没吃醉！”行者讨个没趣，便背着手，远远跟他走。

唐僧越走越快，转眼上了小桥。才行几步，七姐妹们叫：“唐长老跳‘健舞’了！”才说，那唐僧便舞舞扎扎跌到桥下。行者慌得跑过去跳到河里捞他。幸水不深，只弄了一身泥水。众女子也来帮行者，将唐僧拖上岸。唐僧捂着腰只叫疼。七姐妹道：“这副脏样子，如何见人？又伤了腰背，不如去

温泉里泡泡，活活筋骨。也好把脏衣给他洗了！”唐僧半睁开眼道：“悟空有何良策？”行者笑道：“但凭师父尊意！”唐僧闭目：“腰实在疼，用热汤泡泡也好！你速去给悟净、悟能说一声，省得他俩躁得慌！”行者笑道：“老孙便不来了吧？”唐僧哼唧道：“你不是逼我念咒吧？”行者道：“莫念，莫念，老孙去去便来！”应声疾步去了。

这厢众女子便架起唐僧走。唐僧道：“也等等我那徒弟？”女孩子们笑道：“再等天黑也！”路上道：“哥哥却会咒人？”三藏道：“说来话长。等贫僧腰好了再从容叙谈。”

那洞原不太远，片时便至。洞口不大，进去便豁然开朗，十分宽敞。南面壁上有玲戏洞窍透光进亮。泉边香草茂盛，野葩争艳。泉水清澄，池底不时冒出一串串珍珠般水泡，那水盈满莲花状池身，又蜿蜒流出洞去。他边有石桌竹榻蒲枕，又有沐浴用的香巾、藻豆。众女子把唐僧搁到水畔就要剥他衣衫。唐僧忙道：“不劳姐姐大驾，且候片刻，等我徒弟来了叫他脱。”女孩子们笑道：“呆子，湿衣裳捂身上多难受！”下手解他偏衫。唐僧岸上打着滚躲闪：“姐姐美意，贫僧心领了！只恐被徒儿撞见，以为师父老不正经，引诱姐姐们呢！”七姐妹道：“我等都不怕，你怕什么！心里没病死不了人！”唐僧一脸羞愧，“虽如此，瓜田李下，难避嫌也！”姐妹们责备道：“你这和尚，好不调恠！适才吃酒时，说甚‘心醉不须玉壶传’，却只敢闭目偷想‘罗裙摇曳’。欲进又退，犹抱琵琶半遮面，假斯文也！”说得唐僧脸烫得像小火炉，无地自容，趴在地下不敢抬头。众姐妹见状笑得弯腰揉肠，泪都出来了！

且说行者返回，老远就听着洞内女孩子们大笑。怕出事，一头撞进洞来。见师父无事，才放心。却一时忘了变化。七姐妹们心惊道：“你是何人，擅闯宝洞？——若专程来洗澡的，快请退出！这几日恕不接待！”行者故意道：“俺却携了许多金锭银铤，任凭主人收取！”众姐妹们道：“现有‘金不换’在此，说甚‘阿堵物’！”唐僧闻声坐起道：“悟空，休得无礼！”对七姐妹们道：“他就是适才陪我的那个‘小弟弟’，姓孙名悟空。”么妹怪道：“如何变丑了？”行者笑道：“是先前变俊了！”众姐妹又笑。大姐问：“还会变甚？”行者只笑不语。唐僧道：“他会七十二变哩！”二姐问：“哥哥会多少变？”三藏摆手：“惭愧，惭愧！贫僧一样也变不了，忝为师父也！”行者道：“他却会念《定心真言》哩！”众女子不解，缠着行者刨根问底。行者道：“说来话长——”七姐妹背书歌子似的道：“等圣僧哥哥‘腰好了再从容叙谈’！”

三藏师徒俩笑得不行。行者止住笑，道：“你们就忍心看着‘圣僧哥哥’披一身湿衣受罪？——回避，回避！”众姐妹方出洞。却不远离，只在洞外草地上坐着说话。

洞内行者帮师父脱巴了，扶他下池水泡着，又抱着团湿衣出洞，问：“哪个姐姐帮忙？”不曾想都抢着要洗。结果姐妹们便“杠头将”——伸锤子、剪子、包袱赌胜。几个回合后，剩下四姐、五妹。两个商议道：“咱两个不斗了，将脏衣一分二，同洗如何？”两个便欢欢喜喜去溪边浣衣。恼得么妹乱跳脚。三姐心细，忽道：“该去取床薄毯来，好让唐僧哥哥沐浴后裹上，以免受凉！”众姐妹便打发生妹去拿毯子。七妹撇嘴道：“你们都赖着不走，干嘛叫我去！”姐姐们道：“连个毯儿不拿，白白‘长相忆’了！”么妹红了脸道：“什么‘长相忆’，是‘将相忆’！”遂去取毯儿。

却说四姐、五妹在溪畔给三藏洗衣，忽地抖出枚金钗！两个好稀奇，端详金钗，嗔道：“原来唐僧哥哥早有相好的了！”却叫路过的么妹觑见，一把抢过钗儿。不簪发髻，却揣起来道：“不许说唐僧哥哥的坏话！”两个姐姐羞她：“还没过门，倒向起老公来了！”么妹痴情道：“便向他，便向他！”跑了。

行者回洞。唐僧在水中泡得惬意，道：“难得如此温汤！悟空，你也下来洗洗！”行者欣然，脱了虎皮裙，跳下水，洗濯玩耍。忽抬头环视，叹道：“真是洞天福地！”三藏道：“徒弟怀旧耶？”行者道：“师父果然说中了！俺那花果山水帘洞，虽无温泉热汤，也有碧潭清溪。山中四时花开，季季果熟。徒儿倚松傍竹，吮露吸岚，端的逍遥自在！”唐僧道：“莫说了，快洗吧！”行者急三忙四洗了，跳上岸，仍将；日衣裙穿了。便听洞口七妹叫：“唐僧哥哥，毯儿拿来了！”行者道：“师父，叫‘哥哥’了！”三藏吓得水中藏身，“猴头，还不快去接来！”行者遂去洞口接了毯子，返回泉畔。唐僧也洗罢了，出了水，使香中揩干，裹了毯子，身子疲倦，就卧在竹榻上。行者道：“师父，腰还疼么？”唐僧道：“略好了些。”行者道：“俺给你揉揉？”三藏道：“也好。”便揉了几下。三藏“哎哟”道：“疼！你什么爪子，忒重！”悟空委屈道：“老孙还没敢甲力呢！——要不唤个妹妹来给师父揉？”三藏忸怩道：“好是好，只是不太方便。”

这时听洞外问：“唐僧哥哥，洗好没有，我们进来了？”三藏慌张道：“我的衣裳呢，干了没有？”行者笑道：“哪能这么快！”见师父着急，道：“老孙给你想法子！”将毯子给三藏偏袒右肩斜披上，又揪条青藤系了腰，俨然天竺僧侣袈裟似的！行者连声叫好。唐僧心虚道：“虽如此，里头还是赤裸着，心里不踏实。”行者笑道：“这样好，这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便叫“好也，好也！姐姐请进！”便听环佩响，进来大姐。看见三藏身着土“袈裟”，抿嘴儿笑道：“哥哥腰如何了？可要奴家给你治治？”三藏道：“如何治？”大姐道：“我自幼跟位道长学过针灸推拿，可与哥哥扎扎针儿。”从锦囊中取出几根银针，道：“哥哥请躺好。”唐僧道：“扎哪儿？”大姐道：“哪儿疼扎哪，称‘阿是穴’。”唐僧心想：“这一掀便露真相，只怕乱了禅性。”道：“扎别处行也？”大姐知他害羞，嗤嗤笑道：“便扎耳朵如何？”唐僧道：“扎耳朵好！”却又疑惑：“姐姐不是诓我吧？”大姐道：“休多言，扎了再说。”三藏便卧下让大姐给他扎耳朵。未几，扎毕，道：“你起身走走看。”唐僧起身行了几步，那腰果然不疼了，直叫：“怪哉！”大姐道：“人之耳，其形如倒卧婴儿，那诸经穴位皆有对应处。择患点针之，即有奇效！”三藏、行者俱称赞不已。

此时天色已晚，流萤撞进洞来，那六姐妹使团扇扑萤，也追进洞厅。娇语笑言，款巧脚步，如兰香气，缭绕不绝。唐僧如置梦幻。忽而洞中大明，原来月光自南面洞窍透进。女孩子们拍手道：“灯来也，灯来也！”大姐道：“值此良宵，何不将乐器取来，欢娱一番！”便有几个姐妹跑去取来琵琶、阮琴、箜篌、玉笛……在泉水边随意坐立，拨弦弄管。其声悠扬动听，一如春花解语，秀鸟鸣林，幽泉漱玉，清馨摇空。唐僧端坐问：“姐姐所奏何曲？”曰：“《回波乐》。”唐僧赞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和着乐拍击节。

众姐妹见唐僧赞赏，个个如受了皇封，笑逐颜开，围着竹榻一厢奏乐，一厢舞蹈。舞姿婀娜多姿，翩若惊鸿游凤。真个袂起王嫱去，据扬西子来；

明月之眸传情，瓠犀之齿闪泽；手若柔荑撩兰麝，臂如嫩藕挽芳馨；罗裳飘逸兮，酥胸如蕾半含露；琼玖清冷兮，蜂腰摇曳百媚生。

行者看得发呆，三藏觑得脚痒，就要跳下榻儿。行者道：“师父做甚？腰才好，别再闪着！”唐僧道：“不妨，我只略活动活动。”七姐妹见唐僧下来，乐不可支，上前扯住手儿，环成一圈，载歌载舞。唐僧眉开眼笑，忘乎所以。行者暗忖：“俺若由着师父闹腾，事后必有纵容之咎。且西行之路，十停已有五停，半途而废，也忒可惜。俺且阻他一阻，略尽力徒心意。将来菩萨怪罪，也好有个遁词！”思定，便拔毫毛变了两个瞌睡虫儿，放它们去叮师父。

唐僧正舞得高兴，忽觉眼皮发涩，阵阵困意袭来。便摇头晃脑掐大腿想振作起来，却不济事儿，一头倒下呼呼大睡起来。众姐妹好不扫兴，只好把他抬到竹榻上。细睹三藏睡容，端的秀美安详！愈加怜爱，便轻轻摇晃，喊：“哥哥醒醒，莫辜负良辰美景！”唐僧只酣睡不理。七姐妹忽生疑道：“孙长老，你会法术，莫不是你捣的鬼？”行者正色道：“姐姐冤枉好人了！休乱怪——俺那师父，风餐露宿，难得消闲。今日承蒙姐姐殷勤款待、诸般照看，方安下心来养养精神。岂不是好！”众姐妹闻言之有理，复不怪行者，只觉春宵漫长难捱，道：“姐妹们蹦跳得热了，想洗个澡儿。就劳孙长老驾，去洞外放个哨儿。勿叫闲杂人色进洞！”行者笑道：“姐姐如此厚待俺师徒，敢不效力！”就去洞外草地上寻棵桃树倚坐，观看皎皎月光下如诗如画般景色，委实心旷神怡！

那七姐妹见行者去了，便纷纷解衣褪裙，散了发髻，下到温泉里。若是往日，姐妹们早已扯腿儿、挠痒子、泼水花，嬉笑打闹起来。但今宵岸上躺着个妙玉般的哥哥，便俱变得娴静安分，只放自己在水里漂悠。水草野花拂着肌肤，微觉快意。对水镜容，只见丝如瀑布，面若梨花……芳心荡漾时，抬头望一眼水边心中的唐三藏，又爱又恨，叫道：“哥哥，你醒醒，醒醒儿！”么妹情不可抑，掐一朵野百合，别在鬓上，幽淡芬芳中，轻声唱道：

维鹤在梁不濡其翼……才唱一句，五妹、六妹便接上：

彼其之子。

不称其服……姐姐们相互道：“小妮子们情不可捺了！”亦和之：

维鹤在梁，

不濡其味。

彼其之子，

不遂其媾……七姐妹在水中翻波逐浪，舒展玉体，放纵玉喉金嗓，引吭高歌：

荟兮蔚兮

南山朝。

婉兮变兮

季女斯饥！歌声传至洞外，行者惊道：“此歌唱的是‘丽霞彩云生南山，少女思春似饥渴！’不知师父被她们惊醒了没有？”放心不下。又不便进洞看觑，遂又变了一对瞌睡虫儿放进洞中。那唐三藏果被情歌打动，才要睁眼，又被虫儿叮上，合了眼帘，重坠梦乡！七姐妹们楔而不舍，仍旧在泉中嬉水而歌。歌声如泣似诉，感人肺腑。行者叹道：“如此唱下去，老孙这铁石心肠也要感化了！或该将瞌睡虫儿收回来，成全这门亲事？”又觉不妥，正踌躇间，忽听身旁扑塌一声，惊得跳起来：原来自天上掉下一个大物件！要知

掉下何物，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雷音寺神佛乐舞酣 盘丝洞三藏青烟熄

情歌感天，诸神仙纷纷坠落尘埃；曼舞动地，七姐妹求佛成全姻缘……
三藏凡心未泯青烟斜，菩萨怒施神风灭欲火……

却说突有一巨物自天上坠下，吓行者一跳。闪火眼金睛，认出是八戒，正在地上哼哼唧唧。行者笑道：“呆子深夜来此做甚？又不是初次腾云，如何留不住脚，跌倒了？八戒羞愧道：“都是沙和尚，放心不下师父，怂恿老猪来探消息。正在云头上寻觅间，忽听仙女歌声，如此婉转动人，令老猪如醉如痴，骨软筋麻，驾不住云，直坠下来！”行者哈哈大笑，才要奚落他一番，又听扑通一声，原来沙僧也堕落尘埃，降妖杖弹出几丈远。八戒笑道：“一直以为师弟是个正人君子，原也是个假货！”沙僧黑脸臊成红脸，辩道：“说甚，只因天黑，落地时踩了石头才跌倒的！”八戒不信：“大月亮地，鼻子眼都看清了，看不见石头！”行者自语道：“师弟们都自云头上滚下来，却不知师父‘坠鞍下马’没有？”就要进洞。八戒、沙僧也要跟着。行者道：“不可！师父未叫你们来，碰了面不怕师父发火！”沙僧道：“恕小弟直言，大师兄原不该把师父一个人抛在洞里。就不怕她七姐妹拉师父下水？”

行者道：“师父睡得死人一般，任事做不了，料也无妨！待老孙进去看看！”便隐了身，悄悄进洞。见七姐妹仍在水中沐浴歌唱；唐僧沉睡来醒。寻思：“若一霎这七姐妹恼了，赤条条上岸硬摆弄师父，还能不醒？如此美色，师父也难说能坐怀不乱。还要生个法子才是！”思付片时，暗笑道：“有了！——师父呀，往日你时不时使硬箍儿勒俺，今儿俺便回敬你个软圈子！”遂潜形去泉池畔，掬了一捧水，回唐僧身边，围着那卧榻漏水印儿。才滴了半圈，忽听洞外八戒、沙僧晒笑，不知何事，忙退出去。一看也乐了——原来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率二十四位催云护法天君去西方行雨，路经此地，听七姐妹们歌声，皆体软筋麻，乱了道心，自云头上跌了下来，一个个狼狈不堪。闻天尊看见孙大圣，慌得施礼问讯。大圣笑道：“莫非此地该有甘霖下降，却劳天尊下凡？”天尊愧赧道：“看错地方也！”慌张率诸天君撒腿便跑，勉强爬上云头，复往西行。

行者仍隐形潜回洞中，再掬一捧水，续画“软圈”。又隐隐闻洞外两个笑声，心想不知又是哪位神仙坠落尘埃。圈成，遂踏罡步斗，掐诀结印，念动“望梅止渴”真言、“可望而不可及”咒语，一指圆圈，默道：“叫你无形水，化作阻人墙！”却躲在一厢偷看。须臾，么妹先披波出，使长发护着羞处，娇娇怯怯向三藏走来。那六姐妹见状也纷纷上了岸朝竹榻围去：乌云初挽还缀珠，玉荷新绽始含露；碧池波未平，旃檀香先及。七个出浴美人情切切意绵绵叫着：“哥哥，该醒醒也！”正要上前摇晃唐僧，却被一道琉璃般墙壁挡住了，近在咫尺却无法近前。七姐妹咄咄称怪，围着唐僧团团转瞎儿。

行者窃笑不已，生怕她们听见了怪罪，忙溜出洞外。八戒、沙僧抢着道：“适才值年太岁领日值众星——什么日游神、夜游神、增福神、显道神……正巡查星宿度数、人间过失，闻歌声也一个个如中箭的鸟雀，扑楞楞坠下来！被我兄弟取笑一番；那太岁恼怒，正要发作，闻大师兄在洞里，却又惧怕，自遁逃了！”又问：

“七姐妹如何不唱了？”行者卖弄，将画圈施术事说了一回。兄弟们正乐，忽又听众女子唱道：

山有扶苏，
隰有荷华。
彼狡童兮。
不与我言兮。
维子之故。
使我首疾……
其雨其雨，
杲杲日出。
不能欢娱兮。

在在咫尺……歌调清婉凄悲，令人动容。八戒恻隐道：“哥呀，就发发善心，念个咒，将那缺德圈子费了吧！”沙僧道：“不可，不可！二哥惜玉怜香，却害师父坠恶道也！”

正说话间，突见文殊菩萨骑着狮子，吃醉酒似的，摇摇晃晃自天空落下。幸法力大，好歹稳住坐骑，没跌筋斗。行者笑道：“菩萨怎摇摇摆摆的？莫不是晚斋吃酒过量了？”文殊道：“说甚哩！平日倒也罢了，今日贫僧赴灵山听佛祖讲经，敢吃酒！——都是这该死的狮子，不知为何直往下坠！我本欲使法力收住它，掐指一算，原来大圣在此遇上些麻烦，故来指点一二！”行者笑道：“弟子正无良策，盼菩萨赐教！”将前事说了一回。文殊道：“让这七姐妹这样唱下去，天尊星官下扁食似的往下掉，玉帝丢老鼻子脸了！得想个法子才是！”行者道：“老孙左右为难也！若菩萨做主，俺就把圈子收了，放那七姐妹近前，也就顾不上唱歌了。”文殊道：“是何情景，却带贫僧瞧瞧再作处置！”

行者遂前头引路，文殊随行。那八戒、沙僧想混水摸鱼，见菩萨怒目而视，吓得又缩了回去。两个进了洞，慌得七姐妹扑通通跳进水里躲藏，使长发遮着酥胸，责怪行者：“孙长老，你怎不言语便带进个生人来？”文殊慈祥笑道：“我乃文殊师利菩萨，特来与你们说个人情，让孙大圣收了圈子。只请不要再唱曲儿了。免得乱了诸神禅心！”七姐妹闻言，齐声责骂：“原是孙长老使的坏儿！叫你三辈子打光棍儿！”又道：“我姐妹待你不薄，为何以怨报德！”大圣忙躬身赔礼，道：“姐姐们有所不知，俺师父原是金蝉长老转世，十世修行的好人。今受唐皇差、佛祖唤，西行取经。若羁留此地，与俺老孙无碍。只恐圣命难违、佛旨难逆也！”

大姐伶俐齿道：“说甚与你无碍，说穿了不过是怕江湖上传你护法不力，一事无成也！何苦要这虚名，却害了我们与唐圣僧的姻缘！”时八戒、沙僧听着洞里热闹，也忍不住溜进来。八戒跟着起哄道：“姐姐说得好！”行者瞪他一眼。么妹记性好，道：“什么‘圣命难违’！适间吃酒时，唐僧哥哥说他是自己九死一生偷渡出关后，唐朝皇上才‘下过雨送伞’，派钦差追去送空头人情！”八戒又道：“妹妹说得好！”行者一脸惭愧：“妹子说的也是！这‘圣命’且抛一厢。不过如来确有旨谕要唐长老西行——老孙不敢扯谎，菩萨可作证左——倘老佛动了怒，只怕是好事难成，厄运顷至！”

七姐妹道：“原来如此！就去找那如来老佛讨个口谕、叫他放了唐僧，另择高僧取经便是！”个个如凌波仙子，跳上岸来，各寻自己的衣裙。一时如春花缤纷！文殊笑微微，只赞：“美哉，美哉！”八戒目瞪口呆。沙僧却正经，使手遮了脸，从指缝里偷窥。行者不言不语，只虑这一去不知那老佛如何作答，师父前景莫测也！

一时女孩子们整束完毕，笑盈盈道：“就请文殊菩萨引路，孙大圣同行，便去灵山佛祖处讨个人情！”行者道：“你们可会腾云？”七姐妹们道：“我们不善腾云——”八戒欣喜道：“老猪买卖来也！姐妹们休虑，老猪一个个背你们去西天！”众女孩道：“谁稀罕你背，丑样儿！——我们不善腾云，却能娇举飞升也！”八戒懊恼道：“有甚了不起，公主俺都背过！”七姐妹笑了一阵，不理呆子。大姐招呼姐妹们一起动手，采撷些野花香草，编了一些花环，说是给诸佛菩萨的人事。便随文殊菩萨出洞。文殊跨上青狮，同七姐妹一起升入云空。行者念咒语废了那“软圈”，交待八戒、沙僧看护好师父、白马、行李，也纵祥云追上。见文殊已讨了一只花环戴上，“驾”、“哦”地催赶着狮子，一厢与女孩子们说笑，好像年轻了二十岁似的。

却说沙僧送大众走了，回来冷笑道：“二哥，你看此行结果如何？”八戒怀嗔道：“还用说，那梵天净地岂容风月女子妄为！如来老佛准保将她们叱责一顿，吩咐十六罗汉将其乱棒打出！”沙僧摇头道：“二哥休意气用事！你未见文殊老儿也坠落云头，且见了这帮女子，喜得嘴都合不上了！”八戒道：“操那份闲心干甚！如来若答应让师父成亲最好，老猪早就不想干了！”沙僧沉吟片刻道：“二师兄，你先照看一下师父，我去那窝棚将白马、行囊弄来！”八戒应着道：“去吧，去吧！师父自睡着，老猪先洗个热水澡舒坦舒坦！”脱了直裰，扑地跳下水去，捏鼻头倒个猛子，却咕嘟嘟喝了几口。忙冒出头道：“我的娘，这水真香！”沙僧见他玩水，便出了洞跳在空中。寻着窝棚，落下去。藏了行囊，解了白马，骑上去，腾空径往南海而去。

行了半宿，来到南海普陀洛迦山，天已放明。时观音菩萨已早起了，正在紫竹园画廊里逗笼中八哥儿玩。忽听龙女报：“取经僧沙悟净求见。”便知有事，忙唤来询问。沙僧稽首道：“菩萨，我师徒途经七情山盘丝洞，碰上七个妖媚女子，用酒色歌舞蛊惑住师父，意欲苟合。大师兄孙悟空不予阻止，放任妖女妄为。后又怂恿七姐妹去灵山雷音寺讨人情，要佛祖收回成命，另择人取经，好使她们配合师父。弟子恐如来大发慈悲，应了此事，故夤夜赶来，奏明菩萨……”

观音道：“你师父如何说？”沙僧道：“他只佯睡，谁知想甚！——弟子只恐师父贪一时之欢，废千载道行。虽结秦晋之好，却堕轮回恶道。得不偿失也！”观音皱眉道：“这个唐三藏，真真叫人操心！倘他再不思悔改，有意堕落，无心拜佛，我就禀明如来，以汝代师！”沙僧窃喜，却涕泪交加道：“弟子不敢！只盼菩萨使大力驱灭妖女邪念，使师父脱烟花螺纵，弟子便感激不尽了！”观音点头道：“果是个有情有义的！你去吧，贫僧自有主张！”

沙僧拜辞了菩萨，纵云步赶回七情山。从草棵里寻出行李，使马驮了去盘丝洞。进洞来，见师父大睡未醒。那八戒也在水池中睡着了，涎水淌了二尺长。沙僧抛下行囊，便唤八戒，却怎么唤也不醒。无计可施，轻轻道了句：“二哥，有女妖精！”八戒即睁开眼，赤条条跳上岸，四下峻瞄：“兄弟，女妖精在哪？”沙僧只冷笑。八戒方悟，“你何时回来的，俺睡着了竟不知！”沙僧出门寻着女子给师父洗的衣衫，拿进来道：“二哥，师父赤身裸体只裹条毯子，有失体面，搭把手给他穿上衣吧！”八戒摸一把道：“还不甚干哩！”沙僧道：“穿上一悟便了！”两个便近前给师父穿衣。那沙僧还代师父念着衣诀：“若着上衣，当愿众生，获此善根，至法彼岸……”八戒道：“兄弟，你唠叨个甚！”那唐长老被折腾，半醒不醒，哼了句：“整衣束带，当

愿众生……”又呼呼睡去。

却道大圣一行，行了一宿，天亮时闹闹嚷嚷来到王舍城灵鹫山大雷音寺前。那守门的金刚力士持降魔杵拦住大众，却只放文殊一个进去，行者道：“我等找如来有事，烦请通报！”金刚道：“你一个来倒也罢了，为何拖家带口的。这佛刹宝寺岂容闲杂人色入内！不报，不报！”大圣恼怒：“这哪是俺的家口！……”七姐妹道：“孙大圣息怒！”便朝金刚抛了两个花环，唱支小曲。还没等唱毕，两金刚已酥了半个身子，趑趄着闪开，放行者及七姐妹进寺。

那雷音寺里，如来端坐莲花主座之上，亿万祥光之中，睁慧目遥观四大部洲善恶，开金口演释三乘真经妙典。众声闻、菩萨、罗汉、比丘、比丘尼……都在座下趺坐聆听。那佛祖正讲道：

“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个注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色，谓形色；声，谓音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一切诸有，如梦如幻，一切烦恼，是魔是贼。境转心安，曲径通幽。随流认性，无喜无忧。离相清净、解悟三空，契合实相，究竟涅槃。”

忽见文殊菩萨进殿来，礼佛毕，人大众中觅座，那身上却散出一缕香气。如来笑道：“文殊师利，你智慧超群，岂不知独占春光，不如借花献佛么？”文殊起身恭敬道：“弟子欲呈‘春光’，闻‘离相清净’句，又不敢矣！”如来道：“闻吾真经，不惊不怖不畏，何云不敢！”文殊乃将花环自背后拿出，呈献如来。佛祖见花环精巧美丽，道：“扎制者何在？”

文殊才要言，忽听殿堂门外一片莺声燕语：“佛祖爷爷，小女子在此！”原来行者率七姐妹来到了。一行人便拥进大堂，呼呼啦啦，绕佛三匝。尚未礼毕，惹恼了十六罗汉，一个个横眉竖眼，喝道：“孙悟空，你好大胆子，竟敢引村妇乡姑擅闯宝殿！”先蜂拥而上，不由分说，缚了悟空，又如虎豹捕羔羊、鸢鹰擒山雀，拿了七姐妹。皆使缚仙索捆了，押在莲座前。佛祖开慧眼，觑七姐妹着五色彩裙，佩香草花环，秀美绝伦，亭亭玉立，端的招人喜欢。遂责众罗汉道：“一群大老爷们，不问青红皂白，欺负几个弱女子，算什么英雄！”用手一指，那绳索登时脱落。七姐妹得释，纷纷稽首拜谢。如来笑道：“无须多礼，起来说话。”众女子见如来庄严慈祥，不由地诚惶诚恐，依旧叩谢不已。如来使法力，将手从高高莲台上探下去，搀起为首的大姐，几姐妹方随之起身，一厢侍立。行者一厢叫道：“佛祖忒偏心眼，只解救裙钗女流，老孙这儿还绑着哩！”如来辩曰：“泼猴，你自能解绳，还要烦我！这七姐妹无甚法力，难脱缚束，老孙自然要帮她们！”行者笑道：“谁敢在孔圣人面前卖《三字经》！还劳佛祖大驾！”如来无奈，”罢，‘解铃还需系铃人’！宾度罗，与他松绑！”那长眉罗汉虽不乐意，也只有上前与行者松了绳索。

如来又问七姐妹来意。众女子道：“告佛祖，我姐妹皆值破瓜时节、豆蔻年华，见彩蝶双飞、游鱼对游，不免怀春。然光阴荏苒，未遇如意郎君。恐风韵难留，转瞬人老珠黄。幸天垂怜，降下一个妙人儿，乃是东土大唐差向贵刹的取经僧人，法号唐三藏，俗名陈玄奘。其人体貌容美，风雅倜傥。我等一见钟情，愿委身侍奉，为婢为奴。那唐僧亦有怜香惜玉之心，偎红倚翠之意，有所制诗句‘心醉何需玉壶传’为证。却被他的高徒孙悟空使法术

破瓜——古人拆瓜字为二八以纪年。原意指二八一十六岁。此处借用谓年少。

将其弄得昏迷大睡。我姐妹徒展冰质洁体，在放金声玉喉，干呼万唤不苏醒！那歌声传至云霄，却将许多天神弄得乱了道心禅性，如醉如痴，纷纷坠落。文殊菩萨路经荒山，忧常此下去，有失道释尊严。与孙大圣商议，叫我等来求佛祖开恩，将唐僧哥哥许给我们；遣人去东土与那唐朝皇上说一声，叫他再差一名高僧取经。所言不虚，万祈玉成！”

如来听了，一时沉吟。那莲台下诸菩萨、罗汉、弟子……皆呵呵大笑，道：“乡野女了，懂甚五音律吕？所歌无非樵歌、渔曲。爬山调、纺车谣之类，嘶哑刺耳，难以卒听。说甚感天动地，一派胡言而已！”齐道：“佛祖，叫她们唱，若将我们唱得痴迷，就应允她。不然，各杖苔五十，轰出大殿！”

如来闻言，即问七姐妹依大众所言若何？大姐道：“庄严之地，奴家不敢！”如来笑道：“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但歌不妨！”大姐谢了，便率众姐妹手持香草花环，先舞了一回《相逢乐》。其舞姿绰约，一如行云回雪，仙子凌波。佛门弟子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初不在意。姐妹们又舞一个《垂手罗》，只见翠袂舒展，乍露新笋，罗裳飘洒，即生粉荷。果然“回眸一望娇媚生，环珞摇过幽香留”。大殿上一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行者叫道：“丫头们，别吊人胃口了！此时不唱，更待何时！”七姐妹闻言而笑，启樱唇唱道：

匏有苦叶
河有深涉。
深则假匏，
浅则褰裳。
有 河盈，
有山雉鸣。
水盈不濡轨，
雉鸣求其牡……

女孩子们以花环作渡河之匏，载歌载舞，唱到“浅则褰裳”时便撩起裙子；咏到“有山雉鸣”时，便咕咕学山鸡叫。端的娇憨可爱！那歌调美妙清纯，如空谷泉吟，春山鸟鸣。众佛子个个同饮了仙醪琼浆，心旷神怡。七姐妹见状舞得更欢，抡圆裙裳，如七朵牡丹临风开放。又展银铃般歌喉，唱道：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其歌情切意绵，如诉似怨，唱得那菩萨缠绵、罗汉沉迷，众弟子心旌摇曳。七姐妹忽将手中花环向四匝抛去。众佛子惊喜，你争我抢，七手八脚，将花环扯散了，于是入手一花，得意扬扬、挥来晃去。自此乱了方寸，毁了规矩，脚心儿也发痒，围上七姐妹，也手舞足蹈起来。

那行者在一厢，见神圣殿堂，群仙乱舞；庄严庙宇，歌声飞扬；忍不住笑道：“老佛啊，此乃佛门清净地，还是市井歌乐场？”如来正在宝座上随着歌调耸动上身，听行者言语，含笑合十道：“善哉，善哉！此处清苦惯了，难得一乐，随他们去吧！”行者道：“既如此，老孙也去耍一耍！”混到大众中，蹦蹦跳跳，舞舞扎扎，一时又如同回到花果山水帘洞，与群猴共乐。忽一阵芳香，原来七姐妹舞了过来。行者悄言：“丫头们，还不趁老佛爷高

兴，求他为你姐妹做媒？金口一开，好事谐也！”么妹聪慧，绕过人群，来到宝座下叩首道：“求佛祖作月下老人，将我姐妹与唐三藏配为伉俪。海山之恩，水世不忘！”如来笑道：“难为你等色艺双绝，又如此心诚。我若作梗，岂不令人骂‘干绝户头事，不得善终’？只是此事还需男女双方相悦相爱才好撮合。那唐三藏乃是有根基之人，一句艳诗不足为凭，或是参悟之语也未可知！故请令姐妹先回宝山，我委派一使同往，设法勘验。如双方有意，便成天作之合；若无情缘，也就怪不得老袖了！”

七姐妹闻言，都来拜谢。众佛子也自停了舞蹈，满头是汗，意犹未尽，俱争着要做使者。如来正思忖，忽见观世音持杨柳枝步入殿堂。如来笑道：“可惜，可惜！来晚了也，少看了许多热闹！”观音委屈道：“我在南海整日清冷惯了，哪个怜惜我！不看也罢，省得心慌慌！”笑道：“才进山门，便听大众嚷嚷，到底何事？”如来道：“还不是为那东土取经僧唐三藏……”说了一回，忽道：“这事非得个慈悲公允有法力的方可督办。想来想去，惟你观世音正合适也！”观音推道：“这事却难办：若唐僧不来，你老不悦；若唐僧来了，那七姐妹又恼我。莫如另择高明！”如来笑道：“一客不犯二主，唐三藏是你去东土选中的，你不去谁去！与他公正断了此案，不然灵山难得清静也！”

观音合掌道：“既如此，弟子领命！”笑嘻嘻朝孙悟空与七姐妹，“还不辞别佛祖，一道回去！事成了，贫僧还闹盅喜酒吃哩！”说得几个眉开眼笑，拜辞了如来，离灵山腾云返回。那行者筋斗云快，遥遥跑在前头。

观音云疾，撇下七姐妹，追上孙悟空，揪着耳朵骂道：“死猢狲，你安的什么心！纵容唐僧放浪形骸，又引这七个野女子来寻如来讨人情，该当何罪！”慌得行者直叫“冤枉”，挣开观音手。观音道：“我猜出你的心思：你是巴着师父成家，好早些回花果山！”行者道：“倘如此，俺为何还要将师父弄得昏睡，不能成事？”观音道：“你是怕我怪罪下来，罚你诛你，不得已而为之！若一心为师，为何不使法力困住那七个妖女？”行者笑道：“好好的女孩儿家，一不曾害师父，二不曾得罪老孙，困她做甚！况师父有意与她们黏糊，哪有徒弟管束师父的！俺还怕惹恼了这七姐妹，日后果真成了‘师母’，给老孙小鞋穿哩！”观音道：“好，好。我晓得你这猴儿会调哒嘴儿，待会儿再给你算账！”

便到了七情山，大众在盘丝洞外降下云头。观音令悟空去洞里弄醒唐三藏、叫他出洞打坐；令七姐妹仍去洞中沐浴歌唱。行者道：“如何试探师父内衷？”观音道：“这个容易！洞外燃一堆人，洞内也燃一堆火。如两火之烟相互交缠，就是两相情愿。若各冒各烟，便是无缘！”七姐妹欢喜，自回家抱柴草。行者道：“多抱些，在洞外留些给师父用！”众姐妹道：“晓得，不用你说！”

行者钻进洞里，见唐僧似醒非醒，喃喃说着梦话：“心醉何需——玉壶传！”行者哭不得笑不得。沙僧急问：“大师兄，事情苦何？”悟空道：“成与不成，就全看师父的了！”吹口仙气，把唐僧弄醒了。招呼八戒、沙僧把三藏架往洞外。才出洞，三藏见七姐妹翩翩而来，忙挣脱徒弟，打个问讯道：“贫僧多日劳累，大觉才醒，实在惭愧。不知姐姐为何抱柴进洞？”女孩子们笑道：“岂不闻‘野有死麋，白茅包之’！”唐僧遂续吟道：“‘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不禁一愣，心跳跳地道：“莫不是姐姐有甚喜事？”七姐妹格格笑道：“正是！有人为我姐妹说媒了！”唐僧听了、心突地一沉，

怅然道：“不知姐姐要嫁给哪些主儿？是一日出嫁，还是分开出嫁？”笑道：“不多，只一个！”三藏道：“不知是哪个有福的！”七姐妹齐声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唐僧初怔怔的，忽惊喜道：“你们是道……”那女孩子们却害起羞来，皆掩口笑着，一阵风似的掠进盘丝洞。须臾，便传来哗哗剥剥着火声、寨寨荤牵褪衣声、泼水洗濯声、轻悄说笑声。唐僧闭目遐思，如梦似幻。行者引师父至柴堆旁，道：“请师父打坐！”三藏呆痴痴问：“打坐做甚？”行者将前事备叙了，只未说观音一道来了，正在暗中观望。三藏惊道：“不想一夜之间，出了这么大的事！”行者道：“师父休怕！此乃是七姐妹真情感动佛祖，佛祖发了话，方用此法来验你们姻缘！”三藏汗颜道：“惭愧，惭愧，说甚也不能留在此间作‘姐夫’。”行者便吩咐八戒点火。一时烟起。那三藏便在火堆旁跌坐。却瞧见一股浓烟已自盘丝洞中冒出，依依不舍在他头顶盘旋。

三藏忙念“阿弥陀佛”，闭目入定。谁知一合眼便看见一泓清泉、七个白生生水灵灵的女孩子在沐浴玩耍，老是守不住神。身畔那柴烟也歪歪斜斜，欲与洞中飘出青烟融合。唐僧心中惊惧，忙念《金刚经》中四句偈：“一切有力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默念数遍，才渐觉心头清虚，虽有水池，却无艳影，只一朵青莲，自水底冉冉升起。那柴烟也笔直往上。观音云端上看了，颇觉欣慰：“到底是个有根器的！总算没看错人！不然岂不显得我眼光忒拙，错把劣驾当骅骝！”正暗中高兴，忽闻洞中传来歌声，唱的是：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
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

适我愿兮……其声清伶俐耳，幽怨动人。便有半空的飞鸟扑楞楞往下掉，又见阡陌上的花木随着舞动。观音也自按捺不住，想在彩霞祥云上蹦达；嗓子里直发痒，想唱；想找个情投意合的说说话儿、诉诉衷肠！又想哭。心里恨：“这是怎么了！”忽地瞥见唐僧的柴烟醉汉似的直往七姐妹烟上跌，合十祈祷道：“阿弥陀佛！唐三藏，你千万自持，不可动心！”却见两股柴烟愈来愈近，眼看合拢！观音恼道：“唐三藏，你这没出息的！叫你成！成！成！”使神通，将手中杨柳枝朝下猛挥，呼呼降下狂风，将唐僧身边火堆吹得七零八落！

那大圣见风来得骤，忙上前护住师父。风过去，唐僧见身旁烟飞灰灭，惟盘丝洞口仍青烟袅袅，缭绕不绝，似有无限眷恋之意。唐僧仰天长叹：“天降神风，灭我欲火。此事休矣！诸位姐姐，贫僧去也！”便起身走。行者心中明白，道：“八戒、沙僧，看好师父，休叫他跳井投河的！”纵风跳到观音面前，冷笑道：“菩萨，你使法力擅灭烟火，有违佛祖旨意也！”观音喝道：“猢猻休胡说！此乃天风地风林间风草上风，与贫僧无关。却要你发疯！”堵得行者一时口讷。观音又道：“唐三藏弃道离经，天地不容！姑念初犯，且寄打罚。但那七个妖女，蛊惑贤良，罪在不赦也！”行者惊道：“菩萨要灭那几个女子？”观音冷笑道：“吾不灭之，恐为后患！”将杨柳又一扬，便见飞沙走石。风沙过后，见盘丝洞已叫十几块巨石堵得严严实实。歌声戛

然而止，变成惊怖悲声！行者不忍，要去救人，被观音喝住：“若不听话，当心头疼！”

正危急间，急见西天祥云霭霭。须臾飘近，原是文殊菩萨骑狮驾临，笑道：“师妹，我那五台山丛林大、弟子众，香积厨人手不足，不如饶这七姐妹不死，送给愚兄带回去帮厨执炊吧！”观音道：“若是执炊，倒可商议。若是派别的用场——”文殊笑道：“愚兄为人，贤妹还不清楚！”观音亦笑道：“这几个女子能把雷音寺搅个天翻地覆，何况你那五台山螺壳道场！”文殊道：“我山后有座静虚宫，是吾悟道参禅之处。就让她们居住其间，不与大众照面，可保寺院安宁也！”观音道：“适才还说要她们当女厨娘，转眼又成了女弟子！不给，不给！”文殊便频频朝观音施礼，“好妹子，就成全哥哥吧！”再三央求。观音无奈，嗤嗤笑着道：“没见这般泼赖的，还堂堂大菩萨哩！带走吧，带走吧！”拨云便走，自回南海去了。

行者与文殊按落云头，见唐僧正带八戒、沙僧在洞口刨的刨，扒的扒，撬的撬，想打通石壁救人——却堵得结实，莫想动一动。行者道：“师父，师弟，且住住手儿！”三藏几个闻声回头瞧见文殊，慌得参拜。文殊道：“你们瞎使劲儿，知是谁堵了山洞？”三众哪里知！文殊道：“是观世音菩萨发怒要灭七姐妹。不是贫僧求情，这几个女子命皆休也！”唐僧惊惶道：“南海菩萨安在？”行者道：“已回南海矣！”三藏怒道：“悟空，你为何不早言！”行者辩道：“是如来要试师父真心，谁敢乱讲！”

三藏复不言语，诚惶诚恐，朝南天遥拜谢罪。又转拜文殊，求他施法力，救出七姐妹。文殊道：“不消讲了，且看贫僧手段！”念动真言，一指石壁，说声：“走！”果一阵风沙，移走山石。那菩萨进洞，见七个女子皆蓬头垢面，脸带泪痕，晕在水中。被风一吹，渐渐醒了，仍身软体弱，一时爬不上岸来。文殊正色道：“观音菩萨发怒要灭尔等，是贫僧求情救了你们！你们快洗了灰迹泪痕，随我去五台山吧！”众姐妹一时无语，猛听七妹道：“我不愿去，死也要跟唐僧哥哥！”文殊大怒，念个咒语，把七妹变作一只癞蛤蟆！吓得六姐妹俱跪在水中，道：“愿往！”又求饶过么妹。文殊菩萨才发慈悲心，一声咒语叫么妹复了本相。又令七姐妹快些梳洗装束，自退出山洞等候。

这厢唐僧恹恹无力骑上白马，与众徒弟正要过那片芳草地。转首瞧见七姐妹新浴后着罗裙从洞中走出，依旧娇艳秀美。望见唐僧，女孩子们放慢步履，眼里含了泪水，幽怨地盯着三藏。那文殊菩萨已上了坐骑，连声催众女子动身。只一眨眼，七姐妹便依次飘上天空。春风拂动云霞般的裙裾。唐僧一时恍惚，仿佛又是初逢时，睹见秋千架上的情影……忽么妹叫一声，抛下一支金灿灿小东西来。唐僧打马过去，拣起来，原是他丢失的金钗，忙揣在怀里；再抬头，还能隐约瞧见么妹裙子上的牡丹、蝴蝶，随着天风摇曳，活了似的。一眨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唐僧拨马撵上众徒弟，听八戒叹道：“白忙乎一阵，却叫文殊那厮瞞受去了。咱师徒连个夹衫也没混上！”只沙僧干笑两声，众皆默然。师徒行不多远，三藏在七姐妹的草堂前又停住……前头斜阳飞霞，分外亮丽。那唐僧眼上蒙了一层水花，什么也看不清晰。行者道：“师父，行路吧！”唐僧才拭干泪眼，离了草堂，策马去寻大路。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真僧假经佑龙体 热肠冷宫救皇后

锦衣官凶，拘取经僧为病皇帝祈福。唐三藏怒，领徒弟诵《三字经》、《百家姓》……胡淑妃风骚贿鬼差，孙大圣救危入冷宫……

且说唐僧师徒离了盘丝洞，又行数月，金风萧瑟时节来到比丘国。才进城，见街道上人喊马嘶，一片混乱。伫步细觑，原来是太监引着神威军挨家挨户征童男童女。彼此难分离，惹得大人叫、孩子哭。大监发火道：“嚎什么，入宫短则旬日，长则月余便放回来了！还有赏赐！再哭便将老的充军，小的收为宫奴，永不发还！”吓得孩童的爹娘再不敢言语。捉了的孩童，便使绳索拴了一串，往前赶着走。唐僧叹道：“不知为何要捉这些小儿女？”八戒道：“为何？男童太监，女孩妃子！”沙僧道：“那公公说短则旬日，长则月余便放回，岂是选太监、择妃子。”行者却在数绳上的孩子，自语道：“已五十来个了，正不知要捉多少才够数！”唐僧道：“悟空，你去打听打听。说个人情，要他们少征几个。也少惹几家悲苦，几处离愁！”

行者道：“师父，你老人家也忒抬举俺了！俺脸又不白，人家理？”见道上颤巍巍走来个老者，上前打个问讯道：“敢问老丈，官军为何要捉这些童男女入宫？到底要捉多少才够？”老者叹气道：“听说是国王染恙，国师须用童男女配药来治，要五百个才够！”行者道：“配药？怎么配？用血还是用肉？”老者道：“这个却不甚清楚！”摇着头长吁短叹走了。八戒捂着心口道：“休管这闲事了，还是寻个馆驿，吃个肚儿圆再发慈悲不迟！”唐僧也是饥渴了，便催行者快些想办法。行者道：“也无甚好法，只有弄些假的，哄过他一时，再作良策！”遂拔了一把毫毛，放口中嚼得烂碎，喷出来说声：“变！”便变出四百五十个孩儿，男女各一半儿，个个眉清目秀，招人喜爱，塞了半条街。只在原地踢毽子、抓石子、打瓦、“斗鸡”玩耍。

却道太监领神威军征童男女，先捉了五十个，惊动了居民，纷纷将自家儿女藏匿、远避。再寻便难，十几家才拿了一个。正发愁，忽闻附近街上一片孩童嬉戏玩乐声，便打马过去看，原是几百个童男女堵街充巷在那儿玩耍。太监数了数，与先时所捉的共计五百名！以为是天意，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忙令神威军赶了入宫，自去向国师报功不提。

唐僧师徒见太监上当，笑得肚子疼。遂打听馆驿，寻着进去落脚。驿丞见来了四个和尚，也来“奉承”，问明来历，叙了礼，便叫手下安排食宿。四僧午斋后，正在客房里商议上朝倒换关文之事，忽听外头喧闹。八戒爱热闹，才开门探头看，便被锦衣校尉使链子套上，扯出门去。又拥进屋要套三藏等人。慌得唐僧躬身施礼：“军爷，为何要拿贫僧师徒，却盼说个明白！”八戒晃着铁链哗哗响：“没准大师兄适间偷工减料，少变了四个童男，现今拿咱们顶数去哩！”行者喝道：“呆子，莫胡说！老孙向来不干那缺斤短两之事！”

那为首的锦衣官道：“不干你家事，是我家圣上不豫，正缺道士和尚念经祛病。闻驿丞报有四个东土僧人来此，不抓你们抓谁！”行者厉声道：“既如此，该请俺们去才是，为何使铁链子锁！”校尉道：“请你去？你几个半道上四达崩散跑了，怎么追！还是锁了牢靠！”行者正想着进宫探个虚实，便由他们摆弄。一时，将唐僧师徒四个上了枷锁，带往王宫。

斗鸡——一种儿童游戏：玩时手援脚丫，盘起一腿，膝朝前作兵器；蹦蹦达 达撞击对方。不倒者为胜。

路上行者忽道：“御官儿，俺们枉为和尚，却只有那个戴毗卢帽的唐长老会念经。先要给你说一声。省得到时你叫俺念，俺不念，两下儿扯皮！”锦衣官道：“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你这话谁信！”行者嘻嘻笑道：“八戒，你会念甚经？”八戒咭咭笑：“老猪会念‘吃饱了不想动，饿了害腰疼’！”沙僧卖弄道：“其实老沙会念几句经！”就开口诵了句“大悲咒”：“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锦衣官喜道：“这和尚诚实！到了去处，不会念经的割舌头！”登时行者、八戒齐道：“差官，俺们俱会念经！——不会念经还叫和尚！”

锦衣校尉带四僧不进王宫，却进了东邻的禁苑，里头颇为宽敞，楼台殿阁，假山活水，景色宜人。有一座碧云道观，一所无碍禅院。那道观里乐声嘹亮，念诵整齐，一派兴旺。寺院却无甚动静。锦衣官将四僧推入寺庙，松了枷锁。唐僧见大殿里倒也是灯烛通明，香烟缭绕。僧人却不甚景气：宝台前一个又老又瘦的和尚有气无力敲木鱼，堂柱间几个暮残病弱的比丘无精打采念经卷。三藏细一听，有念“楞严咒”的，有念“消灾吉祥咒”的，或诵“观音灵感真言”……五花八门，各说各话。安有气势！再看那莲花宝座上欢门掩着，也不知供的是哪尊菩萨。忽闻锦衣官喝一声：“那东土和尚；还不坐下念经，东张西望做甚！”四僧便择一空处，铺了蒲团，盘腿跌坐。听三藏念一句，三个徒弟便跟着念一句。锦衣官见他几个合十闭目，嘴唇叨叨怪像那么回事，便放心而去。

行者瞧锦衣官走了，哧一声笑了：“师父，你念的什么经？”三藏道：“什么经？他使链子锁我来，还给他念真经！我先念的《三字经》后念的《百家姓》！”行者道：“好，好！俱以为师父懦弱，原来却柔中有刚！”唐僧道：“谁道我懦弱？小事倒也罢了，真惹恼了我，十头犍牛也拉不回！”正说着，那台上敲木鱼的道：“你们不念经、还大声喧哗，不怕老僧报与国师，将你们吊起来打！”行者笑道：“老法师说的是！俺们本一心念经，只是不知供的何神，因之不免议论。”老僧人道：“只管诵经便是，晚斋保你吃得肚皮溜圆，管他男神女神天神地神！其实圣上有国师用仙药疗治，我等不过是个摆设。也毋须念什么《阿弥陀经》、《法华经》长篇大套的，只诵《十小咒》可也！”八戒道：“法师说得在理，只要晚斋管饱，便念他娘！”便朗声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那老僧耳背，问：“你们念的什么？”行者道：“俺们念的是‘庇祐龙体，万寿无疆’！”老僧笑道：“好，好！”暗地嘟囔：“‘万寿无疆’——皇上一天少恁几回，也多活几年！”谁知又叫行者听见。

那行者更加纳闷，抽个空儿拔毫毛变个假身，仍在那儿念经，真神却跳起来，钻到欢门里，差点儿笑出声，原来供的是一对欢喜佛。老公身高马大，娘子娇美妩媚，两个贴胸交股，作乐陶陶状。行者暗道：“知晓了，这昏君准是贪欢恋美得了虚症，故此才求这夫妇佑助。待老孙去探个真相！”变作一只黑甲白点天牛，飞出大殿，欲去后宫。见清虚殿前有锦衣校尉把守、内侍宫女出出进进，灵机一动，莫非那国王在此间养病？遂飞进殿堂，叮在藻井上往下看，见彩幄霞帔里，躺着个脸色蜡黄的病皇帝。

欢喜佛——梵文 Ganapati 意译，或译无碍，为男女双身。含义多种，其代表性悦法有。一、指降伏敌人取得胜利的“欢喜”；二、谓男女相台象征一尘不染，脱离垢世，智慧方便，圆满具足；三、将欢喜佛解释成佛教中的“爱神”、“欲天”。

床前却坐着一个天仙般娇嫩的妃子。行者闪火眼金睛，辨出那妃子有妖邪之气。忽听那妃子嗲声嗲气道：“陛下，万千之喜！适才小黄门来报，已拿了五百童男女，道兄可取秋石、红铅给大王配药了！”行者听见说“五百童男女”，才想起忘了收法术，便念动真言，收了毫毛。

那国王道：“爱妃，寡人这阵子只觉得心衰气微，恐大限将至，等不得国师丹成也！”妃子拱国王怀里，嗔道：“皇上说什么！却不苦了臣妾！”国王道：“心肝儿，朕也舍不得你！”虽大病在身，还搂住宠妃抠抠索索。行者恶心：“荒淫昏君，早死才好！”忽见两个勾死鬼儿，夹着生死簿子，提着铁索儿进门来。那外间内侍凡胎肉眼看不见。行者喜道：“好，好，现世报了！”不料那妃子却瞧见了小鬼们，惊道：“皇上，阴司来人也！”国王病眼昏花，道：“叫光禄寺备酒款待！”那两个勾死鬼儿，哗哗翻着簿子道：“吃甚酒，跟老爷走！”就使铁索套国王。国王这才看清两个小鬼，慌忙滚下龙榻，叩头求饶。小鬼笑道：“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五更天！——我等奉命行事，磕破头也不济事！”那妃子却有办法，即解了钮扣，半露酥胸，上前朝小鬼头飞媚眼抛秋波，娇滴滴颂“万福”，又道：“两位大王一路辛苦了！”边说边朝他们身上挨挨擦擦。弄得两个小鬼心猿意马，抓耳挠腮：“小的不辛苦，美人辛苦！”妃子又将头上的黄金步摇、臂上的蓝田玉钏俱摘了，塞到小鬼手里。小鬼受宠若惊：“美人有何吩咐？”妃子笑道：“只请两位大王宽限皇上一时，先套个替死鬼去。如何？”

两个小鬼一商议，为难道：“生死皆有定数，套谁合适！”宠妃朝国王撒娇道：“陛下，那元皇后在冷宫里熬着，生不如死。不如让她替了吧！”国王果然昏庸，一迭声道：“准奏，准奏！”两小鬼道：“妙，妙！皇后替皇上死，倒也说得过去。只是要得长寿，最好速速贽礼给我家主公送去！”国王闻言，忙问：“有劳大王，不知阎罗老爷喜欢什么礼物？”小鬼道：“金银财宝、美姬骏马皆可！”自怀里掏出个单子，款首题为《延寿纳礼明细表》，延寿一年不过费金子千镞、银子万两，美女三人，骏马五匹。延三十年的可打九五折扣。五十年的打八五折扣。一百年以上的一律七五折扣。宠妃看了，递给国王。国王喜道：“这下好了！只要肯破费，便可长生不老也！”妃子半信半疑，也不言语。国王道：“寡人欲延寿五百年。要差人送礼，却不知路径也。盼指明！”小鬼挤眉弄眼道：“不用送，阴阳原不通路。晚间我们雇辆大车来装礼品便是！”便辞别国王、淑妃，拎着勾命索出殿去冷宫了。

两小鬼驾阴风头里走，行者要救那身陷冷宫的元皇后，便也振翅赶上。顷刻到了冷宫。原是一间宫女居室，皇后遭贬后，便屈居于此。门窗皆封锁着。一秀美女子正隔窗与室内说话。那看守的宫女却是个好心的，正与那女子望风儿。女子悲声叫：“母后……”室内哭泣应答：“公主速速回去，休叫那妖媚子知晓了，又要加害于你！”公主不走，只抚窗哭。忽见两个勾死鬼来，一脚踹开门进了屋，要套皇后走。公主悲痛欲绝！那皇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道：“我儿勿悲！吾在此间，度日如年，不如去了！”公主冲进冷宫，母女相抱痛哭。两小鬼不耐烦，便生拉活拽两个。行者大怒，现了相，掣出棒来，喝道：“小鬼头，还认识孙爷爷否？”两小鬼当年领教过孙悟空大闹地府的厉害，吓得魂不附体，扑通跪下，口颂“大圣爷爷”，连连求饶！行者又叫他们交出步摇、玉钏。皇后认出原是她的饰物，悲喜交集。两小鬼

被悟空骂了一通，踢了两脚，赶出冷宫。不敢羁留，商议好说是孙悟空作梗，未拘到人，回去复命。

皇后、公主见行者逞神威赶走小鬼，忙拜谢，又问名讳行状。

行者简捷答了，又道出适才清虚殿所见所闻，皇后母女又惊又悲！遂告行者，那妖女是胡淑妃，半年前随他兄长玄珩道长进宫，便施妖媚之术蛊惑了皇上。皇上遂封玄珩为国师，兄妹俩把持朝政，祸害宫闱。行者点头叹息，却不敢多待，转身要走。公主道：“孙大圣，救人救到底！母后在此，早晚要遭那妖妃毒手！”行者念个咒语，朝皇后一指，皇后便匍然倒地，气息全无。公主大惊。行者道：“公主勿惊，令母不过假死也。如欲她醒，只需念三声‘毗沙瑜迦’即可！如此可暂且瞒过一时。老孙自会设法灭妖驱邪，让皇后重返掖庭！”公主千恩万谢，藏了步摇、臂镯，嘱看守冷宫宫女，去东苑清虚宫与皇上报信，只道皇后突然昏迷，命不保夕，需太医来看视下药。安排好了，自回东宫。

行者复变作一只天牛儿，飞回清虚殿，却见胡淑妃在屏风外与一个道人窃窃私语。那道上正是玄珩。大圣凑近了，听玄珩言：“却不晓得怎么回事，五百童男童女，转眼只剩下五十个了！”淑妃道：“那还够炼丹用么？”玄珩道：“只采了少许秋石红铅，能合几枚丹。”淑妃道：“且炼这几丸丹吧！休要告诉那榻上人真相！”忽听屏风内国王道：“爱妃，是谁来了？”两个便转过去。淑妃道：“是国师来了。”那道士便躬躬身，算是拜了。不消赐坐，便在龙榻前锦椅上坐了，听淑妃冲他轻咳一声，便装作才发觉似的，问：“妹子的步摇、玉钏怎么不见了？”淑妃撒娇道：“都怪皇上！”将适才事说了一回。玄珩冷笑道：“小鬼头也晓得索贿！——待我去冷宫，一剑一个斩了他们，夺回首饰！”淑妃笑道：“知你有神通！不过斩了他们，谁拘那老贱人！也换个日子！”道士亦笑道：“那就趁晚间他们来收敛财物时再杀不迟！”

国王先喜又忧，道：“国师虽有法力，也惹不得他们！你杀了小鬼，岂不得罪了阎王。他一动怒，将国师大名也勾了，得不偿失也！”玄珩呆呵笑道：“大王原不知贫道手段多高，人情多大！我与十代冥王是拜把兄弟，诸天星宿情同手足！哪个敢惹我！”淑妃朝道士挤眼道：“贤兄既有手段，就速将金丹炼出来好叫大王康健！”道士会意，道：“贤妹放心！药料皆备，今晚子时便可起火炼丹！”又吹嘘道：“我这金丹，委实与众不同！玄门之药，或可长寿；彭祖之剂，只可壮阳。贫道的五行八卦回春金丹，却将滋补长生合二为一，取诸家之长，夺天地造化。初服轻身健体，毋庸献媚于小鬼；常用延年益寿，何须行贿于阎君！”

国王强打精神，听国师胡吹海谤，忍不住呵欠连连。玄珩趁机与淑妃说了句机密活儿。淑妃脸一红，微微点头。那国王昏昏欲睡，也未在意。忽内侍进言，说冷宫宫女来报元皇后昏死过去、眼看不行，请恩准差太医疗救。这厢淑妃听了，喜上眉梢。皇上挣起身道：“娘娘，你看这事？”淑妃哼一声道：“陛下糊涂了不是！那阴司人将她魂儿勾去了，还能活几时？何必枉费药石！”国王遂不再言语，倒头睡下。玄珩也告辞走了。

行者已看出那道士是个精灵神怪变的，只是未明出身。便随他出了殿堂。那道士摇摇摆摆前头走，过游廊曲桥，入道观，朝那设坛打雕的众弟子道：“散了，散了！明晨再来！”大众止了法铃经诵，各自归宿处去了。玄珩又去后庭，吩咐将东北角门开了，虚掩着。却进一静室。行者叮在门帘上，见

室内锦帐绣巫山云霞之景，屏风绘男女褻猥之状。不像灵台清净地，倒似青楼温柔乡。

过了片时，听莲步悄响，环珞轻鸣。原是淑妃来了，后头带四个宫女。也是心腹知己的，自在二门外住了，不跟淑妃进内庭。玄玎已除了皇冠鹤氅佩剑，只着中衣，一把将淑妃搂住，“妹子、想死我也！你想哥哥不想？”淑妃推他道：“没羞！你是谁‘哥哥’，哪个想你！”道士醋道：“这还没当皇后哩，就变了脸了！”淑妃扑哧一声笑了：“谁变脸了，看你那副猴急的样儿！”一把攥住道士大腿间东西，顿时淫兴汲汲，不能自持。道士便给淑妃松了裙带，两个滚到锦榻上扭作一团，淫声浪语不绝。淑妃娇喘吁吁道：“人家道那欢喜佛庙里供的是一对赤了身子的男女，可是真的？”道士道：“自然是真的！不然何言‘欢喜’！”淑妃道：“无怪那国王甚庙都拆了，只留下它！”又笑道：“我道家却没有这等神，实在是扫兴！”道士无耻道：“谁道没有，这不是！”便跳下床，叫淑妃盘在他身上，两个玩耍，淑妃媚笑道：“你真行，吃了助情丹药似的！”道士牛皮道：“靠吃丹还算本事！”愈加卖力。

行者暗骂道：“少廉寡耻！”“丹”字却提醒了他，振翅飞出静室，觅到丹房。见案上一溜陶罐中放着研细的丹砂、辰砂、雄黄、云母、硫磺，炮制过的茯苓、地黄、南蛮脂、麦门冬。另有三个玉碗，盛着黑漆漆的乌梅水、黄澄澄的童尿、红艳艳的初潮。行者明白这便是那道士为国王炼丹的配料。心思：“叫你炼丹；叫你当皇后；叫你延年益寿！”三下两下，将玉碗打下案子，那童洩、经血、乌梅水都泼了！不解气，又弄一股旋风，呼地将案上药罐子卷起来又掼下去，跌个七零八碎，那药粉随风尽情卷走，一点一星未留！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佞道借花惑四众 圣僧闻箫会佳人

国师笑设“鸿门宴”，邪香一缕惑众僧……夜栖静室，闻箫声三藏嗟叹；循声觅芳，睹危楼丽人倚栏……

却说国师玄珏与淑妃云雨方毕，正两情缱绻，难舍难分之际，忽听外庭风声大作，丹房里乒乒乓乓乱响。玄珏大惊，急披衣去丹房看视，见皿破药扬，便叫了声“苦哇！”淑妃也慌忙整衣束裙去丹房，见道长恼怒，少不得软言相慰：“道兄稍安毋躁！那童男女不是还未放还？若不够，再着人去捉便是！”玄珏道：“妹子不晓得炼丹奥妙！那秋石、红铅还是小可，还要合些珍奇的药材！——为配这十几味药我遍游三岛十洲，奔波了月余才凑齐。却毁于一旦，岂不可惜！”淑妃方知丹炼不成了，也急得直跺脚骂：“该死的怪风！”玄珏道：“这风着实怪，不去别处，专往我丹房钻！”忽地问：“今儿有外人进苑囿没有？”淑妃初摇头，后思起来，道：“未时锦衣官去馆驿锁来四个东土和尚来欢喜庙念经，曾报至清虚宫，想让皇上高兴。皇上正打盹儿，便叫我出面挡住了！”玄珏道：“不消说了！”便叫淑妃回清虚殿，自回房整束了，径去无碍禅院。

玄珏入大殿，闪目瞧见东土四僧正跌坐蒲团煞有介事诵经。台上老僧见了，忙过来迎接，施礼道：“不知国师驾到，有失远迓，万望恕罪！”玄珏摆手问：“那四个远路的和尚用功否？”老僧道：

“用功，用功！直颂‘庇祐龙体，万寿无疆’！一刻未停，也有一两个时辰了。连东厕也未去过，都攒着哩！足见心诚！该报与圣上，厚加赏赐！”玄珏冷笑，“我正有此意。叫他四个到我道观里去一趟！贫道代皇上奖赏他们！”转身而回。那老和尚便至唐僧师徒面前，笑盈盈道：“长老喜了！国师见你们几个念经念得好，要赏你们哩！快随老衲来！”便引三藏师徒去道观。众皆欢喜，路上纷纷猜国师会奖赏些什么，惟孙行者心里明白。

便到了碧云观。有四个小道士迎出，请几众人山门。走过灵官殿、三清、四御殿，径入后庭。进一敞室，见神龛上供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壁上悬着竹兰梅蕙水墨画儿，檀案叠丹书，银瓶簪琼花，显得十分清爽。那正中雕花桌子上已排了上好的素筵。玄珏便请四僧入席：“诸位圣僧诵经辛苦，贫道略具薄酌，一示犒赏之意，二为圣僧接风！”三藏谦恭道：“贫僧虽是‘远路的和尚’，其实经念得不好。国师大人如此厚爱，倒叫我们师徒惶恐！”

玄珏笑道：“休言甚‘国师’，不过富贵浮名，流云落花，过眼即空！惟悟道觉性，才是至尊！释道本来一家，道言清静无为，僧曰三空无相，异曲同工！诗云：烟霞深处诵真经，天风拂时秀林动。无为世界无相境，超脱尘缘万事空。一粒砂，佛国含；一展袖，乾坤笼。曲水流觞莫错过，日月只在耳廓明！”唐僧听了连连称赞，又请教：“只不明道长所云‘日月只在耳廓明’何意？”玄珏傲然道：“作耳环也！”众惊钦不已。行者闻听，亦知此怪非等闲之辈，自加小心了。

那道士便把酒，邀四僧同饮。行者笑道：“按俺东土风俗，第一杯酒该先敬主人，请勿推辞！”便把酒置于玄珏面前。又朝师父、八戒、沙僧使眼色。三个会意，也将酒敬他。那妖道呵呵大笑：“知书达礼，果然上邦人士也！”唤小道人取一巨觥，将四僧之酒尽数倾入，一饮而尽。小道士又与三藏师徒筛酒。行者见状，知酒中无毒，才放心吃了一杯。唐僧略沾了一沾，沙僧呷了一口，八戒则开怀畅饮。

酒过数巡，玄奘笑道：“这般吃酒，清冷且清苦也！此清静地又容不得女乐，不如令小的们去后花园采些菊花、茱萸，赏花品酒，助助雅兴，如何？”三藏道：“善哉，善哉！以花佐酒，足见国师高雅！”行者心说：“你若见了他与淑妃之事，才知他是真‘高雅’哩！”那道士便着弟子去采花。

小道人去后不久，果然撷来一簇菊花、茱萸，红红黄黄的，煞是好看。使个云雷纹梅子青瓷瓶泡上，置于席间，顿觉增色。玄奘道：“对花把酒，焉能无诗词歌赋！”三藏满腹才学，正欲卖弄，连声承诺。八戒嚷道：“吃酒便吃酒，作‘湿’作‘干’岂不是难为人！”唐僧训斥：“八戒休得无礼！且闭上猪眼，细细思想，能得上一句也是好的！”八戒不敢聾嘴，只好阖上眼，搜肠刮肚找词儿。沙僧也垂头思忖，口中念念有词。唐僧将秀目开开合合，正摇头晃脑推敲词句，忽瞥见行者猴眼炯炯，只瞅玄奘，责道：“你这猴儿，莫非腹稿已成？且吟咏了让主人听听！”行者笑道：“老孙一身瘦肉，‘腹’中无‘膏’也！”三藏劝道：“好徒弟，莫卖嘴，也拿出点真货色来，给师父面上贴贴金！”行者道：“好说，好说！老孙当年在宫中也谄过文！”也是好强之人，果真托着猴嘴尖腮，眼皮儿频频上翻，琢磨起来。

那玄奘见众僧只顾“用功”，无暇顾及他，窃喜。暗中念动真言，朝那瓶花轻轻吹一口气。原来那花中藏着一株“迷魂香”，花朵与茱萸无异，初闻气味淡淡的，被妖道一吹，便芳香浓烈，登时熏得四僧昏昏沉沉，眯盹过去。须臾醒来，却痴痴呆呆，任人摆布。那玄奘冷笑一声，蹲在机了上，道：“四个和尚，还不速将出身行状从实招来！”唐僧听了，即口占道：

垂冒时节母罹难，青冢一座，悲苦无限。披缁剃度入释门，思得真经，独出阳关。

古道西风收三徒，蹉行经年，几番梦残！感君一壶黄花酒，窃心应愧，假经真念。玄奘问：“唐和尚，如何假经真念的？”三藏据实道：“只忿怨那御差使链子锁人，因之用《三字经》、《百家姓》冒充真经来诵，哄骗圣上！”玄奘道：“‘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不该如此！”唐僧愧疚道：“谁说不是哩！贫僧回头便诵‘楞严神咒’，为皇上祈福！”玄奘皮笑肉不笑道：“好，好！”即吩咐唐僧一厢待命，又叫八戒招。八戒哼哼唧唧，也凑成一篇“四不像”：

俺本上仙号天蓬，蟠桃会与嫦娥相逢，她有心引郎入室，僚有意共度春风！哪曾想东窗事发玉帝怒，三百棒打得俺屁股儿疼。罚下界至福陵山，托名朱贵把地种。娶妻一个，芳名杏花，亦曾与桃花、牡丹等姐儿偷情。那年被赚做和尚，半饥半饱把路行。儿回回欲返乡省亲，师父不允，怎走得成！玄奘笑道：“这厮生得粗夯，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八戒不服，争辩道：“老猪当年也是丈二的身子，一表人材！不然嫦娥能理会俺？可惜目今埋汰了，只剩下一身好皮肉好力气闲着！”妖道曰：“本官量才用人，让尔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且侍立候用，一有建树，论功行赏！”八戒闻言，喜颠颠道：“看看人家，看看人家！”沙僧亦踊跃不安，直嚷：“也该我老沙了不是！”见玄奘瞅他，慨然叹道：“我沙僧当年也是玉帝驾前的卷帘大将，时运不济，‘一失足成千古恨’矣！”也赋诗一首：

适逢王母瑶池会，失手打破琉璃盏。

褫去仙籍挨铜锤，抛身流沙野河畔。

普贤菩萨劝向善：护法西行能超凡。

安知师父尘缘长，谅他难以诣西天！妖道问：“师父不能诣西天，谁能？”

沙僧道：“舍我者其谁！”玄奘道：“竟是个居心叵测的！正好为我所用——先一旁侍候！”又叫孙行者招认。行者嘻嘻哈哈，吐露真情：

五百主前，一条棒，大闹天宫！两界山，风雨如晦，释厄西行。三万里路霞明灭，几多妖祟阻行程！到头来，多有腰杆仗：神仙圣。

旧家园，枉入梦。何日月，正果成！头顶金箍儿，左右难弄！多事之秋来斯国，见神威军捉孩童；骚国师幽室戏淑妃，惊闻风！妖道闻言大惊：“这厮如何知底细！”止住怦怦心跳，问：“风系何人所为？”又夸：“铺天盖地，抛瓦播沙，来无影，去无踪。委实好风！”行者笑道：“不干别人事，是俺老孙念真言，吹仙气，一人所为！”玄奘又问：“那几百个童男女说来来了，说没没了，也是你干的？”行者笑道：“正是，正是！皆是老孙拔毫毛变化的，说收便收了也！”玄奘此时已晓得他便是当年闹天宫的角色，暗自庆幸：幸亏被我用迷魂香迷了，不然如何斗得过他！恨大圣多管闲事，有心弄死，又愁他刀砍不死，火炼不化！思来想去，忽自语道：“有了！”原来要趁大圣神志不清醒时打发他做些不遮人耳目之事，坏了名节，叫他日后无颜在江湖上混，羞恼死他！遂道：“孙大圣，你先是弄虚头，变假童男女哄我。又兴怪风，毁了炼仙丹之药，庶几误了圣上性命！理应将你凌迟处死！姑念初犯，让你戴罪立功！速去名山仙岛，将一应珍奇药物再给我配齐，可饶你不死！”当下从怀里摸了药单儿交给行者。行者被邪香侵内，六神无主，凭人支使，满口应诺。揣上单子，扯筋斗云满天下采药去玄奘见行者遵命去了，放下心来，叱三吆四，令三藏回无碍寺为国王念经祈福；八戒带一队神威军去城中再捉四百五十名童男童女。各领命去了，只留下沙僧。沙僧急道：“道长为何不委派小人个差事？便是端汤送水，打扫东厕也中！”玄奘冷笑道：“莫急，莫急！”却抛下沙僧，自去东苑清虚殿面君，将诸事陈告一遍。国王心烦道：“国师，那孙悟空何时能采来炼丹之药？”玄奘笑道：“我支走孙悟空，原有说数。不过贫道另有良策献给圣上！——那五行八卦神丹虽能健体延寿，终归难脱凡体。莫如成仙飞升，不受阎罗管，不坠轮回道，岂不更妙！”国王叹息道：“只怕寡人身弱多病，难以修炼成仙！”玄奘道：“毋须修炼！”国王大喜：“国师何不早言！——不知用甚方法？”玄奘道：“只因大王成仙，需筑九丈高坛，用五百童男童女祭天方可。小道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故今日才言。”国王踌躇道：“为朕一个成仙，要害五百孩童，只怕万世留骂名也！”玄奘笑道：“陛下忘了那四个东土和尚——我已令猪八戒去证童男童女，祭天时叫他们一起动手。陛下只装不知，坐享其成，贫道亦干干净净。事后陛下发旨，小道拿人，将他四个或诛杀于市井，或流放于荒野，以平民愤，岂不是一箭双雕！”

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国王听国师说能“成仙”，陡然来了力气，挣着身子坐起。传谕赏赐国师黄金百镒、白银万两、锦缎百匹、美姬二十名！玄奘忙叩头谢恩。

一厢淑妃奏道：“皇上，我这兄长什么都好，就是只爱丹书，不慕女色！皇上赐给他这么多美女，岂不是难为他！”恨得玄奘直咬牙，还得装笑脸称是。国王闻言，忙道：“那就改为姬妾两名，拣黑胖丑陋些的，冷落了亦不可惜。”太监得了圣谕，便回堂拟旨去了。玄奘恼怒，也悻悻告辞出殿。淑妃对国王道：“奴家有几句话忘了交待兄长，去去就来！”国王听说成仙有望，精神亢奋，正要搂住淑妃亲热，闻言只好道：“速去速回！”

淑妃不带侍从，奔出清虚殿，在沿湖而筑的长廊上追上玄奘。道士见四

下无人，责道：“小妮子今日富贵，靠的何人！适才为何坏我的好事！”淑妃撒娇道：“奴家怕道兄泡在姑娘堆里，把奴家忘得一干二净，故此……”玄玎回咳作喜，“原来如此，却不怪你了！”淑妃道：“却有一事要道兄帮忙！适间我差人打探元皇后死活，不知何故，竟然没死！且公主还去看过她！这丫头一直阻拦皇上立我为后，请道兄设计将这老贱人、小贱人都除了。等我登上后位，一定多赏赐长兄几个‘嫂嫂’，叫你黑白不闲着！”玄玎看淑妃美目熠熠，轻佻之至，忍不住搂过来给她个嘴儿。淑妃忙挣开：“呀，也不伯人瞅见了！”四顾毕，又道：“我言之事你帮不帮忙？”玄玎道：“淑妃娘娘发懿旨了，谁敢不听！”淑妃欣喜，转身回清虚殿。玄玎趁机又在她丰臀上拧了一把。淑妃娇骂一句：“坏种儿！”风姿万千地走了。

玄玎一路思想如何废黜皇后、公主，回到碧云观。见黄昏中沙僧无精打采坐在灵官殿前台阶上发呆。粉壁上题了一首诗，墨迹未干。诗曰：

和氏空怀璧，未得明主识。

蛾眉懒梳妆，《长门》写就迟。

紫骝闲草野，缘因伯乐佚。

壮士徒嗟吁，生来不逢时！

玄玎惊道：“好个‘壮士徒嗟吁，生来不逢时’！‘壮士’，且随我来！”沙僧喜悦，乐颠颠跟道士进了静室。玄玎道：“沙和尚，贫道看你人虽平实，肚里却有些弯弯，且先问你，如欲毁灭某人，又恐外人说三道四，该如何做？”沙僧道：“甚易！只需先诋谤其名声，尔后任贬任罚，或囚禁砍头，大众还要拍手称快哩！”玄玎喜道：“妙，妙！——贫道适才睹你词赋，知你非等闲之辈，有意留在身边出谋划策，叫你‘英雄有用武之地’！如何？”沙僧忙拜谢，道：“承国师老爷看重，敢不效犬马之劳！只是上有师父、师兄，多受牵掣，还望老爷见谅！”玄玎道：“有我在此，谁敢把你怎样！”沙僧叹道：“小人久居人下，小心惯了。老爷不知我那师父、师兄厉害：师父唐三藏，生性多疑，性情乖戾，愚贤莫辨，侍候一旁，形同伴虎；我那大师兄孙悟空，逞能好胜，好大喜功，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二师兄猪八戒好吃懒做，喜酒恋色，装傻讹人。小人与他们同行，每日挑担子、遛马、伺汤奉水，甚苦差事都做了。却出力不讨好儿，不知吃了多少冤枉气！”玄玎叹道：“原来如此！”沙僧垂泪又拜：“趁此良机，万乞老爷帮我一下，亦解老爷心腹之患也！”

玄玎与沙僧说得投机，扶起他道：“叫甚老爷，自家兄弟，但说不妨！”沙僧受宠若惊，叫声：“贤兄！”道：“我那师父，凡心未泯，今宵可使一殊色女子诱之，再令猪八戒捉奸。待姓孙的回来，也好作个证见！”玄玎思忖：“我正虑如何毁公主名节，便有这个主意，岂不是天助我也！若公主出了‘丑’，即可究皇后‘家教不严’之愆，一发处置！妙哉，妙哉！”称赞沙僧一回，乐得沙僧点头哈腰，满身骨头都软了。玄玎忽皱眉头道：“你那大师兄，可是个刺儿头，需格外当心他才是，休叫他看出破绽！”沙僧笑道：“孙悟空委实神通广大，不过也有怕惧……”却卖关子不说。急得玄玎叫道：“好兄弟！好哥——快快告知贫道！”沙僧方道：“贤兄瞅见他头上那金箍子没有，那却不是寻常饰物！”玄玎道：“是甚，是甚？方才他道‘头顶金箍儿，左右难弄’，贫道也听见了，却未深究。到底有何故事？”沙僧附耳说一番，乐得妖道满面春风，跳起来与沙僧拍肩膀、扯耳朵、揪鼻子，以示亲近。遂吩咐心腹弟子依计而行，又令人排酒酬谢沙僧。沙僧摆手道：“贤

兄自饮，还是送我去庙里陪师父念经吧，免得久不见我，生了疑心！”玄奘夸道：“好个沙和尚，真有心计！”便着人送沙僧回无碍寺，陪三藏诵《楞严神咒》，不在话下。

却道三藏与众僧诵经至亥时，吃了宵夜，老主持道：“天色不早，各自安歇吧！”大众纷纷随侍者去禅堂。沙僧伴着师父也要去，忽见一个公公与两个打灯笼的宫女迎来。公公施礼道：“唐长老，国师吩咐，圣僧一日诵经辛苦，那禅堂人多杂乱，恐睡不好，故为圣僧另打扫了一处静室安寝！”唐僧欢喜谢了，便要沙僧同行。公公道：“国师老爷只要唐长老一个去，小人不敢擅便！”沙僧笑道：“人家国师高看师父呢！徒儿才疏学浅，叨不上光儿——师父自便，徒儿好歹哪儿都能凑合一夜！”自抽身去禅堂。

唐僧以为是国师器重，也未多想，欣然随公公走了。前有宫女挑灯引路，只见游廊甬道蜿蜒，粉墙月门重重。也不知走了多少路，转了几道弯，未了进入一处清幽幽的庭院，虽不甚大，却也奇石曲池，花木扶疏，分外雅致。远处西楼上灯光昏黄，却无人声。那三人引唐僧入楼下一室，点亮灯烛，掩门而退。唐僧四下打量看，窗下置竹榻纱帐，炉中散缕缕檀香，壁上有一幅尉迟乙僧的菩萨像，画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三藏挑灯赏看多时，才要就寝，忽闻商外传来一缕幽怨的箫声。又有低婉歌声缥缈传来——其声悲凄，令人动容。三藏细听，原是一首《子夜歌》。词为：

谯鼓传，月明重宇曲池寒。风乍起，菊残霜篱，桐疏深院。

夜阑高楼人无眠，独凭雕栏弄箫管。清梦远，旧恨未泯，新怨又添！唐僧心想：“不知吹箫咏歌者何人！有何沉沉寂苦、脉脉心事，却无处倾诉！只有夜深人静时，告白于寒菊明月！”须臾，箫声又起，如泣似诉。三藏心生慈悲，循声出门，沿紫蔽盘绕的甬道往前。入一月门，疏于修剪的木槿花阻住去路，三藏只好拨花而行。猛听箫声近切，抬头，见琼楼玉宇上一个佳人，素裙缟裳，斜倚危栏，抚弄洞箫。唐僧吃一惊，惊诧深宫沉沉锁娇娥，一腔愁怨谁人知！又醒悟自己深夜贸然至此，何其孟浪！若被佳人知晓，必不以为是好人！急抽身要走，已惊动了楼上佳丽，惊魂甫定，问道：“楼下何人，敢窥吾妆！”

三藏不敢答话，惊慌要走，却被花枝挂住衣衫，一时走不得。那楼上已咚咚跑下几个身高力大的宫女，将唐僧拿了，使丝带捆结实了，道：“哪儿来的贼和尚，敢来惊扰公主！要死了！”唐僧连忙求饶，大声道：“列位女菩萨息怒，听贫僧分解：我乃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的取经僧人唐三藏，率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来至贵方，被御差拘到禁苑无碍寺为皇上诵经祛病。蒙国师恩赐，引至邻庭就寝，忽闻箫声美妙，似隐无限心曲，寻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胆冒昧，循声而来。不期冲撞了公主，万乞恕罪！”

几个宫女听三藏言语恳切，道：“原是个远道的和尚！看他人生得不丑，面相也善，言语也真，不像个巧言令色之徒，莫如放了他！”三藏听了，千恩万谢，众宫女才要与他松绑，忽见一个小宫女跑下楼道：“公主有令，叫把那‘贼眼’儿带上楼去！”众宫女道：“你这和尚，不知这宫闱禁地难进难出！——公主要问罪，且怪不得我们了！”押三藏上楼。唐僧心想：“此番必死无疑！”战战兢兢，上楼去了。欲知三藏性命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受蒙蔽八戒查兰闺 明心窍大帝赠条葵

茗香琴悠，唐僧与公主烛下絮谈；三更鼓响，八戒竟带人破门捉奸……行者乱本神，满天下为昏君采药；星君道缘由，赠大圣明心之条葵……

且说唐僧被押解上楼，心自忐忑不安。入椒房，乍见银烛辉煌，照着霞帔彩幄。正中坐一个佳人，仪态万方，冷艳绝伦，想是公主。慌忙跪下，公主见三藏惊惶，不觉莞尔一笑，挥手拂去侍女、起身将唐僧扶立。又亲与他松绑。唐僧迷惑间，公主双手置胸前，微俯首，轻摇手，略屈膝，风姿绰约地拜了一拜，口颂：“多谢圣僧！”唐僧愈惑，连称“贫僧无功不敢受禄！”公主道：“听你在楼下言语，你不正是东土和尚唐三藏么，有个徒弟唤作孙悟空？”唐僧道：“正是，正是！”公主笑道：“这便对了——你徒弟孙悟空，白昼去冷宫赶走了阴司差役，救了找生母一命。也是你这做师父调教得好！谢他亦要谢你！”将事备叙了。三藏恍然悟道：“原来如此！其实那厮泼赖，惯于逞强显能，好打抱不平，驱个小鬼，救条性命，也算不了什么！”公主请唐僧落了座，笑问：“高足有如此神通，不知圣僧法力多大？”唐僧惭愧道：“一路上多有人这么问贫僧，说来难为情，其实贫僧只会念经！”又邀功道：“不过也有用处，今日一到贵国，便被差官锁——请入禁苑庙里为圣上诵经。念到半夜，才散了，至今嗓子还有些干哩！”

公主忙唤宫女奉香茗鲜果。唐僧也不客气，吃了几盏，余香满口。才看那茶，见嫩芽洁白，水光晶莹，赞：“好茶！”公主笑道：“此乃玉蕊茶！”也陪了一盅茶，叹道：“圣僧为父王诵经禳灾，理应感恩！然父王为妖妃所惑，已病人膏肓，恐神仙也难救他！”遂将道士如何携胡淑妃入宫以美色迷惑父王，擅权富闹，将母后贬至冷宫，欲置于死地诸事皆叙与唐僧。说到悲切处，忍不住泪如雨下。唐僧原是个面慈心善之人，见公主花容缀泪，安慰道：“公主勿悲伤，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奉国师之命去名山仙岛替你父皇讨合丹之药去了。等他回来，定让他为公主讨个公道！”公主道：“那妖道心毒手辣，不是个好人，不知孙长老为何要受他调遣？”

唐僧被公主一说，一时也百思不解，支吾道：“那猴头本是个不服管的，或许是‘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又见皇上委实病得不轻，便放下虚架子，去做采药人了？”公主摇首道：“妖邪不除，父皇无药可治也！”唐僧道：“公主莫虑，孙悟空是个善走路的，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三两天便可回来。你寻个机会，将冤屈相告，再奉承他几句好话。他是个急公好义的猴子、好大喜功的货色，准会助你驱赶妖邪，让你父皇、母后破镜重圆。如何？”

公主闻言欣喜，拭去泪痕，唤侍女摆上葡萄佳酿、精巧核肴。奉酒谢唐僧。唐僧盛情难却，略吃了半盏。公主一饮而尽，面色漾霞道：“我与圣僧虽素不相识，然箫声牵连，邂逅相逢，也是天意！”又饮两盏，稍带醺意，唤侍女取琵琶来，如搂婴儿，舒展纤指，轻拨慢捻，弹奏一曲，果然情雅凄婉，如珠曳泉流。唐僧忍不住击节称赞，问公主何曲？答曰《点绛唇》。唐僧道：“愿闻其词。”公主笑诺，急唤侍女取文房四宝，挥紫毫笔写娟秀字。唐僧看了一遍，才要说甚，公主却一把将花笺扯碎了，笑道：“不好，不好，让圣僧见笑了！”唐僧睁大眼道：“谁道不好，字体纤秀、文辞隽水，撕了可惜了！”慨然吟道：

谁辨月霜？秋蛩鸣时寒侵帐。烛影轻曳，鲛衣罗袂凉。

千缕悲苦，无处再寄放。才推觞，便调琵琶，声声诉衷肠。公主钦佩道：

“圣僧只看一回，便记住了，真真过目成诵！”唐僧道：“公主这首词，借物比兴，假景生情，不虚饰，不矫作，真真切切，委婉动人。眼里才看，心里便刻下了，怎么忘也忘不掉也！”公主心里喜，口上嗔道：“你这和尚，看着老实，也会巧嘴儿讨好人！”唐僧脸红道：“贫僧不会甜言蜜语，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公主嗤嗤笑道：“却是我说错了？请圣僧恕罪！”又拜了一拜，唐僧忙扶公主道：“公主哪里话，谁也没说错！”公主被唐僧捉了手臂，却不挣脱，只将一双秋潭般眼睛定定瞅着唐僧。唐僧急忙松了公主。两个重新入席，皆有些害羞。唐僧偷觑一眼公主，不想公主也在瞟他，两人俱把目光避下，心都在怦怦跳着。

忽闻远处传来更鼓三声。唐僧惊起身道：“贫僧该回去也！公主也早早歇息吧！”公主亦起座，微微点头，眉眼里颇有留恋之意。三藏也不忍遽离，两个默默相视，似有无限话语，又不知从何说起。忽听楼下有动静，唐僧方道：“公主，贫僧去也！”才要出门，忽见一个宫女跑进：“公主，不好了——”话未说完，便见猪八戒带一伙锦衣尉，咋咋呼呼，涌进椒房，吓得公主宫女面面相觑。唐僧喝道：“八戒，公主在此，休得无礼！”八戒呵呵笑道：“师父，老猪奉国师之命在外头候了一个多时辰了，估摸着该上床了，谁知你们假正经儿！”公主战战兢兢道：“唐长老，他也是你徒弟？”唐僧气得浑身发抖：“我几世不行善，积下这么个好徒弟，平白地来捉他师父的奸！”

八戒大笑道：“师父，老猪在家过日子好好的，你非要西天取经，弄得老猪抛家舍业，跟你当徒弟！吃苦受累不说，难熬的是多日未尝腥荤了！俱是你害的！——今日犯在老猪手里，有何话说！”唐僧辩道：“皇天后土，我与公主清清白白，什么也没做！”八戒道：“黑天半夜，你不睡觉，跑公主绣楼上做甚？虽没干事，也是意淫！便对人说你与公主私通，被捉住了，谁辨真伪！”唐僧惊呆了：“八戒，你疯了不是！我大老爷们家被你泼脏水也罢了，人家公主金玉之躯，岂容你平白诬陷糟践！”八戒对公主唱个喏道：“美人，休怪老猪，是国师吩咐老猪这般做的！”公主又恼又惧，一迭声骂“国师”：“畜生！该干刀万剐！”八戒不理，令手下将师父与公主缚了，先押到暴室关了，一厢派人飞报国师请赏不提。

次日清晨玄奘亲去清虚殿禀告“唐僧和尚与公主私通”之事。国王听了，气得昏死过去，急召太医来，凉水泼，银针扎，弄醒了，开口道：“气杀寡人也！——速将唐僧和尚斩首，公主打入冷宫！”胡淑妃暗喜，亲领旨去暴室。厅堂坐了，叫提出公主来。公主一夜未眠，两眼乌青，头发蓬乱。见了淑妃大骂：“妖狐子害人！”淑妃大怒，上前亲掌嘴数十，打得公主顺嘴角淌血，手疼了才罢。令扈从将公主押往冷宫。暴室令启曰：“示娘娘，唐僧如何处置？”淑妃道：“我不喜砍头，乱棒打杀吧！”暴室令神情诡秘，笑道：“娘娘不先看看人么？”淑妃听她话里有话，便点点头。暴室令便解上唐僧。淑妃一看，忍不住站了起来，两眼放光，直射三藏。一班宫女窃笑。淑妃恍悟，又落座，道：“我忽然想起来，今儿是黄道吉日，不宜杀人。正好交大理寺勘理，录下供状，再诛不迟！”暴室令笑道：“娘娘英明！”淑妃即着人去内库取十匹彩绫赏了暴室令，将唐僧扶上自己华辇，载了便走。

唐僧初以为去大理寺，谁知凤辇行了一程，来到坤宁宫。此处原是国王与元皇后的寝宫，胡淑妃将皇后撵走，又装金嵌玉粉饰一番，僭居占用。唐僧进殿，见茜红帐幔遮着门户窗牖，白昼也点着暖暖灯烛，地上铺着红氍毹，

铜炉燃着助情香，屏风上绘着波旬王与魔女苟合图画。唐僧见满眼靡艳淫逸之色，慌忙低头垂目，念“阿弥陀佛”。淑妃笑道：“唐长老在公主房里也念佛否？”唐僧顿生愧怍，其实难答。淑妃走近唐僧，欲细细打量，忽闻一股汗臭气味，皱皱眉又退回座上，吩咐太监侍候唐僧香汤沐浴，置酒款待。却又乘辇去清虚殿，原来想着再去国王面前借公主与唐僧“奸情”之事进谗言，好置皇后与公主死地！

才出后宫，忽遇上玄奘华车，忙令住辇。道士跳下车问：“娘娘，你抢着要做‘钦差’，却久久不去皇上面前复命！皇上着急哩，叫我来看看！”淑妃道：“那小贱人已打入冷宫矣！”玄奘道：“可知唐和尚在何处？”淑妃道：“何处？大理寺呀！”玄奘凑近道：“好妹子，莫哄我！借哥哥一用，问他几句话儿便璧还你，如何？”淑妃嗔道：“说甚，当真没见！”玄奘笑道：“娘娘不知贫道的神通？”淑妃无奈，只好道：“在我宫里。却不许带他走，更不许害他，只问完话便罢！”玄奘满口应承“好，好。”淑妃道：“你惯兴的口是心非，这回可要说话算话！”玄奘又拍胸脯又发誓，尔后飞车入后宫。淑妃自去东苑了。

却道唐僧被太监伺候着沐浴了，换上锦衣绣袍，请入香室，又献上美酒佳肴。却俱退了，只撇下他一个。唐僧一会儿阶下囚一会儿座上客，被弄得昏头昏脑，虽饥肠辘辘，却吃不下去。只在那儿蹙眉发呆，一时担忧公主，一时又恼八戒，又诧异淑妃为何要厚待自己……正胡思乱想，忽听脚步声，原是玄奘来了。以为祸事顷至，吓得脸都白了，颤作一团。玄奘笑道：“圣僧勿惧。那桩事贫道知你冤枉，极力在皇上面前替你开解。圣上已赦了你的死罪：特来报喜！”

唐僧闻言，信以为真，感恩戴德，向妖道稽首拜谢。玄奘领了谢，又劝三藏吃酒，“一来压惊，二来庆贺！”唐僧推辞道：“高低不吃酒也！吃酒都吃出事来了，庶几误了两条性命！”玄奘笑道：“岂可因噎废食！‘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不吃酒枉活一世！”见唐僧执意不饮，便过来一手捏唐僧的鼻头，一手擎酒杯。唐僧憋不住，只有张口，被玄奘趁机咕咚灌了一杯。如是者三，唐僧面红耳赤，两眼发胀。乐得玄奘抚掌大笑。唐僧恼了，“许你灌我，不许我灌你？”也起身去捏道士鼻子，灌他酒。道士也咕咚咕咚喝了三杯。他两个嘻嘻哈哈，对饮起来。

玄奘见三藏醉了，乘机问道：“你那大徒弟孙悟空，神通非凡，你却如何降服他？”唐僧道：“这——有何难！我有观音菩萨口传‘定心真言’，俗称‘紧箍咒’，只须一遍，便叫那厮头疼如锥；三五遍，便满地打滚；八九遍，便疼死也！”玄奘笑道：“只怕吃了酒，你便忘了那真言咒语哩！”唐僧恼了：“谁说我忘了！”嫌酒醉舌头不爽，“我写给你看！”便讨了纸墨，哆嗦着手，趁着酒力将那《定心真言》龙飞凤舞写了。玄奘看了半天，才一个个辨认出，牢记在心。拍拍唐僧肩道：“唐长老果然好记性！”轻轻一推，三藏便倒在红毡上，酣然睡去。玄奘得意扬扬，出宫而去。

再表胡淑妃在清虚殿国王面前搬弄是非，落井下石，恨不得立马害了公主、皇后。谁知那国王虽昏庸，毕竟虎毒不食子，只是推委，道：“皇后任你处置。那公主年幼，一时被贼僧所惑。且容从长计议。”又问：“贼僧杀了没有？”淑妃道：“杀他容易。他那大徒弟却不好惹！又有神通，能知过去未来。杀了他师父，只怕瞒不过他。他又不晓得缘故，一生气不给陛下采药了，岂不误了大事！故此要等他回来，合了丹药，再灭那厮不迟！”花言

巧语，哄得国玉点头，道：“这般也好！”

淑妃见国王病体倦怠、便告迟了，乘辇回宫，才下车，便问：“唐僧何在？”内侍道：“在含香堂。”淑妃欣喜，三步并作两步，入堂来。见杯盘狼藉，唐僧倒在地下，大醉不醒。淑妃气得柳眉倒竖，直骂“贼妖道！”吩咐宫女将三藏抬到锦榻上，使冷水敷面，又灌醋茶，皆不奏效！淑妃芳心似焚，实在受不了，挥手赶走宫女，便抱着唐僧乱亲乱曝，干热乎一阵。心里一声声骂道：“贼妖道，言而无信，等孙悟空回来非撺掇他一棒打死你不可！”

却道孙大圣被迷魂香花所熏，乱了本神，竟受玄珎指使，翻筋斗云，游十洲三岛，为比丘国国王寻药，各方神仙碍着大圣情面，一厢为他备药，一厢疑问：“大圣，那比丘国王何德何才，却劳你亲来采药？”问得行者愣怔不能答，心里也纳闷：明明是个昏君，为何替他跑腿？却也说不破根源，揣了药便去。走了几处。统采齐了，只缺南蛮松脂。众仙皆道：“此药稀罕，非南海普陀洛迦山没有！”孙大圣本不愿求观音，事到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去南海。

这日早晨，行者纵云来到普陀岩，按下云头，沿台阶行不太远，近紫竹园。见裙裳闪动，原来观音正在长廊里逗八哥儿玩。旁边侍立着龙女及几个女弟子。观音着粉罗襦，系素长裙，云髻插火珠鸾钗，鬓角别几朵桂花，身段袅娜，倩菲季女。行者不敢上前，廊外站住了，躬身施礼，口称“菩萨，弟子孙悟空拜见！”菩萨高着脸看孙悟空一眼，又一心逗那八哥玩。行者细看，那鸟儿一身翠毛，观音启丹唇娇滴滴唤它“翠儿”，一句句教它念《心经》：“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鸟儿果然灵巧，随声学舌，一字不错。行者心急如火，可也只有耐下性子等。听到观音教：“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河。”心想总算熬到头了！谁知“翠儿”忽然顽皮起来，学了“揭谛，揭谛”，便不肯再学。观音百般哄逗，那八哥只在宠中蹦蹦跳跳，不张口儿。观音不恼不躁，吩咐龙女取甘露来，笑微微道：“翠儿准是渴了！”行者这厢暗忖：“悲乎！想俺孙悟空，也是一世英雄，在她菩萨门下，却不如一个鸟儿受宠！”少不得长吁短叹。

观音仍视而不见，待龙女取来甘露瓶，让翠儿饮了水，又开始教它：“揭谛……”好容易授课完毕，观音才正眼看了看孙行者，本来笑嘻嘻的，一下子柳眉蹙起，开口责道：“你这猴孙，不好生走路，来此做甚！”行者忍着气，施礼道：“弟子为比丘国病皇上求药而来……”观音闻言，便舒展眉头，微笑道：“你要的南蛮松脂，我正好有。”吩咐龙女：“称三两给他。”行者随口道：“千里遥远的，也多给几两。”观音道：“三，吉数也！远说，三清天尊、三世佛祖；近言，唐僧有三个徒弟，赴西天取三藏真经！”行者点头，忽诧异道：“菩萨，你也不问问那国王何德何才，就给俺药儿？”观音却像没听见，转身又逗翠儿。龙女道：“大圣，随我去吧？”行者只好揖别观音，跟龙女去取药。

行者得了药，辞别龙女，才要腾云走，忽听松林里有人轻声唤：“孙大圣。”细一觑原是红孩儿——脑瓜使丝中缠着，还涸了些血痕。惊诧道：“贤侄，你头怎么了？”红孩儿叹口气道：“说来大圣也许不信：昨宵陪菩萨下棋，因先吃了几杯酒，放了胆子，连赢她两盘；胯萨恼了，摸摸盘朝我就砸！幸亏龙女在侧，拦住了，只挨了一下。”行者瞪大眼：“菩萨也忒骄横了不是，你就忍下了？”红孩儿不语，眼泪扑簌簌滴。行者叹道：“世人只道神仙好，焉知神仙有烦恼！”红孩儿道：“大圣适才求药之事，我已窥知。我

这些日，潜心修炼，已开天眼，遥观比丘国，得知那国王是个昏君。不知大圣为何要为他跑腿儿？”行者沉吟。红孩儿又道：“据侄儿看来，菩萨亦知大圣行不该行之事，却不阻止，让你一错再错，日后好兴师问罪也！叔父还不猛省！”大圣道：“贤侄之言确实有理。可俺心里仍迷迷怔怔，不知该如何做！”红孩儿正要再说，忽听远处有人唤他名，说菩萨传他。忙与行者分手：“叔父保重！”往紫竹园跑去。

行者无奈何腾起云，走走停停；思想红孩儿之言，句句在理，可心里就是不开窍儿，还想着赶快回去给国师复命。正踌躇不决、进退两难之际，一朵祥云自东而来，云头上威风凛凛立着一位星君，叫道：“齐天大圣！”行者一看，原是紫微大帝。喜上心来，忙礼拜问候。紫微大帝道：“朕巡查天罡地煞、周天星宿，忽见大圣在南海上方趺榻不前，想必有为难事。掐指一算，已知端倪，特来相助！”大圣欢喜道：“陛下下来的正是时候！俺老孙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知何故，明明晓得那比丘国王是个昏君，却情愿替他跑腿儿当二小子，采什么炼丹之药！”

紫微大帝道：“却也怪不得你：那道士使了迷魂香——那却不是寻常迷蒙药草，却是自天宫瑶池后花园盗去的仙物，又移栽他园——让你等嗅了，便善恶不分、曲直不辨、任他驱使！”行者惊道：“却有救没有？”大帝笑道：“天下万物，相生相克。这迷魂香，非条葵不解。此草凡间却难寻，只昆仑仙山有——朕适才已着日游神去昆仑山去采条葵。你嗅嗅便觉清爽，吃一株神清心明，吃三株永不被蛊惑！——只是味苦！”说话间，日游神驾一阵清风来到，手捧一把条葵。行者抢过，见此草开红花，结舌状黄果子，先抽出三株放口里嚼，苦得龇牙咧嘴，还是咽下了。顿觉如梦方醒，心明如镜。瞅见身上装药的褡裢子，忙扔了，“真真羞杀人也！”拜谢了大帝，问：“陛下神通广大，帮老孙看看那厮是何出身？”大帝沉吟片时，推道：“天机不可泄漏。大圣去降服了他，便知底细！”言毕，携日游神回天界了。行者把余下的条葵揣在怀里，拨云头径回比丘国。

行者心急，腾云蓦时回到比丘国。按落云步，忽闻铜锣响亮，军士喝道，一瞧，又气又笑：原是那猪八戒披着紫红袍，扣着黄金盔，骑在高头大马上，带一伙神武军在街上走。头里打着“回避”牌子，又有持鞭的打躲闪慢的行人。行者又看见空中拂扬的杏黄幡帜上写着“龙头威武大元帅”字样，笑道：“改成猪头大元帅倒合适！”那八戒身后，众军士押着一长串童男童女，约有四百多个。行者疑惑道：“这呆子，甚时升了大元帅之职，与妖道昏君一伙，帮着捉起童男女了？”正思忖，一千人来到一幢彩楼前，有一些姑娘倚阁卖弄风骚，原是个香艳巢窠，唤作醉春园。八戒勒马对副将道：“兄弟，你先把娃儿们送回东苑交国师，本帅还有些公务要办！”副将诺诺，带人将童男女押走，只剩下八戒与四人打执事掌旗帜的仪卫、两个贴身侍从。八戒大乐，跳下马，一挥手，率众人进了大门。众军士将马拴了，执事牌子、旗帜胡乱堆在廊上，簇拥八戒气昂昂上楼了。

行者觑得正清，变成一只飞蛾儿，扑入楼宇。见八戒一伙在楼上占了一个阁室，妈妈正在奉承八戒：一壁厢吩咐上酒肴；一壁厢招呼来七八个女孩子。八戒大喜，搂过一个胖嘟嘟会飞媚眼的女子，叫她坐在他大腿上。其余的也效仿八戒。那妈妈退下，八戒一伙便与姑娘们打情骂俏，吃起酒来。

行者暗忖：“这吃花酒已不妥当。等会儿罢了酒还要上床哩，岂不坏了我和尚名声！”心生一计，飞出楼宇，复了本相。先将马儿解了，朝马屁股

上一击。那马便长嘶一声，叮铃叮铃跑出大门，不见踪影了。有出出进进的女子看见了，叫：“你这和尚，怎么把猪元帅的宝马放跑了？”行者道：“放马还是小事哩！”把执事牌子、旌旗都抛在庭中，念动真言，朝“离”地噗地吹口仙气，腾地起了一股烈火，将那物件都烧着了，火占蹿起一丈多高！

那八戒正搂着姑娘将一杯酒你一口我一口吃得得意乱神迷，忽听外头女子尖叫：“猪老爷休吃酒水了，快来救火吧！”抽动长鼻头，便嗅到一股焦糊味儿。慌忙撇了姑娘，急步下楼。看见庭中一堆黑乎乎平的木炭布灰冒着青烟，捶胸顿足：“好生生的，怎遭的天火！”目睹者道：“不是天火，是个猴脸行者喷的火！”八戒急问：“人呢？”“转眼不见了！”八戒醒悟，骂道：“准是那猴头回来了，或许没办成事儿，国师没赏他，故此嫉妒老猪，来使坏儿！——罢了，打又打不过他，先回官衙再说！”带上随从，垂头丧气回帅府。路上顽童起哄：“猪老爷你的马呢、旗呢、执事呢？”唱道：

猪老爷，上花楼，
吃花酒，搂花妞。
毁了家什发了愁、

回去又怕挨棍揍！八戒喝道：“胡说，谁敢揍我！”顽童道：“谁？你大师兄孙悟空呵！”八戒恨道：“小崽子也欺负俺老猪，一发捉了送入宫！”便去追儿童。眼看追上，忽地不见了，只见孙悟空呵呵大笑立在眼前。原是他使毫毛变化的孩童引他上钩。八戒“娘哟”一声，转身就跑。叫行者揪住后襟，放倒了，揭起屁股，使金箍棒便打。众军汉跑来不依，“你这毛脸和尚，怎敢打我家帅爷！不要命了！”便要动手打行者。八戒地上道：“住手，你道他是谁？是俺哥！自然打得着。再回避，惹恼了他，一棒下去你们都完了！都去，都去，俺兄弟俩自理论！”众军士只好散左。

八戒道：“好哥哩，有话好说，休再打了——这满街都瞅着哩，好歹也是五品京官！”行者骂道：“狗屁京官，馊糠的夯货！如何为那昏君卖命，捉那么多童男童女！”八戒反口道：“猴哥你不也是南里北里替皇上采药去了，还骂俺！”行者一时哑语，不再打八戒，自怀里摸出条葵，先让八戒闻了闻，又叫他张口，将一株草丢进去。八戒嚼了嚼，连道：“百苦，百苦！又不是牲口，吃甚草！”就要吐，叫行者捂住嘴道：“吞下去，此乃条葵，专治惑蒙之症。糊糊涂涂，才是牲口！”

八戒半信半疑，咽下草去，霎时清醒，抱住行者呜呜哭起来。引得驻步观看的路人皆笑。行者扯着八戒便走，至一清静小巷，道：“大老爷们家，哭哭巴巴不嫌丢人！其实咱们都被那妖道用迷魂香花害了，故此做下蠢事！”八戒抽抽搭搭哭得更凶。行者疑惑：“八戒，你还做了甚事？”八戒只得将奉国师之命埋伏后富、捉师父与公主的奸一事和盘托出。行者压下怒火问师父与公主下落。八戒道：“听说师父叫胡淑妃带走，明是交与大理寺治罪，其实藏在她坤宁宫里；公主被打入冷宫，命在旦夕矣！”行者惊道：“那胡淑妃是个妖女，师父落在她手里，凶多吉少！须赶紧去救他！”抽身要走。八戒急道：“哥呀，你走了，老猪怎么办？”行者停步，给他一株条葵：“你去见沙和尚，叫他也清醒了，再去寻白马行李！等俺灭了妖魔，救出师父，再会合吧！”

八戒接了草，去东苑碧云观。见崇玄阁前一班匠人正在筑坛搭台，沙僧在那儿坐镇指挥。见了八戒，沙僧拱手道：“猪元帅驾到，有失迎迓，恕罪，恕罪！”八戒道：“兄弟，别酸！这元帅做到头了！”沙僧不解道：“二哥

何出此言？”八戒叹气道：“那猴头回来了，还弄了一把草，让老猪吃。”拿出条葵：“这是给你的！”沙僧接过，闻了闻便丢地下，要使脚碾。八戒连忙弯腰抢起：“兄弟，这是仙草条葵，是紫微大帝差人专门从昆仑山采来给咱治糊涂病的！——咱们俱被那妖道用迷魂香迷惑了也！”“那大师兄呢？”“去救师父了！”

沙僧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弄得八戒好不尴尬！怔了半天，无奈，只得又去找沙僧。在鼓楼上寻着，见沙僧穿师父那身百宝袈裟，持着九环锡杖，正临风立在窗前，色相庄严，威仪万千。八戒不解，叫了声：“沙师弟！”沙僧霎时如瘫了似的曲下身子，涕泗齐下，一阵呜咽。八戒以为他悔改，忙抚慰一番。又让他吃条葵。这回沙僧吃了。缓缓脱了袈裟，叠板正，包了，共锡杖一起，依旧收好。八戒又问玄奘下落，沙僧摇头。八戒道：“师弟你看好行囊、白马。妖道回来，先稳着那厮。等大师兄来了再收拾他！我去放那些童男童女回家！”离了道观，径去后宫。却道孙行者变化成一只黄蜂儿，飞入深宫，寻着坤宁宫。见淑妃正搂着师父亲热，心里叫道：“这下师父完了！”细一觑，原来师父醉着，才放下心。那淑妃忙乎半晌，浑身香汗淋漓，自觉无趣。才要沐浴更衣，忽然一心腹大监来报，说公主在冷宫大骂淑妃，皇后也“病愈”了。先与公主相抱大哭，尔后也帮公主骂淑妃娘娘！淑妃恼怒，太监在淑妃耳边窃窃说了几句。淑妃连连颌首，即吩咐侍女取壶酒来，从柜子里找出只小瓷瓶儿，朝酒里倒些了药粉。却唤掖庭令鄢公公来，叫他带两个小黄门将药酒给皇后、公主送去，“就说是皇上赐死！”鄢公公迟疑。淑妃冷笑道：“皇上传下口谕，公主伤风败俗，罪在不赦！皇后教子无方，一同治罪！老贱人你要抗旨么！”吓得掖庭令面色如土，只得令小太监捧了毒酒去冷宫。行者觑得正清，心想：“合该皇后、公主命不当绝，老孙做件善事！”便振翅先飞到冷宫，见看守的宫女在外屋里走动，便送她们两个瞌睡虫儿，放倒了。复本相，使个解锁法，进了囚室，见公主、皇后皆披枷戴锁，遍体鳞伤。不禁感叹万分！

皇后母女认出行者，又惊又喜。行者道：“胡淑妃假传圣旨，派太监送毒酒来要害你母女。老孙不忍，特来相拯！”母女感激不尽，正说话间，听到外头有动静。行者道：“你们且装没事人儿，听老孙号令！”躲在门后。须臾，鄢公公带两个小黄门进来，口传“圣谕”，斟毒酒递给皇后、公主。忽听行者一声咳嗽，母女俩便将酒泼在地下。顿时地面滋滋有声，冒出泡沫！公公喝道：“戴罪之人，还该抗旨！”便听背后人笑，转脸看见毛脸行者，惊问何人？行者也下与他们多说，只使个定身法将三人定住。又施法力除了皇后母女锁链，用铁棒捣烂后窗，扶她们爬出去。原来冷宫紧傍赏春园。其时叶黄林静，一片萧条，正好藏匿。行者便让皇后、公主去园内躲避一时，待灭了妖怪再来招呼。心里挂念着师父、怕他醒了，被淑妃诱惑，忙返回坤宁宫。

却道玄奘正在清虚殿面君，说祭物已齐，道坛筑好，明日便可斋醮祭天。国王大喜，支着病体，听国师说话。玄奘又道今晚他将登坛行宿启仪式，一要请皇上驾临献辞，以示委托之意；二来要向三界十方诸灵禀告斋仪之旨。此外还需向斋官弟子授戒，任命斋仪中都讲、监斋、侍经、侍灯、侍香等职……国王道：“朕病体不支，就让东阁大学士撰文，请胡淑妃代寡人献辞吧！无非是要脱离苦海、羽化成仙之意。”玄奘称善。国王又问：“朕成仙之后，是否还能享口腹美色之乐？”玄奘说得天花乱坠，道：“陛下以五百童男女

为牺牲，祭祀三清四御十方诸天君仙宫，皆大欢喜，最不济也授陛下三品玄仙！有玉宇琼楼为府邸，仙娥天姬伴左右，更不必说锦衣玉食了！”

国王听得目瞪口呆，如醉如痴，“妙哉，妙哉！”便传口谕封玄玎为一品宰相，年禄七百石，月俸、料钱三十千钱。另赐玄玎黄金百斤、白银万两、珍珠百斛……又传嘱内宫监新起一座宰相府。一厢司礼太监提醒道：“陛下，老和国还健在哩！”国王一瞪服道：“活着怎么地？废了他，废了他！”太监不敢再言。君臣正说得投机，忽内侍报，神威军副将有急事要见国师。玄玎忙辞了国王，出殿来，那副将报道：“国师，那猪元帅不知何故，使铁耙打破宁静殿门。正放五百童子出禁苑哩！那厮凶狠，众人却拦不住他！”玄玎闻言大吃一惊，急赶往宁静殿，欲知此去玄玎如何对付八戒，且看下回分解。

料钱——即津贴。

第五十五回 淑妃恃强溺皇后 行者样痴做祭官

坤宁宫行者施计救师父，云龙门淑妃逞威害皇后……妖道借“紧箍咒”取胜，胡妃吃一坛醋消愁。祭天道场钟鼓鸣，大圣持刀做祭官……

且说玄奘赶到宁静殿，见猪八戒正挥着铁耙吆吆喝喝护送五百童子往外走。众军士惧他耙子凶狠，且战且退。玄奘情知有异，从怀中摸出迷魂香花，顺风朝八戒噗噗吹。八戒道：“你这道士，瞎吹什么！老猪还会上当！”玄奘道：“猪元帅，贫道待你如何？”八戒此时被那香花弄得有五分迷糊，倘要振作，便抗过去了，偏他心里有些怨恨行者烧他的执事旗帜、丢他的脸，又留恋玄奘给的恩惠，遂乱了性，那迷香乘虚而入，转瞬八戒便十分糊涂了，丢了铁耙，朝道士躬身作个长揖：“原是国师驾临，末将有礼了！”玄奘示意众军士复将孩童关进大殿，却问八戒：“适间你见何人了？怎想起来要放童子回家？”八戒道：“还不是孙猴回来了！说你是妖怪！还逼着老猪吃甚条葵，至今嗓子眼还苦来！”玄奘心惊道：“猴子何在？”八戒答：“去救师父了。”玄奘道：“你师兄恐在外头听了闲话，中了邪道，故此良莠不分，胡言乱语。我去劝劝他！元帅先回府吃酒、困觉，明晨还要你做我的祭官哩！”八戒果然顺从，拖着耙儿回府了。

玄奘哄好了八戒，急着去后宫，慌慌张张往外走，一拐墙角，撞上一个人，俱跌倒了，跟班的忙上前搀扶。淑妃见是他，一脸怨气：“可寻着你了！——原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哩！人家在你眼皮底下胡作妄为，你也不管！”说着呜呜哭起来。玄奘忙赔不是，接过侍女手中香巾给淑妃拭泪：“好妹子，谁欺负你了？为兄替你灭了他出气！”淑妃跺脚道：“我派鄯公公去冷宫给那老贱人、小贱人送药酒，谁知被人施了法术，定在那儿不能动，却将那母女救走了！这可是钦犯呀，如何向皇上交待！”玄奘笑道：“贤妹勿恼！我已知是谁所为，正要找他算账！后宫戒备森严，量她们逃不出去。只消调人来搜，准可一窝端！”便着驾台侍郎急召两百神威军入宫、分作四队，由掖庭太监领路，各查一方，须索找出皇后、公主。

却道行者救出皇后母女，复潜入坤宁宫。见淑妃不在，遂给看守师父的宫女送了几个瞌睡虫儿，皆放倒了。背起师父自后门溜走，也去赏春园躲藏。在林木里才放好三藏，便听公主在假山后叫：“孙长老。”行者喜道：“请公主、皇后过来照看一下师父，老孙还有些活儿未干完！”两女子便来守着唐僧。行者取出一株条葵放师父鼻尖，又掰开嘴，往里塞。唐僧还醉着，不会咀嚼。公主道：“我来唤醒他！”便贴耳轻柔呼唤，“唐长老，醒醒儿！”唐僧先嗅了仙草，心窍已开，果被公主唤醒了，睁眼道：“哎呀，贫僧这是在哪里？”公主见三藏醒了，喜上眉梢，含羞道：“托孙长老的福，皆脱妖邪魔掌矣！”唐僧道：“为何嘴里百苦，想是中了毒？”便要吐那草。行者忙止道：“师父，原先才是中毒；此谓条葵，乃是紫微大帝所赠，明心开窍，驱蒙除昧的。休要嫌苦！”三藏道：“谁嫌苦！贫僧不知‘良药苦口利于病’！”

“行者道：‘这便好，这便好！’忽闻园外有人声、兵甲相撞铿锵声，道：‘休再言语！’一跳跳在假山顶上，手搭凉棚，转匝一看，失声道：‘不好！太监领军士搜巡，离园子不远了！’唐僧埋怨行者：‘也另寻个地方，这儿岂是藏人处！’行者委屈道：‘光天化日，难出后宫，有甚幽秘处可藏！’皇后道：‘唐长老莫埋怨了。生死由命！藏得过最好，藏不过大不了一死！这般昏天黑地的，不如死了清静！’言语间猛听得兵士近了，挣起身道：‘若

犯到那野狐妖道手里，必死无疑。老身死不足惜，只怜公主年少，还要连累唐长老、孙长老。莫如我去面君力陈理由，或还有一条生路！”说罢，倏地往园门奔。公主叫一声“母后！”皇后头也不回，拼着虚弱之躯，已跑出园子。公主位道：“我与母后同生死也！”去追皇后。三藏顿足道：“这不是飞蛾扑火么！”欲撵上去叫回皇后、公主，急不择路，竟跌了一交！抱着左脚呻唤起来，行者给师父脱了鞋袜一瞧，见脚脖子已青肿，原来崴了。行者本待去救护那母女俩，见状只好先给师父推拿疗伤。他让唐僧仰卧了，渐次取患足丘墟、昆仑、解溪、阿是等气穴按、揉、擦、拿。三藏噓着痛道：“莫只顾为师……”行者道：“立马就好！”又一手托左足跟，一手握足掌，轻摇间用力相向一拔，朝患处吹口仙气，叫道：“好也！”扶起三藏，果然便能行路了。行者道：“师父自躲藏，老孙去看看那昏君理会不理睬皇后！”

却说皇后、公主先后跑出园子，往东苑奔去。那在近处搜寻的太监、军士见了，却只虚张声势，吆喝几声，慢慢在后头撵。原来大众早就看不惯道长、淑妃专横跋扈的样子，并不真想替他们卖力。

后宫与东苑原不甚远，皇后想出云龙门，行至门前石桥上叫另一队神威军截住去路。皇后喝道：“吾乃当朝皇后！皇上尚未废黜，谁敢拦吾！”那禁军纷纷后退，却闪出胡淑妃，冷笑道：“他们惧你，我却不惧！左右，与我拿下！”众军士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上前。淑妃大怒，“待我登了后位，一个个将你们处死！”皇后骂道：“你这丧尽天良的还能做皇后！”淑妃怒不可遏，上前揪住皇后头发，往桥栏上碰，登时血流如注，皇后仍大骂不止。淑妃不解恨，一下将皇后掀下河。皇后在水里挣扎，还叫了声：“我是皇后……”随即沉下去，那军士中有想下水救人的，叫胡淑妃喝住，“谁下去救那老贱人，满门抄斩！”谁还敢动！

公主远处看见母后被害，凄声叫道：“妖女，我与你拼了！”却叫众军士拦住了。胡淑妃要斩草除根，又要将公主抛河里溺死，却见众神威军目露冷光，兵器向她，大惊道：“反了，反了！”正没法下台，见玄玑摇摇摆摆行来，像濒死之人见了救星，道：“兄长救我，这帮人要造反哩！”国师笑道：“娘娘说什么！休危言耸听！”淑妃倚仗玄玑势力，道：“公主出言不逊，詈骂本娘娘，贤兄为我做主，休要饶她性命！”玄玑正色道：“不可！皇后不慎落水身亡，皇上不封你为后封谁？将登后位，应体恤宫眷臣属！公主虽有风月之过，罪不该诛，且押回暴室再说！”众人见公主暂无性命之虞，忙押公主走了。玄玑一厢派人向国王禀告“皇后夫足落水而薨”；又令人打捞皇后尸首，传令奚官局操办丧事。淑妃私下嗔道：“老贱人死了正好，还铺张什么！”玄玑责道：“你懂什么！犯了众怒，如何收拾！”见淑妃“哼”一声不乐，又逗道：“亲亲儿，眼看要做皇后了，有甚不乐的！”淑妃嗤一声笑了，迫不及待，拉玄玑去清虚殿讨诰封。

两个才要走，忽听一声冷笑，“老孙来迟一步，就让你等害了皇后，反诬她不慎落水身亡，不当人子！不当人子！——贱妖女，想做皇后，也该问问老孙这条棒答不答应！”原是孙悟空挡住去路，骂了几声，挥棒便打，吓得淑妃尖叫一声，躲在玄玑身后。

那道士忙取出迷魂香草朝行者面上吹，焉知行者食过三株条葵，任你怎样也难迷惑。那棒照旧舞得风响，抡过来。玄玑见状不妙，腾云便走。行者紧追不舍，绕后宫几匝，又去禁苑上方兜圈子。底下沙僧瞧见，大叫：“师兄，当心那妖道念‘紧箍咒’！”行者笑道：“兄弟你还迷乎着哩！他又不

是师父，如何会念那行子！”一句话提醒了玄玑，忙将自唐僧那儿套来的‘紧箍咒’颠来倒去念了三遍。行者不提防，一头栽下来，丢了铁棒，满地打滚儿。

妖道得胜，降落道观，呵呵大笑，吩咐众弟子将行者绑了，关在道观东院一间空房里。又用迷魂香频频熏他。行者佯作痴迷，直叫“国师，俺这是在何处？”玄玑停了迷香，便搜他身，搜出几株条葵，道：“你这冤家，我叫你采的炼丹之药呢？”行者道：“后来你不是道不炼丹了，改用童子祭天？”玄玑心惊道：“这猴头甚都知道！”便问：“这草谁送你的，有何用场？”行者道：“此唤条葵，是破迷魂香的，紫……紫微大帝所赠……”打个呵欠，昏昏欲睡。玄玑窃喜，道：“明儿为皇上升仙斋醮祭天，我也封你做个祭官。”行者咕哝一句“多谢国师”，翻个身呼呼睡去。

玄玑放了心，出门察看祭坛，见沙僧一厢侍候，夸道：“适才多亏你提醒，明日也封你做个祭官！”沙僧谢恩。玄玑忽道：“你为何帮贫道？你未食那草儿？”沙僧难以说清，只好编派道：“嫌苦，叫我偷偷吐了！”玄玑赞道：“好，事成后走重重赏你！”忽弟子报，淑妃娘娘驾临。忙迎上。淑妃见他好好的，破涕为笑，“适才可吓死我了，且喜贤兄无恙——那猴子如何败在你手下的？”玄玑牛皮道：“他哪里是我的对手，只是怕在后宫斗胜，惊了娘娘，故此引这厢擒拿！”遂请入逍遥楼看茶。淑妃哪有心吃茶，道：“适才说好去清虚殿讨封的，却叫猴儿打断了……”玄可皱皱眉，赔笑道：“妹子这么急！此事方才我又斟酌一番。皇后尸肴未寒，便立新后，恐说不过去。我还要准备明日斋醮之事，晚几日如何？”淑妃道：“明日皇上成了仙，谁来封我？”道士屏退左右，嬉皮笑脸道：“谁封，我来封妹子不行？”淑妃跺脚道：“说正经的呢！”玄玑道：“贤妹，便与你说正经的！我问你——你我修行多少年方有今日道行，那一场斋醮焉能使凡人羽化成仙？不过借着这个缘故，让他东土和尚开杀戒，犯波罗夷大罪，便可任我打罚。那病皇上，便使个障眼法儿，撮他升空，一阵风刮他千里之外，跌成肉酱，谁也不晓得，便说他登天成仙了。这龙廷贫道不坐谁坐！”

淑妃惊得半晌未合上嘴儿：“弄了半天，你是这筹算！你做皇上，我却做不了皇后也——人皆以为我们是兄妹哩！”玄玑笑道：“这有何难。便召百官道咱们是表兄妹，不就行了！”淑妃会来事，便甜着嗓子叫：“表兄！”那玄玑心便酥酥的，叫：“表妹！”又醋道：“我还以为妹子相中那唐和尚，忘了愚兄哩！”淑妃道：“说甚哩！谁想他！”哄得玄玑高兴，趁机道：“明日祭天，为何不用公主？杀了公主，再杀五百童子，岂不更妙！”玄玑道：“只怕一手难遮天！”淑妃道：“先用迷香迷了她，便教她说为使父皇名列仙班。情愿舍身祭天。准还说什么！”玄玑赞道：“妹子果然聪明！好计，好计！”淑妃道：“把迷香给我，我亲去迷那妮子。别个却信不过也！”玄玑遂把迷香交与淑妃。淑妃收好了，两个调了一番情，淑妃便告辞走了。

那淑妃先去暴室，隔着窗棂向内吹了迷香，迷蒙了公主，教她些言语，又回后宫。想着适间皇后、公主皆是从赏春园那厢跑来的，唐三藏是否也在那儿？便驱车径去赏春园。园外远远停了车，差两个机灵的小黄门潜入园内察看。时至黄昏，唐僧不知皇后、公主死活，正在树林里探头探脑，叫小太监捉住，押了出来。

淑妃大喜，使车载了，回坤宁殿，备下酒与唐僧压惊。唐僧不敢吃。淑妃恼道：“国师叫你吃酒你吃，我叫你吃便推三推四！”拿出迷魂香花，朝

他吹了几口。那唐僧即刻像变了个人，叫吃酒便吃酒，叫哺果便哺果。淑妃喜悦，只想着待酒酣情浓时便可搂着这妙人儿欢乐一宵！

却道行者被关在道观空房里装睡，忽地担忧起师父来，便拔根毫毛变成本相，真神跳在空中，径往后宫。正看见师父被淑妃拿了，车载而去。本想现相搭救，又怕露了底，坏了明日之计。灵机一动，凌空去寻“龙头大元帅府”，原就在宫外大街上。落下云头，见八戒正在凉亭上吃闷酒。看见行者，叫道：“哥呀，你也吃一盅？”行者接过酒吃了一口，道：“呆子，想不想报皇恩得赏赐？”八戒道：“什么话！还有嫌乌纱大紫袍长的！”行者附耳说了几句。八戒乐颠颠抛了酒杯，摸起铁耙，点起一小队神威军，直奔后宫坤宁殿。

那胡淑妃已将唐僧灌醉，正欲抱上锦榻玩耍，忽闻外头一阵喧哗，猪八戒不分好歹，打倒守门太监，硬闯进宫来，喝道：“好个淑妃娘娘，竟敢瞒着皇上，与俺师父调情！跟老猪去面君折证也！”臊得淑妃面红耳赤，恼又恼不得，遮羞道：“猪元帅，你弄错也！是我看你师父饿了一天，赏他些饭食，才要关押，你正好来了！”说着，直朝八戒飞媚眼儿。八戒是个不撑胎的，心便乱口便软了，道：“虽如此，孤男寡女，一室吃酒，不惹人家闲话？还不押走！”淑妃无奈，道：“元帅说的是！”令太监仍将唐僧押送暴室囚禁。那唐僧走不得路，便使车载了咕隆隆远去。

八戒见师父走了，皮着脸道：“娘娘，老猪也饿了一天，也陪老猪吃盅酒儿？”淑妃冷笑道：“‘孤男寡女，一室吃酒，不惹人家闲话’！元帅自重！”八戒弄个大没脸，只好领人走了。前脚起，淑妃后头骂：“真是猪八戒照镜了——自找难看！”又摔杯盘又砸碟儿。有心去玄奘处告状，却又愁说不出口。气窝在心里无处排遣，便抱起一坛酒，吃个善净。“当”一声摔了坛子，自己烂醉如泥，倒在地上。众内侍、宫女忙将她扶上锦榻。

忽圣旨到，原是令她去碧云观代皇上献同。传旨的太监见她醉得不省人事，便着人抬来陈醋一坛，一碗碗灌淑妃。连吃了八大碗，淑妃才睁开眼道：“好酒！”太监道：“娘娘，圣上有旨！”淑妃道：“扶我起来！”一副娇柔无力之状，煞是迷人。太监谄媚道：“娘娘体怯，便躺着听吧！”传了旨。淑妃道：“去回皇上，就说本娘娘今儿心里不痛快，叫他改口再祭天吧！”太监不敢应，正踌躇问，幸好玄奘见淑妃良久不至，亲来看探。见她醉意未消，便念咒语，朝她七窍呼地吹口仙气，淑妃才清醒了。忙唤侍女梳妆，登凤辇去道观。

翌日早晨，国上强支病体驾临道场，设软床坐了。胡淑妃也假惺惺在床畔陪着。众道士按四气五行八卦九宫之势围环坛台。公主及五百童子也被提来，暂押在大殿后空地上以备祭天。那行者、八戒、沙僧三位“祭官”手持大刀立在坛下襄助玄奘。只唐僧仍在暴室关着，一时无入理会。诸事完毕，玄奘着紫色法衣，登临高坛，众弟子齐唱入户咒、卫灵咒，冥想丹田充满三清之气，五帝之兵。忽法鼓擂响，钟铃齐鸣，声音直入云霄。玄奘开口唱呼：“无上三天玄元始三气、昊天至尊玉皇大帝、勾陈星官天皇大帝、紫微中天北极大帝、东极救苦天尊、南极长生大帝、后土皇地祇，九幽拔罪天尊、三十二天帝君……天下都城隍、州城隍、九州社令、冥关幽路主者、鄂都六道都案、三界直符坤虎使者……”

玄元始三气——道家以为玄、元、始三气化三清天。此处指元始、灵宝、道德三天尊。

八戒悄对行者道：“哥，你听这么多神仙！无怪要五百童子，少了还不够分哩！”行者道：“休言语，且听同师下头如何说！”便听玄奘道：“臣今拈香献祭，奉为比丘国君长寿成仙之愿，修建无上篆斋，愿所启速达上御至真玉皇面前，愿诸神下界，享我敬具之牺牲，以遂斋主宿愿，一步登天，名列仙籍……”唱毕，使素帛朱笔，画一道“太无上清灵飞”符篆，用紫锦囊盛了，令弟子捧与国王。淑妃亲用雌黄带系在国王腰间。国王笑道：“朕若成仙，也带挈爱妃，同享做神仙的乐趣！”淑妃躬身谢恩，心中却在冷笑。

玄奘又令弟子吹起法号，呜呜咽咽。法鼓也缓缓敲响。玄奘一挥拂尘，便有几个弟子押公主至祭台前。国王大惊，道：“国师，这不是我家公主？”玄奘道：“正是！叫她自己说！”那公主呆呆痴痴，便道：“奴家为父皇长寿不老，羽化登仙，情愿以身祭天！”国师挣下软床，才要说甚，胡淑妃已自怀中取出迷魂香，朝他吹了一口。国王羸弱，只一口便迷瞪了，复坐上床，笑道：“为父献祭，好女儿，好女儿！”那公主已在祭台前跪下，香烟缭绕中看见三清四御十方神抵无数牌位。便引颈于刑台上。玄奘大声道：“祭官孙悟空，还不送公主登程！”那行者果然上前，挥起大刀。只见寒光一闪！要知公主性命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绝说客大圣灭玄玎 斩情缘三藏辞公主

大圣降妖道，原是瑶池王母宠儿。说客遂盈门，皆劝大圣棒下留情……国王有心招驸马，三藏无奈书素帛。西门外洒泪惜别，有情人难成眷属……

且说行者挥刀不砍公主，却朝坛上玄玎甩去！玄玎猝然吃了一惊，急闪身，飞刀已至——将玄玎半片左耳削去，登时鲜血如注。坛上坛下一阵大乱！行者掣出棒来，直取玄玎。玄玎疼得要死，顾不得念‘紧箍咒’，捂着滴血的耳朵，纵云朝东南走了。

行者跳到坛下，劈头将胡淑妃打死。国王正恼怒，那淑妃现出原形来，竟是一只白獐鹿。行者从那衣裙里搜出迷魂香花，厉声道：“陛下，这两个妖怪，多行不义：先害了皇后，又谎言祭天，要害公主与五百童子！若求长生，理应持戒修行，焉能杀生作恶——这般只配进地狱！”国王迷迷怔怔，只缠着行者：“你为何行凶，赶走我家国师？寡人却不得升天也！”行者无奈道：“可恨妖道搜去了俺的条葵。却还要再去昆仑山采了，才好来疗救这昏君！”沙僧忽叫道：“大师兄，你看这是什么？”手中原是几株条葵！行者大喜：“兄弟，你如何到手的？”沙僧道：“我夜里假意侍候那妖道茶汤，看见草儿丢在书案上。趁机盗了，揣在怀里，以备急用！”行者夸道：“兄弟，今日你立了一功！”先令公主吃一株。又与八戒一株。八戒嚷道：“百苦，谁吃！老猪又没迷糊！”行者道：“原来你是装傻哩！”便叫呆子去按注国王，喂他一株条葵。八戒道：“师父还在暴室关着哩！昨夜去坤宁殿见他昏昏沉沉，想是又叫那妖女摆坏的！”沙僧自告奋勇道：“我去救师父！”此时国王也已清醒，与公主抱头大哭。

行者遂着八戒去解放五百童子，自己纵起云头，去追那妖道。行者云疾，不消半个时辰，已看见妖道身影：他以为脱了险地，捂着残耳慢行。行者暗付：“若要硬打，只惧他念‘紧箍咒’。须智取才行！”摸摸怀中迷魂香花，心生一计，摇身变作淑妃模样“娇声叫：“兄长，等等我！”那妖道回头一看，信以为真，便停下云步等她。“淑妃”埋怨玄玎只顾自己逃命。玄玎道：“愚兄被那厮暗算，差点丧命。实在顾不得贤妹，还请鉴谅！”“淑妃”道：“罢了，我大人不记小人过！——我累了，你背背我！”玄玎皱眉苦脸道：“我这耳根还霍霍疼哩！”“淑妃”慎道：“男爷们家，一点伤血唬什么！”玄玎无奈，只好背上“淑妃”。捏捏行者大腿道：“妹子前日还股肢丰润，今几何故多皮无肉？”行者不理，悄悄摸出迷魂香花，凑近玄玎嘴脸吹过去。那道士顿时痴迷，问：“妹子，你干甚来？”行者跳下来，一抹脸现了本相：“贼妖道，看看俺是谁？”玄玎扭脸一看，恭敬道：“原是孙大圣，有何吩咐？”行者道：“你这厮在比丘国作恶多端。待老孙一棒灭了你！”掣出棒来要打，玄玎慌忙磕头求饶。行者道：“且寄你小命，还不从实招来！”那妖道果然听话，忸忸怩怩供道：

小仙原居瑶池畔，琼花幽兰四时香。荷锄碎露珠，撷英缀玉堂。

尝蒙王母宠，不惯役仆忙。窃花私下界，比丘梦黄粱。

行者叹道：“老天神，原是瑶池管花园的园丁儿！也在此间胡作非为，作威作福，王法何在！”思忖若就此打杀，那比丘国国王群臣还不知这妖底细，不如解回去处置，好叫他们心服口服。便押玄玎回比丘国。玄玎不放心，

道：“孙长老，跟你走可也，不知能否保留小人性命？”行者道：“回去以后，那比丘国君臣，说你该死，你必死无疑；若说饶你，老孙也不管！”

行者去追妖道后，八戒便亲领五百童男女出了禁苑。阅城人见八戒不辞辛苦，一个个送孩童回家，也不计前嫌，这个给他披红，那个与他戴花，箪食壶浆犒劳他，捞了许多风光。那沙僧去救师父，路却不熟，公主自愿带路。径至后宫暴室，沙僧给师父吃了条葵。唐僧登时清醒了，问公主道：“皇后安在？”公主滴泪道：“已被妖妃害死矣！”唐僧唏嘘一回，道：“贫僧不才，愿为皇后主持净土坛会，超度亡灵！”公主谢了。唐僧又问行者、八戒行踪，沙僧道：“大师兄驾云去追妖，二师兄送众童子归家，赎罪去了！”唐僧担心道：“呆子贪酒好色，一个人在城里乱转，我却不放心！”令沙僧去寻八戒回来。沙僧领命去了。公主道：“做功德一事，不如同去父王面前细禀，也好及早安排！”唐僧称善，便随公主登车，往东苑行，路上遇掖庭令鄢公公，道：“禀公主、圣上已回驾宫廷，传公主及圣僧贤德殿见驾！”唐僧道：“吾便去谒见圣上。等顽徒来了，烦公公告之一声，说贫僧去彼处了！”鄢公公应了。车乘便折向贤德殿。

到了去处，三藏进殿，才要施礼，却叫国王搀注，反要给三藏行礼。慌得唐僧扯住国王衣袖：“陛下，使不得！休祈贫僧寿限！”国王遂请三藏入座，感激道：“寡人被妖邪所蛊惑，贬发妻，疏骨肉，自身也几乎命丧黄泉。多亏圣僧及圣徒救助！”唐僧谦辞一番。公主提起唐僧欲为皇后做道场之事，龙颜大悦，即传令神宫监置办灯烛香花一应法物，择吉日主办。国王见唐僧面色红润，身颀体美，又向他讨教养生之术。唐僧道：“贫僧只会打坐参禅，无甚方术。”国王道：“不知圣僧参悟什么？”唐僧道：“春溪秋泉，空山明月；人牛不见，心无旁骛。”国王挠首道：“难，难，寡人不懂！”唐僧道：“知其难，其易也近。”国王似有所悟。唐僧道：“陛下若将禁苑中无碍寺改作无骛寺，大殿上塑如来金身，四时礼拜，日日诵经，庶可成一段功果也！”国王听得连连点头，即嘱有司依圣僧之言，改建庙宇。对三藏愈加钦佩，相见恨晚之意溢于言表。

公主看在眼里，趁机道：“父王，唐长老儒雅贤良，多识多谋，倘能留在朝中，辅佐权柄，国之幸也！”唐僧惶恐：“公主谬奖也！若说诵经斋醮、打坐拜忏，贫僧略懂一些；论起调和鼎鼎、治国理政，贫僧一窍不通也！”国王看看公主，又瞅瞅三藏，喜悦道：“唐长老切勿过谦！一仁慈之心，胜千策百术！如不嫌敝国鄙陋，在此居留，朕愿封圣僧为当朝一品宰相，辅弼寡人。年禄七百石，月俸、料钱三十千钱。即起宰相府一座。另赠黄金百斤。白银万两、珍珠百斛、美姬二十……”公主叫：“父王！”国王才省悟道：“圣僧洁身自好，美姬便免了。可择一佳丽为夫人！”公主垂目柔声道：“唐圣僧……”唐僧偷觑一眼公主，见她脸若桃花，含羞带情，心里像敲小鼓似的，呆怔怔一时说不出话来。

忽听门外喧哗，原来八戒被沙僧找回来了。八戒进门就嚷：“徒弟在外头忙得像灰孙子，师父却在此问陪佳人磕牙儿！”唐僧愠怒道：“呆子，胡说什么！不怕惊扰了圣上！”国王忙赔笑：“不妨，不妨！猪长老如此豪爽，倒叫人爱！”八戒涎着脸道：“皇上若真见爱，就招俺做驸马吧！”唐僧大怒：“悟净，拿我锡杖来！打死这没规矩的东西！”沙僧应着出殿。八戒忙扯住他：“兄弟，师父说着玩呢！”又转身赔罪：“不过逗乐子，师父息怒！——谁敢与师父争高低！”唐僧听了头句还人耳，听下句，恼羞道：“你这

厮成心要气死为师！等你大师兄来了，非剥你皮不可！”公主劝道：“猪长老也是有口无心，圣僧何必动真气！”八戒道：“公主说的是！”又道：“其实师父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待人极善。不然一路上怎会有无数美貌女子痴痴迷迷爱上他！”三藏脸绯红，下座揪八戒耳朵：“叫你信口开河！”扯着出殿。八戒一厢走一厢急叫：“师父，老猪有一句假话？——谁道诚信是美德，今日揪得耳根疼！老猪日后不再说实话也！”

唐僧扯八戒出了大殿，正要打罚，蓦地见行昔解着玄珙降下云头，报道：“师父，妖已被擒，乃是瑶池一个管花园的仆役。老孙不便擅专，带回来交斯国君臣发落！”八戒上前揪住玄珙：“我的儿，你享够天上的福了，又来享地上的福！我叫你当国师，我叫你日淑妃！……”朝玄珙又打又踢。那园丁躲躲闪闪，捂头护裆，分辩道：“天上有甚福，轮到我这下等人享！不过是个出力的，逢主子喜悦，夸赞两声；主子不快，便挑刺打你骂你！”八戒闻言住了手，拍那妖肩膀道：“兄弟，莫非还不如去西天取经？”妖怪道：“取了经便成正果，成金身罗汉。小人情愿与你换换儿！”沙僧一旁喝道：“无怪你这厮要陷害我师徒几个，原来嫉妒！——二哥，休与他罗嗦！”玄珙道：“沙长老，先时我待你不薄，你还帮着出些主意……”沙僧惊出一身汗，使降妖杖劈头便打！若不被行者伸棒架住，那妖道就一命呜呼了。行者道：“不明不白，打死算甚！且押他见皇上，叫他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说说自己的出身行径、一应勾当。然后布告天下，再杀不迟！”沙僧搭讪着笑道：“大师兄言之有理！”

便押那妖见皇帝。皇上即传令百官进殿，让那妖怪自述罪愆。百官皆道：“我等早就看出此妖非良善之辈！他献妖妃，惟悴龙体；下毒手，残害皇后；横征敛，官尤民怨；罪恶种种，不可枚举。依律当斩！”那怪恼道：“我等行势时，你们见了我胁肩谄笑，鞍前马后，侍奉周到。如今却说这话！”百官赧然。皇上叹道：“尔等坐视寡人被妖邪蒙骗，竟无一人进谏，悲乎哀哉！”百官默然。公主道：“父王，请恕女儿直言——那时，只因母后说了几句妖妃的不是，便遭囚禁。何况大臣！”又滴下泪来。国王亦黯然缄默。唐僧道：“且喜今日妖氛已清，父女、君臣、宾主齐聚宝殿，皆大欢喜也！”国王道：“圣僧说的是！还烦孙长老押那妖怪下殿，暂囚在大理寺监牢，再行问斩。”又传令御膳司摆酒设宴，酬谢东土众僧。

行者押玄珙出殿往外走，沙僧赶上道：“毛头小妖，敢劳师兄，交与小弟吧！”行者道：“吃饭吃饱，干活干了，不沾你手了！”却有大理寺卿出殿，唤随员扈从，与行者同往官衙。才出宫廷，忽见祥云蔼蔼，飘下几个神仙，原是火德星君率尾火虎、室火猪、觜火猴、翼火蛇及接火天君五位正神驾临，与行者拱手见礼。行音道：“星君何往？”星君道：“奉王母懿旨，给大圣送避火袍一件，降妖度厄之用！”大圣笑道：“老孙过火焰山时，却不送来！‘下完雨送伞’，空头人情，老孙不领！”星君道：“千万收下！”行者道：“莫不是有下求老孙？”觜火猴道：“大圣果然机敏，正是有事要求大圣哥哥！”行者警觉道：“休扯近乎，说来听听！”星君左右环顾道：“大街上如何说话，附近有无清静道场可以落脚？”行者道：“东苑有座碧云观，原是这妖怪盘踞作恶之地，去那里说话如何？”

星君闻有道观，忙说：“甚好！”一行便入禁苑。门吏见是大理寺卿、孙行者及一帮腾云驾雾神仙，敢不迎入！遂入碧云观。客堂里落座，将玄珙廊柱上拴了。那寺卿见神仙仙临凡，便趁行者不留意时，抽身回宫禀告皇上

去了。小道人上了茶，那火德星君略吃了几口，便指廊间的玄珙道：“大圣知他是何人？”行者道：

“他自称是瑶池管园子的仆役园了儿，整日出力，时常受气，故此下界寻乐子。”星君道：“此言不虚。他因出身微寒，难委重用，只在园子里刈草培土，干些粗活。起初也颇吃过一些苦头。但这厮生性灵巧，善察言观色，投入所好；加之长相俊秀，口齿伶俐，渐渐博得王母欢心：不再做粗重活计，每日清晨只需采些应时花卉送到王母寝殿便可。余暇便在王母面前做个小答应。他做事得体，善解人意，王母愈见怜爱，宣他入宫，侍候晨昏。还有心认他做螟蛉子，说过几回，只差行礼了。他若小心勤勉，自然前途无量。焉知这厮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一日竟趁王母不在家，调戏玉女。玉女含羞不说，却被与她相契的金童告发。王母痛心之余，打了他几个巴掌，贬回园子仍锄草浇花。其实不过是一时恼怒罢了，没两日又挂念起这聪明伶俐的‘小答应’了。谁知他已怀忿下界而去！王母即遣员巡查，得知在此处作祟，被大圣擒拿，急差我等来讨个人情。盼大圣高抬贵手，放他回天界吧！”

行者闻言，头摇得像货郎鼓子：“不是我老孙不给星君面子，实因这厮犯下人命案子，放了他难以向众人交待！”再三不行。

星君无奈，只得率众神告辞。行者送走星君，转身踢了玄珙一脚，啐道：“原是个马屁精儿！这下可好，劳动你干娘差仙官当说客了！”玄珙壮了胆子，道：“孙大圣，你快放了我，还有些情面。不然，走着瞧！”行者摸出棒来，指着他鼻尖道：“你以为老孙怕那老刁婆儿！休道你是她干儿子，便是亲的，也不饶你！恼了我，也不用大理寺审，一棒先灭了你再说！”那怪吓得脸色煞白：“无怪天宫皆传你是个愣头青、刺儿头，今日方知！——大圣，我已知悔，千万手下留情！”大圣不理，正要解他去大理寺，忽听半空众声齐叫：“大圣，别来无恙！”行者抬头看，原是北斗九星官，大圣道：“休言放这畜生之事，趁早回去给王母复命，就说老孙不敢徇情在法，多有得罪了！”众星官道：“这倒省事，礼品也不用拿出来了！”大圣道：“心领，心领！改日再叙！”诸仙官只好拨转云头回天庭。

行者暗忖，那王母刚愎自用，不可一世，岂能甘心！不如一棒灭了这厮，任话也不用说了！主意已定，持棒朝玄珙走去。那妖浑身荆棘，连声求饶。行者骂一声：“小子，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周年！”挥棒便打。猛听一声喝：“悟空住手！”转首一看，竟是师父！原来大理寺卿将天神下凡事回禀朝廷，唐僧率先领八戒、沙僧赶来拜谒。正逢上行者欲行凶。行者不敢违师命，收了棒，道：“师父，王母已派两拨人给这畜生求情了，再拖下去，夜长梦多也！”唐僧道：“这厮罪孽深重，理应严惩。但王母金面，又不可不看！”行者跺脚道：“这不是难为人么！”正说着，又见灵宝天尊，颤颤巍巍，纵五色云而至。唐僧一行忙跪拜在地。那大圣只拱拱手道：“王母人情真大，竟把深居简出的老天尊也请出来了！”

灵宝天尊摇头道：“大圣呀，余不多言，就看在我这张老脸上，放了那小畜生吧！”大圣道：“不怕得罪你老，这厮罪在不赦，恐小神做不了主！”天尊不悦道：“你不做主，谁还做主！”行者道：“比丘国君臣也！”天尊笑道：“他们算甚！若论过失，不就是死了一个人么！王母已派员去鄂都查过，那皇后寿限已到，合该暴亡。也是前世因果所至。大圣不信，可亲去阴司勘察！”行者道：“你们说她该死她就该死，说因果报应便是报应。反正你们衙门大，口齿硬！老孙只不明白，为这一个小小园丁儿，王母何苦费如

此功夫！”天尊道：“此人虽出身低贱，但王母保他，便事关王母脸面，亦关玉帝尊严。大圣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又劝道：“大圣呀，昔日强悍，方遭困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行者叹口气道：“莫非只有释放这小畜生了？”天尊笑道：“这便对了！”不不得意，上前要解玄珙绳儿。准知行者又道：“老孙还要再斟酌斟酌！”天尊怒道：“耍老夫怎的！——放与不放，全在大圣，只送大圣两句话——多送人情，天高地宽；广积仇怨，前程凶险！”言毕，拂袖而去，腾云走了。慌得三藏一行又倒地拜送。

行者嘻嘻哈哈几声，便去解玄珙绳索。玄珙漏做道：“姓孙的，有种至死不放我呀！你怕个甚！”行者道：“比起吃人无数杀人如麻的魔头，你不过是个小喽罗而已，何必与你较真！又蒙众仙官三番五次说情，老孙还能这么不受抬举，只有送你‘归天’！”那玄珙更是傲慢，哼哼哈哈：“我只道你孙大圣多大能耐哩，原来也有怕惧！”行者赔笑脸道：“说的是！”对唐僧及师弟道：“且请回避，俺有言语欲求小老弟转达！”唐僧几个知趣，便躲入客堂。这厢玄珙绳索已开，遂拍着行者肩儿道：“我晓得你要说甚——你怕王母见怪，玉帝动怒，故此要我捎话赔罪。好让家长消气儿，是不？”大圣仍笑盈盈道：“正是，正是！”脚下却使个绊子，将玄珙跌个狗吃屎。那怪恼怒，泼口大骂：“遭天瘟的粥马温，敢暗算我！回去定向王母禀告——”大圣怒道：“老孙平生最恨趋炎附势的狗奴才！今日便要灭你，看你主子能奈何老孙什么！”挥棒如泰山压顶，劈头砸去，那王母的“小答应”惊叫一声：“泼猴杀人了——”被孙悟空噗地一声打成血饼！

堂内唐僧三个闻声赶出，那怪已血肉模糊，命赴黄泉！唐僧连声埋怨。八戒道：“老猪一直偷听那厮言语。也无怪师兄光火！那厮狐假虎威，不可一世。换谁谁也受不了！”行者正色道：“呆子说甚哩！老孙有心放他走，他却欲夺铁棒害俺，无奈才将他打杀！”沙僧击掌笑道：“妙哉，妙哉！”见师父不悦，停了笑，住了掌，又道：“妙哉！”

倏忽听见鸾铃响，车辇到，原来国王驾临。三藏迎上见礼。国王道：“圣僧，诸位神仙呢？”三藏道：“皆回天庭矣！”国王垂泪道：“真个无缘！千载难逢机会，却失之交臂，可惜，可惜！只怪寡人恐神仙见怪，回宫沐浴更衣，生生耽搁了！”三藏道：“陛下拜神有何意图，盼告之。我徒儿孙悟空是个惯走路的，可叫他走一趟，将陛下之意转致众神！”国王羞羞答答道：“不过是想讨个长寿方儿，却晚了一步！”行者道：“陛下知这几拨神仙来做甚的？——原是替那妖道说人情哩！有心管你生死？陛下日后若做个好皇上，受万民拥戴，老孙心有灵犀，即刻便知。一准给你送株灵芝仙草来，叫你延年益寿！”

国王大喜，即执三藏手，同登凤辇。又招呼行者、八戒、沙僧，一道返回宫廷，设宴含光殿，款待众僧。百官、宫眷都来作陪。席间，公主把酒，先谢唐三藏。三藏推道：“谢我却是虚的，贫僧有何功绩？该谢孙长老！”公主笑道：“圣僧教的好徒弟，自然先谢你，再谢孙长老！”三藏勉强呷了一口酒，道：“贫僧不敢破戒，叫悟空代我多饮几杯可也！”公主遂又谢行者珍灭妖怪为母报仇之恩。行者便笑盈盈吃了三杯才罢。君王道：“孙长老，朕看你神通最大，令师也颇着重。故有一事相托。”附耳说了几句。行者笑道：“倘师父愿意，徒儿巴不得吃喜酒！”唐僧、公主心里明白，俱害起臊来。八戒嚷道：“莫不是师父真要做驸马爷了？”羞得公主捂着脸儿，离席而去。

宴罢，众僧回馆驿歇息。驿丞见了，连忙磕头谢罪。唐僧道：“当时也怪不得你，起来吧！”驿丞爬起来，百般奉承。师徒无事，八戒又逗唐僧，不叫“师父”，改称“驸马老爷”。唐僧操锡杖打了八戒几杖，才老实。行者私下问三藏可有心入赘皇室。三藏反诘：“悟空，你道若何？”行者笑道：“一厢富贵美色，一厢古道荆棘。如俺是师父，便留下做乘龙快婿！”唐僧亦笑：“我便奏明皇上，留你算了！”行者道：“老孙当年为王为尊，也曾富贵风流一时。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如今早已淡了此念。师父却是自打636娘胎出，未知荣华富贵为何物，不妨尝尝！”唐僧嗔道：“你这猴头，休拉为师下水！”

次日，唐僧主持净土坛会，为皇后超度亡灵。三日方毕。第四日午初，君王复排宴酬谢四僧，又提与公主联姻之事。三藏支支吾吾，脸赤身热，起身如厕。沙僧佯装不知，行者只好陪师父去。沙僧见八戒正埋头吞吃，趁机将一书简交侍女传给皇上，又挤眉弄眼，以示机密。皇上会意，藏于袖中。宴罢回后宫，取出一看，简帖上写：“师父有心却无胆，宜将生米做熟饭！”皇上连声“妙计，妙计！”唤公主来，也看了字函。公主道：“全凭父王做主！”君王即令司礼监将昭阳殿张灯结彩，布置喜堂，一厢备筵散柬。上上下下忙乎起来。

向晚，诸事准备停当，急发凤辇去馆驿接唐僧进宫“议事”。唐僧不知缘故，欲登车辇，却叫行者拦住了。再三诘问随行太监，才道是接唐僧去成亲。唐僧六神无主。八戒笑道：“师父不去，老猪顶缸如此？”行者道：“也看看你那嘴脸！”沙僧试探道：“师父，情势所迫，不如去应酬一下？”行者道：“又不是吃闹酒！此事一去便是真的了！”唐僧房里房外兜圈子，直道：“这如何是好！”行者道：“取金钱来，抛采定去留：若面则留；若背则去。如何？”唐僧道：“好，好！便依此策！”行者便径去八戒腰里摸金钱，交给师父。三藏一抛是背，再抛、三抛皆是背。长叹：“天意如此，贫僧无话可说！”殊不知行者在钱上捣了鬼儿！

行者口气，道：“好了，好了！我去打发喜车回宫，咱们也拾掇拾掇走人！”八戒道：“天都黑了，看得清道儿？一跌一个筋斗。怎么走！”唐僧道：“关文还未倒换哩，莫如天明吧！”行者道：“取关文来，老孙去见皇上。只说师父难以从命，叫他验了关文。回来时那月亮也该升起，正好踏月色行路！”

唐僧无奈，只好将关文交行者。又交待行者切勿逞强行凶，惊吓了皇上。行者悄道：“师父不与公主写句活儿？”三藏动容，叫一声：“悟空！”竟泪流满面。向驿丞讨了块素帛，饱蘸浓墨，匆匆写了几个字，又呵干了，叫捎给公主。行者识体，也不看，叠了揣在怀里。出门叫太监驱辇随他回宫。众人皆知悟空神通，谁敢逆他！只有从命。

约一个多时辰，行者回馆驿。适好亏月初升，天地光亮。行者道：“皆办妥也！沙僧备马，八戒挑担，走也！”唐僧问：“皇上说甚？”“皇上只言有缘相会，无缘厮守。叹息而已！”唐僧黯然，出门来见鞍辔已备，只好上马离了馆驿。三徒紧随。

行至西门，守城军士已开启城门等候。一辆香辇停在城外，两排太监宫娥列队侍立。唐僧心中一动，果然从车上下来一个着紫衣裙的佳丽，婷婷娉娉朝三藏马头行来。唐僧心跳都止了，看着佳人幽怨的双眼，正是公主。

公主走近唐僧，呢喃道：“圣僧何言‘有缘无份’？奴家自此倚闾相望，

俟圣僧取经回转再结良缘！”唐僧潜然泪下：“公主切勿等我！人在江湖，命运叵测！公主天生丽质，何必为贫僧白白耗费青春！盼早配鸾俦，亦慰圣上之心！”公主抽泣，只道：“圣僧勿言，妾意已定！”唐僧心如刀绞，道一声：“公主珍重。贫僧……去也！”打马疾奔起来。行了几十里路，才勒住马。回首来路，月光下比丘国绵长的城垣笼在薄雾中，看不分明。风中，忽闻玎玲玎玲的环珮声。再听，又只有风摇树响。

几个徒弟喘着粗气赶上来。八戒道：“师父，老猪心都跑掉也！”唐僧自语：“便做个无心之人，有何不好！”众徒见状，俱不再言语，护着师父，投西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灯明果三徒伏浪子 月朦胧唐僧逢仙妹

上元灯节，忽见浪子辱妇女，三僧“英雄救美人”……月色朦胧，唐僧他乡遇故知，尾随仙女至城外……

话说唐僧师徒离了比丘国，行不久，便是冬季。无非迎朔风，踏霜雪，食冷饭，宿废刹。苦不堪言。一日八戒抱怨：“师父若在比丘国招了驸马，还用受这份罪！徒儿也跟你沾沾光儿！”唐僧道：“为师若贪图暖炉品茗、狐裘赏梅，早就不做和尚了，还等到比丘国！”八戒撇嘴道：“其实那时师父心里也是动动的，不是不想！”沙僧道：“二哥言谬也！‘燕雀安知鸿鹄志’！”八戒“哼”道：“这‘志’那‘志’，说说容易——拍甚马屁！”沙僧不依：“二哥怎么烂巴嘴儿，骂人呢！”两个吵起来。一旁惹烦了行者，“真是‘闲了无事忙口角’！再下闭嘴，着八戒比斋、悟净开道，有一点差错，就打析腿儿！”慌得两个忙停了吵，甜言蜜语：“哥，哥！俺改还不行！”唐僧马背上慢悠悠道：“就让他俩斗嘴去，不然也怪寂寞！”行音道：“帅父伯寂寞了？好办，好办！——那比丘国公主不是正等着师父回转！咱们这就拨马头朝东如何？”唐僧举锡杖虚张声势要打行者：“叫你胡说！”师徒几个苦中作乐，遂熬过一个个冬日。

光阴荏苒，转瞬冬残春至。这日三藏几众行近一座城邑，原是凤仙府。进城来，见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大道两旁家家张灯，户户结彩，八戒道：“此地居民忙忙碌碌，要过中秋节吧？”行者训道：“真是猪脑子！时逢早春正月，又有人挂灯，上元节无疑！”唐僧点头，才要言语，忽远远见一辆油壁轻车，在前头缓缓行着，一个女干掀开绣着棣棠花的帷幔，探出头来看街景儿。那女子着紫裙，盘云髻，面容姣好，明眸闪烁。唐僧心中一动，仿佛在哪儿见过似的！急切问一时想不起来。那女子已缩回车中，马蹄嘚嘚，香车飞驰，转眼消失在街角。唐僧暗笑自己多情，异国他乡，何来故知旧友邂逅！

四僧顺大街行走，正寻馆驿，忽闻近处铙钹阵阵、木鱼笃笃，又有诵经声传来。八戒笑道：“到家了，到家了！师父，你听那念经声有气无力，想是未开午斋，咱们正赶上饭时儿！”几众饥肠辘辘，循声拐进一个巷陌。行不远，果见山门矗立，上题“西明寺”。上女三三两两，或携香油或提彩灯进庙献佛。

唐僧下马，师徒欲进山门，却被门头僧拦住道：“灯节期间不可白入！”行者拔根毫毛变作一锭银子，有三两多沉，充作香油钱，四众才混进去。有知客迎着，先顺三藏之意，击引磬、入方丈，参拜了住持。义引至云水堂，与寮无相见。即安排几僧住下。时大雄宝殿廊序间悬梆敲响，知客又领四僧去斋堂用斋。

斋毕，唐僧净了面，穿上袈裟，唤沙僧随他去殿堂拜佛。先进大雄宝殿，拜了三世佛，又拜胁侍的大智文殊、大行普贤。才要转至观音殿拜大悲菩萨，忽见适才街头轻车上的女子款款进殿，身后使女提着一盏精美的玻璃莲花灯儿。唐僧几乎愣了，那身姿、那眉目，不是比丘国公主是谁！女子见唐僧呆痴望她，不觉掩口一笑，却也未打招呼，与三藏擦身而过，将灯儿交殿上“侍灯”僧悬挂起来，随后拜佛。沙僧一旁见师父犯了傻，忙搀帅父去观音殿。唐僧匆匆拈香礼拜了南海菩萨，撒下地藏殿不拜，折回大雄宝殿，那女子已无影无踪，只有那盏莲花灯明灿灿 600 悬在殿廊间。

三藏快快回到云水堂。行者激灵醒来，见师父一言不发，闷闷睡去，不免纳闷，悄问沙僧缘故。沙僧道：“适才在大雄宝殿拜佛，师父遇一女子，长相酷似比丘国公主。师父呆看人家，是我以为不雅，拉师父走了。再转回来，那女子已夫所在。师父故此惆怅！”行者道：“你拉他做甚！真是公主，鸳梦重温，有何不好！不是公主，也当面说开了，亦不牵肠挂肚。这下害得他老人家不上不下，不死不活的，难受不？”沙僧委屈道：“我也是为师父好，谁想会这样——日后再有这种事，高低不管了！”

不觉间天暗，住持差人来请东土和尚去佛殿前聚会观灯。唐僧盛情难却，披了袈裟，率徒弟们去宝殿。见一寺僧人云集殿前，另有簪缨官吏、居士百姓，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殿前一左一右，已立起两株巨制树灯，各燃灯百盏，照得一庭通明，宛如白昼。仪式开始，住持照例咏诵《燃灯文》：

……厥今岁无始，瑞月朔日。凤仙府郡，吏士黎民，家家顶谒，户户虔诚，入净食于千龕；燃玉灯于宝刹。奉祀诸佛，加威神力。伏愿当今皇上，圣寿遐长，四海承平；府尹长官，福禄绵远，威恩四方。目今地方昌宁，岁稔物阜，万民乐业。今宵良辰，金吾不禁。府郡内外，许州官放火；三街九巷，允百姓点灯。灯轮不绝，灿若群星；高树灯繁，亮若玉蟾。兰柱炳丙花鲜，桂炉焚而香散。光耀九天，亘十方而历供；晃满今景，竖千百之芳菲。灯乃神光破暗，宝烛除昏昔有诸佛剃身，菩萨燃臂，遂使令世千灯普照、百焰日明。

铁围山内，赖此光明；黑暗城中，蒙斯慈辉。伏愿威光转胜，福力弥增，合邑清泰，五谷丰登，普天安乐，摩诃般若。

住持唱诵毕，朝那官吏施礼。官员遂道：“府尹有令，上元灯节，士庶同乐！可观灯玩耍，通宵达旦。”又代府尹献香油资五千络。住持谢了。即令小沙弥放焰火。僧俗争睹，热闹一番。众人散去，赴街市观灯。八戒闻见寺外鼓乐喧天，灯焰明空，心痒道：“难得如此佳节盛会，不出去转转，岂不可惜！”沙僧道：“师父心里不快，还是回去歇息吧！”忽听唐僧说：“谁道我心里不快？辛苦多日，难得进城人邑。今晚又蒙府尹老爷开宵禁，且也随大众去街上观灯，乐和乐和！”众徒皆欢呼！

四僧结伴出了西明寺，见三街六市，灯若银汉，人如蚁虫。鳌山下耍百戏，人戴兽面，男着女服，诡状奇形，围了重重叠叠观者；灯林前放焰火，火树银花，绽霞飞彩，璀璨夺目，引了男男女女游客。丝竹悠扬，涌倩妆玄衣；灯烛幢幢，驶华辇画车。更有高楼上佳人，凝妆凭栏，指点灯火，笑语飞言。真个是：

火树银葩绽，翠拢笑颜开。

香风随裾去，明月逐袂来。

九陌彩烛连，三街兰车塞。

忽忆在长安，元宵灯如海！那三藏身在异域，睹此景象，不免勾起故国往事，感慨系之；那八戒无旧可怀，两眼欢欢的，东张西望，看灯看戏看女子，脖子筋都扭酸了，忙得不亦乐乎！偏有一些娼妓，艳装浓抹，朝行人搔首弄姿。看见三藏，喜得合不拢嘴儿，上来拉他。叫行者瞪眼发威，吓跑了。八戒背后骂：“贱货，俺家师父连公主都没看在眼里，理你们！”却又嘟噜：“只认白脸皮，怎不来拉扯老猪！”行者道：“呆子，闭上臭嘴，看灯吧！”

四僧游游逛逛观灯。那街上灯树，或七八尺、十几尺不等，大大小小如繁花密垦。又有百影灯、千影灯，映出龙飞凤舞、仙山琼宫种种意境，十分

美妙；还有各式彩帛灯、琉璃屏灯，其形状有飞禽走兽人物花卉：仙鹤灯，展翅欲翔；蛟龙灯，云霞明灭；蓬莱灯，神仙生动；莲花灯，嫣红晶莹。真个五彩光曳，香风缭绕！四僧见惯了苦风凄雨、青灯古佛，睹此盛况乐不可支，抓耳挠腮！随人流渐至府衙门首，突见灯轮二十丈，耸立夜空，披锦绣，饰金玉，燃灯万余盏，簇如巨大花树。灯轮下少女少妇数百人，衣罗绮，着花冠，佩霞帔，齐声歌颂。歌曰：

庆佳节，在三五，
华灯高悬千万户。
十里灯人鳌山明，
九陌罗裳春风度。
车水喧闹笙歌起，
马龙逶迤暗香浮。
烛影佳丽送秋波，
月下少年避知己。
避知己，携手去。

朦胧灯火人痴迷！八戒看那灯轮下女子，个个如月中仙子，心痒骨酥，垂涎三尺。只恨师父师兄在场，不能孟浪。三藏睹此，亦眼花撩乱，但不为所动，心想的是“虽则如云，匪我所思！”忽地来了帮纨绔子弟，嘻嘻哈哈，朝那群唱歌女子队里闯，口出秽语，手脚放肆。惊得众女子可怜兮兮，四下躲闪。躲不迭的便叫浪荡儿逮住了动手动脚，百般轻薄。那观灯的当地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唐僧忿怒，令三徒弟去除恶安良。行者、八戒、沙僧无不踊跃，皆道：“遵命，正是英雄救美人也！”便如猛虎下山、饿狼扑食，直取众浪荡公子。也不用兵器，只使拳脚，三下两下，一个个放倒！乐得女子欢喜，百姓称赞！唐僧正要上前，嘱弟子将歹人“送官府”，忽见一辆驷车，停在不远，下来一个女子，立如玉树临风，动若轻烟出岫，走走止止，观起灯来。唐僧怦然心动，那不正是寺庙里献灯的女子！不由地紧跟了几步，那女子蓦然回首，瞧见唐僧，嫣然一笑，移步便走”，唐僧心中痴迷，竟尾随而去。渐觉得灯火阑珊，便站下，寻思：“她若真是公主，如何背乡离井，奔波数千里至此？莫非青邪了眼？或是妖怪变化了诓我？”

正踌躇，那女子又驻步，月光下粲然一笑。唐僧看那笑容，不是公主是谁！便叫：“公主，等等我！”女子嗤嗤笑着前头走。唐僧确信无疑，甩大步追。不知不觉已出了北门，穿一片松林，看见山坡上一处别墅，粉垣朱户，危楼重宇。大门半掩着，女子等庄门首，等三藏走近，捉他手往天井里走。唐僧只闻的兰麝馥郁。随女子登上楼阁，里头银烛伟杲，铺陈华丽。女子笑盈盈道：“圣僧，可记得奴家？”唐僧再睹女子，下似比丘公主，却像姑射仙姑，不免；乞一惊；揉揉眼再眷，又成了百花羞公主，定限再觑，竟变作盘丝洞七妹！不禁悚然起身：“仙姑，你到底是哪个？休再捉弄贫僧！”那女子格格笑道：“圣僧勿惊，你我前世有缘，敌今日相会——圣僧还记得十世前之事么？”唐僧摇头：“盼仙姑吉之。”女子笑道：“你自家之事，还用人家告知！自己慢慢想去吧！今日上元佳节，有缘聚会，且与君饮酒唱和，共度良宵，如何？”唐僧回首前世，恍恍惚惚，不知是梦是醒。

女子轻击掌。俄顷，珠帘动，五六个俊俏小丫鬟鱼贯入内，奉上美酒佳饌，义退下。女子殷勤把盏劝酒。唐僧渐觉酒酣面热，定定看那女子，女子笑道：“目光炯炯如贼，全不像出家之人！”唐僧愧怍，直道：“恕罪！”

女子悄语道：“长老当初离家西行，颇有一番雄心大志，为何途中屡屡为女色所惑，欲叛正道？”唐僧叹道：“贫僧非铁石之人，难耐无穷无尽旅途寂寞耳！并非有心离经背道。”女子笑道：“汝受沙弥戒时，即知要‘不淫邪’；此后受具足戒，修行多年，该将女色视作镜花水月，虚而不实，美而不久。今日何云‘难耐寂寞’？”唐僧道：“贫僧绝非卧花眠柳客，却有惜王怜香心。自古红颜薄命，佳丽运饥。佛心慈悲，普渡众生，为何不能爱怜体恤女子？正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性。却不能叫‘淫邪’也！”女子嘿嘿笑道：“你这和尚，倒也巧嘴！只是休叫观音菩萨听见了！”唐僧道：“她远在南海，如何听的见！”

女子以袖掩面，一抛翠袂，道：“你看我是谁？”三藏一看，原是龙女，吓得跌落座下。龙女正色道：“师父对你放心不下，故此遣我来试探一二，果然露了马脚！唐三藏呀，你魔障未消，走白了头也难到鹞岭！——我回去复命了，菩萨自有法治你！”唐僧忙给龙女磕头，央求龙女“高抬贵手”。龙女见状不忍，挽起唐僧道：“我也不忍心看你吃苦受罚。且再吃杯酒，从长计议！”唐僧思起通天河旧事，知龙女对自己有意，料想不会害她，放了心，也是想讨龙女欢心，频频奉卮礼献。龙女见三藏殷勤，心中欢喜，来者不拒，连吃了十数献！

龙女虽是海量，也有些醉了，抛了酒具，紧紧抱住唐僧，呜呜哭道：“你路途寂寞，图的是成仙得道；但到头来做了神仙，又未尝不寂寞！那普陀洛伽山上，也是内外有别，男女授受不辛！大了胆子，偷香窃玉，又终日悬着心。不知何时叫师父发觉了，便要受责挨司！——每日里看那潮起潮落，月圆月缺。枉度多少良宵美景！真不如去凡尘人世，寻个相知相爱的人儿，耳鬓厮磨，朝夕相什，爱他个山崩海啸，天长地久！哪怕坠三道、堕轮回又如何！”

唐僧听龙女哭诉，心头震颤，一刹那将她视作红颜知己。紧紧抱着她，爱抚劝慰。龙女感动，使樱唇亲他。亲得唐僧热血鼎沸，也吮她香唇。龙女眼场体软，眼看动情。唐僧忽思起比丘国公主，便轻轻推开龙女。龙女佯怒道：“又想起谁来了？”唐僧再拜道：“仙姑高洁，贫僧实不敢玷污！”龙女叹口气道：“罢了，我也不管你了！”毕竟恋恋不舍，倒在唐僧怀里，如女婴一般姻静、可爱。三藏心中也漾出无限柔情，轻轻亲了她脸颊一下。龙女闭着眼笑了。忽地启目，怅惘道：“时辰已到，我该回去复命也！”唐僧心有余悸，问：“仙子回去如何说？”龙女朝他挤挤眼道：“放心！我便说唐三藏禅心似月，湛然清静，一心朝佛。如何？”唐僧又谢了龙女。龙女道：“吾去后，你也速回城里，寻你徒弟。不然恐有山林妖邪出现，加害于你！”言毕，开廊门，纵祥云而去。

唐僧叫一声“仙子！”起身想至窗前目送。脚下被什么一绊，跌了一交。挣扎着爬起来，见月光斜照，满室蛛网，除桌椅床榻外，空无它物，惟呼吸间觉一缕馨香犹存。惆怅之余，才要下楼，忽听一阵风响，刮得飞沙走石！唐僧吓出一身冷汗，缩在床下不敢动弹。一霎听见楼下言语动静，偷偷往下一看，心差点蹦出来！要知看见何物，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摄花灯别墅乐精怪 借月色夜山觅师父

三魔入闹市摄灯笼美女，吃酒赏灯过节。梅妃登高楼私会唐僧，要与“哥哥”合欢……大火起，妖怪摄走唐三藏；月光明，徒弟山林寻师父……

且说唐僧偷偷一觑，楼下原是四个妖怪：一个牛精、一个豹精、一个青藤精、一个腊梅精。都有名号，相互称道。牛精称尖角大王；豹精称斑皮大王；藤精称凌空元帅；梅精称梅妃娘娘。唐僧看清了，复又藏身床下。

四精怪正在楼下大厅议事。门外一伙小喽罗侍立，也是山精树怪所变。原来众妖怪都住深山，亲戚便少，常觉冷清。不免艳羡城里人家，有戏看，有酒馆下！却又不敢在城中混，怕天师、高僧拿了他们。便觑中了这幢墅邸，离城不远，有山有水。四妖怪觊觎已久，于一个风高月黑夜，带众妖逾墙进来，将一家人害了。遂占了这个去处，相约每月逢初一、十五晚间进城玩耍时在此落脚、小住。今日趁月色驾风来了，才落座，凌空元帅道：“今日是上元节，城里正办灯会，想必灯火辉煌，妇女如云，不如去赶个热闹！”梅妃拍手赞同。尖角大王道：“只恐咱们挟风带雨的，未进城，先把人吓跑了。反而不美！”斑皮大王道：“我倒有个主意，让梅妃留在这里指使人打扫楼阁，咱们三个哑不声走进城去。看好了，一声嗯哨，摄些妇女、灯盏来，也在此处办个灯会，与小的们共度良宵。若何？”

言才毕，牛精、藤怪连连道好！门外小妖也齐声欢呼。梅妃道：“也给我摄个好看的哥儿来！”豹精涎着脸：“莫非哥哥我不俊俏？”尖角大王道：“休瞞她，只应下来！”这哥仨，嘻嘻哈哈，出门走了。梅妃便吩咐小妖打扫楼阁、扯绳索，准备挂灯，忽醒悟这几个坏种只想着摄佳人美女来玩耍，哪里会想着她！不由的心中顾问，遂上楼，欲登高透透气儿。才上去，见月光如水，泻进空室。正要去悬廊，忽嗅到一股主人气味。忍不住叫道：“是谁私闯吾楼，藏匿不出？再不应答，我唤人来搜了！”言才讫，只听床下惊慌道：“姐姐，是贫僧误入仙府，暂避此间。千万莫叫那些村妖山怪上楼，吓死人也！”说着爬出来，急急与梅精施礼。

梅妃细看，原是个眉清目秀的和尚，暗喜。遂道：“不知者不为过也！”哄他道出来历，唐僧见梅妃与常人无异，梳新月髻，着粉红裙，眉宠轻烟，目如秋水，一缕暗香，几分姿色。遂不把她当妖精。老老实实，道出了身世脚色。梅精暗付：“我曾听人说唐三藏乃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若与他配合，能成天仙！且将他藏在此间，见机行事也！”就好言抚慰，道等天明众妖散了，便放他回城。唐僧信以为真，感激不尽，仍爬到床下藏了。那梅妃抽身下楼，却将门锁了。依旧督察小妖洒扫庭堂、扯绳拉索，等三妖王回来。

不消半个时辰，听见呼呼风响。只见云空里灯火诵明，又闻环佩声响，原来三妖王摄来数百盏灯笼、数十个妇女。一时按落云头。梅妃迎上，道声“辛苦”，吩咐小妖挂灯，引妇女进楼。却又朝三个要人。尖角大王道：“妹子，那城里实在没什么像样的男人！脸倒白生生的，却是些软包、懦夫、怕老婆的货色。怕你相不中，故此空手而归！”梅妃啐一口，“谁信你的鬼话！”斑皮大王帮腔道：“委实难办：脸白的惧内；不惧内的脸就黑，胡子位碇的，一嘴酒气，浑身汗臭，又怕腌臢了妹子！”凌空元帅道：“休说了！其实咱们只顾自己，哪儿真心想着梅妹子的？妹子，是哥哥对不住你了！”梅妃道：“这还像句人话！罢了，我不与你们一般见识便是！”转身看小妖挂灯了。三妖互道：“梅精今日学乖了，倒也可爱！”

一霎小妖将灯笼挂满前庭后院，将月影迷离世界变成了光明灿烂天地。但那些撮来的妇女，惊魂未定，只在那儿挤挤着，抖索哭泣，不肯唱歌，未免煞风景。少不得又是梅精好言劝慰，说天明即放她们回家。众女子才略宽了心，强颜欢笑，在灯下唱起歌，陪众妖欢娱。三妖王见梅精受了委屈，不怨不尤，还这般卖力，心里有愧，直撵着她叫“姐姐”，说奉承活儿。梅精道：“好了，好了！久居深山，难得一乐，快去吧！”三王即吩咐小妖进地窖搬出葡萄美酒，又有携来的干鲜果品，分散了，与小妖畅饮；一厢观灯，听妇女歌诵。三妖王皆道：“真恣！”举着酒杯，胡唱乱舞！众妖也效仿。一时热闹非凡！大众其乐陶陶，如醉如痴，下在话下。

一时噱跳累了，三妖王便择有姿色的女子，唤至身边陪酒。四更时分，梅精见妖下及群妖大都吃醉了，匿里楼下，横七竖八躺着，说着醉话，哼着小调，无人留心她。便悄悄上了阁楼，开了锁，低声叫：“唐僧哥哥！”那三藏先前看窗外灯烛通明，群魔欢腾，未敢动弹。后听声响渐息，窗外明若白昼，以为天光了，便爬出来，推推门却锁着，正在焦急；闻声忙迎上道：“姐姐果然言而有信，要救贫僧出去！”梅精不言语，搂往唐僧，手朝他大腿根摸去。唐僧吃了一惊：“姐姐何为？”梅精娇喘吁吁：“我与哥哥千里有缘，今霄相逢，岂可错过！”唐僧骇怕，就要挣脱，无奈梅精紧抱不松——又不敢高声咋呼求救，还怕楼下妖怪听见哩！渐渐叫梅精占了上风，把他挟到床上。梅精先宽了自己的裙裳，又使腿儿压着唐僧，脸颊通红，两眼放光，乳峰起伏，偷出手来去解他的直掇钮扣儿。这长老从未见过这般野性发情的女子，暗暗惊讶！一瞬间衲衣已叫梅精扯开了！

正危急间，忽听背后有人一声冷笑，吓得梅精丢了手，惊然回头，原是藤怪！梅妃又羞又恼，忙整束了衣裙，跳下床骂道：“你这小人！鬼鬼祟祟！”抬手要打，叫藤怪逮住手：“我道你为何不气不恼，还张罗这事那事，原来私匿个如意郎君！我这就告诉尖角大王去！”梅妃恨道：“你们休管我的事！”藤怪冷着脸道：“好，好！我去叫他俩来，看管得了管不了！”唐僧忙跪下道：“大王一个知道便够了，千万休要叫人！不然有辱姐姐名声！”藤精道：“这和尚晓事。梅妃你看——”梅精无奈，只好求藤精通融。藤精嘻嘻笑道：“你只答应陪我，我就不说！”梅精只得在他颊上亲了一下，道：“就答应你。且下楼去，我略停片刻！”藤精不悦道：“你既答应了我，便是我的人，不许与这和尚苟且！”攥住她手：“随我下楼，叫斑皮大王来收拾这厮！”唐僧吓得魂飞魄散！梅妃看他可怜，哄藤精道：“你先下楼，我有几句活要与这和尚说。”藤精拿出家长架儿，道：“有甚话不能守着老公面说！我等你！”梅妃秀目圆瞪：“你这泼赖下不下去？你若不下，拼着大众知道，你也休想碰姑奶奶一指头！”藤精见梅妃这般发怒，暗暗吃惊。不敢再犟她，忙赔笑脸：“妹子，我逗你玩呢！就下，就下！”急三忙四下搂去了。

梅精忙将门关上，开了一扇后窗，将绦带解了，抓头儿抛下试试，忒短。她却有法，系上裙带，自窗口凌空下楼，悄悄解了几丈挂灯的绳索，又飞身上楼。一头拴在后窗榻上，一头抛下去，道：“唐僧哥哥，你我缘份太浅，不能谐鱼水之欢！我却不忍害你。那藤精是个靠不住的，你快缒下楼逃命去吧！”唐僧连声谢了，战战兢兢，爬不了窗台。梅精帮他上去，见他抓住绳索慢慢往下缒，才道一声“珍重！”，回身开门下楼。藤精正在楼下等候，看见梅精，喜滋滋道：“妹子，咱们且观灯听曲儿耍耍？”梅精哼一声，头里走了，藤精屁颠颠跟着撵。

却道唐僧手把索脚蹬墙往下缒，离地还有一丈多高时，一脚蹬空了，突地滑下来，扑通一声落地！不想近处正有一个小妖睡眼惺松撒尿，听见动静吓了一跳。凑过去瞅瞅，见一个和尚兀自在地上捂着屁股哼唧，便叫：“大王，混进生人了！”便有小头目领几个小妖跑来，割下绳索，将唐僧捆了，押到正厅。那尖角大王、斑皮大王正吃花酒吃得迷迷糊糊，听见混进生人，惊得酒皆化作冷汗，推开妇女，喝道：“将‘生人’带上来，小的们棍棒伺候！”

一厢梅妃闻听，撇开藤怪，跑进厅堂，见果是唐僧，情知凶多吉少，急得不行！那唐僧忽听众妖齐声发威，吓得胆战心惊，跪倒在地，给妖王叩头。尖角大王道：“汝是何方和尚，竟敢擅入寒舍！该当何罪！”唐僧不敢隐瞒，遂将原委道出，只未提及梅妃会他之事。众妖齐笑：“这厮牛皮，说什么龙女变化了引他来的，还有意丁他！”梅精听唐僧未供出自己，私心感动，便要助他一助。趁人不备，潜出府邪，才要兴风进城，忽有人抚她肩膀，回头看又是凌空元帅！藤精笑道：“妹子何往？”梅妃赔笑曰：“我嫌太闷出来转转。今宵花好月圆，咱们何不去松林里耍耍！”藤精乐昏了头，不知是计，就随梅妃去松林。梅妃见其不防，使玉如意当头一下！藤精被打晕，哼一声栽在地上。梅妃忙腾空进城。

这厢尖角、斑皮二王，听了唐僧供词，大喜道：“今日福星高照，天降下一个宝物儿！——吾早闻唐三藏是个有来历的罗汉，吃他一块肉长生不老。只以为远在天边，却不想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厨房里原有锅灶、劈柴、大料、调理，后院又有井。便令小妖去刷头号大锅、添足水，烧起火来。又嘱那领着干活的：“先将唐僧洗了，泐一泐，撇去浮沫，再搁锅里煮。我几个吃肉，你等喝汤，皆成正果也！”群妖欢欣鼓舞，争先去厨房忙碌。二妖王忽地发觉不见了藤精、梅妃，正要吩咐小头目花蛇精去寻。忽见藤精捂着头踉跄而来。二王忙问：“兄弟去何处了，这般狼狈？”藤精摆摆手道：“兄弟去出恭，不当心跌了一交。”二王又问：“可见梅妃妹子了？”藤精气恼道：“休提那妮子，她与唐和尚有染！”将前事叙了，却瞒过自己想吃她“豆腐”之事。又道：“眼下寻不见她了吧？准是去城里与唐僧的徒弟通风报信了！”二妖王听了，连骂：“这小贱人！”吩咐众妖戒备不提。

却道孙行者三个奉师父之命，去灯轮下收拾那帮轻浮子弟。捉齐了，拴在一根绳子上，那巡查的衙役正好到了，便交付给官差。回头却寻不见师父了！向人打听，或言见一和尚走了。三个以为师父回西明寺了，便也未当回事，一路上仍观着灯，慢慢溜达回去。进门见无人，还以为师父去东厕或陪注持说话去了，待了一阵不见人归，去寻，方知根本没回来！三僧才着了急，胡乱猜测一通。沙僧猛然道：“我晓得师父在外头碰上谁了！”行者道：“莫非是那进庙献灯、酷似比丘公主的女子？”沙僧点头。八戒笑道：“无怪美人们唱甚‘烛影佳丽送秋波，月下少年邂知己！’师父原来会师娘去了！正好，正好！咱们也去寻个娇娥耍一夜，天亮各自回家！”行者道：“先休言什么回家！只怕那女子不是真公主，是个妖怪。还是要寻着师父，得个实信再说！”

三僧复回灯轮下，却见灯稀人少，百姓惊惶。打听一下，方知适才起了一阵怪风，风息后少了许多妇女、灯宠。行者惊道：“果然有妖怪！”便腾起云来，四下观看。隐约见城北山坡上一处房宇灯火辉煌，却罩着黑气。行者笑道：“妖怪原在那里！”急唤八戒、沙僧同往，半途上却撞见一个女子，慌里慌张御风而来。八戒挥耙喝道：“大胆妖女，敢冲断老爷云路！速速闪

开！”那女子急忙让道，行者三个擦身而过，忽闻女子叫道：“三位爷可是东土唐僧法师的高足？”行者止步道：“正是，你是何人？怎知端底？”那女子正是梅精，遂上前施礼，道出前事，请三僧速去救师。

沙僧喝道：“你这村女野妖，凭什么信你！”行者道：“是虚是实，同去一瞧便知！”话才出，突见那楼字冒出一串火苗儿！行者叫：“不好！妖怪觉察咱们要去，放了火逃窜也！”急纵云赶到。见烈焰已将房字楼阁席卷，火焰冲天！却无一个妖怪。这几个随后来。梅精道：“准是凌空大王醒来泄了底细，尖角、斑皮二王便摄唐长老及众妇女回洞府了！——不过，妾倒知晓去处。愿与几位长老引路！……”未说完，只听沙僧骂一声：“你这妖女，哄老爷一回不够，还要再诓几回！”挥杖将梅妃打死！可怜倾城倾国貌，化作幽怨香艳魂！行者急止已来不及，埋怨道：“你也让她说出妖王洞穴！”沙僧道：“这种水性杨花的女子，信她什么！”八戒道：“老猪便信！这女子爱上师父了，才来报信！”沙僧拍拍脑瓜道：“说的是，都怪我太性急了！”行者道：“莫埋怨了，救人要紧！”八戒道：“说得轻巧，去何处寻！”

行者便言往东，八戒便言朝西。几个正争，忽听松林里有女子叫：“孙大圣，猪天蓬！……”几僧惊诧，循声寻去，原是龙女！手持宝剑，有气无力倚着树干休憩。行者拱手道：“龙女姑娘为何在此？”——原来龙女辞别三藏回南海，半路上见牛、豹、藤、梅四个精怪领群妖往凤仙郡方向去了。因各走各道，“井水不犯河水”，便来加理会。龙女将至南海，忽心惊肉跳，便知有事，也顾不得定性测算，急忙赶回。果见唐僧又逢灾星：已被妖怪拖到后庭井畔洗了，等着下锅哩！……但龙女怕八戒嘴损，便隐去前事，只言赴西天听经，路经此地，见几个妖魔擒住唐三藏要煮要蒸，是她弄歪了灯笼，放起火来，想趁火打劫，救出唐僧。不料三魔头早有防备，各持兵器将她打得节节败退！幸大火已起，群妖惊慌，三妖王遂弄一阵旋风，摄起唐僧与众妇女走了。她有心追赶，然大战之后，心虚体怯，腾不了云。

八戒闻言笑道：“姐姐自腾云赶路，黑天半夜的，怎看清俺师父在此间遭难儿？倒叫人纳闷！”龙女脸一红道：“我天眼早开，焉能不知？”她已歇了片时，身上也略有些气力，怕八戒刨根问底，遂道：“甚时候了，还卖嘴！还不寻唐三藏去！”

行者便催八戒、沙僧动身。又语龙女：“还需妹子给指点妖怪去向！”龙女道一声：“随我来！”腾空而去。行者几个也紧紧跟上。借月色往东南行了约半个时辰，忽见一座大山，林密谷深，云遮雾障。龙女道：“恐就在此山中！”几个降下云头，果寻着一个洞府，上镌丹字“月明星稀洞”。行者道：“倒是个高雅去处！”令八戒开门。见龙女依；日疲惫，道：“仙子可先回避，俺兄弟三个足也！”龙女称了谢，隐在树后歇息。

且说三魔头此时正在洞中商议如何瓜分唐僧与众妇女。尖角大王说唐僧肉平摊；“美人”先由他挑，余下斑皮大王选，剩者归凌空元帅。那三王藤精不依，说要将绝色女子与稍差些的搭配均匀，再行分配。正吵吵未决，忽听有人■■打门！众魔头做贼心虚，吃惊道：“莫非是徒弟来讨师父、爷娘丈夫来讨女儿妻子耶？”急忙披甲执锐，让小妖打开洞府。出门见是行者三个，一个赛一个丑陋，且杀气腾腾，心中暗自嘀咕，嘴上却不服软，喝道：“何处来的三个野和尚！——不寻座庙好生睡觉，黑天半夜砸门做甚？想化缘也不赶饭时！走吧，走吧！”直撵三僧。

行者骂道：“贼妖魔，休装蒜！——摄俺师父，掳人妻女，作恶多端！

速速受降，免你一死！”尖角大王道：“小和尚何人，不知老爷三节棍厉害！”行者道：“你孙爷爷也有棍！先让你打俺三下，俺再打你一下如何？”牛精见八戒胖大，沙僧狰狞，心里有些怯，却未把行者怎么看眼里，也是有心想逞英雄，笑道：“看你小小个儿，瘦得像个枣核子！本王岂好以强凌弱？还是你先打我吧！”八戒一听，便笑起来：“哥，他以貌取人，不怕你哩！”行者冷笑道：“这魔头在江湖上混，不晓得‘人不可貌相’、‘秤砣儿虽小压千斤’！”指牛精道：“你这厮说话可作数！”牛精道：“君子一诺千金，食言是孙子！”行者道：“好，好！”掣出棒来，晃一晃，变得碗口来粗，两丈多长，就要打牛精！牛精心惊，忙使三节棍架住。行者大笑：“你变卦了，成俺孙子也！快叫爷爷吧！”尖角大王牛面失色道：“你那哭丧棒谁受得了！宁做灰孙子，不当屈死鬼！”两个便乒乒乓乓大战起来。欲知胜负，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藤精火并二妖称尊 龙女翊助大圣降魔

争美争功，三魔顿起内讧；口蜜腹剑，藤怪灭兄称王……吃里扒外，沙僧竟献好计；夜潜妖洞，龙女救助大圣……

却说孙行者与尖角大王在月光下大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负。

天色渐明。八戒见久攻不下，挥耙助战，叫二王豹精抡月牙铲迎上；沙僧也要立功，舞杖上前，叫三王藤精使七节鞭挡注。这两对本来也是旗鼓相当，然藤悍刁钻，引沙僧去谷底林中相斗。

那山谷里晨雾未散，看人便朦朦胧胧，不甚分明。凌空元帅地势熟，晓得何处有沟壑，何处有藤蔓。便苦了沙僧这外路人，两眼一抹黑，顾着战斗，还要顾着脚下。不几个回合，便先跌了一交，挣着想逃，又撞在横空的粗藤上，登时撞懵了。叫藤精生擒，唤小妖绑了；又来帮斑皮大王。那八戒拼死与豹精打个平手，不想藤精冒出来，一根七节鞭舞得风响，八戒敌不过，转身拖着耙便走。没几步，被草疙瘩绊倒，也叫两魔头拿了，付小妖捆作粽子样。至此，三兄弟已被捉了两个。行者心自有些慌乱。又见藤精、豹怪舞舞扎扎来帮牛精，毕竟寡不敌众，虚晃一棒，化道金光，逃出圈围。

几妖见行者遁逸，呵呵大笑。着小妖押着八戒、沙僧，得胜回府。将两个同唐僧一道，吊在梁上。吩咐厨房排酒宴庆功。

626 席间尖角大王道：“能打败孙猴那厮，斑皮、凌空二位兄弟功不可没！”斑皮道：“哥哥过谦了，还不全靠哥哥！我俩不过是个帮衬！”藤精不依道：“二哥你是帮衬，休挂上别人！我却是独个儿生擒了沙和尚，又来帮你。遂又捉了猪八戒。随后咱们方腾出手合攻孙猴子。不然，棋逢对手，将遇良材，难说谁输谁赢哩！”斑皮不服气道：“三弟说话休‘牙刮着地’！依你之言，我与大哥还多亏了你相助，不然便吃败仗也？”藤精冷笑，不屑一顾。

尖角大王欲作公允，道：“平心而论，三弟先擒猪八戒，委实立了头功。然——”那藤精截住话头道：“立头功又如何？大哥有何赏赐？”大王也有些愠怒，道：“兄弟你要什么赏？”藤精居功自傲道：“大哥既言小弟立了头功，便应论功行赏！——那摄来的美人，先叫小弟挑几个如何？”尖角大王攒下酒杯，赌气道：“便叫你先挑！”便要传唤妇女。那豹精又不依了：“叫他先挑，还有个序次尊卑没有！——那沙僧眼神不济，曹力欠缺，最好对付。拿了又有什么可炫耀的！屁头功。老斑我真不服气来！”藤精一把揪住豹精，“你不服气，咱俩比试比试？”两个纠缠在一起便要竟斗。叫尖角大王生拉活拽分开了，才没打起来。

三妖王争争闹闹，梁上乐坏了唐僧师徒三个。唐僧忍不住劝道：“三位大王，听贫僧一言：既是兄弟，就该相互谦让！古人云：‘宁学管鲍分金，勿效庞孙斗狠’。若为区区小事，兄弟反目、伤了和气，岂不误了大事！”沙僧道：“师父说得有理！”八戒亦嘟哝道：“你三个未进过学宫，莫非连《三字经》也没读过：‘融四岁，能让梨’。你们四五十岁的人了，争争岔岔的也不怕外人笑话！”沙僧道：“就是、就是！”

这三魔头叫唐僧师徒数说得面红耳赤，相互觑觑，都怪不好意思。谁也开不了口。那藤精眨眨眼，一拍大腿道：“大哥，二哥，小弟我真是糊涂！没有哥哥提携，哪有小弟的今日！却仗着芝麻大的功劳与哥哥们争竞好处，不算人，不算人！”吃一杯酒，作沉痛状。大王、二王窃喜，忙好言抚慰，

又道还要“论功行赏”。藤精挣青脖子道：“我要赏是灰孙子！大哥、二哥将姐儿们平分了吧，算成全小弟！”梁上沙僧赞道：“瞧人家三大王，真有‘君子’之风！”

藤精便斟巨觥敬献尖角、斑皮二怪，请他们日后“多多照应”。二妖王洋洋得意，皆连吃三大觥。顿时身软神昏，言语不爽。藤精又陪他俩同饮三觥。两个皆是一饮而尽，藤精只舔一舔。两怪不久便吃得酩酊大醉，瘫成烂泥。藤精冷笑一声，唤心腹花蛇精带小妖将两妖王拖回寝室安歇。吩咐在二王住处门外留人看守，“谨防孙悟空前来偷营”！

他却留在前厅自斟自饮。不过半个时辰，忽听蛇精匆匆来报道：“三大王，祸事了！大王、二王横死在床上，头上皆有棒痕！想是被孙悟空偷进洞府，见二王酣睡，乘机行刺害死！”藤精知大功告成，却佯怒抽了蛇精一耳刮子：“我不是令你差人宿卫二位大王？”蛇精捂着脸道：“那守卫的兄弟先遭了孙猴子毒手，奈何！”藤精叹息道：“可惜，可惜！我两位哥哥正在壮年，却惨遭横祸，一命归阴，呜呼哀哉！痛杀我也！”时堂下侍候的小妖见三大王悲痛，也陪着落泪。梁上唐僧闻听，怨道：“这猴头，不来救人，却去杀人！”八戒道：“师父、他是记恨你昔日常念‘紧箍咒’咒他头疼，所以宁肯杀生，也不救人！”惟沙僧冷笑不语。

那藤精装模作样去二妖王住室查看一番，回议事厅，召集群妖道：“大王、二大王适间被孙悟空潜入害死，那孙猴又逃遁而去。特告大众知晓！”遂将众妖分为三拨，有与大王、二王成殓守灵的、有把守门户的，余者四处巡逻。“望尔等恪守厥职，不得怠懈！谨防孙猴子再来行凶！”群妖大多惊愕，却也无话可说。诺诺应承，才要散去，忽听蛇精道：“诸位兄弟，我有一言，请详闻，古人道：‘天不可一时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两位大王既遭不测，溘然仙逝；三大王有德有才，理应升为洞主，掌管仙府。不知各位兄弟意下如何？”此言一出，藤精推辞道：“承奖，承奖！然本王才疏学浅，难负重托，莫如另荐他人！”众小妖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花蛇精蓦地跳到堂前，挥刀将公案削去一角：“有不拥戴藤仙为本洞大王者，形同此木！”吓得群妖呼啦啦跪倒一片，齐叫：“藤仙大王，我等一心拥护，不敢异心。愿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那藤精见状也不推辞，径往原尖角大王的金交椅坐下，叫诸妖“平身”。又道：“本王承蒙各位看重，推为洞主，不胜荣幸之至！然常言道‘独善易折，孤掌难鸣’，我一人却不敢独揽权柄！愿荐花蛇儿为二大王，辅弼本王。不知诸位有无异议？”底下人看出两个沆瀣一气，哪个敢惹！毕竟心里怀怨，皆不言语。藤精却也会来事，遂道：“凡诚心拥戴我为大王、花蛇为二王的，烦举举手臂！”言才讫，便听刷的一声，手臂如林。藤精下座亲自点了一遍，见无不振臂。笑道：“好，好！可见人心之向背！”藤精复落座，道：“我与众兄弟同心同德，同甘共苦！今有擒获东土僧人三名，趁此良宵，先宰一个佐酒，与子同饮。可否？”底下一片欢呼声。梁上唐僧师徒三个听了，个个惊惧，道：“不知谁晦气，先摊上！”

藤仙大王给蛇妖耳语几句，蛇精便着人先缢下沙僧。沙僧自知凶多吉少，悲恸道：“师父，从此永诀也！你到了西天，莫忘了朝佛祖表表老沙的功劳，叫小徒成不了上仙玄仙，也捞个地仙鬼仙，掌管个城隍庙什么的。切切！”唐僧亦悲道：“也不过一前一后的事儿，为师也将成俎上肉也！倘能释厄脱羁，得造灵山，自禀告老佛，赐你个好出身！贤徒安心走吧！”八戒鄙夷道：

“‘男子有泪不轻弹’，哭什么！”唐僧责道：“你这夯货，全无手足之情！不如让大王先吃了你，倒不心疼！”八戒忙闭了嘴不作声。沙僧道：“师父休这般说。二哥口恶心善，我情愿代师父、师兄先死一步！——我去也！”八戒亦感动：“沙师弟，到了灵山，老猪也为你添美言，赏你个有口福的好差事！”

沙僧洒泪别了师、兄两个，被蛇精押走，曲里拐弯来到后庭醢肉亭，那藤精端坐亭中一个趺头的木墩上，一厢小妖已磨好了小刀，磨拳擦掌，跃跃欲试。藤怪却有耐性，把沙僧解到亭中，斥退左右，问：“适间在大厅，我与先大王、二王谦让赏物，听你先称我为‘君子’。顷刻他两个死于非命，你师父、师兄皆信，惟你冷笑不语。何故？”沙僧哼一声道：“明人何须细讲！”妖王道：“汝仍视我为‘君子’否？”沙僧道：“初为君子，继为果雄也！”藤精逼问：“君子、果雄，孰高孰低？”沙僧道：“谦谦君子易作，只要忠厚恭逊，不争不夺，平庸之辈亦可！枭雄却非凡人所能造就！枭雄者，胸怀三韬九略，隐宏志作超然，藏玄妙似不争，面呈微笑，心怀杀机，火候一到，快刀乱麻。正所谓‘翻手为云覆作雨，恩威并重定乾坤’！大王堪为一代枭雄也！”

妖王被捧得眉开眼笑。沙僧以为这般可得生还，焉知那怪笑罢，却压低声道：“你这厮忒精！本王欲借你九窍玲珑心煎了下酒，也好添些才智！”沙僧急忙道：“大王此言谬也！若论添才智，莫如食孙悟空！”妖王道：“孙猴贼精，擒他不住也！”便唤小妖来要动手剥皮，沙僧急中生智道：“大王吃了小人，虽能补脑益智，仍难成正果。不如寻个在篆仙女，配为夫妻，不脐仙班，也证罗汉。岂不妙哉！大王有意，小人愿助一臂之力，玉成此事！”妖王道：“你这厮云山雾罩，许我吃半空飞的天鹅肉，如何下口！”沙僧道：“小人岂敢胡扯！那仙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便是龙女姑娘！”

藤精欢喜道：“原来龙女未走，也随你们一道来了？”沙僧道：

“她是观音菩萨差来看顾唐僧的。唐僧羁留于此，她怎敢擅离！”妖王沉吟道：“适间龙女在城外府邪放火，想趁乱救出唐僧时，我与她打个照面，战了几个回合。果然娇艳秀美，令人痴迷。只怕她不肯下嫁荒山！”沙僧道：“自古美人慕英雄。大王仪表堂堂，文武双全，龙女焉能不动心！再则可设一计，逼迫她就范！”低声说了一番。藤精连连点头，即令人放了沙僧。沙僧临行时又交待：“我那大师兄诡计多端！倘他变成龙女哄大王，亦不打紧：大王只需借机掀他裙子一看，见是毛腿、红屁股，便露馅了。即可识破，将其拿下。但又要防他的‘解锁法’！”妖王道：“晓得，晓得！功成之后，本王便荐你做本洞三大王如何？”沙僧心说：“谁稀罕做妖精！”连忙谢绝，出洞去了。

却道孙行者败退至山拗，又累又恼，坐在一块石头上发呆。

龙女忙来安慰一番，行者才道：“这三个魔头果然厉害！无怪妹子那时战他们不过，还累坏了！”龙女道：“我这阵子歇足了。愿去打门挑战，大圣做个后应！”行者道：“妹子休去戳马蜂窝，也叫老孙歇歇。过两个时辰等天黑再进洞救人！”便在树下打盹儿。

龙女给他望着风，怕妖怪来了。

天至黄昏时，忽听前头草棵呼啦乱响。不待龙女叫，行者便醒了，跳起来，掣棒在手。便见沙僧挣出草丛，进了树林。瞧见行者、龙女，急忙跑过来。行者迎上道：“沙师弟如何脱身的？”沙僧得意道：“那妖王要杀我下

酒，都已解到酪肉亭。是我略施小计，说肚子疼，要去东厕，两小妖押解我。我半道上将其打翻，趁机逃出也！”行者半信半疑，遂问师父、八戒还平安否？沙僧道：

“八戒平安。人家嫌他忒肥腻了，一时不吃他。师父却难说！”正说着，忽听山坡上铜锣当当乱响，一小妖吆喝道：“孙悟空听着，我家大王差我给你下书来了。你在何处，速出来接书，不然你家师父小命休也！”孙行者厉声喝道：“小毛贼，爷爷在此，快将书信呈来！”小妖闻声，拨草进林，却惧行者，战战兢兢递上书简，撒腿便跑。龙女眼疾，先看了简帖，原来“藤仙大王”以杀唐僧要挟龙女嫁他为妻。龙女恨道：“这妖怪怎知我也在此间！”沙僧道：“我没说，师父也不会说！”

龙女猜度是八戒供出了，恨的骂了几声“野彘、夯货！”又骂妖怪“淫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拔出宝剑要进洞杀那妖魔！沙僧忙阻拦：“师姐贸然进洞，只怕一时斗不过那怪，反误了师父性命。还要有个万全之策才好！”行者沉吟。沙僧道：“龙女姐姐不应这门亲事，还要保住师父性命……除非有人替龙女走一遭！”行者笑道：“这正是老孙的拿手把戏了！龙女勿恼了，老孙这就替你出气！”沙僧赞道：“妙，妙！大师兄将计就计，幻作龙女姐姐模样，去赚那妖王！”龙女道：“你可变得像？”行者念动真言。摇身一变，与真龙女一般标致。龙女抚掌道：“果然像！像！”那悟空却又向她讨了宝剑，便摇摇摆摆，花枝曳动，径去洞府。

行者乔扮龙女行近洞府。小妖不辨真假，大开洞门迎接，乱嚷：“新娘子来也！”还欲讨喜糖吃。花蛇精踢小妖：“什么‘新娘子’，叫奶奶！”众妖便改口齐称“奶奶”，躬身作礼。行者见小妖恭敬，便也笑模悠悠的，胡乱应着往里走。见大堂上已掌了明晃晃的红蜡烛，照得亮若白昼。瞧见梁上吊着的唐僧、八戒，均活着，放下心来，招招手儿，依旧往内庭行。

唐僧不辨真伪，只道：“可惜，龙女仙姑怎进这妖洞当什么‘奶奶’了？”八戒笑道：“师父放心，是个假货！”唐僧垂泪道：“又哄我，明明是龙女仙姑！贫僧晓得了，她是为救贫僧舍生忘死进洞而来！若是要换贫僧出洞，死活不走，也要保龙女清白！”八戒道：“师父外行了！龙女仙姿飘逸，举止有大家闺秀气度。走动起来，莲步珊珊，裙裾微曳，曲折美妙。你瞧这位，虽也着锦袄罗裙，却大步赳赳，掀裳飞袂，惊涛骇浪。哪是什么小龙女，活像出水的大龙虾！”唐僧喜道：“你这呆子还粗中有细来——莫非是猴子扮的？”八戒道：“不是他，谁吃厂豹子胆，上这鬼门关里闯！”

却说行者正走间，忽见藤精迎出来，便停下叉手道个“万福”，妖王见了“龙女”，惊喜万分，却又心存疑虑：“娘子你来了！”上前拧脸蛋儿：“不会是假的吧？”行者打落那怪手掌，仿着龙女腔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大王以为俺是假的，奴家这就走！”转身欲回，叫妖王拦住，请入内室。令小妖排酒，执杯道：“我久闻仙子能歌善舞，可否献艺，叫本王也开开眼界！”行者道：“俺今日路行得多，茶吃得少，有些倒嗓音，怕唱不好有污大王尊耳；便舞一回吧！”就掣出剑来舞。妖王见行者一把剑舞得如蛟龙出水，称赞不已！忽剑光一闪，直扑项面，情知不妙，却也有防备，借机倒地，便一撩行者裙子，果瞅见裙内一双毛腿子、两片红屁股！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摸七节鞭，当一声打落假龙女手中青锋剑，逼住行者道：“大胆猢狲，敢来哄骗本王！左右，与我拿下！”那行者现了原身想逃，叫那怪兵器顶住。又有埋伏的小妖、一拥而上，抱腰勾脖，放倒了，不使麻绳，却

用铁链子捆结实了。

外头唐僧听见妖怪嚷嚷，喊拿了孙悟空，失声道：“大王果然精明，猴儿这回失算也！”八戒道：“不妨，不妨，我哥会解绳开锁，一霎便走也！”不多时，见小妖押着行者出来，也吊在梁上。那背上锁扣处却贴了张朱符，上头有歪七扭八符印，斜斜楞楞字迹，写着“太真遏罗苏多，不能除缚开锁。急急如律令！”八戒一见，悔道：“俺这臭嘴子！大师兄莫怪！”行者半晌才道：“俺直纳闷，那厮竟径直掀俺的裙子！”八戒笑道：“瞅见龙女姐姐这般美人，休道妖怪，老猪也想掀裙子看看呢！”唐僧心烦道：“什么时候，还有心下作！眼看大限临头也！”语未已，果闪出藤仙大王、花蛇精，审看了三僧，又吩咐小妖准备热汤、蒸笼、香料。唐僧战战兢兢道：“不知大王要先吃哪一个？”大王道：“正要与你商量商量！”唐僧横下一条心道：“便先吃贫僧吧！放我两个徒儿出去！”

妖王叹道：“果然是师父！——难得有这片慈悲心！可惜本王还要留你换真龙女，故一时吃不得。先吃孙悟空吧！”行者知他是个古藤成精，不是那等虎豹豺狼精怪茹毛饮血之辈，故意道：“昨日多吃了些斋饭，至今未上茅厕。不如等到明日，肠子干净了，煎炸馏炒，任大王尊意！若何尸那妖王果是个爱洁净的，连连点头道：“就等到明日再吃！”八戒道：“大王，老猪呢？”妖王没好气道：“你食肠大，脏物更多，后日再轮你！”八戒道：“后日？”便不依。行者道：“能拖一日便多活一日，怎还不乐意？”八戒道：“哥呀，你死时还有师父与老猪哭你。只怕老猪归西时，孤魂野魄，没一个人哭，岂不冷清！”藤精道：“如有家眷，可代你传信，令其奔丧！”八戒哽咽道：“休说了，休说！等带到信儿，俺媳妇万里迢迢赶来，也该祭老猪的‘周年’了！”

藤精嫌八戒罗嗦，不理，又派小妖出门投书。一时小妖回来报道：“书信交与沙长老了。他道：‘天色已晚，若仙子来了，洞府上下还要张灯结彩，置办酒宴，夤夜操劳，也忒辛苦。不如今夜大王养养精神，明晨再操办喜事不迟！’”妖王听了，打个呵欠道：“也罢，就等到明日！”吩咐花蛇精安排守夜巡逻之事。心里想着龙女，遂冷落了撮来的妇女，自去安歇。倒叫蛇精趁机拣了便宜，胁迫两个俊俏女孩子陪他睡觉去了。

一时夜阑人静，惟厅堂与过道里几盏灯烛昏黄地亮着。小妖巡查几回，呵欠连天，昏昏欲睡。行者觑得清，暗忖：“那魔头虽贴了符篆，难说不是唬人的玩艺儿。何不趁机试试！”便念真言，想抽身脱出铁索，谁知那锁链越动越紧。行者不敢再试，好不沮丧！

却道洞外山林中龙女自孙行者走后，便倚坐树下等消息。因连日奔波、杀斗，毕竟疲倦，竟打了个盹。朦胧间又听铜锣响，小妖吆喝。那沙僧应着前去答话，一霎回来。龙女醒了，挂念行者不知露馅没有，忙问“何事？”沙僧却道：“无大事，仙子睡吧！”也坐在她近旁。龙女不信，微睁目，见沙僧正目光暧昧偷偷打量她。龙女脸一热，咳嗽一声。吓得沙僧忙别开脸，一副庄严。龙女心里觉得好笑。见沙僧起身去林间溜达，多个心眼，悄悄尾随。忽听沙僧窃笑一声，道：“猴儿这回休矣！”

龙女心惊，只疑自己听错了耳朵！返回原处，等了片刻，沙僧踏月归来，发觉龙女立在那儿，微微吃惊道：“仙子原来未睡？”龙女道：“沙长老，适间你道甚话，怎知孙大圣休矣？”沙僧怔了一怔，道：“适才小妖送信来，说妖王已识破大师兄，将其擒拿；仍要仙子去赎师父，不然就要蒸煮。我不

忍仙子身陷虎口，故此使个缓兵之计，复仙子明日再去。”龙女惊道：“这般……”沉吟起来。

沙僧盯一眼龙女，叹道：“仙子冰洁之体，莫非真要为师父损名节否？”龙女道：“唐三藏有难，我既知之，岂能坐视不管！却不会委身那村怪！”沙僧道：“那怪七节鞭厉害，硬拼不成也！”龙女道：“依你之言，该如何做？”沙僧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龙女金玉之质，毋须替何人赎身！不然仙葩琼花，顿成残红落芳，岂不令人扼腕叹息！”龙女轻笑道：“沙长老果然为我着想，多谢了！”沙僧忙推“不敢当！”龙女道：“既如此，我不如连夜回南海，等天明禀告师父，任她老人家处置此事！”沙僧揖礼道：“师姐之言极是！回去请代小僧向菩萨问候。切切，切切！”龙女启齿笑道：“沙长老放心，一定转致你的殷勤之意！”纵起祥云，仙袂飘飘，往东而去。沙僧又施礼遥送。

龙女驾云至半空，思付：“这沙和尚嘴上抹蜜儿似的，却不知打的甚主意！已瞞过他，去洞中探视探视！”遂化成一阵清风，拂进妖怪洞府，吹得大厅灯烛微微摇晃。小妖睡死了，不曾觉察。行者却无心睡，正盘算对策哩。见状道：“来的是哪路朋友，望助老孙一助，给揭开符帖！：便听见背后环珰响，嗅得兰麝香，知是龙女。龙女伸纤手去揭那符，却平白揭不起。道：“大圣，这符有些怪，揭不起也！”行者道：“勿急，想想法子！弄毁它可也！”龙女毕竟聪明，取了一盏灯儿来燎那符，道：“大圣忍忍疼儿！”见灯火太弱，便吹仙气助燃。那火呼呼响，烧那符帖。正烤着行者手臂、脊背。唐僧、八戒也醒了，见行者整着眉，怜恤道：“疼不疼？”行者忍着痛说大话：“不疼，不疼！比起当年老君炼丹炉，这算什么！”一霎黄符成灰，龙女正要帮行者解锁，行者道：“不劳姐姐动手，我自脱身！”念个咒，已脱了锁链，跳到地下。唐僧念“阿弥陀佛”！八戒嚷：“快放下老猪，腿都肿了！”行者“嘘”一声道：“当心老魔惊醒！”龙女道：“我来解救二人，大圣去偷他兵器！”

行者称善，使个隐身法，潜入藤精内室，见一物件幽暗中闪亮，细睹正是七节钢鞭，急从壁上取个。听妖王仍鼾声如雷，拔根毫毛变根假鞭复挂在墙上，才悄悄退出。见龙女已将唐僧释放，正给八戒解绳索。行者喜滋滋道：“兵器已到手矣！”龙女问：“妖王如何？”“鼾鼾大作，仍在梦乡！”——“为何不趁机灭了他，以绝后患！”行者挠首道：“老孙向来明人不做暗事！”龙女嗤道：“两军对阵，不是鱼死，便是网破。要那虚名做甚！”行者面热道：“惭愧，惭愧！俺这就去灭了那厮！”抽身又去妖王寝室，掣出棒来，瞄了又瞄，下不了手。

却说那妖王也有灵性，霍地睁眼，见一黑影立在床前，折身坐起，喝道：“汝是何人，要做甚？”行者一棒打在雕花床上，床便塌了，将老魔陷在地下，直嚷：“有刺客，有刺客！”行者转身便走，此时龙女早已解释八戒，八戒寻着钉耙，两个一前一后护着唐僧正往洞口摸。行者跑来说道：“快走，快走，妖王醒矣！”唐僧听了胆战心惊，膝下一软，跌在地下。行者忙帮八戒搀扶师父。藤精绰了兵器已追到大厅，大声咋呼，花蛇精等众妖业已惊醒，持刀弄棒，纷纷奔来。看见唐僧几个，齐嚷：“和尚站下！”妖王道：“给我拿下那两秃驴——休要伤了小仙女！”这厢唐僧道：“徒弟，我腿发颤，走不了啦！你们先逃，再来救我！”行者道：“呆子背师父，龙女开道，你们先走！老孙断后！叫他来一个灭一个，来十个灭五双！”这两个便打翻几

个拦路、守门的小妖，护着唐僧先去了。

妖王见行者拦住众妖，道：“小的们，闪开道儿！”上前甩鞭便打，却软绵绵的像布缕条子怎么也抡不圆。气得妖王骂：“这宝贝，没睡醒怎的？”行者不慌不忙，从腰里抽出那条真鞭，也思、便、如流星赶月，呼呼风生。妖王惊道：“原来你也有鞭儿？”行者笑道：“许你有便不许老孙有！”妖王看半天，怪异道：“怎么一模一样？”行者得意道：“外表一致，你的却是个赝货！是老孙用毫毛变的！”妖王悟道：“无怪舞起来轻飘飘的，不如原来的沉乎！孙悟空，你在称什么齐天大圣，却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便这般取胜，也实在算不上什么英雄！”行者恼羞，道：“好，好！老孙便还你这破鞭子，与你光明正大赌斗一场。赢了你，好叫你心服口服！”果真把七节鞭丢给藤精。

妖王大喜，接过鞭子，也把假鞭抛给行者。行者一抖身子，收了毫毛。抖搂精神，挥棒便打。两个在大厅左右腾挪，大打出手，案子也打翻了，交椅也踹烂了。一厅堂乌烟瘴气。那大圣愈战愈勇，藤精毕竟不是他的对手，战了三十个回合，便只有招架之力，节节败退。危急之际，便忆起尖角、斑皮二王在的好处了！——倘还煌在，三个对一个，还能斗不过这猴子！心说，真是机关算尽，一时猖狂，未了反害了自己！勉力应了几个回合，便听当一声，钢鞭被行者打飞了。接着臂上又挨一棒，打得骨断筋连，疼得捂着胳膊倒在地上。行者使棒逼着他道：“你还说老孙是鸡鸣狗盗之徒否？”妖王头上滚汗道：“不敢，不敢！”行者道：“泼魔，快率群妖跪下，称‘大圣爷爷’，棒下受降吧！”藤精长叹：“想我凌空子，在自修行千年，清高一世，准知今朝却要屈尊丧节！”无奈何，率众妖口颂“大圣爷爷”，朝行者磕头求饶。

行者得意扬扬：“一念你灭了大妖二妖，虽是狗咬狗，也替老孙出了气；再念你称尊后只嘴上发狠，尚未把帅父、师弟怎样，与你一条生路——你把摄来的妇女放了，便与你了账。日后好自为之，不许再伤生害人！”藤精泣道：“适才战败，只以为小命休上！感大圣不杀之恩，敢不脱胎换骨！日后只潜心修行，再不伤害无辜！”行者点头道：“这般最好！”那妖王便令小妖放了众妇女。

众女子得了性命，纷纷逃出洞府。行者见人走干净，才要退出妖洞，与师父众人会面，忽见沙僧持降妖杖闯进来，乒乒打死两个小妖，直逼藤精。妖王捂着伤臂，可怜兮兮道：“做甚，做甚，孙大圣说好饶过小的——”言未讫，已砰地挨了一杖，倒在地上。行者止道：“沙师弟！”沙僧道：“与妖怪讲甚情份！”又一杖朝妖王心窝擢去。妖王惨叫一声，口涌鲜血，挣扎支起上身：“好个沙——”气绝而死。沙僧又去追赶花蛇精及众妖，杀得一洞鬼哭狼嚎！皆打绝了，又放起火来！行者只以为沙僧是窝着一股劲，在施疯哩！也未深想，遂出了洞，会合大众。见八戒在妇女群里正忙着，一时抚慰那悲戚的，又扎进说说笑笑的姐妹堆中，与人家胡调嘴。

片时，沙僧也出洞，向师父邀功道：“一洞大小妖精皆灭了！老沙又纵了火，将他洞府变成了烧砖的窑洞！”唐僧见洞口浓烟滚滚，道：“好，好！该给悟净记一功！”龙女只在那里暗暗摇头，却也说不出甚来。八戒先时只顾与出洞的妇女纠缠，闻声悔道：“早知那样，老猪也抡耙进去杀他几个，也好记个功劳！”朝众女子发狠：“都怪你们，缠着给老猪亲热！甩都甩不开！”

龙女遂告辞回南海。临行时唐僧再三称谢。龙女当着众僧面道：“唐僧，灵山渐近，望珍重慎行！不然，难免功亏一篑！”唐僧面红耳赤。龙女又附耳道：“不得不如此说，请勿见怪！”纵五色祥云而去。

这厢行者令唐僧及众妇女站拢了、紧紧闭眼，使个“缩地法”，只听呼呼风响，起在半空。那八戒、沙僧也跟着腾云。不消一个时辰，已来到凤仙府城中。在西明寺山门前停下，天已露曙色。众女子认出是家乡，个个欢喜，纷纷朝唐僧师徒拜谢，要拉到家中供养。突见一队衙役，打马过来。为首的白脸都头勒马喝道：“好贼和尚！找了你们半宿，却在这儿！私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令众皂隶：“与我拿下！”不由分说，将唐僧师徒四众捆了，押往府衙。妇女再三说，衙役们只是不信：“清明世界，朗朗乾坤，哪有什么妖怪作祟！就是这几个和尚弄的鬼伎俩哄你们哩！”众女子相约作证家，也尾随去府衙。

四僧被解到府衙前，府尹还高睡未起。行者撺掇道：“姐妹们去击鼓呀，不然等到何时！”便有几个大胆的去击鼓。府尹被惊醒，不知出了什么事，慌三忙四起来，打着呵欠，揉着眊目糊升堂。见捕了东土和尚，又闻白脸都头禀吉，将惊堂木一拍，喝道：“大胆妖僧，拐骗妇女，该当何罪！与我取供！”便有师爷写好供状，拿下去，叫唐僧师徒画押。行者高声叫：“前夜听西明寺住持颂文沅赞大人，原以为是个清官。不想却如此昏聩！现有昨夜失踪的妇女数十，为何不问她们、是何人‘拐骗’？”府尹听了，道：“说的也是！”便传问众女子。众女子将上元之夜经过说了又说。府尹已知冤枉了唐僧师徒，面子上却抹不开，道：“众妇女先退下，容本官去后堂求求菩萨谕示，方知你们四个是好人还是恶棍！”拂袖退堂。

众衙役先挥棒棍赶走众妇女，又将唐僧师徒解到廊下候审。行者道：“完了，完了！等会儿老人家回来就说得了神谕，是咱们拐骗了妇女，却有何对证！”唐僧垂泪道：“真是才出虎穴，又入狼——”见白脸都头瞪他，忙打个呵欠掩挡过去。

行者悄言：“师父勿虑，老孙去充一回菩萨！”拔根毫毛变作原身，真神却潜入后堂，见府尹正在神龛前溜达。自言自语：“明知这几个和尚无辜，却不好改口也！就这样放了，传出去，岂不叫众人耻笑我昏庸无能！——莫如假传神谕，把他们关大牢里一年半载，再不了了之，将他们放了。几个外乡人，量他们也诉告无门！”主意已走，才欲出门，忽听佛龛里传出嗡嗡声响：“大胆狂徒，竟敢欺心！假传法旨，妄判诉讼、岂不辱我仙体圣名！就不怕遭天谴神罚！”

府尹闻听，吓得浑身筛糠，跪下朝菩萨磕头如捣蒜：“菩萨饶命，小人再不敢了，立马放那个僧人！”“菩萨”又开口道：“那几个东土和尚，皆是有道的高僧，须殷勤款待，不可怠慢！”府尹连声应诺，又磕了几十个头，额盖都出了血。见神龛半晌没动静了，才慌张爬起来，跑上堂，一迭声道：“升堂，升堂！”众衙役押上唐僧四众。府尹下座，一口一个“圣僧老爷”，亲自松绑。又请唐僧四僧上座。白脸都头上前提醒道：“老爷，这可是犯法之人！”府尹劈脸赏了他一个大耳刮子：“混帐东西，你差点害了本官！”将那白脸捆成了紫脸。又喝令左右将都头拿了，重杖三百。不到五十下，打得鬼哭狼嚎，皮开肉绽。唐僧慈悲，道：“阿弥陀佛，念他初犯，饶过吧！”府尹才叫寄打，先囚入大牢。一厢吩咐置酒后堂，与诸圣僧压惊。唐僧道：“酒不吃了，只请大人日后休要再胡捕乱判可也！”众僧见师父回绝了，也

不好再言语。

那府尹满脸惭愧，恭恭敬敬送四僧出衙门。那帮妇女还在门外等候，见四众出来，呼啦围上，抢着往家里拉，都要斋僧！八戒狂喜道：“无怪师父不吃那老昏官的酒，端的远见卓识！”道：“一家家来，老猪俱去，吃！吃！”唐僧道：“呆子胡说了。贫僧只是生他的气，不与他来往，哪曾想这么多！”话音未落，叫十几个女子拉去了。行者溜滑，跳在半空，道：“师父、师弟，你们吃去吧。老孙困了，回西明寺云水堂等你们！”八戒仰头道：“猴哥你真傻鸟！好不容易摊上女菩萨供养，你却溜了！”行者笑道：“老孙五百年前甚福都享过了，不眼馋！”又告诫：“八戒，你若吃酒乱来，当心我使大棒子抡你！”八戒连称不敢——结果还是吃醉了，天黑了还赖在人家家家里不走，缠着女施主，一口一个“娘子”叫。行者走到，灌了他半碟子老醋，弄得半醒，才将呆子扯耳朵揪了回来。

众女子说好轮流供养东土僧人。唐僧怕八戒乱酒，有损东土僧人名声，不敢再耽搁。次日大早，唐僧叫醒行者、沙僧。行者又弄醒八戒。匆匆收拾，吃了早点，辞别庙里长老，朝西门行去。见满街的灯笼已经残破。灯节过去，春风仍呼呼吹着。街上阒寂，少了红男绿女。上元盛会，只好等到明年了。出了西门，一条枯黄大道呈在眼前，路旁的杨柳有些嫩绿的意思。唐僧打马道：“徒弟，为师先行也！”嘚嘚往前颠。徒弟几个大呼小叫在后头撵。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沾圣水妖魔弄虚 沐佛光善信丧生

小西天假佛惑大众，香客争相买仙水……佛光崖善信入“极乐”，大圣灭妖说真相。众生醒悟之际、突来浓雾狂风……

话说唐僧师徒四众，离了凤仙府，马不停蹄，人不羁留，朝天竺行去。不觉春老花残，孟夏悄至。这一日正行间，眺见远处奇峰危崖，松柏荫中，露红墙黄瓦；白云生处，传梵乐钟声。八戒欢夸道：“不知是何寺院在办法会，咱们也去随缘拜佛，吃他几顿饱饭再说！”沙僧道：“只怕是孟兰盆会，先要捐些份子钱、会印钱，才叫你进庙吃面！”八戒做个鬼脸道：“要钱没有，要力气有一把：帮着洒扫庭院、侍香添油，吹号击钹。老猪全套都会！”行者道：“若说孟兰会，还早哩！眼下春末夏初，莫不是四月初八浴佛节？”唐僧掐指算算日子，道：“悟空说得八九不离十，没准便是佛诞日！咱们有缘逢此善会，也是造化！”催马趲行。

又行十几里，见路上一拨拨善男信女，挈老携幼，朝前涌去一打听，果然是浴佛节。又问此处地名，路人答：“原名‘小西天’，近年因山寺释迦牟尼时常显圣，寺主遂更名为‘真西天’。”唐僧悟道：“真西天？——此处便是贫僧要奔的西天吧？”行者道：“真的何须言明！说真未必真，近前便知！”

再行二三里，至山脚下，见停了一片肥马宝车；登山石阶上黑压压的皆是拜佛的香客。山道两厢，有寺院设的饭摊，布席于地，施舍浆饭。一些贫寒百姓，一家老小，围而食之。沙僧拴了马。唐僧道：“徒儿们，是先上山拜佛，还是吃了斋再拜？”八戒道：“饿肚子见佛，佛老大不忍，又要割肉放血布舍我等。不如吃饱了拜，也有劲多磕几个头！”沙僧道：“我意忍饥耐渴拜佛更见诚意：谓我东土僧人虔心朝圣，如饥似渴也！”行者道：“依老孙之见，悟净便空腹见佛，八戒便吃饱进庙，俺陪师父慢慢上山，饿了便吃，渴了便喝，可行可止，顺其自然！”唐僧喜道：“善！就依此言！”师徒果分头而行。

行者背了包袱，引师父拾级而上。同行的有一些富家妇女、显贵妻妾，冶容丽裳，翠冠珠珥，瞥见唐僧，见他伟岸俊俏，不禁频频看顾，指指点点，咬耳窃笑，眉目传情。唐僧好不自在，便停下来。行者道：“师父饿了？”唐僧胡乱点点头。行者便陪三藏去路边，正好有一老僧人帐中置甌，满盛乌米饭舍斋。唐僧遂取钵讨了半钵乌饭慢慢吃了。见那帮妇女走远，才重登石阶。

行了约半个时辰，看见山门洞开，门首悬花结彩。匾额上题“雷音寺”三个泥金大字。唐僧惊喜道：“悟空，原来到了雷音寺，为何不提醒为师！”行者道：“你看那‘雷’字前头有一字被红绸遮了大半。”唐僧细看，果然还有个字。行者弄神通，吹口仙气，拂开红绸，见是个“太”字。唐僧肃然起敬，“原是‘太雷音寺’，比‘大雷音寺’还多一点哩！想更是诸佛降临显圣之处！”慌得朝那匾磕头。行者笑道：“师父谬也！少一点功亏一篑，多一点画蛇添足！便不是大雷音寺。拜他做甚！”唐僧不理，道：“多磕头，少开口，才讨人喜欢！”拜了三拜，方起身随行者进寺院。

师徒两个一入山门，便闻磬鼓声声。循声去大殿，见佛殿前僧俗云集，人头攒动。寺前张幢盖，殿侧罗香瓶。廊下众僧环列。经案上置金盘，上悬销金龙凤花木紫帷。唐僧、行者近前正赶上看浴佛典仪：先是众僧击引磬、

吹螺号，大众同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尔后“引礼”前导，主法等僧酋贯上经楼去请佛太子。大众齐唱赞：“稽首皈依大觉尊，无上能仁，观见众生受苦辛，下兜率天宫，皇宫降迹……”迎拥一饰金佛子，高二尺许，立于金盘上。时钟鼓齐鸣，主法顶礼三拜，献香祝祷曰：“佛诞今辰，僧心澄率十方丛林诸弟子，虔薰宝香，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上酬慈荫。所冀法界众生，念念诸佛出现于世。”大众同唱浴佛真言：“唵——底沙底沙——僧伽——婆诃——”凡三遍，又唱赞：“菩萨下云中，降生净饭王宫……万法得正宗，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梵呗声中，那主法以长柄金勺，从一铜盆里舀出青红白黄黑诸色香汤，自佛顶次第浇下。只见五色彩汤，各不相淆，淋漓浴佛。此间居士善信，齐声讴赞，纷纷向佛太子像抛花，顷刻堆成一座花山。再混上香汤气味，整个殿堂芳芬浓馥，令人沉迷。

行者悄言：“师父，这主法和尚头罩黑气，必是个妖怪假冒的！”便要掣棒。唐僧按住道：“且忍一时！这么多人，休逞强，误伤了众人！”此时沙僧寻着师父过来，问道：“师父，五色香汤系何种香料所配，这般浓香？”唐僧毕竟经见过，道：“五色香汤中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陵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皆为名贵香料，焉能不香！”行者摇头道：“这般礼俗！佛祖向云：远声、色、香、味、触、法六尘。为何又纵容弟子善信耗费如此人财物力，弄得清静殿堂，声色充盈，庄严梵宇，靡香逼人！”

唐僧一时无语。八戒不知何时跑来了，笑道：“依老猪之见，那老佛口说清静，心里也喜热闹！不然也早改这规矩了！”沙僧道：“二哥吃饱了没有？”八戒拍着溜圆的肚子道：“差点没撑死！”正说间，却听主法开口道：“佛祖驾临，弟子恭迎！”天上祥云霭霭，果真降下如来佛！附身那金像，登时活了，在盘中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慌得僧侣善信，男男女女，一起跪下祈福的祈福；求子的求子；为官的要爵位；行商的盼发财……乱作一团。唐僧、沙僧、八戒也混在里头，心念口诵，要佛祖开恩赐经，也好早证果位！只行者不拜，远远立在人圈子外，定睛看那佛子，却祥光黑气缠绕，难说是佛是妖。好不蹊跷！那主法浴佛毕，又扯下经案上悬的紫幔，见有九条金龙，探首晃脑，口吐清波，为佛子冲灌，须臾水满金盘。

那心澄长老念念有词：“浴佛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以两指沥水，弹在几个前沿跪拜者头上。那几人皆以为是大幸，跳起来，奔走相告！心澄又道：“沐真佛香汤，广有神力！——沐之，令人祛病延生；饮之，返老还童！为表诚意，凡欲浴顶者纳一千钱，欲饮之者献五十千钱！”

此言一出，只见善男信女乱哄哄围上经案，要浴要饮。早有几个强健僧人将大众推推搡搡成一字长蛇队，逶迤至庙外七八里远。一厢收钱，一厢卖水！行者见师父带着沙僧、八戒也要往队伍里钻，忙把师父扯到一厢，道：“师父，你老糊涂了不是！混队列里干甚？”唐僧道：“我也不知于甚！看人家列队，就想跟着！”行者道：“那是卖香汤的：弹一指头一千钱；饮一小勺五千钱。你有？”唐僧道：“没钱！”却向沙僧道：“要不取出那紫金钵盂献佛，权代水资？”行者哭笑不得：“师父，你何曾见过爱财的佛祖！不知是哪个佛仙眷属，假冒如来，变个戏法，谎称佛陀临凡附体，坑骗缙绅庶民，你就真信了！”唐僧真假难辨，道：“假的礼拜错了怕么？权当没这

回事，‘礼多不伤人’！只怕是真的，却怠慢了，岂不延误大事！”行者道：“确是个假的！”八戒见队伍里有许多淑女闺秀、忍不往要出风头，高声叫：“列位善男信女，姐姐妹妹！俺猴哥早年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善识妖邪。他看出适才所降释迦佛祖是个假货、主法和尚亦是妖怪所变，来蒙骗大众财物，千万莫要上当！”

众人闻呆子言半信半疑。忽听一声响亮，那如来又现出法身来：身若东岳，目如日轮，身置亿万白毫光中，说话嗡嗡震耳：“你这泼豸野彘！敢毁本佛，该当何罪！”吓得八戒纳头便拜：“佛爷爷，你果是真的？小徒有眼不识泰山，万祈恕罪！万祈恕罪！”“如来”道：“罢了，老纳知你是个泥蛋子眼，看不出高低。我只究孙猴子罪！”八戒忙称谢了。行者冷笑道：“老魔，此间叫‘太雷音寺’，却不是‘大雷音寺’。你是何方妖魔，竟敢假冒佛祖诓人！休以为弄个大胖子模样便能唬人，老孙也能变个大的！”步罡掐诀，才要变化，那“如来”便又小到原来模样，笑道：“猴儿，老衲曾与你在天宫赌胜，岂不知你能大能小，变幻莫测！然你虽名‘悟空’，悟性却差些！不晓得灵山处处有，雷音随地现。只因差一点，不见真佛面！”唐僧听了，扑通跪倒，顶礼道：“弟子志笃心诚，朝圣拜佛！”“如来”道：“你一念真诚，我已知之——唐三藏，你可着一徒弟去山门上看匾额！”沙僧抢着跑去看。一霎跑回来，又惊又喜，叫道：“师父，那门匾上‘太’字去了一点，变成‘大’了！”

唐僧脸登时白了，叫一声：“佛祖呀——”晕过去。行者忙去掐人中，揉百会。唐僧被弄醒，长吁一口气，哭出声来：“佛祖，弟子唐三藏历经三载，千辛万苦，今日终于得睹金面！……”才要开口讨真经，却听“如来”怒道：“你认得我是佛，你那大徒儿还不认哩！”唐僧大怒：“猴头，再不拜佛，我就念一千遍‘紧箍咒’，勒出你脑浆来！”行者被逼无奈，只好屈膝跪下。却又嚷道：“此间既是大雷音寺，为何无四大菩萨、十大弟子、金刚罗汉、伽蓝比丘，只你一个在此面南称孤，好不寡气！”“如来”笑道：“你这刁猴有心要老纳出丑，却打错了算盘！今日便叫你开开眼界！”便施奇形怪状手印，念“唵啞哆利”真言。须臾，便见一天彩云滚滚，那菩萨、罗汉、金刚、伽蓝……如过江之鲫，一个个堕下来，顷刻间排满大雄宝殿。又有仙乐奏鸣，天女散花，果然不亚灵山，胜似雷刹。

那“如来”摄起祥云，跌坐于莲花宝座上，喝道：“孙猴，你还有什么话说！”八戒附耳道：“猴哥，你眼见是真的，还不五体投地，礼佛谢罪？——一路上数你出力最大，休要未了弄顶了，误了前程！俗话说：‘二十八拜都完了，还差这一哆嗦’！”行者此时也有些二虎，道：“不好说！那老佛菩萨虽形似神非，却又头顶祥光！众罗汉金刚黑瘴冲天，必是山精野怪……”便欲打杀两个，叫他现原形看看，也好服众人。却不想殿外千万善信，见佛仙降临，色相庄严，早已涌来，拜倒一大片，口颂佛号，声若海潮！那阵势叫行者一时无法下手。台上“如来”微微绽笑，道：“尔等善信，心净志诚，供奉三主，必有福禄，延荫子孙！然廊下有一愚顽之徒、心猿意马，谤老僧！此等害群之马，倘容存在，只怕会殃及大众，不得福泽，反遭祸咎！”

众人听了，纷纷起身，互道：“是哪个不信佛，反谤佛？”行者见状不好，才要悄悄离去，沙僧提醒道：“大师兄，你磨磨蹭蹭干甚，还不快走！”行者急道：“你说甚，快闭嘴！”周围人发声喊，便围上来——男的拈棍棒，女子摸石头、持银钗。僧俗男女、老老少少，口口声声要灭孙悟空这“害群

之马”。行者见大众脸呈仇恨，目露杀机，大叫道：“列位，列位！老孙对天盟誓，说的全是实情，那佛祖确是假的！”言未了，头上已当地中了一石头，再叫一声，背上又■地挨了一棍！行者悲声道：“老天神，都不信俺！”众皆道：“信你，大祸将要临头也！”那唐三藏在圈外劝：“好徒弟，你就少说一句吧！”行者高叫：“师父，老孙至死也不改口！”那三藏又求大众：“好人哩，休打我徒弟！”大众道：“不打他，大祸顷至也！”都不听他，乱棒交加，飞石如蝗；又有锥子刺、钗子戳。幸行者乃金刚之躯，不能伤害。然罪好受，气难忍，憋不住怒吼一声，腾空跳起，掣出棒来！沙僧按捺不住幸灾乐祸之心，撺掇道：“猴哥，打他这帮混帐货色！”唐僧惊叫：“悟空，不许杀生！”行者咽下这口气，道：“俺杀什么生！只向这假如来真妖怪讨个公道！”腾空飞入大殿、直取假佛爷！

“如来”一怔，腾云便走。行者紧追不舍，到那寺外山头上，那妖怪忽转身将左手化作五台山大小，劈面压来！行者慌忙躲过。妖魔又将右手化作九华山罩他。行者再闪挪了！那魔头大怒，将两只手合拢，变作须弥山！行者再避不开，顷刻被压在山下，只挣出一个头来，兀自怒目竖眉，吼叫不止。“如来”道：“孙悟空，昔时压五指山间，还能出头；今日镇双掌峰下，恐难生还也！”呵呵大笑，扬长而去！

那“如来”回去，又书了两道符篆，派“普贤菩萨”去山上张贴。唐僧央求道：“佛祖，姑念愚徒一路上降龙伏虎、除妖驱魔，也有几分功劳，就饶过他这一回吧！”妖怪道：“那厮自恃有功，才敢如此放肆。未要他的小命，已经慈悲无边了。先压五千年再说！”唐僧不敢再言。沙僧大着胆，拜禀道：“佛爷爷，那孙悟空一路上屡屡杀生破戒，今日下场，也是咎由自取！我等对佛祖却是朝参暮叩，虔诚信奉，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还盼开恩，将真经传与我师徒三个，携回东土，一来替佛祖扬名，我们也可捞个功果！”

沙僧自以为说得中肯，那老佛不好拒绝。焉知妖怪一无真经相送，二也难授果位，喝道：“孙悟空忤逆犯上，尔等就无一点干系？——那唐三藏有家教不严之过；悟能、悟净亦有纵容不劝之愆！”令“四大金刚”：“先拿下，叫他们羯磨忏悔七年再提什么取经证位之事！”唐僧闻言，长吁短叹束手就擒。沙僧只骂：“杀干刀的弼马温！”八戒嚷道：“悔过便悔过，只求按时送斋饭来！”那“四大金刚”将三僧缚了，押到东庑殿一间空房关了，令其面壁思过不提。

大众见“如来佛”发怒降了孙行者、囚了唐僧师徒三个，齐拜颂曰：“佛祖法力无边，降魔镇邪。弟子亲眼目睹，愈增信心！盼开恩超度我等离凡尘俗世，入极乐世界！”“如来”开口道：“欲入极乐，须厚积福业，广结善缘，方可搭乘我慈搓，到达彼岸！”善信中便有人奋臂高呼：“弟子愿变卖家产、倾尽私囊供奉三宝！”“佛祖”赞曰：“善哉！我三日后超度你！”

大众钦羨之余，纷纷效仿：有的当场施金蛰银，舍钏献钗；有的急回家取钱粮财帛。一时佛寺内外，钱币叮当；神殿上下，绫罗耀眼。“佛祖”大喜，令心澄传话大众：将从中择出五百名诚心布施、功德圆满者，三日后去金光崖浴佛光成正果，度化入极乐世界。消息不腔而走，人人踊跃，个个争先，方圆数百里，官吏士绅、渔樵农夫、工匠商贾、引车卖浆者流，竞相攀比，蜂拥而来，贡礼献“佛”。只见车载马负，成为银铢，肩担背荷，皆为私房。更有贫寒者，典当房屋、卖儿鬻女，换钱捐给寺院。三天三夜间，通寺庙路上络绎不绝全是送香火钱的善男信女，庙中大小和尚忙得一塌糊涂。

金钱财物装满了藏经楼、讲法堂、观音殿、伽蓝殿、天王殿、东西庑殿；嫌唐僧三个占用房子，押到后花园贝叶树下缚着悔过，风吹日晒，也无浆食，好不凄凉！

却道孙悟空压在双掌山下，大呼小叫，无人答理，躁火攻心，晕厥而去。悠悠过了七八个时辰，才又苏醒。无奈何，念“唵”字真言，拘土地、山神。良久，才见两个毛神战战兢兢潜行过来：“大圣，唤我等有何吩咐？”行音因身子整个压在山石下，抡不了棒，逞不了威，只口上还硬：“大胆毛神，看老孙一时虎落平阳，也有意怠慢！当心老孙脱灾出去，一棒打断你等脊梁！”两神道：“大圣有甚活便说，小神不敢久滞。恐有人报与佛爷爷，小神就倒霉了！”行者嚷道：“甚佛爷爷，老妖而已！伯他做甚！”两神道：“我的爷，你轻些声——说他是妖魔，委实来自灵山，又与佛祖沾亲带故，出身不凡，且有大法力，谁不惧他！此地人未见过真佛面，不拜他拜谁！”行者道：“既如此，只烦两位去天界告紫微大帝一声，说俺遭了大难，不能自救，祈盼助俺一助！”两神面面相觑，摇头道：“大圣嘱托，理应遵行。只怕那厮神通广大，我们未至天庭，他先知晓了，飞身去将俺哥俩半道上截了去，刀砍斧剁不说，反误了大圣大事！”说着，连道：“得罪！”往后倒退。大圣喊不住，两个一溜烟逃之夭夭。

大圣无奈，感叹唏嘘一番，又昏昏睡去。不觉到了第三日夜晚，新月初升。行者以耳俯地，听见远处车水马龙喧闹之声、扣筐倾囊金银哗哗声、香烛油灯燃烧哔剥声……忽闻人道：“明日卯时聚金光崖，佛爷爷要纳五百善信入极乐世界，证阿罗汉果位，其余善信，各有福祉！”行者长叹：“倘财帛能买佛仙果位，我辈何必含辛茹苦，奔波几载取经！只怕是骗了你的钱财，怕你上告，还要再毁你的性命！”遂恨妖魔贪婪狠毒、众生愚昧无知。恨不得立马脱出螺泄，去灭妖救人……再念咒语拘那土地、山神，两个死不露面。只见月明星稀，一群鸟雀暗哑飞起，绕着山间树木转悠，无枝可栖。行者垂泪道：“可怜，可怜！诚如老孙无倚无靠也！”

眼看启明星闪烁，寒露缀草，东方微明，骤见一团祥云自东遽然飘来。行者细觑，竟是紫微大帝，喜上眉梢，直叫：“陛下救俺！”大帝降落云头，道：“朕昨夜巡查周天，见西方黑气蒙辰。掐指一算，知大圣逢厄，故夤夜来救！”大圣道：“手脚不便，没法为礼，盼上山将那鬼画符揭了，俺好脱身！”大帝遂腾空上山，见石上一东一西贴了两道朱符，一为“唵阿弥爹哇舍”，一为“嘛呢咪哇舍”。大帝上前，却揭不起，怒曰：“我不能镇你邪道否！”念个“驱魔”神咒，挥剑砍去，连石带符，斑斑驳驳，砍成碎片！下头行者便觉压在身上的巨石能微微晃动。大帝又下山来帮大圣掀着山石。行者好容易爬出洞穴，弄得遍体鳞伤，血流不止。大帝口中吐出一颗九药，令行者服下，伤口立愈。行者拜谢大帝救命之恩。大帝道：“勿谢！日后若有用着大圣帮衬处，请勿推辞才好！”行者道：“岂敢，只要大帝吩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大帝点头。行者想起昨夜听人言语，又道：“俺去降魔救人也！”紫微星君道：“那厮神通高超过你，却要当心！”行者道：“理会，理会！”急纵云去寻山中金光崖。

此时三足金乌已跃出东山，金光崖上聚集数千人。心澄披紫色袈裟，立在巨石上，据册簿唱名列序，排出五百人。崖上幢幡猎猎，法号阵阵，僧俗端肃；崖下白云翻卷，围簇似棉，遮住下界。墩辉洒下，云层顷刻间变得五彩斑斓，扑朔迷离，恍若仙境。突有几只红鸟掠过，啁啾叫着：“佛现了，

佛现了！……”便见一个巨大佛影，投在崖下白云上，外廓闪光，上罩金环。良久消去。心澄高叫：“佛界光临矣！”便唤那当地豪富、首选的善信去崖边，顿时云海上映出那人光影，竟也有金环笼罩！忽又闻云间梵乐悠扬，又有檀香阵阵，扑而拂来。心澄道：“施主大喜！你已置身佛界，还不脱凡尘苦海，入长乐仙境！”那富商得意扬扬，“我得道成仙也！”纵身跳入缥缈云海，霎时不见。心澄高声道：“此人已证阿罗汉果！”旋即又有一对夫妇来到崖畔，双双现出佛光圆晕。小两口欢呼雀跃，一前一后投身云间……

行者寻至金光崖，已有十余人浴佛光跳崖。行者诧异道：

“却也奇异，如何便有佛光，莫非真能得道成仙？”摇身变作一个中年居士，手持香花，挨挨靠靠，抢在前边。唱名和尚道：“你姓甚名谁，快快报来，不可冒名顶替！”行者不理他，只望崖下云海。果然也映出佛光金晕，恍然悟道：“不过虚相耳！”心澄见行者呆呆痴痴立在崖边贪看佛光，人群中未入选的善信便也学他，往前拥，想混水摸鱼成佛去，忙喝令僧值阻拦，自己亲上前去捉行者。行者佯作不知，等他走近，一转身揪住心澄法衣袖子，道一声：“咱们一道儿成仙去也！”那心澄不提防，被行者扯着，一齐跌下崖去！只听耳边呼呼风响，霎时穿过云层。又见山石嶙峋、树梢如剑，哪有什么仙境佛国！那心澄死活挣脱了行者，现出原形，却是一只枭鸟，振翅飞起。见行者踩起云霞，便去啄他！行者不防，躲过尖喙，破它用翅膀拍了一下，如风中落叶，坠到崖下。急收缩身子，打了几个滚儿，跌到草窝里，便没伤着筋骨，只肩膀有些疼。

行者爬起身拨草一看，吃了一惊，前头不远处，那十几个善男信女已摔成肉饼儿！两帮小妖，一帮在潺潺溪水旁操弦弄乐，燃焚香木；一帮在平整青石上持刀剔骨，分割尸首——头颅放一处；胸脯肉、大腿肉放一处；心肝肺腰子大小肠下水放一处；手掌脚丫子改一处。小妖们育操刀的，还有担水的、洗涤的、撒盐的、装筐的，杂而不乱，有条不紊。一小头目道：“大佛爷最爱吃眼珠、舌头、耳朵；普贤爷爷爱吃肝花、大肠、手掌、脚丫儿！”另一小妖道：“也真是，吃这些行子，多少才能饱！还是大块吃肉，又香又解馋！”小头目鄙夷道：“你懂什么！这些爷爷吃肉吃腻了，才改胃口吃这些稀罕物件！”行者暗骂道：“好呵，开起屠宰场来了！老孙叫你吃人！”掣出棒来，上前去，一下一个，都打扁了。忽又闻风响，原是那枭鸟怪又扑来。行者不慌不忙，掐着诀，念动真言，变作一只苍鹰，翅展起来有十几丈，朝那果鸟迎去，枭鸟怪敌不过，转身就逃。行者紧追不舍，一下将鸟怪左眼啄出。那怪痛得在空中连翻几个筋斗，撞到山崖上，头破血流，翅膀折断，奄奄一息。

行者复了本相，挥棒打杀了枭鸟怪。见半空又扑通通跳下几个人来，坠入深深谷底。慌得纵云上去，却变成心澄模样，在崖头上立了脚。见大众已没了秩序，竞相挤过来照佛光跳山崖。行者大喝一声：“俺才自佛国来，佛爷爷有旨，今日人满，不再接纳！你等三日后再来！不遵法旨者，永不超度！”众人听了，大失所望。有埋怨自己时乖命蹇的，寻路回家；但那倾其家私、卖子典屋、弄得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死活不走，一声声哭嚎，一下下叩头，直求行青再去佛祖面前说个人情，多接容几人去佛国仙界！

行者被缠无奈，一抹脸现了原形。僧俗大众俱吃惊道：“原是那不信佛的和尚，嫉妒我等超凡入圣，假扮长老哄我下山！”又要摸石头打行者，行者喝道：“且等片刻，让你们开开眼界！”念动真言，朝崖下吹口仙气，弄

旋风卷去白云，现出幽谷深渊。众人趴在崖上俯看，哪有什么仙境佛地，却隐隐见有囫囵半个的尸体，引得秃鹫饿鹰在那儿争食。行者道：“明明是一伙妖魔，先骗你们钱物，又要食你们皮肉！却执迷不悟，反来责怪老孙！——谁愿成仙，就跳下去吧，老孙再也不管！”

众人恍然大悟，或怒或号，便揪住那庙里的和尚往山下扔。原些些小妖变的，便现了原形，满山遍野逃命。行者打杀了几个，大多走了。善信们气出不了，便相约寻那老魔算账去。行者怕他们吃亏，再三劝也劝不住。大众正要下山，忽然狂风大作，云起雾浮，顿时将崖头变得白茫茫一片，对面看不清人脸。众人害怕，惊叫不已。风愈来愈猛，人立不住脚，纷纷抱石揽树。风忒大，刮得树折石滚，人便坠下山崖。行者也被吹得东倒西歪，忙纵身跳在空中，听那金光崖白雾中惨叫声声。霎时风止雾散，那金光崖上一个人影不见！行者不由地垂下两行泪，叫道：“惨，惨！皆葬身谷底也！”怒气冲冲，便去寻那妖魔算账！

却说那金光崖上逃脱的小妖，回去与老魔报信，老魔吃惊：“这猴头，何时走脱的，坏我好事！”叫人将唐三藏、八戒、沙僧三个押来大殿。这三个不知底细，以为“佛祖”开恩，不究其过哩！忙叩拜了，又讨真经、要功果。那假如来与假菩萨只挤眉弄眼哂笑不已。正巧行者一步跨进殿来，大喝道：“师父，你还拜他！今日金光崖数十善信为‘佛光’所惑，舍身跳崖，摔成肉拼，却被小妖分割，备妖王享用。是俺打死心澄与小妖，劝住众人。大众欲来寻老魔算账，又被他弄神通，使大雾困住了，一阵飓风刮下山崖，可怜数千性命丧于一旦！师父不信，可去那崖下亲自看视！”唐僧几个听了，皆大吃一惊。唐僧悲道：“贫僧原以为见了真佛，不想又入邪道。真是苦命！”

妖王大笑，接道：“唐三藏，你在为高僧，殊不知人自坐胎起，就与苦结下难解之缘！连你那脸儿也是一个苦字——眉为草头，目鼻划十，嘴为方口。苦自何来？经曰十二因缘，我云一身有漏：那欲投身佛国仙境者，须先抛了那肉体凡胎，方可入极乐世界。正是‘舍得孩子打得狼’！偈曰：‘臭皮囊，丢无妨，清虚魂魄入西方！’”行者冷笑道：“如此说来，吃人肉还吃得有理？”一跳跳过去就解八戒绳索。唐僧急叫：“你这猴儿，怎么改规矩了，不先救为师？”行者道：“俺要呆了帮忙，好打这丧尽天良的老魔！”妖王呵呵大笑：“休道猪八戒一个帮你，便是你师徒四个绑在一起打我，也不是对手！”

行者知他不是牛皮，愤愤道：“俺灭不了你，天自灭你！多行不义必自毙！”唐僧道：“悟空，打不过便说些软话吧！”遂告求：“大王，休怪小徒说话冲，盼放过贫僧师徒，容我们再去赶路吧！”妖王道：“赶路，去何处？”唐僧道：“大王忘了，贫僧去西天灵山拜佛取经！”妖王道：“去甚西方！我虽不是佛陀，却是他舅舅——无法无天菩萨！”唐僧暗道：“阿弥陀佛，果然‘无法无天’！”妖王道：“实不瞒你，这几日俺得了不少银钱，已着小的们四处购买名贵木石，征集能工巧匠，不日开工，要将这宝殿按大雷音寺规制翻建，限三月建成！届时我再将此山改名为‘灵鹫山’。我也做一回世尊，掌掌三千大千世界，风光风光！”八戒咂嘴道：“虽好，可惜不是真的！”妖王道：“你懂什么，经云：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萨道场。此处怎的不行？”唐僧道：“庙宇好建，只是无经也！”妖王道：“经是什么行子，木雕纸刊之物！我也收他几个聪慧的弟子，将我言语笔录编纂成辑，便也是经！”

唐僧摇头道：“只恐不是真经！那佛太子舍富贵，离皇宫，六年苦修不成，去尼连禅河沐浴，尔后受牧女糜粥供养，端坐菩提树下，冥思七天七夜……”妖王道：“说甚！我不比你清楚！你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实则那佛陀吃的不是糜粥，而是牧女的乳汁——当时那厮身体羸弱，洗浴后昏昏沉沉爬不上岸来。我那妹子，在河畔牧羊，将他拖上岸，见他奄奄一息，忙去熬粥。一时何处寻米？只有采些野果，熬得清汤寡水，不滋养人，也是情势所迫，往罐里挤些乳汁，去喂他。佛陀食毕，大为感动，以食乳汁故，尊我妹为母。我便成了佛陀他老舅也！”行音疑道：“果有此事？”妖王指天发誓：“我若有一个谎字，天打五雷轰！”唐僧道：“大王既是如来至亲，还分什么彼此，争什么天下！”妖王煞有介事道：“那厮得道后，起初待我还好，后来时常约束我，初为三戒、五戒，后为八戒、十戒、二十八戒，四十八戒……我恼了，遂离了天竺，飘泊无定，去一处乐一处。那如来建了精舍，配了天妃仙娥，请我回去，我都未理睬！他也束手无策！”

八戒道：“大王果有主见！在外浪荡，酒色财气，恣意享用，无拘无束！若回去，外有佛陀管束，内有娘们唠叨。遭老鼻子罪了！”妖王欢喜：“兄弟，原来你也喜欢在外头混！”八戒道：“做妖怪行，做和尚不行！”妖王道：“何不与我合伙来做妖怪！我这妖怪与众不同——说是妖怪，有‘菩萨’名份；说是菩萨，又不守戒律！我这手下人也来历不凡——譬如‘普贤’，便是真普贤的白象……我知你原是瑶他的天蓬元帅，也算有根器的。过三月，大雷音寺建成，我为佛王，便封你做个巨口如洞菩萨如何？”沙僧道：“果然巨口如洞，还大腹便便哩！”八戒道：“封不封号闲扯淡，只要吃得好，玩得好便可！”唐僧喝道：“八戒！”八戒嘟哝道：“不过凑趣来着，还当真！”

妖王笑道：“唐和尚，你怕我将你徒弟一个个收买了，只落下个孤家寡人？”唐僧战战兢兢不敢答。行者嚷道：“饶半天舌了，此处无经，还不放俺师徒行路！”妖王一瞪眼：“经，经，经你个鸟！便不放你走，又如何！”假普贤道：“大王，依卑职见，大王既有心称‘世尊’，主刹便不可无经！不如弄些真经来，大王闲时愿看便看，不看摆在那儿也装装门面！”老魔听了，连道：“好，好！只不知如何去弄真经？”假普贤道：“这有何难，就着孙悟空去取。久闻他筋斗云快疾。此处离灵山直行不过五七千里，半个时辰便回来了！”行者道：“人皆道唐僧取经，未听说孙悟空取经的！不去，不去！”“普贤”又道：“叫孙猴陪唐僧去！”妖王道：“不妥，不妥！他师徒取了经，不打原路返，早趑回大唐吃团圆酒去了，咱们还在这儿傻乎乎地干等着哩！另议良策！”“普贤”思忖片时，微微一笑，道出一条计来。要知是何计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惧佛着神圣推委 诓妖魔孙猴造经

为得真经，妖王欲佛门行贿。行者惊梦，打灭假唐僧、沙僧……大圣四下里求救援，碰罢钉子吃闭门羹。为保师命诓魔头，行者林下造假经……

却说“普贤”微笑道：“假作真，无变有！”妖王喜道：“这主意妙！”遂从假罗汉中挑出四个善见风使舵的、眼皮活络的，照着唐僧、行者、八戒、沙僧模样变化了。老魔又令三藏师徒教四个小妖言语举止。行者嚷着不教。唐僧跌坐地上，蹬着腿儿，放悲声道：“我若教得不好，大王不饶我；我若教得好，佛祖又要究过！贫僧真是进退两难！”八戒、沙僧也相继跌坐在地，这般念叨“普贤”，在老魔耳边喃喃几句，老魔即吩咐：“支起油锅，谁不听指使便油烹了他！”小妖立马架来炉子铁釜，倒了半锅酥油，燃起干柴，烧得油咕嘟咕嘟开！唐僧心惊，朝西拜了三拜，念叨道：“佛祖呀，弟子有心坚贞，又惧油炸火燎，权且屈从，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万乞鉴谅！”方教那假唐僧：“贫僧俗名陈玄奘，法号唐三藏，大唐人氏，年庚三十有二。奉旨西行，拜佛求经，以传播东土……”

那小妖果然伶俐，说了几遍，通记熟了。又学唐僧举止，端的惟妙惟肖。不消两个时辰，连唐僧也糊涂了，自问：“我与他，孰真孰假？”沙僧也悉心教授扮自己的小妖。八戒招呼假八戒，“师父饿了！速取斋饭来，先教你如何吃斋！”独行者梗着脖子死活不教：“老孙好久未洗浴了，浑身刺挠，情愿下油锅洗浴！”众小妖把他剥光，说一声：“炸得黄来的，好下酒！”抛到油锅里。行者嘻嘻哈哈，在锅中上下翻腾，左右蹦达，玩耍一阵，便开始搓灰。偏他会搓、搓得细细长长像粉丝一般，垂到酥油里。妖王见了、急吩咐：“快捞上来！再迟迟一锅油叫他糟蹋了。澄一澄还能留着下回炸锅巴吃哩！”行者道：“不劳诸位大骂，别油了手！”自个儿跳上来，讨浴巾拭干身子，穿衣裳。那扮行者的小妖悲道：“大王，他不教我，咋办？”

妖王与“普贤”咬了一阵耳朵，道：“他不肯教，便叫他去！都是假的，易露破绽。掺个真的，好出头露面，糊弄如来那厮！”朝行者，“你带他们去取经。取来了，也封你个‘菩萨’；取不来，便杀你师父、师弟下酒！”行者道：“叫老孙诓谁，都不含糊；惟如来老佛，老孙却悚他一头！”妖王道：“莫怕，莫怕！我叫他们多贡些礼，上卜下卜都打点了，保你驮真经回来！”行行想若硬顶着不干，只怕惹恼了老魔，毁了师父性命。只有应承道：“既如此，老孙也想看看假唐僧能否取来真经！”假如来、假普贤皆道：“只要你这厮不泄天机，此事准成！”

行者道：“俺便去试试，却不许伤害俺师父、师弟！”众妖道：“去吧，去吧！休罗嗦！”行者无奈，只好揣上文牒，随假唐僧、假八戒、假沙僧下山。谁知那白马欺主人不是真的，才上去，便把假唐僧掀翻了，摔得鼻青脸肿。那妖恼怒，一骨碌爬起来，要打死白马，叫行者护住了：“你打死它，如来不疑？你又如何驮经来？”小妖悻悻住了手，不敢再骑，只令假沙僧牵着走。

走了半日，三小妖腰酸腿疼，脚底板打泡。合议道：“咱们又不是真的，走甚山路，何不驾狂风去灵山！”行者道：“不妥，不妥！”

驾风去的与走路去的不一样，明白人一眼便看穿了！”众妖问：“怎么不一样？”行者道：“驾风去的，轻轻飘飘，神态怡然；行路去的，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小妖问：“去西天还有多远？”行者掐指算了算：“极近

了，不过八九千里路。”小妖抽冷气道：“爷爷，说得轻巧！一天跑八九十里，还须百日哩！”行者道：“想行得快，倒有个法子，俺骑着马，你们后头撵，可日行千里也！”众妖信以为真，也不细想，便道：“好，好！”

行者便跨上白马，打马奔驰起来。小妖初以为能借白马神气儿，跑起来才知行不通，兼之人人背着财礼包袱，直跑得心慌气短，大汗淋漓，两条腿木棍似的。抬头看行者还流星般在前头飞驶，急叫：“等等，猴子！”行者大怒，勒住马，掣出棒来要打。众妖喝道：“你打死我们，不怕大王降罪！”行者道：“俺只说你们贪财，要卷钱财跑，故此打杀，回去复命。大王哪有工夫深究！再派几个小妖变化了顶替你们便是！”三小妖见唬不了行者，只好央求“开恩”。行者道：“从即时起要称‘爷爷’，马前鞍后伺候。不得怠慢！”三妖诺诺，暗地里叫苦不迭。

便行了一日。次日眼见的小妖拄了棍子，崴了脚脖，步履蹒跚，疲惫不堪。行者寻思：“不如打死这三个假货，回去救师父！”转念又怕妖王恼怒，真的杀了三藏，故此踌躇。逢午时在山休打尖，吃些自带的粮粮、炊饼。行者倒在草地上打盹，小妖围住他哀求：“大圣爷爷，不消百日，小的们现已‘风尘仆仆，蓬头垢面’了，驾风去吧！”行者看三个确实狼狈不堪，便应道：“爷爷也懒得陪你们耗费时光了，就依此言！”小妖欢喜，随大圣驾起狂风，不消半日已望见灵山。山门外降落，行者领小妖进门，那守门金刚见了他们几个，道：“莫非是东土取经僧到了？”行者胡乱应着。那金刚正要用照妖镜鉴证来者真伪，只见假唐僧、假沙僧朝两个金刚手里塞了些什么，两金刚便恭恭敬敬，打开中门、请他们进去。

行者吃惊。入门来，抬头看见山上大雄宝殿金顶耀目，幢幡展扬，心中道：“世人皆知俺护唐僧来灵山取经，如今却陪假货来了。如来眼毒，焉能识不破！岂不是自找难看！此时不溜，更待何时！”便佯道肚子疼，要出恭，不等众妖答应，一溜烟跑往东院寻茅厕去了。避了身却变成一只小蜜蜂儿，要看三妖如何作难。谁知那假唐僧全然不惧，带假沙僧、假八戒，气昂昂朝大雄宝殿进发。先有十六罗汉出殿，横眉竖眼，拦住众妖盘诘。三妖一厢假言相答，一厢解开包袱，打点众罗汉。众罗汉顿时眉开眼笑，罗列两班，控背弓腰，请三妖登堂。行者愈是惊愕。心想不打紧，好歹诸佛菩萨，不受贿赂，取不走真经。便见那假唐僧、假八戒、假沙僧进了大殿，先拜如来，又拜菩萨。拜毕献给如来一枚大摩尼室珠、众菩萨各一枚蓝田玉如意。其余众神，也有馈赠。

如来大喜，便着迦叶、阿难二尊者领假唐僧师徒去藏经楼传经。行者忍不住现了原身，跳上大殿，叫道：“如来，想不到你也贪财，枉为世尊耳！”如来道：“也是取经僧一片心意，拂之不近人情也！”行者道：“你也看看这取经僧是真是假，便传他经？”如来道：“这珠子是真的，人还能假了！”行者喝一声：“老孙先打死一个，叫他现原形看看，便知底端！”掣出棒来，要打假唐僧。谁知那一殿菩萨、罗汉……皆道：“如来说是真的，你偏说是假的，岂不是有意件逆佛旨。打这乱臣贼子！”各执兵器，上前乒乓便打行者。

那如来只在香烟雾中微笑。行者拔腿欲逃，却怎么也动不了，眼看刀剑齐下，急得大叫一声！便听小妖叫：“大圣醒醒！”一骨碌坐起，原是南柯一梦！

小妖问：“大圣适才做甚梦了，说些胡话？”行者不答，觉出背上冷汗

涔涔，起身去溪边，洗了一把脸，凉风一吹，打个喷嚏，豁然醒悟：“这灵山去不得！”蜚回来，小妖围上道：“大圣爷爷，不消百日，小的们现已‘风尘仆仆，蓬头垢面’了，驾风去吧？”行者虚应着：“爷爷也懒得走了，看你们可怜，就依此言！”三小妖欢喜，背上财物包袱，正欲驾凤，却叫行者念动真言，说了声：“定，定，定！”将三个小妖定在山林里。小妖惊骇，只问缘故，行者冷笑道：“适间俺已同你们去了灵山，可恨你等，把那佛门清静地，变作市井交易场！”小妖问：“蜚礼可管用？”行者恨道：“管用，管用，一路‘夺关斩将’，所向披靡！”小妖欢喜道：“那不正好！取来经，你便成了‘菩萨’，也保了令师性命！”行者道：“如此老孙成了何人！”一棒一个，皆打杀了。嘻嘻一笑，念咒拘那土地。白马问：“你拘那毛神做甚？”行者道：“俺欲去天庭请紫微大帝相助，却愁你无处安置。故拘他来看顾你。”白马道：“大圣自去。俺也变化了潜回太雷音寺，看妖王害没害师父。”行者道：“那魔头灵性大着哩！你回去只在寺外山间寻个隐蔽处藏好，休要打草惊蛇。等请救兵来！”白马应了，长啸一声，腾空而去。

那行者也急纵筋斗云，至南天门，怕与天王、天丁照面，说是来求救的，遂隐形进去，径投紫微宫。那守门的仙吏却道大帝巡查周天未归。行者好生烦恼，不想白走一趟，无奈何，便去灵霄宝殿。有护殿四圣大元帅拦住：“大圣来此，有何见谕？”大圣言明了，那王魔便去通报。须臾，圣旨传进。大圣上殿，唱个喏道：“老官儿，久未打扰！近日在小西天太雷音寺遇上个魔头，号无法无天菩萨，神通广大。他假称佛祖，图财害命，无恶不作。俺师父师弟叫他扣了，叫小妖变做师父等人，携了重礼，逼老孙领着他们去西天取真经。老孙怕坏了佛门风气，半途将小妖打杀。来此间本来想请紫微大帝相助，大帝却不在家。无奈何来扰陛下，盼发兵相助！”

玉帝皱皱眉，本不想管孙猴之事，又怕惹恼怒了他，大闹灵霄殿，只得问：“哪位爱卿愿助孙大圣去降魔灭妖？”时有托塔天王出班：“老臣愿往！”行者道：“人还少些。请玉帝拿出当年围困花果山的阵势！”玉帝无奈，只好再点起五斗星君、二十八宿，率五万天兵前去助战。大圣谢了，才要随众天神下殿，忽见太上老君飘然而至。大圣装作揉眼，不看老君。老君却在他面前停下，笑道：“大圣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是来请救兵的？”大圣敷衍道：“正是。老官儿无事，也去助老孙一助？”老君道：“老夫有些诧异，是何妖魔，大圣战不过，却要恁多天神相助？”行者道：“俺已禀明玉帝，那厮自称无法无天菩萨……”老君“哦”一声道：“莫不是江湖上传言如来老舅的那个？”行者道：“他也自诩是，老孙不信他！”老君道：“这事不好说！依老夫之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玉帝吃惊道：“他若真是如来的老舅，岂能得罪！猴头，寡人差点儿叫你害了！”令天王及众星君回班，不发兵了。行者急道：“陛下金口玉言，才说了便改，不叫人戳脊梁骨？”玉帝赔笑道：“非是寡人食言，实在是惹不起！”众仙官也劝：“大圣，玉帝有难言之隐，不如去求诸佛菩萨来灭那厮！”大圣道：“休说了，你们是怕得罪了如来，日后再来个孙大圣、李大圣闹天宫，没人帮你们珍妖安天！”说得玉帝脸上一块白、一块红，“这猴子，说话一点儿碴不留！无怪姥娘不喜、舅舅不爱！”

行者冷笑一声，转身便去。依旧潜出南天门。无计可施，又投南海普陀洛伽山。来到紫竹院外，只见大门紧闭。砰砰叩了几下，门吱呀一声开了，闪出龙女。见是孙猴，笑问：“大圣，取经事如何？唐和尚安然否？”行者道：

“‘安然’？将成妖魔俎上肉了！”将前事备叙。龙女也有些着急，道：“大圣稍候，我去禀告师父！——师父尤事，正在后庭赏花，想必会去助大圣降妖！”大圣不敢擅入，只好在门首等着，无聊了便看楹联，上写着“潮汐撼危崖，澎湃涛声，即是菩萨示现；海天开净土，庄严世界，居然正法如来”。看着，忽笑道：“这‘如来’不是那如来，不知有妖怪舅舅没有？”忽见龙女折回，一脸难为情，欲言又止。大圣便知不妙。龙女吞吞吐吐道：“师父说他这几日身子不爽，需要静养，不能出门。叫你去峨眉山求普贤菩萨。”说罢，轻轻将门掩上了。行者难辨真假，在已关闭的门户前怔了片时，无计可施，只好离海岛去峨眉山。

行者不辞辛苦，扯起筋斗云，朝南而去。忽见一座大山苍翠摩云，寺庙星布，原来到了峨眉山。行者收了祥云，择路朝山上行。忽见一寺，题额为“仙峰禅院”。进门见一群罗汉在空场习武。有认得大圣的，停下棒见礼。行者便问普贤菩萨行止。罗汉道：“在山顶华藏寺现身说法。”行者问明道路，抽身出禅院，沿石蹬蜿蜒而行。一路上见松柏参天，奇峰流泉，甚是清幽。忽行一石桥上，见涧下流水湍急，浪花四激，声若琴瑟；两岸藤萝斜挂，丛树野花，菁深葳蕤。崖上一阁，育石桌、石凳，十分清爽。行者小憩，睹美景闻清音，思起花果山胜景、旧时岁月，不知儿孙们安居否，山水依旧否？不觉黯然神伤。停了片时，跳出亭阁，登上山顶，便闻华藏寺里法鼓声声、梵呗沉沉，想是说法未毕。肚里也饥，便在山门外林子里胡乱寻些野果充饥，又掬几口山泉饮了。见无数香客纷纷出山门而去，才进寺院。

那普贤菩萨讲法讲得口渴，下了狮子座，正在大银杏树下玉石莲花桌上品紫茸香茗，瞧见行者，笑道：“原是孙大圣，哪阵风刮来了？”行者没好气道：“这菩萨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普贤对弟子说：“这厮没大没小，见谁都闹！”行者道：“俺却在小西天太雷音寺也看见一个‘普贤’菩萨！老孙肉眼凡胎，不辨真伪，特来讨教！”普贤道：“猴子说话休绕弯子！”行者道：“菩萨坐骑可在？”普贤道：“被贼偷去数日了，四处寻也未寻到！”行者道：“它却在小西天变作你老模样，为老魔出谋划策呢！”遂叙说一番。普贤起身，浓眉竖起，令：“取我家伙来！”弟子即取来，原是一枚金如意。行者喜悦：“还是菩萨好说话！老孙引路，咱这就走？”普贤道：“走，往哪厢？”行者道：“兵器都操上了，还不助老孙灭妖去？”普贤道：“甚兵器？那是老僧挠痒的！灭甚妖，如来的老舅，岂是好惹的？”行者叫道：“哄别人倒罢了，你也以为他真是如来老舅？”普贤道：“这事不好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行者冷笑：“人道‘释道一家’，果然不错！一字不差也！”普贤道：“大圣，天近午时，先陪我吃斋去——有上好的素筵哩！”大圣道：“老孙不饿！”普贤道：“老衲却要去圣积寺进午斋了。”走了几步，转首道：“大圣不如去五台山求大智文殊菩萨！他智慧超群，定可为大圣出些主意。”行者恼道：“老孙腿都跑折了，哪儿也不去了！”菩萨笑道：“大圣息怒，既然多日辛苦，便在荒山多住几日，日间去峨眉河洗洗尘垢，夜里去万佛顶观观‘佛灯’，委实不错！”言毕，飘然而去。

行者咄一声“老滑头”！起在空中。想去五台山，只怕又是徒劳一场，心一横，腾云回小西天，在寺外山林里寻着白马。白马见大圣一个而归，已知底端，也不多问，陪行者叹息。行者道：“莫悲叹，夜里老孙进去，设法偷出师父、师弟，再行路便是！”白马道：“大圣，那魔头精明细心，夜里必着人巡查不怠，想偷出三个大活人，难乎其难。依贫道之见，不如另作良

图！”行者正愁闷，闻言绽笑：“你这厮也自称‘贫道’，跟着和尚称‘贫僧’罢了！有何好计，说来听听！”白马道：“师兄善以假乱真，不妨故伎重演！”

两个你言我语，商议一番。行者即去山下五十里外城中，寻着四宝斋，变几个瞌睡虫儿，一个伙计送一个，须臾，都倒地睡去。行者大摇大摆入店来，见那柜上货色十分齐全：纸有凝霜纸、桑皮纸、水纹纸、硬黄纸、剡藤纸；砚有陶泓砚、箕石砚、澄泥荷鱼砚；墨有云梦墨、松烟墨……依样取了些，扯店里的门帘包了。却不要笔，驾云回到山林间。泼清泉磨墨，展开纸，又去林中捉些山蜘蛛，蘸上墨，放在纸笺上。蜘蛛老实？乱爬一气，留下“天书”。通让蜘蛛爬叉毕了，便将金箍棒变作裁纸刀，截作经卷大小，使硬黄纸作面，以麻绩装订起来。忙不过来，便拔毫毛变了几十个小猴搭把手干活儿。

行者及众猴忙乎半日，西山半衔红日时，做成几百册经卷。

使包袱包了，驮在马背上。行者收了众猴，只留三个变作小妖，向寺庙进发。晚钟噌吰中进得山门。小妖急报与妖王：“孙悟空返回也！”老魔正吃酒，闻言推了酒献，带假普贤殿上坐了。那三个“小妖”先登堂拜禀：“大王，那孙悟空果然是志诚君子，领我们谒灵山拜真佛。虽花了些钱财，却取回真经！”妖王大喜，吩咐：“速取真经与我看看！另传孙悟空进殿问话！”三“小妖”忙回转身从马背上取下大包袱，共行者入殿。行者抬头见唐僧、八戒、沙僧三个还吊在梁上，叫道：“老孙取经来了，还不快放下俺师父、师弟！”妖王道：“说的是！”便要传令。“普贤”道：“先瞧瞧经是真是假再说！”“小妖”打开包袱，呈出几卷给妖王看。妖王开卷，瞠目不识：“孙猴，这是甚经？”行者缓缓道：“大王，佛祖传经时说了四句偈。老孙愚钝，只记得其中两句，曰：‘真经不轻传，愚顽安可识？’又诠释道：‘此经是给那些禀性聪颖、有灵根慧心的人咏诵的。一旦参悟，可成贤入圣。那没悟性的半瓶子醋、榆木疙瘩、窝生、半吊子则难识难读，如睹天书！’”

妖王沉吟片刻，嘻嘻笑道：“果是真经！端的字字珠玑，琳琅满目！”“普贤”亦道：“好经卷，好经卷！满篇锦绣，锦绣满篇！合该办个法会，迎真经入毗卢殿，庆贺一番！”妖王道：“好，好！”那梁上唐僧不知真假，心说：“这猴子居然欺祖诓上，为虎作伥！”就默念‘紧箍咒’。疼得孙行者在屋当门捂着头翻筋斗、耍车轮。

妖王惊道：“孙大圣一路鞍马劳顿，发了头风哩！”忙唤妖医来治。行者忍着疼道：“什么‘头风’，是师父咒俺哩！”妖王大怒，令放下唐僧，杖笞五十。吓得唐僧魂飞魄散，连道：“好徒弟，适才是为师的不是。救我则个！”行者爬起道：“好歹是师父！师父，父也；徒弟，子也。打便打得，骂也骂得，焉能还报！大王高抬贵手，饶了俺师父吧！”妖王夸道：“大圣先时一准阅过《礼记》、《中庸》、《孝子传》什么的，懂得尊长秩序！”大圣道：“惭愧，惭愧！老孙幼时只知贪玩，读书甚少。久以为憾。这回在自取回真经，也曾半途偷窥，竟一字不识！真真令人汗颜。不如收起打人家伙，请俺师父开檀口、启玉齿，宣诵一卷，也解老孙渴慕之情！”妖王心想：“我也正想听听这真经哩！”欢喜道：“收起棍棒，让唐和尚朗诵‘天书’。我等也长长见识！”

三藏知免了一顿打，松口气，清情嗓子，接过“经卷”。翻开一看便傻了眼，心中叫苦不迭，直骂行者。“普贤”见唐僧半晌不语，冷笑道：“唐

和尚，莫非你心冥眼拙，不识真经？”八戒梁上觑见了，嚷着：“什么真经！曲曲折折，密密麻麻，如鸟爪兽迹。假货哄人也！”猛听唐僧喝道：“你这呆货不学无术！此乃梵语，岂能遽识！”遂开口念四句偈：

曲曲迂迂，书尽人间沧桑事；

横斜逸出，除解尘世诸量苦；

鸿爪雪泥，点滴涓流教化意；

螭形虬姿，超群脱凡示真如。众妖听了，目瞪口呆。那三藏抑扬顿挫，开口诵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八戒梁上叫道：“不闻持钵乞食尚可忍……老猪几日粒米未沾，几欲饿杀也！”便翻白眼，歪斜头，作晕厥状。要知八戒生死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沙僧擗掇焚经楼 如来慈悲伏魔头

沙僧居心叵测，竟怂恿焚烧经楼；大圣“以毒攻毒”，邀悟净同赴灵山……出言直率，孙猴佛殿挨杖笞；慈悲为怀，如来降伏假神佛……

那老魔即吩咐：“快放下。取些点心果子来！这会儿死了，本王有害贤之恶名！”沙僧见状，亦呻唤道：“休管老沙——老沙不惧死！”老魔道：“一发松下来吧，谁死都不好！”便将两个都缢下梁头。小妖捧些锅巴、酥饼、山果来了。八戒不分好歹就吃。沙僧皱眉道：“二哥，像是荤油的！”八戒道：“是人油的也顾不得了。几欲饿杀也！”沙僧递果品与师父吃。三藏摇头不吃。妖王道：“唐长老，本王欲为佛祖，还要你这种有学识的装门面来！可不能饿坏了。吃，吃！还要本王下座喂你不可？”

三藏无奈，只得从竹笊里挑了一个桃子咔嚓咔嚓吃了。老魔笑道：“你食桃子，我知你心里想什么！”唐僧翻翻眼皮道：“想什么？”魔王道：“欲‘逃之夭夭’也！”唐僧被说破心事，默然不语。老魔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你的来历，我早已知之——不过绰个奉旨取经的名儿，其实是偷渡边关而来。那唐王无余，才雨后送伞，赐名追封。便是回去，也难说有甚作为。不如留在我处，先做本寺的‘藏主’，掌管藏经册籍。日后视绩业再行升擢！”唐僧不敢硬犟，又见悟空朝他使眼色，便先诺诺应承。

八戒见师父得了僧职，毛遂自荐道：“师父有学问，老猪有才干！大王不是要请人建庙儿，老猪与你做个副寺如何？任他多大进出开销，多少工匠民夫，俺也管得过来。又不怕早起晚睡，又会算计，保你又快又省！”妖王沉吟，沙僧笑道：“二哥果然能干！就是偶尔手指痒痒，漏点铜子儿做私房。”老魔摇头道：“这不行！我这宝殿改制要耗资上千万钱。他今儿漏点，明儿漏点，岂不成了无底洞！不如叫沙和尚做副寺，猪八戒委屈当‘火头’吧，也省得整日穷叫唤饿得慌！”行者笑道：“都‘封侯’也，惟落下老孙！”老魔道：“谁道落下你！我也是久闻大圣之名。此番相见，又领教了你的才干！脱身双掌山、大闹金光崖，又赚来如来真经，哪个超你！小恩小惠难表本王心意，我擢举你做本寺的‘维那’可也？”行者尚未答话，那假普贤先不依了，嚷道：“大王，维那乃寺院三纲之一，岂可轻易委任云游野僧！——况且他一未挂单，二未安单，还不算这庙的和尚哩！”行者有心逗那二魔，叫道：“有这么大的香香儿！老孙便今日挂单、明日安单如何？”

“普贤”叱道：“这挂单、安单岂是你说了算的！再则日期已错，到八月再说吧！”原来丛林一般自四月一日起锁上云水堂，到八月初一再开启接纳云游僧。行者呵呵笑道：“好像老孙真想争你职禄似的！逗乐而已！——大王，真经已经取到。老孙又闲散惯了，无心为官，盼放俺归花果山也！”

“普贤菩萨”闻听行者要走，一迭声道：“忒好了，忒好了！此处庙小，容不下大菩萨。孙大圣，多有得罪了！”行者道：“不得罪，不得罪！俺在这儿你一准吃不下、睡不稳。老孙干心不忍，就此告辞！”“普贤”假惺惺道：“大圣你就走，天黑了，看得清路？要不叫小的们打灯送送你？”大圣笑道：“老孙心里没鬼，不怕黑。大王，老孙走了？”

妖王叹气道：“本王真舍不得你！——只怕贤弟不悦，起内讧也！你去

挂单、安单——挂单：比丘游方至寺，可申请往云水堂，你挂单；此后住久了，经执事允许可入神堂与寺僧共住，称安单。

吧！”行者又朝唐僧诸人：“师父、师弟，难得大王爱贤重用，你们就在此问厮混可也。老孙回花果山了！”唐僧道：“悟空，你真走广行者挤眼道：“再不走，‘普贤菩萨’不吃了俺！”抽身去殿外。唐僧道：“贤徒，你再思想想！”行者在殿堂门口朝他摆摆手：“老孙早就想回家。今蒙大王成全，大好机会，焉能错过！师父保重，徒儿去也！”那沙僧暗暗高兴，八戒未置可否。唐僧却认了真，心说这猴头一去不复返，我却陷在妖魔窟里做什么“藏主”！心里一急，便嚷道：“大王，休放他走——那猴儿取的不是真经！”

一句话让众妖心惊。老魔发怒，跳出大殿，拦住行者去路。喝令小妖将他捆了，押回宝殿。行者嘻嘻哈哈：“师父，你怎么胳膊时往外拐，害自己徒弟！”三藏道：“谁叫你不为为师，擅自要走！”行者叫屈道：“徒儿何时撇下师父不管，不过想脱了身再设法救你！”三藏满脸惭愧：“悟空，我哪儿晓得你是韬晦之计！”妖王恼怒，“我道如何一个字不识，还以为自己真是半瓶子醋、窝生哩！”令取假经卷当堂烧了，一时灰蝶曼舞。又将行者按倒在大堂上，杖笞二百。幸有法力护持，不曾伤筋动骨。

打毕，老魔又审，叫行者道出实情。行者假言道：“俺与大王麾下三妖怪……”众妖喝：“不许称妖怪，叫健将！”行者改口道：“……俺与三健将同去西天，将近灵山，三个忽起贪心，计议：‘这般贵重珠宝，若换了经卷，与己一点一星好处没有；若平分了，一生享用不尽！’便要害死老孙，卷财逃走，被老孙觉察，将他仨一一打死！”“普贤”问：“那些财宝呢？”行者道：“老孙打杀他们后，又起侧隐之心，可怜他们为财而亡。遂掘个坑，将珠宝做了三个的殉葬品，内心稍安！”妖王问：“一个子儿未留？”答：“一个子儿未留！”

八戒摇头道：“不像，不像。好歹也揣几两银子压腰！”沙僧道：“要依老沙，便如是说：将珠宝去镇上买了棺木祭果、香烛纸马，请和尚念经、道士打醮，超度亡灵，又置了素筵款待前来吊唁的四邻八舍，这般花销的！”魔王道：“我听着也不像！你可另撰一个！”行者懒洋洋道：“老孙口干舌燥，懒得再说。任你发落！”众妖踊跃道：“大王，将这猴子剥皮抽筋，宰了细细调制了下酒！”“普贤”道：“你瞧他身上有肉？只猴脑尚可一餐，却又麻烦，要弄张桌子，当中挖个洞。叫那猴儿钻桌下，只将脑袋露出来，大众围坐四匝，锤破脑壳，使汤羹舀脑子吃！大补哩！”众僧听得毛骨悚然，妖魔却津津有味。行者长叹一声：“老孙一路上不知灭了多少妖怪。今日死在妖怪手里，也算够本了！”妖王咄道：“你这厮口口声声‘妖怪’、‘妖怪’，妖怪怎地！妖是天天美女，哪个不爱？心有圣，圣之心，方为怪！本王今日为妖怪，明日为佛圣耳！”行者闻言唱个暗道：“听大王之言，实如拨雾见日！不瞒大王，此行这般结果，实因大王欲以财物贿赂诸佛菩萨，老孙恐玷污佛门，因之将令徒打杀，以绝邪道。”妖王叹道：“你虽可恶，却也可钦！只是你一条棍子能管得了天下之人！”

假普贤叫道：“大王，与那猴子罗嗦什么！你发个令，我们便去搬桌子，生吃猴脑儿！”妖王笑道：“不急，不急！他使假经戏弄了本王，我叫他将功折罪，取来真经。再吃他不晚！”行者道：“大王，你这就吃了吧！老孙委实取不来真经！”“八戒忽叫道：“猴哥，江湖上闻你当年偷仙桃、盗仙丹、窃御酒，是把好手，何不去灵山做一回梁上君子！”行者道：“这传言岂可信！当初老孙是施巧计赚仙酒、仙桃、仙丹。何言偷！”老魔欢喜道：

“孙大圣，本王知你神通！不管你是赚是偷，只要弄来真经，我便放你回花果山。如何？若下从命——”便阴下脸儿，挥手叫小妖将唐僧、八戒、沙僧又缚了吊在梁上，“你师父、师弟性命，顷刻休也！”大圣为难道：“天界律条松弛，老孙在彼，如入无人之境；灵山却森密严谨，此番贸然闯进，只怕是飞蛾扑火！”梁上沙僧出主意道：“火？师兄若无法下手，便放它一把火，焚了藏经楼！叫他西方无经，岂不省事！”老魔道：“妙，妙！都无经，便好说了！”便催行者动身。

唐僧惊道：“悟净，你出的什么馊主意！灵山经楼烧了，咱们还取甚经！”沙僧道：“师父，殊不闻‘无经之经是真经，无佛之佛是真佛’。偈曰：‘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唐僧道：“你我参悟之人，能作斯说。但那芸芸众生，欲渡苦海，无经无佛，即无揖搓。如何脱污离垢，到达彼岸！”沙僧愧疚道：“弟子一时失言，还望师父、师兄恕罪！”行者冷笑：“悟净出的‘好主意’，便叫悟净同行，多个望风接应的，否则孤掌难鸣！”妖王道：“说的是！”便叫解了沙僧，令他两个，三日内务必返回。或盗来真经，或将经楼一火焚之！不然便拿唐僧、八戒是问。

且说孙行者知沙僧居心叵测，有意叫上他同行。一路上两个各怀异心，也无话说，腾云不多时来至灵山。行者、沙僧化阵清风，潜入大雷音寺，来到毗卢阁下。那毗卢阁上下两层，楼下供毗卢佛，阁上藏真经卷。行者道：“师弟，俺先去看看可否偷出经来。如有人守护，不能下手，回头再议。”沙僧沉吟。行者又道：“抑或咱俩换换，你去偷经，俺与你望风？”沙僧道：“师兄手段高，还依前计！”行者点点头，潜入楼阁。见门户上锁，窗牖紧闭，抽身退出，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叫沙僧放火。不想沙僧无影无踪！恍然醒悟，急纵样光去大雄宝殿。果见沙僧气喘吁吁礼佛三匝，随后扑通跪在莲台下，口称：“弟子沙悟净，拜见佛祖。有要事禀告！”如来正听游方归来的舍利弗说祇园败落之事，不免咨嗟。见沙僧行状，温怒道：“沙悟净，谁传唤你来的？冒闯法门，成何体统！”不等吩咐，侍立金刚已将沙僧拿了。沙僧哀求：“佛祖，弟子事急，等不及召唤，擅入殿堂，惊了尊驾，万望恕罪！——请速差人去毗卢阁，那孙悟空偷经不成，要纵火烧楼哩！”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早有密迹金刚率五百金刚，十大弟子领五百罗汉急离宝殿，将毗卢阁围个水泄不通。上楼细细搜索，连老鼠洞都用棍子捅了，却一根猴毛未见。速回复如来。那佛祖开慧眼遍观四大部洲、三千大千世界，不见猴子影子，暗暗称怪！回眸方见孙猴蹲在宝殿梁檩间正嗤嗤偷笑哩，遂喝一声：“大胆猢狲，犯下弥天大罪，有脸笑哩！还不速速下来受死！”行者闻言跳到莲台前，稽首道：“佛祖，小神犯甚罪过，还盼示明！”如来道：“让沙悟净说！”沙僧一旁跪着，见悟空突自梁间蹦下，心已慌乱，支支吾吾，说不清爽。行者冷笑道：“师弟，说呀，谁要烧经楼？”沙僧汗水涔涔，“大师兄，我、我……”伸手打自己一个嘴巴，“佛祖，是小人管不住自己嘴，误报军情！该打，该打！”如来道：“端的何事，从实招来！”沙僧道：“大师兄，你说，你说！”行者方道出师徒在小西天遭遇，听说那魔头假冒佛祖，又自称是如来老舅，作恶多端时，如来气得脸发紫，一时无话。

迦叶喝道：“你这猴头胡说，佛祖哪个舅舅能做妖怪！”须菩提令罗汉：“先把这厮打三百杖，与师父出气！”众罗汉一拥而上，将行者按倒在地，掀了虎皮裙，雨点般打。在如来面前行者不敢施法护身。那屁股蛋子本来就

红，愈打愈红，鲜血淋漓。行者疼得大叫：“老佛，妖怪打俺，你也打俺！”如来才叫住手，道：“谁叫你当众辱没我家门！”唤行者“起来”。

行者在地下打着滚道：“皮开肉绽，起不来也！”如来道：“你这泼赖，如何才肯起来？”行者道：“佛祖须说清，与那魔头有亲无亲？”如来道：“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行者道：“不懂，不懂！”如来道：“玉帝不惹，观音不降，他便是我亲；倘不以为然，不惧不畏，与他争斗，他便不是我亲！”行者爬起来道：“佛祖畏他否？”如来道：“我畏他，笑话！便说与你听听，也省得你心里嘀咕，说我果有个妖怪舅舅——当年我苦修六载，入尼连禅河沐浴，因体力不支，牧女以糜粥活我，确有此事。但并无粥中麝人乳之事，更无尊母之说。我得道后，牧女也证菩萨身。其兄长先入法门，叨妹子光亦得了功果。后却又走火入魔，多行不义。我亦曾规劝惩戒，那厮一时收敛。这些年不知下落。不曾想他竟将前事任意演绎，假冒我亲，坑蒙拐骗，图财害命！又欲代我为世尊，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即与尔等同去小西天，降伏那厮，廓清沙界！”

行者、沙僧大喜：“师父有救也！”那如来纵起五色祥云，起在空中。又住下，朝诸弟子道：“多备云辇，随后赶上！”行者跳在空中道：“老佛，备云辇做甚？既不是‘舅舅’，还要车辇幢盖迎他回来？”如来道：“谁接他！我那抵园毁圯久矣！今听舍利弗一说，心甚不忍。那魔头不是敛了数千万不义之财，何不取来修葺园！”行者道：“老佛，休怪俺说，那也是一方百姓的血汗钱，轻取不义！”如来听了，“谁轻取？老僧不是亲去灭那妖魔！你晓得那魔头法力，降他容易？”行者又道：“便是有功，也不该取那财物。老佛常言色相空虚，世上无永固不坏之物，还修那抵园做甚！”

如来笑道：“你这猴儿，还晓得经义。倒堵得老僧无话可说！”转脸见舍利弗、迹叶等弟子驾着龙车、虬车、风车、鸾车、麒麟车……半云半雾而来，道：“且住了。”众弟子道：“师父不言多驾车来？”如来指行者道：“他不叫动那钱财！”众弟子发怒：“这猢猻，莫不是要留着自己享用！”行者道：“老孙天生不爱财！那一方百姓被妖魔收刮得十室九空。想等佛祖降魔之后，老孙跑跑腿儿，将那财帛分给方圆数百里贫寒之家，聊以度日。胜似建七级浮屠！”众弟子嗔责道：“好你个猴儿，叫老佛出力，你施舍买善名儿！”行者忙道：“俺绰着如来之名行善，逢人便道此乃是佛祖慈力，灭了妖魔，叫俺来送活命钱。着他家家拈香、户户礼佛。叫老佛时时耳朵烫，频频打喷嚏行耶？”逗得如来直乐：“死猴子，作践起老僧来了。不怕我念‘紧箍咒’，勒出你眼珠子！”行者忙道：“莫念，莫念！毁了老孙，谁替你保唐僧取经！”如来道：“体这般说，‘死了张屠夫，吃不了混毛猪！’你不保他，他就取不了经？”——此话灵验，那唐僧不久果然孤征天竺。此时行者只以为如来是随口说说，哪儿当真！嘻嘻笑道：“既如此，老孙即刻便回花果山！”如来叱道：“敢！乖乖带路，老僧去灭那假佛！”又令众弟子将车送回雷音寺、随后赶上。

那行者、沙僧引着如来纵祥云霎时来到小西天。先俯瞰了山势庙宇，又见金光崖下鹰鹫乱飞，尸骨露野。如来叹息，发慈悲心，使手一指，那崖头訇然倒塌，将数千死难善信掩埋了，成一巨冢！又看那大雷音寺，依山而筑，端的雄伟。如来叹道：“好座丛林，可惜叫这厮糟践了！”

“打喷嚏”句——民间说法，若被人念叨，便会耳朵发热、打喷嚏。725 22，

正说间，舍利弗、迦叶等十大弟子赶来。便齐降云头，来到山门前。行者抡棒才要打门，门却吱呀开启。原来那金光崖倒塌之声甚大，老魔闻听，心惊肉跳，亲率“普贤”出门看视，正与如来打个照面！老魔“啊呀”一声，抽身便走，却叫行者一把揪住腰间绦带：“大王哪儿去，哪有舅舅怕外甥之理！”妖王挣着身子道：“谁怕他，我不耐烦理他！”却挣不开。正欲施法力降住行者，如来已收服了假普贤，足踏莲花而来，开口道：“悟空，松了手！我看看是哪个阿舅要代我称尊！”妖王怒冲冲道：“你要灭我，便犯了戒律！”如来道：“释迦不敢！”

那老魔得意，哼一声“后会有期”，转身欲腾云逃遁，只见舍利弗、迦叶持降魔索迅疾赶上去，套住妖魔脖颈，一下放倒，缚个结结实实。行者挥棒，要打杀魔王，如来急平空化出一枝莲花，抛出去隔住铁棒。吓得老魔面色如土，行者叫道：“这厮死有余辜，老佛为何护他！”如来道：“他虽不与我沾亲，毕竟是恩人兄长。贸然火了，我有许多难言之处。外人不辨真假，传我以怨报德，六亲不认；门中不分曲直，道我立戒破戒，出尔反尔。到未了两头不落。故此杀不得！”那妖魔闻言，又神威起来：“你不杀我，如何养我！——我要梵宫宝殿、役仆使女、锦衣玉食……”如来皱眉道：“回去再议！”着阿难、舍利弗先押老魔回西天。

行者见老魔得性命走了，怒气无处使，“呀”一声闯入庙中，挥棒将大殿廊柱打折，厦檐呼啦塌了。沙僧抱住行者：“哥哩，休砸巴了。你打塌了大殿，不把师父压底下了！”行者才想起师父、师弟还在里头吊着哩！进殿去松了三藏、八戒。三藏欲拜如来，出庙却寻不见了！悲道：“竟然无缘！看来还是功德浅薄，只怕日后也难证正果！”沙僧劝道：“师父勿虑！如来肯亲来降妖，赌谁的面子？——师父！早晚功成行满！”唐僧方释念。

八戒寻着钉耙，吆吆喝喝追杀小妖，撵一个打一个，撵两个打一双。起初觉得好耍，不久便腻了道：“猴哥，光些小喽罗打着没劲！大的呢！”行者冷笑：“你问悟净，大的叫如来放回西天了！”沙僧道：“不是放，是五花大绑押走的！”八戒道：“如来要保他，却也无奈。那二魔呢？”行者恍然道：“对呀，那假普贤呢？”起在空中，便见霏霏彩云间如来正翘首东望。行者想，俺看看这老佛在等谁！遂隐在云影里。不多时，便见普贤匆匆腾云而来，满脸风尘，一头大汗，礼毕道：“尊师念咒急唤弟子有何吩咐？”如来责道：“你心里没数，小畜生走脱了也不寻觅！若犯在猴子手里，小命休也！”自袖中顺出个拳头大的活物。念声咒语，那物见风就长，顿成庞然大物。原是六牙白象，正是普贤的坐骑。

行者忍不住现出身，蹦过去：“好啊，无怪寻不着二魔，原被老佛匿起来了！如来，你与魔同谋，成了窝犯，也有不是！”普贤叱道：“大胆泼猴，竟敢朝佛祖吆三喝四，不怕灭谴！”行者不惧，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那白象下山为妖，替老魔出谋划策，害死多少人命。你也休脱得干系！”普贤心里有愧，口上仍硬：“佛祖在此，用不着你猴儿多嘴！”行者冷笑：“倒要看如来如何发落这畜生！”如来道：“这畜生为虎作帐，犯下滔天大罪，本应严惩！然它见了老僧，已皈依了。且就此打杀，世上又少一物种。佛门慈悲为怀，不如留下它性命，着普贤回家严加管束！倘若再犯，定灭不饶！”

行者道：“老佛，这两个魔头，一个碍恩人情面，放过；一个沾主公之光，不杀。毕竟是有来历的。一句‘慈悲为怀’，那数千冤死的百姓便无从

昭雪！想当年，老孙被镇于莲花五行山下，整整吃了五百年苦，何不云‘慈悲为怀’！”如来听了，半晌无语，忽道：“这猴头，又将老僧一军！普贤，你道该如何罚那畜生？”普贤猝不及防，一时难答，偷看一眼，如来眼眶竟是湿的！只好道：“任佛祖处罚！”那如来叹息一声，念偈道：“‘慈悲原无错，滥施即成灾。’——老僧也是左右为难！贤徒，不如忍痛割爱，杀了它祭那金光崖数千生灵之魂！你无坐骑，为师送你一乘云车！”

普贤听了，恨恨地瞪行者一眼。行者装不理，道一声：“谨遵佛旨！”挥棒一下将白象打杀！至此绝了六牙白象这一物种。行者拖白象去那巨冢，又入寺中请师父去祭灵诵经做功德；吩咐沙僧去寺后树林中寻白马。交待清楚，复腾起云，见如来未走，合掌道：“原以为老佛是徇情枉法之人，却看错了。俺替蒙冤百姓多多致谢了！”如来道：“休谢我。是那白象孽业满了，合该命绝。”普贤叫道：“猴儿休高兴得太早！这白象虽抛了皮囊，适才我却引它魂魄升忉利天了，功果胜你！”言毕拨云回峨眉山。行者不依，问如来是真是伪，如来只摇头。不知是说那是假言，还是无可奈何。却又道：“妖魔已灭，你还不把那浮财赃物，发还回百姓！”行者应了，见那如来面上残泪未干，便要使袖子给他拭。如来却一掌推开他，起在高空，身放万道毫光，面呈金色微笑，庄严慈祥回灵山了。

行者跌个筋斗，坠下云头，挣起身道：“这老佛，怕俺暗算他怎的！这么重一掌！”八戒正在寺中巡逡，忙过来扶起他道：“师兄，发大财了！这寺中充堂满凼都是银钱粮帛！咱们还取他娘什么经，进城开个大钱庄、再办个大货栈……”八戒说得嘴角生床，行者道：“呆子，休做梦了！这东西本是有主的，快帮俺还回去！”遂将如来之意说了一回。八戒恼道：“完了，白算计了半天！”又道：“哥呀，怎揽这个苦差！凭咱兄弟几个，三个月也送不干净！”行者挠挠头，道：“有了！”遂叫八戒帮他揪毫毛，要变小猴使唤。那八戒手没轻没重，又窝着气，疼得行者只叫：“呆子，轻些，揪疼老孙也！”不叫他揪，自己来，便揪下几百根毫毛，放嘴里嚼碎，喷出来念声咒语，叫道：“天黄黄，地黄黄，变出只只小猴王！”眨眼之间，寺院上下有万余只小行者，在腾挪蹦跳，翻筋斗云玩耍。悟空大喜，即叫八戒掌库，分发众猴钱财粮帛，令其各腾云去那方圆几百里，每家都抛下去些——贫的多些，富的少些。不到一个时辰，将老魔所敛财物皆发还光了。

一时三藏祭灵做功德回来，那沙僧也牵了白马归庙。行者寻着行囊回来，见八戒正躺在佛殿前青石斜台上哼唧，邀功道：“累杀老猪也！”行者道：“呆子，还有活儿未完哩！”八戒道：“甚活？”行者道：“放他一把火，烧了这庙。留着它，又怕哪一日被妖怪占了，假冒神佛，胡作非为！”唐僧哭得眼通红，此时也道：“可怜见的，几千条性命，毁于一旦！——八戒，去寻火来！”那呆子果去香积厨引了火，行者、沙僧已将酥油满堂泼撒。一见火种，通地腾起一条火龙，将大殿映红。

四僧下山，重登路程，回望山间，崇楼峻间只余下袅袅青烟。那烟雾久久不散，在山头郁结笼罩。斜阳无语，将云霾染得金黄，仿佛神头上的幡盖。四众一路谈说经历，唏嘘嗟吁。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大河畔金猴灭祭火 弥诃国玉人囚东林

大河畔，祭火无情焚裙钗，大圣降雨救公主……弥诃国，唐僧入宫探虚实，“女王”借酒弄风情。公主见母心切，被骗东林囚禁……

唐僧一行四众，离了小西天，行了多日，入了北天竺。择路投中天竺王舍城灵鹫山。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潮湿，四僧翻山越岭，涉水过涧，辛苦尤甚。

这日过了吐火国，出城不远，摹见一条大河，波浪汹涌，朝西南奔泻而去。沿河行不过五七里，忽闻前方号角氏嘶，悲凉肃杀，蹒行片时，便见河畔高坡上矗立一座因陀罗神庙，庙前祭台石柱上绑着个白衣女子，四匝堆满干柴；台下黑压压一群婆罗门。四僧往前赶，看清那是个年轻女子，背后高高神庙的青白石墙上镂雕着大梵天、梵伦那、弥陀罗诸神，栩栩如生，面呈微笑；忽从神庙里走出一个老祭司，手持火炬，登上祭台，挥挥火把，角号止了，奈司一手扪心，大声言语一番，唐僧心惊道：“阿弥陀佛，他们要叫这女子焚身哩！”突见祭司又挥火炬，众婆罗门手舞足蹈，腾起团团沙尘，大声叫喊，那声浪合着涛声，轰喻传来，四僧听见两句是“你之罪愆，随烟消散！”喊叫潘，祭司再挥火炬，大众安静，合掌祈祷，那祭司便着火把去点干柴。石柱上被缚女子凝望河水，惨笑无语。

唐僧咨嗟：“这女子有何罪孽，要受火刑？”八戒啧啧惋惜道：“恁的端庄秀美，这帮人却狠下心来害她！老猪去救下她当媳妇。”唐僧急止道：“八戒休胡来！此乃异教人，我等怎好干预……”言未讫，那干柴腾起火舌，舔着女子裙裾。女子惊恐，蓦地仰天凄叫：“我不愿死！上天救我——”

三藏跺足道：“水火无情，悟空还不速速救那女子！”行者得令，急念咒语，朝坎地吹口仙气，骤然飞来一团乌云，一声响雷，风雨大作，将柴火浇灭！那大雨不止，将众婆罗门浇成落汤鸡，雷只在头上炸！大众以为天神发怒，哭爹叫娘，四散逃去。

一时风止雨停，唐僧忙打马上前，至神庙滚鞍下马，上祭台解释女子。众徒也随后跟上。女子微微睁眼，看见唐僧四众，惊魂未定，“我是在阳间，还是在地府？”三藏指行者道：“适间是小徒救了小姐！”女子感激涕零，挣起身子，拜谢悟空。唐僧问：“小姐何方人氏，那帮婆罗门为何害你？”女子垂泪道：“不瞒圣僧，我乃是下游弥诃国衬红公主。去岁父王做主，将我许给此间吐火国二王子为妻。谁知迎亲归国路上，王子误食毒蘑菇，染病不治，一命呜呼。妾在此守寡半载，两月前惊闻父王病危，欲回去探视，夫家人再三阻挠，不得成行。前些日，突告我父王仙逝，且言按婆罗门教规，妾即成了无依无靠之人，该自焚殉夫！我知夫家一直恨我，以为妾身‘命毒’，‘妨’死了二王子，便借父王病故，趁饥加害。遂想逃走。无奈监守森严，几番走不成，昨夜冒死潜出宫廷，终被禁卒截获。公爹便发令，着宫中祭司于今日正午聚众神庙前，欲将妾焚身……”言语着，又潸然泪下。

唐僧闻听，叹息一回。公主遂问三藏乡贯来历，三藏备叙。公主知四众去灵山拜佛取经，道：“圣僧此行却路经我国！”唐僧道：“却是有缘！我师徒正好护送公主回国也！”八戒乐道：“造比，造化！老猪也叨光天天看靓佳人，搭话儿说笑！岂不美哉！”

衬红转悲为喜，再谢了唐僧。去河畔洗濯烟尘泪痕。便见容颜焕发，宛如霁月。衬红此时方有心细觑三藏，蓦地心中一动，仿佛宿世相识，今生再

见。三藏见公主凝睇，一时恍惚，竟也觉得她面善，极力思忆。四目相对，不觉怔了片时。沙僧看在眼里，叫一声：“赶路喽！”唐僧方醒悟，便让公主骑马。公主再三推辞不下，只得上了马。几众沿河而下。

一路上鸥鸣猿啼，蒹葭苍郁，路途迢迢，人烟稀少。那公主挂念家国，少言寡语。八戒同她搭讪，时常以笑代答。虽如此，四众亦觉欣然。每日行的路比往日多，也不叫脚疼也不嫌辛苦了。行者避开公主，私下逗趣道：“师父，早知如此，早该寻个俊俏女弟子同路，早到灵山了！”三藏心里也高兴，口上却道：“悟空，你还小！领着闹！”说得行者吐舌头，遂闭了嘴。

行了二十几日，这天玉兔初升时，行至一个去处。见大河向南弯去，傍河有座城邑。公主喜悦道：“这便是家国！”几众入城，见街衢纵横，灯火辉煌，车来人往、热闹非凡。临河矗立一幢富殿，美仑美矣。衬红望着那熠熠闪光的锡皮塔尖，欢喜道：“到家也，到家也！”引众僧穿街过巷去王宫。

途中忽遇一队甲兵骑马巡行，为首的披黑斗篷，佩宝刀，褐脸虬须，孔武有力。公主定睛看了，叫道：“阿曼将军！”阿曼一愣：“小姐是唤我？”公主格格笑道：“小姐？你又吃酒了！瞪大眼看看，我是衬红公主呀！不是你陪我去吐火国的？”阿曼下马，借月光仔细打量公主一番，吃惊道：“可是，小姐……公主两月前便回来了呢！莫非有两个公主！”衬红大吃一惊，“你说什么，我两个月前便问来了？你准是又吃醉了，满口胡诌！”阿曼无奈，朝众军士努努嘴：“他们可以作证！”众人皆道阿曼之言真实不虚：那公主果然是两个月前返回国中，见了垂危国王一面；因无太子，国王授诏，立公主为嗣君。未几日，国王驾崩。公主继位，是为当今女王！

衬红闻言，恼怒不已：“她是公主，我是何人？”阿曼摇头道：“小姐长相虽酷似公主，然已有了一个公主，且登位做了国王；我等却不敢再认一个公主了！”翻身上马，又道：“小姐，切莫叫女王知晓——僭冒国君，可是死罪！”公主气急道：“阿曼，阿曼，我真是公主！我还知你早年嗜赌，有一回把娘子部输给别人了，打了半年光棍；是父王垂怜，又赐你一个宫女为妻！——那时你才是个护卫侍郎哩！”阿曼见衬红道出实情，只疑见鬼了，吓得打马便走！衬红恨恨骂：“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泪涌了出来。行者替公主抱不平，腾空去追，霎时截住去路。阿曼急勒住马，惊出一身冷汗！行者掣出棒来，要给阿曼个下马威！幸唐僧怕出事，及时驱马赶来，喝止住行者。阿曼方狼狈逃遁。

三藏回头安慰衬红：“公主稍安勿躁，此事看来蹊跷，不如暂且寻个客栈住下，再作主张！”公主懊恼道：“住甚客栈，我要回王宫，见我母后，她必认得我！”行者道：“如能见到老王后，或可辨出亲疏真伪。不如陪公主去！”

公主便引四僧去后宫西门，夜色中见门扉紧闭。公主叩响门环，良久，方开了，那承值的老太监挑灯照照公主几个，道：“你们是何人，敢来骚扰宫廷！”公主看看那打头的老太监有些面善，却一时叫不出名字，只好道：“公公不认得了，我是公主！要见母后。还不闪开，让我进去！”太监怒道：“公主早就继位为王，何处又冒出个公主！必是个假的、有病的，说些疯话！”叫手下使棒子打公主。手下附耳道：“这女子果有几分像公主哩！问明再打吧！”老太监道：“老拙眼神不好，看下出！打！”小太监便挥棒打，叫行者竖眉龇牙咄一声，吓得倒退几步，不敢逞凶，却道：“你这野和尚，要做甚！”行者道：“若说使棒子，你们还早哩！速将太后请出来，叫她母女见

面，真的不假，假的不真，便见分晓！”老太监却也伯行者，哆嗦道：“大后不豫月余，卧病在榻，神志昏迷，目今亲女儿都不认得了，哪——哪有工夫认你这假冒的！”慌张张抽身，咣当一声将门闭了，任公主千叩万打，再不开启。

衬红瘫坐地上，只是流泪，话也说不出。唐僧再劝：“公主，且寻个住处，容贫僧再想办法。”八戒拍胸脯道：“公主勿虑，俺兄弟几个定然帮你讨回公道！”衬红才强打精神，随唐僧师徒投客栈。

一连两家，店主见四个游方和尚带个年轻女子，只以为是拐骗的，怕惹出是非，不敢接纳。无奈何，行者道：“不如师父扮个行商，同公主一拨；俺兄弟仨一拨。装作不认识，才好住下。不然只好露宿街头了！”不由分说，从包袱里摸出条净面布巾，把师父毗卢帽摘了，使布缠了光头。唐僧道：“不像，不像，身上还穿着衲衣哩！”行者笑道：“不妨，老孙给你变变！”吹口仙气，那袖衣便成了一件白紵布长袍。三藏也道：“此番有些像了！”行者道：“像了便好！”往公主跟前一推。公主面带羞涩。唐僧亦忸怩道：“称何名分妥当？”八戒笑道：“还用问，夫妻呀！”唐僧连连摆手：“不妥，不妥！”公主脸已绯红。行者道：“称兄妹可也！”三藏、公主皆道：“好，好！”便互称兄妹。

几众在南门里寻一洁净客栈，一先一后投宿。可巧，那唐僧与公主住楼上两间，行者兄弟三个住楼下，八戒才安身，便掏出一锭银子，拍在灯下，向店主讨斋饭。店主见了银子，眉开眼笑，忙叫厨下献上素饭米酒。三藏也唤店主讨素斋吃。店主笑道：“你们又不是和尚，吃甚素！”三藏道：“虽不是和尚，却是居士哩！也吃斋！”店主信了，讨银子。三藏哪有？装模装样往怀里摸，忽触着一枚金钗。正是当年姑射仙子所赠之物。也是万般无奈。将金钗交与店家，道：“我手头一时短缺，先以金钗抵压，望好生存放，容我来日赎回！”店家应承，拿了金钗要走，公主忽道：“且慢！”褪下腕上珠钏，叫店家做抵物，换回金钗。又交三藏手里。望着三藏，欲言又止。唐僧吞吞吐吐道：“公主是要问这金钗来历么？”公主却微笑摇头，唐僧一时也难启口。静默间，便听门响，原来伙计送斋饭来了。

那楼下行者几个进了斋饭，又讨了一壶茶。八戒吃了几盅茶，歪在床上，听着楼上咚咚走动声，笑道：“夜里师父若不老实呀，弄甚动静，都能听得清！天明却好笑他！”沙僧道：“二哥也正经些！没见公主快愁死了！”行者不言语，躺下要歇歇脚。忽听有人敲楼板，又顺缝隙轻声叫：“悟空上来！”八戒捂着嘴笑：“猴哥，师父不会，叫你教他哩！”

行者骂道：“你这骚嘴子！”折身起来，出门溜上楼。见师父、公主住的是一明一暗两间客房。内门吊着帘子，公主在内间，师父在外屋来回踱步，行者道：“师父唤俺？”唐僧执行者手道：“公主之事，你须索帮助！”行者笑道：“师父这般性急！——既开尊口，小徒敢不从命！却要师父明晨先去会会那‘女王’！”唐僧悟道：“自该去倒换关文！”公主秉烛挑帘出来：“兄长明日去见假王，可要当心！”行者道：“公主放心，俺陪师父去！”公主才松口气，回内室去了。

行者告辞下楼，八戒涎着脸笑道：“猴哥，师父与公主是两床睡，还是一床——”行者打断道：“你这厮狗嘴能叶象牙！——师父住外间，公主住里屋！”八戒道：“就怕师父半夜里梦游，跑到内间，赖公主床上不走了——我今夜要支楞起耳朵睡，好道个能让师父犯过失！”沙僧忍不住道：“师

父乃是坐怀不乱的君子，岂能像二哥似的，见个雌儿拔不动腿！”八戒怒道：“沙悟净，你忤逆兄长，该当何罪！想当年，老猪也是风流倜傥人物，天宫里一走，小仙女腩后跟着一串串的像糖葫芦！再不赔礼、俺与你生死相斗！”沙僧见八戒真是恼了，只好忍气吞声，腆着笑脸赔不是。八戒才作罢。行者只觉好笑，胡乱念了睡前偈，倒在榻上，先还着听街上巡更梆鼓，渐渐睡着。不多时，八戒、沙僧也鼾声大作。

却道楼上唐三藏却一时难以成眠。那床是竹子做的，一动便嘎吱响。恐惊了公主，就僵着身子不动。听见公主辗转反侧，知她也有心事，不由设身处地替公主着想一番，愈觉她可怜。后来听见公主轻微鼾息，心头奇异，他是生平头一回与一年轻女子同室而眠。回想八戒说村言时公主羞红了脸，还有公主称他“兄长”时那副羞态，心头甜蜜，也朦胧睡去。

次日早早起床，公主尚未醒，三藏装束了，悄悄下楼，嘱沙僧、八戒好生看护公主、又唤行者随他出门。

师徒两个到了王宫前，三藏去了头巾，取包袱里毗卢帽、锦斓袈裟穿戴上，方前去向守宫门官言明来意。那女王正设早朝，门官即与通报了。女子先时已得太监之报，知昨夜有一女四僧惊扰后宫，即明晓是衬红与唐僧师徒所为。正待散朝后查明其住处，好伺机行事，不想唐三藏、孙大圣找上门来了！闻禀，微微冷笑，开朱唇道：“叫唐三藏法师进殿，孙悟空候宣！”唐僧听了谕命，悄声道：“悟空，女王倒像是个有主张的，不让你见她哩！没你陪着，为师有些心虚，不如改日再来，或逢她高兴，一发都宣进哩！”行者道：“师父但去无妨。俺随后变化了去护持！”

唐长老才放开胆子，随门吏进宫。来至丹墀下，伏拜称颂了，俯首不敢仰视，只将关文交阶下侍者转呈上去。那女王阅了文碟，却不使玺押签，笑传旨令：“赐坐，请唐圣僧近前叙话。”那绣墩就安在女王座前。三藏战战兢兢去坐了。偷觑一眼，不禁暗暗称奇：这女王竟与公主毫无差异！只是眼眸中似多了些风韵情致。忽觉女王在上下打量他，心自忐忑，如坐针毡，道：“祈陛下查验关文，交还贫僧，好回去也！”女王笑道：“朕有心留客，说甚回去的话！”唐僧一时口讷，脸上直冒汗。

女王莞尔一笑，令宫女奉五色清凉饮。唐僧不敢拒绝，饮了几口，觉清凉芳香，遂饮毕，谢了女王。再看女王，益加靓丽。女王忽笑道：“圣僧不认得我了？”唐僧一时恍惚，把她当公主，道：“陛下不是衬红公主——”女王道：“正是，正是！如何才认出来！”对百官编派道：“此乃是我的救命恩人！两个多月前吐火国中众婆罗门逼我自焚殉夫，火已燃起，万分紧急关头，正是唐长老令徒弟降雨灭火，施风驱众，救朕出厄难；又赠朕良马一匹为脚力，朕才赶回国中……”唐僧叫女王真真假假一说，一时呆怔，不敢矢口否认。见女王盯他，心中惊慌，只好胡乱点头称是。女王欢喜，嘱有司排宴御花园，与“恩人”接风。唐僧寻思：“只我一个去赴宴，还怕她‘吃’了我哩！”遂道：“当初搭救陛下多亏了大徒弟孙悟空，不如唤他同来入席？”行者变成一只麻蝇儿正在柱上叮着，心说师父今儿还算明白！却听女王道：“君臣父子，朝纲人伦，今日先谢做师父的，改日再酬耐孙长老不迟！”唐三藏无奈，只好道：“悟空，休怨我吃独食儿！”女王道：“圣僧与谁言语？”唐僧道：“没说甚，自个儿瞎嘟噜儿！”

女王即令散朝，执了唐僧手，登鸾车去御花园清凉阁吃酒。原来那阁建在高阜上，四匝绕碧溪修篁，凉风习习，清幽宜人。女官捧了常衣来，那女

王即去另室卸了朝服，换上掩衿粉绫衣，曳地黄罗裙，簪珠佩翠，平添妖烧，婷婷娉娉入席来。那漆花案上已排上美味异馐、琼浆玉液。女王笑盈盈把盏献酒，唐僧虚与委蛇。酒过三巡，女王问道：“圣僧现在何处落脚？”唐僧据实答了。女王又道：“听说圣僧有个妹子随行，长相却与本王无异？”唐僧支吾道：“哪里哪里，贱妹蒲柳陋质，安可与陛下金玉之躯相比！”

女王得知公主住处，心中暗喜，又吃一盅酒，起身说是“如厕”，在宫娥簇拥下，花枝摇曳般走了。行者变作一只蜜蜂儿，飞到师父耳上，道：“师父，你怎么把底细都泄给妖女了？”唐僧微微摇首：“这般杏目柳腰的，委实是妖女？为师怎么看怎么不像！”行者寻思：师父真是昏了头，不知娇美妖怪也害人！正要规劝几句，忽听环珮叮当，女王自东厕返回也。忙“嚶”一声飞开，叮在屏风上。

那女王落座，笑而更酌，又饮数杯，桃面绽霞，秀目盈波，与唐僧挨挨靠靠，悄声道：“唐长老，再生之恩，无以为报，盼圣僧垂怜衬红则个！”唐僧寻思：“谁是衬红？衬红在客栈里来！”装傻道：“贫僧只会念经，不会别个！”女王饬着眼笑道：“你不会？我来教你如何？且吃了这杯拜师酒儿！”将手中酒，先吃了一口，留下艳红唇脂印儿，又撒娇弄痴，要唐僧吃她杯中残酒。那三藏是个薄面人，不会耍心计，见女王这般行状，目瞪口呆，无可奈何，只好去接那酒。

行者在屏风上看得正清，心说这“拜师酒”若吃下去，师父便不是师父了！摇身变作一只鹞鹞，猛地扇翅飞进来，先将女王手上酒打泼，又去案上扑扒几爪，将酒具打翻、肴馐弄脏，呼地飞去！何其迅疾！

女王惊魂甫定，气得大骂“缺德鸟”；令阁外太监传弓箭手来将溪畔水禽悉数猎杀！唐僧劝道：“上苍有好生之德，盼陛下施恩，饶过那些禽鸟！”又道：“愚徒还在客栈，贫僧不甚放心，欲回去看视，祈陛下恩许。”女王本欲重整宴席，见唐僧执意要走，也不好强留，遂道：“今日欢宴，却被一只败兴鸟扰了，改日再具酒补请吧！”恋恋不舍，送出阁外，又叫使自己车辇送唐僧回客栈。

唐僧回客栈，店主见唐僧乘风辇来的，惊得嘴都合不上了。

恭请三藏上楼，又留御车护行的太监吃盅茶再走。天气正热，太监乐得消停消停，便在过廊里吃茶。那店主是个好事的，太监是个多嘴的，三言两语，道出唐僧“来历”。太监吃了茶，赶车走了不提。

却道唐僧上楼不见公主，急唤沙僧、八戒问话，两个道：“约半个时辰前来了位公公将公主接走了，说是太后遣来的。人家母女相聚，如何阻拦？便放公主走了。”三藏道：“这话不对！昨宿咱们去后宫，那太监不是说老太后昏睡不醒，认不得人么？”八戒笑道：“师父好呆，许人家睡便不许人家醒儿？自己亲闺女来了，能不心有灵应？或夜得一梦，知公主已来国，住某处，便着人来接了，也是有的！”唐僧听了，略微放些心。行者一步跨进门来，笑道：“师父，酒污了袈裟没有？”唐僧道：“悟空，你来得正好！公主被太后接走，也有时候了，你速去后宫瞧瞧！”行者苦笑道：“老孙腹中正饥，又委上公差了！那皇帝还不遣饿兵，也让徒儿吃了饭去！”唐僧只好唤店主奉斋。那店主见唐僧与宫中有瓜葛，敢不奉承！忙上斋食，又将昨日公主珠钏壁还。

行者吃了斋饭，才去后宫。不消多时匆匆返回，道：“师父，祸事了！那公主并不在后宫！”三藏吃惊，八戒、沙僧亦冒了汗，忙问详情。行者道：

“俺只见太后病恹恹躺在榻上，呆呆痴痴，有气无力，帐帟上蒙着厚厚灰尘；案上有盏茶，是凉的。二门外有个老宫女歪在椅上打盹儿，再无旁人！”说着，猛一拍大腿。懊恼道：“老孙晓得了！师父，你还记得咱们在清凉阁时，那妖女推说去东厕，准是那时她暗中遣人来骗走了公主！”八戒道：“猴哥，这就怪你了！那时为何不跟着她？若是老猪，休道是去东厕，便是去浴池，也照跟……”叫行音扯住大耳朵一拧，才疼得闭了嘴。

唐僧急出一头汗，也顾不得埋怨八戒、沙僧，拱手道：“好徒弟，快去寻公主！拜托，拜托！”八戒道：“师父真像是丢了亲妹子似的，去便去，礼却免了！”沙僧道：“都怪咱俩粗心！还有心闹，快走吧！”徒弟仨四处寻找去了。唐僧合掌祈祷诸佛菩萨，保佑公主平安无事回来。才念了几声佛，听有人打门，原来店主卖弄，霎时一街人都晓得唐僧是女王的“救命恩人”，便有人来请唐僧吃酒叙话，好容易婉拒了；又有人蜚礼来访。此人唤作优度，个矮体胖，黄蠢稀疏，原是王宫看守官库的小吏，一夜承值，因贪杯渎职，江洋大盗乘机从官库里盗走黄金、丝帛、香料等大宗物品，优度旋被杖答五十，削职为民。优度在家闷了多时，又听信江湖术士之言，每日在市井中走动，希图遇上“贵人”相助。今日无意间得知唐朝和尚有径“通天”，急焚礼登门拜访，东扯西拉，绕着弯子要唐僧在女王陛下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好重新起用他。唐僧心事重重，又拉不下脸得罪人，勉强应付，苦不堪言。那优度见唐僧答应得不爽快，竟缠到黄昏。悟空一步回来，因未找到公主，正窝着火儿，进门见优度兀自罗嗦，纠缠师父，好不耐烦！瞪起眼，将优度赶走了；带来的礼盒也顺着窗口抛到当街上。

不久，八戒、沙僧也陆续无获而归。唐僧愈增不安，却也无奈，抬头望窗外，天上一轮明月，光华似水。唐僧内心如焚，合十祈祷道：“月光菩萨，你若知公主下落，盼予启示！”

原来唐僧带行者去王宫后不久，公主忽听街上车马响，心中一动，启窗看觑，原是宫中车马停在客栈门首！心中喜道：“莫不是有人报与母后我回来了，着人来接我？”果然便闻脚步响，店主引一个公公上楼来。那公公白面孔，善眉善眼的，见了她，纳首便拜，口颂“公主”，又道：“太后得知公主归来，吩咐老奴相请，好母女团聚也！”公主深信不疑，急整衣裙，同八戒、沙僧言语一声，便随太监登车走了。

车声辘辘行了一程，公主忽觉不对，撩车帷一瞥道：“公公。此非去后宫之路！”公公一怔道：“太后岂敢在掖庭会见公主？怕那假王不依哩！——已去东林苑等候！公主勿虑！”公主听有道理，遂不再言。

那东林苑在城东五十里，是王公大臣秋冬打猎的山场。公主出嫁前曾随父王来此间玩耍过。那儿草深林密，獐狍鹿獾、羚羊野雉出没其间。又有湖水山阜：湖畔筑有行宫，以供狩猎者食宿；山上建有石堡，可瞭望山林烟火。那车马行人禁苑，公主睹寂静林木，禽兽隐现，花草芊芊，一似当年，感慨万千。车沿林中小道，七折八拐，不去行宫，却沿山道驶到阜岗石堡前。太监搀公主下车，引入石堡。楼道灰暗，石壁潮湿。借着一缕天光，上到顶楼。公主看室内无人，问：“母后安在？”太监恭敬道：“公主稍候，我去请太后来！”退出时随手将门关上，哗啦一声，上了锁。公主诧异：“公公为何锁门？”太监奸笑道：“怕杂人误闯进来！”下楼去了。公主情知不妙，拼命晃门晃不开。趴到铁窗俯瞰，见太监慌张爬上马车，御者扬鞭驱车走了。

公主大声呼救，喊得声嘶力竭，也不见一个人影。公主无计可施，蜷在

墙角想歇歇，又被壁虎、老鼠吓得毛骨悚然。好容易捱到天黑，忽闻楼道上舄履杂沓，旋即锁响门开，闯进四个凶神恶煞般的军汉。头一个擎着火把，点燃嵌在石壁上的灯炬。公主心惊肉跳。那四人也不言语，便罗列两厢。又听琼瑶叮当，女王盛妆而入，微笑道：“公主委屈了！”

公主一见假王，杏目圆睁：“你是何方妖女，竟敢冒名顶替本公主！我兄长有三个徒弟，个个神力非凡，早晚要灭了你！”女王闻言，蛾眉一挑，挥手拂退四个汉子。掩上门温言款语道：“你是真的，又有何用！现今王位我坐着，国玺我掌着。生杀予夺，都是一句话的事！那唐长老不过是一介僧人，萍水相逢，焉肯为你效力！”公主不语。女王趁机道：“不如公主屈尊给唐长老写一信，说自己是假的。我即赠公主黄金百斤，送你去中天竺，与你置产筑舍。公主虽远离家国，却一样荣华富贵，如何？”公主仍缄默。女王又道：“若公主执迷不悟，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公主骂道：“你这妖女，篡了王位，不过猖獗一时！天网恢恢，早晚要遭报应！”

女王大怒，挥掌将公主打得顺嘴角流血，方摔门出去，叫“锁上门，严加看管！”众军汉道：“不如一刀斩了，倒与陛下出气！”女王道：“杀她容易，但唐僧必四处寻她。若寻不见，岂不生疑，猜度是朕害她！”众人道：“云游之僧，怕他做甚。陛下发令，我等今夜便灭了他！”女王道：“你们不晓得他徒弟手段。休得胡来！回去再议！”便留下两人看守公主，叫“给她点水饮，休渴死了！”自率人离了石堡。返城路上，那女王忽生一计，寻思若弄得好，或可瞒过唐僧，大喜。便打算次日清晨一试。要知是何计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俏佳人后宫凝妆 勇公主南苑行刺

唐僧城外寻公主，以假为真；“女王”寝殿巧梳妆，美不胜收……唤“妹子”，唐僧心旌摇曳起凡念；刺仇人，衬红单刀赴会潜南苑……

却说次日清早，行者、八戒、沙僧又奉命大街小巷去寻公主。唐僧为避闲人纠缠，也掩上门，趁店主不备，潜出客栈。走街过市，忽见前头有个女子回首望他，极像公主。便想撵上看清。那女子匆忙往前走，唐僧追她，不觉出了东门。却不见女子。寻至河畔，树林荡郁，甚为幽静。忽听林中有女子啜泣声，心中一动，循声觅去，果是公主。

唐僧又怨又喜：“公主，你为何擅出，流落至此？叫贫僧挂念死了！”“公主”看一眼三藏，叫声“兄长！”掩面又泣。唐僧搀扶她道：“还哭甚，随我回去吧！悟空已认出那女王是妖，要替你报仇哩！”“公主”闻言，挣开唐僧又哀哀哭起来。急得唐僧跳脚：“公主，你端的受甚委屈，却只哭不说，岂不急杀为兄！”“公主”方抽泣道：“兄长来得正好，小妹就此永决也！”唐僧捉住公主手道：“公主，休寻短见！再忍耐一时，早晚给你讨回公道！”公主摇头道：“其实我非公主，实乃灵山大雷音寺莲池里一蜻蜓。在那圣山宝刹，耳濡目染，得了灵气，能变化人形。因慕哥哥才德容貌，有心结识，故假冒公主，装作自焚情景，好叫哥哥搭救！来国后又欲藉兄之力，篡夺王位，然后好与哥哥同享荣华富贵。不意好事多磨！那如来未卜先知，昨日遣长眉罗汉拘我回灵山。我苦苦央求，罗汉开恩，方延至此时，见哥哥一面——望哥哥珍重，日后寻个好嫂嫂。愚妹去也！”唐僧听了，如坠云雾：“公主说甚哩，贫僧糊涂也！”忽思起一事，道：“你那珠钏，店主还了，现在客栈里，等我取来给你！”那女子一愣，却也会见风使舵，道：“好哥哩，妹子不要了。便送你做个想头！”悲切而去。三藏不忍，想拉她再说几句话，却拽个空！便见一只红蜻蜓飞起来，在他头顶盘旋，恋恋不舍绕了三匝，才振翅飞走了！

唐僧在林中惆怅多时，方快快回城归客栈，见那乘金嵌银饰凤辇又停在门首。正诧异，两个太监从客栈迎出：“圣僧何处闲逛去了？女王陛下令奴才来迎圣僧进宫，已候多时了！”急催唐僧动身。唐僧寻思：“公主若是假的，女王即是真的了。便去何妨！”遂登辇车。途中又思行者何故说女王是妖？莫非是怕他动凡念，有意诿谤？真是人心难测！

却道女王正在寝殿梳妆，听见鸾铃声声，辘轳轧轧，一迭声道：“还不快去迎圣僧哥哥！”慌的一班宫娥彩女，涌向宫门。见唐僧下车，忙序次屈身施礼，口称“圣僧万福”。一时花枝摇曳，莺啼燕畔，香风扑鼻，如置芳园。唐僧低了头，疾步行过。近宫宇见雕甍绣槛，玉阶金铺。登堂入室，又见琉璃窗牖，翡翠屏风。侍女打起翠羽麟毫帘子，请唐僧进内。那女王正坐在妆台前，两个宫女给她盘髻。木兰案上有香粉胭脂奁匣，还有两个青花小碟，分别盛着豆蔻、砂仁。那女王拈两颗放在口中，慢慢咀嚼。从镜中瞧见三藏进来，也不起身，只道：“赐坐！”唐僧惊慌道：“不知陛下晨妆未及，万望恕罪！贫僧这就退下！”

女王笑道：“圣僧乃是朕的救命恩人，情同至亲，何用回避！”便有宫女献锦凳。唐僧无奈，只好落座。又不敢窥觑女王，只好看案上那铜镜，确

想头——可以引起人思念对方的物品。

实精致：饰着莲花、宝相花、海石榴，又点缀栩栩如生孔雀、灵鸟、婀娜多姿的飞天仙子、人首鸟身的伽陵频伽……侍妆宫女忽持一面带柄瑞兽葡萄镜，让女王看鬓髻背面。原来已盘好。唐僧瞥一眼，见是三个曼髻危耸，缠以C 绦。端的高逸奇妙。女王笑问：“圣僧曾睹此发髻否？”唐僧答：“不曾。”女王道：“此乃飞天髻，是我梦见飞天行空，心有所悟，揣摩出的！”唐僧随口赞曰：“果然灵秀不俗！”女王喜欢，又催宫女描眉。黛粉青黑亮泽，描画出眉峰色如点漆，将一双星眸衬得熠熠生辉。女王笑道：“圣僧知否，此乃螺子黛。是由波斯购进，区区一斛值五百两银子呢！”唐僧吃惊。

宫女给女王描眉毕，又施玉簪花粉。继将胭脂在手心调整匀，淡淡施在两颊。又略施珠粉。女王笑曰：“圣僧知否，此唤作飞霞妆。”唐僧夸道：“非飞天即飞霞，陛下果然脱俗出尘，有仙子之风矣！”女王抿口笑道：“我不愿做仙子！只想做个凡人！不然，便见不到哥哥也！”唐僧一时语塞。面妆毕，宫女问女王用何种唇脂。女王沉吟片刻，转首问唐僧：“圣僧哥哥喜欢石榴娇，还是天宫巧，抑或淡红心？”唐僧看女王美目含情，才启口，兰蕙之香呵出，令人沉迷。张皇道：“陛下自便，陛下自便！”女王嫣然一笑，点了唇脂，道：“圣僧看我与昨日相比若何？”唐僧额上沁汗，喃喃道：“陛下昨日飞燕惊鸿，今日倾城倾国矣！”

女王心花怒放，道：“昨日被那可恶水禽坏了雅兴，今晨朕连早朝都免了，更衣凝妆，便是为了另择一个好去处与哥哥对酌叙话，这便去也！”唐僧见女王媚气逼人，恐不能自持，道：“贫僧来时慌张，未及留话于顽徒，只怕他们着急，四处寻我哩！”女王道：“我即遣人去客栈告知高足，午时再赠宫宴食盒，也让他们享用可也！”唐僧一时无话可说，女王便携了他手，出门登辇出宫而去。唐长老傍着个天仙般女王，亦忧亦喜，心如撞鹿，不知所措。只好听天由命去了。

再表公主关在东林苑石堡里，想着家仇未报，身陷囹圄，生死未卜，不觉悲上心来，泪流满面。正悲伤间，忽听楼下军汉恭敬道：“将军大人！”便听一人道：“打开门锁，我奉女王陛下之命来提犯人！”那军汉问：“大人可有女王手谕？”那人道：“有，有！”便听几声兵戈相击铿锵声、扑通倒地声，混着惨叫，仿佛是“将军”杀了那两军士。旋即闻脚步咚咚，有人哗啦开了锁，门开了。进来一个大汉，正是阿曼将军！公主惊喜，扑上去叫：“阿曼！”阿曼搀住她道：“公主，事急矣！恕不为礼，快随我来！”

两个急忙出了石堡，上了马车，车夫打马便走。公主道：“阿曼，那日我再三叫你，你为何不理？”阿曼道：“当时我也觉得奇怪，回家问过家父，他道：‘当今女王只知浓抹盛妆，纵情享乐，治国理政，一窍不通。且对太后日见冷淡，吾存疑久也，却无凭证！’”原来阿曼父亲曾为先王师傅，亦教过公主诗书。因年高赋闲在家。公主道：“令尊还说甚？”阿曼道：“家父说公主幼时顽皮如男童，一日逃学去御花园玩耍，从假山上往下跳，跌了左额，留下豌豆大小疤痕，”公王探手入左鬓发抚摩痕印道：“令尊不言，我自己几乎都忘了。我有半年之久不照镜子了！”遂将在吐火国之事备叙。阿曼感叹。

说话间进了城。在南门里客栈门首停下，见无杂人，阿曼道：“公主先去求那会腾云、有法力的猴长老，请他务必帮你降妖，好重返王宫。我是偷跑出来的，还要赶回漪园。那妖女正在那厢宴请唐长老！”解下身上斗篷，给公主披上。公主道一声：“将军自珍重！”跳下车，裹了斗篷，快步进店

去了。那阿曼自令车夫驱车走了。

公主进客栈，路经行者三个的客房，见门开着，行者、八戒、沙僧正吃酒。店主在一厢陪酒，脸如煮熟的大虾。公主不敢多停，轻轻瞥咳一声，趋步上楼。却道行者生性灵敏，虽师父捎话来叫他三个不要再寻公主，宽心吃酒，但仍存疑窦。那八戒、沙僧开怀畅饮，他却只拿个杯子应付，正想偷个空儿去漪园瞧瞧，眼角扫见一个裹黑斗篷的女子在门前停了停，轻咳一声又走上楼了。这几个不当事儿，他却辨出是公主，便推说出恭，出去后却随手带上门，悄悄上楼，推门低叫：“公主……”公主迎上来，哽咽一声“孙长老”，泪如泉涌。行者指指楼下道：“公主勿悲。有话从容道来。”公主会意，小声说了这两日遭遇，求行者助她。行者应道：“俺也正觉得奇怪。老孙即去漪园看觑，见机行事！”问了路径，抽身出门。公主道：“将门锁上，恐有闲人来！”行者便锁了门，也不打招呼，径去漪园。

且说那南苑漪园离王宫不过三四里路，虽不甚宽敞，但凿渠引大河水入内，蜿蜒于朱阁曲廊旁，跌冗于假山奇石间；那溪上搭小桥筑翼亭，潭畔植修竹栽异花，便见奇妙。尤其炎夏之日，一进俯园，见流泉潺湲，闻林吟鸟鸣，凉意顿生。那女王使凤辇载了唐僧，进苑圃，先入德馨殿稍停，即引去近处水榭赴宴。

水榭建在一泓清潭上，门额上却是三个篆字：“临风榭”，朱柱琉瓦，雕栏画栋。潭水三面环榭，碧波清澄，五色卵石，历历可数，又有各色金鱼逍遥其间。睹之令人心旷神怡。唐僧虽还心存戒意，却没法不喜欢这景致，遂道：“好个去处！——那亭榭为何是中华风格？”女王一时语塞，却也机灵，道：“想起来也，这榭是我幼时父王重金延请东土工匠来此构筑的。”唐僧自语：“临风榭，莫不是取玉树临风之意？”女王一怔，笑盈盈道：“圣僧哥哥在此，果如玉树临风耳！”

唐僧连道惭愧。宫女打起珠帘，女王引三藏入水榭。遂分宾主落座。那太監一声传唤，宫女鱼贯而入，奉献素宴，但见：

飧糖茶点状鹤凤；麻花酥饼缀茶靡。家苕野芹雪藕，撷自天然；木耳香菇湖苑，尽着野趣。樱桃天天胜丹唇，兰笋尖尖愧玉指，春饼薄卷蕨薇，香粳爽拌瓠犀。更有担步罗果槟榔子，豆蔻龙脑大人米。鸂鶒缸、鹦鹉杯，红梁新醕葡萄醪。珍馐色斑斓，异饌馨百步。宫廷寻常一餐饭，农户三年食与衣！女王亲执玉勺给唐僧添酒，笑道：“圣僧，朕具薄酌，为尔接风洗尘！望开怀畅饮，休得拘谨！”唐僧诚惶诚恐，拜道：“贫僧草芥之人，陛下赐粗茶淡饭足也！忝领盛宴，内心实惴惴！”女王道：“谁叫你是‘恩人’！”唐僧道：“说起恩人，贫僧内心一直不安，其实贫僧并未救陛下……”

女王格格笑道：“我与圣僧哥哥一见如故！当着百官面，不如此说，如何能与圣僧亲近！”切切道：“圣僧虽未救我之身，却救我心也！恨不能倾家私奉侍，何惜一餐饭食！”殷勤劝酒。时露台上乐舞已备，遂令乐工奏流水之音，彩女蹈黄荷之舞。一时乐声悠悠，回旋绿窗朱槛；红裙跪蹑，倒映碧波清泉。女王星眸流波，凝睇忽垂；贝齿微启，欲语又止，不胜娇羞之至。唐僧闻乐声，睹佳丽，虽非初次，但如此富贵美色却是第一回遇上！只怕出格，忙垂目嚅囁，叨念《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

大人米——系大竺摩揭陀国特产，米粒大如乌豆，饭熟香百步。因只供国王及“多闻大德”者食用，故名。

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女王听了不解，忙问：“圣僧何意，可是嫌款待不周？”唐僧惊醒，忙道：“岂敢，岂敢！不过是例行的课诵，已经好了，已经好了！”再三谢罪。

女王道：“虽如此，仍要罚你！”三藏害怕道：“罚甚？”女王扑哧一笑，却问：“令妹在何处？”唐僧摆手道：“休提她，原是个妖仙……”将东门外林中与“公主”诀别事说了一遍。女王道：“原来如此——圣僧岂不无妹子了？”唐僧叹道：“休打趣了——那女子虽也清秀可爱，毕竟是个妖仙。贫僧肉眼凡胎，不辨人妖，枉自怜悯她一回！”女王道：“实相相告，我也是妖。”唐僧笑道：“你是妖，我乃魔也！”两个大笑，拘谨全消。女王道：“圣僧无妹，寡人无兄，何不以兄妹相称？”唐僧连道：“岂敢！”女王正色道：“罚你称吾为妹，不依，杖击三万！”唐僧惊道：“不消三万，三百便打死了！”女王道：“还不快叫！”唐僧无奈，战战兢兢挤出一声：“妹子。”女王道：“没听清。”一班宫娥窃笑。唐僧只好高声再叫。女王点点头，朝宫女挤眼道：“勉强听见了，却忒干涩，不热乎。像是极不情愿似的！”宫女皆道：“陛下不乐意，再叫，再叫！”唐僧被逼，只得红了脸，甜甜蜜蜜叫了声：“妹子！”女王欢喜，偎近三藏，连道：“哥哥，好哥哥，妙人哥哥！”那女王嘘气若兰，娇声嗲语，明眸闪亮，酥胸起伏，撩拨得唐僧一时心旌摇曳，坐根蠢动。想念佛号驱邪镇魔，急切间却寻不着清净方寸！

恰在这时，行者化蝉而来，见状大吃一惊：“再迟一步，师父庶几被这妖女诱惑了也！”顾不得多想，使个隐身法，近妖女桌前，将她酒杯倾倒，浅红酒浆如出堤之水哗地淌到她罗裙上，弄得湿淋淋一片。宫女惊叫：“陛下，酒污裙裳也！”女王正春情缱绻，气恼不已，却也尤奈，还以为酒杯是自己袖子拂倒的呢。也无甚怪责，只好丢开三藏，赔笑道：“哥哥先请自饮，我去更衣，去去就来！”便有贴身宫女拥女王走了。行者潜行至三藏身边，轻声道：“师父，请速离水榭，寻个清静地，俺有话说！”唐僧已晓得这泼酒污裙是行者所为，心中不悦；却不知要说何事，便对待酒的太监道要看园林景致，不要陪行，起身出水榭。

唐僧来到芍药栏旁，假山石后，见四匝清寂，叫一声：“悟空。”行者即现形道：“师父，速速回去，公主逃出来也！原来她被妖女哄骗，困在东林苑石堡中……”唐僧不等说完，挪榆道：“亏你还自诩火眼金睛，竟看不出那公主才是假的！今早已叫长眉罗汉捉回灵山了。哪儿又冒出来个公主！”行者道：“老孙一路上降妖伏怪，何时看错过！那公主委是个真的，女王确是个假货！”唐僧冷笑：“为师晓得你是好意，怕我被女王陛下富贵美色所惑，故此这般说！”行者惊讶：“师父原来信不过俺！罢了，此事老孙不管了！”唐僧依旧冷笑：“徒儿勿要挟为师，适间我不过盛情难却，虚与应酬，逢场作戏罢了。其实心中自有菩提，断不会贪色破戒！”

行者叹道：“师父自有主张，何用愚徒代庖！”赌气要走，又思起公主困境，遂道：“公主那厢蒙冤茹苦，这假王却逍遥受用，老孙甚事不顾，也要现相擒妖！”唐僧叱道：“你这猴头敢胡来，我就念‘紧箍咒’，勒出你脑浆来——女王若是妖，我便是魔，你先灭了我吧！”梗着头要悟空打。行者赔笑道：“师父息怒，徒儿岂敢造次！”三藏低声喝：“那你还赖在此间不走，想气死为师？！”行者寻思：“真是‘好心当作驴肝肺’！”好生恼火，遂道：“莫撵！莫撵！老孙这就走，师父自珍重吧！”化道火光去了。

那三藏也不挽留，心说：“我还没攀龙附凤哩！便这般待我。端的谁是师父谁是徒弟？”正气恼，忽听女王近处叫：“圣僧哥哥，你躲在何处了？”忙应道：“陛下，贫僧在此！”女王转过假石，执三藏手臂，娇嗔道：“‘陛下’，‘陛下’！再叫陛下真打你三万杖了！……”复请入水榭欢宴不提。

且说孙行者回到客栈，敛光现相，见店主已吃醉了，倒在桌下像摊烂泥，正呼呼大睡。那八戒、沙僧也已半醺，瞅见行者，含糊叫：“猴哥——你为何逃酒！该罚！——罚！”行者怒道：“师父吃酒吃糊涂了，你们还吃！”将桌子掀了，又抄起一罐凉水，朝两个头上浇去。八戒、沙僧皆清醒了，道：“师兄为何发火？”行者“唉”一声道：“叫老和尚气的！”见两个懵懂，又道：“公主适间逃回来了……”两个道：“逃回来了？在哪？”行者道：“在楼上，俩醉鬼！公主逃回后，央俺去南苑告知师父真情，伺机灭妖，却才回来……”两个问：“怎么样？”行者起身叹道：“一言难尽！”撇下八戒、沙僧，上楼去了。

公主闻声迎出，满怀喜悦道：“见着唐长老了，他如何说？那妖女——”行者顿足道：“公主休问，老孙实难据实回答。”公主再三问，行者方道出唐僧不信真实，人妖混淆！公主又惊又恼。行者也无良策，只道：“公主且休憩。容后再议。”欲下楼。公主却裹了斗篷抢在他前头走。行者道：“公主何往？”公主不语。行者拦住道：“公主休要意气用事！外头乱闯，只怕会遭不测！”公主强忍泪水道：“我不乱闯。只觉闷得慌，想出去走走。”那八戒、沙僧也在门外听着，此时也上前劝阻，皆道：“不可！”公主只好退回客房，忽道：“我要睡一阵儿，盼勿打扰！”

三个只好退下楼，行者道：“待俺查查那妖女身世，好寻她东人拿她！”遂念咒语“唵摩呢摄”。一时拘来土地神，问他妖女来历。土地却只知她自西土来的，其他一概不知！行者恼怒，要使棒子打他，叫八戒、沙僧劝住了，道：“若不知打死也没用！”撵土地爷走了，行者再无良策，长叹一声，扶正桌子，却又呼店伙计拿酒来。八戒、沙僧道：“猴哥，你不叫小弟吃酒，为何——”行者喝道：“休惹俺烦，不然一人一棒！”两个诺诺。伙计上酒来，便与悟空筛酒。行者吃了几杯，脸色稍霁。八戒愤愤道：“师父怎叫那妖女迷惑得香臭不辨，良莠不分！看把人家公主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沙僧道：“师父莫不是吃醉了？”行者冷笑道：“同妖冶女王欢宴，焉能不醉！——你们侍候他吧。老孙委实受够了！”八戒惊道：“猴哥哪里话！好歹混过一时，到了灵山，也挣个果位！”行者道：“只伯要在此间配驾侍、拜天地了，上甚灵山！”沙僧只叹息。八戒忽支起耳朵听一霎道：“那楼上竟无动静，想是公主睡着了？”行者一怔道：“不好，上了公主当也！”急上楼，果然空虚无人，那后窗开着。原来公主撕门帘绩绳，缒下去不知去向。

三僧垂头丧气下楼，张罗着寻找公主不提。

且说衬红公主瞒过几僧，偷偷从客栈脱身，却也无什么主张，只是愤感，疾步乱走一气，不知不觉来到城墙下，便登上城。时斜阳如血，照着参差宫殿，飞檐拱顶，一片金色。公主感慨万千。被凉风一吹，愈加清醒，遂决意不靠天、不靠地，杀妖自救！下了城，去典当铺子，摘下佩玉，换了几两银子，先饱餐一顿，又买了一把牛耳尖刀，去河边磨得锋快，揣在怀里，趁夜色出城，潜行至漪园。

公主自路熟，逾墙而入，隐在花木中。时月升东天，花影树痕，斑斑驳驳。公主借屏障阴影，蹑手蹑脚，靠近水榭。将弦乐歌舞、觥筹交错情景觑

个正清：那唐长老吃醉了，歪在锦椅上高声吟诗。女王格格直笑，忽拂去乐工舞姬，令侍女置玉榻于榭外露台上，焚起檀香。香雾缭绕间，女王褪了裙裳，不着寸丝，沿石阶下到碧波中，游荡玩耍起来。肌肤隐现，一如玉色芙蓉，娇声叫：“哥哥，来陪妹子游水！”唐僧望着水中妙人儿，恍若梦幻。女王见唐僧不动，披波上来扯唐僧：“哥哥，你来也！”那三藏如醉如痴，动弹不得。衬红心想：“此时不动手，更等何时！”众柱后跳出来，直扑女工，挥刀便刺！

女王一惊，急闪时，手臂划破一道，鲜血直流。唐僧惊叫起来。妖女果然不凡，飞起一脚，将衬红尖刀踢飞！将她一把反手扭住。公主“哎哟”一声，跌倒在露台上，再不能动。时侍卫闻声赶来，见女王赤身裸体，不敢近前，只叫：“陛下！”女王一手按着公主，一手扯锦巾护在胸前。众侍卫方上前将公主缚了。女工草草着了衣。唐僧惊魂初定，问：“陛下伤重否？”女王一手捂着伤处，笑道：“权当被英藜划了下，无妨！”公主见唐僧体恤女王，狠狠瞪了三藏一眼。

唐僧一怔，忽悟道：“若是妖怪，必有神通，何必操匕首效荆轲刺秦王！”遂生疑窦。忽听女王道：“兄长稍候，朕去去就来！”令押公主走。女王才离，阿曼闪出，道：“唐长老，公主失手，你何不速回客栈，叫你有神通的弟子来救人灭妖？”唐僧懵懂道：“公主与女王，孰真孰假？”阿曼道：“公主真，女王假！先时是我去东林苑救了公主。听家父言，公主自幼顽皮，队假山上往下跳，跌破左额角，落一小疤……”唐僧点头道，“贫僧晓得！”

阿曼才走几步，那女王裹伤回来，怒道：“阿曼，你尸位素餐，纵放刺客入内，庶几害了朕的性命！左右，将他拿下！”便有侍卫一拥而上，将阿曼捆了。女王近前，又冷笑道：“阿曼，你做的好事，以为朕不知！”阿曼骂道：“妖女，看你能得逞几时！”女王大怒，从禁卫手里夺过剑要杀阿曼。唐僧忙上前拦道：“陛下息怒！恐污玉手，不如交有司惩治。”女王脸色复霁道：“看圣僧哥哥面子，再叫你多活几个时辰！”令：“带下！明日与刺客一起处死！”言未讫，猛听一声吃喝：“贱妖女，还俺公主来！”原是八戒腾空而来！欲知八戒如何会来此间，能否降灭妖精，救出公主，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行刑台众僧救难 养性斋师徒异心

大圣长索缚妖女，三藏刑台护衬红。公主登基为王，唐僧领职羁留……
呆子盗宝谋私，沙僧扇风点火。忿八戒谗言谤兄，病唐僧忌恨行者……

原来师兄弟三个见公主悄然出走，行者道：“兄弟们，快分头找，务必寻回公主！不然后果难料！”三僧离了客栈。八戒自是卖力，颠着夯笨身子四下寻查；沙僧闷头走了一程，因天气热，出了身汗，停步啐道：“寻什么衬红，找什么公主！放着好好的经不取，在这儿瞎折腾！”钻进一家茶馆吃起闷茶来；行者猴窜猴蹦，一路睃瞄，转到西门里，天色已晚，正觉无望时，忽见灯影下有家旧货店挂着一件佩玉待沽。认出是公主的！心中一喜，忙上前打听，方知公主在那店里换过钱。又在附近打探，得知公主在此间吃了饭，买了一把尖刀，又不知去向。

行者快快而回。半道上恍悟，猜出公主十有八九是闯禁苑杀妖女去了！慌得腾起云来，才要去南苑，却又有些恼师父适才撵他，一低头看见八戒正在街巷里奔波，便降下祥云嘱八戒速去禁苑救护公主。八戒连声道谢。行者不解问：“谢甚？”八戒纵身离地，半空笑道：“谢你将‘英雄救美人’时机让给小弟！”自去了。

八戒至此，却晚了一步，衬红已遭擒拿。却看见女士与师父在一起，吆喝一声，挥耙直取妖女。女王一时害怕，往唐僧身后躲。

唐僧喝道：“大胆八戒，此间岂容你撒野！速速回去！”八戒见师父骂，气焰先泄了一半。嘟哝道：“是大师兄叫俺来寻公主则个！”三藏上前，捏八戒胳膊一下，低语：“莫打草惊蛇。”又大声道：“公主是假的，寻她做甚！快回去！不然写贬书贬了你这厮！”八戒虽呆，亦粗中有细，见三藏暗通款曲，知他心里有数，便装作不乐意的样子，拖着耙，嘟嘟囔囔走了。

女王偎着三藏，贴腮摩鬓道：“多亏哥哥叱退这凶和尚，救了小妹，不然我命休也！”唐僧虚与周旋道：“陛下休虑，他虽粗鲁，却是菩萨亲自授戒，师命不敢违也！”女王嗔道：“又叫‘陛下’，妹子恼也！”正撒娇，忽一片落叶坠到她头上。女王欲拂。三藏笑道：“我来给妹子摘！”女王喜上眉梢，闭目以待。唐僧趁机撩她左鬓，月光如水，照见额角洁白无暇，果然无阿曼所言疤痕！

三藏不动声色，摘下树叶。女王接在手里，伤感道：“金风未起，绿叶先凋、报秋令将至也！真真时光催人老！”抱住唐僧：“春光易逝，韶华难留！盼哥哥垂怜妹子则个！今夜愿侍奉哥哥枕席，谐鱼水之欢；庶不辜负这良辰美景！”唐僧推道：“陛下乃一国之尊，草草苟合，恐遭朝野议论！陛下既有垂爱之意，贫僧岂无沐恩之心！却须择吉日，行聘礼，明媒正娶方可！天色已晚矣，贫僧这就告辞。还要再去训诫一下愚徒，叫他们明事察理，勿再与陛下作对！”女王见此，也只好收敛荡漾春心，令太监御车辇送三藏回去。道：“明日是凶日，正好先将刺客、内奸处死；后日逢大吉之期，我一早便遣阁老去提亲！”唐僧虚言道：“贫僧知晓！静候佳音也！”遂告辞回客栈。

三藏回到客栈，沙僧、八戒迎上，却不见行者。一转身，行者却从身后闪出。原来他一直在暗中护卫。三藏不无惭愧道：“悟空，今日错怪你也！休要在意！”行者笑道：“师父又不是头一回，老孙倒也惯了！无事，无事！”说得唐僧脸上发热，师徒几个遂商议明日刑场救公主之事，三更方歇。

次日一早，女王上朝，令禁军在王宫前空场上竖起两架绞索，号令全城百姓来看吊死罪犯。不消两个时辰；空地上已挤满上万人，黑压压一片。那女王率百官登宫城楼，亲自监刑。闻午炮响，女王传令，将公主与阿曼带上，两人嘴已塞上，五花大绑，押至刑台。行刑官给两个套上绳索，才要吊起来，忽然人群骚动，裂出一道人巷，闪出唐三藏，后头沙僧持宝杖护持。唐僧高叫一声：“且慢！”快步来到刑台下。行刑官知唐僧与女王瓜葛，不敢再动。城楼上女王也吃一惊，怔怔看唐僧，不知他要做什么。

唐僧登台，见公主横眉冷对。风正拂扬着她凌乱的鬓发，露出左额角微小癰痕。唐僧微微一笑，高声唤：“悟空、悟能，还不动手！”话音未落，只见行者腾云自天而降，八戒驾风从人头上飞来，霎时间来到绞刑台上，一棒、一耙，将两个行刑官扑通、扑通打下台去，救了公主与阿曼。台下百姓大乱；城上女王惊慌！行者大喝：“睁大眼睛看看吧，这才是真公主哩！”一指城楼上，“那是个假货！”腾空挥棒去灭妖女。

妖女大惊，从侍卫手中抢过一把剑，在城楼上与行者斗了几个回合。毕竟不是对手，便化作原身，竟是一只五尺来长的赤色大蜻蜓，呼扇呼扇，振翅逃逸，果然快捷。八戒惊叫道：“哥，还是个带翅的哩，无怪变出的女子那么轻盈！”行者叫：“呆子休骚嘴，快帮俺拿她！”八戒应一声，驾狂风追上天，吆吆喝喝道：“呔！老猪在此，哪儿去！”那蜻蜓精儿吃他一吓，遁逃得更快！眼看要迫不上了！好大圣，念动真言，将手中金箍棒晃了晃，端的随心所欲，化作一道长索。使出当年驰骋云空套天马的绝活儿，刷地甩出去，那绳头上的活扣，正套在那大蜻蜓一只翅膀上！再也飞不动！行者落地收绳；那精怪坠落尘埃，复作女儿身，束手就擒。

抬眼看见三藏，悲声道：“圣僧哥哥，我是诚心要与你结百年之好，为何害我！”三藏道：“阿弥陀佛，不是贫僧要害你，是你要害公主！逼贫僧不得已而为之！”行者正踌躇如何发落妖女，沙僧叫：“交给老沙，一杖送她上西天！”那女子吓得蜂腰抖颤、玉容失色。八戒顿起借玉怜香之心：“猴哥呀，佛门慈悲，不如将她赏给小弟做媳妇！”三藏、行者皆道：“呆子，莫胡吖！”

师徒正商议未决间，忽见天空云霞霭霭，瑞气闪闪，原是长眉罗汉率伽蓝神美音、梵音来了。行者笑道：“莫争了，妖女的‘娘家人’来也！”唐僧见诸神驾临，忙上前礼拜。那罗汉与行者见过礼，道：“大圣，这女子原是大雷音寺院莲他的一只赤蜻蜓，日久天长，得些灵气，修成人形。今晨如来佛祖发觉莲池里水虫增多，方晓得她私离山寺，在此作祟！即令我几个速速赶来，擒妖归案！”行者笑道：“这事俺却不敢擅专！”转身看师父。三藏忙道：“佛旨圣谕，哪个敢违！遵行，遵行！”行者因妖女无人命血债，便依师父之言，将蜻蜓精交与长眉罗汉。罗汉使缚妖索绑了妖女，与二伽蓝神押她回西天不提。

却说那绞刑台上公主获救，又见妖女被押解归案，欢喜过度，一时站立不住，倒在唐僧怀中，喃喃道：“梦耶，真耶？”台下百姓齐声欢呼：“公主，公主——”公主方醒，朝臣民扬臂致意。忽觉臂上有个亮物乱晃，原是那支钏镯——三藏适间给她悄悄戴上了。公主真诚道：“圣僧此番又救了我，却如何谢你！”三藏心里有愧。虽有满腹言语，当着众人面却难以启齿。只听他吞吞吐吐道：“昨日……贫僧……其实……”公主知道他说甚，笑道：“圣僧莫说了！‘其实’，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三藏闻此言，方觉释然。

时百官已慌张下城，跪了一片。老大师开口奏请公主进宫升陞为王。公主道：“唐圣僧仁德无双，儒雅多识，不如拥戴他为王！”唐僧力辞：“公主继位，顺天承运，切勿推却。不然陷贫僧于不义，不如爬绞架儿！”便将绞索套自己脖子上。公主忙去扯下：“圣僧，从长计议！”八戒笑道：“师父哪儿舍得撇下这般可人的妹子升天！”公主嗔怪，捶打唐僧，听太师连声“咳嗽”才罢。大师道：“公主今日消除妖障，重返宫廷，骨肉重逢，大喜之事也！理应排宴东阁，一来酬谢圣僧，二受群臣朝贺！”公主颌首，走下刑台。百官即两厢恭立，请公主与唐僧师徒登凤轩进宫。

且说那后宫太后昏睡多日，此时竟猛不丁醒来，精神陡增，厉声吩咐：“备辇，吾儿归也！”惊得宫女以为太后犯了疯病。忽有太监飞跑来报剪降妖女，迎回公主之事，太后仰天大笑。未几，又闻华车轧轧，止于宫外，一声“母后！”公主趋前，扑入母怀。太后泪如雨下，公主亦啜泣不已。太师等重臣随后至，劝道：“太后康复，公主入宫，万千之喜！不必过于悲伤！”太后方止了泪水；公主亦破涕为笑。又引唐僧来见太后。太后见三藏气宇轩昂，谈吐不俗，甚悦，私语女儿：“若此子为驸马，母心慰也！”公主羞红了脸，瞟一眼唐僧，悄言：“不知人家情愿不情愿哩！”忽御膳房太监来报，酒筵排好。公主便偕太后、唐僧师徒赴宴。时百官已在东阁恭候。

饮宴间，百官皆道：“国不可一日无君，请太后赐命，公主登基。”太后即传谕司礼监准备登位典仪。明日吉时，请公主继位为王。当日盛宴，尽欢而散。

翌日清晨，公主登位为王，大赦天下，封阿曼为护国大元帅，唐僧为太傅。唐僧以已入空门故力辞。女王伤怀：“朕知圣僧不愿淹留吾国，故推托不就！”唐僧不语。女王道：“圣僧既心清性净，无意功名，便封你为待诏。有事宣召，无事自便。请勿再推辞！”唐僧知其为答询顾问闲职，有意承领，心中无数，问：“不知陛下欲垂询吾何事？经邦治国，贫僧却不通谳！”女王笑道：“只拣你会的：一问仁，二问禅。可也？”三藏道：“仁可说，禅只可意会，不可说也！”女王道：“树上之蝉，为何会说？”众臣大笑。三藏也觉衬红可爱，一时不忍速离，遂领了待诏之职。女王又令太监将御花园养性斋打扫了，请唐僧师徒迁去居住。

且说唐僧师徒迁养性斋后。行者、八戒、沙僧因救公主有功，先是诸大臣依次作东，继之是地方豪富、平民百姓，轮流供养，吃了东家吃西家，宿醉未醒新酒呷。行者逢请必到，但时常中途逃席；八戒大饱口福；沙僧却不惯，吃伤了食，在家养息。这日晚对醉醺醺归来的八戒道：“二哥，这般花天酒地下去，还取不取经？”八戒瞪眼道：“‘皇上不急太监急’！师父还没得闲空儿哩，且受用几日再说！”原来女王每日清早都召唐僧入宫“垂询国是”，日暮方归。转瞬十数日过去，却不提西行之事。

这日月升时分，沙僧见师父高兴，便陪他说话儿。渐渐将话头引到西行取经上，问师父何时动身？唐僧沉吟道：“不消你催，我已几回提起。女王只道初理朝政，手忙脚乱，让为师助她一助。我岂忍心撒手不管，一走了之？”又拖了几日，沙僧见行者也是烦躁不安，乘机撺掇行者劝师父离国西行。行者道：“师父什么事理不明，让做徒弟多嘴！”沙僧道：“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混，何时是个头绪？倘师父真有心留在斯国，咱们倒情愿代他取经！”慷慨激昂说了一番，又道：“我等人微言轻，说了也不顶用。但大师兄说了，师父一定会听！”

行者虽知沙僧心术不甚正当，但此事却觉得义不容辞，是日晚果对师父道：“要放要留，不如师父在女王那儿讨个实信。若她执意要留师父辅弼社稷，不如让愚徒代师父取经，一年半载转回来，再与师父同归大唐。砍柴不误，绩麻不误，皆大欢喜，不知师父意下如何？”这行者说话果然比沙僧有份量，三藏忙道：“不可，不可！来日吾自与女王陛下言明我等坚行之意，求她恩准！”

不想当日夜里三藏却害起病来，身热足寒，腹痛背强，气短神疲。侍候答应的小太监急报与女王。女王夤夜驾临看视，一厢急传太医诊疗。老太医望闻问切毕，道：“待诏之症，乃常年奔走在外，风餐露宿，不禀五常，不循四时，导致六淫侵内所致。睹待诏颜色，鼻青面黄，腹胸受寒也；问话初寂然，忽惊悸呼叫，冷凝骨节也；张口气短，邪侵上焦也。脉浮寸口，风邪侵经阳之表耳；神疲气短，四肢无力，邪盛正衰、阴虚之兆矣！故宜先疏寒发汗，后健脾扶正，滋阴补养。”众人听了，连连点头。太医开了药方，乃是：

葛根四两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一两去皮芍药二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红枣十二枚配药齐备，老太医坐镇釜前，督弟子煎药，因药材整齐，女王亲口将其嚼细，睹者无不动容。药汤沥出，女王又目银勺喂三藏。唐僧昏昏沉沉，竟不知晓。服药后，约半个时辰，三藏微汗蒸出，热减痛缓，渐渐睡去，女王方回宫。时天色已晓明，遂又梳妆，系冕旒、束黄裙上早朝去了。

唐僧一觉醒来，口渴之至，小太监奉上玄玉浆。三藏饮了，精神略增，想挣扎下床，无奈身子绵软。行者按住道：“师父病了，就安心歇着吧！”沙僧道：“真是‘病来如山倒’，吓死小徒也！”唐僧叹道：“怎么这么巧，本该告辞走路的！”八戒道：“‘人不留人天留人’，也幸好未动身，不然半山湖坡，猛地病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给你老送终了！”唐僧道：“还不如那样，倒也省心了！”沙僧黯然道：“师父说甚！若真有个三长两短，大师兄。二师兄皆有故园可返，小徒却归何处，总不成再回那荒川野河做妖精吧？”跪在三藏面前呜呜哭起来。唐僧安慰道：“为师不过一时乱说，休在意！”八戒道：“师父呀，你可不能走！不然，不消俺们心疼，女王先心疼死了！一昨宵她亲为你明嚼药草，又一勺勺喂你药汤。看那样子，恨不能替你害病哩！”唐僧闻言，闭目不语，心中苦甘交织，感动不已。

且说三藏因病一时难以动身西行，便闷了行者，忙了沙僧，乐了八戒！虽说宫里又差来两个太监专门伺候三藏饮食起居，沙僧还是终日守在榻前，与师父说话解闷儿。有时还争着奉汤献茶，弄得太监都在一厢闲着。行者想伺候也插不上手儿，有心回花果山看顾，又一时张不开口儿，只好捱着。八戒呢，天天出门，四处吃酒。三藏“病去如抽丝”，一时也顾不得管他。

且说八戒一日晚在某富商后花园吃酒。半醉之际，见众酒客皆抱着姑娘吃起花酒来，也搂过给自己侍酒的媚儿，想吃她的“豆腐”。不想媚儿却嗤嗤笑着推他，八戒不乐道：“怎的，莫非看不上老猪？”媚儿笑道：“猪神僧勇猛非凡，奴家钦佩久也，只是……”八戒追问：“只是什么？快说！”媚儿道：“你自家清晨起来照不照镜子？”

若是别人听了这话会恼得起身便走。偏八戒是个厚脸皮，道：“休看老

“女王”句——国古人无刀挫加工药材，多以口嚼碎，再行煎服。

玄玉浆——古代饮食“八珍”之一，即马奶子。

猪目今模样不佳，当年却是英俊小生，人见人爱！”遂卖弄昔日自己的风流韵事，又道几年前自己如何被文殊菩萨捉弄，变成这副丑八怪样子。又哀叹师父有病，不知何时能到灵山，得堂堂罗汉金身。媚儿笑道：“等猪长老成了罗汉，又不识得奴家是何人了——奴家真是命薄！”八戒搂住她安抚。媚儿道：

“趁令师在此间养病一时不能成行，猪长老为何不去求文殊菩萨，叫他再还你俊俏面孔？”八戒连连点头称是。却又忧虑，怕去到五台山，菩萨不理睬他。媚儿道：“呆子，你不会贡些财礼？”一句话提醒了八戒，搂住媚儿亲得她喘不过气来。

那八戒得了媚儿指教，便夜间潜形去宫中偷珍奇器皿，不几日便得了四件飞羊铜尊、一只金虎白、一面透光镜，使个包袱包了，怕别人发觉了，便藏在庭外假山洞穴里。只愁自己云路不是太快捷，来回要三四日，恐师父怪罪，忽想起向时曾骑天马去花果山请孙猴下山，便盘算这回仍以白马为坐骑。

焉知好事多磨！那行者见八戒近日来鬼鬼祟祟，便留了心。这日晚，那八戒等众人睡着了，便蹑手蹑脚溜出屋，去假山取了包袱挎在身上。才要去马厩，却叫行者拦住去路。八戒恼得蹲在地上，道：“好哥，放我去吧！”行者笑道：“去何处，从实招来！”八戒无奈，一一道出。行者道：“呆货，你偷吃花酒，这是一罪；盗窃财物，这是二罪；贿赂菩萨，这是三罪！”揪住耳朵：“快随俺方见师父，忏悔罪过！”八戒磕头作揖，苦苦哀求，叫行者高抬贵手！行者见八戒可怜，心一软，便放过八戒。只叫他速将所窃之物送还宫中，再不准去吃花酒。那八戒敢不从命！

八戒自从被行者坏了好事，脸上未敢露不悦之色，心里却恼恨不已。背后时常偷骂“粥马温”、“死猴头”。叫沙僧看在眼里，一日瞅行者出门了，悄问八戒近日如何不出去吃酒了？八戒憋不住，将那事备叙。沙僧同情道：“大师兄委实不该拦二哥！成人之美的事，毁之不义也！”又劝他：“‘吃亏人常在’，且忍这口气吧！”八戒道：“走着瞧。早晚老猪也坏坏他的事！”又愁行者没有过失犯在自己手里。沙僧微微一笑道：“你没听见大师兄说过师父什么坏话儿？”八戒摇头。沙僧循循善诱：“师父在此任待诏，不西行取经，那猴儿背后能不埋怨师父？”八戒道：“你是说——”沙僧道：“二哥，小弟甚也没说。只是据理揣摩。”八戒点头道：“是了，是了。俺倒想起向时师父在南苑与假王饮酒，猴子回客栈骂过师父。”沙僧道：“此事确凿，我也在场！——只是不好移花接木！”

八戒道：“三弟你这般仁义！老猪却等不得了！”这呆子，想出那日之气，便去师父病榻前奉茶，趁讥捏造假言，说行者如何在人后诽谤师父贪图衬红“富贵美色”，故托病不走！气得三藏把茶盏儿摔得粉碎，一迭声叫传唤行者，当面对证。那沙僧又假惺惺劝师父“息怒”，道：“他岂会认账，倒落得二哥里外不是人。师父只心里有数就好了。”三藏方强忍下这口气。

又过两三日，行者见他师徒仨皆不理睬自己、甚是烦恼。寻思早知如此，还不如上回遭贬时铁了心留在花果山！日有所思，夜有其梦，是夜果梦见花果山景象，见水帘洞飞瀑、逍遥宫废墟……他与众猴在桃林间饮酒、碧海中戏水。端的逍遥自在！只可惜这美梦不久便被八戒如雷般鼾声惊醒！

透光镜——此镜镜面微凸，不仅能照人，且光束照上，具反射之光在墙上会形成一定的影像，此影像正与镜子背面纹饰相同，仿佛是从镜背透过似的。为何会出现这种神奇现象，此谜仍未完全揭开。

行者再难成眠，回思残梦，唏嘘不已，待到晨晖入室，行者折身自床上跃起，瞅见的却仍旧是三张冷面孔！好歹等唐僧进过早饭，行者实在忍不住，终于对师父说想回花果山“省亲”，“少则三日，多则五日，准定返回。”不料三藏冷笑道：“何必三日五日，你如不愿来便不必回来！”行者惊道：“师父怎出此言？倘不放徒弟走，权当没说！”三藏按捺不住怒气，道：“悟空，你也休言什么回去‘省亲’，其实还不是嫌为师霸留此地！”跳下床，去抓锡杖，叫道：“沙僧备马，八戒挑担，咱们走——”身体本来虚弱，再伽气愤，连声咳嗽起来，闷得脸赤气短。沙僧、八戒忙上前给师父捶背、揉胸，忙个不停。

行者还想争辩，见沙僧朝他直使眼色。无奈，一跺脚出了庭院。无处可去，便腾起云来，见城东南平展展一片草茵，遂敛祥光，落在草地上。想想自己一世英豪，今日却落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烦恼得翻筋头、打滚儿。发泄了一阵，也是累了，便躺下来。头上丽日蓝天，耳畔花摇草曳。风送来不远处大河哗哗水声，宛如海潮涌动。行者似又回到花果山上、百花丛中，酣然入睡。

沙僧见行者去了，招呼八戒将师父安置在床上，道：“这猴子天生不吃亏的脾气，生气走了，难说他会干出什么！我去瞅瞅，以防他滋事。”见唐僧点头，急出了门。

沙僧出了御花园，胡乱在天上兜了一圈，却径投后宫，求见女王。女王正在玉声殿批阅奏章，闻报即召见沙僧，赐了座，问沙长老来此有何见渝？沙僧叹口气道：“师父病又重了，盼陛下方便时去看觑，劝慰劝慰。”衬红惊讶：“太医今晨还说令师一日好于一日哩！究竟为何？”沙僧道：“还不是叫我大师兄气的！”说了一回。衬红颌首，道：“我一完公事便去养性斋看望尊师。”沙僧称谢了，起身辞别。衬红亲送他出殿门，在门首忽道：“看沙长老倒是令师的贴心之人。可否告吾：端的令师有心无心留在此间？”沙僧道：“用句老话，师父是‘有心无胆’。”衬红不解：“他怕哪个？”沙僧又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衬红莞尔一笑：“沙长老休卖关子！”沙僧道：“两救陛下何人功劳最大？今日正是他不乐意师父久留斯国！他自恃手段高，师父也惧他三分！”衬红“哦”一声。时太监已备好车辇。沙僧却推辞不乘，揖别女王，自腾空走了。

女王匆匆批完奏章，顾不得进午膳，便起驾去御花园养性斋。果见三藏正躺在榻上哼哼唧唧，八戒正笨嘴拙舌劝师父进斋，三藏好歹不吃。见女王至，唐僧欲下床行礼，叫衬红止住。女王笑道：“圣僧哥哥，‘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如何受得了。”说来也怪，三藏一见衬红，气便消了大半，依言进了斋饭。斋罢，衬红询问近况，三藏道：“本来好了许多。今日却又心烦。”正在这时，沙僧进门，与衬红见过礼，向三藏道：“城里没有大师兄。准是出城散心去了。恐师父焦躁，先来回禀一声。”三藏道：“随他去吧！你也累了，歇歇吧。”沙僧应了，侍立一厢。衬红有意问：“如何不见孙长老？”唐僧道：“请莫提他。”沙僧进言道：“女工陛下也不是外人，何不说出来，听听陛下的高见？”唐僧方道出适才与行者争吵之事：“他其实是嫌贫僧在此间淹留不走，借回花果山要挟贫僧。”

衬红闻言，心中道：“哥哥，我知道你不想走，所以才生孙长老的气。”盯着三藏，心旌摇曳。然一厢有侍立的大监，又守着八戒、沙僧的面，实难表露。只好按捺住内心如潮春情，款款笑道：“依我之见，此事唐圣僧多虑

了。孙长老久离家园，想回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不如允之。”唐僧嘟哝道：“这猴子当着我面还难管束，离了我眼，岂不成了没笼的野马！焉知他一去还回不回来？他不回来，我病愈了，如何取经？”说罢，连自己也觉得那“取经”二字说得有气无力。衬红在唐僧床头坐下，微俯下身，娇嗔道：“又是取经！休道哥哥尚未痊愈，就是完全康复了，我也不放你走！”

唐僧看衬红酥胸起伏、秀目含情，内心一阵痴迷。暗付：“贫僧与她，莫非真的是前世宿缘，为何一见面便不能自持？”忽听沙僧道：“师父，大师兄怎还不回来，我再去找找他吧？”唐僧眼瞅着衬红，日上道：“好！好！”沙僧临行前，咳嗽一声，朝八戒努努嘴儿。八戒不闻不见，依旧呆鹅似地立在榻前，只顾两眼欢欢地上下瞅女王。三藏微微皱眉，道：“悟能，眼下也无什么事儿，你不如也去寻寻你大师兄！”八戒口里应着，犹不动弹，委实看呆了！衬红抿嘴一笑，微展绿袖，拂退一厢侍立的太监、宫女，八戒方“呃”一声，明白过来。拍拍头道：“真是猪脑子！”提了耙往外走，回头一顾，见两个已亲亲热热他说起话来，师父乐得小眼眯眯着。心说：“谁想今日师父也成小木瓜了！”捂嘴跑出大门，憋不住呵呵笑出声来。

却说行者一觉醒来，日头已西斜，将近晡时。虽未食午斋，倒不甚饿，只觉口干舌躁。起身行了一程，见道北约二三里外有个绿树映掩的村庄。才要去那儿讨些水饮，却又瞅见前头路边酒招舞动，原是一家夫妻酒肆。行者走过去，见房屋甚小，门框上贴着对联，曰：“宠辱不惊为黎民，去留无意做王侯。”门额横联是：“有酒莫愁。”门外扯着布篷，下摆一溜待客的方桌。生意却清淡，只一个游方道士在那儿吃酒，桌上是几盘素净蔬菜。那道长，披蓝法衣，戴五岳冠，两腋垂带，朗目飘髯，行者看了几眼，叹道：“倒是个得道之人！”回脸看店主娘子当垆而立，人生得白净，颇有几分颜色。又见矮胖儿店主在屋里灶上忙碌，弄得炊烟腾腾。行者落座，叫店家上一坛好酒，也是想“借酒浇愁”。叫罢，摸摸怀中，才醒悟自己一文不名。又不愿拔毫毛变钱糊弄人，起身欲走，那妇人却望着他道：“来客莫不是孙神僧？”行者颌首。妇人忙过来拭桌子、上茶，殷切道：“神僧难得光临小店，板凳未坐热，为何要走？”行者道：“聒噪！却忘了赍银两在身。”妇人高声笑道：“这般贵客，请都请不来，还要什么酒资！”便叫丈夫出来留客。店主出门，上下打量行者，忽地冷笑一声，转身给了妇人一个大耳掴子。欲知店主何人，为何打他娘子，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脱奇案行者赴灵霄 参佛崖女王漾芳心

行者与师父怄气出城，不意却卷入人命案中。大帝从中斡旋，大圣才得脱身……唐僧、衬红登悬阁，相倚相偎诉衷情……

原来那人正是丢了宫的优度，因复职无望，加之在城里开销也大，遂携妻小回了原籍，就是这路北村庄。为生计，两口儿在路边开了间小酒店。行者辨出他正是那日纠缠师父、被他撵走之人，不觉微微一惊；优度也认出来者是那日驱他出门、抛他礼品的孙行者，遂勾起旧恨，狠狠打了娘子一巴掌，骂道：“什么鸟贵客！休道无钱，有钱也不卖给他酒吃！”那妇人原与丈夫不同，是个忠厚人，捂着脸哭辩道：“阖城俱知孙神僧救驾有功，不是贵客是甚？你好好地为什么要扇奴家？”优度那日狼狈而归，因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并未告知娘子，此时一时也说不清楚，又惹不得行者，遂青着脸去催那吃酒的道人，“快吃！快吃！小店要打烊了！”其实还是欲撵行者离开。妇人莫名地受了委屈，又见丈夫这般行径，骂一声：“这半吊子！”自回屋啜泣去了。

行者一股怒火直冲脑瓜，指着优度骂道：“你这利禄小人，依老孙前几年的脾气，早一铁棒打死你了！”说罢，怒气冲冲，拔脚就走。走不过二里之遥，忽听背后隐隐传来女子的凄叫哭啼声。转身一看，见小酒店腾起一股浓烟！行者叫一声：“不好，犯了祝融也！”毕竟是心善量大，不管那店主才得罪过自己，腾空来到酒店上方，见优度不知是被失火吓晕了，还是在抽羊角风，直挺挺躺在一张方桌前一动不动，妇人正趴在丈夫身上哭喊；那店屋原是草的，已火光冲天！众乡邻千里拿着救火家什，才从庄子里往这赶。只怕是“远水不解近渴”！行者急念真言，从不远处大河里掇来水，兜头将火浇灭。还好，只将房顶上苦的稻草烧了一片。屋子及一应家什皆保住了。

行者救下火，方跳下来，道：“大姐，俺已将火灭了！你丈夫如何？叫俺看看！”想帮着救醒优度，那妇人起身，行者方瞅见优度当胸一道棒痕，已是死了！”行者正惊诧，那妇人却冲他哭骂道：“你好狠心——”话没说完，一口气没上来，憋得脸白唇青，晕倒在地。行者急掐那妇人水沟穴，又往她七窍里吹拂仙气，妇人方渐渐缓过气来。时庄主带着救火的乡邻业已赶到。众人见火熄了，先松了一口气。又见优度死了，复将心吊在喉咙眼里。乱哄哄问妇人出了什么事？妇人睁开眼，瞅见行者，又哇一声哭道：“你这狠心鬼！只以为你信口说说，谁想你真个杀了俺夫君！”行者忙道：“大姐说甚！俺何时杀过人？你这屋上火还是俺救下的哩！”妇人哭嚎道：“房子烧了能再筑，人死了如何复生？你偿俺夫君的命儿！”那庄主是优度本家的叔父，因对妇人说道：“侄媳妇，莫只顾哭，细细道出缘故，众人给你做主！”那妇人方稳下神，道：“奴家在屋里，听见丈夫一声喊，忙出门看，就见孙长老舞着铁棒追你侄子。他跑不迭，吃一铁棒，一命呜呼！他还将奴家推倒，去灶下取火，点了这酒店！腾空跑了！却又回过头假惺惺施水救火儿！”

行者冷笑道：“俺晓得了，准是哪个黑心肠的假冒俺老孙形影，坏俺的名声！”气得喊声如雷。妇人有些怕，朝庄主道：“求叔公给奴家做主！”庄主道：“你可看准了是孙长老？”妇人叹口气道：“俺也不想是孙长老，

祝融——古代传说中的火神。

水沟穴——即俗说人中穴，中医书上称水沟。

可偏偏是他！”庄主道：“孙长老，这桩人命案子恐怕你是难脱干系！不如一起去京都府衙折辩，叫官府差人来勘理黑白曲直！”行者恼道：“要去你们去，老孙不去。本是好意来灭火救人的，未了却陷进是非窝儿了！”庄主等皆知孙行者神通，不敢逼他，只好唤上那妇人，共几个近门的亲眷，一起进城告官去了。余下的乡邻使一领席子遮上优度，也不散去，只在那儿望着行者指指戳戳，窃窃私语。

八戒腾云出城，闻声而来，见行者直挺挺站在酒店前发呆，忙降下云头，笑道：“哥，俺正四下找你！”又逗他道：“这儿又不是庙，缺你当旗杆儿！”行者叹一声：“八戒，你来了！当哥的真是倒霉透了！行善事也得恶报！”八戒方见草席下露着双脚，揭起一看，吓了一跳，惊叫：“猴哥，你犯上人命案了？”行者将事情说了一回，八戒道：“你说不是你干的，那娘们却赖你，又有乡邻帮她说话，官差来了，有你好果子吃！依老猪之见，一走了之，躲过风头再说！”行者苦笑道：“躲？俺一走就更说不清了！”

正说间，沙僧也驾风来到，闻八戒一说，亦连声嗟叹。八戒忽道：“猴哥，兄弟有个主意，你神通大，何不去城隍那几将那死鬼魂魄讨来，先救活了那厮，不就没事了！”行者道：“哪个害他哪个去找城隍，老孙不去！”八戒讨个没趣，自语道：“好，好！算俺没说！——距城不过十来里路，那丧主已去报官，不消两个时辰官差便要来拿人！到时看你怎么办！”沙僧道：“师兄莫再嘴硬，依小弟之见，莫如随我们回去，让师父出面去求女王陛下将此事压下。便是看在咱们屡屡救驾的份上，女王也断不会加罪于你。顶多不过官府出面，多赔丧主家些银钱了事！”行者啐道：“亏你想得出这徇情在法的勾当！——老孙若杀了人，情愿坐大牢砍脑壳！老孙无辜受冤，甚人也不求！”一阵躁火攻心，头直发蒙儿。忙扶着路沟边一棵树站稳。

行者稳了神，一睁眼，却看见沟对面苞米地里有人鬼鬼祟祟，探头探脑，心中一动，掣出铁棒跳过沟去，大喝一声：“是哪个敢偷窥老孙！”使棒便要“拨草打蛇”，随即听黍叶哗哗响，“大圣，是……小神。”钻出一个戴鸟纱、着红袍的冥官，后跟着牛头、马面二小鬼。那官儿上前给行者施礼。行者冷笑道：“原是城隍！俺无心找你，你倒来了！正好，老孙问你，可曾知晓是哪个假冒俺形容，杀了店主？”城隍先叫一声“安座”！等小鬼给他送来条凳，落了座，方摇头晃脑道：“小神不知。”那八戒闻声过去，叫道：“城隍爷儿，那优度魂儿在你处吧！还不速速牵来，活了那厮，好叫俺哥走路！”城隍抖晃着二郎腿道：“小神不知！”行者闻言，却觉怪了。道：“你真不知？”城隍转头问牛头、马面：“你俩瞧见店主魂魄没有？”二小鬼连连摇头道：“小神——”见城隍“耶”一声瞪起眼，忙改口道：“小鬼不知！”行者责问：“你这毛神，一问三不知，是如何‘鉴察司民’的？”那城隍闻言，竟白了行者一眼，不屑置理似的。行者好生恼火，一脚蹬翻板凳！那城隍跌个四爪儿朝天，牛头、马面忙将他扶起。行者咄一声挥起铁棒：“你仁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快说：方才鬼头蛤蟆眼地藏在此间做甚！”那城隍毕竟怕那“哭丧棒”，惊慌道：“大圣息怒容小神细禀：俺久闻众小鬼说此间酒好菜美店家娘子也俊俏！今日闲暇无事便来此间想开开荤儿——”说得忒急，直觉气短，忙拍打胸口，朝小鬼挤出一声：“接着说！”

焉知小鬼们毕竟未经过大场合，又见行者目露凶光，吓得嘴唇直哆嗦说不成句儿，愈叫行者生疑，劈胸揪住牛头逼问：“你这厮敢扯一句谎，便一棒打死你——快说，是谁杀了店主？那死鬼魂儿在不在你家？”牛头吓得失

魂落魄，扑通一声跪下：“大圣爷爷……”正要招出实情，却叫沙僧拦腰抱住行者：“大师兄，城隍爷都不知，小鬼头知道甚！快放了他——才惹下一桩人命案子，还没撇清，休再惹条鬼命案子！”那牛头闻言，清醒过来，也改了口，说“打死也不知！”行者无奈，只好放过牛头，摆摆手。那一主二仆忙撒鸭子溜了。

沙僧与八戒使个眼色，两人一边一个架起行者，劝道：“哥，走吧！等官差来了，真拿到府衙大堂去，你硬，便要伤人；你软，便得挨板子，端的难办！不如先回去，再做主张！”行者想想实在也没什么好主意，只好随他兄弟俩回养性斋。

且说唐僧见行者脸色红涨返回，想是与人争竞过，才要询问，八戒抢着把事情经过告之师父。三藏念叨几声“优度”，大吃一惊，道：“我晓得是何人了！你那日凶神恶煞般撵人走，还搅了人家的东西，准是今日撞上，人家说了你几句，你就邪火攻心，将人杀了！这如何收拾！此间不是荒山野坡，你杀了人可一走了之。此处有官府王法，岂容得你草菅人命！”喝道：“快给我服罪！我亲率你去府衙自首！”行者高叫：“师父，徒儿今日委实冤枉！不知哪个丧天良的幻作者孙模样灭了优度！求师父明察！”

三藏早就对行者积了一肚子火，今儿见他又惹下大祸，岂可轻易饶过他！即端坐榻上念起“紧箍咒”来。行者疼得捂着头上天入地翻筋斗。起初三藏念几遍，还停一停，问行者可否服罪。然行者天生宁折不弯的性子，只道：“冤枉！”如是者三，唐僧气恼，满嘴儿跑舌头，将咒语不住口地念了七七四十九遍！那行者虽有广大神通，也委实受不了：一个筋斗从半空栽下来，晕厥过去。

八戒见行者昏睡在庭中，心中不忍，弄盏凉水浇在行者头上。行者慢慢醒来，叫一声：“师父，你好糊涂！”三藏余怒未休，走出门道：“我是糊涂！端的‘冰炭不同器’！早撵你回花果山不就两厢俱安了！”说着，才消了些的怒火又腾地蹿上来，又思起适间衬红也劝他放孙猴回花果山。心说：真是人心所向，这惹是生非的猴头是该走了！——也好，此番便叫他“有去无回”！遂回堂屋，道：“悟净，取笔墨来！”沙僧忙奉上文房四宝。唐僧援笔在手，听行者悲声叫：“师父！……”心头一颤，油然思起行者一路上救难释厄功绩，可昔日之功，焉可抵消目令谤师之愆、杀人之过！心头忽涌上“挥泪斩马谡”的老话，颇有感慨。蘸墨落纸，竟也觉那紫毫如刀，一笔一划都在斩杀师徒情缘！

那三藏缓缓写下一道贬书，亲去庭中交与行者，道：“自此刻起，贫僧与你一刀两断！你杀了人，官府自会依律处置。倘真是冤枉的，官府亦会查清。但皆与贫僧无关也！”行者接贬书，闻斯言，不禁心灰意冷，寻思：“反正自己问心无愧，不如就此回花果山，离开这昏庸师父！”满心悲愤，给三藏施个礼，正要腾云走！忽听一声响亮，只见一位仙人峨冠黄袍，绦带拂动，在庭中闪现。

行者闪火眼金睛，认出来者，遂施礼道：“原来是紫微星君驾临！”那三藏、八戒、沙僧也慌忙叩头礼拜。紫微大帝笑道：“朕来斯国，正赶上看师父管束徒弟，却是为何？”行者叹道：“陛下巡查三界，什么看不清楚！盼使大神通昭明此案，还俺清白！”大帝笑道：“莫急，莫急！依吾之见，还是先救下人、平息了诉讼再说！”遂念神咒，拘当城隍。片时，那冥官带着牛头、马面来了，参拜大帝毕，大帝即令二小鬼速将优度灵魂复体；令

城隍去府衙，谕告坐堂的官儿、告状的民儿，亡者复活，此案了结！

城隍及二小鬼领了命才要走，却叫行者拦住，冷笑道：“狗官，不是说没见优度魂魄么，怎么送还？”城隍支吾道：“不怪卑职，亦不关牛头马面事，系判官老十二所为！今日轮他承值，吾离官衙时把公务交与他了！”行者道：“等等，你说什么老十二？”

大帝接道：“大圣有所不知，这城隍衙门同阳间官府一般，自上而下，阶级森严。都城隍也是三品的官儿，自然会有十二个判官。不足为奇！吾在南赡部洲，还见过五十几个判官的城隍府哩！办案时俱站着！小鬼没处放，便一排排挂在墙上。用时再用长竹竿挑下来！有一回钩子断了，把一个牛头鬼掉下来，尖角正戳在四十九判官肚子里。那厮临死前还哭骂一声：‘狗入的！俺还想有朝一日混个城隍干干哩！这下完了！’众僧听得目瞪口呆。大帝乘机向城隍与二小鬼喝道：‘还不快去，各执其事！等着挨棒子？’三个恍然大悟，忙驾阴风溜了。

三藏遂向大帝礼拜道谢。行者仍闷闷不乐，“陛下，那店主虽死而复生，可黑锅俺仍背着哩！还请陛下帮俺勘出真相！”大帝笑道：“你疑哪个，说出来，吾帮你甄别！”行者不言语，先瞅沙僧。沙僧不由地脸一热，笑道：“师兄疑我？”唐僧道：“陛下，贫僧愿为悟净担保！”行者又看八戒，八戒笑道：“猴哥，俺天性夯笨，能学得像你？”行者道一声：“也是！”转脸又看大帝。大帝笑指沙僧、八戒道：“你俩未干，便是老夫干的！大圣，此案已勘理清楚也！”行者忙道：“陛下休要逗笑！”仍是思虑疑惑，感叹：“莫非成了无头奇案了！”大帝正色道：“大圣，你入空门多年，其实该知所谓真假有无，皆是空虚！”行者默然。大帝又语于唐僧：“吾奉玉帝旨意而来，有一要事欲与大圣商议！”唐僧忙请大帝入室看茶，坐下说话。大帝道：“事甚急，朕与大圣便在此间说。你等可回避一厢。”唐僧听了，与八戒、沙僧诺诺退了。

大帝执行者手来到莲池畔，见四周清幽，问他“近况若何？”行者叹一声：“一言难尽！”却不愿多说。大帝笑道：“大圣不说，吾也略知一二：唐僧执迷不悟；八戒好酒贪色；沙僧工于心计。眼下却俱容不得你！大圣何不离开他们一时？也难为难为这三个愚僧！”行者道：“陛下或许已瞧见：师父念了数十遍‘紧箍咒’，几乎疼杀老孙！旋又写下贬书。俺也凉了心，正想返回花果山呢！”大帝道：“大圣白衣而归，却难叫众子孙景仰！眼下却有一个立功建勋的极好机会！你不如完毕此事，再锦衣还引”将玉帝诏书让行者过目。行者看了，原是请他上天“共商征伐帝释大计”，好生奇怪：“咦，玉帝老官儿怎么想起俺老孙来了！那帝释天尊不是颇得他的青睐，两家怎么反目成仇的？”

大帝道：“活要从两头说。大圣亦知，帝释那厮，割据须弥，宫宇仪制，不亚天廷；奢侈女乐，登峰造极。他禀性桀骜，又不乏世故：逢年过节，赍礼交通玉帝、老君，是买个平安。骨干里其实哪个也没瞧起。于是便有了前些时为一女子讽俏老君之事——还害得大圣庶几二进丹炉！从天廷这方说，玉帝、老君也少‘君子’之风，并不是真心看重帝释：千好万好，一个不好便不得了！那老君更是吃人一个亏，能记八辈子！因之事后他虽得了那女子，但仍对帝释怀恨在心。前不久玉帝欲‘重整道德，再振朝纲’，在老君撺掇下，遂传渝帝释减嫔妃、降仪仗。那厮自以为‘山高皇帝远’，置之不理。对此仙界已有微辞，玉帝亦有几分不悦。也合该帝释倒霉，近日玉帝瞒着王

母‘巡幸’须弥，本意想去寻乐子。不料帝释称醉不迎，怠慢之至。玉帝败兴而归。又被王母觉察，泼醋闹了一场。玉帝一肚皮火无处发泄，老君再一扇风，龙颜大怒，传旨伐逆。可悲可叹的是那闾天神将竟无一人敢来领兵讨伐！玉帝发愁，遣使请教观音。观音道：‘非孙悟空不可降伏帝释！’那老君也几番举荐大圣。玉帝故此发敕命，着吾来请大圣率天兵征讨逆贼！”

大圣闻言道：“嚯，老君也举荐起俺来了！只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倘胜了，占了须弥山，得好处是他们；若败了，恐又落下无数的不是！老孙不干！”大帝道：“吾知你俩积怨甚深；亦知老君有坐山观虎斗、公报私仇之嫌。然帝释虽昔时骁勇，围多年来酒色过度，已枉有虚名。吾以为依大圣神力，必胜帝释。不如将计就计，立此大功，凯旋之际，吾自全力保举大圣名列上仙宝篆！若遂其心志，与那取经得正果，正是殊途同归也！却又免了跋涉之劳。‘紧箍’之苦！”

大圣道：“难得陛下推心置腹，为俺着想！……”沉吟片时，终道：“罢了，俺老孙不为功名利禄，亦不看玉帝面、老君面……只看陛下之面，应承此事！也算报答你往日几番救俺的恩情！”大帝欢喜，道：“你去请出唐三藏，吾有话对他说！”

行者果去请出师父。大帝言明玉帝看重孙大圣，特来“借用”一时。三藏连声答应。行者冷笑道：“陛下休言‘借用’，师父贬书都写了！”三藏面红耳赤。听沙僧在他耳畔窃窃说了几句，才清醒，赤红着脸，赔笑道：“师父方才是一时气昏了头，并非真要撵你！”向行者讨贬书。行者一怔神，三藏已从行者手里抽出贬书，撕成碎片，抛在莲池里。大帝笑道：“大圣，做师父的已向你致歉了，你也不该再含怨怀愤了！——还不礼别师父，好登路程！”

行者道一声“遵命”，叩别师父，起身时却说了句：“师父，你抽的那贬书是假的！真的还在老孙怀里呢！”三藏目瞪口呆，只道：“好徒弟，权当没写！”意欲向他讨真货，行者已腾空而起。大帝亦踏祥云起在半空，唐僧几个慌地拜倒遥送。看他们去远了，方回屋。八戒啧啧感叹：“还是大师兄，玉帝、大帝都另眼看他！”唐僧思思想想，道一声：“这样好！能为天廷建功立业，也赎赎当年的罪愆！”沙僧满心嫉妒，接师父话说道：“好是好，除非大师兄改了那目空一切的性子，不然——哼！也难说是甚结局！”

且说行者去后，三藏在太医精心疗治下，阳邪之症消退。太医又开了温中健脾、滋阴养心药剂，调理养息了数日，三藏业已康复。女王欣喜，这日早朝后，召三藏进宫。至玉声殿前，唐僧看见廊上花卉，叹道：“吾一月不来，海棠依旧也！”女王迎出道：“旧葩凋零新蕾发，岂是旧日之花！”唐僧笑问：“今日陛下垂询何事？是心中之禅，还是‘树上之蝉’？”女王亦笑曰：“旦秘之。片时再告！”

俄顷太监来报：“鸾舆备好！”女王便与唐僧乘鸾车，只率一小队禁军护卫，出了南门，沿大道行了约两个时辰，又见大河流泻，水草茂密，鸥鸟凄鸣。河畔土峰矗立，山阜透迤。便见一古寺。王驾停驻，早有住持带诸僧纲迎出。唐僧随女王下辇。见山门上金字，为“普觉禅寺”。寺后傍危崖，隐约望见悬阁佛窟。摩云接天。

众僧恭迎女王一行进山门，时有香客出入，见禁军警蹕，纷纷回避。扈从簇拥女王与三藏鱼贯入内，至大雄宝殿，却见一个女孩子，衣衫破旧，眉清目秀，面带忧戚，持一盏灯，趋行至释迦如来莲座前献上灯，然后跪在蒲

团上，双手合十，默默祈祷。前行禁卫、僧值入殿喝道：“大胆女子，圣上驾到，还不回避！”声如雷鸣。那女子一心祷告，竟置若罔闻。众人正要捉她自后门出。唐僧忍不住叫一声：“住手！如此虔诚信女，天下鲜见！何不等她祈祷完毕？”女王亦赞许颌首。大众诺诺，一旁侍立。须臾，女孩子祈拜毕起身，方见女王驾临、侍从林立，一时呆了。

唐僧温语道：“女施主勿惊，贫僧只问你为谁祈祷，竟如此专注？”女子未言语，泪先湿青襟，道出原委。原来她父母双亡，日前托梦来，说地狱黑暗可怖，恶鬼每日乘冥暗使钢叉刺肉穿心，苦不堪言！为此她将与别人做奴婢挣来的钱买了一盏灯献给佛祖，愿佛光能照彻地狱冥府，早日让父母脱离黑暗灾苦。又道以后每日还要将省吃俭用所攒之钱作油资捐献，使佛灯昼夜光明，驱除阴暗！

孤女言罢，施礼欲退，女工却唤住她，拔下凤首黄金步摇，言辞恳切道：“此值百万钱，够你一世油资。你收下吧！也省得日子太清苦了！”不想孤女婉拒而去。女王感动且感慨，回首却见三藏正对着孤女所献佛灯发呆。原来他闻听孤女之言，心中震动，思起昔时自己曾誓言效法目连，救母脱厄，故不畏难险，西行求经，然目今却在此地羁留起来……女王睹三藏皱眉嗟叹，恐在此间耽搁长了，愈引发他的慈悲心、朝佛念，忙扯他拜了佛，遂离大殿，随住持去方丈吃茶。

吃毕茶，衬红发觉三藏仍闷闷不乐，便吩咐侍从待命，牵三藏手，悄言：“我带兄长看好宝物去！”唐僧见衬红美目大睁，满含期待，不忍拒绝，便随她出了方丈。两人往北行不过一里之遥，来到佛崖下，仰视间流云飞鸟掠过，倾耳闻金铎铁马叮咚。那九层悬阁上原有近百个佛龛，有云梯廊道通连。女王笑道：“此乃千佛崖，特请兄长一瞻！”唐僧叹道：“如此壮观，真乃神工鬼斧！”女王笑道：“兄长喜欢，何不上前与佛亲近？”撒了手，沿梯往上攀援。唐僧惊讶间，女王已登上第一层悬空朱廊，叫：“哥哥上来！”唐僧望那女王，黄袍换作红裙，被山风拂荡，飘逸流动，勾勒玉体，风情万千。三藏一时恍惚，疑为仙子下凡；也援梯而上，闻竹木荷重咯吱之声，竟不为惧；亦登上悬阁。两人携手，赏拜石佛。那石佛或立或坐或卧，或庄严端肃，或蹙眉沉思，或笑容可掬……两个赞叹不已。看够一层，再登梯往上。至九层空中楼阁，俯看千里原野，一片翠绿，长川如带，碧蓝清澄。山风呼啸，涛声喧嚣，极其壮美。

两人参佛毕，欲下佛崖，山风愈烈，悬阁晃动，摇摇欲坠，女王惊叫一声，扑到唐僧怀里。唐僧以臂环之，温语相慰：“陛下休怕，有诸佛保佑，定可平平安安，回到崖下！”女王含羞抬头，双目清澈如恒河之水，轻绽绛唇：“衬红只要哥哥相陪，纵然失足坠身崖下，心亦足也！”三藏道：“陛下……”女王又道：“衬红心事，哥哥知否？”唐僧凝望逝水，一言不发。女王含情道：“哥哥数载跋涉，不怪困厄，赴鹫岭拜佛，衬红钦佩之至！然西方之土，处处有佛，何必胶柱鼓瑟，舍近而求远？哥哥，你我千劫相逢于今世，万里幸会于斯地，必有姻缘！当初祭台救我，河畔洗濯后，细睹哥哥，恍然若梦，莫非前世为情侑伴侣，未结良缘，却遭拆凤？……”言未了，泪流满面。

唐僧抚其黑发，亦泫然泪下，如坠长梦：是否迷离前世，曾爱慕过这个女子……两个相拥，如醉如痴，不知时光流转。廊角风铃声声，惊碎幻影，唤起佛件。唐僧疏远女王道：“陛下，天不旱了，下去吧！”女王亦已清醒，

整束衣裙，两个小心翼翼，下了悬阁。复举首望去，夕阳将山崖涂成一片血红，佛窟中诸佛菩萨也个个面带赤丹，仿佛勃然动怒的颜色。唐僧心头袭过一缕悚惧，忙合掌再拜，默默祈祷：“弟子无心亵渎神佛，或与女王有宿世之缘，情不可抑，一时造次，并非本心，祈诸佛菩萨慈悲为怀，勿降灾咎！”祷毕，方与女王回禅堂。女王路上问：“哥哥祈祷什么？”唐僧搪塞道：“天机不可泄露。”女王笑道：“你不说，我也晓得。适间我也祈祷了，愿你我永不分离，长相厮守！”便回方丈，辞别众僧，起驾回宫。一路上女王紧紧倚偎三藏，闭目回想千佛崖悬阁上两情缱绻情景，愈想愈美。那唐僧拥着美貌痴情女王，心里却如半空的风筝，忽上忽下，乍喜又忧。

回到王宫，天色向晚，女王传令小黄门侍候“唐待诏”沐浴，排晚宴留香阁，与三藏共享。唐僧力辞，回御花园住处。对两徒弟推说身子疲乏，未念睡前渴，倒头便睡。两徒弟也不敢打扰，亦吹灯就寝。那唐僧一阖上眼便看见佛崖悬阁上女王凌空招手，红裙飘曳……睁开眼不敢睡，心中念佛。觉得安静了，复闭目，又睹与女王偎抱亲近，异香缭绕，慌得又睁开眼……默念观音菩萨圣号百声，观音果至，柳眉倒竖，杏目蕴怒！三藏吓出一身汗，折身坐起。忽闻谁鼓三更，叹口气，困意全消。回想出长安后，步步有灾，程程遇魔，倏忽飘泊四载，徒弟各怀异心，前程端的如何，真是难测！遇上衬红，莫非天意？然一旦返俗，经便取不成了！超度母亲及百万冤魂脱轮回之厄的宏愿大志，岂不成了泡影！思来思去，不得着落，终又困倦，朦眊睡去，梦中隐约闻城东门有马嘶人声，只以为是商旅夜半入城，并未在意。

却道当晚女王浴毕，想着唐僧为何不愿与她同进晚膳，或是羞涩，抑是故意逃避？百思不解。饮数觥酒，自去睡了。两个侍寝的宫女——一唤素馨，一唤茉莉——在外室宿守，夜半忽闻女王呻吟，慌得起床，掌灯到香榻前，却见女工蹬开锦毯，只着蝉羽般丝袍，裸着玉腿，抱着枕头呢呢喃喃。两侍女掩口而笑，悄悄回到外间。素馨打趣道：“原以为陛下中暑，谁想是女王怀春！”茉莉道：“陛下一片痴心都用到那唐朝和尚身上了。可恨那厮椎委拿糖，好像自个儿身价多高似的！”两个叽咕多时，觉得倦了，呵欠连天，闻东门有人声马叫，也未理会。才睡不久，忽闻有人急速打门，嘟哝道：“天还未亮，就砸门，也不怕陛下见怪！”还是起身开了宫门，原是外侍的太监，道：“阿曼元帅有要事须禀告陛下！”素馨道：“元帅呢？”太监遂请阿曼入天井说话。茉莉怨道：“元帅有甚要事，难道是金殿起火了？”阿曼一脸是汗，道：“事急，甚于水火！”

素馨见状，将阿曼请入书斋，秉烛入椒房。女王已醒，汗湿亵衣，见素馨埋怨道：“适间遭梦魇矣，为何不来摇醒朕？”素馨道：“陛下醒了正好。阿曼元帅有十万火急之事禀告！现在书斋等候。”女王顿觉不祥，急整衣裙进书房。阿曼施礼道：“陛下，夜半闻城东人声马嘶否？”女王道：“睡梦中相闻，未辨真假——”突然一惊：“是吐火国……”阿曼道：“正是吐火国使者来临。为首的是太子炎火，随行有象轿、马车，浩浩荡荡约百人之众。守城军士不敢擅便，那太子气势汹汹，扬言要烧吊桥。守军报来，臣知其来者不善，为不失礼仪，便令军士开城门，臣代陛下迎使者入馆驿。叙谈间，太子道是资父命而来，有信简一封，明日早朝交予陛下。臣试探来意，太子并不避讳，明言道要请陛下回吐火国！特急来告之，望陛下思虑万全之策！”

女王闻言，面如死灰。见阿曼退下，自回兰室，裳榻依旧，然昨夜梦境，竟不可再得！呆望银烛，泪水盈眶。旋即天明，闻司礼太监几番催行，方匆

匆梳洗装束上朝。

却道三藏天将晓时，做了一个恶梦，梦见乌云自东而来，乌云上立着无数婆罗门，忽又见衬红公主站在祭台上，脚下大火熊熊，众婆罗门呵呵大笑。眼看火焰要吞没公主，唐僧哭叫道：“公主，公主——”被沙僧摇醒：“师父，做恶梦了？”唐僧睁眼，心兀自突突跳，觉脸上冰凉，原是残泪。八戒亦惊醒，嘟哦道：“师父唤公主，岂是恶梦！”唐僧悲声道：“徒弟呀，衬红灾星未退，昨夜你们听见什么动静没有？”八戒、沙僧皆摇头。唐僧沉吟片时道：“我去拜谒陛下，无恙无灾最好！”八戒笑道：“女王正早朝，师父赶去请安，不怕百官吃醋？”唐僧心烦意乱道：“休言语，顾不得许多了！”沙僧道：“我陪师父去！”

两个急忙赶到王宫大门外，见停了一乘象轿、几辆马车，又有一队武士，肤黛貌凶，佩剑持刀，打着吐火国旗号，守在车轿旁。唐僧醒悟：“原来如此！是吐火国来人也！”沙僧道：“准是那吐火国国王打探公主还活着，遣使来滋事。师父发话，我一顿杖打灭这几个胡人，保公主平安无事！”唐僧止道：“不可造次！他们又不是妖精，禁得住你打？——咱们打杀这一干人一走了之，仇冤在两国结下了，难免不起刀兵、祸及百姓。你先回去，等我觐过陛下再与你们商议对策！”正言间，忽见那吐火国来使面色倨做出了宫门，登象轿，被侍从拥护，离宫而去。唐僧急入朝廷，见金殿上一片混乱。原来女王打发走来使，晕厥过去，众大臣束手无策。阿曼一迭声唤大监去请太医，然“远水不解近渴”。唐僧觑女王面如缟素，气息微弱，顾不得君臣之礼，急登丹墀。他虽不谙医理，在长安弘福寺却也经见过师父给人扎针疗疾。自怀中摸出金钗，先刺女王人中穴，又扎十宣——即十指尖——挤出殷红点点。俄顷，女王透口气来，看见唐僧，哽咽一声：“兄长——”唐僧强忍泪水，“陛下何故至此？”女王示意唐僧看龙案上使者所呈文简。阿曼道：“那太子着实可恶！竟逼陛下三日后离国。若不是百官拦阻，我早下令杀了那厮！”大师劝道：“元帅，‘小不忍则乱大谋’，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那阶下百官见女王苏醒，纷纷向唐僧致谢。唐僧道：“陛下应移静室养息。”女王颌首，内侍搀扶女王登凤辇。时太医气喘吁吁赶来，欲陪驾疗理。女王摆手拂去，微声道：“诸唐待诏随驾入宫。”唐僧见大医尴尬，连道：“冒犯，冒犯！”无可奈何，随驾入内庭。众官纷纷道：“好个唐待诏，顶十个御医！”那沙僧见师父入宫，当时未循旧路返回，却腾云起在空中，将诸事觑得清楚，方回住处。八戒才起，两眼哆目糊，打个大呵欠问：“师父呢？”沙僧冷笑：“师父不是师父，先做郎中，后做跟班的了！”言了一回。八戒揉着眼笑道：“师父三救女王矣！女王知恩图报，必器重师父，厚加赏赐，师父受用不尽，咱们也多沾些光，有甚不好！”沙僧道：“好，好！兄见三春柳絮否？——欲舞东风，却陷泥淖！”八戒道：“阴阳怪气的，说甚，老猪不明白！”

再表唐僧随驾入后宫，素馨、茉莉等一班侍女迎女王入寝殿。女王更衣毕，唤唐僧入椒室。唐僧看衬红除了冠服，换了身天水碧绫长裙，倚在云霞帐下、七宝床上，烟黛颦蹙，秋水沉郁，哀怨绝伦，不禁心中悱恻，又怜又爱。因劝道：“陛下，‘天无绝人之路’，容臣下商议，必有对策！”女王默望三藏，忽叹息道：“兄长还记得昨日千佛崖恩爱否？”唐僧心头一热，泪水盈目，“至死铭记！”女王苦笑：“我以为前世姻缘，今生终能缔结。谁料风云不测，灾自天降！你我虽情笃意长，倏忽之间却要天各一方了！”

唐僧道：“陛下回吐火国凶多吉少，万万不可应允！”女王道：“他们以婆罗门教规相胁迫，我有何法！”唐僧道：“此一时，彼一时也。”

陛下执意不回，他能奈何！”女王摇头：“只怕惹恼了那暴君，率兵来犯。烽火之下，难免玉石俱焚。我不忍为一己之身，使生灵涂炭，社稷圯毁！”唐僧闻言，长叹无语。

正一筹莫展间，忽内侍报阿曼、太师求见。女王急传进，问：“二位贤卿，有何良策献上？”太师道：“百官议谋多时，终得一计，请陛下审慎斟酌！”阿曼道：“太师别咬文嚼字了，快些说出！”大师道：“老臣便直说了，万恕冒昧——”欲知太师道出什么锦囊妙计能解救女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生死攸关缔婚姻 悲喜交集配伉俪

吐火国使者逼衬红回大家，大臣献计请女王速速择偶……洞房花烛，衬红有心配鸾俦，三藏不敢破戒条。仙子暗助，菱荷勾起前世情，花雨缤纷人销魂……

那太师道：“此计便是请陛下速择一夫婿，即日完婚。如此，陛下便非‘无依无靠’之人。那吐火国来使岂能逆天理、悖人伦，强载有夫之妇回国？就是回复那国王，他也有口难言，虽有加害之心，却无兴师之名耳！”女王闻言大喜：“爱卿有此妙计，何不早言！”又蹙眉道：“那使者只给朕三日期限，区区三日，叫朕何处寻如意郎君？”太师、阿曼相视一笑，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陛下只在近处搜寻便是！”女王瞥一眼三藏，道：“近处便是后宫，无非宫女、太监，哪有郎君！”两个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唐僧早已坐不住了，面皮滚烫，垂头不敢看众人。女王娇嗔：“贤卿到底说何人，急杀朕也！”两人正欲说出，太后闯进宫来，“唐长老，群臣之意，我已知矣！你一再救过我儿，这一回就救人救到底吧，老妇算求你了！”老泪纵横，就要施礼。

慌得三藏忙搀住太后，道：“太后懿旨，敢不遵从！若礼拜，岂不折杀贫僧！”两大臣道：“这便好了！太后替咱们提亲，唐待诏也应了。你我不去准备喜宴，耽搁个甚！”欢欢喜喜告辞走了。太后更是高兴，与女儿叙话。女王道：“母后身体欠安，勿再为女儿操心，回宫颐养吧！”太后道：“唐长老，老身便把衬红托付给你了！”言诚意殷，三藏再次应承，太后才放心去了。

一时玉堂清静，女王悄言：“唐待诏。”三藏道：“陛下有何吩咐？”女王道：“大臣之计，意在救驾；母后伦音、情系护犊。我独要听听你的意思！”唐僧支吾。女王伤悲道：“衬红如临深渊，似履薄冰，兄长莫非见死不救！”唐僧道：“贫僧虽入释门，犹存天性，岂是无心无肝之人！值此关节，恨不能以身代之！然此事非同小可，容我回去与愚徒商议商议，明日再回复如何？”女王点头道：“说的是。盼早聆佳音！”唐僧起身告辞，走出寝殿，沿游廊行至角门时，忍不住回首，见衬红仍亭亭立在飞檐下，双眸似嗔含怨，凝望着他，风扬碧裙，不胜柔媚。一时缠绵悱恻，几欲转身奔去应允她、抚慰她！终于按捺住，默默走了。

唐僧返养性斋，备言太后、大臣提亲之事，八戒道：“师父常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闲常妖精变的女子，你都可怜得要命。眼下这么美貌姻淑的妙人儿，你岂能不管！依老猪之见，应了亲事做新郎便是！”唐僧见沙僧不语，叫他说话。沙僧吞吞吐吐道：“师父，父也，小辈管不着长辈婚姻大事也！”唐僧道：“此间不做师父了，只做伴当，想听听你如何说！”沙僧道：“此事却不好说！若不应亲事，好似师父见死不救；若应了，那取经事若何？”八戒嚷道：“取经，取经，取经图甚？名是为众生，实为己身跻列仙班，好享逍遥富贵！——师父成了女王夫君，便是半个国王，一样好受用！”唐僧道：“八戒之言差矣，为师岂是贪图富贵之人！”沙僧点头道：“依小徒之意，师父不妨答应此事，一应仪礼照办，那吐火国使者见状，只好走人。但须师父禅心坚持，不破戒失节，便好重登路程！”八戒道：“这是拿热油炸冷冰冰哩！师父休听他的！要应便应，吃合■酒，行儿女事，不应便罢，叫陛下另选人，那怕老猪这般，黑些、丑些，也实在。不然师父你

白白应了名，却守起贞节来，亏不亏！那女工满心热忱，一腔爱意，却被冷在一厢，惨不惨！”唐僧道：“八戒之言，虽粗陋，倒也在理。只是为师终不敢破戒！”八戒道：“佛门戒淫，夫妇配合却契合天伦，不叫淫也！”沙僧喝道：“二师兄，你休拖师父下水。不然菩萨怪罪下来——”八戒怒道：“师父为救人不得已而为之，菩萨必然鉴谅！”

两个争吵不已。唐僧已出门至堂前莲池畔。看那数十株芙蕖，参差错落，亭立水面，田田叶间，缀着花朵。脚步惊动叶上青蛙，扑通扑通跳下水，激起涟漪。三藏心中亦不安宁。眼前一朵粉荷，大而清丽，临风轻曳，恍然化作衬红袈裟面容。唐僧慌得抬头，长空如洗，晚霞缤纷，又如女王飘逸衣裳。唐僧心中苦甜咸集，自忖：“贫僧委实‘在劫难逃’了！”

当晚无话。次日一早，女王着吏来宣三藏进后宫。唐僧去了，见女王一身缟素，面色憔悴；灯集下烛泪累累。素馨悄言：“陛下一夜未眠。”唐僧叹息，施礼毕，道：“陛下何不赴早朝？”女王凄笑道：“明日将远行，我想收拾行装，安排诸事，故此免了！”唐僧道：“陛下不是说听贫僧回音……”女王微笑道：“我知兄长为难。不如自去。大不了一死……”唐僧心如刀割，思起昨日沙僧言语，心说不如先答应，好哄吐火国使者走，也比眼睁睁看衬红跳火坑要强！遂道：“陛下说甚，贫僧与两徒儿商议过了，皆要我攀龙附凤！”女工转忧为喜，道：“说什么‘攀龙附凤’！实在是相濡以沫！”脸是笑着的，眼里却扑簌簌掉泪珠儿。一迭声道：“传令百官上朝！”那外宦秉命走了，内侍忙乎起来，伺候女王梳洗、更衣，又备辇车。

诸事毕，女王与三藏登凤辇上朝。宝殿落座，百官参拜毕，女王传谕与唐僧喜结良缘之事，群臣贺喜。太师道：“陛下，臣已询过历官，今宵正是吉日良辰，依老臣之见，事不宜迟，一厢囑有司备喜筵、喜袍、洞房陈设，一厢遣使告知吐火国太子，也请他们赴宴，免得他们埋怨我君臣失礼，有心要省几觥喜酒似的！”女王笑盈盈道：“准奏，准奏！便烦老太师具柬去馆驿说明此事，邀他们来吃喜酒！”太师才要下殿，门吏来报吐火国太子炎金不请自来。女王道：“来得正巧！”即宣人，阿曼按剑道：“太子听着，我女王陛下已择良俦，今宵成亲，届时来吵喜吃觥喜酒。赍礼不谢；空手不怪。明日酒醒，打道回府。捎几句言语与你父王：‘女王已是有夫之妇，生死贫富，无须越俎代庖！我国与贵国亲缘已断，各修疆土，井水不犯河水！’”

那炎金太子闻言大惊，道：“公主嫁到我家，便是我家之人；家长未允，弟媳焉可随意嫁人！”女王道：“便请伯伯应允！”太子冷笑：“我便不允，你奈何之！”一时朝廷上下，顿失颜色。唐僧起身道：“太子言谬也！当初你父逼公主自焚，已绝亲情。若不是天意怜悯，幸被我等拯救，陛下早成烟尘！既系你家中之人，为何残害？太子既领嗣君，必知书达理，慈悲仁义，方能孚众，为何奉昏馈之命，行不善之事？”一席话说得太子满脸愧色，难以下台，喝道：“你是何人，敢来教训我！”太师道：“他便是陛下要嫁之人唐三藏法师！”太子一惊道：“和尚如何做新郎官，莫非你们合伙诓我？”太师笑道：“如何敢诓太子，还要请你吃喜酒哩！”太子方信了，上下打量唐僧，冷笑道：“你这和尚尘缘未断，欲享艳福！人也倒生得标致，只怕是中看不中用！”哗地拔出剑来：“唐三藏，我嘴儿不如你，要与你比比手几：你若赢了我手中剑，便允公主嫁你！赢不了，公主便随我回家！”唐僧闻言，窝扭嘴儿，不敢答应。女王却朗声道：“伯伯说话可作数？”太子动容：“愿立文契为凭！他若胜了我，任尔婚嫁，再不干预！”女王大喜，传令笔墨侍

候。太子一言既出，又恃唐僧必败，刷刷写了契书，抛笔于柔。唐僧私道：“陛下，我手无缚鸡之力，只怕……”女王道：“你打不过他，猪长老、沙长老也打不过他？”唐僧恍然大悟，当下在文契上使了花押。当下约定已牌时分去大校场比武。各自准备不提。

转瞬到了巳时，女工移驾大校场，点将台上端坐了，满朝文武环列台下，两千禁军四匝卫护。吐火国一行百人也来到。那炎金太子披铁盔甲，系大红袍，骑黄骠马，磨拳擦掌，志在必胜。这厢唐三藏亦坐在自马上，那八戒、沙僧奉命隐了身，护在师父身旁。唐僧道：“待会儿太子来打我，看我手势，上前便打，却不许害他性命！”两徒儿诺诺。

一时角鸣鼓响，两方呐喊助威，声若雷鸣！那太子求胜心切，叫道：“唐和尚，你也速速披挂，咱们好切磋武艺！”唐僧合十闭目道：“贫僧已准备好也！”太子笑道：“你手无寸铁，如何交锋！”唐僧念偈道：“掌中虽无一寸钉，胸中自藏十万兵！”炎金及一应随从皆笑：“这和尚，说疯话了！”太子扬剑高叫：“本太子开杀戒也！”驱马驰来，要取唐僧首级。八戒久未耍耙，手儿痒痒，就迎上去，挥耙要筑！临落耙时猛想起师父交待，忙转动耙杆，将尖儿朝上，只着耙头砸在太子肩上。太子打马飞奔，眼看近唐僧，那唐僧使掌平空一推，忽听风响，肩上挨了狠狠一击，痛得大叫一声，跌下马来！忍着痛，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使左手抡剑，要杀唐僧。唐僧又一推手，太子暗中又挨了沙僧一杖，正打在心口，即刻仰面倒，门吐血，再也挣不起来。

随从忙赶来与他揉胸掐头，才醒了，见三藏又欲比划手势，忙跪下道：“圣僧住手，小人情愿认输！”唐僧方住了手，开口道：“公主事若何？”太子道：“任凭婚嫁，任凭婚嫁！不敢食言！”唐僧大度道：“既如此，便饶你一命！”太子谢了，又道：“圣僧胜了，我却输得不太明白。你离我几丈远，如何将我打下马的？”唐僧道：

“此乃释门秘功，唤作‘以静制动’！”太子道：“领教，领教！”率人马灰溜溜回馆驿了。那八戒、沙僧才现了形。女王大喜，百官及众军士簇拥唐僧师徒齐声欢呼。唐僧见八戒忘乎所以，持太师胡子，称元帅兄弟，忙制止。遂令二徒先回住处吃茶歇息。

却道八戒、沙僧助师成功，回到御花园养性斋，才吃了盏茶消消汗，便见宫人送来纱帽、锦袍，亮靴。八戒喜道：“师父成亲。咱们也混一身鲜亮！”大监道：“到时还请两位做伴郎哩！”八戒道：“应承，应承！挑老猪做伴郎算挑对人了！老猪娶过亲，洞房花烛拜天地挑盖头样样精通。准叫师父出不了差错，免得你们挑刺留下话柄！”大监笑道：“这般更好，便拜托猪长老了！”自回后宫。八戒喜不自胜，与沙僧闲扯，见他爱理不搭的，诧异道：“师弟怎不高兴？”沙僧冷笑：“师父大喜日子，我岂敢不高兴！”

又有御膳房送来午斋，八戒一反常态，慢条斯理，只吃个半饱。沙僧讥笑道：“师父成亲，你也不用欢喜得吃不下饭去！”八戒道：“老猪不是欢喜，是替师父愁的！”沙僧不解：“愁？愁什么？”八戒道：“你想想，师父做了这么多年和尚，只晓得诵经打坐，参禅悟道，余者还会个甚！路上虽颇遇着几个女子，均来得手。今晚喜筵散了，洞房只剩下新娘子时，师父却傻耗子撞猫，不晓得钻洞，岂不扫兴！”沙僧道：“少见多怪！你以为和尚便是木瓜；经上便无男女之事？那《普曜经》上说波旬魔女惑乱菩萨情景：‘绮言作姿三十有二’，‘姿弄唇口’，‘辗转相调’，‘以香涂身’，‘现

其髀脚’；《佛所行赞》上说众女于争着向太子献媚：‘美目相眄视，轻衣现素身。妖摇而徐步，作亲渐习近……’师父饱读经书，这些‘妙典’早就烂熟于心，还用你杞人忧天！”

八戒惊道：“此等经书，不是挑逗沙门思春么！”沙僧道：“诸佛修行时，满目秀色，视而不见；佳丽撩拨，坐怀不乱。湛然心净，乃见真如！”叹道：“却不知师父今宵若何！”八戒道：“便看各人造化了！”

转眼日坠西山，吉时已到。王宫悬红披彩，灯烛辉煌，笙乐阵阵。大婚典礼毕，依该同风俗，女王携唐僧手，登华车出宫，沿通衢绕市井一匝。临街人家皆燃炬张灯，满世界亮若白昼。一城百姓聚集大道两厢，见凤辇来，齐声欢呼，抛撒鲜花。顿时满天芬芳，一城香菲。车辇回到宫廷，喜筵已排好。文武百官、宫眷国戚、吐火国使者，皆来赴宴。两个饮了交杯酒，众人又说些吉祥话语，吵一阵喜，吃起酒来。

衬红、三藏再拜了太后，司仪官遂擎龙涎烛前导，宫女或持迎辇花、紫茉莉、优钵罗花，或挑藕丝灯、芳芭灯、龙凤衔珠灯两厢侍行；太师、阿曼、八戒、沙僧诸人簇拥新郎新娘，沿铺毡甬道，将两个送入寝殿洞房。大众退出时，沙僧暗递言语：“师父，休要假戏真做！”八戒也私传言辞：“莫辜良宵美人！”唐僧皆点头应着。

送走众人，衬红悄问三藏：“郎君看洞房如何？”唐僧坐下来细靚，见云霞般幄帷，芙蓉色绡帐，鳞纹蓉叶席，五彩珊瑚钩，紫绢围幕，冰蚕绵被；金鼎喷缕缕香雾，漆案列种种新果。那女王亲斟了一海蠡杯香醕，自呷了一口，又让三藏吃。唐僧睹那杯沿沾了花瓣般唇脂，心头异样，垂目吃了酒。女工接过杯，款语道：“郎君……”唐僧抬眼靚衬红，见她眼横秋波，丹唇微绽，酥胸起伏，端的已动情了！不禁心跳体热，却不敢看她，无话找话说：“天已交秋令，还这般热！”衬红抚一下唐僧额头，果有些汗，便唤素馨前来打扇子，忽地醒悟：“今儿是七夕，正好拜新月！”便吩咐茉莉高卷珠帘，燃一炉檀香，铺锦垫，女王对栊外明月，恭敬礼拜了，诚心祈祷：

佳期巧双至，衬红拜新月。

云清现婵娟，光华满城郭。

一愿社稷晏，二愿民居乐；

三愿与夫君，皓首永相偕！

拜毕，起身道：“郎君，我已拜过月神，保佑咱们长相厮守，永不分离！”唐僧亦已听见衬红祷词，私心为之撼动。然又怕沙僧言中，“假戏真做”，只好抑制自己，不动声色。

衬红哪儿晓得唐僧心事，从背后拥住三藏：“郎君，天不早也，宽衣吧？”唐僧推道：“我却不困，下盘棋如何？”女王虽不悦，却也无奈，叫素馨去取枰棋，遂去更衣，脱了喜服，摘了花冠，散了头发，换了一袭宽罗裙。那裙薄如蝉翼，隐隐透着小巧红褰衣；发若青丝，使个缀绿松石的丝绦随意挽在耳畔，露出雪白脖颈。端的美若天仙！唐僧不敢直视。幸好素馨取来围棋。

那棋子是海蚌琢成，圆润可爱；棋枰为紫黑带花纹的桄榔木所制，纹理细密，落子有敲金戛玉之声。女王抢了白子，执意让三藏先行。对了几着，三藏道：“开局应置势子，缔无忧角或一手角，继之拆、挂、夹、分投。运棋疏张，觊觎中原。然陛下——”见衬红皱起眉头，忙改口道：“然细君

细君——汉朝东方朔谓其妻力“细君”。后为妻子代称之一。

不置势子，空了花角。我下一子，你‘碰’一子，挨这么紧干嘛？”女王嘻嘻笑道：“我就喜欢挨着郎君！”唐僧无奈，又着一子，道：“你是初入此道？”女王道：“谁是新手？我七岁时便与太傅对弈，胜多负少，只不忍赢郎君罢了！”三藏见如此说，心自惭愧，解嘲道：“衬红统秀敏，垂髫即坐隐！”女王随口对曰：“郎君棋道浅，弱冠方手谈！”因笑道：“对弈赋词，倒也有趣！”三藏笑道：“便请姐姐起句。”衬红落一子道：“蚌子绘海市。”三藏应一子道：“榔秤嵌云霞。”衬红道：

燕低二间夹，三藏道：

云淡小飞挂。衬红道：

黑水锁群鹅，三藏道：

素甲围垓下。衬红道：

善胜者不争，三藏道：

谪阵者不杀。

衬红笑道：“不争不杀，咱们封局吧！”唐僧道：“兴头才至，封局做甚！”衬红掩口打几个呵欠，噘嘴道：“老公，我困了！”眼儿扬场的，更有一番情韵。唐僧道：“有始有终，君子之风。好歹下完这局！”见衬红倦慵，道：“夜阑花欲眠。”衬红却不应和，唐僧催道：“接呀！”衬红道：“局残僧逞能！”唐僧笑道：“好呀，骂起老公来了！看我怎么罚你！”素馨、茉莉本来也昏昏欲睡，见状也来了精神，道：“罚酒，还是跪香？要不就抚琴唱支曲子？”女王佯怒道：“小婢子，都叫朕平时把你们惯坏了！贵人说话，要你们多嘴！”两侍儿并不惧她，商议一回，嘻嘻笑道：“罚酒、跪香、唱曲，都属平常。唐老爷，陛下为公主时善‘莲花舞’，端的美妙，却不轻易露人。今日良宵，何不请陛下舞一回！婢女也叨光开开眼！”唐僧喜道：“娘子原来善舞！愿一睹风采！”衬红嗔道：“两个吃里爬外的小婢子！罚你们先跳个导舞。朕再来！”

那素馨、茉莉欢欢喜喜，一个取了琵琶，一个挎了腰鼓，在那厅中锦毡上一厢奏击，一厢舞蹈，间或停了乐器，作流水形、划府状；又频摇纤指……继而仿拟撩帐铺席，乐声鼓音渐低。两个并首瞑目仿佛沉睡。三藏若有所思。两侍女退至毡外，只抚琵琶，音律清越低缓。衬红起身，娉婷起舞：始如小荷出水，羞羞答答，扬袂似沐清风，移裾恰凌碧波；玉指柔曲，芙蕖初绽，引蜻蜓飞旋；藕臂舒曼，菡萏勃发，与蛱蝶共舞。忽羯鼓骤鸣，琵琶强劲，衬红便如盛开菱荷，临风踟蹰！初时唐僧还能看清她的面容，渐渐，那飘曳的青发，飞旋的丝裙，幻成一朵出波芙蓉，一尘不染，晶莹夺目，高洁明丽。

霎时舞毕，两侍女识趣地退下了。又见衬红，飘然近前，娇喘吁吁，芳香沁人，只那一挽青丝，有些蓬乱。唐僧如入幻梦，轻声道：“娘子，请阖上眼。”衬红乖觉，遂合目闭眼。唐僧无限怜惜，与她理理乱发，从怀里取出当年姑射仙子所赠金钗，与衬红管上。衬红知觉，睁眼去镜前，忽从镜中瞧见身后唐僧盈盈泪眼，转身扑到唐僧怀中，道：“哥哥为何伤怀？”唐僧一时无语。衬红微笑曰：“哥哥晓得两侍儿所舞蕴意否？”三藏岂能不晓，

势子、花角——皆为围棋术语，时局时四角星位上双方各置二子，称“势子”；不置势子，称为“空花角”。

碰——围棋术语，在紧靠对方一子处着子，称“碰”。

却道：“请娘子明示。”衬红动情道：“哥哥真的不知那舞是说有缘人‘百年修得同舟渡，千载修得共枕席’！悠悠千载，才与哥哥相逢，还要错过这好姻缘么！”唐僧挣开衬红道：“娘子，这棋还没下完呢！”

衬红又羞又恼，却咽下这口气，去案前。唐僧硬着心肠不去看衬红，一心一意投子应着。衬红心不在焉，勉强应付。才十几着，中心被三藏打劫，棋眼看要输，脸腾地红了，道：“哥哥，你身后是谁？”唐僧一惊，心说可别是孙猴儿蹦来了！慌得转身，哪有什么人！回首看那棋盘已叫衬红拨拉乱，叫道：“细君耍赖了！”衬红道：“谁耍赖！”却掉了几个棋子在手，藏在背后，笑道：“哥哥，猜猜我左手几枚，右手几枚？”唐僧问：“共是几枚？”衬红道：“不晓得！”唐僧不猜，衬红道：“量你猜不中！”唐僧道：“猜中如何说？”衬红道：“若猜中，诸事便依你！”唐僧道：“却要一宵不眠，对弈十局！”衬红问：“便是此话。若猜不中呢？”三藏道：“凡事便依你！”衬红便叫他猜。唐僧道：“我猜是左手三枚，右手六枚。共计九枚。”衬红道：“为何是三、六、九？”唐僧道：“皆是吉数，取其多顺长久之意！”衬红叹口气道：“果然叫哥哥猜——”唐僧惊喜：“猜中也？”衬红道：“可惜，只差一点！”伸出手来，原是左手四枚、右手六枚。笑道：“这唤作‘十全十美’！”唐僧只好道：“我输也，愿听姐姐吩咐！”衬红闭目道：“我累了，抱我上床！”唐僧无奈，起身将衬红托起，衬红趁势钩住唐僧脖颈。唐僧如揽一片香云，飘飘浮浮来到霞帐玉章前，将衬红轻轻放下。衬红遽地睁开水波盈盈的秀目，丹唇若熟透的樱桃绽开，端的诱人！唐僧移首，却又觑见薄绡下的酥胸，如恒河之波，起伏不已。再往下瞥，

一双玉腿剪出罗衣，动情地扭着。忽闻娇声：“哥哥！”抬头看，衬红两眼明灿，千娇万媚都如火似电，钻到他心里去了！

三藏如遭雷击，浑身木痴痴的，不敢再愣，挣开衬红手儿，踉踉跄跄往外走。猛听衬红嚶一声哭了，蓦地站住。听衬红哭道：“哥哥如此待我，生不如死！天明我就随吐火国使者回去！”唐僧闻了，如天摇地动，转身扑到榻上，亦位道：“我何尝不想……只是……”衬红道：“哥哥休复言！天明我便走，远远地走，好不妨碍圣僧的前程！我若食言，天诛——”唐僧一把掩住衬红的口儿，泪如雨下：“衬红儿，我这粗鄙和尚便是死九遭，堕十八层地狱，也不愿叫你这般美妙可人的女子遭灾受难！”将衬红拥在怀里。“我若不恋你，便不把仙子所赠金钗转送你了！”遂把姑射山故事说给衬红听，道：“我征途万里，回绝了多少痴情爱意！许多言语只藏在我心里，并不能说给一个人听。今日倾吐了，方觉舒心些！”

衬红放声泣道：“哥哥，亲我一亲，死也心甘了！”唐僧便噙着泪亲她的青丝、额头、泪脸。衬红情不可抑，使唇接住了，把小巧舌儿给他，香津给他，混上流到口中的泪水，苦甜交集都吞了。两个相拥相亲，唐僧紧紧搂着她，搂得她嗔叫：“哥哥，你略松些，我都疼了，都喘不过气了！”唐僧泪颊埋在她丰盈胸口上，道：“我怕一松手，你就飘走了，随风而逝，再也寻不见！”衬红爱怜道：“亲亲儿，我不走！与你千百年相守！叫你再担惊受怕！”

唐僧点头，似要朦胧睡去。衬红心如盆火：“哥哥，天甚晚矣，宽衣睡吧！”唐僧一惊。他晓得若真宽了衣，便很难守得住了。旋又思起自己“任重而道远”，眼下岂是沉堕爱河之时！只好强抑着心中万千层情浪，护着衣襟，喃喃道：“衬红，贫僧对不住你……”衬红见状，极其伤心。她无话可

说，也无泪可流了。便悄然走出寝殿。庭院明月皎皎，夜凉如水，衬红在莲池边的石阶上坐下，心说，这便是我日思夜想的“良宵”么？

却说姑射仙子，这一日在琼宫打坐，忽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原来是唐三藏已与弥诃国女王喜结良缘，宫中正张灯结彩操办喜事呢！心中颇不受用：“好你个唐朝和尚，那日临别时说甚‘且待来世’！真以为你心无旁骛，笃志西行哩！这才几时，便熬不住了！”又思自己还情意绵绵赠他金钗，一片苦心真是白费了！仙子又羞又恼，骂一声：“唐三藏，你这薄情郎！”忍无可忍，欲讨回金钗。遂唤过众弟子，嘱其看守宫宇，随后凌起彩云，往西疾行。

仙子行了几个时辰，来到弥河国已是半夜，径投后宫，寻着寝殿，潜形入室，不由地怦然心跳。原以为能瞧见锦帐卧鸳鸯场面，谁知却目睹了唐僧与衬红先喜继悲景况，一颗嫉妒心遂化作两行同情泪，仙子又思，两个既做上了名份上的夫妻，或有宿缘？遂开慧目，看那女工前世。看罢，恍然大悟。观衬红孤坐池畔，委实可怜，心想自古红颜薄命，佳人运舛！正是物伤其类，同命相怜，决意助她一助，成全两个有情人的好事。好仙子，念真言，弄法力，朝莲池纤手一指——

却说衬红正临池枯坐，顾影自怜间，忽觉一阵清风拂过，那莲他水波做湘，忽地生出数枝荷花，亭亭立于水面，先是含苞欲放，旋即吐蕊绽开，个个五彩斑斓、大如车轮。把原先池中的睡莲比得黯然失色。衬红惊喜，叫一声：“圣僧哥哥，快来看觑！”

唐僧闻声出门，眼前似起了一团轻雾，朦朦胧胧中见一个佳人坐在水池畔，他中巨大的五色菱荷临风摇曳。这情景好生熟悉！他走过去，梦呓般叫一声：“娘子……”衬红闻声，心花怒放。牵住他手：“郎君！我在这儿！”满池硕大娇美的芙蓉舞动着片片“裙衣”，一缕缕香气袭来。衬红忽道：“郎君，你以前可见过这么大的荷花？”唐僧极力思索，道：“见过……就是忆想不起在何时、何处……”衬红道：“我也是。是梦乡，抑或……前世？”唐僧无语。被这荷花引入迷蒙前生……衬红便是那爱他又误他的“小冤家”么？情爱是甚？值得他为此受十世的轮回之苦？

三藏走下石阶，他欲去看看那些花是真还是虚相幻影。他下到池水。池水温暖，荷花近在咫尺，似抬手便可触着。他想撷一朵，带到岸上。但那花儿却又像是在梦中，你伸手，它便退一步。唐僧觉得神奇。回头看衬红，她亭亭玉立岸上，娇容美姿，又胜池中荷花百倍。他向衬红走去，不料脚下一滑，跌在水中，两手扬着乱打水面儿。衬红惊叫一声，扑通跳下水池——她虽生在宫中，但此处夏季颇长，国中又有大河，她也学得一身好水性——那水不过深及胸口，唐僧挣了几挣也就站直了，却见衬红下水救他，便想逗逗她。佯作溺水状，随她救助。

衬红将唐僧拖到岸上，见唐僧两眼闭着，气息微弱，忙口对口儿给他送气儿。唐僧觉得那芬芳的唇、芬芳的气息美酒似地令人沉醉，不禁舒展嘴角笑起来。衬红觉察了，娇嗔道：“小坏物，原是装的！”唐僧睁开眼，还是笑。衬红疼惜道：“衣裳都湿了，凉冰冰的！不怕再犯了病！”唐僧道：“你看看你！”衬红才觉出自己衣裳也湿得直滴水。便拉他去室内更衣。

进了寝殿，衬红欲先帮唐僧解衣。唐僧害羞道：“我去屏风后，自己换吧。”一抬眼看见烛光中的衬红，湿透的罗裙紧紧贴在身子上，如玉肤色清晰可见，端的是起伏有致、风韵丛生！三藏忙垂下头。衬红上前搂住唐僧。

三藏再也无力推开她。但还是不让衬红解他的湿衣。蓦然，帷帘拂动，两个转脸一看，原来一叶片五色莲瓣自门外飘进来，每一片都有枕头般大小。花儿落庄床榻上、锦毡上、案几上……满室异香。三藏睹状，心中暗道：“今日之事，莫非真是天意！”

那衬红更是喜悦，含情道：“天作之合，郎君还做呆头鹅！”情火炽热，先解了湿罗裙，三藏只见一团白光耀眼夺目。微微眩晕中，觉得身上的湿衣一件件被剥下，霎时寸丝不挂。

两个相拥在一起。衬红的身子越来越软，朝后倒在销金帐中。榻上适才落了几片粉色莲瓣，那雪凝般的身子被花朵衬托，愈显得美艳惊人。但她却两目闭阖，蛾眉微蹙。唐僧俯身问：“细君，你何故皱眉？”衬红吹气般道：“我‘溺水’了，还不救我？”莲馨混着玉人儿的体香，令三藏意乱神迷，便口对口儿给她“送气”。衬红微微喘吁，身子被波浪冲刷般地扭了一下。胸前两颗“红樱桃”耸起又落下。三藏禁不住像个馋嘴的孩童依次去吮那“樱桃”。衬红身子连续遭波浪打似地，一下接一下扭着。扭出千般风情、万种旖旎！终至情酣难抑，抬起自己鲜嫩欲滴的“芳草地”去够三藏。三藏初触那妙物儿，便有酥麻霍地传遍全身，心说：“天：我要死了！”衬红儿亦尝到甜头，更去惹他。三藏实在忍不住那一下下的美妙“折磨”，道一声：“衬红儿——”深入进去。衬红疼得“哟”一声。唐僧蝉伏着不敢再动。衬红皱眉娇嗔：“金戈铁马儿似的！”唐僧心疼她，欲抽身。衬红“嗯，嗯”摇头，“偏不放你回，缓辔慢行……”唐僧得了要领，两个渐觉融洽，如沐春风，如浴温泉。三藏忽觉得千百年、千万里寻的便是她！叫道：“衬红儿，我总算寻到你了！”衬红道：“哥哥，我在你怀里！我是你的人了！”唐僧感慨万千，那刻骨镂心思慕，不可得遗憾，万里行程，苦风凄雨，寂寞危厄……如今都在这妙人怀里冰消瓦解了！情至极处，周身畅快，如入圆融无碍世界；泪水却潜潜而下，打湿衬红青丝。衬红柔情万千，使香唇噙干三藏泪眼。温语款言，劝慰一番。方相拥而眠。

次日约巳时，唐僧一觉醒来，枕边空空，忍不住叫声：“细君——”素馨闻声而至，“唐老爷，陛下早已上朝去了。”侍候三藏起床。三藏环顾全室，问侍女落花呢？素馨道：“什么落花？”唐僧急起身，临窗一看，莲池里也消失了那车轮般的芰荷——原来仙子待两个恩爱入眠，便收了法力，自回雪山了。三藏思起昨宵欢娱，竟似一梦，心头惘然若失。素馨又道：“沙长老一大早便来请安。还在书斋候着哩！”唐僧一愣，匆忙梳洗穿束了，去会沙僧。沙僧见师父身着锦衣，面色暖昧，心里已明，拜道：“徒儿特来给师父问安。二师兄贪睡，故此也与他捎个礼！”又拜一回。唐僧轻叹一声：“我正有一事告之。”沙僧问：“何事？莫非是取经……”唐僧思忖片时，道：“你先回去，取经事容后再议！”

沙僧辞了唐僧回到养性斋。八戒已起，正狼吞虎咽吃早点，笑道：“师父与女王是真做了夫妻，还是虚应个名儿？”沙僧冷笑：“虚应个名便好了。师父已破戒耳！”八戒道：“有甚大惊小怪的——守着这么个美人儿，搁你也一样！”嬉皮笑脸道：“师父没说滋味怎样？”沙僧责道：“二哥真下作！其实师父并未明言。我是从面色上看出来的！”八戒见沙僧整直掇、系芒鞋往外走，问：“兄弟哪儿去？”沙僧道：“师父是观音亲选的取经人，此间猛不丁招了亲，一时去不了两大，我该代师父给菩萨告个假不是？——我去南海，就回！”八戒先道：“还是师弟想得周到！”忽地醒悟：“师弟，你

这一去，观音不就晓得师父与女王之事？”沙僧道：“观音洞幽察微，还能不知！瞒是瞒不过！趁早告假，日后还好开脱！”八戒喝道：“说甚告假，还不是去菩萨面前出首师父，邀宠头功！”沙僧恼道：“猴头走了，你休摆甚师兄架子，论武艺其实也不比老沙强多少！”八戒大怒，操了钉耙，“却与老猪比试比试！”两个在匠院里乒乒乓乓打起来，吓得在一厢侍候的小太监一溜烟跑去给唐僧报信。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怀悲烈帝释战城下 蒙冤屈大圣解天庭

欢喜园里，帝释放浪形骸；善见城下，天尊悲壮上阵……抗旨休战，悟空清白反遭诬；老君撺掇，玉帝下令施剿刑……

却道八戒、沙僧战够二十个回合，八戒耙猛，沙僧眼看抵挡不住，跳出圈外，架住耙，赔笑道：“二哥，是小弟不识好歹，多有冒读。给你揖礼了！”丢了宝杖，给八戒致礼。八戒是个忠厚人，闻他言辞恳切，便收了耙：“自家兄弟，罢了！”沙僧道：“谢二哥！”见八戒扛着耙往斋堂里走，背后使杖朝他腿上狠狠扫去！一下子将八戒打倒在地。八戒捂腿大骂：“沙悟净，你这暗中捅刀子的杂碎！”沙僧不敢回嘴，急纵云走了。

八戒想爬爬不起来，坐地上哼哼唧唧半天，见小太监引师父来了。唐僧急问：“悟净呢？”八戒手捶地，恨道：“你那贴心弟子将老猪打伤，去南海卖你去了！”唐僧怔了一怔，几欲昏倒。叫太监扶住。唐僧稳住道：“我不要紧，快去请太医给猪长老疗伤！…太监又飞跑去了。

三藏使全身力气，架起八戒，挪到堂中。八戒榻上歪了。三藏看八戒腿上已青肿渗血，伤得不轻。滴泪道：“语能，想不到那厮如此心狠毒辣！我竟一直将他……”哽噎得说不出话。八戒道：“师父，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老猪也被他瞒过了！”又道：

“那厮说师父‘破戒’了，可是真的？”三藏无语。忽闻门首小太监叫：“唐老爷，太医请来了！”起身道：“八戒，好生养伤。为师去也！”八戒道：“师父去何处？”三藏苦笑一声：“为师犯了戒律，只有求诸佛菩萨饶恕了！”拔步往外走。八戒急叫：“师父，你到底去哪厢？”拖着伤腿追他。挣至门首，跌倒在地。被太监、太医救起。师父已无踪影。八戒哭一声：“苦命的师父！”又喊：“大师兄，你在哪儿，还不快回来，此处塌天了！”

却道那日孙大圣身陷奇案，师父又要贬他，适逢紫微大帝赍旨相邀，就随星君离了弥河国，至天宫。玉帝闻报大喜，即于凌霄宝殿召见，敕封悟空为三品伏魔靖字大元帅，赏赐金甲云履。紫缓豹袍。大圣道：“老官儿，俺老孙已入空门，视富贵禄爵如粪土。如此抬举，却不敢领！论起前事，你们那般对待老孙，实不该帮忙！——只看紫微星君面子罢了！”

紫微大帝道：“大圣休要推辞！玉帝也是慕贤若渴，只无契机提携大圣。此番降了帝释，玉帝还有封赏！”玉帝听了悟空言语，满心不悦。但用人之际，只好豁达大度，笑道：“孙元帅，你若率兵灭了帝释魔障，朕便封你为二品镇守使，将须弥山交你掌管！富贵荣华，受用不尽！”大圣道：“陛下，那须弥山是金山银山，老孙也不眼馋！倘有机遇，还是想回俺那花果山！”紫微星君道：“这事容后再议，要紧的是先率兵征讨逆神。大功告成后，大圣可进可退！”悟空点头。玉帝遂令五斗星君诰赞中军，二十八宿为前部先锋，托塔天王与哪吒太子殿后。点起十万天兵天将，由悟空统领，浩浩荡荡，驾起云朵，径往须弥山。

路上大圣问诸星君道：“向时玉帝求帅征魔时，托塔天王为何不请纓挂帅？此时发兵，又叫他殿后。老孙甚为他抱亏也！俺晓得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忠臣！当年大闹天宫时多亏他父子拼死护驾，不然天宫早姓孙矣！”众星君道：“大圣只知他是忠臣，却不晓得他人老了，嘴就碎，脑筋也旧，气性也大，看着这不顺眼。那不如适，整日唠叨。玉帝能喜见他？大众也不添好言。老李往有一片忠心，也难得重委！”大圣道：“休说了，端的是好心不得好

报也！”

一时到了须弥山。山下扎起营盘，布下天罗地网，将上下出路都封死了。大圣却降一道令，将托塔天王、哪吒太子请到中军帐，道：“玉帝不用你们父子，老孙用！着天王为军师，谋划辅粥本帅；哪吒为副帅，率前部先锋，先去搦战！”李氏父子领命。那众星君不敢惹大圣，只得随他。

却说帝释天尊，近日因吃醉了酒，太子又不在家，便慢待了巡幸的玉帝！又迟迟不奉荆请罪，遂惹得龙颜大怒，兴天兵征伐。帝释不知大祸将临，这日还在善见城欢喜园里与一帮妃子宫女赤身裸体，追逐戏水玩耍。忽闻辅臣三十二天王求见。天尊怒道：“有何要事，扰我雅兴！不见！”

众天王在园外等候多时，不得进园，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却有大胆的，道：“火烧眉睫矣，只好冒死进园！”领头闯进园子，惊得众裸女捂了羞处东躲西藏。天尊披上衣袍，正欲发怒，众天王乱纷纷奏道：“大王，事急矣，乞恕罪！玉帝派孙大圣为帅统十万大军，前来讨伐，布下天罗地网，我等插翅难逃也！”天尊心里一惊，却呵呵大笑：“休道他十万天兵，便是百万，我也视作草芥！且回避，我吃几杯酒再去会那猴子！”众天王无奈，才要退，便见太子旃檀策马而来，滚鞍下马，叫道：“父王还耽于逸乐！天神哪吒在城下骂阵，二弟擅自出战，被那厮用宝圈伤了手臂，幸被我救回。哪吒仍在城下逡巡吆喝，视我善见城无人矣！”帝释大怒：“毛头小儿，如此欺人！”一迭声唤侍从取他衣甲兵器来！侍从急从库房取来一看：黄金甲结了蛛网，降魔杵锈蚀斑斑，锁神网绳断索沤！

帝释傻了眼。旃檀道：“父王，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向时孩儿屡劝父王远酒色，勤武业，再三不听。今日若何？！”帝释恼羞成怒：“不孝子，却要你管老子！”夺侍从剑要杀太子。被众天王劝住，都道：“天尊息怒，太子也是一番好意——不如今他迎战，将功折罪。我等也各显神通，助他一助！”

天尊也是理屈，顺势下台，众天王拥太子去了。天尊忙传令神工、鬼斧二工匠重锻金刚杵、再编锁神网。自己也去粗恶园习武健身，准备出战。练了几趟拳脚，毕竟多日酒色过度，身子虚了，大汗淋漓，兀自喘息不已。忽闻城外杀声震天，忍不住跳到城楼上观战。只见远处孙大圣立于帅旗下，持着金箍棒指挥。托塔天王一厢辅粥。前有哪吒、五斗星君、二十八宿，率十万天兵，潮水般冲来。太子旃檀及三十二天王也不示弱，领十万青衣夜叉、神龙迎上。双方厮杀，刀光映日，剑影寒天，骨肉横飞，血流成河！兵刃相击声、伤毙惨叫声不绝于耳！

帝释感叹。油然思起昔日为抢夺后妃引发的儿场大战：先是为娶王后舍脂与毗摩质多王杀斗；继之是为纳如影、诸香、妙林、胜德四妃与罗喉王大战……每一回虽俱迫使阿修罗王交出女儿，却使得多少将士马革裹尸！眼下又因自己放纵无忌，惹下弥天大祸，又害得无数生灵血染碧沙、命丧黄泉！……思思想想，满心惭愧，便令鸣金收兵！

那孙大圣见帝释猝然收兵，也不令追赶，亦令住鼓击锣。天兵闻声退回营垒。哪吒踏风火轮风风火火奔到大圣面前：“敌方无心亦战，正好乘胜追击！大帅为何息鼓收兵？”大圣道：“兵书云：‘归师勿遏，穷寇勿追！’”哪吒不服气，一厢嘟嘟囔囔：“谁料孙大圣也！屎壳螂背半刀火纸，硬充起书香人家来了！”托塔天王道：“我儿休得胡说！”语悟空：“大圣不忍看尸肉被野？”大圣道：“还是天王知我。帝释犯了天规，却遣无数夜叉、

神龙当替死鬼儿。明日只叫他一个出战，老孙与他比试！”

那善见城里太子旃檀也问天尊为何鸣金止战？天尊道：“不须细说。明日只我出战与孙大圣较量，胜便罢；不胜，也只我一个被杀。你们不许再战，开城门投降。玉帝慈悲，必不加害尔等。所丧不过女色财物而已。然蛾眉销志，膏粱损节。虽失而犹得！”太子旃檀闻言悲道：“父王久疏武功，明日去凶多吉少。不如挂免战牌，却遣使赍礼去交通孙大圣，使其退兵。可保一切无虞！”帝释拍案道：“我意已决，休复言！”去看顾负伤卧榻的次子修毗罗，抚王子额道：“明日为父要去与孙大圣一决雌雄。倘有不测，我无所牵挂，惟担心你自小受宠爱惯了，没经过磨练。所喜你兄长文武双全，敦厚仁爱，他会照看你！”修毗罗放声大哭，亦劝父王不要出战，不如差使老赍重礼向玉帝请罪。帝释苦笑道：“‘石可裂而不可卷’，我一世欲乐受用足也，虽死无憾！”

遂回毗闍延堂。时神工、鬼斧二匠已呈上新打的金刚杵、重织的锁神网。帝释拂退侍从，于堂前空地上操练兵器。心无旁骛，渐觉神气充盈，跳跃腾挪也自如起来。操练一回，天色已晚，令备上素斋。天尊玉馐珍味吃惯了，乍进素食，味同嚼蜡，勉强吞下。去皮禅延多楼见王后舍脂。舍脂是阿修罗王毗摩质多的女儿，美艳绝伦，倾城倾国，帝释为得到她，同毗摩质大战于海滨。毗摩质九首、千眼、九百九十手，口吐烈火，颇难对付。恶战三载，双方死伤无数，血染海红。后经大梵天调解，毗摩质才把舍脂嫁给帝释；帝释为两家修好，亦将四色甘露赠给岳父。天尊初得舍脂，封为王后，恩宠有加，朝夕相伴。得了如影四姐妹后，便又移情别恋，冷落了舍脂……帝释进殿寻不见王后，问过宫女方知在神堂焚香拜祷。原来舍脂信奉婆罗门教。天尊进神堂，见舍脂已拜神毕，道：“王后，这些年我也委屈你了。明日我将出战孙大圣。如不能生还，你也可回家与父亲团聚了！”转身欲走，被王后叫住。

舍脂泣道：“大王素来倚红偎翠，放浪形骸，全不把妾放在心上。但你知否，妾每时每刻都在思念大王……”泣不成声。天尊含愧负疚，以袂与王后拭泪。见泪光中的王后一如十年前那般艳丽照人，忍不住垂泪道：“王后，是我对不住你。我贪恋酒色，惹下大祸，惟有一死方可赎罪！”舍脂道：“天尊休说丧气话！拿出当年为争夺臣妾与父王大战的气势，定可击败孙悟空！适间妾已向大梵天王祈祷，求他紧要关头援助大王！”帝释感动，将舍脂紧紧拥在怀里。欲在宫中留宿，亦有怀疚补偿之意。舍脂孤身日久，也是芳心荡漾。但却狠狠心推开帝释道：“临战前夕，大王宜独居静处，养精蓄锐，方能克敌制胜！——明日妾上城观战，等天尊凯旋！”天尊闻言，难抑泪水，哽咽道：“倘若生还，誓与王后朝夕相伴！”王后一迭声催天尊去安歇！

帝释回到毗闍延堂，撵走爱妃宠姬，闭户静养一夜。天明醒来觉精神抖擞。饱餐一顿，才披挂，守城夜叉飞报：“孙悟空在城下挑战！”天尊道：“回复孙大圣，说我马上就来！”结束停当，执兵器往外走。太子旃檀及三十二天王紧紧簇拥出城。伤未愈的王子修毗罗，王后舍脂，如影、诸香、妙林、胜德四玉女，千千万万嫔妃姬妾早拥上却敌城楼观战。

那孙大圣持金箍棒正等着，猛听一声炮响，城门大开，涌出一帮神将。为首的茶褐肌肤，披黄金甲冑，执降魔金刚杵，腰缠锁神网，头绕赤火，威风凛凛，大声喝道：“来者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大圣厉声道：“花果山一别，五百余载矣！天尊还记得老孙！”帝释道：“当年奉旨讨伐，也是无

奈！大圣还记旧怨否？”行者道：“今日老孙也是‘无奈’，才犯宝山！”天尊道：“大圣，你既归依释门，为何又听玉帝调遣，犯疆攻城？”行者道：“你多行不义，天下人皆可诛之！”帝释道：“既如此，我与你大战三百回合，必赌个输赢！”大圣道：“好，好！老孙就等此言！”挥棒上前就打，帝释使杵迎上。

两个乒乒乓乓战了一百个回合不分胜负。大圣跳出场子，喝令天兵撤了天网，说只在地下竞斗施展不开。遂又开战，两个从地下打到天空，杀得日月无光，云惨雾暗，又是一百个回合难见仲伯！那天尊焦躁，念动真言，现出法相，身高万丈，壮如葱岭，行飓风狂雨，直取大圣。那大圣嘻嘻一笑，掐着诀，也长得身若雪峰，双目如日，赶山驱石，迎击帝释。那天尊毕竟精气神敌不过大圣，又强撑了一百个回合，心虚胆怯，复了本相，望空便逃。大圣紧追不舍。天尊冷不防解下锁神网来，转身朝大圣撒来。幸哪吒眼尖觑得清，喝一声：“大圣留神！”行者一闪身，使铁棒拨开网，劲大了些，将网挑个大洞！帝释叹一声：“天灭我也！”弃了网，驻步与大圣拼死相搏！

时哪吒手痒，踏风火轮纵在空中便要助战，叫大圣拒绝；那厢太子旃檀要帮父亲，亦被帝释喝止。两个又自半空杀到地下，在城下又是数十个回合。大圣愈战愈勇，帝释多处负伤、眼看不敌，转身逃去。大圣紧撵。绕城一匝时，城楼上王后舍脂望空大叫：“大梵天尊，来救我夫！”其声凄切，响彻云霄，闻者无不动容。凡三匝，舍脂已呼三遍，仍不见大梵天踪影！此时帝释已跑不动，被大圣逼到城墙角下，旃檀哭喊道：“父王，叫儿助战吧！”天尊遍体鳞伤，一脸血污，倒在地下，仍持杵护身，喝道：“哪个敢助我，我即自裁！”大圣棒已举起，一下便可打杀帝释，见状却难以下手，遂收了棒。忽听云端上高叫：“孙大圣，你不打杀那乱臣逆贼，更待何时！”悟空抬头看，原来玉帝、老君、紫微大帝等天界上仙皆在九天之上观战！

大圣无奈，挥棒打去。忽听一声响亮，原来大梵天乘鹤飞至，抛下拂尘，挡住大圣铁棒。大圣吃一惊，跳在空中。那大梵天已收了拂尘，下鹤施礼道：“大圣，帝释虽犯天条，罪不该诛。现伤势颇重，恐难再争斗，盼大圣卖个人情给我，放他一条生路！”大圣为难道：“便是老孙要饶他，只怕主帝、老君不依！”大梵天道：“上苍有好生之德，岂可‘见朱桔一子蠢，因剪树而弃之；睹褥锦一寸点，乃全正而燔之’！我去劝帝释废逸乐，修身性，守规自律如何？”大圣一知大梵王神通，二闻言之有理，遂道：“帝释若能改过自新，老孙何必再动干戈！”遂转身回营。

大梵天大喜，叫：“旃檀太子，还不速扶你父王进城！”帝释已奄奄一息，仍不叫人靠近。大梵天亲搀起帝释，交与太子、诸天王。帝释挣扎不进城：“我要与孙悟空决一死战！”大梵天哄他道：“老弟，孙悟空已退；你且回城养好伤再战！”帝释方不再坚持。毕竟耗尽了精力，一下子昏厥过去。慌得大众飞快抬他入城。时舍脂已从城楼奔下，俯首摇撼，位道：“大王，大王，再看妾一眼！”泪滴在帝释面上，竟慢慢苏醒了，恍然若梦。王后喜悦，令抬入皮掸延多楼，亲以龙牙草煎水与夫君洗疗伤口，又缚裹了。守护帝释静养不提。

却道孙大圣棒下留情，不杀帝释，回了营盘。天上诸仙觑得清楚。当下碍着大梵天情面，怕惹恼了他，与帝释联手，更难对付，一时无话。等大梵天进了善见城，玉帝、老君、灵宝天尊……一伙上仙，按捺不住怒火，纷纷道：“孙悟空擅自放虎归山，情同通敌，该从严惩治！”紫微大帝劝了一回。

玉帝道：“还烦御弟去阵上传朕口谕，令孙悟空明日再战，须索一鼓作气，擒杀元凶帝释！”紫微星君沉吟道：“孙大圣吃软不吃硬，不如差个星官贵仙酒仙果犒劳一番，再降玉旨——旨上先彰其功，再付重托，或能奏效！”玉帝也无甚良策，遂回凌霄殿，召文曲星君拟定圣旨；又令武德星君为钦差，赍旨谕及仙醪仙果去须弥山下劳军。

武德星君揣着圣旨，率一队力士抬着酒坛果篮，浩浩荡荡来到须弥山下天兵营寨。托塔天王等一班仙官迎出辕门，将钦差一行请入中军帐。钦差令力士献上美酒佳果。大圣大喜，留少许自目，余皆分与属下共享。众仙官陪大圣受用一番。武德星君轻咳一声道：“玉帝有旨！”慌得托塔天王、哪吒太子、五斗星君、二十八宿忙整衣端肃跪倒在地。大圣已半醺，仍歪在交椅上吃酒。武德星君不敢劝，将就他，开口宣谕：

吴天金阙王皇太帝诏曰：古语云：“日光一出，荧烛黯淡；雷霆震响，槌凿哑音。”兹尔元帅孙悟空奉旨伐逆，桴鼓相应，势如破竹。凡二战，魔贼溃不我军，元气大伤。天师战绩懋赫，可嘉可旌！然“行百里半九十”，尔等切勿懈怠。

箭符坚淝水让渡，惨遭败北，风声鹤唳犹闻；项羽鸿门不决，养虎贻患，别姬乌江遗恨！是故前车覆，后车鉴，叛逆愆旗韬晦，意在东山再起。倘怀不时之慈，庶致功亏一篑！特敕尔等一鼓作气，陷城擒贼，以正天典。凯旋之日，朕当论功行赏。望勿负朕重托之意。故兹尔诏。

武曲盲旨毕，托塔天王等一班旱君、仙官皆道：“谨领圣谕。请钦差回复玉帝，明日便攻城，活捉帝释那厮！回去也落个升官晋爵、封妻荫子！”武曲喜悦，就要回去复旨。大圣跳下交椅道：“兄弟，怎的说走就走，下在此问要几日？”武曲道：“旨命在身，不敢久羁。”大圣笑道：“老孙留你，玉帝必不见怪！”武曲道：“虽如此，大圣戎务繁冗，要谋划攻城大计，岂敢多扰！”大圣摆手道：

“这几日不忙。帝释那厮叫老孙伤了，颇重，一时虚弱，不能出战！”武曲道：“老天神，适间未闻圣谕？正要趁他伤重虚弱，下城克敌呢！”大圣嘻嘻笑道：“玉帝老儿懂甚用兵！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武曲瞪大眼道：“依大圣之见，若何？”大圣笑道：“大梵天夸口规劝帝释弃恶向善。老孙想等几日看！”武曲大惊：“俗话说‘做活不依东，累死也无功’。你不攻城杀敌，便是抗旨哩！”大圣脖子一梗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回去告那老官儿，嫌老孙不听使唤，另择一个顺溜的来！”众仙官见大圣发怒，也不敢多言。武曲无奈，只好打道回府，临行大圣高叫：“莫忘了告玉帝，谢谢他的御酒、仙果！”武曲哭笑不得，回天庭，言孙悟空不从圣命，诸事备叙。玉帝闻言，又恼又忧，急请老君来商议对策。

且说这日大圣打发走武曲星君后，因连日征伐劳顿，再加上多饮了几觥仙酒，一头扎在床上酣然入睡。半夜，觉一阵微风拂进帐篷，激灵醒了。忽听有声音唤：“孙大圣！”一骨碌爬起来，喝道：“何人擅闯帅帐？”那人忙拜倒榻前：“大圣息怒！是罪臣帝释长子旗檀，专来谒见！”大圣揉揉眼，借着帐门缝隙透进的月光，看清来者年轻清秀，面色恭谨，背后两个青衣夜叉抬着一只鍍金嵌银宝箱。笑道：“原是太子旗檀。夤夜来此，有何见谕？”旗檀道：“家父令小生赍来薄礼，一谢大圣不杀之恩；二求大圣暂缓攻城！”

家父已知悔也，还盼大圣在玉帝面前美言，求圣上宽宥才好！”便令夜叉打开宝箱。大圣一看，见各色珍珠、玛瑙、翡翠、宝石……琳琅满目，光亮盈帐。中有一枚葵黄色猫眼石戒指，宝石晶莹、对光呈三条光束，世上罕见；一只猴头玛瑙杯，猴面深红，笑容可掬，鲜润可爱。大圣把玩一番。旃檀道：“大圣喜欢，敬清笑纳！”

大圣摇摇头，把戒指、杯儿又抛在箱里，砰地合上盖儿：“老孙一生光明磊落，从不贪人财物。请太子带回去。攻城之事可缓——实不相瞒，白昼玉帝还传旨叫老孙攻城，叫俺一口回绝了——至于在玉帝面前说令尊的好话，却不敢应承。老孙一生不好求人。‘解铃还须系铃人’，不如你家自去求他，更好些！”旃檀闻大圣之言，感激涕零，叩头再谢，苦苦劝大圣留下礼物。大圣只是不收。碗檀无奈，拜别大圣，与夜叉携宝箱，弄风走了。

大圣嘻嘻哈哈几声，复倒头睡下，一觉天明。托塔天王、哪吒太子来问进军之事。大圣道：“先遣探马去城下打探，回来再议！”便差一飞毛腿去打探军情。片时回禀道：“敌方城门紧闭，城楼上高悬‘免战牌’。”大圣道：“既如此，先休整几日再说。”传令军士把前日阵亡者掩埋了，堆个巨坟，浇几杯御酒为水浆，燃一堆松枝作香箔。大圣打头，仙官相随，啼嘘悲切哭几声，祭奠毕、各回营帐不提。

转眼金乌坠山，玉兔东升，大圣召来天王、哪吒，将剩下的一坛仙酒吃得罄净——多半被他吃了。大圣醉了、又哭又唱：“功果不成虽堪嗟，有家难归尤可哀！”天王父于劝了一回，见大圣醉得人事不省，扶他上床睡了，方掩帐而去。

大圣酩酊大醉，睡至天色高微，猛听帐外履靴纷沓，人声喧阗，皆道：“罩上天网，休叫他飞了！”大圣睡眼惺松，嘟哝道：“天还未大亮，却怕谁飞了？”言未讫，呼啦一声，瘟部六神持圣旨闯进帐篷。为首的是西方行瘟使者，喝道：“孙悟空，有人出首，言你私受贿赂，阵前通敌！玉帝特差我等来拿你归案！”大圣又惊又恼亦觉可笑：“无怪夜里老遭魔虎子，原来瘟神要来！说俺受贿通敌，可有证见？”劝善大师道：“大圣，我等久仰尊名，不好得罪。不如自己认个不是，求玉帝宽恕罢了！”大圣大怒，跳下床掣出棒来：“你等如拿不出照证，休怪老孙无礼，一个个打出你脑浆来！”众瘟神惶惊，就要退出，忽听帐外有老者响亮咳一声：“孙悟空，你犯下弥天大罪，还敢猖狂！”走入帐中，原是太上老君！

大圣冷笑：“无怪这几个毛神敢来滋事，原有腰杆子仗着！老君，俺乃是玉帝敕命请来征伐帝释的，有功无过，清白蒙冤！原是你诬陷老孙！——俺与你玉帝面前辨个是非曲直！”便要扯老君走。老君道：“自诩清白，难说清白。老夫先搜一搜篷帐如何？”大圣心里坦荡，道：“便随你搜，搜下出怎办？”老君道：“先搜再议！”

六个瘟神便动手翻腾。须臾，从床榻褥子下搜出猫眼石戒指一枚、猴头玛瑙杯一只！大圣惊恼，叫道：“老君，你休弄法术来陷害老孙！若早在褥子下，老孙睡觉一翻身不硌得慌！”老君喝道：“人赃俱在，有何话说！——我问你，逆贼之子旃檀昨宵是否赉礼来你军帐？”大圣道：“旃檀确实携礼而来，亦有这两件宝物。只是老孙坚辞，皆完璧归赵！”老君对众神道：“尔等听清楚了，他已招了一半！”令：“锁了走！”众瘟神使枷锁要拿大

圣。大圣使棒挡住：“谁来送死！”时托塔天王、哪吒冲入帐中，劝道：“大圣，我等知你蒙冤受屈，不如去玉帝面前折辩说个明白。倘打死钦差，无罪也是有罪了！”大圣思忖再三，只好收了棒，道：“便随你们面见玉帝。却不许上枷锁！”老君亦退让道：“不上枷，只缚了手吧，防他行凶！”大圣只好让钦差捆了手，众神左右夹拥，纵起云头，霎时来到天庭。

进得南天门，老君先行一步。瘟神解大圣缓行，一路上遇着众多星官天丁，皆挤眼拨颊羞悟空道：“甚齐天大圣，原是个贪捞油水的小人！”恼得大圣暴跳如雷，若不是手臂被死死捆着，早摸棒与他们拼命了！捱到凌霄宝殿，玉帝、老君皆殿上端坐，殿下护殿四元帅喝令大圣下拜。那大圣昂然不拜，朝老君骂道：“你这老不死的，设计陷害老孙，早晚与你清账！”玉帝悄问老君如何处置猴子：刀砍斧剁，丹炉烧化，能奈何了他？老君道：“老夫早盘算好了，只割了他鼻头，再宣谕各玉阙琼宫、仙山洞府，叫三界四方诸神众仙皆知他是个贪利通敌之辈。这猴头气性大，弄得没脸见人了，无须我们动手，先寻短见了！”玉帝也不细察黑白曲直，击掌称善，开金口道：“罪臣孙悟空，你辜负朕之厚望，于阵前交结逆贼，贪微利而在天纲，饱私囊而坏大猷。按律当斩。朕念你初犯，格外汗恩，饶你不死，只施剕刑！宣谕三界诸仙，以尔为戒，儆尤后辈！”

大圣闻言，原地蹦起三丈高，要挣绳索。被众瘟神扯下来，一拥而上，压在地上。大圣透过气，撑起头来，怒气冲天：“玉帝老儿，‘士可杀而不可辱’！俺老孙活是清白人，死是无辜鬼，赐俺一死吧！”老君冷笑道：“玉旨已宣，想死也难！——地魁、地魔、地兽、地刑，还不与吾拉下去施刑！”

地煞四星得令，将孙大圣扯下宝殿去，要到斩仙台施剕刑！才过御水桥，迎头撞上紫微大帝。大圣叫：“陛下救俺！”大帝喝道：“大胆地煞，要带孙大圣去何处！”四神慌忙驻足，道是依旨行事。紫微星君道：“且候，朕自向玉帝说情！”众神诺诺。俄顷，大帝转回，喝道：“玉帝口谕：‘孙悟空此番征讨帝释，连胜两阵，重创逆贼。受贿系一念之差。将功补过，不赏不罚。即刻开释！’回去复命吧！”四神听了，忙与大圣松解绳索。

大圣不依，道：“陛下，这如何说！虽保住了鼻子，还是挽不回面子！”大帝见四神去了，叹口气道：“吾岂不知大圣是冤枉的，但玉帝听信老君之言，吾虽据理力争，也只能到这一步了！”大圣仰天长叹：“玉帝老儿如此昏庸，何以踞众神首位！”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星君窃喜，道：“大圣多日辛苦，难得挪步天庭，不如到我洞府稍事修整，再议归程？”大圣胸中也有块垒未泄，便随星君回紫微宫。

大帝遂置酒清静殿与大圣解忧释愁。酒过数巡，大帝道：“大圣，你知玉帝既委你为帅讨逆，中途何故又遣使拿你问罪？”

大圣道：“俺也纳闷！古人云：‘鸟雀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老孙尚未奏凯歌讨封赏，急急害俺为哪般？”紫微星君道：“实不瞒你，大圣蒙冤之际，君臣已和好如初！”大圣大惊，听星君道出缘由。欲知说甚言语，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唐三藏孤征鹞岭 孙悟空重返故园

唐僧破戒，菩萨问罪。众神抛火焚城池，三藏烈焰诀衬红……惜别二徒，唐三藏独征西方路；吟偈明志，孙大圣重归花果山……

那紫微星君向悟空道出缘故，原来帝释长子旃檀善谋略、巧言辞，他乘大圣不攻城搦战之机，赍重礼来瑶池代父谢罪。怕玉帝不见，便先拜谒王母。王母见财宝珍奇，旃檀清秀倩逸、应答自如、举止得体，甚为喜悦，欣然纳礼，还将旃檀收为义子。玉帝本自惧内，怎敢不应承此事！仇家成了亲戚，还要征伐谁！老君趁势进谗言，玉帝便差瘟神去须弥山下拿人……

悟空闻言，怨气冲天：“这般昏君！——老孙本不该来天庭替他卖命，未了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悔之晚矣！”起身揖礼道：“老孙不想再作淹留，就此告辞！后会有期！”星君道：“大圣何往？”悟空道：“我回弥陀国看看，若师父已省悟，以我为好人，便陪他去西天。不然，径回花果山！”紫微大帝道：“唐僧愚蒙，大圣屈尊侍奉，时遭猜忌。如此师父，不管他也罢！回花果山，虽逍遥自在，但以大圣闹天宫之威名，降龙虎之神通，共草木吸嘘，傍泉涧度日，花开花落，寂寞一世，诚然可惜！”悟空道：“陛下有何高见？老孙愿闻！”大帝循循诱导道：“大圣乃盖世奇才，道释皆通，品格清逸，不入俗流，磊落光明，嫉恶如仇；且有无上神力。

若与老夫联袂，做一大事，建功立业，易如反掌；为王为尊，形同吹灰！”悟空笑道：“陛下过誉了！老孙刑余之人，岂是做大事的料儿！”

大帝抚悟空肩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圣何必过谦！想当年大圣一根金箍棒杀得金阙宫关门闭户，众星宿无影无踪！可惜名份不正，致使如来降临，罹难大山。当今玉帝沉溺酒色，远贤近佞，昏庸不仁，以致君臣异心，朝纲隳堕，弊病丛生！今日倘大圣举义师问鼎天宫，罢黜昏君，推戴明主，效商汤周武之行，佛祖焉能良莠不分，助纣为虐！”大圣道：“依陛下之意，是要取而代之？”大帝微笑颌首。大圣竦然而立，热血袭面，掣出棒来，在席前丢几个解数，舞了一回，似又看到昔日威风。大帝击掌喝彩。悟空却又收了棒，喟叹道：“玉帝昏庸，王母弄权，该废该贬。然只恐……”大帝怂恿道：“大圣莫非怕势单力薄，非也！玉帝刚愎自用，不修仁政，仙界衔怨怀嗔者多矣！倘大圣发难，吾为内应，自有豪杰云从，惟大圣马首是瞻！功成之后，吾忝据帝位，大圣列仙卿之首，你我兄弟共掌紫府。上承天道，下顺民心，何乐而不为！”大圣道：“虽如此，只怕两家交战，兵戈扰攘，殃及黎庶。”大帝道：“自古皆是‘一将功成万骨朽’！难道大圣宁怀妇人之慈，不兴千秋大业！”大圣道：“五百年前俺也曾伤生无数。何尝手软过！今日大帝欲展宏图，小仙理应效犬马之劳。然俺既入空门，已冷富贵功名之心！”星君激将道：“大圣不图官爵，堪称高士！然玉帝、老君几番欲置大圣于死地，此仇不报，何为丈夫！”

大圣思忖片刻，道：“如图大事，恐非一日之计，亦不知成败若何。老孙想回去见师父一面，道个别——他虽无情，好歹两界山下救过俺！”大帝心里不乐意，口上赞：“好个有仁有义的美猴王！”“嘱一句：‘速去速回！’”大圣应一声，出了紫微宫，纵云径投西方。

却道这一日唐三藏因沙僧打伤八戒擅去南海，自知破戒事败露，天罚将至，心如死灰，骑上白马，出后宫，穿南门，驰骋多时，来到普济寺。下了马，踉踉跄跄登上千佛崖悬阁。闻风声涛音，油然思起那日与衬红偎倚亲近

情景，内心徘徊不已。天色灰暗，阴风嗖嗖，无限凄凉；回首关山万里，不见故乡。三藏潸然泪下，跪于佛前祈祷：“愿老佛托梦唐王，再选高僧赴西土取经……”拜毕，望滔滔河水，伤悲道：“昨日如逝川，衬红，你我情缘断矣！”又默告：“母亲大人，不孝之子对不住你老了！”想跳崖舍身赎罪。忽闻钹铙鼓乐声，低首看见崖下比丘弄乐、长老恭立。原来当值门僧看见女王之夫唐贵人驾到，忙报与住持，一应僧官都赶来奉承。

唐僧本想一死了之，瞥见寺僧，忽想起那日大雄宝殿上献灯的孤女，眼前一明，便想去看看那盏佛灯。遂颤颤悠悠下了悬阁。闻众僧乱纷纷问候，只举掌打个稽首，不发一言。众僧见他冷淡，忙往了梵乐，亦不敢喧闹，恭敬随行。三藏径入大雄宝殿，可巧见那孤女在给佛灯添油。添罢无声跪下，默默祈祷一番起身正与唐僧打个照面，深深看了唐僧一眼，离殿而去。那一眼清清纯纯，如一泓碧泉，宁静无尘，潺潺流至遂远永恒。唐僧在孤女使过的蒲团上跪下来，望着那盏新注了油的佛灯，莲座四匝摆了无数盏灯，这一盏亦很平常。但唐僧觉得它比那些灯都要明亮！

殿外忽然狂风大作，豪雨倾泻。宝殿揭瓦撼梁，摇摇欲坠。佛灯呼啦灭了一片。众僧惊骇，四散逃命而去。三藏知厄运将至，却也坦然。风雨雷电中，听见一凶神喝道：“那唐三藏听着，我乃南海观音麾下韦驮将军，你犯了淫戒，理应枭首，入阿鼻铁城！菩萨慈悲，令你速速坐化，入无遮地狱！”唐僧诺诺，结跏趺坐。却又在期冀什么，不肯入定。

狂风已吹破门扉窗扇，凉雨一阵阵扫进大殿。风袭雨浇下，佛座前几乎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晦暗主宰穹窿。唐僧顿觉存活无望，前程黯淡，遂阖上双眼，调息入静，渐觉呼吸微弱，悬若游丝。世界晦冥不明，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如白练蜿蜒迢迢，一个夜叉、一个鬼使引着他前行，将至酆都，忽见一团光明如日闪烁，照得四匝亮若白昼！惊得夜叉捂眼、鬼使掩面，逃遁而去。冥城亦失所在。唐僧咯噔一声，重回人世，朦朦胧胧，觉心中有一点明，渐渐盈大，移至眼前，睁目一瞧，沉沉黑暗中，有一团明亮法璨夺目，正是孤女献的那盏灯！

却道韦驮将军空中施风弄雨，以示天威，见唐僧气息微弱，奄奄一息，只以为他再过片时便可灭度，不料又借一点光明死而复生！韦驮大为恼火，念动真言，再纵飓风狂飚，倾盆大雨，直扑那团光亮。但那盏灯只微微摇曳，却如七宝琉璃罩护住似的，风吹不灭，雨浇不熄，熠熠生辉。韦驮惊诧，以为唐僧命不该绝，慌忙纵起云头回南海复命。

韦驮一走，云开雾散，日光普照，众僧收回惊魂，潜进来，要问个原由。见唐僧神情端肃，执那盏不灭之灯，正依次点燃被风雨所熄之灯。一霎，莲台前重放光明！大众以为神奇，无不惊叹！

唐僧叩首再拜，念念有词：“忽听背后有人叫：‘师父！’却像是久违的孙行者。转首一看，果然是他。八戒在后跟着。三藏悲喜交集，哽咽一声：‘悟空！你如何来的？’行者搀着三藏道：‘我寻至后宫，见到八戒，诸事尽知。使法力与他疗了伤，便往这赶。半空见此处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只以为师父已遭害，却喜无恙！’唐僧道：‘多亏了这盏灯救我！’说了一番。行者、八戒端详佛灯，亦感叹不已。唐僧又道：‘悟空，那日事都怪为师……’行者道：‘师父莫说了，我若计较，便不来看你了！’三藏点头，叹道：‘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又问行者这些日行状。行者俱言了，只未说紫微大帝叫他‘举义’之事。唐僧叹道：‘悟空，你来得正好，赶上见

师父一面！”行者道：“听八戒说师父破戒是为救人性命。依老孙之见，这也情有可原！”唐僧缄默一时，道：“适才韦驮灭不了这盏灯，腾云走了，想是回南海禀陈菩萨去了。菩萨必至；以她的法力，岂能灭不了这区区一盏灯火！吾命顷刻之间休也！”行者道：“师父，此灯虽小，却系一片虔诚之心。故风不能灭，雨不能熄。倘若师父一心向佛，诚若斯灯，愿再历艰险不堕其志，谁又能拦住你呢！”唐僧恍然省悟，执行者手道：“悟空，你乃是我的一言之师！”

两个正言语，忽听门首八戒叫：“师父，猴哥，那难惹的婆娘来也！”三藏忙去殿外拜迎。行者也出殿，举首见观音踏祥云款款而来，左有龙女，右有惠岸。背后缩着沙悟净。高天上探头探脑的，原是诸天半隐云雾中。观音按落云头，三藏跪倒不敢仰视。观音柳眉竖起，杏眼含温，喝道：“唐三藏，你为何不遵吾命，坐化赎愆！”唐僧泣道：“弟子偶犯过失，现已悟了，盼菩萨开恩宽恕弟子，愿多历磨难，筚路蓝缕，以赎罪业！”观音冷笑道：“佛门戒律，岂是儿戏！破戒必遭惩治，无须多言！”行者施礼道：“菩萨，师父虽犯戒律，却未混敬佛之心。心存光明，迷津知返，有何不可！《大涅槃经》上说，那犯‘五逆罪’‘一阐提’的都可成佛。师父只不过为救人性命，偶犯过失。盼菩萨饶恕师父！”

菩萨“哼”一声道：“任你师徒说得天花乱坠，贫僧有一定之规！”一拂手中杨柳，忽地起了一阵巨风，将殿中莲台前佛灯悉数吹灭，只剩下一团光亮。观音微微冷笑，“便是这盏灯作祟了！”抛起净瓶，倾出甘露，立即化作三江之水，要灭那灯。眼见得波涛滚滚，将灯火淹没，光明顿熄。唐僧面如死灰，瘫在地上，行者、八戒惊叫：“师父！”“围上恸哭。观音念一声‘阿弥陀佛！’使净瓶缓缓收水。顷刻却见一盏小灯远远浮着，出没波涛上，闪现水雾间。登时近了，于莲台前大放光明！观音一时怔了。

沙僧乘机拜道：“菩萨，师父一性尚明，法缘未断，还堪造就。破戒一事，实怪不得师父，都怨那弥陀国风俗淫靡，衬红女奢侈风流，诱惑师父。依弟子之见，不如饶过师父，灭了斯国，庶可断绝祸根，警策后世！”唐僧闻言，挣起身子，斥道：“沙悟净，你去菩萨面前出首贫僧，贫僧不怪你，为何要进谗言祸害无辜君臣百姓！”转求观音：“菩萨，此事不怪女王，亦不干他国百姓事。要杀要剐都在弟子身上！”观音咄道：“悟净之言，不无道理，向时贫僧在如来面前保举你为取经僧，只以为你根器好，此行必果。不曾想这十世修行之体，毁于一旦！叫贫僧脸面往何处放！斯国斯王，该遭火殛！”半空那诸天吆吆喝喝，逞凶显能，便要动手去灭弥陀国，唐僧一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八戒此时却不呆，礼拜道：“菩萨，且晚一个时辰再降灾如何？——俺家行李还在王宫御花园养性斋里放着，内有袈裟、僧帽、锡杖、文牒、金钵……一应替换初衣、洗澡巾、净面布。容老猪去抢出？”观音思忖：“衣衫倒罢了，僧宝却毁不得。”便道：“呆货，便依你言，好腿放前头，快捷些！”八戒爬起来要去，三藏暗扯了他后襟一下。八戒低声道：“师父，老猪明白！”心急如火纵云回城。

八戒来到城池，忽见女王鸾车正朝城门赶，忙坠下云头，挡住女王去路。衬红见是八戒，揭帷道：“猪长老，令师安在？沙长老为何要打伤你走了？”

五逆罪——佛教上指破坏塔寺经像等五种大罪。

一阐提——佛教上指断绝一切善根的人。

八戒气喘吁吁：“陛下，大祸临头了！”简要叙了一遍。女王听了，泪如泉涌，当下忍着悲痛，转驾回宫，急召阿曼元帅，令他速派禁军驰马街衢，传晓百姓，速速撤离城邑。

那八戒别了女王，径回御花园住处收拾行囊，拾掇好，背着包袱，挟着锡杖，腾起云头，见城中百姓惶惶如热锅上蚂蚁，扶老携幼，大车小包，纷纷逃离家园。宫中太监、宫女护着太后鸾辂也混到逃难人流中。不多时，偌大宫廷空空荡荡静如墓场。八戒叹息一番，正待离开，忽闻一阵琴声自阒寂掖庭传出！抬头看诸天正杀气腾腾驾云而来，大惊道：“这是哪个不惧死的——”降下云头，循琴声进椒房，见衬红着茜红喜袍，自抚琵琶，一厢曼舞，那红裙团团地飘起来，如彩霞粉荷，美艳惊人。八戒连呼：“陛下，天灾将至也！”衬红回眸凄竿：“是我害了三藏哥哥，亦害了一城百姓离乡背井。我惟有一死，别无他路！——烦猪长老将此意转告夫君！”复抚琴舞蹈。八戒再呼，衬红置若罔闻。八戒知劝不动她，快快出宫。那天神已驾临云空，抛下红黄橙白各色火焰灰烬。庭宇中花木、槛栏轰然着了，热浪灼人。八戒不敢再呆，哭一声：“陛下——”腾云而起。

且说唐僧见观音起在半空看众神下灰烬雨毁灭弥诃国，也要登千佛崖眺望。行者恐师父一时想不开，跳崖什么的，死活不允，却跳在空中看了，回禀道：“师父，那城邑起火也！”唐僧心如刀绞，号陶道：“我恨不能与那一城生灵同归于尽！”行者劝道：“且等八戒回来！或许皆已逃脱厄难矣！”唐僧坐立不安，出山门等候。俄顷，见八戒驾云而来，忙上前问详情。八戒见沙僧不远不近地跟着，放低声道：“我先将消息告知女王，女王即传令全城人逃难。宫人百姓大都离城逃命，只女王本人——可怜那么个妙人儿，执意留在宫中不走，现已葬身火海矣！”将寝殿所见，备叙与师父。

三藏五内俱焚。见观音降下祥云，忙趋步过去，扑通跪在观音面前：“大慈大悲菩萨，是小僧害了女王，乞让小僧去收她的尸骨！”观音沉吟不语。行者、八戒皆道：“菩萨开恩，叫俺师父去吧！再待片时，那女工便成灰烬也！”那白马亦刨蹄嘶叫。三藏看菩萨似微微颌首，慌得叩头，叫一声：“菩萨，小僧去也！”起身跳上白马便走。不想韦驮挡在马首，喝一声：“大胆罪僧，菩萨还未开口恩许哩！”好白马，它拾起前蹄，一下将韦驮蹬翻在地，驮着三藏风掣雷电般向都邑飞去！韦驮一骨碌爬起，勃然大怒，正要追上去施威，不料观音却道：“也是前世的孽债！——放他去吧！”韦驮才悻悻作罢。

白马负着唐僧半云半雾来到城池上方，朝烟火四起的后宫降去。三藏下了马，见大火已封住寝殿雕镂莲花的门户，还未靠近，便被热浪的得退了几步。白马见状，道：“师父，让俺助你一助！”让三藏紧伏在他身上，闯进火蛇乱窜的殿宇。至二门，一根梁柱突然倒塌，正砸在马头上。幸是神马，晃了几晃，到底还是挺住了，道：“师父，你自己进去吧！速见女王一面！”三藏下马，烟火熏得人站不住脚。他踉踉跄跄进了内室，见隔山、帷帐、屏风皆在燃烧，锦毡也起烟欲燃。室内弥散着刺鼻的焦糊味儿。女王双目紧闭，晕倒在地，身边是断弦之琴。一很青烟袅袅的檩条压在衬红头上，血染红发舍与脸颊，又在地上积了一大摊。

三藏恨自己来晚了一步，上前搬掉那碗口粗的檩条，弯腰抱起衬红，使袖子拭她脸上的血迹、灰尘。急声呼唤：“细君！你醒醒！……”衬红忽地睁开眼，认出他，哭一声：“郎君，没想到还能最后见你一面！”三藏双眼

盈泪，抱紧衬红：“细君，是我害了你！”衬红摇头：“能与你结成夫妻，相爱一宵，吾心足矣！死而无憾！”慢慢从鬓髻上取下洞房花烛夜唐僧送她的金钗，没来得及放到三藏手上，便微笑瞑目。金钗无声坠下。三藏轻轻放下衬红，将金钗收好，又抚尸大哭。忽听有人急叫：“师父！屋顶要塌，快出来！”原是行者——师父走后，他愈想愈不放心，急速赶来，进殿见房顶火烟翻滚，摇摇欲坠，忙提醒师父。三藏却什么也听不见，只仰望着就要压下来的红火黑烟悲叫：“让我也遭天罚吧！”行者上前，硬拖了他走。才到二门首，便听轰然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原来是大梁挟火裹烟塌下，通红炽热的烈焰顿时包围了衬红。唐僧只觉天旋地转，昏了过去。

半空诸神还在抛着黄红热灰，寝殿火光冲天。行者挟着师父自火中逃生出来，跳上白马，又回到普觉寺。唐僧才渐渐苏醒。

时诸天毁灭了弥诃国，回来复命。观音打发众神先回南海。行者强忍悲痛道：“菩萨，这该罚的也罚过了，该放俺师父行路了吧？”观音道：“此事贫僧却难做主。他一旦至灵山，佛祖怪罪我如何叫犯戒之人来取真经，却如何推脱！”沙僧拜道：“弟子却未破戒！”观音笑道：“好个志诚心虔的沙门！若不是你大义灭亲。贫僧还蒙在鼓里呢！”行者道：“菩萨，切不可让心术不正、巧言令色之徒取代师父！”观音道：“不让他让谁？你是有前科的，此番征帝释又落得不清不白；八戒愚顽好色。皆不可取！”行者道：“世人皆知唐僧取经，未闻沙僧面佛。讲不通也！”

观音思付片刻道：“此话你却与佛祖当面去说。他若允许你师父戴罪修行，我也不管！”悟空道：“老孙便去说！”起身要走。观音叫道：“且慢——贫僧却不放心你一个去：你半空兜几圈子。回来假捏佛旨哄我，奈何？遣别个又怕被你耍了。罢，贫僧亲自走一遭吧！”沙僧闻言，道：“菩萨，如是这般，弟子岂不落得里外不是人了？”八戒一厢恨道：“你早就不是人了！”观音安抚道：“悟净勿忧！西行以来，你不慕俗乐，不询私情，几番赴南海讨教求示，甚慰吾心！吾此番赴灵山，也是为你——欲将你荐于佛祖，早授正果！”沙僧欣喜若狂，鸡啄米似地磕头，连声谢恩。观音喝一声：“龙女、悟净，与我看住罪僧唐三藏！贫僧与猴子去灵山面佛也！”唤上惠岸，纵祥云起在空中。悟空正欲跟上，忽见龙女朝他挤挤眼儿，便叫：“菩萨，老孙恐污了圣山佛地，有泡尿要先撒！请头里走，老孙随后撵上！”惠岸笑道：“这厮真是‘懒驴上套，不拉就尿’！师父，咱们先行可也！”观音便也当真，先与惠岸腾云走了。

这厢龙女避开沙僧，与行者耳语一番。行者喜上眉梢，道：“师父，这事就包在老孙身上了！”纵筋斗云追观音去了。八戒问龙女：“姐姐与大师兄说什么好事，也叫老猪高兴高兴！”龙女望一眼沙僧道：“没说甚，我交待大圣见了佛祖多恭敬，休村野！”那沙僧偷听了，半信半疑。忽闻普觉寺法堂传来一片鼓磬诵经声，龙女听了一时，道：“唐三藏，寺僧在为那国中遭难之人超度亡灵，你不去诵经，表表寸心！”唐僧潸然泪下，“贫僧早有此心，只是待罪之身，不敢妄动！”龙女道：“此乃做功德，行善事，有何‘不敢’！——随我来吧！”便引三藏入寺。沙僧也要跟着，龙女拂然不乐，道：“沙悟净何意，许是信不过小仙？”沙僧不敢得罪龙女，忙止步道：“岂敢，岂敢！仙子自便！”

龙女便陪唐僧进寺院。途中怨道：“唐三藏，你如何与那女王假戏真做了！”三藏满脸通红，不知如何答，只道：“小僧罪该万死！”龙女道：“其

实也个好只怪你！罢了，日后可要一心朝佛，也不负我一片心意！”唐僧灵觉，道：“仙姑适才与悟空授甚锦囊妙计？悟空行时甚为喜悦矣！”龙女道：“也没甚，只不过说了《慧上菩萨经》上一则故事，叫他悄言于如来，好讨人情。”三藏追问详细。龙女道：“说的是过去劫中有个焰光菩萨，一次去沙竭国，无意中进陶店，那陶女见菩萨丰姿伟岸，爱慕之心顿生，先施舍珍贵陶器，菩萨不受。陶女情不可抑，遂关门求欢。菩萨再三不允。陶女使碎瓷片自虐，血流满身，以死相胁，菩萨被逼无奈，大发慈悲，只得破戒救人，遂了陶女心愿。为此菩萨又苦修了十二年，度过劫难，补上功业。”唐僧道：“说此故事与如来听，有何益处？”龙女道：“你知如来前生曾五百世为菩萨……”三藏恍然悟了，道：“说来惭愧，贫僧竟未读过那经！”龙女道：“那经原不轻传！”两个正说着话，忽听一阵脚步响，原来是沙僧来送袈裟、锡杖、毗卢帽，道：“师父诵经，不可不具庄严之相！”唐僧叹道：“庄严外相，其实虚幻。贫僧髡首旧衲可也！”遂不受，撇下沙僧，径赴法堂。那沙僧其实想惜机来看龙女与师父做什么，见师父走了，也“哼”一声转身而去，心中道：“瞧你还烧什么包！老沙将获正果也；还不晓得佛祖如何发落你哩！”那三藏先入佛殿，将金钗捐作佛灯之资。侍灯的僧人交他一盏油灯，他小心翼翼捧着，奉在佛前；诚心拜了，方去法堂，同众僧一起哭似地唱经。清磬悲声中，思起衬红临死情状，不禁泪如雨下。

向晚，法堂燃起灯烛，鼓磬佛号声彻夜不绝。翌日清晨，行者自灵山归来，令八戒去法堂唤出唐僧，道：“师父，佛祖慈悲，允你再登路程取经了！”唐僧悲喜交集。行者吞吞吐吐道：“只是……老佛叫你独身走遍天竺诸国，参寺拜佛，苦行赎罪后，才可赴灵山雷音寺。此行该两万余里，有高山、林莽、沼泽、沙漠，无限艰辛困厄，却只有师父一个应付了！”唐僧颌首，朝西方顶礼膜拜：“佛祖，弟子不惧苦厄，定踏遍天竺，遍谒佛迹，赎清罪孽，再造灵山取真经传播东土！效孤女献灯之行，让光焰普照地狱。超度冤魂亡灵！”行者、八戒钦佩，与师父相拥，不忍遽离。

唐僧叹道：“一路上多亏了你们……诸多辛苦磨难，却无一点功果！都是师父连累了你俩……却去何处？”八戒嚷道：“师父说甚，老猪早就想回高老庄丈人家看媳妇了！如此快捷，还要谢师父哩！”行者道：“那紫微大帝要俺助他一助……”才要细言，忽闻半空仙乐悠扬，八戒诧异道：“有甚好事，老猪去瞅瞅！”跑出山门。八戒去后，行者将大帝谋划一一说与师父，唐僧沉吟道：“悟空，还记得上次那桩无头案子否？——端的是何人假冒你杀了优度，一直是个悬案。不知你细思量过此事没有？若说是沙僧。八戒，恐怕他们没那神通敢假冒你杀人……”

行者沉默片时，思起那个在优度酒店吃酒的游方道长，心中暗道：“莫非真的是……紫微大帝……”虽满心的疑惑，却又不敢相信。又思：倘真的是他，三番五次救难，也是早有意图？便觉大帝不是原来想的那般光明磊落，心中有些轻看了他。三藏见行者沉思，又道：“‘举义’之事非同小可，你好自斟酌：成如何，败如何？——就算得手，莫非真能换个新天地？史籍有证，朝代擅易，哪个不是新瓶旧酿！”说得行者连连点头。唐僧又屈指算了一下，道：“斯国与东土时令不同。此问长夏漫漫，而彼处已是金秋了！你那花果山也该是花黄果红，满岭飘香了！倘我是你，便铁了心要回家园。”行者顿然省悟，拜道：“多谢师父指教！”

猛见八戒气呼呼跑来：“师父，师兄，还有天理没有！沙和尚那没脸没

臊的货色还能证罗汉正果哩！——适间一派仙乐，原是迦叶、阿难来接那厮赴灵山就果位的！”正说着，沙僧进山门来，故作谨恭遮不住满面春风，原来是来给师父、师兄告别的。行者、八戒不理睬。唐僧道：“阁下一步登天，得阿罗汉果位，可喜可贺！”沙僧道：“那还不是多亏师父栽培！”三藏合掌道：“贫僧不敢当！”转过脸去。沙僧还不走，忸怩半晌，道：“师父，那锦■袈裟、毗卢帽、锡杖，既看不中了，何不赐与弟子做个想头儿？”一厢行者、八戒恨道：“师父，那物件便是铰了、砸了、折了，也不给他！”唐僧却道：“好，贫僧给你！阁下证罗汉果位，方配得上这副好行头！”沙僧名正言顺得了僧宝，喜不自胜，临行时忽问：“师父，还恨徒儿否？”唐僧摇头。沙僧哽噎着叫了声：“师父！”弯曲双膝欲给三藏礼拜。唐僧搀他道：“贫僧实受不得上仙之拜！”沙僧面上一阵白，一阵红。两个僵持片刻，沙僧硬跪了下去：头泰山压顶般地磕下，着地却如蜻蜓点水。随后爬起来匆匆走了。

沙僧走后，龙女也来见唐僧，道“珍重”。听半空观音呼唤，才腾云而去。三藏拜送了观音一行。行者便帮师父收拾行装，忽然间不见八戒，心中一怔，忙四下寻找。

却道八戒趁师父、师兄不备，掂了钉耙，溜出山门，见阿难、迦叶正在寺前放生池畔把玩师父的锦■袈裟、七宝僧帽、九环锡杖。沙僧道：“区区小礼，敬请两位笑纳！”两佛子大喜，阿难便穿袈裟，迦叶便戴毗卢帽，沙僧胁肩谄笑，给这个抻衣、那个系带。八戒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跳过去，怒喝一声：“贱骨头看耙！”挥耙朝沙僧刨去！

那沙僧满心欢喜，得意忘形，哪曾想有人背后暗算！——多亏迦叶神通大，一掌推开沙僧。那铁耙“当”一声筑在硬石地上，火星迸出！沙僧跌在地上，惊出一身冷汗。八戒骂一声娘，挥耙再筑，叫人从后腰抱住了！回头一看，原是行者，八戒还挣着要杀悟净。迦叶喝道：“野豕！你知要杀何人——这是佛旨超度的大犹罗汉！杀了他，你也就死到临头了！”八戒被行者逮着还一蹦老高，骂道：“老猪情愿与他同归于尽！”幸此时唐僧闻声赶来。喝住八戒，又连连向两罗汉赔不是。那行者自扯八戒回寺。正行间忽听天上仙乐又起，扭头看，那迦叶、阿难引着沙僧纵上云空。那沙悟净脚踏祥云，满面春风，衣袂飘飘，俨然得道罗汉。被奏乐仙童簇拥着，赴西方灵山了。

看沙僧远去，八戒恼得倒在地上呜呜直哭。唐僧、行者两个劝了一回，八戒稍安。唐僧伤感道：“你兄弟俩回家吧！为师对不住你们——白白费了几年功夫，却未果而归！”八戒拭泪眼道：“师父说什么哩。老猪哭不是为成不了正果！”三藏道：“八戒，你去吧！”八戒便拜了师父，又给行者打个拱，忽脸皮一红道：“猴哥，上回你误了俺的好事，俺怀恨在心，再加上那个坏货调唆，在师父面前……”行者知道他要说什么，忙道：“算了，呆子，都过去了！”又道：“早知今日，为兄便不拦你了。你仍是这副丑模样回家，不怕杏花不让你进门？”八戒叹口气，道：“也是命，休多说。师父、师兄，俺去了！你们多加保重！”扛上耙，才要行，见行者立着不动，问：“猴哥，你不走？”行者叹口气道：“师父何时一人行过路？俺再送送他。”八戒抱住三藏、孙猴皆亲了几口，弄了两人都是一脸涎水，却又笑不出，个个都湿着眼。那呆子依依不舍，腾云回高老庄了。

八戒去后，师徒俩辞别众僧，投西而去。行者送师父，长亭更短亭，一程又一程。唐僧几回劝不住。在一片山林间，藤萝绊住马蹄，唐僧下马道：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悟空回去吧；把白马也捎回天庭！”白马眼眶盈泪，声声嘶叫。唐僧抚着马，数说它一路上跋山涉水辛苦。悟空道：“师父，天色不早，赶路吧！”

唐僧拭了泪，挥挥手，往林莽里行，不远，被草棵绊个筋斗。行者忙趋前扶起师父，执意再陪师父走一阵。那山林也是多年少人走过，脚下苔藓腐叶，蛇虫乱窜；头上古木参天，不见天日。悟空给师父折了根手臂粗树枝，让他一做拐杖，二来护身。行间，采一羽状复叶结红浆果的枝条，道：“此乃接骨草，可治跌打损伤，筋脉不利。”又撷一缀蓝紫花的野草道：“这是龙胆草，专治目赤、咽痛、热痢、肋痛……”又教师父采可食的松菌、茅蕈、菰米；辨有毒的血蕈、石蒜、毒麦……唐僧一一谨记。

在一山涧前，唐僧死活不让悟空再送。悟空只好停下，看师父摇摇晃晃走过独木桥。挥手示别时，悟空喊道：“师父，徒儿有一事求你！”唐僧问：“何事？”悟空道：“求你再念一回‘紧箍咒’，也算惩罚俺不能尽孝护师之愆！”唐僧动情道：“往日已有许多不是在身上，今日贫僧死也不会再念那劳什子了！”悟空这厢跪下：“师父不念，徒儿就这样跪候！”唐僧忍着泪水，结跏趺坐，闭目合十，默默祈祷，“佛祖若有知，盼解脱悟空头上金箍儿，使至诚之人善有善报！”才一回，便有斑斑点点的阳光从头上厚密的树冠中筛下来，佛光般地跳跃闪烁。唐僧欣喜，祷告三遍，才念《定心真言》，启目道：“悟空，为师念过了。”悟空呼道：“师父诓我，为何不痛！”唐僧惊喜：“你摸摸头看！”悟空去摸，只听当啷一声，金箍儿脱落掉到地下，蹦了几蹦，坠到山涧去了！

悟空拜道：“多谢师父为俺祈祷！”唐僧道：“是你一片真诚，感动我佛矣，所以禁锁不脱自落。为师这般走，也就放心了！”师徒隔涧，依依惜别。三藏转身踽踽而行，眨眼间被蓁蓁林莽遮住了。

悟空牵白马踏云回天庭，将马交还御马监。临别时那马又咳吨嘶叫。行者止步，向力士讨了把铁梳，从头到尾细细给白马梳理了一遍，才走。出大门后迎头撞上紫微大帝。大帝执他手至清静处，责问：“大圣何故淹留，至今才来？”悟空脱手，揖礼道：“陛下，恕老孙不能辅你成就大业了！”星君惊诧，追问缘故。悟空将师徒几个下场备叙。大帝击掌道：“天赐良机！——如今大圣一身轻松，正好助吾一臂之力！适才何出‘不能’之言！”悟空鼓了几鼓，想质问大帝那日赚他上天之事，好歹忍住了，只道：“老孙心如止水，难起波澜矣！”遂念一偈：

你竟爵位他争官，
刀光剑影何时完！
成则王侯簪缨珠，
败了再压五行山。
神佛原来不逍遥，
宠辱得失来回转。
纵然琼宫玉宇千般好，

哪儿跟俺泉清林秀花果山！道一声：“老孙去也！”拜别紫微大帝。星君感慨：“只以为这厮半路出家，未得要领，却也学会清静无为也！可惜了一身功夫，也枉费了我几载心血！”快快不乐，回紫微宫吃起闷酒来。

那孙悟空出南天门，一个筋斗先去了福陵山高老庄，却见八戒、杏花正在地里收豆子。悟空思起旧事，又变作一只青色蛴螬，逗了八戒两口儿一阵，

方显形叫八戒跟他去五台山。八戒明白。倒把杏花吓了一跳，死死抱住八戒：“这回我死也不放你走了！”八戒呵呵大笑，安慰杏花道：“不是做和尚。”悟空亦道：“弟妹莫怕，俺是陪八戒去五台山寻文殊菩萨，好讨回他本来面目，还你个英俊小生！”杏花才放心，脸儿红朴朴的，松了八戒。八戒踌躇菩萨不知好不好说话。悟空道：“日今淹老孙和尚也不做了，天不管，地不辖！他爽快答应便罢；若答应得迟疑了些——”将棒掣出，耍个“大鹏展翅”招式，“俺就大闹五台山！”八戒欢喜，欲跟行者走，不想却被杏花挡注，笑盈盈道：“多谢孙长老一片好意！只是……不用换模样了。”八戒惊讶道：“娘子，你说甚？”杏花道：“丑了好，丑了更像个男人！俺也放心！”八戒拍托头道：“娘子言之有理。男人家什么丑俊！只要白日将庄稼伺候好，夜里将娘子伺候好，足也！”杏花飞霞染腮，便去扭八戒长嘴儿。八戒趁机搂住杏花，两口子滋咂地亲起嘴来。

悟空收棒道：“二弟，你忙！——甚时想换脸儿了，来花果山找俺老孙！”纵起筋斗云径回东海，不消半个时辰，已看见万顷碧浪间那座海岛，宛如翡翠嵌在蓝缎上，那是他日夜思念的花果山家园！

行者降低云步，正要落到花果山间，突见海上水波翻滚，涌出一个仙子，踏着水波哭哭啼啼跑。接着冒出一个黑胖凶神，挥着鞭子追打那女子。悟空细觑，那女子生得花容月貌，着玉色糯袄红罗裙，正是东海老龙的千金如意公主！

那凶神步子快，眼看追上来，吓得如意跪下求饶。凶神不依，仍挥鞭要抽，却被悟空一声厉喝，吓得住了手。行者跳下去，责道：“你是何方毛神，欺负一个弱女子！”那神见悟空身小体瘦，其貌不扬，又复了凶相，喷着酒气骂：“我管教自家媳妇，要你多管闲事！”大圣咄一声，夺过皮鞭，朝他劈面就是一下，那神方认出来者是昔日大闹天宫的孙大圣，惊得酒也醒了，捂着脸上火辣辣鞭痕告求道：“大圣息怒，小神再也不敢了！”悟空点头道：“晓得了，你原来便是那分水将军申公豹，怎么这副德性？！”申公豹便道自己是“一时酒后失态”，又拉公主跟他回家。

公主却挣脱他，向悟空哭诉丈夫如何整日在外卧花眠柳，回了家却又找碴儿折磨她。悟空掣出铁棒来，质问分水将军公主之言虚实。那神不敢扯谎，垂头应是。悟空问：“公主，你想怎地？”公主说想回家，不跟这“臭男人”过了！申公豹叫：“自古以来，只有男人休妻，还没见过女子休夫的哩！”悟空大怒，使棒点着他心口道：“今日便休你这厮！倘有个不字，一棒打扁你！”申公豹到底惧怕大圣，满头冒汗，告求道：“叫妻休了我，只怕小神从此没脸见人。还是我写一纸文书，就言如意‘过门多年无子，正合七出之条’，情愿退还本宗，任凭再嫁。”如何？”悟空喝道：

“你怎不写你花天酒地、打老婆？”申公豹不敢还口。公主回家心切，忙劝大圣放过申公豹。悟空才作罢。

分水将军怕公主变卦，忙一个猛子栽进海水。片时，拿一张休书出来，交与公主。悟空追问公主的陪嫁、私房呢？申公豹支支吾吾。公主道：“罢了，今日得个自在身，比什么都强！”悟空晓得公主无奈嫁申公豹缘故，说道：“俺这番回来，便永世不离花果山了。你这毛神倘敢借发大潮之际摇撼龙宫，老孙即刻来寻你算账！”申公豹连称不敢，诺诺下水而去。悟空才要

七出之条——古人休妻的七个条件。即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病。

辞别公主。却闻公主悄声问：“大圣，众人都传你护唐朝和尚西天取经去了，如何回来了？若说功成果证，看着又不像。”悟空笑道：“公主好灵慧，果叫你说中了！”简要说了一回。公主颌首道：“原是这般……还是回来做山大王的好！”忽嫣然一笑，“只是缺个压寨夫人。”说得悟空脸直发热，“公主莫取笑老孙！”随后两个施礼作别。

悟空回到花果山，与四老猴及众猴相见，悲喜交集。四老猴遂排接风宴。大众畅饮数日。这日清晨，秋阳明灿，悟空出了水帘洞，不叫众猴陪同，自个儿在山上走动。逍遥宫废墟上野菊盛开，远远望去，灿如云霞。他行过去，坐在黄花丛中，眺望对岸傲来国鳞次栉比的宫宇，那是他的出生地……海上白云奇谲变幻，忽又被一阵海风吹得干净。五百余年悲喜壮烈的事体也似这般烟消云散了。悟空感叹一番，又凝望大海。雪白的浪花如急着回家的游子，一道道自远方赶来。天际有只小舟朝这厢悠然漂荡。渐渐近了，能望见那小舟上放着几盆色彩艳丽花卉，行舟人着一身红衣裙。

悟空嘿嘿笑起来，“如意真个来做‘压寨夫人’了？”喜得抓耳挠腮。寻思世道真是变了，该丑角儿吃香：杏花不叫八戒换脸儿；公主也看上俺老孙了！忽又有些担心：可别是老龙差她来讨定海神针的！

悟空自耳眼掏出那针儿，晃一晃，变得茶碗来粗，一丈多长，舞得呼呼生风。忽听众猴海啸似地欢呼着朝山脚下跑；四老猴此起彼伏地叫“大王！”悟空收了金箍棒，自语道：“这棒死活不能还老龙！俺虽归隐山林，难说日后遇不上官逼民反的年头、恃强凌弱的恶棍！留着有用儿！”

悟空自此在花果山享逍遥之乐，但每日不忘习武练棒儿。无须赘叙。欲知唐三藏离了悟空孤征灵山，又将遇上甚厄难，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藉慈力干戈化香花 悯众生经典传东土

争舍利、两国大动刀兵；止杀戮，唐僧拼死相阻。感动十方佛菩萨，如林刀剑变鲜花……三藏终诣灵鹫山，取得真经返东土……

且说唐三藏蒙如来许他“戴罪修行”，策杖孤征，先奔那释迦牟尼发祥地迦毗罗卫城。不知何故，天渐失四季之分，潮湿炎热，阴晴不定。三藏冒酷暑，淋骤雨，蹉行赶路，正不知吃了多少苦辛！这一日来到梨波国都城，见城东厢树荫花木中有两个孩童在打闹：一个男童使竹竿，一个女童抡擗面杖。两个乒乒乓乓你追我撵，打个不停。未几，女孩先被抽了一竹竿，疼得嚶嚶哭。转过来回复男童一杖，便打得他号陶。闻声从茅扉里走出一个妇人，生得端庄，叹道：“什么世道，小孩子也拈枪弄棒的！”收了两个的棒棍，数落一番，从树下折下两枝花给他俩，两个孩子破涕为笑，持着花去一厢玩耍去了。

三藏自语：“好个母亲，却会化解干戈！”进城去，便听得满耳声响：那叮叮当当是铁匠在锻打兵器，打好的刀剑斧钺挂满铺门首；吆吆喝喝是居民在街头巷尾习武，有穿甲冑的校尉在教授指点。唐僧大惑不解，不知何故斯国如此黠武好战？眼看天色已晚，寻着馆驿，投了宿。那驿丞安置毕，道：“你这和尚来得正好！近日眼看要有一场大战，却用得着你来念经，超度亡灵！”唐僧问：“贫僧正纳闷，却是要与何国交战？”驿丞引他出门，指道：“圣僧看那是什么？”三藏望去，原来正南不远有座宝塔在黑夜中熠熠闪光，驿丞道：“那是惠国寺，寺中宝塔供奉的是释迦牟尼舍利子五十粒，光洁如玉，端的珍奇！”唐僧合十道：“阿弥陀佛，贫僧须索瞻仰这佛宝！”便求驿丞引他去看。驿丞道：“若是往日，去便去了，又不甚远。目今却不行了，有军士宿卫，无国王旨令，谁也不能入寺登塔！”三藏不解，问究竟因为什么。驿丞叹道：“正因这佛宝，眼下要引起一场劫难哩！”遂说与唐僧。

原来三年前梨波国民风不古，做官的鲜廉寡耻，以贪赃枉法、鱼肉一方为荣耀；百姓家好逸恶劳，视吃酒赌钱、偷窃斗殴为习惯。虽有寺院，却少人信佛；枉有斋日，更无人劝善。那国王贤明，整日忧心忡忡，夙兴夜寐，却无力回天。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自罗奈国来个行商，向国王献佛舍利子，只说是他祖上所传之物，闻国王大德，特来奉献。国王喜悦，信以为真，厚加赐赏，那商人携数车财帛而去。国王遂于惠国寺中建九级浮屠供奉。宝塔筑成，将舍利子供于顶阁，那佛宝每夜放光，一城敬畏，都来皈依，念佛向善，蔚成风气。遂使官吏清廉，庶民勤谨，盗贼绝迹，路不拾遗。皆赖舍利灵骨之功也！焉知前几日罗奈国国君遣使来，说三年前他国中宝刹佛骨被盗，查访多日，方知在此处，现来相讨，限国王七日内将舍利子送回，不然将兴师问罪。国王忧虑，问于百官。百官议来议去，道：“倘送还，便是认了盗宝之账。且如此国宝。失之恐乱社稷！”国王也不想失去佛骨，遂决意备战，传令下去，赶制兵器，操练人马，准备迎敌！

唐僧闻言，嗟吁无语，自去歇息了。次日清晨，背了包袱，去宫中求见国王，欲倒换关文。国王正与百官商议迎敌大事。原来罗奈国限期今日便到了！忽闻有东上僧人来此，惊喜道：“大唐离我国，山高水险，路途迢迢。那高僧孤身来此，必是异人！”

便请入朝。

三藏进殿，拜倒在丹墀下。参拜毕，国王赐坐了。验罢关文，国王交与

唐僧，叙话道：“法师有何手段，能跋涉万里而安然无恙，抵达敝国？”唐僧道：“贫僧无甚法力。原先有三个徒弟拥护，他们皆法力非凡，一路上降妖伏怪。前些时因贫僧凡心未泯，遭菩萨惩戒，徒弟各去，只剩下我孤家寡人一个，来投这朝圣拜佛路！”国王暗中有些失望，才要嘱有司斋僧，忽闻报罗奈国派人来下战书了！国王虽在意料之中，仍不免心慌意乱。怔了一阵，方召使者上殿。

须臾，使者到，高声朗读战书。国王、百官听罗奈国将驱十万大军，来夺佛骨，个个惊讶。国王道：“那使官，贵国素常不过三四万将士，哪有十万大军？”使者冷笑道：“我家大王之公主夫婿是浮利国王，王后娘家兄长是阿群国君。每家借了三万将士，不合十万之数！”又道：“我王料你等必然赖我佛宝，不轻易送还，已于三日前亲率大军前来征伐。日夜兼程，眼下距斯城不过百余里。今夜将扎营于城外。倘明日清晨太阳出山之前，还不把舍利子送入我王帐中，定破城入宫，杀个鸡犬不留！”说罢，扬长而去。

那使者才走，果有探马来报，罗奈国大军浩浩荡荡杀来，旌旗蔽日，尘埃遮天，迤通数十里，不知有多少人马！离城甚近矣！国王悲道：“我国军民凡能上阵的，合一起才不过两三万之众，如何敌得过他十万大军！如要迎敌，岂不是以卵击石！”那宰相奏道：“大王勿忧！他能借兵，大王也能去借！”国王方想起王后之父是邻邦国王的舅舅，公主婆母是毗国王后的姐姐。所幸路途不远，急修书，遣使赍礼去借兵马！

那国王一阵忙乱毕，才看见唐僧还在阶下未走，苦笑道：“唐长老，休怪寡人怠慢！”遂嘱御膳房设素斋款待。唐僧称谢了，道：“贫僧有句话要问大王，祈恕冒昧！大王真要为佛骨与罗奈国争战么？”国王道：“佛骨虽小，事关我国社稷安稳，决不能交还！”唐僧叹道：“只怕是干戈一起，生灵涂炭！”国王佛然不乐。百官道：“那和尚，这不关你事。还不领了斋走路！”唐僧哪有心受斋，道：“贫僧欲诣宝塔瞻仰我佛灵骨，盼大王恩准！倘能如愿，胜受百日斋供矣！”国王皱眉道：“大战将临，朕戎务繁冗，实在无心与你罗嗦，可速去！”三藏拜地不起：“贫僧曾发弘愿，逢寺拜寺，遇佛礼佛。贵国有佛门至宝，焉能不谒！万乞大王垂恩！”

国王被缠不过，毕竟是个有善根的，不是那无道昏君，便降一旨，叫惠国寺准他入寺。遂有小黄门引三藏离宫去惠国寺。果见寺院内外，戒备森严；那宝塔四匝更是守护得铁桶一般。若无王旨，谁也休想登塔！

因三藏是资旨而来，任持亲领祭塔。那塔层层有佛，唐僧一一拜过。至顶阁，住持开佛龕，见晶莹舍利，毫光四溢，充盈塔寺！唐僧如睹如来灵相，欣喜若狂，热泪滂沱！顶礼三拜，誓约道：“弟子唐三藏，承蒙佛祖不弃，得以续修功果，愿效佛祖前世舍肉燃臂之举，倾一己血肉之躯，遏止干戈！”拜毕下楼。住持道：“唐长老，休怪老僧多言，你区区一人，如何止息那千军万马厮杀！岂不是螳臂挡车！快断了此念，行你的路吧！不然，不是忤怒了君王，杖毙于囹圄，便是丧生于乱军混战之中，白送了性命！”唐僧悲道：“法师说的是！然贫僧明知万千大众将惨死于兵戈，却贪蚁生，枉为释门弟子！”住持叹道：“或为大劫，非人力所能挽回！”

那唐僧不听劝阻，辞别住持，离寺又去宫廷，求见国王。门吏道大王亲驾巡视四关城防去了，先去了南关。唐僧遂奔南门，扑个空。又去西门，正撞上王驾。三藏匍匐在地，拦住辇车。警蹕的锦衣武士大怒：“叵耐野和尚，竟敢拦驾！”就要使金瓜击顶！

忽闻鞑内国王传言：“且住手，问他有何事？”

便有扈从押唐僧至鞑前，国王掀帘道：“唐长老参瞻佛骨否？”三藏道：“是也，特来致谢！又有一言进与大王！”国王道：“又是劝寡人休战？”唐僧道：“正是。盼大王息争斗之心，速遣使迎迓罗奈国王，化干戈为玉帛，两家修和，商议佛骨或去或留，或平分共享。岂不胜似使刀弄枪，血流成河！”国王冷笑道：“你出家之人，晓得什么军国大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那罗奈国王口出狂言，要灭我国，几句好言语能易其志！”唐僧道：“只怕是大军一至，城邑岌岌可危矣！”国王大笑道：“长老休长他人威风！朕已接报，援军今宵便至，合计也有十万人马。明日定大败来犯之敌，使佛宝永存我国，福佑万世！”唐僧悲叫道：“大王，我佛为菩萨时，持戒、忍辱、慈悲，弘法教化近五十年，心力交瘁，终于娑罗双林下涅槃，留下灵骨传世。旨在让人睹骨起敬、生信，皈依向善。倘我辈为此大动干戈，伤害无数生灵，岂不是舍本逐末，有违佛祖原旨！”

国王闻言大怒：“寡人许多道理不懂，要你训诫！”叫侍从：“将这多嘴和尚与我赶出城去！”三藏不走。便有锦衣官架起来，拖着往城门走。三藏大哭、朝两厢待兵器看热闹的军民喊：“明日灾祸将至矣！还不弃刀剑皈依！”那鞑驾尚未走远，有人报与国王。国王惊恼，怕唐僧扰乱军心，喝：“与我乱棒打出！”众军士得令，不分好歹，一阵棍棒。将三藏赶出城。将城门紧闭了。

三藏被逐出城，见田畴中有棵大菩提树，便挣着行至树下。日头已西斜，唐僧又饥又渴，身上棒伤阵阵作痛，便解下包袱做枕头，躺在树下昏昏沉沉睡去。夜半，忽惊醒，看西方约五六里远处灯笼火把照耀，传来人声马叫、以及刨地敲桩声。三藏知是罗奈国大军在安营扎寨，思忖：“这国王不听我劝，或许罗奈国君不拒劝谏、从善如流。何不夤夜反去说服他止争战之心，并和议之门！”便携了行李包袱，步履艰难去那军营。至辕门外，正借灯火观族旗号寻国王大帐，彼伏哨拿了。以为是奸细，缚了去见罗奈国王。

那国王鞍马劳顿，正枕戈和衣歇息，闻报即起身审讯。三藏自报乡贯来历，国王见他儒雅丰姿，非同常人，便令松绑。三藏递上文牒与国王阅了。国王诧异道：“取经之僧不去赶路，擅闯我营寨何为？”唐僧道：“贫僧才出梨波国。那国王也调遣了十万大军，要与大王决胜。只怕明日烽火起时，玉石俱焚。不但难保佛骨无恙，还殃及千万生灵无辜遭害！依贫僧之见，不如暂息嗔恚争夺之心，遣使去那国中商议一应佛骨事宜！”国王怒曰：“他窃我佛宝，理应归还。有何可商议的！”三藏道：“贫僧闻他国现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佛宝有无量之功。倘悉数取走，岂不失佛门慈悲本旨？况向时贵国失盗，盗者非是他入，家贼也！却来献与梨波国。这国王不知，不为罪也！事已至今，盼大王以万千生灵为重，息战言和，贫僧愿奔走劝说两家和好，共享佛宝！”

国王呵呵大笑：“依我看你这厮貌似公允，其实叫那梨波国王买通了，来劝我罢战，好分我佛宝，你也挣个官禄！真是痴心妄想！左右，将这利禄熏心之徒与我杖笞一百，轰出大营去！”便有宿卫军士将唐僧按了，掀衣揭衫要打，却道：“大王，这厮身上已有棒伤！”三藏悲道：“此乃是梨波国王所赠！盼大王再赐！”国王方知唐僧冤枉，沉吟片时，令改为杖笞二十。众人依数将唐僧打了，远远地丢在田间。三藏抬头看离菩提树不远，负痛爬到树下，哼哼唧唧呻唤，声声念叨要是孙悟空在多好！

却道次日清晨，梨波国王在城头上望见罗奈国将士于营寨前列阵，便亲率大军出城迎敌。那唐僧因夜里风寒，躲在大树洞里打盹，被兵马车轮声惊动，探出头，看两军以菩提树为界，列阵完毕，兵马被野，枪刀如林，准备厮杀。片时，一阵震天鼓声后，那两国国王横戈走马，先打个照面，唇枪舌剑一番，皆不相服，遂回本阵，令擂鼓鸣角。三藏心惊道：“这是要掩军破阵也！”果见两方舞动纛旗，国王身先士卒，朝敌阵冲去。众将士亦紧随大王，持干挥戈，呐喊如雷，朝对方杀去！只见方圆数十里，万头攒动，刃锋寒天，一场血战迫在眉睫！唐僧只恨自己没有回天神通！急得跳脚，却也无奈！

唐僧正悲叹，猛见两国兵卒已对杀起来，未几，便见血溅如喷泉、脑瓜骨碌碌滚！又觑两国国王正在近处厮杀，先战一个回合，要打马再斗。唐僧不顾伤痛，狂奔过去，悲泣高叫：“两位大王，贫僧求你们息战则个！”梨波国王离唐僧略近，马吃一惊，竖起前蹄，几欲将国王掀下马。国王怒不可遏：“这秃髡，欲害寡人不成！速速闪开，刀剑无眼！”那罗奈国王马疾，飞驰过来，将三藏撞得连翻几个筋斗。两国王又乒乒乓乓战起来！四匝又有将士死伤。唐僧痛恨自己无能，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倏然间，忽思起昨日在城东厢所睹情景，遂高扬双臂，仰面大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音菩萨……南无十方菩萨摩訶萨！速来显圣，止息杀戮！愿借诸佛菩萨慈力，叫那人人手中兵器，化作花枝！亲爱和睦，降临斯土！”

那双方大军，踊跃奔腾，杀声震天，只淹得唐僧叫声如蚊蚋微弱鸣叫。然三藏为救众生，不借舍身，一念虔诚，感动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发大慈悲，俱来相助，使大法力，一瞬间将那二十万大军手中干戈，悉数化作鲜花！

刹那间，正腾挪呐喊、搏击厮杀的将士俱怔住了，一片阒寂。原来手中刀枪剑戟、斧钺槊铜均不见，皆变成了茉莉、素馨、芙蓉、玉簪、蔷薇、白莲、优钵罗花、须曼那花……那血肉横飞大战场，翻作姹紫嫣红花海洋！人人惊诧，持花不敢动弹。那两国国王，毕竟知晓底细，拨马朝唐僧驰去。三藏满面是泪，喜悦高叫：“诸佛菩萨显灵矣！”两国王敬惮，滚鞍下马，拜倒在唐僧面前，口称：“活菩萨，寡人多有冒渎！万祈宽宥！就依菩萨之言，协商分享佛骨！”

双方军士方醒悟是唐三藏使大众避免了一场生死劫难。人人挥花，热泪盈眶，欢呼不已，簇拥三藏进城。两国王遂入惠国寺，由三藏做中人，将灵骨舍利匀分了，皆大欢喜。又在佛前盟誓，两国永世结好。唐僧甚慰。诸事完毕，两国王争着要供养唐僧。唐僧道：“贫僧有何德才？只赖诸佛菩萨之力！——贫僧还要行路，就此告辞也！”两国王苦留不住唐僧，便要赠他车马侍从、金银绶绂，三藏坚拒不受，只领了一斋，辞别大众而去。过西门时，向守城的军士合十念声“阿弥陀佛”，讨了一枝优钵罗花，拈着出城去了。

却道三年后一日，诸菩萨、罗汉、金刚、比丘、比丘尼……闻法堂钟鸣磬响，俱聚于法堂狮子座下，东西敷座而坐。便见如来登座，大众合十唱赞：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微笑。大众唱毕，倾耳聆听，良久不见如来开讲，正纳闷间，忽听如来笑道：“观世音何在？”那日观音菩萨自雨海来也在座下，即起身拜道：“弟子在！”如来道：“你解我意否？”

观音道：“老佛嫌人不齐整，故此不讲！”那文殊、普贤道：“师妹言差矣，今日人皆齐了！”如来颌首道：“知我意者，观世音也！”开口道：“老僧委实在等一人，算算今日将至也。谁去迎他？”观音笑道：“弟子愿往！”文殊毕竟智慧，叫道：“莫不是那金蝉子要来？”如来道：“非昔时金蝉子，已金蝉脱壳耳！”忽听大犹罗汉沙悟净拜道：“弟子……猛然间肚子疼，要去东司……”如来知他不愿见唐僧，便慈悲道：“你既然不适，可回禅房歇息。”大犹罗汉闻言，忙谢恩离堂而去。

且说观音引众比丘，持香花幢盖，迎出山门。俄顷，见山下一行路僧人，鹑衣百结，满面灰尘，正是唐三藏，步履艰难朝灵山行来，却被巡山金刚拦住。观音即遣比丘前去传佛旨，那金刚恭敬作礼，让唐僧进山。眼看近了，观音笑道：“唐三藏，如何今日才来！”唐僧正拾级而行，忽闻笑声，抬头见是观音，慌忙拜倒。观音道：“休要多礼。我奉如来佛旨，迎你入寺哩！”众比丘遂抛花张幢，拥护三藏进寺院，入法堂。三藏诚惶诚恐，礼佛三匝，又拜倒在宝座前答话。如来道：“唐三藏，你还认得老纳否？”三藏道：“如来时时在弟子心问，如何不识！”如来称：“善哉！”问：“自弥河国后，你都行了哪些路程，可一一道来！”唐僧道：“弟子三年来孤行数万里，路上种种艰辛，不必细言，弟子诚心拜谒了佛祖诞生地迦毗罗卫城、得道之菩提伽那、常居说法之竹林、祇园、涅槃之娑罗双林……巡行礼拜，愈增信心，虽数陷绝境，修持不懈，遂能化险为夷，平安诣达灵山！”

如来道：“善哉！”忽问：“你还记得十世前之事么？”三藏懵懂不知。如来道：“你去大殿外莲池以水为镜，看看自己容貌依旧否？”三藏遵旨，出殿去莲池前，才要看觑，忽被如来使法力，将手一推，那唐僧便站不稳，跌进水里，弄了一身淤泥，挣着爬上来，好不狼狈！如来已率大众出堂，笑问：“你在池中触及何物？那水上又有什么？”唐僧恍然大悟，作偈云：

泥中白藕出水莲，出自淤泥而不染。

十世烦恼十世修，一朝彻悟入涅槃！那唐僧苦行多载，终究“一步圆融无碍地，三空参透见真如”！

如来大喜，复入大殿，嘱迦叶引唐三藏去毗卢阁，传他真经。三藏得了大乘经典，悲喜交加，放声大哭。毗卢阁为之撼动。迦叶再三劝，方止了泪，回殿谢佛。如来道：“你半途虽有过的，然梨波国舍生忘死救诸众生，功行无量！又不避艰辛，孤行万里，终适灵山，实属难得！老僧有心成全你得大果，入佛圣位，我即着观世音菩萨护你速去长安，将经籍交付唐王，再返灵山受我敕封！”三藏拜道：“弟子诚谢如来恩典！然弟子先母及无数冤魂，尚受地狱之苦，亟待超度；一国众生，良莠不齐，善恶莫辨，须索教化。将真经轻付于帝王，只恐高藏于楼阁，无济于士庶。弟子愿携经回国，开场译经，使大法广播东土，叫人人生友爱、心、绝贪欲念，积善混恶，禳灾法祸，岂不胜似我一身荣耀！”如来赞道：“好个慈悲悯世弟子！老僧便允你在长安译经弘法。二十年后，咱们师徒再会于灵山！”

如来遂着神象驮唐僧与经籍回长安。仍是观音送出山门，笑道：“在长安译经，休要学前辈鸠摩罗什，纳受生子呵！”三藏微笑拜曰：“弟子不敢吞针，焉能效尤！”辞别观音菩萨。观音立在石阶上嫣然一笑，道：“二十

吞针句——后秦时高僧罗什入长安译经。皇帝待以国师之礼，赐美女十名，逼令受之，罗什曾聚弟子，当代吞针，谓无我神通，不可效仿。以此止诫众人。

载后，我仍在此迎迓！”目送三藏远，那太宗皇帝夜间得一梦，知唐三藏将归，即传令宰相房玄龄率三公九卿、一应僧官翌日一早恭迎于西郊。神象午时降临长安城西。三藏下了象背，卸下经卷，共是六百五十七部。众官使华辇载了唐僧、经卷，前呼后拥入长安城。一城百姓拈香散花，挤在朱雀街上，争先瞻仰三藏神采。塞街充衙，盛况空前！唐僧油然思起多年前为取经潜逃出城时情景。今非昔比，不禁感慨万千！

那众官将唐僧接入弘福寺。一寺僧人都来奉承，询问西行经历。三藏道：“端的离奇曲折，容贫僧日后记载下来，请诸位长老过引。”翌年由三藏口授，弟子笔录，果成十二卷《大唐西域记》，详记一路见闻及诸国风土习俗、山川物产。至今传世。此乃后话。

是日晡时，唐王召三藏入宫。抚慰之余，忽问起当年随行赵钱二校尉下落。三藏只道两人积劳成疾，途中暴亡。太宗信以为真，即传旨厚恤其家眷。叙说片时，又赐宴为三藏接风。席间唐王闻三藏一路所经艰厄困苦，十分钦佩；请教佛理经义，又聆其言辞隽永、见解警辟，愈加叹服。遂诚心请三藏跻身卿位，共谋朝政。三藏力辞道：“贫僧无所求，只愿开译场翻经。还望陛下成全！”太宗皇帝慨然应允，着房玄龄在全国选通梵文晓经论高僧入译场为“证义”、“缀文”等，辅佐三藏；又备齐“笔受”、“书手”一应人员；译场所需一切用品亦由朝廷供给。

万事咸备，“译主”三藏即开场译经。先于弘福寺，后又移居慈恩寺翻经院。先后主持译出各类经籍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余卷。使大乘经典在东土广为流传，皈依向善者日众。太宗皇帝在世时，对法师极为推崇；三藏译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后，他欣然作《大唐三藏圣纪序》，褒赞法师取法、译经功绩。序云：

……我僧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长契神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

超六尘而迥出，使千古而传芳。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振理，广彼前闻；裁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法游西域。乘危远迈，策杖孤征……穷尽异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译布中华，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途；朗金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回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惟人自作。譬之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沾其花；莲出绿波，飞尘不能染其叶……方冀真经传布，并日月而无穷；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也欤！

三藏回长安第二十年早春，译毕《大般若经》不久，于玉华寺溘然长逝。据寺僧说法师寂灭时，曾闻天上一派仙乐，悠扬悦耳；又见半空祥云蔼霭，多时才散。一准是菩萨仙圣迎法师赴灵山成佛也！消息传出，长安城中无人不信。

1988.5—1993.8 草稿

1993.9—1994.9 稿

证义、缀文——为译主的高级助手，负责校勘译文辞义与文稿润色。

笔受、书手——为译场一般工作人员，负责记录译主口授的译文与誉清文稿。

1994.10—1995.9 二稿

1995.12—1996.3 三稿

后 记

八年前春天的一个清晨，窗外阳光明媚，丁香婆娑。我伏在书桌上写下《新西游记》的第一行字。时光流逝，转瞬八载过去。唐三藏终于到达他心中的灵山。我呢？

书稿写出后，有记者问我，是什么触发了我“突发奇想”，要重写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喜欢这部小说。上小学时就读过少年版的《西游记》，看得废寝忘食。成年后重读，感觉便不同了。我当然还是非常喜欢她；以至于愈喜欢，愈不能容忍她的缺点。小说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残酷，却又幻想“乐土明君”；歌颂孙大圣的反叛精神，又让他“知悔皈依”……

《西游记》思想性方面的“问题”，或可归之于原著者的“时代局限性”。今人似不应苛求。但作品的最大不足还是在形象塑造上。在这方面，《西游记》与略先问世的《水浒传》相比，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华师大古典文学教研室郭豫适、简茂森教授指出：

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但取经四众中，唐僧和沙和尚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就比较差。

唐僧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内容显得比较贫弱……沙和尚形象就显得更为苍白模糊、缺乏鲜明的个性。……看来，编述神奇生动的故事，吴承恩是很擅长的。但比起施耐庵、曹雪芹在同一部小说里塑造出成群的使人读了不能忘记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来，《西游记》在这方面就逊色了。

《西游记》还有一些明显谬误或败笔，如书中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简称为《多心经》，并派生出“多心和尚”的故事；如石猴拜师学艺、师父须菩提面目的不释不道；再如唐僧与八戒喝子母河水怀孕、师兄弟之间无聊地插科打诨等等。

谈一部古典名著的不足，并不是要否定她。而是为了丰富、完善她。吴承恩是在继承《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等丰富的民间文学基础上，创作出《西游记》的。真善美战胜假丑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历经艰难方取得真经，也是中国人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写不是“抛弃”，而是哲学上所谓的“扬弃”。这种隽永的题材是不应受时空限制的。中国文化是一条长川，莽莽苍苍从久远流来，她不拒涓流，方成江河。

《西游记》的最大特点是浪漫色彩浓郁。《新西游记》在保持神话色彩的基础上，更侧重于写实，使诸佛菩萨、神魔鬼怪皆有“人性”。这也是《新西游记》的定位。

将神写作凡人，希腊神话恐怕要算是最好的例证：万神之王宙斯是个婚外恋专家；众神也“有父母，有子女，有家谱……有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身

索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西游记·前言》。

据《中国文学史》第四卷，最晚自南宋起，便有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并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在元代，取经故事已经定型，有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的取经队伍。据《永乐大典》与朝鲜《朴通事谚解》提供的资料证明，元末明初曾有一本类似平话的《西游记》，“完全可以肯定，在吴承恩著《西游记》之前，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重要情节已定型，为吴承恩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体，有痛苦，会受伤”。最著名的公案发生在珀琉斯的婚宴上，三位女神为争题有“属于最美者”的金苹果，纷纷“贿赂”裁判特洛伊王子，最终导致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神人的七情六欲、生生死死，成就了不朽的《荷马史诗》。

中国的神灵呢？——他们高坐庙堂，不苟言笑。人们对其敬而远之。国人不像希腊人那样明确，“知道神是自己造出来的，他以自己编的神话为游戏”。国人自己造了神，又反过来让神成为自己的精神枷锁。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利用这一点，自称“真龙天子”，让天下百姓服服帖帖、心悦诚服地接受压迫剥削。吴承恩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将神“人化”的勇敢的作家。《西游记》的批判矛头直指道家的最高教主，描写了玉帝、老君等神的昏庸、残忍（诚如《中国文学史》所言，这是作者所处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真实写照）；该作的基调虽是“贬道扬佛”，但对佛教仍不乏讽喻笔墨，如借孙行者之口称如来是妖怪的“外甥”；又写阿傩、伽叶因索不到“人事”，便给唐僧假经，如来得知，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袒护索贿弟子，还讲了向时自己“贱卖经文”的故事。替人念经一遍，米粒黄金即得数斗，如来还嫌“忒贱卖了”。吴承恩的讽刺锋芒何其尖锐！

同时，吴氏又以热情洋溢的笔墨歌颂孙悟空大闹天宫、降妖珍魔的斗争精神。以至数百年后，毛泽东同志也欣然写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诗句，赞颂孙大圣；且希望借此反击又重来的“妖雾”。

遗憾的是吴氏没能像希腊神话那样大规模地、深入地将诸神“人化”。玉帝、老君除了前七回参与迫害孙大圣外，再没什么戏。如来的戏也极其有限。观音等神除了言语上有些生活化情趣，亦仅停留在浮光掠影的浅层描写上。

同于明代产生、备受现代评论家赞誉的《水浒传》当年却命运多舛：明清两朝，以“海盗”之罪名多次遭禁。御用文人还写了《荡寇志》，企图抵消《水浒传》的巨大影响。相比之下，《西游记》便幸运得多：不仅未遭查禁，反而风行于世。即使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也安然无恙。虽然吴氏对释道两教的批判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对一部神话小说，封建王朝还是比较放心的。民间呢？遍布中华大地的名山大庙，并不因有讽刺两教内容的《西游记》的问世、传播而香火稀少。善男信女照旧络绎不绝地进入道庙梵宇，向三清四御或诸佛菩萨顶礼膜拜。你“呵祖”，我拜神。相安无事。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包容性。正是这种兼收并蓄，造成了中国长篇神话小说的繁荣。从文学史上也可看到，自《西游记》后，《封神演义》、《南游记》等相继问世，神佛越来越多进入小说，成为艺术形象，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宝库。

《西游记》中的取经僧唐三藏是有其生活原型的，他就是初唐时历十五年、行五万里、出生入死孤征天竺的“文化使者”玄奘。但我们在吴氏《西游记》中看到的唐三藏，成了孙行者的陪衬、一个自相矛盾的“愚氓”。作者与他取名“金蝉”是有寓意的，是想让他像“金蝉脱壳”那样一步步走向“圆满”。但实际描写上，唐僧给人的印象从出场到取经成功都是一副面孔，精神世界一成不变。作者完全避开了苦行僧遭遇的各种艰苦。有时好像是剥

去了“圣僧”的神圣外衣，把三藏当凡人来写：见了吃人的妖怪，成了脓包懦夫；见了变化成弱者的妖怪，便认敌为友。但类似的情节反复出现，使读者觉得唐僧既愚蠢又虚假。有时又露出“高大全”的“圣僧”面目，在女色面前保持金蝉长老的“贞节”。试想一个怕妖魔怕得要死、软弱无能的人，怎么能在女妖面前坚贞不屈呢？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新西游记》本着推陈出新的宗旨，加强了对取经群体的刻画描写。首先唐僧名正言顺地作为取经故事主角进入故事。同原著相比，他的精神世界得到较大丰富。他身上保留了一点“圣僧”的成份：他的孤身出关、独闯八百里沙漠，都具有传奇色彩。他西行路上的寂寞、“内苦”则更多地表现他作为凡人的面目。他有七情六欲，但在孙行者的帮助下，还是一次次地斩断情缘，投西而去。在弥河国，三藏为了救衬红成婚“破戒”，实际是一次“凤凰涅■”。他心头像孤女所献的那盏佛灯一样，一直有团风吹不灭、雨打不灭的光明，那便是与生俱来的对灵山的向往。

《西游记》中简单如同符号的沙僧得到全新的塑造。孙悟空、猪八戒在原来比较鲜活的基础上，加深了作为“人”的性格深化。如行者最后没有像原著那样加升“大职正果”，做“斗战胜佛”，而是回了花果山。或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消极的“出世”处理。但我以为这是他最合理的结局。他虽降生宫廷，究其本源还是林野之人。取经路上，他愈来愈看透了天上人间的“官官相护”、无处不在的倾轧争夺。他不遗余力地斗魔珍妖，心态是比较复杂的，不可一言以蔽之。但他心底最想的并不是得道证果，而是重返故园。既然如此，还是顺其自然，让他回“泉清林秀”的花果山，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吧！

作为“配角”的诸神魔怪在《西游记》中数量很多。其中有些写得比较生动，但多数概念、平面。《新西游记》写作过程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便尽量赋与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特性。在编撰曲折故事的同时，注意表现他们的“人情”、“人性”，使其更真实可信。如对观音、帝释、玉面狐女等，都用了不少笔墨。其中投注笔力最多的，大概要数如来佛了。

吴氏《西游记》中，如来出场不多，主要有赴天宫镇降孙大圣、灵山“造经传极乐”、狮驼国收伏大鹏怪，以及故事结局时纵容弟子索贿的“惊人之笔”。对后者，诸多评论家认为是“对宗教虚伪性的揭露”。我倒觉得这恐怕还是吴承恩鞭靴封建统治者的“春秋”笔墨。这也符合吴氏贯穿全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问题不在它的寓意底蕴，而是情节的设置是否应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西游记》第八回，如来说了一番南赡部洲贪淫乐祸、多杀多争，亟需教化后，主动提出要遣使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来灵山求取真经，好回去劝化众生。是多么的宽厚仁慈！但等到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雷音寺，他却又说甚“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将一幕神圣的正剧变成了滑稽戏。看到此处，嘲讽效果有了，批判高度也达到了。但从人物性情发展脉络来看，总觉得牵强，不够自然。

也许，作者追求的便是这种戏剧性效果；吴氏眼中的社会现实，不乏口是心非的当权者，根本不需要什么“‘铺垫’”，秉笔直书可也。即便是这样，我对让无辜的佛祖代人受过，在感情上仍无法接受。

稍有佛教常识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本名乔答摩·悉达多，是古天竺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身为嗣君，锦衣玉食，堕歌盈耳，完全可以纵情享乐。但他生性慈悲，为了寻求解脱人生诸苦的正道，毅然离开王宫，去荒野修行。

苦修六年后，他终于在菩提树下得道，创立了博大精深、久传不衰的佛教。古往今来，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为了崇高的精神追求，放弃荣华富贵，年复一年地吃苦、求索。我无法不钦佩他那崇高的人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便是出于对释迦牟尼、对佛教的敬重，我在《新西游记》开篇即写了悉达多太子离家修行得道的过程。以后他在书中几次出场，也都是一位笑容可掬、善解人意的长者形象。第五十一回，盘丝洞七姐妹赴灵山，请如来批准她们与唐僧结百年之好，他并未粗暴地加以呵斥，而是说要看双方是否有缘；七姐妹在宝刹歌舞，弄得众弟子也手舞足蹈，不能自持，他也只是笑道：“善哉！”该情节源于佛经上紧那罗歌女的故事。生动他说明了庄严端肃的佛祖，也自有其可亲可爱的一面。三藏破戒后，行者代师父去灵山求情，如来慨然应允三藏“戴罪修行”。这不仅仅是由于前世有焰光菩萨为救陶女舍身破戒的先例。即使没有那故事，如来也会那么做。因为佛教的宗旨是仁爱，是慈航普渡。如来此举正体现出佛家博大宽广的慈爱胸怀。

当我打完《新西游记》最后一个字符，“策杖孤征”的唐三藏也终诣鹞岭、功果圆满时，我油然想起一首古老的偈颂：“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灵山”，这不是轻易能达到的。你也许会走得很苦，也许会跌筋斗……但只要你不泯灭一颗向善之心，持之以恒，孜孜追求，你也会像书中的唐三藏那样：历尽艰险，到达雷刹，取来真经！

海 诚

1996.3.29

